

## 镜如意

镜如意-1

2008-11-17 记录

昨天下午洛母的戏完了之后，吃完晚饭……见远远的小王母正在向东海龙王发火说——睡都睡了……然后见小王母飘了过来念叨——又不是没睡过！

飞狐：她有些不高兴地嘀咕——凭什么就是不让我说（臣媳），又不是……

然后她走过来拉着我的衣袖说——你可要帮我！

S：唉，你告诉她，这事儿不能急，别想要一次就成。要慢慢地、暗暗地来……

飞狐：我跟她说了，然后请她去佛台上玩玩儿。她正准备上佛台，佛台上的那些仙都显得不高兴，然后玄女走过来，一把把她推到佛台外面去了！不过她虽是不高兴，也没敢吭声，不跟玄女争。

S：嗯，那请她过来坐。

飞狐：嗯，我是在心里请她过来这边坐，她就坐在这儿吃花生。然后我想着我应该去陪陪她，就看见心月狐从佛台飘下来，坐到她身边陪她说话了。

S：嗯，心月狐跟她是私交，这个私交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小王母的双鱼部也帮着打了海战。

飞狐：哦，你说的是一战吧？

S：对。

飞狐：可是……那个月花是双鱼部的正统领，为什么以前看到他在一战时是显的佛兵相，围攻心月狐，被心月狐一剑给挑了？

S：你问问小王母？

飞狐：小王母说——（他）跟着秃驴混！

S：哦，可是双鱼部那时候是打他们的啊？

飞狐：她又说——倒戈……

S：哦，临阵倒戈。

飞狐：嗯，给的意是，他当时一看形势……觉得九宫那边人多势大，就倒戈了。不过他没能把双鱼部全给带过去，只是一小部分……因为那个副统领率部坚决从事小王母。

飞狐：晚上 22:05，我把闹钟调到 22:20，准备练 15 分钟的观音拜，这是我第三次做观音拜。刚开始拜了几个，杏子她们总找我说话，我就一个人到另一间房里去拜。正准备开始，闹钟响了，于是我又把闹钟调到了 22:30。

拜了几个后，打了两个隔，听到虚空中一女子笑道——行到此时，方为山穷水尽……

然后看见一个很大的淡绿色的太阳。过了一会儿，太阳中出现了一个弧度与太阳相合的弦月，从我的方向看是在左边。月亮旁边是一颗星星，月亮和星星都是淡黄色的。过了一会儿，月、星换了位置，变成月在右，星在左，它们还是在那轮绿太阳里。

接着走过来一位……她说她是白衣如来，她的头发扎成是像释佛那样的。

S：嗯，你就写上“菠萝头”。

飞狐：是像菠萝……

S：心经的全称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波罗（菠萝）的含义就是“渡”，此佛相的图像语言就是渡佛、大渡佛。

飞狐：她的身上穿着白色的轻薄的袈裟，站在日月星前对我微笑……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她的右手多了柄白色的拂尘。在我下拜时，她手中拂尘一扬，一道白光从我头部一直贯到全身。

S：嗯，给你拂尘。

飞狐：她对我说练完拜功后要打坐，她刚说完，闹钟就响了……

S：嗯，那你就去打坐 10 分钟吧。

我本来话还没说完，那位白衣如来是让我打坐 30 分钟的。可一听 S 只要我打坐 10 分钟，心里挺高兴的，一看表——22:33，于是把闹钟调到 22:45。

飞狐：我以前从没打坐过，瑜伽坐坐好后，心里还有点紧张。一入座，又看见那位白衣如来和她身后的日月星圆轮。她也在打坐，她对我说——静静地看着我，静静地看着我……调整呼吸。很快我就静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她不见了，日月星圆轮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她的宽度就跟坐在床上打坐的我的高度差不多一样。一开始还能看见眼睛上弯弯的睫毛，后来变成了一只石雕的眼，再后来就变空了，就是一只虚的眼睛，把我整个照在眼中，我就在它的眼球的位置打坐。

S：嗯，佛是一只眼。那个日月星圆轮叫做“昆仑”，圆轮在她的头上、背后——叫做“昆仑贯顶”，她与这个昆仑——叫做“喀喇昆仑”。

飞狐：之后又过了一会儿，出现了那位白衣如来。她就在我的面前对着我打坐，她的膝盖跟我的膝盖靠在一起，她微笑道——如来面前坐。

然后，白衣如来消失了，那只照着我的大眼的瞳孔变得像一只眼睛，对着我一眨一眨的……又变成一个小小的黑色漩涡，我感觉到它把我从头到脚卷进去了。之后那个黑色的小瞳孔就像一颗黑宝石似的，一闪一闪。

再之后就什么图像都没有了，头顶上一直照着一个黑色的太阳。那个黑太阳就像是自然现象中的日蚀似的，它本身是黑色的，但又一圈一圈地往外放波。

这样坐了一会儿，我心想——怎么没有别的了呢？不知道（虚空的）她们在哪里？突然一个比我人还大的黄日（月？我分不清是太阳还是月亮，就是个蛋黄色的大光团）贴着我的鼻子出现在我面前。虚空中有人说——但照自来佛！

虚空中这样说的时候，我同时看见这轮巨日中，就像镜子一样，映现出一个“我”在对着我打坐。

之后，又还是那轮黑太阳在我头顶照着，我心想——怎么照着我的太阳没有颜色呢？接着就看见那轮黑日刷地一下向左下方滑开，露出一轮红日。红日又一下滑开，露出后面的白日、紫日、绿日、黄日……然后又成了一轮黑日。

接着闹钟就响了，我觉得好像才坐一两分钟。整个打坐的过程中，人从头到整条脊柱都被那头顶的黑日照着，随着它极轻轻地旋动，但是又像是没动？反正就像是脊柱和头被它吸着，它想让它们（头与脊柱）怎样，它们就跟着怎样。身体一直挺放松……什么叫——行到此时，方为山穷水尽？

S：山穷水尽才能柳暗花明啊。

飞狐：哦……我本来是准备跟你说了这些就不用记了的，但是她们说应该把我练瑜伽时的这些经历记下来。

S：你上面说的就是如意观的内容了。

飞狐：哦，她们刚才还说——具体的修持。意思就是，以前已经在昆仑曲中讲了个大概的全过程，现在是具体地修持细微。

S：嗯，行，你都记下来，写个瑜伽记录。

飞狐：那需要现在就打出来吗？

S：先放着缓缓吧？现在发出去那些学人也用不着，都还在色空观里打转呢。再说……大量的学者尚未入观，还在疑惑是不是我自己与我自己说话？

飞狐：好。

2008-11-22 整理-待续

镜如意-2

2008-11-18 记录

飞狐：上午起床行瑜伽，刚一站好，就见一轮金黄色的太阳，太阳中有一只黑鸟。

S：嗯，金乌。

飞狐：然后那太阳又变成了阴阳图。之后就一直是金乌和阴阳图这两个图像交换。过了一会儿又看见太阳中的那只鸟变成了各种颜色的小鸟，它们的尾巴都是朝着圆心，头朝外。再之后就一直是那轮金黄色的太阳照在头顶。

然后我想，为什么我的光珠中间总是黑色的，只是外面放光呢？她们说——隐而不露，心月狐的特点。接着就看见我的光珠向外发出耀眼的白光，她们说——阴阳珠。

S：嗯，晶莹玉白当中黑。

飞狐：噢……明白了。之后就一直是那轮金黄色的太阳，没有别的了。不过她们现在开始给我安排瑜伽了，而且练瑜伽的时候会指导我。

S：对，她们会进行指导。

飞狐：昨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时，她们还给这瑜伽记录起了个名，可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S：没关系，慢慢想。

飞狐：刚才她们又给了个名，跟昨晚的名不一样，她们说叫——镜如意……

S：安静的静？

飞狐：镜子的镜。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她们说这个“镜”又通——静、净、尽……

S：嗯，好。

晚上九点多，看专业书看累了，准备听一听神龙飘飘休息一下。

刚躺下还没开始听，就看见目前一轮金黄色的太阳。音乐开始后，见太阳中有一条时而显金色，时而显黑色的龙，它在这轮太阳中遨游。之后，那轮太阳一下子变小了，成了我上半个脑袋里的比拳头大点儿的光珠。那条龙也随之变小了，就在光珠里游玩，有时又像绕着光珠转。

之后又是一轮太阳，不断变幻颜色，有绿色、紫色、红色、黄色……接着看见我的上半个脑袋那儿出现了一朵莲花，时开时合、时开时合……

音乐中说到“雪山青莲”时，看到雪山顶巨大的雪白晶莹的莲花。

音乐中说到“看看雪山青莲，看看她是谁”时，看到白衣心月狐站在雪莲上，又见玄女背着身站在雪莲上，她扭头看我，脸上蒙着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然后再就是……一直是心月狐站在雪莲上。

音乐中说雪山青莲“过来了”时，看到心月狐朝我走过来了，她把我头部的莲花拿走，跟雪莲容合到了一起。

音乐中说“雪化了，太阳出来了”时，见雪山融化，太阳出来，整座雪山变成了一只金红色的凤凰，冲天而飞了。金凤随着音乐中的解说词飞着，最后成了一只白色的凤凰。

音乐中说到“她过来了”时，见心月狐又朝我走过来，在躺着的我身前蹲下，将从我头上拿走的莲花放回原处。这次看到莲花的花蕊处是一颗光珠，光珠被放在一个小王冠似的座子上。光珠的底座是金红色的，红座的周边是像金子做成的装饰花边。

之后看见我的头的上半部就像一个孵蛋器？整个呈现出金红色的暖暖的光，中间就是那个小王冠座上的光珠。我的头上则一直是一轮金黄色的太阳照着。

我觉得音乐快完了，想坚持把音乐听完，可是觉得头被太阳照得又晕又沉，实在受不了就把音乐关了，侧身准备睡一下。我看见那轮太阳还在照着，我心想——照着就照着吧，我就睡我的啦！刚准备进入梦乡，见心月狐走过来，那轮太阳被她拿在手中，变成了一面锣。她拿着一根……我觉得像是鼓棒，就是棒子比较粗，一头还用布包着一个圆球的那种，敲了三下锣。边敲边冲我喊——醒了！醒了！我心想——醒什么啊？我还没开始睡呢……准备不理她。她见我不听，又拿鼓棒朝我耳朵敲了三下，喊道——快起来！我问她起来干什么，她说——学习！

我把眼睛睁开，看见那轮太阳还是一直在头上方，它好像是随时都在……

起来看专业书学习，发觉躺下前因练瑜伽浑身酸痛的身体好了很多，才记起先前听音乐时，一白衣女子蹲在我身前给我放松身上的筋骨，应该是心月狐吧。

杏子：我现在是不是也已经进入了“镜如意”？

S：小草说，有学者回复说——他（她）现在是不是意观了？

小草：得了个名词就卖……这边说什么，外面就有什么，皆为照虎画猫的货！连什么是色观、空观、意观、般若观、如意观等等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张嘴说自己是什么观呢？想都别想……

S：想都别想就对了。入观就是入观，一想就下道——有一个算一个。如若说你是什么观，心经讲的明明白白……观自；观行；观照；观度。现在所有的入观学者皆为“观自”阶段，所谓的色空观就是观自阶段的主要特征。色空观也叫做“感观”，色观、空观都是属于感观。色也是感觉，空亦是感觉……每个人的路数有异本质相同。心里的感觉也是感觉，看到了图像亦是感觉，虚空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觉。入观只须记住一点——假不

假，真不真。入观时一切皆真，此即是假不假，否则你的那个我形成的法障就会使你永远不能入观，或者是入观以后你就会永远在原地打转。当你能够自如行观以后——真不真。如何是真不真？因为一切皆为助道行……

2008-11-23 整理-待续

镜如意-3

2008-11-19 记录

现在是上午快十一点了，从昨晚听完神龙飘飘到现在，一直有轮大日照在我头的前上方，无论白天黑夜，吃东西、上厕所，还是看专业书，它一直照着。就像个戴在头上的大型探照灯，怎么摆都摆不脱。

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准备睡觉，可那轮太阳还在，一直把我照着，我也一直觉得有点头晕。头的上半部，特别是前额，略微有点发胀。若是观它，则更是发晕、发胀。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躺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无法入睡，只好爬起来联系 S，把这情况告诉他。

S：好呀，常在照才好。你应该问问是谁一直在照着你？

飞狐：（她说她是）大日。

S：嗯嗯。

飞狐：你刚才让我问她时她才说。我先跟她说话，请她离开一下别照我了，我想睡觉，可她根本不理我。

今天早上起床时，见那轮大日还在。她说：日头高高挂，长驻此心间。

她时常是淡黄色，有时变成翠绿色、紫色、红色、白色、黑色……她一般都是我的头的 1.5 倍~2 倍大，有时也改变一下大小，帖着我的鼻尖，放大好几倍。

记完这段，准备去练瑜伽，太阳又说：如意花，如意草，如意百草头——明。明中见日月，明中见青山，明中见星河万象。（当时记录时头发晕、发胀。）

她又道：意上山头方得明，照得春流水，燕双飞，灵曜（当时的意给的音是“灼”，给的字是“曜”）光……

又道：打坐合十（图：一僧打坐合十），持明得照。长长久久，不恋他乡。

又道：一路风雨过，见真容。

又道：无言无语，无音无色，无想无识，无我无私——空空静静，合合明明。

又一人（大颠）道：此时方知——一切过路客，皆是一场空。满路山花，皆为百草。

我在心里谢谢大颠，同时见空中白衣素女微笑着给他行了个万福。大颠佛笑道：且为修持小注。

我心想，以前从未见心月狐给大颠行万福？给的意是，都是佛，没有什么等级、高低。接着心月狐道：万佛同一万心同，皆归于我。

她说时双臂一展，大颠、太阳、星辰……全像影子似的收归她身了。然后她就打坐入定，不再理我了。

我看着她，想看看她还会不会说什么，她额心一眼突地睁开对我狠声道——观!!!

我赶紧再一观，见入定的她的背后是一轮比她大得多的淡黄色大日（月）。

她道：日照无影时。

我去练瑜伽……练瑜伽时，突然想起怎么几天都没有花仙插话了？往佛台上一看，那些小花仙、动物仙……全都在打坐。

虚空中有人说：她们（小花仙）又不用给别人助道了。助道完了，该收花了。

同时给的图像是：很多的花往——在大日（月）前打坐的心月狐胸口收去，她整个人开始由内而外地发光，最后就是一团亮得耀眼的光芒，看不见人了。

跟 S 把今天的情况说了以后，S 说——大颠给你加小注才好，他不注你不懂。何为一切过路客？何为满路山花？

飞狐：人世间的一切为过路客，受图像诱惑下道以及这些图像是满路山花。

S：不错亦不对。不错呢，是因为有这个意思；不对呢，是因为意思不全。大颠的立点是观，所言为天道。观中的一切皆为过路客，天道行观所见的一切图像，亦即满路山花……与过路客一样，皆是一场空，皆为百草。何为百草？

飞狐：秋草……

S：百草头……头——大日；百草——大日的的光芒。观中的图像以及观中的生灵——它们的终结就是个“空”，就是个“百草”。它们在观中的出现以及各种幻化——皆 为助道行。当年释佛在世时告诫众弟子——所观皆魔，不可着相，应是一路前行……也就是一千多年以前大颠和尚说的——投明须到。在观中，如若是我大、求 多……它们的所为对你将不是助道而是助你下道了。

飞狐：你一说完，大颠又说话了，他说——坐入水流水成空，心自在……入流上空下实，买不来，卖不去，非饼非物一个圆。

S：太早、太早……大颠还是以后再卖吧，这些人——不识货！

飞狐：大颠摇摇头道——唉，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 原本对这个如意观也没什么感受，就是觉得人容易静下来了。而且之前还不喜欢。可是今早她们点了几句话，特别是大颠给了注解后，心境突然有了转变——觉得色 空观、意观……都没意思了，人觉得很静很静。我不知道怎么表述这种静？就是外表看起来还跟正常人一样说笑，但是内心有一点好像不动了，清凉清凉的，只想跟 太阳一起打坐，坐到天荒地老……

2008-11-23 整理-待续

镜如意-4

2008-11-20 记录

昨天跟 S 说，现在觉得只有如意观为真，色空观、般若观都是假的？

S：之前的也是相对的真，犹如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真一样。入观必须要有这个经历，才能体验到瑜伽真味。没有相对的假就体味不到绝对的真。

昨晚睡觉，困极了的我躺在床上又是半天睡不着，因为面前总有个大太阳照着……后来问 S，S 说是我还没适应现在的情况，等适应了就好了。

睡不着的时候大颠说：法不法，此为法。真不真，此为真。

又看见心月狐在比她大四、五倍的巨大的太阳前打坐，我的那个白衣人（S 以前说她就是我的摩尼珠）走上前去，跟她面对面挨着打坐。

今 天早上醒了躺在床上半天不想起来，看着面前的大太阳……我突然对色空观和意观产生了轻微的抵触情绪。就像是……得了真不想再要假？越看这大太阳越亲，觉得 它就是永恒的了，是我永久的归宿。我觉得它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吸引着我，让我想与她融为一体……还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动的，可它却永远是静的。

不过我知道还没到死的时候，怏怏地起床了，心想还得再经历那些没趣的其他观，还得再去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

想到昨天问 S，为什么当初秋云已经尝试了如意观，但 S 还是说她是色观呢，不认为她到了如意观的层次呢？S 说是因为她还没进入那个状态，她要是进入了那个状态，S 自然就知道了。S 说，当初秋云体验如意观时心理感受是悲凉，是一种“大悲”的感觉……所以她就本能的退出——打麻将，介入世俗。如意观的初始阶段的心理感受或者是大喜，或者是大悲……若是再深入——悲喜皆无……那又是个什么？呆若木鸡……

我心想，我现在应该也是先尝尝鲜吧？

心月狐道：层次的容合。

意思好像是，把观的这几个层次混容、交叉着让我修持。

她又说：初味如意。

意思好像是，我现在是进入如意观的初层，体味到了如意观的一点味道，是像之前说的“具体的修持”。不是只让我知道，而是真的去修持。

后来我想，层次的容合挺好的，进入真容易放下假，但是又还没到完全入真的层次，又需要假来助真，一步步修持。比如……没有昨天早上她们和大颠说的话，我还一点儿没体味到如意呢。

记完以上的记录，去给她们上茶、上香。一举香……佛台上的三尊佛像变成了三个太阳（光团）。再一观佛台，看不到众仙了，全是一个个小光团，最小的就像萤火虫的光，在佛台上飘来飘去的。

我觉得几天没见到小花仙了，有些不适应，挺想她们的。于是逗佛台上的小花仙说话。一个小花仙过来说：我们现在要打坐，以后再出来玩儿！然后又蹦蹦跳跳地回位上去了。

我也起身开始练瑜伽，由于时间有限，每次都只能把九阳前三套里的神龙拜佛等几个向前弯身的式子拣出来练一遍。瑜伽的时候我问虚空的众宫：如意观是不是就是绝对的真呢？

她们说：是你们这个世界修持的顶点。但只有（最后）容入了我们，才算是绝对的真。

我心想，她说如意观是“修持的顶点”，可如意观也是观，才是“观行照度”的第一个字啊？不知道这个如意观跟照又是个什么关系？

她说：你可以让 S 讲讲，他知道。

S：好，待会儿再细说。总之是……死之前都是观，死了就不观了。入观才是真正修持的起点，之前的一切瑜伽自我训练都是为了取得相应，瑜伽动作训练仅仅是个形式，相应是目的。比如哈欠一起——表示你初入相应，目的达到了就要前行——相应为形式，入观为目的。若是入了观——入观是形式，与虚空的相应是目的，此即所谓的前军变后军。修持的途径就是心经，修持的起步就是心经的第一个字——观。至于观什么……再说吧。

（飞狐：11月21日晚上打此段记录时，虚空中说……可能是心月狐说——观行、观照、观渡……）

我接着练瑜伽，每次起身都是直冲头顶的金光。我看见心月狐有些发狠地对我说——你就是差在练瑜伽上！以后总要找点时间好好收拾你！不然总像个跛子。

飞狐：我觉得这几天虚空的话，没有署名的……好像都是心月狐对我说的？

S：嗯，应该是她说。如果是以前的那些老学者——已经是多年的瑜伽自我训练了，入观以后就不是跛子了。你是因为前四个馒头没吃……所以释佛与心月狐让你补课瑜伽训练。

2008-11-24 整理-待续

镜如意-5

S：如果是以前的那些老学者——已经是多年的瑜伽自我训练了，入观以后就不是跛子了。你是因为前四个馒头没吃……所以释佛与心月狐让你补课瑜伽训练。

飞狐：下午吃完饭，看见那一直在面前的太阳贴着我的鼻尖。今天一天差不多都是这样，要么贴着我鼻尖，要么贴着我额头，太阳的颜色很淡。之后那太阳渐渐进入我的脑袋，跟我的脑袋重合了。她给我的意是——等这轮太阳是你的了，你就飞升了！是这样吗？

S：嗯，对，这就叫——白日飞升。

飞狐：晚上抽空做了二十分钟观音拜，一直是轮大日照着。整个过程中，大日里面变换了四种图像，图像都像剪影，没有颜色。先是大日中出现一只展开双翅的鸟，头朝上。这样过了一會兒……太阳没了？！出来一个女子的发髻，那女子用一只手拿着一枚金簪子插在她自己的发髻里……我心想这是谁呢？她又给我露了点图像，显出一条勾眉……

我问是八妖吗？她不答。我暗思也不像是八妖的风格，她总是光明正大，坦坦然然的。我问是小王母吗？她也不答。我想也不会是小王母，她的戏还没开场呢。又想也不该是 TW 的狗妹，难道是天凤那个丫头？！她跑我这儿来干什么？

此时那女子显示全身像，把头得意地一扬，双手叉腰道：就是我天凤!!! 同时她给的意是她觉得她现在是在得势了——网上都是她的曲……

她话音刚落，接着就看见雪山夫人闪现，一把抓着她头上的那个金簪子狠狠一摔，拎在天凤的耳朵拉着就走，边走边说——我叫你得势!!! 你得个什么势？！

还有就是，天凤显的全身像很奇怪……看起来就像个村姑？身上穿的都是粗布衣服，上衣是暗灰色的，下身的长裙是大花的，就是头上有她自己插上去的那根金簪……

S：可能是天凤开示学人应该抓机、抓势……不过反映的潜意识还是个我大，还是乡下的姑娘刚进城呢。

飞狐：雪山夫人把她拎走后，又恢复先前的那轮大日了，大日里接着出现了一座金字塔，一棵茂盛的树，一朵花。之后又去打坐了15分钟，打坐完后联系S……

飞狐：我问你个事，你看正常不正常？

S：嗯。

飞狐：我刚才打坐一刻钟，还是一轮巨日（月）前的心月狐面对我打坐，然后她开始教我做动作了，这正常吗？

S：是正常的，那你就该跟着学。

飞狐：我跟着做了。我当时还问她，她要是用右手，我该动那只手？她说就像照镜子，她动右手，我就动左手。

S：对，动作都还记得吗？

飞狐：啊？我没刻意记，我以为下次打坐她还会来教。

S：以后教的就是别的了。

飞狐：哦，那我马上温习一下。

S：嗯，把她教的做熟了。

飞狐：她先还说，这些动作不用详细记录，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S：对，各天教各天的，各宫教各宫的。

飞狐：她当时教我的第一个动作……叫个什么“三花手”。

S：嗯，你可以把动作的名字记下来。

飞狐：就这一个动作有名字……她刚才又说，最后教我的收式叫“单凤朝阳”。

#### 2008-11-21 记录

飞狐：下午两点半，我在看书，然后右耳突然一阵像海潮一样的声音，大概持续了五六秒才消下去。

S：你问问观音是怎么回事？海潮音是观音的。

飞狐：图像是……观音坐在我面前打坐，没有说话。还有个图像是，一阵波……朝我耳朵传送进去了。

S：你问问观音是不是想你了？

飞狐：她说，肯定想你（飞狐）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S：你再接着问观音——想我干什么？

飞狐：观音对我说——观!!!

S：那就观吧。

飞狐：看见一个女子，显相很高大，像是有一米八、一米九的样子。她的头上有很多珠饰，穿的衣裙颜色比较鲜艳，红色系的。

S：嗯。

飞狐：她朝我走过来，走过来以后就……就跟我重合了。

S：嗯。

飞狐：就是站在我的身体这儿了，我的身体在她的显相里面。然后她就不动了，把双手朝两侧微微分开，手心朝上。

S：嗯。

飞狐：我问她是谁，她给的意……又像是说华山圣母，又像是说黎山圣母。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她的双手……刚开始是微微地朝两侧分开了一点，现在是从身体两侧举起来了，举到头顶两侧。她现在看起来就像是变成了一只凤凰。

S：嗯。

飞狐：变成了一只……刚开始是粉红色的，就是跟她的衣裙颜色比较相近的凤凰；然后颜色就慢慢变深了，变成火红色的；再慢慢地，又变成了金色的凤凰。

S：嗯。

飞狐：然后她一扇翅膀就……

S: 飞了。

飞狐: 飞了, 就冲天飞了。

S: 嗯。

飞狐: 然后又来了一位老者。

2008-11-26 整理-待续

镜如意-6

飞狐: 然后又来了一位老者。他留着胡子, 长袍是青灰色的……他好像是释佛?

S: 你问问他?

飞狐: 我问了他的, 好像说是释佛。但是也不确定, 就反正是释佛、太上老君他们那一辈的。他的手里现在显出来一个拂尘, 又往我这儿拂了一下。

S: 嗯。

飞狐: 他说——人世间微尘无数。意思就是说, 所以总要拂。

S: 嗯。

飞狐: 他拂完了就坐在沙发上我旁边了。然后我看见先变成凤凰飞出去的华山圣母也坐在沙发上了, 她坐在他旁边。又来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男士……可能是吕洞宾还是谁……来了以后就鞠躬行礼。他手上也有个拂尘, 他来了也没说话, 也坐在沙发这边了。然后来了一只白山羊……不知道是盘古还是玄龙。

S: 嗯。

飞狐: 它来了怎么还朝我这儿屈膝拜了一下? 就是弯了弯一只前腿。

S: 嗯, 你问问它是谁。

飞狐: 它说它是盘古龙。

S: 哦, 盘古龙啊, 那你问它拜谁呢?

飞狐: 它说拜观音。

S: 哦, 拜观音啊, 哦。

飞狐: 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看见我的背后就是观音坐在那儿, 还是先前那个打坐的样子。

S: 嗯嗯。

飞狐: 然后这只羊也走到沙发这边来蹲坐着了。然后又来了一只……像豹子, 比豹子又丰满一点儿的动物。它来了就把我看着……我问它是谁, 它说是——姥姥。

S: 嗯嗯。

飞狐: 它说姥姥以后, 又看见它右边的那只豹耳朵后面夹了一朵小红花。

S: 哦哦哦。

飞狐: 它就在我面前这儿趴下了。

S: 嗯, 那她们来……

飞狐: 还来了一只……白龟, 可能是洛母。

S: 嗯。

飞狐: 是只白海龟。它就也在我面前……就在豹子的旁边停下了。又来了乌祖、海祖, 是显的大黑龟爬过来的。一只颜色偏深一些, 一只颜色偏浅一些。然后游来了一条黑蛇, 是八妖, 她显了人形。

S: 嗯。

飞狐: 刚才来的这些都停在我面前……就是我面前对着我的这一排。

S: 嗯。

飞狐: 然后又飞来了一只黑凤凰, 是玄女, 显了人形, 就在八妖边上。又来了一只红火的……像麒麟, 可能是玄龙。他就在玄女边上。然后又飞来一只白凤凰, 可能是心月狐, 她在这只豹子边上。然后是大日来了, 就是金狮……一只狮子, 身上有很大的光圈把它罩着。

S: 嗯。



飞狐：她就站在我面前这一排的后面的中间。

S：嗯。

飞狐：现在她们在这儿的整个格局就是……我的背后是观音，跟我并排坐在沙发上的就是华山圣母、黎山圣母、盘古等等。在我面前对着我的，就是姥姥、玄龙、八妖、乌祖、海祖、洛母等。在她们后面，单独一个在中间的就是大日金狮。

S：嗯，她们可能是在听观音讲法。

飞狐：哦。

S：请观音讲讲吧。

飞狐：观音说——法无天，梦无尘，清水漾心……

S：嗯。

观音：默无语，眼无珠，流水去尘。

飞狐：然后给了个特写图，是一位在走动的女子的侧腰，专门显出她走动时腰带上配的那种长长的玉佩，互相撞击着发出清脆的响声。

S：嗯，玉佩。

观音：修得光明自在，静得心无尘土。

S：嗯。

观音：万佛归一……无尘无碍，无土无生，净在一点灵。

飞狐：她说这句的时候，就看见我的额头上的光珠……亮了一下。

观音：月华满天……

飞狐：她说的时候，一直照着我的那个像太阳似的光团显亮了一下。意思好像是她说的是指这个。

观音：月华满天艳阳日……

飞狐：她说“艳阳日”的时候，这个像月亮似的太阳就变红了。

观音：清尘无水波自流。

S：嗯。

观音：水清心……

飞狐：然后就看见一块乌黑色的大石壁上……刻着一个很大的红色的“无”字。

S：嗯。

飞狐：那块石壁就像是块发黑的岩石。

观音：波影尘嚣日日苦。

飞狐：意思就好像是，人的波动心……总是去留意那些戏啊，凡尘的这些啊……这些都像影子。

观音：自在菩萨一点红。

飞狐：给的个图……就像是飘花女额头上那个红点。

S：哦。

飞狐：然后看见对着我……有个黑衣人，可能是玄龙。

S：嗯。

飞狐：他显得特别大，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衫。他把双臂向前伸出来，然后发出一种“吡”音。

S：嗯。

飞狐：他发吡音时给的图像就是……他好像在宇宙中，星空中。他发出的声音让其他的星体都开始震动。

S：嗯。

飞狐：那些星体原本就像是一般的星体，经过这个震动以后，就看到它们开始微微地发出光晕，然后慢慢地、慢慢地……那个光越来越强，最后……这些星体好像都爆炸了，就像是被这个光给撑破了。

S：嗯嗯嗯。

飞狐：接着的图像是……所有的这些光，全部往玄龙的身上吸过去。吸过去以后呢，玄龙除了身上的衣服，身体好像就是一道光柱。最后就是……他的身体完全看不见了，衣服也没有了。然后这光柱就从玄龙那儿不断地变宽，越

变越宽，把我们这儿所有的这些佛，全绕在这个光柱里。然后看见这光柱里面所有的……包括我，包括这些佛，就变成了一朵一朵的花。这一朵一朵的花呢，就像龙盘旋似的，就在这个光柱里面往上旋绕。

S：嗯。

飞狐：然后又看见这个光柱形成的大光圈中心……又射出来一道光柱。就是从圆心射出来一道细光柱。那些不断旋绕的花呢，就像是在围着这个细光柱往上升。

S：嗯。

飞狐：一直是这个图。然后……我看见观音也把嘴一张，从她嘴里出来了一条龙，金龙。

S：哦。

飞狐：那条金龙飞到玄龙嘴里了。那条龙在玄龙中脉的地方，上蹿下蹿的……就好像在他身体里出不去了。然后看见观音的头上就开了一朵莲花，颜色很淡，接近白色……也就是淡粉色的莲花。莲花中心的花蕊那儿就一颗光珠。然后呢，玄龙又把嘴张开了，那条小金龙就从他嘴里飞出来，绕到观音的光珠上了。

S：嗯。

飞狐：然后就有个人说——成了。

S：嗯嗯。

飞狐：这可能是在讲解那个——龙缠珠。

S：嗯，对，讲六层的东西。

飞狐：哦。然后就看见她们都在……静默。就是不管是打坐的还是显动物相趴在地上的……反正都没说话，而且都闭着眼。

S：嗯，这就是七，就是默。

飞狐：哦……然后她们其中的一个，眼睛睁开看着我……是那只羊，盘古。

S：嗯嗯。

飞狐：它一直看着我，我看见它这只羊的额头显现出一个光珠似的玻璃大球。那个球上有个标志，就像是……中间是个圆形，两边是像大写的英文字母 F，都是朝外的。这个标志是红色的，印在它的光球上面。

S：嗯，像航空标记。

飞狐：它就把这个符号射到我的额头上了。

S：嗯，飘 8。

飞狐：我看到了一个我，但是我现在看我就不是我……她不是我这个长相，也不是心月狐那个长相，显得特别……静雅。她看起来像个十八九岁的仙女，在闭目打坐。她的额头上就有刚才盘古给射上去的标记。

S：嗯。

飞狐：然后虚空告诉我说，这个女子是我这个光灵的形象，就是我自己这个摩尼珠的形象。

S：嗯嗯。

飞狐：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她呈现出成熟的古装女子相，以前都是一个穿着白色衣裤的十几岁的小女孩。

S：嗯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这个女子现在坐在一朵白莲花上打坐。她的上面是心月狐在一朵白莲花上打坐。然后上面的心月狐开始往下移，就跟这个女子合二为一了。合二为一以后，这个女子就……把双眼睁开了。但是她睁开的这双眼睛里就像没有眼睛？！

S：嗯，就是有眼无珠了……合。

飞狐：哦，对对，是这样，就像是空洞的，暗的。

S：对。

飞狐：然后就显现出……她的额头，非常亮，就是一个大光球，在那儿不停地转。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我的这个光灵……像是睡着了，就睡在心月狐的膝盖上。

S：嗯。

飞狐：虚空中有人解说道——大灵的觉醒。

S：哦。

飞狐：她的意思是……这就是真正的大灵的觉醒。

S：嗯，就是灵觉。

飞狐：哦。就好像这个光灵的一切，都归心月狐了。

S：嗯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心月狐……除了她额头那儿的大光球，她的背后……就是光。

S：就是一轮大日。

飞狐：嗯嗯，对对对。然后就看见……观音走过去，跟心月狐合到一块儿了。

S：嗯，蜜多。

飞狐：第二个走过去的是玄女，八妖……接着就是她们一个一个都过去了。

S：嗯。

飞狐：先是我面前这一排都过去心月狐那儿了，然后跟我坐在沙发上这一排的，也都过去跟她容合了，然后穿黑衣的玄龙也去跟她容合了。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没有心月狐了，就是一轮大日。心月狐就缩成大日中心的一个黑点。

S：嗯。

飞狐：对着我的这个黑点就往后迅速地退去，把大日形成的这个圆往后不断地拉扯……拉扯到最后，这个白光团也就成了一个点了，跟着这个黑点就……没有了。

S：嗯。

飞狐：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一片空。

S：嗯。

飞狐：然后突然呢，这个点又出现了，就突然由一点爆出巨光。巨光团里往外就像喷花似的，一下散出很多很多花。很多很多的花出来后，就又是刚才的那些佛。

S：嗯，原始的初觉……

飞狐：就像是原封未动，还是刚开始来的那个格局。

S：嗯。

飞狐：这时就看见大日还显金狮相站在那儿，先前的整个过程都没看到她。

S：嗯。

飞狐：我看见大日金狮额头上有一颗很大的光珠，她的光珠上还有个小王冠。

S：嗯嗯。

飞狐：大日对我道——一生修持就在这一时。

S：嗯。

大日：好好把握。

S：嗯。

大日：质的飞跃。

S：嗯。

大日：你则为我，我则为你。

S：嗯。

大日：容合的灵体。

S：嗯。

飞狐：她这样说的时候，就看到心月狐走到她那儿去了，把狮子给揽在怀中。

S：嗯。

飞狐：揽着以后……她俩的形象就好像重合了。分不清是心月狐在揽着狮子，还是狮子坐在心月狐的身体里。

大日道：大光辉的展现。

S：嗯。

大日：万海入流。

飞狐：图像是，狮子的光珠和心月狐的光珠靠到了一块儿，心月狐的头跟狮子的头也靠在一起。海水就变成了一束，全都进她们的光珠里去了。

S：嗯。

飞狐：海水进去以后，本来是挨在一起的两个光珠慢慢地就像水泡似的……中间的界限就模糊了。然后就容合成了一个比原先两个光球更大的大光球。

S：嗯。

飞狐：然后进去的海水就全在这个光珠里面转，这样转了一会儿，青黑色的海水变成了白光的颜色了。大日又说——情系本尊。

S：嗯。

大日：万物皆为魔，此即为佛。

S：嗯。

大日：魔中持镜（净），自心本净，非观无二。

S：嗯。

大日：镜中魔相皆为佛。

S：嗯。

大日：佛魔本一。

S：嗯。

大日：此即……放下执着，顺其自然。

飞狐：大日说的这段好像是针对我之前不想观戏的心态说的。然后就看见心月狐像是趴在狮子的背上，然后这只狮子就长了一对白翅膀，狮子就飞了。

S：嗯。

飞狐：然后她们都起身告退了。

S：嗯，好，谢谢观音。

飞狐：那只白龟……爬到我这儿亲了我一口才走？就亲在我脸上。

S：嗯嗯，你问问它？

飞狐：它本来已经在走了，你让我问问它，它就把龟头扭过来说——接我的戏！

S：嗯，后会有期。我知道就是这意思，呵呵。

飞狐：她说的时候还朝我们眨了下眼睛。

S：嗯嗯。

飞狐：好了，都走了。

S：嗯，好。

飞狐：这些戏……是现在打出来发吗？

S：你问问观音？

飞狐：观音说——随时。

S：那你就打出来吧。

飞狐：好，今天她们讲的都是些什么啊？

S：讲的是——六、七、八、九。

飞狐：我刚才想到洛母变的白龟亲我，心想这次九宫她们不骂她“老不死的鬼”了？远远一女子答道——是时候了……

S：嗯。

飞狐：那是不是洛母开戏的时候，我又要退回色空观啊？

S：所谓如意观呢，就是你想观什么就观什么，你想怎么观就怎么观，要不怎么叫如意呢？

飞狐：哦……

飞狐：晚上行九阳中的几式瑜伽，面前的大日中隐现着狮子头，心知是大日一直照着。瑜伽过程中，狮子相越来越明显——它张开大嘴，我往它嘴里看，先是像个黑黑的无底洞，然后看见狮子的脊柱冲了出来，像条白色的骨龙，钻到我脊柱里去了。快做完瑜伽时，又见从天而降一条金色的大龙，张开大嘴，先在我头那儿停了一会儿，这时我看见光珠在我头里转，然后龙把我全身吞进去，冲天飞走了。

S：好。

2008-11-27 整理-待续

镜如意-7

2008-11-22 记录

昨天觉得这几天因为练瑜伽觉得很累的身体开始变轻松了。凌晨快一点入睡，看见一个大十字架，暗红色，十字架的四个顶端有着向内的三条银色波浪纹。之后我看着目前的大太阳，它变成了一个旋转的风扇，类似于螺旋桨和抽风机。它是朝我的方向凹进的，也就是从外面往我这儿吸，或者是推进的。同时给的意是——一方面说我心不外散了，在往内聚；另外就是她们在给我推助。推助什么呢？紧接着给的图像就是……像是大机械场，很大、很新的机器在井然有序地工作着，那个扇叶就像是提供动力的。意思好像是要我抓紧练瑜伽，她们都在帮忙。

之后又看见碧霞不放心地踱步，朝蓝蓝那儿张望着……她的意思好像是——不知道蓝蓝她现在情况怎样了？也不知道发点观记上来看看？！

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得一梦，主角竟然是史芬芬？！梦境如下——

史芬芬上门拜访，说是有问题想请指教指教。他看起来三十岁左右，挺帅气的，总是微笑着，显得彬彬有礼。我请他去客厅坐，他找我要了一张 S 的名片。然后他坐在桌子旁，挺规矩的。我则显得很随意，侧卧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一只手撑着头，就像把他当自家人。

然后史芬芬就开始说他近日的情况，说他已经开始有了点感觉……正说着他就说又感觉到什么了，好像有个影子。我就在一旁让他快问是谁，把那影子留住别让走，再好好感觉感觉。他又说，这次感觉更清楚些了，感觉是个人。我让他接着问是谁，结果他问出来是青娘，抱着他哭……

这时家里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是我妈和几个亲戚回来了。

史芬芬可能怕我不方便，准备告辞。我说没关系，那边还有一个厅，饭厅，我们去饭厅说。然后我们就一起围着饭厅的桌子坐下了。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说行，你说吧。他说想让我把 S 的联系地址告诉他。我说好，我干脆给你写下来吧，只是说怕你忘了。他就递给我一张有点破的纸让我写。

我当时边动笔写边暗思，不是已经给了他 S 的名片了吗？名片上应该有电话和地址的啊？仔细一看正在写字的纸，正是先前给史芬芬的 S 的名片。我拿起来看了看，不知怎么回事，联系方式那儿……一部分显得凹凸不平，看不清了，可我当时给他的是一张新名片；还有一部分像是给剪掉了，当时的感觉是史芬芬自己剪掉的。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心想可能是史芬芬想让我再写一次做个备份吧，于是接着给他写地址。可是他又开始在旁边插话，说地址应该是怎样怎样……结果是，我按照他说的写了几个字，发现把地址写错了，我就让他别说了，我自己给他写……梦就结束了，最后地址有没有写成也不知道。

这时我人就差不多醒了，不过还处于迷糊状态。接着听见小花仙说，他（史芬芬）还在一层、二层转呢，心门还没打开！

给的图像是……S 穿着一身白衣在闭目打坐，史芬芬的魂（我不知道是什么魂）一会儿飘近，一会儿飘远……好像还若有所思。

接着给了个我的图像——我的那个魂整天粘在 S 身上转，双手搭着 S 肩，腰部以下看不见，好像就在 S 打坐的图像里。

接着又给了个我的图像，我就像是养在 S 花盆里的小树枝。原本是光秃秃的，像是在冬天。接着就像到了春天，干树枝上很快地发芽、长出翠绿的叶子……

我心想是不是长太快了不好？左耳立马听见非常清晰的 S 的声音——不不！

之后给的图是那小树枝静止的图像——一根主干，顶端是颗光珠，约一个鸡蛋大；旁边伸出来一根分枝，顶端是一个红色的花苞。

我暗思这分枝是朝哪儿分的呢？顺着分枝一看，是正在打坐的 S。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得赶紧爬起来记录，一看表——五点五十七分。

飞狐：上午看专业书，唉，又分神了……想到以后跟 S 出去跑江湖，那些学人……只怕会一个个地像天凤这样自己插着金簪子跑来给我看？接着就看到——心月狐戴着满头的金簪惬意地歪歪靠在大宝座上。她是梳着一个扇形的发髻，那些金簪挺整齐地顺着扇形的弧度排着。

S：嗯，她的意思是她得势，谁的金簪都没她多。

飞狐：刚才看到心月狐满头金簪的图像时，心里感觉到是别人给她插上去的，但是不知道是谁，刚才又问了问，给的图像是——十二宫中其余诸宫伸出玉手，一人给她插上了一支。画外音道——十二金簪插满头。

然后我问，那心月狐自己的那根金簪是谁给插上去的呢？给的图像是……你猜猜看是谁给插的？

S：玄龙啊。

飞狐：呵呵，说对了。

S：嗯，那这还有假吗？

飞狐：呵呵，给的图像就是——妈祖给她梳好头发，然后玄龙给她把金簪插上，之后就是其余十一宫每人给她插上一根金簪。可是……为什么是妈祖给她梳头呢？

S：妈祖是她大姐啊。

飞狐：而且妈祖带过心月狐和玄龙，他们三个是一家人，最亲蜜的。

2008-11-28 整理-待续

镜如意-8

杏子：何君来电约 S、飞狐去他家看看，说他那儿还有个人——閼骅，閼骅已经开车到了何君家了，说是去年就跟何君说过能不能见见 S？S 当时对何君说不好，时机不行，会给这些人添麻烦。这次何君说閼骅刚从美国回来……

S 这还是第一次去何君家，约好了是在桥南车站等。

飞狐离家之前，观到西王母梳妆打扮着准备起驾前往。飞狐说她的表情严肃，显得对何君不太满意……飞狐跟 S 在何君约定的地点下车后，未见何君的人影，西王母的面上即刻就像是罩上了一层乌云……S 赶忙敲电话说到了，人呢？何君回话说马上就下楼去车站。

等了一会儿，何君和閼骅从南面过来……一行四人到了住宅区，何君顺便在水果摊买了个柚子和一些桔子……进了屋何君张罗着沏茶、切柚子……S 问香台在哪儿？然后让飞狐去上了支香，让何君把桔子摆在香台，别只顾着人吃。

飞狐：上香时西王母说，今天想让何君多观点儿，不能总靠着我观。我正准备跟 S 说这事……S 就让何君跟閼骅赶紧行观。当时我想……S 怎么会知道閼骅也能观呢？后来问 S，S 说一看就知道了。

杏子：看看当天的记录吧……

2008-11-22 下午三点十二五分记录——

S：何君跟閼骅都观一观，跟她们说说话。

何君：嗯……我以为，我不知道你从这儿……你打电话一说在这儿，我们俩儿就下去走（去接你们），一块儿……还行。

S：说她们……

何君：今天我这儿……像过节似的，我看她们来了还挺高兴。

閼骅：嗯，是的。

何君：老祖宗都挺高兴的。

S：嗯，把你看见的就说出来，你（閼骅）现在也练着看——把感觉用语言说出来。

何君：就是那种盛……我管它叫盛装，古戏的戏装似的，就是那种穿戴。很整齐的，不是很随便的。

S: 就是宫服。

何君: 对, 宫服, 就不是那种休闲服之类的, 穿得很整齐。

S: 嗯, 看看都是谁。

何君: 我见西王母好像好多次了, 第一次见她就是……按照我原来的, 就是特有病, 特操劳, 现在好像是恢复身体, 身体比原来丰满, 觉得是健康多了。

S: 嗯。

何君: 她有个手势我不是特别明白。我问她这次为什么心情这么好, 这么高兴, 跟原来不一样, 原来也没有人让你生气……我是这个意思。她先是指指往下, 意思是……就是往下(指了指)。接着平了平手, 这手势我没有太明白, 好像是闲着没事了。给我的感觉是, 原来好像有一些什么问题似的。但是对这图像不是特别有把握。

S: 她那个往下指指……是不是指你啊?

何君: 对, 就是、就是。可能这就是这意思, 她又冲我这儿指指。

S: 就是啊, 你别不好意思说, 老是赖别人(系指阎骅, 何君当时做往下指的手势时, 也往阎骅那儿指了指)。

何君: 呵呵, 没事了, 我觉得好像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她就是平了平手, 意思好像是这样。

S: 哦, 那就是说平稳了。

何君: 嗯。我跟她说, 原来我也没什么事啊。她拿手那么一划拉……这回我可明白了——那是(说我)乱跑去, 乱闹去。

S: 嗯, 就是说你到处去吃喝玩乐。

何君: 老祖宗一直在盯着我。

S: 就是西王母保你。

何君: 嗯, 我通过这个, 她一直在看着我的行动。我现在确实是一条线, 下班就回家, 请吃啊乱七八糟的都不去了。包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学术会, 我一想我就不去了, 没过去参加——没啥意思。哦……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当我说到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没去, 当我说到这儿, 她的手是往上指的。

S: 嗯。

何君: 我当时就意识到她的意思——这才对。

S: 嗯, 就是上行。

何君: 哦。

S: 她原来指你是下行, 下道了。

何君: 嗯, 就后几个手势很明确。就这之间, 就是她刚摆了手势, 我说我原来也没什么事——她的周围还有一个, 我没认出来这个是谁, 藏在她身后。就(对我)说——还没什么事儿?! 拿手冲我这儿直插, 反正意思是我表现不好。

S: 嗯。

何君: 是那个意思, 这个我没看出来是谁, 藏在她身后, 然后马上说完了又过去了。

S: 嗯。

何君: 这一次到跟每次她们(来)都一样, 比如说她们有车, 一组人过来。嗯……观音穿得比较随便, 好像就是休闲服。

S: 嗯。

何君: 还有一位……我看看啊……她好像穿的是一个……就是从服装上看呢, 好像是有点儿像西洋女王似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西洋女王。她穿着一身战袍, 就像那种……那个那个……盔甲那样的衣服。

S: 盔甲不一定是西洋女王。

何君: 她戴着有那个头盔……

S: 你问, 你问她是谁。

何君: 那个……就是中间那个……

S: 你问。

何君: 哦, 我问她……你看我问她的时候, 她冲我歪着脑袋笑了一下又偏回脑袋去了, 还看了我一眼。我问你是西洋女王吗? 她看了我一下。但是我是冲那个……就是特别地健壮那种, 她没说。

S: 光猜还不行, 你还得……一会儿你慢慢问, 留意她。

何君: 嗯。

S: 闾骅去上支香吧……闾骅家也有香堂是吧?

闾骅上香后说: 有, 早早就立了, 立了多少年了, 就是照顾得不好。刚才我听见有个声音在骂我——你小子够有福气的啊! 让你见着 S 了!

S: 嗯, 你现在就应该问你是谁, 是谁刚才跟你说话的?

闾骅: 我问了半天, 好像是……黎山圣母。

S: 黎山圣母啊? 你现在就请, 请她跟你说话。把你的感觉就直接说出来。

闾骅: 嗯嗯。她说——你是黑天白天想了多少年见 S, 今天我们这些老辈的, 还有些小辈儿的都过来……把这个缘给你牵上了。让你今天见到 (S), 如愿以偿, 你以后就该好好做事儿了。

S: 嗯。

闾骅: (她对我) 说——就看你今后的行动了。

S: 嗯。

闾骅: 我说我这个是早就发心了, 这一辈子是只想着回去, 只想着跟 S 一块儿回去, 别的什么都不想了。

S: 你是什么时候有感觉的? 有多长时间了?

闾骅: 就这种感觉?

S: 嗯, 就是能够跟她们交流。

闾骅: 交流……我好像是两三年前就有些隐隐约约的, 就是眼睛看不见。有时候能感觉, 身上一会儿难受, 一会儿身上冷得凉到骨头里。

S: 嗯。

闾骅: 有一次打坐, 突然地从地上蹦到了天花板顶上, 又给我摔下来。突然有个女王抱着我, 是个六臂的女王抱着我, 好像那个意思是怕我摔着了。

S: 嗯。

闾骅: 完了就能感觉她们来, 特别是梦境当中多, 反正一晚上有好多梦, 但是只有一两个是记得比较清楚的。但是我手懒, 有时候不愿意记录。

S: 嗯, 刚才是怎么感觉的?

闾骅: 刚才我一举香就骂了我了, 就说是老辈儿的, 小辈儿的……小辈儿的指的谁我还不知道……

S: 小辈儿的就指你啊。

闾骅: 哦, 指我。

【杏子评论: 这里的小辈指的是九宫她们……2008-12-3】

S: 以后记着, 进门得上香。

闾骅: 哦。

S: 别光发冷。她们全来了, 你在那儿瞎忙乎 (倒茶等等) 不给她们上香, 赶紧上香就是打个招呼。

闾骅: 嗯, 对。原来是上香也是上得……呵呵。

S: 因为她们是 (和我们) 一起都过来了。

闾骅: 对, 一起都过来了。

S: 都过来了你得表示一下。

闾骅: 哦, 对对, 激动了, 忘了上香。

S: 飞狐给看看, 说说。

飞狐: 我就……还是一轮大太阳, 心月狐在太阳前打坐。

S: 哦, 问问那个西王母, 还有黎山她们……问问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儿——何君怎么回事儿, 闾骅怎么回事儿, 让她们说说话。

飞狐: 看见闾骅的身上有蜈蚣, 很大, 黑色的, 就附着在他的整条脊柱上。

S: 那你问这个蜈蚣是怎么回事儿。



飞狐：它说是他（閼骅）爸爸。

S：是他爸爸啊？是哪世的爸爸？

飞狐：它说三世以前。

S：那跟着他（閼骅）是干什么的？是保他的还是干什么的？

飞狐：保他的。

S：哦，那你问它……以后上他家位上去呆着多好啊，等他出门儿的时候你再跟着他。

飞狐：它说——反正不会害他，帮着他上道。

S：哦。

飞狐：它说——肯定是会上他位的。

S：哦，要不要在他的昆仑位上给它记下来？

飞狐：它说记一下最好。

S：嗯，那让它现在报个名。

飞狐：它报了个名，它说就叫——武公。

S：嗯，你想着记下来。

閼骅：行。

S：这是你位上的，已经保你多少年了。

閼骅：哦。

S：一直跟着你，它说是你三世以前的爹。

閼骅：哦。

飞狐：它说就等这一天。

S：哦，行。

飞狐：它说像他（閼骅）的感觉啊这些……它都在帮忙。帮忙给他传达，帮他沟通。

S：就是帮助你（閼骅）产生感觉，要不然你感觉不着她们。

閼骅：嗯，对对对。

飞狐：然后我看见观音站在他（閼骅）背后了。

S：哦哦。

飞狐：她的手里拿着净瓶。

S：哦，拿着净瓶。

飞狐：然后她把瓶里的柳枝拿了出来，柳枝上的净瓶水就往他（閼骅）头顶滴下去了。

S：嗯嗯。

飞狐：他（閼骅）以前可能是观音身边的一个小童子。

S：哦哦。

飞狐：现在显的图像就是……一个小童子，他以前帮观音拿净瓶。然后杨柳枝滴的水，就滴到小童子捧着的净瓶里了。

S：哦，那你（閼骅）想着回去以后天天念叨观音。

閼骅：嗯嗯，对。

何君：坛主，呵呵。

閼骅：我以前一直是观音引我上的道，观音引我上的这个修行的道。

何君：他（閼骅）最早是观音法门是吧？

閼骅：对，青海无上师的观音法门。

S：那就请观音说两句。

飞狐：刚才閼骅说青海无上师……观音说——你今天见到真的青海无上师了。

閼骅：哦，对对。

飞狐：就是说，观音——她才是真正的青海无上师。她给的清是清净的清。

阎骅：对。

飞狐：意思也就是跟您说……过去的那些都放下，现在连上这个关系了，就一味地朝上走。

阎骅：对。

飞狐：也就是说，凡间的很多这个法门、那个法门……很多都是人道的东西。她的意思就是，您今天就跟她（观音）接上缘了，以后就是跟着她走。

阎骅：嗯，好，谢谢观音菩萨。我早就发心了，跟着 S 走，跟着她们走。

飞狐：然后观音就回位上去了。

S：嗯。

飞狐：然后看见一个老太太，可能是黎山圣母。

何君：我觉得她（黎山圣母）就是坐车来的，你看是不是，我觉得就有一个坐车的，好像就有她似的。

飞狐：她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了。她刚才是在大家（指人）面前站了一会儿，可能是觉得没她的地方坐，她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了（人都坐在沙发上）。

S：哦哦，请一请。

飞狐：嗯，然后我就请她坐沙发上了。

S：嗯。

飞狐：然后还看见一个老公公，白胡子，白头发，驼背，拄着拐杖。他说他是仙寿老人。

S：仙寿老人啊，是不是南极仙翁啊？

飞狐：对对对，他现在显的图，头上像是有个包。

S：嗯嗯。

飞狐：他也进来坐下了，跟着他飞进来一只仙鹤。

S：对，仙鹤是他的。

飞狐：然后就进来一些动物仙……先进来的是只黑黄色的狗。

S：嗯，是不是都是他（阎骅）的缘啊？

飞狐：嗯，这只狗是他的缘。它朝他叫了两声，就到他那儿去了。

S：嗯嗯。

飞狐：后面还有鸭子，猫，一只小猪，一只小猴子，有只鸟……基色是绿色，都是阎骅家的。

S：嗯，那就是黎山和南极仙翁把他的缘都给带过来了。

飞狐：对，还有蛇。游进来一条蛇，还进来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它的头看起来是个大五角星，黄色的，身体和四肢显得很细，就像个卡通人物。

S：嗯，你问问它是怎么回事。

飞狐：它说它是小黄仙。

S：小黄仙啊。

飞狐：嗯，是只小黄鼠狼。

S：也是阎骅的缘？

飞狐：嗯，对。

S：嗯，小黄仙本事大了，看事儿，跑地盘，小黄仙最拿手。

阎骅：对，最拿手。

飞狐：它说——我以后来调教你（阎骅）！

阎骅：嗯，谢谢，谢谢。

飞狐：它的意思还是助您上道，就是慢慢地训练您的感觉、观力。

阎骅：嗯。

飞狐：还有一只花猫，还有一只白色的鸡，还有一只白色的兔子，一只灰色的兔子，一只白鹅，后面还有挺多的，都跟着进来了……她们就说不用说了。到阎骅那儿去了。

S：完了就跟你（阎骅）回家了。

飞狐：然后又看见观音拿着净瓶站在阎骅身后，她把这些仙都收到她净瓶里去了。

S：哦，收到净瓶里去了，那更好。

飞狐：可能有个意思就是……她（观音）帮着照管着。

S：哦，照管着。你（问问）黎山圣母怎么那么观照他（阎骅）？还有南极仙翁。

飞狐：说他是他们的小孙子。

S：是他俩的小孙子？

飞狐：就说——是我们的小孙子。也不知道是说是他们那一辈的小孙子还是什么意思。

S：嗯嗯。

飞狐：再问也不说了。

S：嗯，反正你（阎骅）得管南极仙翁、黎山圣母叫爷爷、奶奶。

阎骅：嗯，爷爷、奶奶。

何君：老祖宗，全是祖宗过来了。

S：回去想着给她俩写着。

阎骅：嗯，写在位上，拿黄纸。

何君：你可以有个本登记。

阎骅：我也用本子登记了，不是太多。

S：用个小本子最好，就不用什么红黄纸了。实际上所谓的红黄纸——那都是民间女巫的传统做法。

飞狐：又看见一个穿粉红色裙子的小花仙，她拿着好大一个棒子把何君的头打了一下，打得冒火花。

S：哦哦。

飞狐：像是打在铁上面似的。

S：嗯，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何君：就是啊，为什么打我啊？我请她吃东西……

S：意思就是，你吃重要还是她们的事儿重要？

（注：何君一直在忙着弄东西吃。）

何君：呵呵，我请她们吃的，我是说我脑袋这地方是有点儿发胀。

（注：何君说完继续弄吃的。）

飞狐：这小花仙就说……看的是你的情，看的不是你的物。

S：嗯。

飞狐：就是说……平时大家吃什么东西，她们显的图像也在吃，是因为我们心里想到了，她们给个图像，意思就是一家人，关系好，有这个情。可是在这个时候，观是最重要的。

阎骅：嗯，观，吃不重要。

S：阎骅把这些吃的拿到香台上给她们摆一摆。

飞狐：那个小花仙说她就是何君家的。

何君：嗯，我们家的有几个跟我都关系好着呢。

飞狐：刚才阎骅供了以后，从外面香台开门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一只狼跟着进来了，可能是玄龙。

S：嗯。

飞狐：它进来就趴在 S 跟我坐的这边，就说先来看看。

S：嗯。

飞狐：西王圣母还是要何君观。

何君：好。

S：嗯，让你（何君）借这个机会，多跟她们说话。

（何君在一旁闭目观。）

S：你（阎骅）从现在开始得练习观，跟她们对话。

阎骅：嗯，我是闭着眼还是……？

S：你闭眼、睁眼都没关系，就跟她们交流。感觉到什么的时候，马上张嘴就说，哪怕是抢话也没关系。比如说他（何君）说了半截……你看见了，你赶紧说，因为你现在需要赶紧锻炼。

阎骅：好。

何君：你（S）说抢话也不要紧的时候，就看见从那边过来一枝玫瑰花，红的。

S：嗯。

何君：我问这花送给谁的啊？没说给谁。

S：那就是你们谁抢到就是谁的，就是抢着观。

何君：哦，是这意思。你刚说谁抢到就是谁的，给的图像就是一束花，开得像向日葵头似的，一朵一朵的，组成一束。颜色比先那一枝的颜色稍微浅了一点儿，但是基本是红色的色调。

S：嗯。

何君：然后这花就在房间里散开了，就像是花在跳舞似的。

（注：飞狐后来说，当时一直看到一枝花立在她的头颈部里，但是她听 S 说意思是抢着观，又想到西王母说让何君多观，于是没抢。）

【杏子评论：沙发中间出现花……这个图像语言就是“观”。S 说，民间把女巫叫做“观花婆”，把女巫看“事”叫做“观花”。所以这个花的图像语言就是让人行观。2008-12-3】

S（对阎骅说）：不入观啊，没有用。就得马上突破这个。而且这个观的法门还是观音的，正好是你的主缘，而且也是你的本尊师，正好。

阎骅：嗯。

S（对何君说）：现在迪安那边，玉青能看了，青霞能看了，连兴达也能看了。现在都能看了，而且他们都在做记录。

何君：哦哦。

S：而且记得都相当好，不错。

何君（对阎骅说）：S 说的这几个，过去都没有接触过（昆仑训练），从来没有接触过。

S：一点儿底子没有，还是何君他们过去简单给他们讲过一点。

何君：嗯，他们都是没有基础的。

S：就是从九月十九，观音的日子以后。

何君：哦，突变了。

S：先是玉青看见了，写记录，接着是青霞，然后就是兴达。兴达看得更利索，说得更快。

何君：哦哦。

S：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该入观了，可能有个普遍性的意义。

何君：嗯，可能要过一批人。

S：你记得林花曲里面，她们不是拿了一大捆拐杖往地上一摔吗？

何君：对对，我知道。

S：现在就是这一大捆要出来了。

何君：哦哦。

S（对阎骅说）：所以借着这个机……回家就是上香，就问，就观。有感觉就问是谁，就跟她对话，请她们说话。

阎骅：嗯，有时候自己怀疑自己。

S：就是不要怀疑，别疑神疑鬼。

阎骅：哦。

何君：你不入观，你这个问题你永远你是怀疑的。

阎骅：主要是自己看不见。

S：马上就自己学着做记录。

阎骅：嗯。

S：因为什么呢，就像你原来很远，你根本看不见，慢慢在你这个联系的过程中，逐渐距离越来越近，在你的视

线以内了你就看见了，就这么个道理。

闵骅：哦哦。就是心里面想到的，听到的就赶紧记。

S：嗯，你就赶紧记下。

闵骅：甭管是真假，以后再说。

S：对对对。为什么要记录呢？记录，记录……最后，你确实是跟她们沟通了，你再回过头来看你这个记录，你就能看出问题了，就能看出“过程”。

闵骅：对。

S：而且根据这个记录呢，你还可以看它的连贯性。它都是有连贯性的，它不会是突然怎么样，突然怎么样。

闵骅：哦。

S：哪怕是你这个记录十年，这十年里，最后一年跟你开始的内容都是互相说话的，它都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闵骅：哦。

2008-12-3 整理-待续

#### 附-资料参考

[水滴石穿-续 31]玉青观记——11月27日2点左右瑜珈功——功前打坐，见有火山爆发，又见泥石流，再显出“滇”字（事后查了一下，云南腾冲是我国火山最多的地区之一，这月初云南有泥石流灾难在西舍路乡。这合一起就是“腾冲西舍路”）

又见S家“揽月亭”处在雪中，四周不见墙壁。

右肩疼痛不已，见一匹白马，像表演盛装舞步一般很优雅的踏步，在地面踏出“8”，后来在“8”中间插上一竖，变成金刚杵的形状。我暗问了一下，说叫“混天杵”。瑜伽功中只要一闭眼去看，就见马在踏步，收功时马终于静立不动了，那中间一竖也不见了，就剩“8”字。

11月28日子时瑜珈功——上香时，我看见一个小小的“我”——头穿过一枚古钱的钱眼里，双手捧着抗肩上，笑的合不拢嘴。画面上四个大字“招财进宝”（哎，让我哭笑不得）。

【杏子评论：犹如枷锁……2008-12-3】

音乐起，刚要做功，就见一本硬壳厚书在我面前翻开，里面是空白的。它自动翻到第一页，有字慢慢出现（柳体）：“筒从纸张，心如竹牋，幻沉海起，默默无语。成三倒四，油蒙花蕊，寂生天香，五蔻蒙童。川流不息，七上八下，火烛摇曳，默心无语，遁、空、明、悟、少、洁、冲、穿、空、遁、空、意、纯、梦、童、真（前面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出现，后来从“遁”开始就是另起一页，一个字一个字的出现）……幻海浮窑，不达魔佛，哀鸿遍野，少思过往，静心朝佛（或灯，这两个字感应都强），静！”

【杏子评论：应该找机会问讯这些图像文字是谁给的？月湖女：你认为谁？杏子：我认为是洛母的可能性大……月湖女：难说，洛母不会说的那么古板，玄龙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2008-12-3】

见：一个薄胎大花碗倒扣在桌子上，旁边有五盘菜，然后又让我回去仔细看倒扣的碗上——描的是石榴，还有籽露出，碗底印个“易”字。然后显出这是张旧时大方桌，配四条长板凳，地上还撒有一些米粒。

我：请问谁给的图？——先是感应到妈祖，接着出现释佛，嗯？最后出现小雅（家仙）、忆安（家仙）、接着还感应到“藤白”二字。

我：难道……忆安螃蟹是藤白？——半天没人理我。

有人说：走流水。（没问出是谁）

行功一会，看见一只鸭子（整理时回忆也可能是天鹅，因为比较大）屁股对着我游水。我就停了音乐……只见它停下来吃了几只小鱼，回过头瞅我一眼。

我：小雅？（家鸭仙）它：不，我叫小白。（白鸭子）我：嗯？新来的？它：旧不旧似人笑，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我：呵呵，那应该是旧人了吧？果然，是螃蟹“忆安”。他这时又是螃蟹样，钳子夹着颗蓝色钻石一样的东西，“爬”到我跟前。那个东西是钻石形的，但不亮，看上去哑光。他竟然把它塞进我左腿膝盖里。我不明就里，但想他一定是好意的，说了声“谢谢”。他朝我挥挥钳子走了。见他走过的路上留下水迹，好像刚从哪个湿哒哒的地方

回来。我想他这是从哪儿回？

忆安：蓝冰接骨。（答非所问？）我：我骨头没问题吧！？

它不理我走了（又是“我”大了）。——我赶紧道谢。我呆了一会，羚羊出来让我练功，我就接着做功了。我做功时见左腿整个腿骨都变成蓝色透明状晶莹发亮，过会儿又变成白色透明，交替变色。

收功打坐时羊师来了说：“今儿，第六讲——易从心经。勿用日光，捣毁乾坤。心随势走，叫易非易。随缘气递，从善如流，善恶循环，天地遁遁。上邪将干，珠联璧合，惜之。”

我：谢谢。（不懂）他给我右腿膝盖里打进了一个东西。虚空：蓝冰魄下盘，冰魄盘。我：谢谢，请问谁说的？——感：妈祖妈妈。虚空：好自为之。

我：请问谁说？——感：玄女妈妈。

玄女：蓬头垢面不像样——突出重围；枪打出头鸟——一滴血不见。英雄！？我：哦，嗯……玄女：把心收好，还有大用处。给，自鞭。——她扔给我一根鞭。我：是。（滴汗）

功后整理记录时，忆安（家仙）来了，我笑呵呵的请他显形，请他坐。

我：你是什么身份？他：南海三龙子（整理时，他让我改成三龙之一），亲俊（整理时，他让我改成峻）王。我：请开示我几句？他：似水流恋，焚山妩媚，聚首不易，恍如昨日。亲首相庆，携手相庆，搁袍端意，吾心喜胜。

他显出人形，坐我旁边——金棕长发，淡蓝色长袍，长得嘛……男生女相。呵呵，我刚打到这儿，他忽然变成一只深绿色龙头。

我：呵呵，吓不到我。（总觉得我家仙都没有恶意）他：阿意，鸳梦重旧？我：哼哼。他：白眉。我：白眉大侠？他：愁到眉须白，不见阿意归。我，滴汗：让我先打记录吧？他：你写，我看着。——然后他就一直坐旁边看着。

我忽然想开电视，打记录时我一看——很多家仙都在看电视，电视在放一个给灾后孩子盖学校的节目。我大感惊讶：你们也看这些？美达（小丑鱼）：因为你喜欢看啊。我：我本来没有想开电视，忽然想开——是你们搞的鬼。丹恩（海豚）：看看无妨，对你以后有好处。破奴（猴子）：（电视节目）做戏。花荣（松鼠）：有的戏唱，吆喝吆喝也挺热闹。你打你的，别管我们。（整理时想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想看电视）

18点58分从S家回，吃完饭休息——打个大喷嚏，看见雪山妈妈，她竟然做一万福：谢天谢地，你也能出点力了——把事情做好！我：怎么做啊？

一个图，熊掰玉米棒子——走一路丢一路。

23点42分，做完瑜珈功和《雪山青莲》——做瑜珈功时感觉我周围、头上很多仙一起做，但我心里很平静。第九拜时我看见我身体周围围了一圈木栏杆，远处有一群白衣仙子在跳舞，很热闹。我看了一眼就收回心思静心打坐。我看见妈祖妈妈点头微笑，她可真漂亮，五官精致极了。

我就见围栏中的我——一个7、8岁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白衣裙，脚上穿白色布鞋，鞋面上还坠着两个粉色绒球，脖子上挂了一串珠子——脖子后还坠了一条珠子。不会是佛珠吧？汗！（补记，脖子上挂的是白色珠子，后坠的是紫色的，间或有2个白珠子）

收功时寿星公来了，笑呵呵的给了我个小桃子，我就收下了并道了谢，心里想这是“蟠桃”？寿星说这是“仙极桃”，然后他就走了。“我”刚想吃，就见一个图，一支大针管打pp！我最怕打针啦——果然是雪山妈妈，拿走我的桃子，我只得好好收功。

听“雪山青莲”的时候，音乐刚起就明显感到全身一凉。我看见自己在一座冰宫里打坐，漫天雪花，低头见丹田处的丹珠是蓝色的。过了会儿我听到婴儿的哭声，我心里一酸忙问：“这是谁在哭？”隐隐的听见有人（男的）喊“阿意”——应该是天凤的小名吧？接着漫天的喊杀声“啊！”——盖过了婴儿哭声，见很多很多白色身影冲上绵延万里海岸的一波波海涛，席卷着冲下一条山脉！过了会，我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穿金甲的女武士站在山顶满眼哀伤。我看着心里酸楚。过会，听见大雨倾斜而下的声音，我当时简直怀疑外面下雨了——收功后往外看，没有下雨。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海潮音”？后来左腿又凉又麻，我就站着听，感觉有个白衣女子站我对面，我特别想抱她，已经伸出手了——但又收回来了，“色不异我”，还是不动心的好。（整理时补记，我在密室里做功，总听见“啪、啪”声，像是风吹起卷轴窗帘拍打墙面的声音，我想是不是有缘来报名？就感觉一朵朵花散下。听“雪山青莲”总是各种感觉很多。）

11月29日21点29分，上网见杏子评价说“也不知道给一双鞋（给来时显出破鞋的家仙）”。其实就是个感情的

问题，当时以为是她告诉我长途而来，呵呵，还是情不到啊。我见机学乖，立马请她们到我更衣间随便拿（幸好今儿整理了一下）。思绪刚落，就见我衣间里“人满为患”，呵呵。我的黑色正装多，看着她们更喜欢那些色彩艳丽的衣裙。我见安姨朝我款款而来，还穿着她的素色衣裙。

我：安姨，有什么喜欢的就拿去穿。

安搂着我肩膀：不在乎穿你什么，只要你心里有我们。你看大家都很高兴，高兴的不是衣，是和你亲。

我：我知道的。——好像闻见香水味。

安妩媚的一低头：闻着不错，就用了。

我：我好高兴，你们终于拿这儿当自己的家了。安，以后有新友来，在这方面你帮我招呼一下。

安叹了口气：她们在乎的是你的一句话——那是情的试金石。

我：知道了。安姨，好温柔啊，好喜欢你。

安瞪大眼睛，一眨一眨：不要叫我安姨，我和你同辈。在（冰河）五四的时候，狐帅让我的赤花驰援你的龟灵对抗西洋东线。在喀塔河谷会合时，你们已经伤亡惨重。哎……不忆起亦难相忘，不相识却缘起初始。守尘心待月明。

我：是的。守的云开见天日啊。

安：黄河浊水浪滔天，一叶扁舟万里飘。始自九曲天机妙，终归大海守寂寥。

我：哦，这两天总让我看黄河源头，是这个意思。呵呵，长征始于足下，我的长途跋涉已始。呵呵，九曲弯，八十一难……

小雅（家仙）：当自己是孙猴子呢？我：呵呵，没那么大本事。

小雅穿着我蓝色长裙，戴着珍珠耳环坐我身上，她说：姐姐，守着心经万里归。孙猴子护着西天经，你也要守你的心。说八十一难，太苦亦不过。

我：嗯，享受过程，难当福来享。

我又见“地藏”，他眉清目秀笑弯着眼：口气不小。“我”过去做合十，盘腿坐他脚边——他显的像比“我”高很多。我家仙都安静打坐，也不见家仙过来行礼。（刚才我见她们把我的更衣间都搬到台上去了，进进出出的好不热闹）我：不知道为什么见你就莫名的亲切。地藏笑着摸了一下“我”的头道：邪王星西垂，紫明亮东方。合乎心之善，缘起万古情。过去的事都付谈笑中……

我：呵呵，您就守着那冥域。地藏：是守着希望。然，人世间有此机缘也是千机万缘难求。前两天被伤灵，吓到了吧？我：呵呵，是没想到。不过还好，多亏了家仙。地藏：恶灵无害念，全由因缘起。心空不动情，悠悠见佛心。我：和您聊天，感觉很平静。地藏：助你观音归，平你心杂欲。亦是有缘……我：太好了，希望能常和你聊聊天。地藏：万象皆佛。自求静，自得益。我：您是什么时候下界的？地藏：守兵不攻，放下千古传奇。洛阳二月花，霜结杏（新）梅下。我：二战之后？地藏：缘起不可考，只守着这里，应天理。

他起身遥遥的向妈祖妈妈合十，就笑着离开了，是从一椭圆形镜子里消失的。他走后我家仙都过来围着我，我懒懒的有点困。

我忽然很想乌祖、海祖姥姥，就心香九柱给姥姥。想着姥姥用拐杖杵地生气的样子就觉得好笑……想她们。过了会，我看见姥姥好像在海里的一座宫殿里正喝酒，两个人坐着聊天，很开心的样子，呵呵。

就是我昨天在 S 家看见的大宫殿，又见那道只有框没有墙的铁门。乌祖姥姥站在殿里说：“无心连门都看不见，给个意——从来不设守门的人。心里有，脚下就有路。给你看见啦（无门的门）”……“我”笑着朝她们做万福，宫殿消失在海水里，还冒了个大泡——有气？

我脑袋疼，闭眼看见心月狐娘娘走来，手里还拿着昨天在 S 家看见的那把牡丹团扇。“我”做一万福，她笑着看我一眼：野丫头，文静些了。我：呵呵。她把手里的扇子给我：团扇，团花扇。我赶紧道谢。她这次看着是梳着妇人髻插着簪子，还是白衣。后来我感应不到什么了。

11 月 30 日 00 点 13 分，做完瑜伽功——上香时，看见自己坐在栅栏圈里，外面是花海。做功时没什么感觉，只闪过几个画面。

音乐起，就见一片翠竹林，走来个女孩明眸善睐的，她给我显个名叫“担灵女童”。她说“风秀于林”——怎么不是木秀于林，呵呵，一定有别的深意。

出现青娘妈妈的金身像（以前见过）。看见“我”那个梳辫子的小女孩站在寿星边上，小小的，拉着他的衣角叫

“叔叔”。有个特写是寿星的大脑门，他总是笑眯眯的。

有队小乌龟列队走，都背着小书包，带头的小龟还举着“易”字旗。被一只大脚给踩扁了——是玄女妈妈，她恨恨的咬着牙走了。

最后收功时看见一个大睡莲。我就跪在上面，还见天凤就穿个肚兜、披着件白袍子很妩媚的坐我对面。接着显出一大片水域，上面有不少睡莲。

1 点 08 分刚要睡——左脚心钻心的疼。闭目看——很多黑色的小蛇什么的线状物从我脚心涌出，视线从一条宽石路延伸向一个黑色三角，路两旁是如镜面般平静的水池，我刚想到“泰姬陵”？就见三角变成一个白色宫殿，顶部升起烟火，显出“花”字。烟火没有了，又变成一个黑三角体。（只要我闭目看了，身体的疼痛立刻没有了）

我想到观音妈妈教的“回想青潭，走进三角”。我就先想了下青潭，立刻就觉得进入了个三角密室。我见天凤在打坐，我困的睁不开眼，感到一个词“莫克伽加”（音）。

11 月 30 日 16 点左右在车上，听收音机里的相声说到“皇上丢了夜明珠”。后脑勺巨疼。看了一下，一个金花掐丝大明珠显在眼前（整理时又感到说“花明意”）。又显出一对人的肾，我想：嗯？这什么意思？我当时正在吃冰淇淋。小雅（家仙）跳我怀里：大冰天还吃冰疙瘩，你的腰不想要啦。我：哦，呵呵，你现在管着我腰啊。小雅：哼哼，懒的管你。我想了想还是扔了吧——我转头对迪安说给你吃吧！

【杏子评论：无观人被有观欺……2008-12-3】

19 点左右哈欠，显出一片竹林，有个女声在林中说“翠林怨，殇国梦，回遥凡尘花繁重。伤兵残将携手归，紫檀蓝带十二阙。雀宫蒙童下凡尘，哀意少言默行路。行舟死海福知祸，名山大川走四方。水迢迢来山昭昭，悔不当初一心横。庄严肃穆显法身，不正不义天续情。花梦随缘喜相逢，吉祥意如来果真。商却离人泪梦中……（被迪安中断）”

23 点 27 分做完瑜珈功和“雪山青莲”——瑜珈功，音乐起，闭眼见一月芽形水面，游来一条黑蛇，后变成武妆的八妖娘娘。她睁大双眼看着我，然后她眉心骤亮打出一束光照着我。后见空中有位宫妆女神坐在圈椅上，我开始以为是妈祖妈妈，有图特写——头上有一燕子形发簪，我想到了碧霞元君。但见她端坐在椅子上垂帘合目，我也老老实实做功。做了会儿我又想，会不会是三妖？见她又变成穿五彩白纱鱼尾裙的女神很戏谑的看着我。呵呵，是与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刚想完，她又变成宫妆的样子端坐着。有个特写，她手里握着透明线连着我的四肢和脊柱。

收功时，一些前世的记忆纷至沓来。呵呵，很热闹——原始人、海鸟、欧洲人、还有几世是日本人（这比较打击我这个愤青）、少林和尚（也有可能只是少林寺里的竹子，因为只显出少林寺大门和门边的竹林）等等。过去的记忆回来，缘在一点点聚。具体的……不写了。（整理时补记：还是记上吧，也许有别的意义，收功时面前有个寺庙，上书“少林寺”，门旁翠竹摇曳。忽感腋下生翅，见自己像一只海鸟遨游在汪洋之上。低头有一海角，感到“好望角”。视线忽然投入原始森林中，有一群原始土著人茹毛饮血，树上绑个欧洲女人。忽见一冲天杨，树冠忽然燃起大火。视线又转移到欧洲中世纪广场，有个十六、七岁女孩神情倔强的被绑在火刑柱上，特写她的剑和破脚。接着显出一双深沉的眼睛——是个日本女人的，走在像宫廷大屋的路上，两旁人都低头让路。最后见上次那个穿红衣的日本贵族仕女长的十分漂亮，原来红衣是嫁衣，门外脚步声起，她惊恐的盯着门……音乐停）

“雪山青莲”没有听完。开始做功时就感觉燥热，以前都是音乐起就感到清凉，可能是因为我单盘着腿？不再单盘了就稍微好些。后感到一条特粗的蛇缠上我的腰，本想用神女印，后想想也许是缘，就静心问了问。她给了图是我家香台，那就可能是台上的家仙。我敬请她回去，是不是怪我这两天没和她们说话？这时，感觉她不再缠的那么紧了，也没有走。我又想到一些俗事……感到今天做功心也不静，就停止了，然后又练了会儿腰。

在瑜珈功中，看到一个很妖的女人戴着像唐僧那样的帽子，斜披着红色袈裟露着大腿，好像还有条狐狸尾巴，不伦不类的。功后，我请她来聊聊。说着，就来了只黄色的狐狸。

我：呵呵，干嘛穿成那样？她还是狐狸样低个头：看你比较喜欢那个和尚。我：哈哈！胡说，那为什么不骗到底？道行不够？她：我已修行九千年，门缝里瞧人！我：呵呵。你是那天在 S 家报名的那位吧。她：是啊，也不见你找我，骗你又觉得没意思。不过，“地藏”不管（世人）修行，你老想着他干嘛？我：我没想。这不都是“物来则映”嘛。她：呵呵，也不知道是哪世的糊涂账。我：不说别的了，说说你吧？她：我乃黎山花。我：黎山姥姥那边的？怎么来这儿报？她：有缘就来报。曾有世我是你姐姐，大概是人间的元朝吧。

我：你不是修了九千年了，那我？她：笨蛋！你那时也是狐狸啊，哪有世世为人的道理。我：你怎么在 S 家等着，不直接来我这儿？她：我认识霸姐儿，在那边小住了段时间，看着你来了就报了。我：呵呵。她显出人形，特别的妖。



我看见台上“安”安静打坐。我：玉灵对吧？（她做我身边，我哈欠不断，她还把头靠我肩膀上）她：又找到你了小麻豆。哼！不听我的，中了猎户的陷阱。时至今日，再重聚，心酸啊。我：不酸不酸。人算不如天算。在我这儿安心住下吧，呵呵，还可以去找 S 家的霸姐串门子多好啊。她：省的，你先忙，我找安去……待续

镜如意-9

S：为什么要记录呢？记录……最后，你确实是跟她们沟通了，你再回过头来看你这个记录，你就能看出问题了，就能看出“过程”。而且根据这个记录呢，你还可以看它的连贯性。它都是有连贯性的，它不会是突然怎么样，突然怎么样。哪怕是你这个记录十年，这十年里，最后一年跟你开始的内容都是互相说话的，它都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閼骅：哦。

S：你要没有记录的话呢，就像熊瞎子掰棒子，最后什么都没了。

閼骅：对，原来我也记录了一段时间，全都丢了……那时候都记得挺好的。

S：你就从现在开始再记。就是专门记和她们的交流，开始就问，请她们说话，跟她们交流……包括你这次这么多的缘，这么多的动物仙。回去以后你得慢慢地请她们，跟她们交流。

閼骅：嗯嗯。

S：通过跟动物仙的交流，你这个观力才能逐渐地上去。

閼骅：嗯。

S：因为你有时候马上跟上面交流呢，不一定能够交流得上去。

閼骅：嗯。

S：就像搭梯子似的，一层一层搭，这些动物仙就给你搭梯子。

閼骅：对。

S：就是通过她们，比如说那个黄仙说要调教你，通过她们，通过那个武公，通过这些来帮你把行观的能力提高。

閼骅：好。我大部分是梦瑜伽多。

S：你现在不要梦了，跳过那一块，直接交流。

閼骅：嗯。

S：就像你上香，感觉到有人说你怎么样，就是要突破这个。

閼骅：嗯嗯，好。

S：飞狐请一下黎山圣母，再给他（閼骅）指导指导。

飞狐：黎山圣母就拿着她的拐杖把閼骅的天目那儿给戳了几下。

S：哦，好。

飞狐：她跟閼骅说——你还早，慢慢地走。

S：嗯。

何君：我看到的是，她拿着一个盘，是个空的，塞给了閼骅。就是 S 刚一说请黎山圣母说说，就看到一个空盘子塞到閼骅这儿了，盘子里什么也没有，是个白盘，不带任何的花。原来我看到所有的盘子都是带花纹的，这个盘子什么也没有。

S：嗯，你问问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白盘子。

何君：她说慢慢要搁东西，慢慢放东西到盘子里。

S：就说閼骅现在还没东西呢。

閼骅：好，谢谢。

S：就是慢慢积累。何君问问黎山，你说你那盘子里都是什么。

何君：刚一说这问题，马上显现的不是一个盘子，就是一个花篮！

S：嗯嗯。

何君：那个花篮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就像那卖的大水果篮似的，而且是摆的一片。

S：嗯嗯。

何君：我问她这花篮里的水果是不是给我们吃的。她说你就知道吃！完了以后意思是一种状态，好像是。

S：嗯，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盘子将来要像一个花篮似的，要那么丰盛。

何君：对，是这个意思。她刚才说我就知道吃之后，接着就说——你们将来都要有这一片篮子。

S：嗯，对，就是果。

阎骅：哦。

S：修什么呢，不是修果吗？

阎骅：哦哦哦。

S：意思就是成果报。

何君：哦哦，是这意思，就是这些人都要修出来像这个。

阎骅：像果，开花结果。

S：是成果的意思。

何君：呵呵，现在我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这种想法比较多。就什么呢？就记着吃。一看水果，没准就是吃。这个就得慢慢地适应她们这种表达意识的状态。

S：就是她们的语言，这就是果，修成正果。

阎骅：对对。她们让我问问 S，有个强烈的欲望让我问一下，就是 X 书上说的那个老十八辈着急写书的事，现在能不能写这个书，能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十八辈那个老乾坤的事。

S：是不是东北的一个老太太？

阎骅：我没接触过，我就接触过彭老师。彭老师前一段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让我去，有急事。但是我没去。他说我去了以后得花一段时间在那儿看手稿，看了以后再看书能不能出。说是都写的是老十八辈的事。

何君：当他说这个事的时候，我看见观音在摆手。我觉得她的意思就是不出。

S：就是不让阎骅介入。

阎骅：哦。

何君：哦哦。

S：就是告诉你不要介入。

阎骅：嗯嗯。

S：因为介入就歪了，他（系指所谓的老乾坤）那本身就是歪的。

阎骅：哦，原来我就说，我说 S 知不知道。他（彭老师）说 S 不知道。我说 S 不知道我觉得不太好。

S：就是有一个北方老太太。

【杏子评论：就是那个让小草打了一闷棍的那位老太，可能还是心不死，鼓动彭老师替她出书。月湖女：问题是彭老师为什么又要背着 S 与那个老太合伙出书呢？杏子：与那个所谓的山东“茶书”的性质是一样的，窃取昆仑的名义拉帮结伙自立为宗师……月湖女：从修行的立点看，彭老师不从观入手，不要自己的家珍，反而去外求。可是那个老太为什么去找彭老师呢？杏子：小草是 S 的门神，小草这关过不去的话……她的那个所谓的老乾坤就得泡汤。她是利用彭老师的那个膨胀的我，彭老师认为他的那个我可以与老乾坤一起膨胀到最高点。2008-12-6】

阎骅：说是甘肃还是陕西那边的，还是东北的？我也不清楚地方。

S：好像是北方的。而且在 TW 的一个论坛上还贴了一些。06 年的时候，我看到她贴的一段，意思就是必须得见到我，把这几百万字的手稿交给我。

阎骅：对。

S：我一看她贴的那些……完了。她还在论坛上指导别人修行，包括指导南京的彭老修行。我一看她那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民间巫婆的那套东西，全是那顺口溜，一段一段的。

阎骅：哦……

S：而且容易出偏差在什么地方呢，她总是指导这些修行的——你这个不对，你应该这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把人都误导了。

阎骅：哦，后来说是这个老乾坤的事十几年了，写了很多很多的手稿。他（彭老）要我去看手稿，我心想这去了一下子回不来，那我要先把家里的事处理处理，就暂时没去。

S：你就听观音的吧。

闾骅：对，听观音的。

S：飞狐你再问问观音，请观音说说。

飞狐：观音在他头那儿划了个圈。

S：哦，问她划个圈什么意思呢？

飞狐：她说——闭。

S：哦。意思就是让你（闾骅）脑子封闭起来，不要想外面的事。就自己修自己的。

闾骅：嗯嗯。

何君：彭老一直都想在山东搞个地方，想出一些书，包括刚才闾骅说的老十八辈的书，我觉得不太合适。从一般理论上讲，不可能有两个人指导下边的修行，同一世。这是单从人的理论上讲，不可能有两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不可能在钱上赚到——你（闾骅）看我跟 S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做的人的那一套。彭老这一套——他现在还没有跳出人的圈子，怎么都想要弄点钱，弄点组织，一下子就想搞几千万元。作为人的想法他可能不错，就像少林不去练功也不去念佛，去搞那个大的经济集团似的，想的是发扬光大少林寺。可是少林寺的目的，和尚是念经是修行的，不是挣钱的单位——所以很多人不赞成。彭老也是想搞点经济基础，想搞点书，搞点指导。现在从 S 这儿就知道，以后就看你能不能跟上面交流了。

S：就是观。

何君：嗯，没有这一步你永远也弄不成事。

S：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呢，按照九宫她们的说法，那些都是花架子，就是没有用。最实际的就是观，交流。交流以后呢，观音直接开导你，黎山圣母直接开导你，用不着人去开导。

闾骅：嗯，人教人永远是凡人。

S：嗯，人教人你还是人。

闾骅：嗯，说得对。

S：所以你必须得观。现在观音是你的本尊师，马上给你一摆手，不让你介入。然后给你脑袋划个圈，意思是外面这些你少接触。

闾骅：嗯嗯，对对。

S：她马上就直接告诉你了。

闾骅：对，直接告诉我了。

S：另外呢，从人道的角度讲，彭老搞这个非常危险！

闾骅：他当时就是想弄些钱出这个老乾坤的书，他现在是一心扑到这个书上， he 说是上面催得紧。

何君：我觉得他有些信息就乱了。

S：彭老本身能不能观？

闾骅：他不能。

S：他不能观，这上面……哪儿来的信息？

闾骅：都是那些零碎练功的人给他说的，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可能他找人去观。

S：那一下子就坑了一大批人。

闾骅：对。我的意思就是你（彭老）得给 S 说，S 同意了，我再大的风险我都去做，我当时就是这个信念。

S：千万别搞这个活动。

闾骅：嗯嗯。

S：这个就属于组织行为，一属于组织行为那上面非抓不可。

何君：作为人也不能那么干，那坑人啊。他还想借助传销去搞资金……

S：“传销”在我国早已经明确的定为非法活动了，事实上传销已经让很多人倾家荡产了，靠传销发财的手段都是去骗朋友、亲属、熟人……我知道有不少人都是在借助我们的昆仑去搞传销活动，骗的都是修行人。包括青海的那位韩先生——大量的骗取修行人的钱。记住，一提所谓的功德，就是骗钱!!!

飞狐：我刚才去卫生间，閼骅家的那只小黄仙，立着跑过去给我送了一枝红花。意思可能就是让我帮着说一下，因为 S 昨天给我说民间又把能通灵的人叫观花婆。

S：嗯嗯。

飞狐：她的意思是要你们（閼骅、何君）抓着这个机赶紧观。其他的这些事，可以等她们把话说完了大家再说，或者大家再约时间谈，因为今天这个机很难得。

閼骅：对对，太难得了。

飞狐：那个小黄仙跳到閼骅腿上，把他的天目那儿给戳了几下。

S：对，你现在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放下，你现在就是感觉她们。

閼骅：嗯嗯。

何君：你再上支香去。

S：行，去上支香，把这个赶紧突破。

（閼骅又去上了支香。）

S：閼骅你现在是主角，就是感觉她们，有什么感觉就说出来。

閼骅：她们说——今天该你说话的时候了，一直憋着憋着想见 S，见了 S 你就说吧，我们都在这儿坐着，有问题你就问。

S：嗯。

閼骅：说——今天来这么多缘，这么多上仙，在给你（閼骅）加持。

S：你问问是谁在跟你说话。

閼骅：说是妹妹？妹妹在跟我说话……

S：哦，你让她多说说。

閼骅闭目感觉了一会儿后说：她说——好花时时开，好缘时时来。你今逢机缘，何时再相聚？

S：嗯，你问问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閼骅又感觉了一会儿后说：她说，我是你的天花。

S：天花，让她详细说说她是哪路天花啊。

閼骅：中花军的。

S：请她报个名。

閼骅：叫踏浪。

S：哦，踏浪。

閼骅：她说，曾经一块儿在西王圣母的总部那儿工作。

S：哦。

閼骅：管后勤工作的。

S：哟，那跟何君是一块儿的。

何君：呵呵。

閼骅：管后勤工作的，直属九天玄女和西王圣母领导的。

S：嗯。

閼骅：当时三军的供粮计划都报到她那儿。

S：哦，那是……你是跟着她混的呢还是怎么回事呢？你问问她。

閼骅：她说她是我的秘书。

S：哦，那你让她看看何君，何君也是后勤那摊的。

閼骅：说何君是管三军的一军。就是左军、右军、中军三军其中的一个军。

S：哦哦，你们是中军的？

閼骅：我们是中军的，嗯，与何君是友邻部队。

S：哦，友邻的。

閼骅：我是中花军的，管中花的后勤，就是玄龙那部分的。

S: 哦哦。

閼骅: 她说, 失散了几千年了, 上万年了, 今天能够跟你说上话了, 实在是不易。

S: 嗯。

閼骅: 她说, 天河退了, 争取我们紧紧跟上。

S: 嗯, 想着回去记到你的昆仑位上, 中花军的踏浪。

閼骅: 嗯。

S: 那你跟她说, 让她以后帮你行观, 给你引个路。

閼骅: 她说, 你只要是心里想到我, 我就能过来。

S: 嗯嗯。

閼骅: 她说, 不过现在你的心还不静, 现在你还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

S: 嗯。

閼骅: 她说抓紧时间练平静心, 只有平静是心了, 我们才能够不分离。

S: 嗯。

閼骅: 她说现在天界忙上忙下, 都在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到每个人的职责。

S: 嗯。

閼骅: 她说各就各位, 准备战斗。

S: 嗯。

閼骅: 我说我现在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也看不见。她说不着急, 通灵以后你就慢慢会感觉我们的, 你好自为之吧。

S: 嗯, 你谢谢她。

閼骅: 谢谢, 谢谢踏浪。

S: 嗯。

何君: 这踏浪很年轻, 看着就是十五六岁。一个小女孩, 很年轻, 也是那种盛装的那种装。

S: 嗯。

閼骅: 她唱支歌——日落西山红霞飞, 一二三, 三二一, 大踏步, 向前进。

S: 嗯, 她高兴了。

閼骅: 嗯, 完了跟我摆摆手退下去了。

S: 嗯, 走了。

閼骅: 嗯嗯……好事成双, 两两三三。

S: 嗯, 你问问是谁。

閼骅: 说是我妈。

S: 嗯。

閼骅: 我问是哪个妈, 十个妈是哪个妈? 她说——你小子别来劲, 什么哪个妈? 是妈就是妈!

S: 嗯, 你请她说个名, 说个称呼。

閼骅: 碧霞。

S: 哦, 碧霞。

閼骅: 刚才唱“日落西山红霞飞”的就是碧霞元君。

S: 哦哦。

閼骅: 请妈多多开示。

S: 嗯。

閼骅: 她说, 百千万亿劫, 接着来相聚。迎着大日归, 接儿我手先。飞、飞、飞, 大雁飞——别学鸭子飞。

S: 嗯。

閼骅: 青烟渺渺, 青云直上, 以我为方向。

S: 嗯。

閼骅: 完了(碧霞)盘腿坐在这儿了, 打坐。

S：行，谢谢碧霞元君。

闾骅：谢谢碧霞元君。

S：记住这条，跟着你妈，她刚才不是说了吗。

闾骅：嗯，就是……观音是我本尊师，碧霞是我妈。

S：嗯。

闾骅：我问我在天界里军名是什么。

S：嗯。

闾骅：她说浪里沙？

S：哦。

闾骅：她说——浪里沙，一片白云在天涯。黑不黑，白不白……她说叫白天。

S：嗯，说了不少了。

何君：刚才告诉你（闾骅）白天的那个是谁？

闾骅：碧霞。

飞狐：你（闾骅）再感觉一下，黎山圣母可能想跟你说话。

S：你请黎山圣母跟你说话。

闾骅：嗯……她说，姥姥在这儿等半天了。

S：嗯。

闾骅：她说，你就知道高兴，把姥姥都给忘了。

S：嗯。

闾骅：我说不会的，不会的，请姥姥多开示几句。她说，今天我为什么来？还你师的情。

S：嗯。

闾骅：她说，我把你带下来了，今天当着你师的面，把你交给他，我算完成任务，以后有事别找我，找你师。我说让黎山圣母常来。

S：嗯，你说黎山圣母不能走，以后还得找她。

闾骅：对，不能走。

何君：我去上个茶去，呵呵。

闾骅：她说，傻小子，时间不早了，你还不让我走？我说，多开示，多开示。

S：嗯。

闾骅：她说，开示开示，就是开你也不示！

S：嗯。

闾骅：她说，多示才能多开。

S：嗯。

【杏子评论：何为多示才能多开？显君知道吗？示的古意就是礼神，天地在上，人为最小。2008-12-6】

闾骅：她说，揪着你师，抓着你师，就是开，就是示。师就是示。天门开的时间是有时间的，抓紧一切时间，别浪费青春。有事多问，多观。常保持摩尼的光亮。

S：嗯，摩尼珠。

闾骅：她接着说，勤拂拭中脉，别让它挡着你的目光，别当鼠目寸光。保持大日之光，就是和我相通。开示得够不够了？

S：哦，你说谢谢。

闾骅：谢谢，谢谢。

飞狐：他（闾骅）家那个小黄仙总在他那儿，前爪搭在他膝盖上看着他。

S：嗯，那小黄仙刚才报名了吗？没报名吧。

飞狐：那个小黄仙就是他的那个秘书，闾骅先跟踏浪交流时，小黄仙还跑到我这儿来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S：哦，就是那个踏浪。踏浪现在跟着你（闾骅）。

阎骅：哦。

S：就是她现在显像显的动物仙的相，但是她原来是中花军的你的秘书，就是说你妹妹。

阎骅：哦。

S：开始这个小黄仙不是说她要好好调教你吗？有事你多问她，她帮你。

阎骅：嗯，好。

S：她本事大呢。

阎骅：嗯。

飞狐：她们还要我跟您（阎骅）说，您以后跟她们交流要主动一点。刚才碧霞元君说完了以后，黎山圣母就一直站在您面前。

阎骅：对对。

飞狐：但是您当时就没想着在碧霞说完后接着问，还请哪位再来说，就是主动请。

S：嗯，主动请。

阎骅：对，断了，没请，光知道高兴了。

S：嗯，就是问谁还在这儿，谁再跟我说说，是哪位，你老得问。

何君：眼光照顾不过来。

S：慢慢来。

阎骅：嗯，慢慢的，就只能看这一线。

S：这就不错了。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这么交流过没有呢？

阎骅：我自己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听静功带的时候有些交流。感觉上没有这么直接，利落。有些怀疑……

何君：你是音像同步啊，还是字？

阎骅：我是少量的像，心里蹦的语言。

S：你经常要这么练习，你必须得常练习。

阎骅：哦，嗯。

S：时时刻刻地想着她们。

阎骅：嗯。

飞狐：行了，她们都往回走了。

S：走了？那咱们也该走了。

飞狐：西王母转身走时，用手狠狠指了指何君，嫌他今天观少了。

S 说是明天去阎骅家，看看他家的昆仑再巩固一下。下车往家走的路上，看到踏浪那只小黄鼠狼立着跑到我这儿，把先前送给我的花拿走了。我跟她开玩笑说：真小气！她顿了顿身形，扭头看了看我，好像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然后又走过来把花给我了，她还说——以后多帮忙！

2008-12-6 整理-待续

附-资料参考-青霞初入观-续 7——谢谢杏子评论！辛苦了！时时切记，我大为魔，我小为佛。

2008.12.3 日 14.30 分（三）青霞观

我：你好！谁来了？请吃水果。一只小猴子来了，叫“皮皮”，拿起香蕉吃。我：皮皮报过名，没说话，今天说说。皮皮显穿盔甲武士，白盔甲。皮：昨天已来过，今天又相见。我：噢，我们缘分深，什么关系？图像是皮皮从战场背一伤员走着。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皮：陈年往事。我：说说我练功、行观。皮：我！大大！我：噢，说在练功、行观中“我”重？皮点头：功行天下我情深。我：谢谢指教！皮皮隐去。

2008.12.4 日 22: 10（四）青霞观

小九拜哈欠、流泪。又看到（前见过）一只大乌龟，大的把整个房间罩起来，还有：骑白马穿白盔甲的骑士，在远处站立；大型似黑蛇（龙）的动物，同时有明显光感，右耳突然海潮一样的（似坐飞机）声音。

2008.12.5 日 11: 15（五）青霞观

快午餐了，请各位佛仙、家仙都来共进自助午餐。看到大路上好多人在向这里来，有骑马的、做车的、大部分走

着，扶老挈幼，旧衣褴褛。从远处来。

我：请都来共进自助午餐，饭后可以到男女浴室洗澡，洗发液、洗澡浴液都有，请老少兄弟姐妹随意。大家能来我非常高兴，饭后请喝茶再好好说说话。

看到来的人流成龙型队伍浩浩荡荡，还有骑马的将士来回指挥着。11：45 分我赶紧去吃饭，怕我不去虚空的灵们吃不着。吃饭间感觉他们来了，阳光绿草地上一大片人在吃饭，还有人说：“好吃，饺子好吃！”还有小孩子拿着碗边吃边嬉戏。

下午工休时间。我：老少兄弟姐妹们午餐吃饱了吗？还在吗？请喝茶，吃水果。没了感觉。待续

【杏子评论：初入观就要认真真、老老实实，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文字，毕竟是从你自己流出……尽管还是小儿科。2008-12-6】

镜如意-10

2008-11-23 记录

上午 10：04，到闾骅家，在场的还有郡岚，何君，金兰子。去了以后，S 让飞狐去闾骅的香堂上了柱香。然后 S 让在坐的闾骅、何君、郡岚、金兰子都观，看见什么就说，感觉到什么就说。闾骅立即正襟危坐，双手持薄伽梵大神印行观。

S：不用使劲看，轻轻地一看，有感觉就说。

闾骅：嗯。

S：有感觉就说，别焖着。

闾骅：就看到来了不少，都在这儿屋里坐着，说叫“葵花照”。

S：嗯。

何君：今天这里很热闹，西王圣母一身正装，穿的衣服很新，盛装。像个大的盛会。

金兰子：我直想哭……（金兰子开始哭。）

S：没事儿，没事儿，你（金兰子）现在问。你问问，跟她们说说话。

何君：都很高兴，拿着花在这儿又唱又跳的，热闹。

S：嗯。

闾骅：我身上都觉得冷，哆嗦，头发都直起来了。

S：让你们家那个“踏浪”多招呼招呼。

闾骅：嗯。

何君：她们也很爱喝这咖啡。今天老通天也来了，很高兴。

金兰子哭着说：不知道是谁说的，说人家都高兴，就我心里不高兴。

S：呵呵呵，你问问……

金兰子哭着说：我不是不高兴，我高兴。

S：你问问是谁在跟你说话，你问问。

金兰子哭着说：说是我妈。

S：嗯，你问问，请她说，问问她是谁，让她报个名。

（金兰子在慢慢问。）

S：你（郡岚）也慢慢感觉，他（闾骅）现在状态已经不错了，昨天已经接了不少的缘了。你也慢慢感觉，按理说你应该比他还快。

郡岚：呵呵，我不如他（闾骅），我练得少。

S：不不不，这不在练，主要是上心，慢慢感觉。有什么感觉张嘴就说，先在心里问候她们，请她们跟你说话。

闾骅：九天玄女说，你们都是葵花子。我问怎么都是葵花子？说，葵花子围着葵花籽。

S：嗯。

闾骅：说，你们都是一个葵花里的，以后要多走动，互相搭把手。

S：嗯，你放松，坐随便点儿。随便坐，怎么坐都行，不一定非要打坐或者是摆个什么手势。越放松、越自然，



你就越容易跟她们沟通。你身体一紧张，摆个固定的姿势，反而不容易沟通，越轻松越容易沟通。因为她们在这儿都很随便的。

閼骅边擦汗边说：呵呵，我见了她们就紧张。紧张，出汗。

S：她们在你这儿都很随便的。

閼骅：是。

S：如果她们在这儿的状态随便，就表示跟你们关系亲近。如果她们好像是在那儿端正坐着，就表示你们跟她们的关系就远了。

閼骅：哦。

S：就比如你亲属在你家很随便，就表示跟你关系很近。

閼骅：是这样，对。

S：她要是拘着，你再拘着，那关系就远了。

閼骅：嗯，对。

S：金兰子试着跟她们说话，请刚才说是你妈的那个，让她报个名，问她是谁，让她说说。

金兰子：我觉得好像是……反正不是声音……

S：嗯，没事，你说，说感觉。

金兰子：说是文姬。

S：哦，文姬。呵呵，文姬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个人。

何君：文姬……？

S：文姬啊，文姬跟通天是两口子。

何君：哦，我说老通天怎么那么高兴呢。

S：文姬要是她妈的话，通天就是她爹了。

何君：对对。

S：昨天閼骅找到他妈了，昨天有个图像解释得不是很准确……（S 说话的时候，金兰子在一边悄悄地赶紧问何君：（文姬）是（我妈）吗？对吗？）

S：就是我让你们观的时候，何君说有花，然后花在屋里转。我当时是解释说你们谁观谁得到这个花，有这层意思，但是这个意思不是准确的。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花出现的时候，就是让你观。转来转去，也是让你观。民间把这个叫观花，出了花以后就是让你们赶紧观，意思就是示意你让你观。

閼骅：嗯嗯。

S：那么谁给的这个花？就是昨天你（閼骅）新接的这个缘，就是踏浪。

閼骅：哦，踏浪。

S：踏浪后来拿着这朵花给她（飞狐）了，给她是求她什么呢？想通过她说话，就是把这个踏浪准确地介绍给你。

閼骅：嗯嗯。

S：不过你们家这个踏浪挺小气，跟你都说完了以后呢，她又把那花（从飞狐那儿）拿走了。

閼骅：哈哈哈哈哈。

S：然后她（飞狐）就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閼骅：呵呵，对。

S：然后那个踏浪又过去把花又给她了，完了就跟你回家了。

閼骅：呵呵，嗯，对对。

S：飞狐，你看看她（郡岚）怎么回事，让她赶紧也进入观。

飞狐：郡岚的面前立着一枝白玫瑰。

S：哦，你问问这枝白玫瑰是怎么回事儿。

飞狐：就是白娘。

S：哦，那郡岚的缘是白娘的，那请白娘跟她说话。

飞狐：白娘就站在她的……身体那儿。

S: 哦哦哦。

飞狐: 但是没说话, 给的图像就是白娘的身体跟她的身体好像在一块儿。

S: 哦哦。

飞狐: 然后郡岚就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小孩, 可能就三四岁的样子, 白娘就弯下身去摸这个小孩的头。

S: 哦, 那这个图像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郡岚)是白娘的孩子。以后你再上香的时候, 多拜拜白娘。

郡岚: 嗯。

S: 请白娘跟她说说话。

飞狐: 又给了个图就是……白娘变成了一条大白蛇, 缠在郡岚身上。这条蛇缠在她身上, 一直往上盘绕。白娘说, 就是跟她说这个。

S: 哦, 她的意思就是这次要给你带走, 就是这世一定想你跟她一块儿走。

郡岚: 嗯, 我现在突然眼睛就开始跳。

S: 嗯。

飞狐: 还有个意思是要郡岚跟着入观。

S: 嗯, 你(闵骅)慢慢教她(郡岚), 让她感觉。上香的时候让她感觉白娘, 感觉台上的这些仙, 这些缘, 然后想办法跟她们说话。

闵骅: 嗯嗯。

S: 你(郡岚)就问, 你是谁, 跟我说说话, 慢慢就看见了。

郡岚: 嗯。

S: 只要看见了, 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因为她就教你了。因为这个东西, 人教人永远不成。

郡岚: 不成, 嗯。

S: 必须你得“看见”, 让她教。

郡岚: 嗯。

S: 就是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因为人教呢都是普遍性的, 是个基础。关键是每个人的特殊性呢, 都得通过她们来教。比如金兰子跟文姬接上关系了, 以后你(金兰子)上香的时候, 你就多拜文姬, 多拜老通天。将来你观得越来越准确以后, 她们就直接跟你沟通, 就是你用不着找任何人去求教。你找人都是人教你, 那都没用, 就是直接对着她们。

闵骅: 嗯, 天师。

S: 你(闵骅)就多拜碧霞, 还有想着问问你的那个踏浪。

闵骅: 嗯嗯。

S: 那个踏浪精得不得了。

闵骅: 嗯嗯。

S: 嗯, 就抓住这个缘。飞狐再看看, 重点看看金兰子, 看看他们(郡岚、闵骅)。

飞狐: 又看见金兰子旁边有个黑衣女神, 可能是碧霞。

S: 碧霞, 嗯。

飞狐: 然后金兰子就变成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小女童, 站在碧霞身边双手捧着一摞书。

S: 哦哦, 她跟着碧霞了。这个图像就是说, 金兰子后来跟着碧霞从军了, 就是在她的帐下了。碧霞和文姬是一路的, 都属于天锋那路的, 碧霞是主帅, 文姬是副帅。

闵骅: 对对。

何君: 都是泰山那边的。

S: 飞狐接着看。

飞狐: 现在看见了泰山大战。

S: 嗯嗯。

飞狐: 金兰子那个时候骑在大马上在打仗。

S: 嗯。

飞狐：给的感觉——当时战况挺激烈的，但是给的图像是两军列阵，两方各出一将对战，单独打。这边就是金兰子骑马出去，她们开始对打。

S：嗯嗯。

何君（小声对飞狐说）：能看出伤吗？

飞狐：嗯？

何君：打仗的时候伤哪儿了？

飞狐：您不要指导我，她们给我什么就是什么。

S：嗯嗯。

飞狐：还在打呢……然后对面的将士拿的武器穿了金兰子的胸。

S：哦，穿了她的胸。

飞狐：胸部左边。

S：嗯。

飞狐：她从马上跌下来了。之后她这边的队伍中又上去一个女子，把她赶紧从战场上救下去了。

S：嗯，你问问那个女子是谁。

飞狐：红艳。

S：哦，红艳。

飞狐：她现在过来了，过来后对你抱拳行礼。

S：嗯嗯，那以后红艳，你就上金兰子的位上去吧。

飞狐：你这样说了以后，她就站到金兰子的背后了。

S：嗯嗯。

飞狐：然后一条黑蛇游到閼骅那儿去了。

S：嗯。

飞狐：是八妖，头上还有两根长翎子。

S：哦，显人像了，八妖。那就是说，你（閼骅）以后也跟过八妖。

閼骅：我每天上香我都念叨八妖了，还有心月狐，每次都念了。

S：嗯嗯，你（飞狐）问问八妖是怎么回事，是在她那儿干过？

飞狐：嗯，是在她那儿干过，在她的左军里参加过军。

S：哦，你（閼骅）在八妖部的左军，就是青潭那边。

飞狐：八妖说，现在是青潭的时机。

閼骅：嗯。

飞狐：就说您（閼骅）正好是赶上了这个行观的时机，所以要您趁热打铁，就像昨天观音给您头上划个圈，说“闭”，就是闲事都不管，趁着这个时候把观尽量地深，尽量地提高。

閼骅：嗯嗯。

S：她（观音）给你脑袋上划个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集中顾你自己。

閼骅：哦。

S：把这个观深进去。

閼骅：嗯，是这样。

S：因为剩下的那些都没用，你必须先把你自已顾好，先把观深下去。

閼骅：嗯，行。

飞狐：然后看见八妖给閼骅头上放了一个黑色的小王冠。

S：哦哦，那你（閼骅）可能跟八妖的渊源很深，请八妖说说怎么给他个小冠呢？

飞狐：说以前……他是左军的一个将领。

S：哦哦。

飞狐：然后显了一个像是史前鱼类的图，在海水里，鱼很大……大约有两三米长，一两米宽，非常凶猛的一条黑

鱼，牙齿非常锐利。可能是用这个图像来说阎骅当时的……

S：很凶猛。

飞狐：嗯，很凶，非常厉害。

S：那他（阎骅）也是属于海龙部的？他怎么跑海龙部去了？

飞狐：八妖说，最后跟谁走，就算跟谁的渊源最深。

S：哦，那最后他还是跟……？

飞狐：那就可能是跟八妖了。

S：嗯，现在是八妖她们正得势，那就最后还是跟八妖走。

阎骅：嗯。

飞狐：八妖跟学人说，一个是你天妈、天爹、天师，另外就是……看最后谁带你走。谁带你走，这一世你就算跟她的渊源最深。

S：那就是说，他（阎骅）这一世是八妖带他走，她（郡岚）是白娘带她走。你（飞狐）看金兰子最后谁带她走？

飞狐：碧霞。

S：哦，那最后碧霞带你（金兰子）走。

金兰子：嗯。

S：你（何君）就用不着问了，西王母。

何君：呵呵，对对对。

飞狐：然后八妖变成一朵黑玫瑰在阎骅面前立着。

S：哦哦，她（郡岚）是白玫瑰，他（阎骅）是黑玫瑰，正好。

阎骅：嗯，呵呵，一黑一白。

飞狐：说让他们也都试着观一观。

S：嗯。

阎骅：嗯，对对。

S：嗯，都试着突破，有感觉就说，别疑神疑鬼，不要怕说错了，这些都无所谓，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才行。（飞狐）请老通天说说。

飞狐：通天教主坐在金兰子旁边了，把她搂着哈哈大笑。

S：嗯，呵呵。

金兰子：我赶紧留点儿地方。

飞狐：然后文姬就坐在金兰子另外一边了。

S：嗯，一边一个。

飞狐：对，一边一个。两个都把她搂着。

S：嗯。

飞狐：文姬跟金兰子说——好好跟着碧霞，最后她带你走。

S：嗯嗯。

飞狐：她又对金兰子说，有了这条线问题就不大了，关键要自己能入观。

S：嗯。

飞狐：通天教主就跟金兰子说，（入观以后）不要急，一步一步地走稳。

金兰子：嗯。

飞狐：他还跟您（金兰子）说，也不要总急着想见我们。也就是不要总急着想见文姬和通天，一开始可能是动物仙……也就是您的万缘，就是从万缘开始。通天教主又跟您说，该见到的时候自然会见到。

金兰子：嗯嗯。

飞狐：然后文姬和通天就飘到一边去了，就还是碧霞站在金兰子身边。

S：嗯。

飞狐：她也给金兰子的头上放了一个黑色的王冠，也是小小的，可能就跟这个咖啡杯差不多大。

S: 嗯嗯，她（金兰子）原来是天锋那边的，那她就也是一个支队里面的，大概是一个头儿。

飞狐：碧霞说，英灵回归。

S: 嗯。

金兰子：英灵回归？

S: 就是指你（金兰子），将来和她（碧霞）一块儿走。

飞狐：然后又来了一只大黑龟。

S: 是乌祖她们。

飞狐：嗯，乌祖，海祖。挺高兴的说，又找了个孙子！

S: 她指的是哪个？

飞狐：閼骅。

S: 哦哦，她俩别光找孙子啊，光喜欢男的。

飞狐：呵呵，乌祖、海祖说，他们是他们的缘，各顾各的。

S: 哦，各顾各的，呵呵，你（閼骅）想着拜乌祖、海祖。

閼骅：嗯，对对对。

S: 乌祖、海祖她俩光认男的，把女的都叫丫头骗子。

閼骅：哦，呵呵。乌祖是最老的吧？

S: 乌祖她们跟紫光夫人是一辈的。

閼骅：哦。

飞狐：紫光夫人也来了，坐到 S 的边上了。心月狐一直坐在我边上。

S: 哦，嗯嗯，请请西王母。

飞狐：西王母在半空中坐着呢。

S: 哦，请她下来。

飞狐：请她下来得要……（何君）。

S: 哦，那你（何君）请。

何君：我已经请了，刚才我一来，一进屋就请了。

S: 你现在还得请，请她下来坐。

何君：我去上支香吧。

S: 嗯，上支香。西王母恨死你（何君）了！你得好好跟她说几句话。呵呵，不争气。

飞狐：呵呵，西王母已经坐下来了。

S: 哦，坐下来了。（S 感紧喊何君回来。）

飞狐：他（何君）上支香就让他上吧，西王母说他多上点香好。

S: 嗯嗯。

飞狐：洛母也来了，白龟。她说来看热闹。

S: 嗯，看热闹。洛母是谁呢，就是传河图洛书的那个。

閼骅：哦。

S: 先有的河图洛书，后有的玄女的易。

閼骅：哦，对，易经。

金兰子：就是玄娘没来吧？

飞狐：玄女在这儿，她们都一块儿来了。

S: 都来了。

閼骅：嗯，都来了！有的在这屋子里，有的在那屋子里打坐呢。好多仙在那屋子里打坐。这屋子里我看到的，首先是心月狐抱着只小兔子飘来了。

S: 嗯，今天全来了。

閼骅：嗯。

S：就是你现在想跟谁说话都行，都在场。

金兰子：好像我……我是不是修得不好？我老觉得……不知道怎么问。

S：不不，你不要说什么好不好，跟她们别说好不好。你就是……你想问她们什么就问她们什么。再一个呢，你现在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把你那些缘，那些动物仙缘啊什么的，都接一接。有来报名的，认认真真的给她们报名，跟动物仙先交流。因为动物仙就是梯子，就是天梯。你通过动物仙加深你的观力，最后你才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上面。没有这些动物仙架着你，你很难跟她们直接交流。而且这些动物仙，过去很可能是跟你一个战团的。将来碧霞带你回去的时候，你那些动物仙就跟你一起坐车全走了。

金兰子：嗯，我刚开始练昆仑瑜伽的时候，觉得声音、图像……时不时还有，可是到后来反而都没有了。

S：嗯，没关系。

金兰子：我觉得是不是我越来越退步了。

S：再来，没事儿。现在从新开张。你接上碧霞的缘，接上了通天和文姬这个缘以后，在这条主线下边再从新开张。

金兰子：嗯。还想问一下，我前天看到个图像，一个人在洗澡，我站在外面。有个声音说要把下水道堵上。后来我就说，堵上下水道，那水不就流到屋里来了吗？也没有反应。后来又给了一个图像，就是洗手的池子，把底下那个下水道又给掰平了。我说那不是一样吗，那把水都放到屋里来了。完了以后就听见笑的声音，我自己感觉这个图像就是……你怎么那么笨啊？！给你的图像你不理解。后来我就一下子明白了，就是练功的时候要封上底下。

S：就是你收功没做好，就是漏下去了。

金兰子：哦，漏下去了。从那以后底下就有跳动的感觉，我一跳呢一收，然后感觉气是从后面，从命门直接往上走，就开始转起来了。从那以后就开始来回转。但是我觉得书上不是讲了说应该走中脉吗？

S：你要顺其自然，就是你中脉没通，她帮你通。

金兰子：哦哦。现在感觉就是前后任脉和督脉，每天只要是底下有感觉以后，一收，它就开始转，就开始走。

S：这是好事儿。

金兰子：是好事，我觉得是不是……就是通中脉怎么一个通法呢？就是还没到那个程度是吧？

S：你想都不用想。

金兰子：不管它？

S：嗯，顺其自然。她们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她们去调节你，你根本不用管它。你只要接通这个关系以后，她们怎么走，你就是顺其自然就行了。它要转圈，你就让它自己转，反正都是对你有好处的。

金兰子：对，这我倒是知道。我坐着的时候感觉不出来它在动，只要是往那儿一躺，晚上不管是几点睡觉，就开始动。

S：你现在脑子里面，把什么中脉啊，周天啊，都放下。想都不要想。它愿意怎么转就怎么转，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自然。你心里就想一件事，就想碧霞。

金兰子：哦哦哦。

S：然后想你身边的缘，看看有没有报名的。你把这个缘都系上了，系上以后她们该怎么调整你她们就去调整你了。你该做小九拜就做小九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心里就一件事，想着碧霞，想着你的那些缘，每天跟她们沟通。

金兰子：嗯嗯，每天都念一念。

S：嗯，多念叨念叨，经常试着看她们，跟她们说话，请她们跟你说话。你无论干什么……比方说小九拜吧，你刚拜两个，一下有哈欠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开始问，是谁来了，你跟我说说话吧……以这个为主。

金兰子：嗯嗯。

S：因为观，是入门的第一步。其他那些所有的练功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进入这个观。

金兰子：嗯。

S：你现在就是已经入这个观了，其他那些赶紧扔下，想都不要想，顺其自然地走。就集中精力把这个观深入下去。因为最后的高深的东西都是她们教，人是教不了的。

金兰子：嗯。

S：不管社会上谁说是怎么怎么高，那都没用，那都是瞎说的。最珍贵的宝贝就是你自己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就

由碧霞她们教你。

金兰子：嗯嗯。

S：像你（郡岚）呢，将来就是白娘，白娘教。不管将来她教你什么，最后她带你走。

郡岚：嗯，对。

S：其他那些都没用，就认准这个。

飞狐：碧霞说，金兰子的心门闭得太紧了，说她家动物仙少。

S：哦哦，少了。

飞狐：还有好多没报上名。

S：哦哦。

金兰子：没报上名……这个没报上名……还是以前报了名的都走了？

飞狐：在。报了名的还在，就说您家动物仙少了。

S：就说数量不够，少了。就说你（金兰子）的缘相当多。

金兰子：哦哦哦，来的少。

S：嗯，在门外。

金兰子：那我怎么才能够报上她们呢？

飞狐：就得慢慢感觉啊，慢慢沟通，感觉。

金兰子：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顺其自然，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是梦里的，有的时候是打坐时出来的。可是现在好像出来的少。

飞狐：现在您就跟着这个时机，特别是今天碧霞她们跟您连上这条线了，您再来跟她们沟通，一有感觉，比如想哭，发冷，打哈欠……就是虚空的她们过来了，您就赶紧跟她们沟通。

S：你就赶紧问是谁，感觉，给她们报名。

金兰子：哦哦。

S：就是第一步先把动物仙报名完成，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是入观的第一步。

金兰子：哦，第一步，就必须得自己报？

S：嗯，自己报。别人帮着报也行，但是……

金兰子：比如说何君他们能看得见的，您这儿的飞狐……能帮着把我这个……

S：有利有弊。你让何君帮你报了以后，你自己就不观了。你这观永远进步不了。

金兰子：哦。

S：动物仙干什么的呢？就是让你通过给她们报名，解决你观的问题。

金兰子：哦哦，明白了。

S：能懂我这个意思吧？

金兰子：能懂了。

S：不通过这个练习，你这个观就永远突破不过去。

金兰子：那我回去就赶紧做这个工作。

S：对对对，尽量是自己报。通过别人报，容易，但是对你没有用。你报上名以后没办法跟她们交流。

金兰子：嗯嗯。

S：比如你想哭，憋着难受，肯定是她在你的周围，使你产生感觉了。这时候你要问讯，是谁，是谁，让我看看你，你叫什么，说个名我给你报上……也可能来群鸡，也可能来群鸭，不管来什么你都给她报上。

金兰子：嗯嗯。

S：反正过去都是你的缘，可能是你天铎的那些兄弟姐妹。等这个基础都有了，你的观力很深了，那时候比方通天啊，碧霞啊，文姬啊她们就开始跟你交流了。她现在到你那儿没用啊，没办法跟你交流啊。

金兰子：对。

S：在这种情况下，她只有让这些缘来围着你转。你顺着上去以后，再跟她们交流。千万别小看这个动物仙报名，这是突破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你跟上方的这些接不上。

金兰子：嗯，接不上。

S：就是高度不行，得动物仙给你搭梯子你就跟她们接上了。

金兰子：嗯嗯。

闵骅：呵呵，低位求仙。

S：嗯嗯。

飞狐：西王母在这儿把何君指了指说——你也一样。

S：嗯，一样，也从这个报名开始，把缘尽量地聚多了。聚多了以后，按照她们的说法，你才有势。所谓势，就像三峡发电的水。你把水憋到一个势，有这个势，它才能够冲下来发电。你自己的报名就是给你自己聚这个势。有这个势以后你就高了。所谓的你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缘越多，跟你越紧蜜，你这个能量就越高。这个能量不是靠自己练的，你的缘的总和就是你的能量。

金兰子：哦哦哦，那就是把缘聚过来以后，聚的多少就是自己的能量。

飞狐：还有一个就是……观到她们（缘）来了还不够。就是她们到您位上来了，这还不够，她还不完全属于您的这个能量，您还要通过跟她们不断地交流，不断地沟通，慢慢跟她们容合，容合了以后，到最后，她们就都成了您的能量了。否则，如果不入观这一门的话，就她还是她，您还是您。

金兰子：哦，必须得观了以后才行。

飞狐：对，通过观，跟她们交流、沟通、相容了以后，最后她就跟您这个能量容合到一块儿了，您的整个能量就大了，最后就能往上飘了。

金兰子：哦。

飞狐：要不然就是，比如一个老虎仙，她还是她自己修的能量；一个小鹿仙，还是小鹿仙的能量；您还是您自己的那个能量。您得跟这些缘把关系搞好了，容合了以后，最后她们就成了您的势，就托着您往上走，所以必须得观才行。

金兰子：哦。

S：缘聚了以后呢，像一盘沙子，你得把它化了，就是容合了。跟她们心相容合了，这样就变成一个总的光团，这个总的光团就是你的能量。

2008-12-7 整理-待续

镜如意-11

S：缘聚了以后呢，像一盘沙子，你得把它化了，就是容合了。跟她们心相容合了，这样就变成一个总的光团，这个总的光团就是你的能量。

金兰子：这个能量啊，反正以前吧，就是有的同修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也是说，说都练了十年了，到底咱们的能量有多少？老在一块儿问这个，原来我也是……

S：因为人的这个色能量啊，充其量，很低，就三级。剩下的你就得靠音和光。这音和光怎么变成你的能量呢？就是聚缘。都聚到你身边了，就是你的势。最后你跟她相容合了，变成一个整体了，那就是你的总和能量。

金兰子：哦，这次知道了。

S：因为色占据的比重很低。比如整个能量，光能量是一大块，音能量一大块，整个色饱和了也就那么一点点。所以你再练也还是那么一点点。所以你必须把缘都聚到。心经的第一个字为什么是观呢？就是起步就是观。就是你没有观的话，就根本不可能上去。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观你才能聚缘。不然的话你这个缘聚不到。比如你靠别人跟你说——你的动物仙都是谁，你的缘都是谁……好像都在你周围。但是你没有观的话，就没有办法跟她容合。你必须得跟她接触、交流，最后容为一体那才是你的，变成你的势，变成你的一个整体。所以心经起步就是观，就是你不观就没话说，就别谈。

闵骅：嗯，别的不说，先入观。

金兰子：观自在菩萨。

S：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其他那些都不提了，就是起步就是观。

闵骅：哦，我过去老想，我这个月还没出来，就形不成观。



S：观还要慢慢地把程度加深，观到一定的程度，月出来了，然后日出来了，还有星出来了。渐渐渐渐地，随着深度她就出来了。因为你聚缘的能量越来越足，越来越多，观的深度就越来越深，就是深般若。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就是渐渐地就深般若。然后，到了一定的深度以后，行深般若时，照见……这时候照就出来了。然后就是度一切苦厄。这就是观行照度。你不走这个观，你后面的行、照、度……都没有了。

闵骅：嗯嗯。这九阴、九阳是打的基础。

S：对，打基础。

闵骅：打基础……能形成观。

S：对对。

闵骅：我们接触的大多数同修，都是觉着得九阴、九阳，练出来月了才能观，现在都自己认为观不了，全都挡在这儿了。

S：现在就是必须要突破这个观，要想法凭自己的感觉去观。

闵骅：其实这个感觉是老有，就是对自己不相信，怀疑。眼睛看不见……

金兰子：嗯，看不见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闵骅：对，她们来了说话，心里都有，就是不相信。

S：只要一有感觉，马上就问讯。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听力和视力，人的感觉多种多样——感觉到哪儿热，感觉到心情的变化……像哈欠，打嗝……这都属于感觉。她们可能用不同的感觉给你，能看见仅仅是感觉的其中的一种。而且，一开始不看见，让你心里感觉，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不受幻象的影响。因为人最容易受骗的就是能看见。（小草\*\*//：她们说，感觉也有假的，只能是比色观的“看”相对来说真一点。）比方来只猫，她变成观音，你一看，哦，观音来了！你上当了。

金兰子：哦……

S：人最容易上当的就是……我能看见。你看变戏法就是这样，他怎么蒙你钱呢？就是让你看着。所以一开始，一般都是让你自己感觉。实际上这个感觉是最真实的。等到你真能看见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你得小心点儿，很可能是幻象变化。所以你没有看见的时候反而可靠，要凭自己的感觉。

金兰子：哦，以前老是觉得看不见，就不敢相信。老是觉得感觉就好像……有的时候是不是后天的这个意识在起作用。

S：要把这个法障破掉。

金兰子：破掉，对。

S：破掉了这个法障以后，你这个观的门，才能够突破过去。不破这个法障，你永远突破不过去。何君记住，现在就是观。别的都是次要的，别的都是小儿科，观才是正路。

何君：嗯嗯。

S：心经是所有三藏十二部八千多卷佛经里的大总持，心经的第一个字就是观。这是从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观是第一步。怎么观呢？你看当年释佛在世带这些弟子，留下了一些佛经。这些佛经是什么东西？都是释佛跟他的弟子的行观记录。

闵骅：跟咱们现在的记录是一样的？

S：嗯，是一样的。比如当时的记录，阿难说，文殊师利菩萨来了，观音菩萨来了，大势至来了，她们怎么怎么说……在现实中她们都不存在。

闵骅：哦……

S：但是佛经为什么又这么写呢？就是释佛跟阿难他们的行观记录，留到以后，又通过几代佛门弟子的整理——就叫经。不要小看这行观记录，佛经形成就是这么形成的。

闵骅：对，是一样的。要不怎么说释佛一讲法，十方三世佛都来了。我是想，来哪儿了？在哪儿呢？

S：现实中是没有的，就是他们观，观的记录。比如阿难的佛经上有“如是我闻”，为什么写如是我闻呢？什么叫如是我闻呢？就是现实中没有，只是我观的。这个闻就是他当时观的东西——释佛在当时怎么怎么样，大势至说什么，又看到……跟咱们现在一样——西王母坐在这儿呢，白娘在这儿呢，八妖和碧霞在这儿呢。就像他佛经记载一样，文殊坐在这儿，大势至坐在这儿……一样的。所有的佛经都是行观记录。

阎骅：嗯嗯。佛经不是经，真经不在纸，纸上无真经。

S：他这个记录流传下来以后，为什么现在庙里的人，居士也好，和尚也好，看不懂佛经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行观记录。

阎骅：对，都以为是真实的，但是当时又不可能有这些现象。

S：对对对，实际上这是行观记录。

阎骅：嗯，行观记录，这一下子就明白了。S一说一下子就明白了，跟咱们现在看的S那儿的林花曲啊，什么曲啊，一样的。

S：嗯，一样的。观记里面的碧霞啊，谁来了，就跟当年释佛行观记录，写的那些经一样。当时的这些行观，就是他们互相说的这些，没有马上记。释佛死了以后，这些弟子说，坏了坏了！这什么东西没有！赶紧回忆，把当时一场一场的行观记录记下来，比如阿难说了，我当时记得是怎么怎么回事……就是大家凑，又把这些行观记录凑到一起，留下来的文字，这个就叫经。

阎骅：那就会有些遗漏，有些错误……

S：那没关系。这个经什么意思呢？留给后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时跟着释佛，就是这么走的路。

阎骅：哦……

S：但是后人渐渐地就不知道他是观了。就以为当时真的有一个现实中的白娘来了。现实中一个小屋子，聚了好几万人。实际上是他们观的。

阎骅：那时候他们的能量也高，看得清楚。

S：释佛当时（对弟子的要求是）起步就是观，就是你没观力的话你别到我身边来。当时跟着他的一千多人，他身边的十大弟子——阿难，大迦叶他们……都是观力相当厉害的。

阎骅：哦，能量相当高。

S：他也不是能量相当高，就是他们起步就是观，练瑜伽啊什么的都是你各自自己去练去，反正在一起就是观。

阎骅：哦……

S：所谓入定是什么，就是打坐的时候观。观到了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就定住了。不是你想定你就能定住，而是观到了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她就给你定住了。你自己人定是定不下来的。因为你今天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不可能定下来。定是通过观才能定。

阎骅：就是里面内容多了，跟她们容进去了就定进去了，外面什么事不知道了。

S：没有观不成定，那都是假定。人靠人定是定不下来的，因为人的意识活动总是飘移的，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就是通过观，她把你这个意识定住，这时候你才能定。

飞狐：我看见郡岚那儿……有条黑蛇，像是在给她通中脉，从下往上冲。

郡岚：我说我怎么老打哈欠呢。

飞狐：可能是青娘。

S：嗯，白娘在这儿，青娘就来帮忙。想着念叨青娘。

郡岚：嗯，对，念叨青娘。

飞狐：然后西王母就说要何君也赶紧抓紧观一观。

S：让你（何君）现在说。

何君：嗯。

S：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抓着这个机会。

何君：我刚才就是想她（飞狐）……有时候看见人了，看不见说话。我就赶快问西王母，我说这是什么。我也经常是这样，有时候经常看见图像在这儿，分析又怕不一定准确。比如刚才我问她（飞狐），她（金兰子的天）是不是受伤了。实际上我看见伤了，想跟她核对一下，我看的到底对不对，准不准，想跟她说一下，我是这个意思。就是经常这个图像和人啊合不起来，就像看电影似的，这电影是无音电影，得猜这演员的动作是什么动作。

飞狐：西王母说您（何君）就是太怕……怎么说呢？就是说您后天意识重了。比如您先问我金兰子的天是不是受伤，您就应该直接讲，就说——我刚才看见一个图像，金兰子的天受伤了。

何君：嗯嗯，对。

飞狐：因为我这边图像还没完，您就问我——你看她是不是受伤了？我就被这边打扰了，所以我当时跟您说您先别指导我，后来我这边也看到她受伤了。就是您应该直接讲，先讲图像以后再说——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

何君：哦……

S：嗯，你先就应该直接说你看到的。

何君：呵呵，我是怕诱导她（飞狐）。我这儿反正看见了，我就怕诱导她，我就怕这个，实际上反而是诱导了！

飞狐：不是……

何君：是不是这个意思？

S：不是这个意思。

飞狐：西王母说，在 S 这个场合下，你（何君）还能去诱导谁？！

何君：哦哦。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有 S 在这儿，有她们在这儿，你那个小能量还能去诱导谁？西王母就是这样说。

S：西王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她现在跟你（何君）着急，就是想让你提高观的层次、深度。怎么提高呢？就是看见什么张嘴就来！别犹豫。

飞狐：嗯嗯，西王母刚才就是说，您想的怕把我诱导了等等，这都属于您的一种后天意识。就是这些东西想多了，她的意思就是直接讲。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直接说。然后大家再来讨论是什么意思。

S：林花曲那个时候不是老说（何君）这个问题吗？就是你看到什么张嘴就来！不然的话你老是无声电影。通过你张嘴就来以后，她看你这个反应能力快了，才能给你往深了走。你就记住这一条，不管看到什么你张嘴就来，抢话都不要紧。

何君：嗯，不要有怀疑。（金兰子、阎骅都说容易犯这个毛病。）人的意识老去不掉，就想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

金兰子：对，是真的是假的，打了一个问号，就不说了。

S：你（泛指）就是不习惯，你必须得这样——有客人几千里来找你来了，你不理她，你在那儿说这是真的客人还是假客人？结果她又走了。

金兰子：哦，嗯嗯。

S：给你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缘从外面过来了，在这儿转悠转悠……转悠半天，你不理她，她就又走了。所以又聚又散，又聚又散。

（S 讲话的时候，金兰子又在跟何君低声说话。）

飞狐：她们说——假亦当真，真亦当假。就是最开始入观的时候，你就把她当什么都是真的，你先记，先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记什么，就是假的你也当真的。比如说这个小猫仙跟你说——我是观音！你也不管，你就记这是观音。这就是假亦当真。等到后面，你开始跟她们熟了，沟通得比较顺了，就真亦当假。就是这时候你整天看到释佛，看到观音，看到什么……你不要觉得我这个观力好厉害，我整天都能跟观音说话。这时候也有可能是一些动物仙在慢慢地磨练人的心——求心。她可能变成释佛，变成观音，这时候就要真亦当假。这样就是若即若离。

阎骅、何君、金兰子：嗯，哦……

金兰子：对，有的时候打哈欠，知道是那个什么，听不见声音，我就什么都不写。

S：你得问。

金兰子：也问，有的时候就我老说——我看不见也听不见，我也没法记。我老是这句话，所以可能都给挡回去了。

S：你这句话就像什么呢？就像念咒似的。

金兰子：哦。

S：这不像念咒吗？

金兰子：对，我老这样，我说我也看不见也听不见，我说我没法给你们记。你们让我看见，让我听见，我就记。我老是这么说。

S：她来了，你就说——我看不见你，我听不见你。你不是把人拒之门外吗？

金兰子：是，我是犯这个错误，可是……

何君：改变不了，改变不了，立马改变不了。

金兰子：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比方说知道打哈欠，知道来了，也看不见，也听不见……

S：那个时候你应该念这种咒——我知道你们来了，现在争取让我看看你们，给我个动静，跟我说说话……念叨这些。

金兰子：哦。

S：你别念叨——我看不见你，我听不见你……言外之意就是快走吧！

金兰子：对，我给堵上了，我犯这个错误太多了。

S：刚才碧霞不是说吗，说你心门闭得太紧，就是指的这个。

金兰子：哦……对，我老说这句话，我一打哈欠就这么说。

S：那就是说，刚才碧霞说的就是你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心门闭得太紧。刚才我还想呢，碧霞为什么说你心门闭得太紧？到底是紧在哪儿？你一说我才知道——你老念咒。

金兰子：对，我老是念这个，我老是好像埋怨似的。

飞狐：其实就是她们先过来，您先是看不见、听不见，她们过来您有感觉了，比如打哈欠了，其实她们就是想慢慢地能让您看见，能听见。就是通过这些感觉，慢慢变得灵敏了，能看见能听见了，但是总要有这一步。因为每个人的修行经历不一定完全一样，也就是您这个修行，得先有这一步，得慢慢从感觉开始，然后看，然后听。其实她们就是想帮您。

金兰子：嗯嗯。那你说我怎么记呢？我又没看见，又没听见。

S：凭感觉啊。

金兰子：哦，凭感觉。

飞狐：那您刚才怎么知道是文姬呢？

金兰子：因为我以前梦里面看到过文姬。然后有一次打坐，我刚开始立位，大概第二天，文姬就过来了。所以我一直在后天意识里我就老觉得我跟文姬可能有关系……就有这么一种念想。所以刚才一问，刚开始也没有什么话，也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就老问，我说我看不见，听不见，我还是这句话。完了以后出来一个……好像有那么一点儿那个什么。

飞狐：感觉，那个就是感觉。比如到时候您自己报名，打哈欠了，不停地问她是谁，请她报个名。您感觉她叫什么，您就赶紧写上。

金兰子：嗯，赶紧写上。

何君：这就是她（飞狐）刚才说的那个当真。

阎骅：假亦当真，真亦当假。

何君：这个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她的关键词啊不在于特别多，就这两句话你就永远记住这个。因为没有这个你就敲不开这个门。

金兰子：对，我这个心门老是关着。

S：所以我跟你讲啊，法障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立的。比如说你在门上安个门铃，你说，门铃一响，表示有人来了。好不好？好。但是你也给自己设了一个法障。有敲门的，你说不行，我没听见门铃。

金兰子：呵呵呵呵。

S：再敲门，我没听见门铃。都拒在门外了。

金兰子：对。

S：就是她给你的感觉，不一定是门铃响。

金兰子：对，是是是，我以前是这样。要说心门闭得紧，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对，就是这个。

S：你就想着，不一定是门铃叫你。也可能是敲门的，也可能是跺脚的。

金兰子：是的，是的。

何君：要改变方法。其实改变方法，是改变自己做事和思维的方法。这个你说容易它也容易，你说难它也难。有的人一辈子他也改不了。这个确实很难，已经形成了。你想想多大岁数。形成了一种观念，把这观念破了，很难的。其实很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要想改变——难度很大，难度很大。

S：郡岚现在别的都不要想，你就集中想她们，借这个机会赶紧突破过去。

飞狐：您（郡岚）就心里念叨白娘，青娘。有什么感觉就直说。

郡岚：嗯嗯，好。（注：那天郡岚要忙着招呼客人，一直闲不下来。）

S：因为她们现在都在这儿呢，你（郡岚）找不着这个机会。

郡岚：哦……

閼骅：真是机会难得。

S：可能还有很多你（郡岚）的别的缘都在这儿呢，你先感觉一下。

飞狐：西王母要何君看。

何君：是，刚才给一个图像就是说，还是说那个，（飞狐和我）图像、语言为什么不能同步进行。她马上就接下来一个图像！我刚心里一起念就一个图像，就是大眼和小眼。这个特明确！一个小眼那么大，一个（大眼）光就那么大！就连着给了两个图像。

S：嗯，比方说吧，她给你看到一个图像，是受伤的一个图像。那么她（飞狐）看的呢，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图像。变化中有骑马，在交战。但是给你的呢是一个受伤。（飞狐那儿）在交战，然后受伤，然后一个人给她（金兰子天）带走。给她（飞狐）的是一路变化的图像。

何君：嗯嗯。

S：所以你（何君）看到什么你就说你的，她（飞狐）看到什么就说她的。你反应快了以后，慢慢她就给你的图像逐渐就多了，就连续了。

何君：嗯。

S：你看到以后你不说，她就不给你了。

金兰子：哦……

閼骅：对。

S：所以开始的时候你见到就说，见到就说！

飞狐：白娘一直在郡岚那儿。

S：哦哦。

飞狐：就在郡岚面前，就是一朵白玫瑰。

郡岚：哦。

S：那请白娘说说她（郡岚）。

飞狐：白娘就说——观！

郡岚：观，嗯，是观，观要闭眼吗？

S：随便，睁眼、闭眼都行，你就想着你面前这枝白玫瑰，你就盯住白娘观……你（飞狐）看看她（郡岚）家的缘来没来。

飞狐：她的脚底下盘着一条很粗的蛇，她说是郡岚上辈子的妈。

S：哦哦。

飞狐：青黑色的蛇，上他们（閼骅、郡岚）位上去了。

S：哦，那行，让她报个名，以后好记住她。

飞狐：她说叫青珠。

S：嗯，就是你（郡岚）的缘，找你来了。

郡岚：嗯，青珠。

飞狐：还有一只灰色的兔子在她（郡岚）跟前。后面还有不少呢，就说等着她开门了好登记。

S：哦，让她自己报？

飞狐：对。

S：行，你（郡岚）的缘都在门口等着你呢。你（飞狐）看看金兰子的缘？

飞狐：她脚前有一只龟，小乌龟，爬到她腿上了。还有一只松鼠，也到她腿上去了。我怎么觉得……金兰子的缘少一些？就几个。

S：嗯嗯。那她（郡岚）那儿一群？

飞狐：嗯，她（郡岚）那儿是后面排着一溜，金兰子那儿就是刚才那几个。

S：你跟那个小龟、小松鼠说一声，让她赶紧把她们的伙伴、缘都招一招。

飞狐：嗯嗯，这时候来了一串了。

S：哦哦。

飞狐：可能这个图像的意思是说，金兰子自己对她们的聚力太小，就得赶紧跟自家的仙、万缘搞好关系了，让她们再帮着带。

S：嗯嗯，让她们帮着找。

金兰子：嗯。

飞狐：有个仙说，多少年了都没人理。是说金兰子那儿。

S：嗯。

飞狐：意思好像是，她们能先来找您（金兰子），然后又没开门，她们就又飘零四方了。现在就又得慢慢把她们都召回来。

金兰子：嗯。

【杏子评论：一些学者发了很多的邮件，有的说自己的能量很高了；有的说已经到了能够看见观音、太上等等的层次了；有的说不仅是能够看到一个太日，而且是已经看到三个太日了等等。这时虚空她们说，这种信件你们理都不要理，天下学人的入观，还没有一个通过“报名”阶段呢！2008-12-8】

2008-12-8 整理-待续

【杏子评论：现在正是入观潮，特推荐一些入观资料，供未入观和已入观的学人使用——1、[胜利回归]，核心是秋云行观……如实的记录了秋云从入观行到了她观力的高点，从而才能有《昆仑曲》；2、林花曲以及鹰自行；3、《雪山曲续》；4、青潭观月情系列（包括九九金秋凤回天、观音十九渡、镜如意等）。

必须注意的是——S在场的观记才能作为指导入观资料，其余的各种S不在场的观记仅能作为正反两方面的参考。对于一些S不在场的观记，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随机选择一些，并加上评论与批注以作为入观的借鉴参考。没有评论与批注的各种观记，学者在参考使用上要谨慎。2008-12-8】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32]-我已经走火入魔了（玉青 2008 年 12 月 6 日 下午 10:08 发来以下观记时说）。

玉青观记-12月1日，18点左右，哈欠闭目——夕阳下，一高台宫殿，特写出一飞檐，下面挂个硕大的铜铃（整理时补记：也有可能是高塔，只看到一飞檐，今儿看到刚出土的辽朝舍利子塔，就是飞檐下挂铜铃）。“招风起，朔风急，小阶流水弯曲直，地无沟壑，四散流，流到哪头是哪头”，同时有画面，从宫殿里有水流出，沿着台阶流到殿前地面上，水流四散来。接着特写“夕阳”。天上显出一头大象，鼻子很长，绕着圈的甩鼻子——像西部牛仔套绳索。“我”下意识的抱着头。

接着显出一大片水稻田，有个戴草帽的农夫弯着腰……拔水稻！拔了又种上，种上又拔出……接着显出农夫的脸，还是个英俊年轻的小伙子。他手里有个竹簸箕，里面很多青苗。水田很大，有的垄上已插上苗，有的没有——没有规律的。看来他不是按着某个顺序来的。再看农夫，他不再拔了，开始一个个往后种。“乌金落日下凡尘，少蒙不经事来忧，锁不尽凡心滴水情，梦里寻欢把家回”。

我：谁啊？

天上彩霞满天，走来一位女子，飞燕髻，体态婀娜，宽大白纱裙。

我：七仙女？

她：七彩胜意。小针小勾，彩云追月，有赶集（显出一头牛，坐着牛赶集？）。织棉织锦全凭心，巧手绣花上锦缎，不绣金线绣墨里，雪色披风黑战衣，近看尤有绣花衣，娇娘尤爱红妆束，急赴战场撇家亲。

我：呵呵，请坐请喝茶。不常见您（以为是七仙女）。

她：（你）意多心大看不见（我），小女尤爱红妆裹。

我：您到底是哪位（听着不像了）？呵呵。雪山妈妈？

一个图，两只不同的手暗暗的传了块玉。玉上有个“凤”字。仙女不在了，见远远的有俩个小童子笑嘻嘻的背着手像“螃蟹”那样横着走了。——哼，这又演的哪出啊！

来了位老婆婆，黄梨木的拐杖，素花裙。

我：天太姥姥？

答：硕星王，艳娘。

我：怎么是显老太太样？四大天王不是年轻女子？

答：比你高。

一个图，桌上一只“熟”鸡蛋。（这桌是那天扣海碗的大方桌）

艳娘：你怎么知道熟的？

接着显出：蛋里孵出小鸡，桌上又冒出很多小鸡。它们都排着队从椅子上下来，又变成一黄蛇。

我：小鸡是不是叫“卓姬”？

我感觉都是家仙和我闹着玩，她们都在我身边。

我：我买了栗子，晚上回家一起吃？有谁想和我说话直接来，别演啦。哈哈！

长尾猴破奴来了。

破奴：怒死凡尘马裹尸，饮胡虏血谈笑中，奔马踏沙万城遥，战鼓雷动心血膨。

我：恩，大汉铁骑是很让人热血啊，有啥八卦的说说。

破奴：塔沙克拉马邑……胎动。

我：胎动？赵破奴是女的？不会吧！

破奴：霍去病的如夫人胎动（要早产？），急功冒进 30 昼夜，枉死朔望台。

我：就为了提前回去看老婆生产？太……雷了！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被杀死的？

破奴：哼哼，按现在来说就是被敌箭所伤，身体疲劳抵抗力差，破伤风死的。

我：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斜着眼睛。哎，天妒英才小帅哥啊！

破奴：想当年，扶（衣）棺进长安，十万人众，少离白发泪涟涟。青竹累累不见当年之豪壮，小心渡莲回终点。

我：哎，太冤！

“各为其主！往事悠悠如云散，青苔绕墙绿痕痕，泉水滋饶汪绿潭，潭水波动萍不摇。当年酣战四起，守军变为攻，回身不及赶战功，懵懂罗地回旋走，舍身堵洞口（黄继光？），朝露英灵丧。”

我：谁？

答：天凤。

天凤：直落青潭底，漂浮恶海远。从此不识回家路，遥望天际垂泪。何日归，重托你。不忧心，慢慢等，正值年少路且长啊。

我：好的。

19 点多，到家休息——感觉餐厅有个绿毛毛的大家伙转悠。我开始以为又是哪个家仙和我恶作剧就没管。忽然打了大喷嚏——见那个家伙立我面前，有两丈高，手里拿个斧子，全身毛毛。他还送了我把小斧子。

我：（天上也有斧头帮？）干什么用？

他：开山劈地。

我：开什么山？劈什么地？

他：小昆仑山，水稻田地。

我鼻子塞——感冒没有好，大脑迟钝中！

他又给了我大把亮晶晶的石头——像一把玻璃渣子。

他声音斗高：这叫冥石，冥光幽。

我苦着脸：为什么老让我听到“冥”字。（我快死了吗？）我不要想到这个字啊……什么风波亭，什么大柳树，您要告诉我啥啊。

我忽然觉得很燥热，就关了录音笔。可是感觉还在，我又开机了。

“野人”坐我身边，大掌往我肩膀上一拍：丫头，过火焰山得有芭蕉扇，过阎王殿要有开山斧。

我：我不要过什么阎王殿啊!!!

“我”还是到了一个黑暗暗雾蒙蒙的地方。一座山浮在半空，山上有一个个山洞，每个洞口都有铁门。山顶有个暗紫色的太阳。我往“天”上看，其实那也就是一片袈裟摆，那位端坐的应该是“地藏”。

我想到天凤说过什么“送你过冥河”？“过冥河”！不会吧。

心里忽然酸！我不要看了。

“我”还是站在“地藏”头前，那个“我”小小的，就在他头前。他把僧冠帽拿下来，上面有四个戒点，右上那个是黑色的，像个血洞。他说是我打的！他竟然皱着眉，挥手让我走。

我：走就走，谁想在这待着。

我就来到一座索桥边，下面是岩浆。走过桥，有个亭子，叫“风波亭”。

我：这不是处死岳飞的地儿？有没有人啊？

我坐在亭子里敲着桌面，半天没人影……来了头黑猪，它来到桥边，看看又退回来，窝在一边躺着，怀里还有几个猪仔在吃奶。

亭子后面又显出一个破旧的村庄，还是茅草房，土路。好像是清朝，有个男的头上盘着大辫子，穿着破布衣。见有个插着“宋”字的茶馆就走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也没个人，我又出来在街上溜达。见一“水镜庵”，庵旁边一小桥，两旁种着桃花，桥头插个旗子上书“招幡”。忽然，天上一个闪电把旗杆拦腰劈折，旗子掉进河，只剩杆子。

我：这怎么回事？

见天上一银甲女将，朝我“哼”了一声就走了。感应到——琼宵娘娘。莫名其妙！我也“哼”了一声，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眼前出现一只黑鞋。我顺着往上看，见一门神——南天门的神将（感应到的）。然后我就像小蚂蚁一样从他鞋边溜进去了。等我进了门，我又忽然变得比他高。

见“我”穿着白色纱裙，手里端着酒壶，云雾中有个仙洞——上书“惜缘”。“我”走进去，里面很多仙人道长。在前面高阶上坐个道长，看着像“召集人”。我暗问他是谁，感应“熊弼真人”。

他招手让“我”过去。就见那个“我”是梳着双髻的小姑娘，看着就是那个“担灵女童”。那个真人头顶有个匾额——“辉金藏”。“我”在他身边刚站好，就感觉有个东西咬我的裙摆，原来是只乌龟，还叫“我”妈，“我”一脚把它踢一边。那个“我”凶巴巴的说：“谁养你谁就是你妈啊？”。熊弼真人挥手让我把它抱走。

“我”到了好像一个水帘洞的地方，顶上能见一小方天，“天”正对着底下的水塘，藤索从两边的山上垂下，滴滴嗒嗒的到处都是水声。

“我”：你就好好待在这儿吧！

龟：我是连情，你不能不管我。

“我”：嗯？连情？

龟：我就是跟着你，我是你的影子。是灵、是性、是光、是影……是什么都行，就是跟着你。

那个“我”就把它放在水塘边。小龟显的很高兴，伸长了脖子。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条小蛇就盘在龟身上，头还凑一起。

小龟懒洋洋的对“我”说：龟蛇大仙。

这时一只龙头从上面洞口伸了进来，吓了“我”一跳。那个龙很哀伤还流泪，他说：“果然认不出我了”。他丢下一个婴儿到“我”怀里，孩子呼吸很弱的样子。那个“我”束手无策，见龙没走，就对他说：“要不，你先下来，你到底是谁？”

他变成一条蓝色的小龙进来了，四只爪子四个趾。他立在水面上。我回头见小龟身上的蛇没有了，乌龟缩着脑袋和四肢变成“缩头乌龟”滚到水里了。小龙变成棕色长发、蓝色衣服的男子抱着那个婴儿就往外走。“我”在后面拉着：“前面茹仙聚，你不可以去。”他一挥手，“我”后倒撞断了一颗柳树。他对熊弼真人说：“如你所愿，她什么都想不起了。”说完就走了。那孩子身上掉了个荷包上面绣着“仙鹤”。有特写：担灵女童的所有关节都是竹节。南极仙翁的仙鹤衔来一个桃子送给担灵。担灵握着桃子看着天上重重宫阙，忽然流泪。

然后眼前一片黑暗！我半天回不过神——入魔啦？

20 点左右，有人说话——水仙花，分金银盏，如日月花。朝天杨，柳漫絮。絮飘入凡尘，凡尘就是个污浊地，混入泥土就不见。当初的都辗转落人间，不带前世的记忆，又羞愧于前世之情缘，忆起就是心中之痛，不忆起又难回天，奈若何？

我：请问这是谁在说话？



答：珠王。

我暗想珠王怎么跑来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

答：珠意朝天，大路两边。恰得知这段奇缘。以前不说出是机缘未到。说出了又刺心剜骨啊，竹身人。

释佛来了：一点禅意再修成人身。

珠王：索花情缘漫天舞，大机招旧部。马踏千川寻归途，烟波渺渺渡方舟。龙腾虎跃不等闲，紧赶慢赶晚回身。长江黄河不二天，始自九曲宫上见。

图：一个跑马场，只有一匹马自己跑着。马一圈圈的跑，跟自己比，终点也在圈中。

来了很多花，玫瑰、菊花、凤仙、荷花等等。

图：一个大花园，一个大回廊绕在园边，抬头见座宫殿，上书祈妍殿、旁边有祈年殿，前面是祈福宫。天上有道七彩虹，一头搭“南天门”，另一头在“上天门”。彩虹隐去，天上又显出了一把法式重剑。

接着又回到了水稻田。只有一垄水稻，种田的人没有了。有头牛过来，朝我“哧”了一声。天上忽然下起了流星雨，都下到水稻田里。

12月2日15点14分，正在埋头写东西——忽然听见小鸟叫。见空中来了只黄色小鸟。

我：小黄鹂？

鸟：你是大猪头。

我：你怎么一来就骂人？

鸟：比猪的头还大。唱山歌哦，无人和哦。

我：你好好说话，找我说什么呢？

图：一只小山雀鼓着小翅膀要冲天飞，飞到半空掉下来。有只老家雀过来护。小山雀说：我是山雀，不用你家雀救！老家雀还是把它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你（小鸟）想说什么，家雀也有鸿鹄之志？小山雀还是回山里练好了再出来吧？

小鸟朝我拉臭臭。

嘿嘿，接着，我看见一只男人的手，一把抓住小鸟的尾巴。小鸟变成了一只仙鹤，它还不好意思的把头埋在翅膀下。

我：你是谁啊？

男子显出寿星的样子，笑呵呵的喊我：小家雀。

我：不是小山雀吗？

他：关在家里就是家雀。呵呵。（所谓山里山外都是自封的）

我：您坐啊，喝茶。我们来个私密聊天。

他装着轻手轻脚过来（周围有别人）坐我旁边，不过他是坐着个紫檀大靠椅。小老头眼睛亮亮的。

我：胡子好漂亮啊，银白银白的，发着光。

他在我桌子上放了个小桃子。

我：哇！谢谢。——可惜吃不到。

我：您的人马怎么会跟着卷进来，下到凡尘？

他叹了口气：我的仙极洞，仙桃累累，三百年成桃，五百年成精，一千年成形呢！哎，都是聪明伶俐的孩子，却偏偏都不安生，大的带着小的偷跑到九天玩。我老了，没精力管他们——等渐渐看出果子越来越少……赶到九天一看，一个个都穿着战甲参了军，哼，都是她们撺掇的！

我：她们是谁？

寿星：花仙大院的精骗子们，带坏了我的孩子们，哎！

说着还抹泪，不过我看是一滴都没有。

我：哼哼，谁开的道？那么容易跑了？

寿星：我乃闲云一野鹤，都让我的童子们看着那光道（通九天的），谁想到他们监守自盗，先溜的就是他们。

我：呵呵。抓到好打一顿。

寿星：少不了一人一杖。打得屁股生烟。

我：哈哈。您也就随他们闹啦？

寿星：儿大不由爹啊。

图，一个个小人都背着红缨枪站在训练场上，都长的红唇齿白的相当漂亮。又见一个小人在我桌子上耍起红缨枪，上挑下刺的。完了，小人一立枪，还朝寿星行军礼，老爷子气的胡子一翘。

小人：宝玉向爹爹请安。

接着，来了很多小人都跑到寿星身上，都争着叫爹爹，听着都是宝字辈的——宝瓶、宝义、宝善……。有的还揪寿星的胡子。老爷子看着是又高兴又心酸。

寿星：当时一个个都要冲天飞，现在还不是要老子捞你们回来。

说的那些小人都闹了，都在抹泪。“我”看着也难过，桃子也吃不下了。“我”小小的，和那些小人一样大，梳着两个小辫，也窝到寿星的怀里。一个小丫头推我：小野鸟，你不是我们这边的。

寿星把我放他右手心，左手点了一下那个小丫头。“我”得意的朝她做鬼脸。那些小人都在底下跳脚：海鸟海鸟，专偷桃的坏海鸟。

寿星哈哈笑：把你早先的事都给兜出来了！

图：我原来总带着一些海里的姐妹，到洞里偷桃子吃！就见跟我来的家仙都冲过来了，和那些宝贝打成一团，真是热闹。这时，观音来了，用手一收，把我家仙都收回我家台上。妈祖眼睛一瞪，她们都老实了。寿星把那些宝贝收在左手，“我”躲在他右手指缝里。

观音：事都忙不过来了，你们还在打闹。一个个还想在底下打来打去，就打散了算吧。寿星胡子一翘对着观音说：当初都是你的点化，她们一个个成了精，把我洞里的能量给你们当了军需。（第二天，我在想寿星的孩子怎么就跑到九天参军了呢？显出了图：一条光道从仙极洞连着九天。暗暗问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谁连的道？嘿嘿，有人说是一战前，观音她们连的。）

观音：一战时“南极仙队”立了功，被佛王封为“仙乐团”，到二战跟着西王母的各路大军供补能量保障后勤。也都是有功的人，只要安心修行，由我来点化。

宝贝们都长跪合十。观音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走了。寿星把他的宝贝们放进一个宝袋里，往后一背——这造型好像圣诞老人啊！寿星：时节好等，天机难寻，我的宝袋什么时候才能空呢。我：会的会的。寿星就背着袋子走了。

19点多回家上香，在香台前盘腿静心。眼前出现一只老虎，虎眼无珠只冒光。虎头上一轮大光团，看着像月亮，上面有阴影像山脉。我问虎：“山叫啥？”虎：“祁连山”。（大哈欠）我看见海里的姐妹过来了，让我看深深的海水。感觉很静。

12月3日今晚做功，音乐起，见我前面有面椭圆形立镜，正对着我，里面的人有身子没脑袋。功中，有人在我眼前跳少数民族的竹竿舞，有个穿黑衣戴红头巾的配着弯刀的酋长似的人物。她不说话就盯着我，像个雕像。玄女？

（昨晚做功，音乐起，就见一只大脚踩在一层梨子上。）

12月4日20点左右。飘来一位穿素色衣裙的仙女。我刚要观。迪安这时哼着歌，我让他别吵！飘来的那位就在家里转悠，家仙都在我身边说——吵吵吵，吵个底朝天。迪安还在那儿唱，我就让熊大、熊二拿红缨枪去捅他，嘿嘿。那个仙女幽怨的立我面前看着我：吵来吵去，别把这个当乐子，天上的乐子更多。不过，你欺负他已经顺手啦。

我：哈哈。据说他的天魂很受我气

仙女：气不气的三分爱，哎呀！酸死我了。

我：酸你的心肝肺。对了，你们有味觉？

仙女：什么觉都归为性觉，有性觉你想要什么觉就有什么觉，不想要什么觉就不要什么。

我：听着好像魔，不像佛。

仙女：哈哈，你也敢谈佛魔，懂个P。

我：哼哼，我就懂你！报上名来！

仙女顺手就要给我一枪，到眼前又收回去了，在那儿气哼哼的。小雅跑过去安慰她。

雪山妈妈：你今儿发什么疯？

我：仙来疯。哈哈。

周围一圈磨牙声。

我：呵呵，告诉我你大名呗。

仙女：战夜泉！

我：好拉风啊！

仙女忽然哈哈大笑：你也有今天啊。

玉泽过来，点着我脑袋：你就是夜泉老大。

我：我？

仙女变成穿着黑战甲白披风的像，行军礼：蒙花报到！

我看见天凤跑过去，抱着她，特别高兴。台上冲过来很多仙抱一起。安过来坐我边上：姐妹们团聚，焚香祝祷。

我：龟灵是个什么队伍？

小雅：你终于想起来问啦。雀儿飞的主力团。二战中后期，前军变后军，龟灵团变成前军。

我：为什么叫龟灵？

我忽然见大家都尴尬的很。

玉泽：哼，那是她们给起的外号。

我：干嘛起那个外号？

大家都低着头。“因为你们爬的比乌龟还慢，哈哈。”有个人影从天上飞过。就见玉泽拔出剑就冲过去了，她后面还跟了一大团黑影。

我拉着要飞走的小雅：谁啊？你们要干嘛去？

小雅憋着嘴：浪蹄子，花萝卜。

我：哎？

小雅：都是你！里子都丢光了！还在这儿老是龟灵龟灵的……

我：是面子……

“我给你面子！”啪！有人打我的头。

我：谁？怒！——小宇宙瞬间爆发。我见八妖左手叉腰，右手点我的鼻子。八妖：你脸大啦，挑起疯来了！

她一挥手，玉泽她们又给她带回来了。有个穿红色衣服小姑娘站在后面做鬼脸。八妖：搅乱我的校场，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关你p事。还有你们，都白修了，管它什么龟灵龟蛋的。吵个什么，打坐！跑到白月道上打起来了！都少丢我的脸。

妈祖妈妈过来了，八妖把后面要骂的话生生收回去了。

妈祖：小丫头们闹闹，随她们去。还都是想回去的吧？嗯？

接着她严目一扫那个红衣丫头：你是谁？

小姑娘利落一礼：花惜！招摇军。

妈祖：招摇都是好孩子，来了就在这儿暂住吧，少挑以前的事。要是再吵闹，都拌蟹黄大凉菊。

小姑娘低头不说话了。

八妖用刀鞘打天凤的PP：少懒大屁股！把这些闹的都给我看好了，少出去闹事，还嫌不够乱啊？

她又指着我：少打听，多打坐，从明儿开始给我加半个小时静坐。

我：哦。

她又严厉的看了玉泽她们一眼，沉默了一下，又把她们拉起来了，还是一脸的不舍。

妈祖：这个刀子嘴，确实最实心的。呵呵。

八妖脸红了一下，又立刻正了脸色。她刚要走……

我：我……我这有个镯子配你这个衣服最好看。送……

八妖：省了你的花花心，把她们团好比送什么都强。

闪身就走了，不过我还是看见她戴着那个镯子走了。呵呵！

玉泽撅着嘴过来了。

我：你哪儿去了？

玉泽一指那个红衣丫头。

我：你叫花惜啊？我这儿有时候也能见到七仙女。你先在我这儿住下，好不好？

花惜有点面黄肌瘦的，但样子很倔强。安过来朝我笑笑就拉着花惜走了。只见香台上的小桌上放了两菜一杯茶，花惜吃的狼吞虎咽。

忆安坐我边上：哟，可真热闹。

我：招摇的人怎么会来？

忆安：现在昆仑台没有支系的区分了，随路随驻，都是一家人嘛。

我：你以前是哪边的？

忆安：我嘛！我就逍遥一仙人。

有只黄豹子蹲我脚边。

我：新来的朋友？

黄豹子把头扭过去不理我。

我：呵呵，转过来，聊聊？

豹子：小兵豆原来这么不济啊？

我：赤燕斩的前辈，对了，给你报个名？

豹子：冰华。

我：赤是个临时编队吧。以前是哪个队？

豹子：天鹰和罗刹近卫军中的好手。

我：哦，呵呵。

豹子：当年，为了迷惑夕阳南攻。为变军阵抢时间，我们从祁连山迁回到夕阳中军的后方，佯装天龙主力。

她又站起来，仰着头：我们可是圆满的完成了。

我：哦！有点像集结号。（电影）

豹子：那是光荣的牺牲，悲壮的胜利。

我：敬佩啊。不过，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从哪儿来的？

豹子：天地之浩然。

我：我不信。

豹子：就是为了活动活动。

我：啊？！

豹子：没有动，哪有现在的静啊。

我：现在修行回去多累啊，当初干嘛要下来？

豹子：不会去想因，只承受这果。多少多少年过去了。当初一个动因，就连成了现在这一串串的果啦。

雪山妈妈：波纹圈的中心就一点，那一点动了，就荡起了一层层波。由静到动易，由动回静就难了。也是修行的难啊。

我：不是说相对的嘛？

雪山：相对的频率不一样啊。你由静到动太频繁了，动的力度太大。要想静——就制住你那一个动点，就是你的波动心、你的求，你的贪……

我：我求修行好，也是求？

雪山：修行是顺其自然的。求就累了，求就贪多，贪快了。闲庭信步，小窗听芭蕉。

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

雪山：贫嘴！

我：那个龙那么花心，老妈一定要找别的幸福哦。

雪山：我只盼你好。等你回时，就和你融为一体。

我：哎。

雪山：不说了，太早着呢。休息吧。

我：好。

23 点 21 分做完瑜伽功。今儿做功看见香台着火了，火灭了——台上就变成金色了，但过了一瞬就又暗了。

功中，见一个石桌边坐个女神由远即近飘来。就停了音乐。见她梳着高高的髻，淡黄华丽衣裙，上面缀满宝石。特写她纤纤玉指捏着一个酒杯。

她笑着问我：你猜这里是水还是酒？

我：酒杯中的应该是酒吧？

她喝完酒，很谐谑的看着我说：现在，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啦。

我：是啊，我没有尝到。

她点着头：只有尝了，才知道是酒还是水。

我问她是谁？她显“洛”字。

我：洛祖娘娘好！

她：你倒是机灵，不喊洛母喊洛祖。（反话？）

我：您是老祖啊。

她挺高兴，把一串黄、白、黑三色的珠串套我右手腕。（是不断变换三色，不是三色珠串）是个长链子，缠了三道。

我：谢谢。请您开示。

她：对老的有心难得啊，莫非是你想求什么？

我：不求啥啊。

她：聊聊可以。

我：是啊是啊。您是老老祖啦，您那个时候什么样？

她：一切混沌中，永恒的无，永恒的生，阴阳相驳变化万千。

我：那只有阴没有阳呢？

她：只有阴没有阳，或只有阳没有阴，都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抓不住。

我：抓住？

图：手指间绷着一根皮筋，皮筋震动。

她拿出一个宝盒，里面两个球，一黑一白，白的大一些。

她：这是混天仪。

我想怎么不是他们说的白中一点黑？

她：黑在白中，就又是一个宇宙了。永远都只是吸引，是否含在其中，只是看的角度不同。

她右肩抗有一个欧式水壶，把壶放倒，水倾泻而下。

她：洒银河，当初的觉醒不是一个个，而是倾泻而出。

特写偶尔有一滴水滴在脚上，她把它抹起，然后她对水滴说了句什么，水滴变得晶晶亮，又重滴回水流中，整个水流也变的晶晶亮。

她：这滴水有了“知”。

她又从一个袋子里倒出了很多珠宝扔进水流中。

她：总有人抓着更亮的珠宝，而放走了不起眼的光珠。

她拿出一只大戒指戴在左手的中指上，手放胸前低着头，头链的珠宝垂在额前。身上是暗红色的大袍子，非常庄严华贵。她身后忽然展开一对黄金翅膀，翅膀扇动，把水流扇的四散开来，各大小不同的水球存在不同层次空间。

有的水球亮一些，有的暗，亮的之间靠近融合，越变越大。光的强弱不同，球之间的距离也不同。（意思是光就是能量，能量不同构成远近的不同。我的理解）。她站在最亮的一颗光球上，“我”远看这片光海，显得耀眼夺目。暗的球体飘离这片光海，慢慢形成一个暗点。

光海中出现九个特别亮的光球。她拿着一根权杖，顶部是橄榄枝构成的“V”形，杖尖刺向“太阳”，太阳忽然爆发出耀眼的光，把那周围九球，和其他一些亮球融合一起，越亮的球融合的越快。

她脚下的球不断鼓胀，手中权杖指向前方，慢慢融入黑暗。黑暗如块“黑布”，渐渐出现个鬼画符似的字。我问这是什么字，写出一个“玉”，奇怪的是倒笔画写的。（看的我恶心头疼）八个“玉”字围一圈，中间一个圆，黑白各一半。说是“古易图”。

又见一只黑凤凰从这片黑暗中飞出，飞到一棵梧桐树上，树下一只蜥蜴。它看着一片“桃花”林。林里一个小童子刨地，刨出竹笋。他剥竹笋，看来只要笋心。（干呕）天上忽然飞来很多凤凰，还打起来了！打的“一地鸡毛”。

又见青潭，水旁一大片花海。（干呕）

我：谁给的这些图啊？——显出羊师。

羊：缘起缘灭，动静相对。

然后继续做功。收功时，见自己跪在水里，身边水波一圈圈荡开。

我：无情似有情，有情似无情。对比、阴阳本就是相对的。太执着如何“静”，就会动个没完啦。——少想才有明天。释佛伟大。

虚空：你还不是佛，多想想吧。

12月4日23点10分做完瑜伽功。上香时又见青潭，但见天上是满月，水中是弯月。音乐起，我见高空中，云雾上，有一门，上书“南天门”。我上吸气时没怎么太吸，后弯回时还是全身麻的难受，这时我就见天凤在我身体里（重合我的身体）做大虚无掌。我也傻乎乎的要跟着做，天凤说：“不用身体做，松！”过会，我见济公跪我对面，摇头晃脑念“阿弥陀佛”，我也不由自主的跟着念还晃身体，然后就见济公变成小刺猬，在那儿哈哈乐。我咬牙切齿——丰一！这一呆就错过了一次上吸气，就急急往下拜，还看见脊柱亮了一下，起身时又没有了，再看也没有了。

收功的时候，我见一披散着头发的女子飘来，我看着她的时候，她的头发又自动梳上去了。

我：为什么让我看见你了，才梳上头？

她：让你看见你的意。

我：呵呵。

她：你觉得盘着头的才是高贵的女神？

我：嗯？贵在气质，贵在气质。您是洛母娘娘？

她：我是浩瀚中的一点光，千变万化中的一个形，人们称之为洛神，又尊我为母。

我：哦。那我应该尊您为洛老祖宗。

她：离的远的很呢。

接着她隐去，给了一些图。一个星球，应该就是蓝色地球，我的视角是在高空俯视这个球，球在缓缓转，先入眼的是一块大陆，很大，球转过去又见一片海洋，比陆地更广。接着，这一切又像一层膜，变3D画面，对比着现在的地球大陆分块（现在是四大洲五大洋），远古只有两块大陆，一块大的覆盖现在亚欧美的一部分，另一块小的在现在大西洋里。接着，大块的中心点、小块中心点、地心和空中的点连成个立体三角。然后，变出很多密密麻麻的点连成各种大小三角体，还随着大陆海水的变迁变换三角的构成点，又像是大陆和海洋是随着一些三角体变化而变迁即重新挤压成型。

脑子里忽然出现一句话——我只是一滴水。

11月5日晚上到青霞家吃饭。然后一起行观。23点左右，做完瑜伽功。没看到太多的。做功中看见个白衣女神坐上面，开始看着是观音，再看是碧霞，又变成妈祖，又成那个毛毛人，又变……我后来不看了。还见一只眼在眉心，是横着的，只有轮廓。还见一只猴子骑在白羊身上从我面前走过。功中有两个持枪的女武士在左右俩边。

待续

【杏子评论：玉青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也可以说是“逢机”。观音选上她作为众学者适时入观的借鉴，可以说是时间上的妙巧。她独立行观遇到的很多问题与现象，在众学者步入观中时可能也会遇到……月湖女：为什么玉青策反雪山夫人？小草\*\*//：与毛毛鹰到处张扬她天爹是盘古——道理相同，行为相反，都是透着一个我字与一个求字。入观就是我与求的碰撞，图像就是在这种碰撞的膨胀中展开——直至或者是佛，或者是魔。只要是把握住心常净、心常静……终归是一切圣贤如电拂。2008-12-8】

镜如意-12

飞狐：意思好像是，她们能先来找您（金兰子），然后又没开门，她们就又飘零四方了。现在就又得慢慢把她们都召回来。

金兰子：嗯。

飞狐：然后金兰子这儿来了一只老虎，也是她（金兰子）的缘。还来了一只鳄鱼，就在金兰子面前。鳄鱼嘴里有颗光珠，张开给金兰子看，它说它是玄龙军的。

S：嗯。

飞狐：它说今天看着（这儿）光大才过来。它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是修持得比较厉害了，现在是看着金兰子这儿能走了，有这个势了，它觉得能跟着你了才过来。

金兰子：哦哦。

S：它觉得你（金兰子）要是没戏，那我不来了！它现在看你有戏了它才来，张嘴给你看看珠，意思就是说我是大家伙，了不起！呵呵。

金兰子：嗯嗯。

飞狐：又来了一头熊来报名，也是金兰子的缘。还来了一头北极熊，它说它是冰川队的，然后给的图像是一个穿着白色盔甲的高大武士。

S：嗯嗯。

飞狐：她们说要金兰子回去以后好好地招待她们（万缘）。但是这个招待不仅仅是说给她们吃水果，这只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要沟通，要心里总惦着她们，尝试着跟她们沟通，有感觉就赶紧记。

金兰子：嗯。

飞狐：那北极熊说——过了这一波要还没有戏，后面就难了。

金兰子：哦，知道了，嗯嗯。

飞狐：意思就是要您抓紧，抓这个机。

金兰子：抓紧，嗯嗯。

飞狐：那个北极熊……好像也挺厉害的？我现在看见它显的熊相站着，头上还有个小金冠呢。

S：哦哦哦，你让它说说跟她（金兰子）怎么个缘？

飞狐：给了个图像，这个北极熊是个女子，然后金兰子是她身边的一个小女童。我看见那个小女童在她身旁吹笛子。

S：呵呵呵呵，你问问她是不是西洋女王，让她赶紧显相，显本尊相。

飞狐：是的。

S：嗯，西洋女王。

金兰子：……？

飞狐：这北极熊是西洋女王。

金兰子：哦……是西洋女王。

S：她显个北极熊来……她们很多天尊都是显动物相。

金兰子：哦。

S：那就是说，西洋女王跟她（金兰子）还有缘分？

飞狐：嗯。西洋女王就敲金兰子的天目那儿，对她说——再就等着你看！

S：嗯嗯。

飞狐：再就没说什么了。

S：嗯，请西洋女王再看看咱这美国的（指郡岚），呵呵。

飞狐：西洋女王说跟郡岚的缘分不大。

S：嗯嗯。

飞狐：她说，不过也能搭把手，毕竟在我的土地上呆过。

闾骅：呵呵，是的。

飞狐：西洋女王一身银色盔甲，还披着一件白色披风，特别威风。

S：嗯。

飞狐：她站在郡岚身侧，用手带着披风把她搂着。

S：嗯，她的意思就是说，她罩着你（郡岚）。就像是人间说话，你到哪儿去，人家说我罩着你。

郡岚：哦，呵呵。

飞狐：西洋女王跟郡岚说，记着要入观。

S：嗯，还得入观。

飞狐：她说，别无他途。

S：就是没有其他的途径，只有这一条径。

飞狐：她说，也不要想以前如何如何，就想现在。

郡岚：嗯，就想现在。

飞狐：对，意思就是，比如以前我练功啊，以前我光爆啊，以前我感觉迟钝啊……都别想，就想现在。现在是这个时机，就尽量把这个机抓着。

郡岚：嗯。

飞狐：然后看见有只小猫，白毛，毛有些长，其中夹杂着几根黑毛，它头上也有个王冠。它就蹲在这茶几上舔毛、舔爪子。问它是谁，它不说。

S：嗯。

飞狐：她跟这些学人说，看你们谁喜欢我，我就跟着谁。

S：呵呵呵呵，你们赶紧都请她啊。

金兰子：我已经表态了，我喜欢，呵呵。

飞狐：它走到金兰子那儿去了。我只能觉出她是西洋的，而且也是白衣……可能还是西洋女王？

S：观音吧，你问问。

飞狐：她显了个图，就是一支很粗很大的白蜡烛，蜡烛上是一个王冠。然后王冠被拿起来了，蜡芯那儿是一个光珠。然后这个光珠就开始放光，她说——清海波。

S：还是观音。

飞狐：嗯，是观音。

S：（金兰子）记着想着拜观音。

金兰子：好，拜观音。

飞狐：观音对金兰子说，看着你心诚这么多年，想助你过关。

金兰子：好，谢谢。

飞狐：她说，但是事在人为。就是还要人自己去配合，去做。

S：嗯。

飞狐：她刚才说“清海波”时，她后面还解释说是观音法门。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清海波把我们这儿整间屋子都波着了，不会是光顾金兰子一个人，在这儿准备入观的她都会帮忙的。

闾骅：嗯。

S：对对对，她给个蜡烛显个光，意思就是全照到了。

闾骅：嗯。

飞狐：观音说让在座的都抓紧时间观。

闾骅：嗯，好，是要开始记录，原来老是记了丢了，记了丢了，呵呵。

飞狐：观音是说要大家现在赶紧抓紧时间观。

闾骅：哦，现在，嗯。我看到了一队马队，好像是从甘肃那边一直奔青潭那边走。老是这么一个图像，千军万马，都在往青潭那边奔。有一个……骑一个最高头大马的……

S：嗯，领队的。

闾骅：对，领队的，黑衣服，黑披风，挎着一把剑，摇着剑，马在跑。



S：你跟她说话，请她说话。

閼骅：她说——说什么说啊，没空！

S：呵呵，没空。

閼骅：嗯，（她说）太急。

S：你说，丢两句话。

閼骅：她说，今天是大好的日子，你们就慢慢享受吧，我改日再来。

S：嗯，请她报个名。你说让你看见了就是你的缘，你说报个名。

閼骅：嗯，她说叫休战，报的军名。她转过脸来让我看一看，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子，头上扎着过去的梯儿似的。（她说她是）昆仑母。又说，十面埋伏。

S：是不是西王圣母，你请她说说。

閼骅：哦。

S：你问她，是不是西王圣母。

閼骅：发心语问行吗？

S：行。

閼骅：她给我显一个图像说，昆仑总指挥，还能有谁？没说名字。

S：嗯，那就是她（西王圣母）。

閼骅：我听到马叫呢，她说——时间不等人。我们在上面忙，你们就在下面忙。抓紧时间，跟上大队。这时候雪山那边，玉龙雪山那边，到处都是礼花。

S：嗯，给她们接风呢。

閼骅：嗯，都是礼花，人都在……有的马队到了一部分了，到了以后那儿的人都蹦起来了。就跟听 S 那个录音，冲关的那个一样，都在那儿举着，都在那儿呼喊欢迎呢。现在，又从东南下来一个骑着……这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楚这个坐骑，然后她一下子扎到青潭边上。她说现在是青潭回渡，里外接应。

S：嗯。

閼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这么多人。

飞狐：我这边看到心月狐飘浮在我们的上空，裙摆都飘散开来。

閼骅：对对！说的对。这就是心月狐。心月狐下来了，从月亮那边下来，直奔青潭了。她是来接应的。接应青潭这一拨，接应西王母送的这一拨。西王母指着我的鼻子说……不是西王母，是心月狐。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赶快到我身边来，迟了我可不等你！我说我这现在还早着呢，她说——早就是不早！

S：嗯，你又念咒。

何君：呵呵呵呵，对。

閼骅：对，她就说“早就是不早”！

S：嗯，你应该说马上马下！

閼骅：嗯……这时候我变成一个小兔子，就蹲在她的马镫上。现在是青潭拧着龙卷风！

S：嗯，漩涡。

閼骅：就是漩涡，漩涡是从下到上，这水全往里面搅进去了，全搅到这水里面了。上月球还要从下边走吗？

S：对，她们往下边走。

閼骅：哦，就是往下走？

S：嗯，是通海底的。

閼骅：哦，不是走上边的。就像那种龙卷风一样，就是那种图像。都下去了，都下去了……

S：哦，行。你现在就是平常没事，你就带她（郡岚），你想办法把她解决了。她解决以后，她将来可能还比你厉害。

飞狐：西王母刚才跟何君说，要他抓紧。她说，要不然这后来的……一个个都赶上你（何君）了。

S：嗯，何君以后无论接触到谁……九阴九阳什么的，那都是小儿科了。你跟他们用不着讨论这些，回去自己练自己的去。要谈就是观，就是让他感觉怎么入观。因为不解决这个观字的话，永远突破不了。

何君：嗯嗯。

S：他只要能观了，将来你就不用给他操心了，他自己跟上面就连上了。连上了以后，他自己的本尊师就教他了，就指导他了。

何君：嗯。

S：你（跟找你的人）说，以前那些年的一切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观准备的，就是观。

何君：嗯。

S：你呢，就养成一个习惯，看到张嘴就说！因为这里没有外人。

飞狐：西王母就跟何君说，要先说后想。

S：嗯，改变这个习惯。

飞狐：嗯，不要先想后说。

S：你（何君）看到图像的时候是右脑，你要一想就变成左脑了，就逻辑了。现在要训练右脑。你就是张嘴就来！比如看到图像——咖啡杯，这个是空的，那个有（咖啡）。张嘴就来！然后为什么这个空，那个有，那就以后再说。先把这个图像说出来。然后你说出来以后，她可能迅速就给你第二个图像了，哦，这杯空的是因为刚才有人喝了，那杯没人喝。你头一个图像不说，她第二个图像就没有了。你得抓紧这个，让图像连续化，逐渐从无声电影变成有声电影，这样就深下去了。

何君：改变方法，加快速度。

閔骅：就不能犹豫，我发现不能犹豫。

何君：嗯，不能犹豫，一犹豫就是你的想法了。现在就是要把我抛掉，你不能说我在想什么，就是这个观念要去掉。

金兰子：嗯嗯，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

S：你这个我就是法障啊……法障就是个我，我觉得我没感觉，我觉得这是真是假……这些想都不要想。

金兰子：哦哦。

飞狐：她们说，特别是现在……就是这种（S）场合，就更不用怕。因为她们都在这儿照着，本来就是要跟你们说话的，所以就更应该是有感觉马上就说，然后主动地去跟她们沟通。

閔骅：对，这时候感觉比较清楚，图像比较清楚。

何君：方法很重要，比如她（飞狐）刚才说的假亦真啊，真亦假，这个很重要。

閔骅：对对。

何君：开始你不要什么都当成假的，那什么事儿也弄不成了。你要是都当成是真的就疯了……

閔骅：信是敲门砖，不信就进不去。

何君：对，就在这个，因为这个是个关键，你通过实践以后慢慢再说，你没有实践，一开始搞不清楚。所以这就是方法，咱们原来可能不知道这是一种方法，搞不清这一块儿啥意思，搞不清楚。这就是方法，就像钥匙一样。你老打不开这个门，钥匙人家早给你了，你觉得这不是钥匙，不明白这句话。

S：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比方说，我在的这个场合，你看到什么你就说什么！

何君：嗯嗯。

S：比方刚才看见一只猫，猫头上有个王冠，那么我在这儿我一看就知道是观音。

何君：嗯。

S：比方那个白熊，我一看那是西洋女王。

金兰子：哦。

S：比方我要不在的话呢，你记的就是那是个猫，这是个熊。

閔骅：嗯。

S：就是利用我在的这个场合，你看到什么马上说出来！这样就能把上面的很多缘都能接上。

閔骅：嗯嗯。

S：就是别有犹豫，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就说，就讲。她为什么以熊的形态出现，为什么以猫的形态出现呢？就是告诉你们，在观这里面要有平等心，要有平常心。要尊重动物仙，要从动物仙开始，从这个基础开始。整个这个图

像语言就是说的这个。就是猫，不要把她当成猫；熊，不要把她当成熊。佛门不是有句话吗？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是我看猫不是猫，看熊不是熊。就是说在观里面要有平等心，我都一视同仁对待，我都尊重你们，我都向你们请教，跟你们接缘。

闾骅：不能有分别。

S：嗯，你一分别她就跟你演戏了。

闾骅：哦……

S：今天来个黄鼠狼，一看你有分别心，是个势利眼，怎么办呢？我变成太上老君。

闾骅：呵呵呵呵。

S：这是怎么造成的？她是想帮你，助道。但是因为你势利眼，你不接受她，她不变不行。

闾骅：哦……

S：很多民间的巫婆就是这么来的。很多黄鼠狼为什么变个什么观音，太上老君，还说你就是观音，你就是太上老君。很多民间巫婆说我就是观世音！

闾骅：对。

S：就是因为她有势利眼，没有平等心，所以最后她吃的苦头还是在自己。

闾骅：嗯。

金兰子：我最大的毛病我也知道，我就是不爱讲。不爱问，不爱讲。有事老是心里头琢磨。

S：别琢磨，把这心门打开，碧霞元君说的。

金兰子：对，敞开了，打开。

S：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就像这样，跟她们容在一起。

金兰子：我刚才想，我表态就是说，我的心门敞开了，现在是敞开的。我的那些缘，刚才他们帮我看的，我希望她们都上位去，以后多联系，多沟通。

S：嗯，好好。尤其是比方跟我们自己人在一起，更不要犹豫，张嘴就来。比如你们以后跟何君在一起的时候，张嘴就来，什么什么什么……你管他们认为你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我就认为我的对！就那么讲出来，这样你才能练出来。别犹豫，别不好意思，别说——哎呀，何君在这儿，我这是不是说错了？你就借着这个机会，你就是——我就要说！就得这样。

金兰子：嗯。我表达得少，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搞不太清楚的想问问，想给何君打电话，（话筒）拿起来，放下；拿起来，放下……我就会犹豫好几次。我说会不会打扰人家啊；会不会他太忙了，我打电话不合适……所以前思后想啊，老是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可能这个毛病就太厉害了。

S：你别想。比如你想问何君什么事儿，拿起电话你就打，我管你干什么呢？

金兰子：对，我有的时候考虑得太多了。

S：他（何君）要是正忙，他就说你等一会儿来电话，那你就等一会儿再打。

金兰子：对，是。

飞狐：她们说，你们都赶紧在心里请她们讲话，她们能跟你们接上的就赶紧接。

S：嗯嗯。

飞狐：我去下卫生间。

（飞狐刚起身去卫生间，何君就开始谈理论……）走到卫生间的飞狐又掉头走回来说：西王圣母说要何君不讲理论了！就观！

何君：呵呵，观。

金兰子：呵呵呵呵。

闾骅：急了，急了。

S：西王母对他（何君）恨得要命！你（何君）现在就是看见什么你就说什么，张嘴就说！

何君：嗯。

金兰子：说我，多说说我！S也多说说我，给我指一指。

S：嗯嗯。你（何君）现在就是看见什么就说什么。

何君：实际上有一些就是很快，刚一说……比如刚一说看见什么说什么，就说那个眼大眼小的事儿，她真的给一个大眼睛很大，就是说在目前呢……一下她给的这个图像我一下就明白了！现在这眼小就是说，你不能同步，就是看见图像没有语言是因为你的观力不够，眼力太窄。我一下就明白了！她给了第二组图像，一下就明白了！

S：就是想让你从小眼变成大眼。

何君：嗯，对了。大眼很亮，那么大一只眼！我当时问为什么这样，她一下就给，实际上那个速度很快。她越给得快越明白得快，越问得快，有时候就能明白了。

S：现在飞狐的这个观力训练得已经……

何君：嗯，很快。

金兰子：她是很快的。

S：超过秋云了。

何君：是吧？哦哦。

阎骅：超快。

S：玉青的观力，现在已经接近秋云了。

何君：是吧？

S：就这几天，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接近秋云了。但是玉青不稳定，不是观力的问题，而是她分不清“意识”的飘移，以及人道与天道的差异。以前的秋云，她的特点就是忠实，她的天姐对她说——“笨”是你的优势！

何君：哦哦。

S：所以说你赶紧训练！

何君：赶紧训练，嗯嗯。这要经常训练才行，不是一晚上就能做成的。

S：你现在就看她们，看见什么你就说什么。就这个机会训练是最好的。

何君：哦。

S：因为她们都在这儿，你平常你请不到她们。她们现在都在，你请谁谁来。你现在请释佛，释佛还没露面呢，你让他……

何君：嗯，释佛，一开始释佛就来了，我开始就跟他说了。释佛说今天欢聚一堂，说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S：嗯。

何君：他接下来说……等于是讲经说法。

S：嗯。

何君：完了他说，数千弟子的说法开始。而且接下来一个图像，很大的一个场面，就像房间里出现了一个草原似的。很多人在这儿支的又是帐篷，又是车什么之类的。而且接下来这个草原呢，是很晴朗的天气，太阳特别大！而且特别红，就像早上出现的太阳。红红的，照在草原上。草原上还有跳舞的，穿着像是文物服装似的，好像是在表演一些节目。接下来就是观音，观音她在那儿站着，手里拿着一个像那个……叫什么……如意之类的东西。是如意类的东西，而不是杨柳瓶，在那儿站着。还有就是那个……佛王。佛王是显的很小的一个女孩儿的相，小女孩儿的相，她是在那儿坐着。释佛也是在那儿站着，一边一个。

S：嗯，赶紧请大日宫主她们说话。

何君：嗯……她说的是什么——红日当头……她下边给的是一个图像，好像很多人趴在那儿在参拜。很多人在朝她参拜，跪倒了一大片，在那儿。

S：红日当头就是照！现在正在照呢！

何君：哦。出的图像，先是出现一大太阳，接着她的图像，接下来就是一个红日当头，很多人就是在那儿伏在地上，趴在地上，在磕头。而且周围就很多的人，除了人之外，还有马匹这类的，里三层，外三层。那个场面非常地壮观。

S：这就是照，这就是大日宣法。

何君：嗯。她给一个字，还是一个“堂”字。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堂”！这个“堂”越来越大，金黄色的“堂”字。所有的人，除了……大日宫主在那儿，佛王在那儿坐着以外，另外一部人在那儿跪着外，所有的佛都在那儿站着。外面好像是军队围着似的……不是好像是军队，是就是军队！因为她们穿着……像古代的战场似的。佛王在那儿坐着，

是个莲花的座位。下面盘着腿，上面这么做的，打坐。她这么一边打坐，一边从那个手掌里面就像那个放出很多的光似的。像个吹风机一样，觉得在往外吹。

S：嗯，这就是照。

何君：很多人趴在那儿，不是一下就完了。就是趴在那儿像小九拜一样的，就趴在那儿不起来，没有动作。就感觉很静，这草原上一点风都没有，很静很静的。这时候佛王睁开了眼睛，她两只眼睛也特别亮。刚才不是手里放光吗？现在睁开了眼睛，这眼睛也特亮光。我现在看她这眼睛，不是在注视这一个地方，她好像在注视远方，在凝视一种什么。她这时候光特亮，这种光给我感觉是很柔和，不像手上那种强要闭眼的感觉，看的，这种很柔和。我看见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字，一个旗上面写的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个繁体字，好像那个象形字。哎呀我可以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不认识这个字。

S：先不用，先问。

何君：哦，这个字有一个音。我说我不认识这个字，后来她说是个“队”，队伍的队。这个队伍的队是个繁体的队（隊）。

S：可能是个繁体的篆字。

何君：我问这个队是啥意思，说是不能一个人，要成队地训练。我接下来问，我说哪有那么多人啊？哪有那么多成队的人啊？她就拿手一划拉，好像是很多人，闪电的人要集在一起，集结在一起。接着我问，谁去召集这些人？有一个图像又出来了，就是武陵塔上拿旗的那一位又出来了，开始在那儿招呼这些人。拿着旗招呼着这些人，就都排成了，列成了一队一队的。她说到这儿就完了，站起来了。

2008-12-9 整理-待续

镜如意-13

何君：接着我问，谁去召集这些人？有一个图像又出来了，就是武陵塔上拿旗的那一位又出来了，开始在那儿招呼这些人。拿着旗招呼着这些人，就都排成了，列成了一队一队的。她说到这儿就完了，站起来了。

S：嗯。

何君：但是这些趴在地上的人也都起来了，起来了好像鞠一个躬。这个躬鞠得很深，快挨到腿了……有的人就是挨到腿了。然后起来了，起来就在一边坐着。

S：嗯，她这意思呢，就是现在从观开始，比如现在这几个人。将来的话呢，就可能就是整体性的入观，就是突破这个观这一步。观，这个深度是很深的，你们现在还处在观自这个阶段。就是心经头一句不是观自在菩萨吗？你们现在是观自。

阎骅：嗯，观自。

S：观自这关突破以后——观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观行的时候就是深般若的过程，但是观行的基础是观自。所谓的观自就是一个自我的消化过程、自我的磨炼过程、自我的小化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报名完成的。观行这关突破以后——观照。

郡岚：照五蕴皆空。

S：照见五蕴皆空，观照。观照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是观度，度一切苦厄。要修到观度。

阎骅：修成了……

S：嗯，修到观度就算修成了。那么你们现在呢还处在观自这个阶段，观自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接缘，聚能量。观行的时候呢，行深般若，就是她们跟你讲。你的能力有了，她们就给你讲，往深般若走了。然后就是观照，最后观度。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阎骅：嗯嗯。

S：将来何君再见人，九阴九阳什么的那都是过去了，就是该怎么练怎么练。现在就是突破这个感觉，观。观自，先观自己。所谓观自己呢，就是接缘。接你的缘，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你的本尊师也出现了，你自己的天妈也出现了，天爹也出现了……将来就是她们再进一步指导你观行，行深般若。到了一定的程度，再接上释佛、观音或者是大日宫主的缘，就是观照那一步，最后就是观度。就是整个心经。这就是心经开始的头一段，就把修行的全过程全讲完了。

闾骅：嗯。

S：观自，观行，观照，观度……就完了。这段修成以后，就变成舍利子。舍利子是什么呢？就是走的时候就是舍利子了，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时候就跟她们容为一体了。心经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照着这个心经走，完全就照着心经走。她们现在的意思就是现在就照着心经这个路子走，这是新的起点，以前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服务的。

何君：嗯嗯，对。

闾骅：可是我们前面那块走得不好怎么办呢？

S：没有以前那段，也就没有今天这段。

闾骅：哦……

S：你不能说前四个馒头我没吃饱，就这第五个馒头吃饱了。

闾骅：对，呵呵呵呵。

何君：还是要跟着旗帜走。我刚才又问，你说这个过程时我问，我说这光叫练习，谁来管啊？（小草评论\*\*//虚空她们说——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其实就是想问是不是归你何君自己管，还是一个我——老乾坤翻版。）又出现一个图像……拿着旗帜……跟着走，哦，图像的意思——还是跟着 S 走。

闾骅：对对，是的。

S：比如说他们有的人还要印老乾坤这些，都别搞那些了。因为搞那些都没有用，说的再好听——书的背后还是个钱字。

闾骅：嗯，对。

S：你（闾骅）现在在你后面站的是观音，我有什么事儿我问观音不好吗？

闾骅：嗯，就是，是。

S：你（郡岚）后面站的是白娘，将来你有事就问白娘、青娘。你（金兰子）就问碧霞，还有观音……这是对你最解决问题的。其他那些，比方你再印什么书啊……那都是文字，没有用。

闾骅：那是过河的筏子了。

S：嗯，那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了。你现在都有打火机了，你干嘛还在那儿钻木取火呢？就把那些赶紧甩掉，就突破这个观。因为将来以后的人，都要跟你们学这个观。

闾骅：嗯。

飞狐：我先去洗手间的时候，她们还补充了一句。她们先说……学人自己行观的时候要假亦当真，真亦当假。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就是 S 在场的时候，就是——一味当真。

闾骅、何君、金兰子、郡岚：嗯，哦。

飞狐：就是千万不要怀疑。

闾骅：对对，不能怀疑。

飞狐：看到什么只管说就行了。

S：就是在这个场合，没有假的，全是真的。她就是猫相，我也能看出她是观音。

闾骅：对。

S：所以要坚信自己。

何君：假的进不来了。

S：你自己观的时候，也不要怀疑是假的，就是假的我也当真的记下来。有了这个记录，我以后再去琢磨，再去研究。你记录多了，你就能分辨出来，哦，这当初是个狐仙装的，糊弄我。这个是什么，那个是真的……那以后再说。

闾骅：嗯嗯。

S：因为她们都是在帮你，在助道，她们没有坏意……（对飞狐说）那今天就到这儿？

飞狐：行。

何君：还早呢！

闾骅：嗯嗯，再说说，呵呵。

郡岚：好不容易来一次。

金兰子：是啊，难得啊，机会难得啊。

飞狐：不过她们是还没走。

闾骅：她（郡岚）说让您（S）给我昆仑位看看。

郡岚：（昆仑位）摆得行吗？

闾骅：摆得……我就说想……

S：你（飞狐）去，你去，你去看。

（飞狐跟郡岚、闾骅去看昆仑位，随后金兰子也来了。）

闾骅：你看，你（飞狐）昨天观的我这个（缘）是南极仙翁，我家里原来就供了两个南极仙翁！

飞狐：哦哦。

闾骅：你看，要不您看得真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闾骅随后给飞狐介绍了他家昆仑位的摆设。）

飞狐：行，挺好。

闾骅：这边是心经，我就是按照 S 的说法，我就是按照心经修，您给看一看，看位置行不行，她们提不提什么意见。

飞狐：可以，她们说行，挺好的。

闾骅：嗯，行。

郡岚：呵呵呵。

飞狐：她们说关键就是上心。

闾骅、郡岚：嗯，上心。

飞狐：就是说您家的这个摆设这些都非常好了，没有问题。再就是要把心、情跟她们系上，就是要多交流。

闾骅：嗯，多交流、多交流。

飞狐：一定要多感觉，多交流。然后（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假亦当真，有感觉就记，慢慢地到后面积累得多了，再来检验、比较。

闾骅：哦……

郡岚：好，那咱就坚持，每天上香，沟通。

飞狐：嗯，上香，不知道您在家里练不练瑜伽？

郡岚：练。

飞狐：是练哪种呢？

郡岚：九阳九阴，还有小九拜。

飞狐：哦，拜功要关注一下（意思是一定要练拜功）。然后就是，在练瑜伽的过程中，不管是瑜伽中的哪一种，只要有感觉马上就问。

闾骅：哦，马上就得停下来？

飞狐：嗯，停下来，或者边做边在心里问。因为练瑜伽是干什么呢？就是相应她们。相应她们九天以后，她们给你们聚缘，聚这个能量。聚的能量就是这些仙。

郡岚：哦……

飞狐：也就是说，您通过练瑜伽，她们把这些仙给大家聚过来了。聚过来以后，一有感觉，就得赶紧把这些仙留下来。

闾骅：哦，对对。

飞狐：怎么留下来呢？就得跟她沟通。

郡岚：我一拜有时候就哈欠连天，还好久。

飞狐：对，这个时候就要马上在心里开始问，请问是谁，请您跟我说几句话，报个名字等等。

郡岚：哦……咱都不懂问。

飞狐：就是这个非常重要，要不然就像 S 以前说的，就是随聚随散。

闾骅：对。

飞狐：就是比如说拜的时候把她们给聚过来了，聚完了以后，你们这儿又……

郡岚：没反应！

飞狐：对，没反应，她就又走了。

郡岚：哦哦哦。

飞狐：再练功，她又给你聚，聚过来了以后，又走了。

郡岚：哦，那咱就犯的这错误。

金兰子：那打哈欠的时候就不练功了，就赶紧问？

飞狐：练功的目的就是把她们给聚过来，聚过来以后，您就得赶紧跟她沟通。

閔骅、金兰子、郡岚都说自己就是差这个。

閔骅：都是坚持着练完了，有空的时候才想着请。

金兰子：练完了有时候就不打哈欠了。

閔骅：对。

飞狐：比如说爬山，就是为了上山顶。结果人们就总是不停地在原地走，怎么走也上不了山顶了。怎么上这个山顶？就得靠这些仙，这些缘，帮助您一步一步往上爬。她们就像是您的登山工具似的，比如氧气罐，有她们的帮助，您才能上高山。没有这个设备，没有她们的帮助的话，就始终到这一步，就走不到前面去了。

閔骅：哦哦。

飞狐：就是这个，练功的时候有感觉了，就赶紧问，感觉是个猫就给写上。旁边放个纸笔。

郡岚：哦哦。

飞狐：你就写，有只猫。你要是感觉她是黄色的，你也写上。然后请她报个名……然后逐渐地报名的多了，你看谁跟你亲。比如你发现这只猫总来，她可能跟您关系特别亲，然后您就特别关注她，请她跟您多说点话，多带点缘……慢慢地跟她们就熟了，您的观力就越来越深，能量就越来越高。

郡岚：嗯，对对。

飞狐：跟她们沟通完了以后，再接着练功就行了。

金兰子：哦……是这意思。

閔骅：咱们把这个整个弄颠倒了。

金兰子：以练功为主了。

（飞狐、閔骅等回去 S 那儿，把情况跟 S 说了一下。）

S：练功就是为了要相应，相应来了就得赶紧抓住。光注意形式了，没把练功的内容抓住。

閔骅：对对。我这次有两个最大的开悟，一个是假亦真来真亦假，现在一定不能怀疑。我觉得这一下子心里头就明白了。

金兰子：对对。

閔骅：再就是练功的时候老觉得来了很多人，就不理她们，就是我练完功再说。就这个，刚才飞狐一说，就应该她们来了就赶快问。

S：对。

閔骅：这个一弄，那事儿就多了，感应就多了。

何君：你练功的目的想找人家，找了人家又不理人家。

閔骅：不是，我老是受一个什么呢，S 在那里说，只要这带子一响，九宫都来了。我就说那她们来了，我停下来去记这个去？

S：来了干什么？来了要跟你说话。

閔骅：哦……

金兰子：就没理解。

閔骅：我就想她们在给我加持，我得好好的赶快练啊。

S：练功的整个过程叫瑜伽，瑜伽的含义就是相应。就是练功是个形式，通过这个形式干什么呢？瑜伽，就是相应。我一练功把她们一下都引来了，引来了以后赶紧把这个形式扔掉，赶紧跟她对话。鱼都咬钩了你还不收杆——还



在那儿拉着架子钓鱼？

阎骅：嗯，得意忘形。

S：对，得意忘形，赶紧把这个形扔掉。不能说……我在练功，你等着。

阎骅：对对对。

金兰子：对，原来都是这样。另外，每次练完功之后的收功，好像还是不是太那个什么。

S：先是握瑜伽拳，然后使劲吸一口气，瞪着眼睛，使劲把气往下腹顶。如果说你反应大的话呢，你这口气小点儿，顶的力量也小点儿，要不一个光爆把你摔出去了。开始的时候别憋的时间太长，要短点儿，适应了你再稍微长一点儿。

金兰子：哦，是瞪着眼是吧？

S：瞪眼是使劲，使劲瞪，几秒钟就行了。

金兰子：哦。

S：为什么这么收功，林花曲里有记录。

何君：对对，大日宫主讲了这个。

S：大日宫主专门讲了，这就是收功。

金兰子：我好像没……没太注意。

S：林花曲里有详细记录。

何君：对，有详细记录。

金兰子：哦……

S：这是大日宫主亲自教的。

何君：对对对，亲自教的收功方法。

金兰子：好多同修好像都不知道这样收，所以是不是这个能量低啊什么的，聚不回来啊，这个跟那个有关系吗？

S：能量低是什么呢？是缘，聚缘。

金兰子：哦哦哦，聚缘。

S：聚缘就是聚能量。

金兰子：哦哦哦。

S：因为你自身没有多少能量。

阎骅：缘就是能量。

金兰子：嗯嗯嗯，我今天倒是那个什么了。就是先把缘聚过来，聚过来以后呢再跟她们容为一体……今天我这个我是理解了。原来我老说，我说练了这个几年了，也不知道这能量上没上二级，老琢磨这个。

S：那些你都不要管他。

金兰子：对对对。

S：说白了，九阳九阴，你们练的这些年，他只是最底线的一个自保。就是保什么呢？下一世还是人，接着修。

阎骅：哦……

S：聚缘是表示什么呢？你一观，通过聚缘……走了，下一世我人也不当了，上去了，就这么个意思。练功呢是自保，保我下世还是人，这世不行我下世再来。（小草评论\*\*//虚空她们说——并不是只要练了九阴九阳就能保证下世是人了，还是有个质的要求。也并不是九阴功不能练到七级能量，只是学人常是为“我”而练，聚不住……）因为人的这个能量很低，就是达到饱和也很低，主要是靠缘，能量都在她们那儿，能量在虚空。

金兰子：对，现在知道什么是能量了。

S：虚空能量是个组织，叫虚空能量组织。你看方迪他研究也研究到这一步了，他发现虚空存在虚空能量组织。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叫组织呢？他也是观察到了。所谓这个缘聚到你那儿，你那儿本身就是个虚空能量组织，那么核心就是你。你要把她们容为一体，这就是整个你这个组织的能量，就是一个整体。虚空为什么总是显示战团、战队呢，就是告诉你——所谓的能量就是一个虚空组织的总和。

金兰子：嗯。

飞狐：抓紧，赶紧问讯，请她们说话。

何君：她们说，就是要跟着 S 的意思走，跟着旗帜走。两次，刚才又出现旗帜，跟着旗帜走。按照这个改变思维的方向，跟着旗帜走。排好队，还有一个，排好队，别乱。

S：嗯嗯。

何君：排好队是一队一队的，一队一队的。一队看来有不少人呢，一队大概有一百多人。

S：嗯。

何君：就是跟着旗帜走……她们都会帮忙，观音、释佛、西王圣母……一下出来好几个图像，还有几个好像站在一起。她们都在那儿看着训练，呵呵，就像做操似的，操练，在那儿操练。

S：就是九宫她们都是一体的。

何君：嗯。

闵骅：她说是，葵花就是莲花的一种变形？

S：嗯。

闵骅：就是莲花。

S：嗯，对。

闵骅：说先是葵花，修行后变成莲花，然后在莲花芯上，你才算是摆脱人身，不再回来了。

S：嗯。

闵骅：观音说，说这次 S 来，是几百万劫的……相当难遇到，今天也算是满足了我（闵骅）的心愿，好自为之，你（闵骅）一定要坚定不移，跟着 S 走这条路，不要再想别的了，没时间了。（她）一直都强调没时间了。

S：嗯嗯。

闵骅：（她说我）过去换了这么多功法，换这换那的，最后就是找到了根了，找到了根就能上去了。

S：你从现在开始，就是重点突破她（郡岚），把她带入观。

闵骅（对郡岚说）：听见没有？S 说了。

郡岚：呵呵，我也努力。

S：只要把“我”这个法障去掉，一带就进来了。这个法障就是我，把这个我突破，一下就进来了。你（郡岚）要是能观了，你们这儿就方便多了。

闵骅：她（郡岚）灵感比我要强，她后来就是（光爆）摔了一下，摔得她不敢了。她一修，她预测啊，哈欠啊什么的……她的反应都比我强烈。

郡岚：我上回就是练那个九阳功和九阴功，刚练完了以后，我就上厕所去了，一转身，我就觉得人走忽悠悠忽悠悠的。也不知怎么着，就跟腾云驾雾似的，一下就摔出去了！

S：嗯。

郡岚：我摔得多狠呢？我从厕所那儿摔出去差不多两米左右，就趴在门口了。然后这手就这么打在门上了，把这儿弄折了。

S：你再给气的时候小点儿，别给那么猛。就是吸气的时候，吸得别太饱满，吸得少一些。

郡岚：哦。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吸，呵呵。其实那天是我练完功，收完功以后，我上的厕所。

S：那你就是还没收稳当，就是多停一停，让这个震荡的场停下来再动。

郡岚：嗯。那次摔得好狠，那天我摔了以后坐起来了，我还觉得在转呢，我觉得还忽悠悠忽悠悠的。当时摔完了不疼，但我就看我这手，都看不见手指头了，一下子肿了！我还挺奇怪，我说，哟，怎么这样了？当时不疼，但我站起来往外走，还觉得我还飘着呢。

S：就是吸气的时候给小点儿，别给那么太大。收功的时候气也给小点儿。有承受能力以后再适当地给。收功的时候千万别一开始就吸气吸得太足，那一下子就昏过去了，那个力量是相当大的。

郡岚：是啊。

S：要轻轻的，先轻轻地试一下。

金兰子：有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自己那个气不是在动吗？我不知道叫什么，就说气吧。它在里面循环着，自己能感觉出来。但是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不就睡着了吗啊？它夜里经常这样，有时候是好几个小时，那个要不要收功啊？

S: 如果你当时有感觉, 需要收的话, 你就躺在那儿收一收, 更安全。如果你困了, 打算睡觉了, 你就顺其自然, 它愿意转就让它转, 你就睡你的觉。

金兰子: 嗯。

S: 现在这些都是次要的了, 观是主要的。心经第一个字, 观。

郡岚: 就每天晚上得拿出几个小时坐在那儿观?

S: 你也别特意坐那儿——我现在开始观了。有感觉就观, 比如上香的时候。

郡岚: 哦哦, 有时间限制吗?

S: 没有时间限制。

闵骅: 她(郡岚)一天好几次哈欠, 哈欠得都不能走路。

S: 一哈欠你(郡岚)就问。比如你切菜呢, 一哈欠, 你就一边切菜一边问, 谁来了, 请说说话什么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心里别忘了问。

郡岚: 哦, 嗯嗯。

S: 就是跟她们交流, 过去她们不是说“瑜伽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吗? 就是说你无论干什么, 只要有感觉了我就问。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

郡岚: 嗯。

S: 就是说, 把她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只要来了就问。你不要特意, 我现在要观了, 那可能什么也观不到, 她还没来呢。

郡岚: 哦哦。有时候我打哈欠打多了, 我能连着打十几个哈欠, 打完哈欠我就突然清醒了, 我就不累了。

S: 你就是打哈欠的时候就一边想她们, 一边打一边想。你别等都完事儿了, 人都走了你再问。

郡岚: 呵呵呵呵。

S: 这个叫什么? 叫抓机。机你不抓, 你等哈欠完了, 机走了。

金兰子: 对, 机失了。

S: 所谓机呢就是她们的……(听不清, 何君在跟金兰子在谈感想。)什么叫随机呢, 就是机来了你马上要随机。随机要应变, 应变就是我赶紧问。随便你干什么, 比如你在做小九拜, 感觉她们来了, 你也可以拜不停, 但是你心里得不停地赶紧问, 这时候这个拜就像个机械性的, 我拜我的, 但是我的心在问她们。

闵骅: 哦。

S: 一直问, 一直跟她们交流。如果她们正好是有天尊给你们讲重要的话什么的, 那马上拿笔就给记下来, 要不然你就忘了。

闵骅: 对, 过会儿就忘。

S: 尤其是她高兴。比方白娘一高兴, 给你唱一段什么的, 来个段子, 你不给记, 她气死了。下次不跟你说了, 呵呵。

郡岚: 哦……呵呵。

S: 而且这个呢不需要你摆个什么姿势, 不需要你摆固定的姿势。摆固定的姿势反而以后不容易观。越轻松越自然, 就越容易和她容合, 就越容易观到。

闵骅: 对, 我看到书上川人她们都是观得非常自然。我们就老觉得好像得有个姿势, 掐个手印, 好像是和她们接收信息强一点儿, 呵呵。

S: 这些都是形式。从白丁开始, 他必须要抓个形式。怎么办呢? 就是摆个什么姿势。但是你真的入观的时候呢, 随时随地就可以。比方上香, 玄女说学人上香就像就义似的。

闵骅: 对对。

S: 就像上刑场似的。玄女的意思就是, 给我们上香是高兴的事啊。她说一笑三点头啊。

闵骅: 是的, 真的。

金兰子: 呵呵, 特严肃。我每次上香都是闭着眼在那儿叨咕叨咕, 叨咕以后才上香, 老觉得这是严肃的事儿。

S: 应该是轻松、愉快、自然的事情。

金兰子: 嗯嗯。

S：你别把它弄成个像八股似的，那哪儿行？

金兰子：嗯嗯。这个上香的时候，还是按照中间三支？

2008-12-10 整理-待续

附-资料参考-青霞初入观-续 8

2008.12.6 日（六）青霞观

12：25 分上香后观到一只大白狐狸，非常漂亮的白狐，马上雪山飞狐出现，穿白衣裙在舞剑，又显漂亮的白狐，同舞剑者交替出现。

我：你好！请心月狐开示。心：长相知 长相望 长相守 长相月

我：谢谢指教，望常来。家里来人了，感觉没有了。

2008.12.7（日）青霞观

11：30 分上香后特别想妈祖，看到妈祖，年轻模样不很清楚。我妹妹从台湾出差回来给带的特产凤梨酥……

我：妈祖您好！请尝尝台湾特产凤梨酥。妈：孩儿有心喜于心，心心相印常相念，行于空。显一只大绣花鞋，粉红色的。心想是否提醒找准方向，踏着脚印走？我：谢谢您老教导，请多开示几句。妈：路在脚下 行在于你。我：谢谢妈祖，我一定记于心，行于动。

【杏子评论：让你行于空，你行于动？】

看到穿战甲的美薪给妈祖附身下跪。妈：起身吧，你也挺不容易的，和合一心就有了。听到一声“起驾”，妈祖被好多人簇拥着走了。

一只大耳小灰老鼠来了。我：你好！你叫什么？丁丁。我：小丁丁你什么样？从哪来？显小女孩，两个朝天辫、肚兜、穿红绣花鞋。丁：花仙大院！哼！我早来了，没人理我！我：噢，是小花仙呀！显小小红花，好像长寿草开的小小红花样。我：对不起！慢待了，请家仙逸芯招待丁丁上位。

看到家仙孩子们都在打坐，很认真的样子，他们把家里的几盆花搬成一排，他们就在花前打坐，阳光照着他们。

20：25 上香，打一个大哈欠。我：你好！谁来了？请报名。一只金钱豹，山花！显穿战甲拿武器（好像是刀）的模样。我：叫山花啊！请吃橘子，请说说我们的缘分？山花：一个战团的。我：什么战团的？山花：花??支队，有情有意依门外，盼望相随早回归。我：辛苦了，我们共同努力早回归。请逸芯招待上位。

23：50 分上香准备做小九拜，这时向窗外望看到月亮，心中拜问：心月狐好！小玉兔好！小九拜约做六、七拜时，觉得妈祖来了，穿戴非常隆重，金黄色的服饰，头带珠廉，坐在似故宫金銮殿的宝座上，还有好几位，像是在开会激烈争论什么？这时仰头吸气时小玉兔坐在我头顶上，又显出一只金狐狸！不是一只好多只狐狸，有金色、银色、白色、各种色的，一直在我面前，我也似狐面人身（特别是面部就是狐狸脸）在继续着小九拜，心想让我看看人样，刚一想面前出现赤、橙、黄、绿、青、兰、紫，各色裙装的美仙女，马上又变成各色狐狸。小九拜做完也不觉累，最后我变成一只小蚂蚁结束。

2008.12.9 日（二）青霞观

10：35 心香九柱缭绕九天。心安静、心自然、心包容。头麻紧。请问谁来了？妈祖出现。我：您老好！请您说说。妈祖没开口，给意：直对大日！后又给意：一个大“十”字。感觉大日佛王也来了。我：请大日佛王指教。！

出现一个大大的“空”字，大的把我包在里面。我觉得是让我空观。这时哈欠连天，泪流满面。来了一大批穿盔甲骑马的将士；又一大批穿盔甲步行手拿盾牌的将士；（哈欠泪流，同事来说事，赶紧擦泪说：没睡好觉……同事走了赶紧继续观。）又一大批踏着海浪来的穿盔甲的将士；又一大批西洋模样的穿盔甲将士，仔细观一将士盔甲帽露出金发飘飘，手拿弯刀；还有一大批穿灰衣和尚样的佛兵。啊！一望无际望不到边的各路将士，非常壮观。

心想：今天什么日子？出现“兵变”两字，心一惊，又出现两字“变一”。

这时看到好多位老祖高兴的坐在像观礼台的台上，大日九宫好多人也穿战甲站在后边像在检阅。

11：30 分同事叫吃午饭，我赶紧说：请各位佛祖、特别请众将士们一同共进自助午餐。观的过程中，忘了在哪里，还出现一个大“静”字。

2008.12.10 日（三）青霞观

11:15 心香九柱缭绕九天。快到午饭时间了，请能来的万缘都来午餐。一头带角大黄牛带着两头小牛来了，叫牛，显一大嫂模样。我：您好！牛嫂，请说说。牛：风风雨雨终于找到家了。我：牛嫂辛苦了，中午带孩子多吃点，吃完饭家仙逸芯带你们回家休息，以后就一块修了。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来了，我：您们好！请报名。“鸣”。我：哦，“鸣”请准备开饭，……

话音未落，哄隆！一声，急奔进来一头大象，把办公室的门要踢破似的。我：你好！叫什么？“玲玲”显女孩，穿白地兰花衣。我：请“玲玲”说说。玲：长途急奔心中喜 我与姐姐共甘苦。

楼下餐厅已经开饭了。我：“玲玲”辛苦了，准备吃饭吧。奔进来一群（穿戴似）佛兵和几个八路军伤员，没等说话又奔进一匹枣红马，“静如”，显一文弱书生。我赶紧：“静如”好！大家一块来吃饭吧。饭后我问：大家吃好了吗？哈哈！还不错！好久没吃过了。大象的声音。我：大家都说说话！归心似箭！我：谁说的？大家的心声！感觉有新来的。我：还有谁报名？一只小黄绒毛鸭子叫：丫丫。我：丫丫？你报过名了吧？显一女孩：你老记不住我。我：这回记住了，丫丫。请说几句。丫：我也没什么说的，只想请姐姐常想我们，我想跟你亲，你也不理我。我：怪我不好，修的不好，没能力不能熟练行观，我一定努力，向前辈学习，咱们共同加油！

这时看到一队小蚂蚁，吃饱了排队回家方向去了，还有好多家仙：虎、蛇、鹿等，还有带翅膀小精灵似的小花仙飞舞着回去了。我想起牛嫂：牛嫂你们吃了吗？牛嫂浓眉大眼非常祥和样，穿土布短衣，带蓝花布围裙。牛嫂上前：谢谢！吃的好，孩儿都高兴，以后我们就有盼头了。我：一家人不用客气，你们能来，我也很高兴。咱们和心齐力，就有希望了。牛嫂泪光闪闪，大家都高兴的拍着手回家方向去了。

补记：9日晚小九拜时。出现两大朵非常漂亮的牡丹花，一朵粉红；一朵淡绿。想起s说：见花就是让观。

我赶紧问：谁来了？请报名。哈欠流泪，绿牡丹变一年轻男子，白衣裤带帽，有大辫子。给意“天白”。不说话，坐在椅子上。粉牡丹变一年轻女子，粉衣裙，一下就坐在天白怀里……

待续

【杏子评论：没什么说的，就是要从最基础起步，从最平凡的动物仙报名起步。尤其是S不在场的行观，千万不要贪求什么，否则就会是“空病”。以往佛门认为“空病”是无救的……比如一心禅到了宋朝时，观者的我膨胀到比佛还大！致使一心禅灭……月湖女：动物仙是助道行的，为什么观者还会“空病”呢？小草\*\*//S 以前说，在观自阶段主要是磨小人的我，但是人的我大已经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我大，反而把我大认为是正常。一些动物仙就会设法让你的我再膨胀……直到大的连自己都不相信了？但是这种助道的方式对人无用！因为人的我越大，这个人反而是认为自己修行的层次以及什么能量就越高。所以释佛在世时坚决不让动物仙以及花仙助道。杏子：那个“老乾坤”就是动物仙助道的产物……可是人呢，不反观自己，却是膨胀的成了笑话！入观的学者千万要小心哟，小心什么？2008-12-10】

镜如意-14

金兰子：呵呵，特严肃。我每次上香都是闭着眼在那儿叨咕叨咕，叨咕以后才上香，老觉得这是严肃的事儿。

S：应该是轻松、愉快、自然的事情。你别把它弄成个像八股似的，那哪儿行？

金兰子：嗯嗯。这个上香的时候，还是按照中间三支？

S：不用，你就上一支香就行了——我就上一支香，我就是给我自己上！上什么呢？上我跟她们通。

金兰子：呵呵，哦哦。

S：别的都不要想，就上一支香就行。

閼骅：有的还说上香不让上一支呢，有个习惯说叫绝户香，不过咱就是要绝。

S：呵呵，嗯，这辈子就走了。

閼骅：狼烟，就像个信号。

S：就是借这个形式。习惯了，长了，你能观了，你上不上香都无所谓了。

金兰子：哦……

S：都无所谓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她随时都在这儿。你表示庆祝，我给你们上支香。就是通过这个形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就这么个意思。

金兰子：嗯嗯。

S：你要没有这个情呢，你就上一百支香也没用。你有这个情，高兴了，今天我给你们上支香，于是上一支香，就是表示我这个心情。你上一支跟上一百支，效果是一样的。

閼骅：我们都是平时注重于形式，实质没太注意。

金兰子：对啊。那初一、十五的时候也是一支？

S：都是一支。要是你哪天特别高兴，特别想上三支，那你就上，无所谓。平常的话就上一支就行了。打个招呼，放个狼烟，跟她们说说就可以了。

金兰子：嗯，另外就是……自己出去的时候，比方说上公园啊，或者上哪儿啊，觉得是好地方吧，带着她们去吗？

S：招呼一下。凡事出门，哪怕是上街买菜，谁愿意去谁跟我来。你家的缘啊，什么小松鼠啊，愿意跟你跑的就跟你跑去。

金兰子：哦……我犯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说，走的时候我请，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给忘了！

S：她们丢不了，呵呵。

金兰子：有时候我说她们会不会都给丢了，刚才说我的缘少，我想因为有的时候上公园啊我老带着她们去，可是一上车呢，有的时候就忘了。到了半路快到家的时候，哎哟，忽然间想起来了。

S：那没事儿，她们快着呢。

金兰子：她们会回来是吧？我说是不是我都给丢了，都走了。

飞狐：看到空中有一朵很大的莲花，好像是观音坐在上面。她的意思好像是……重点是观。就是比如说，S 讲法讲完了，大家就又开始观。

S：嗯嗯，你们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别等，别等谁先说谁后说，都不等。就像抢答题似的，我有感觉我就说。不光是感觉她们，要是有自己的缘来了，都可以问，可以直接交流。

閼骅：我那个踏浪来了，她又说两句。

S：嗯，说。

閼骅：她说——大清河边，雪山口外，青潭岸边，一片狼烟一条线。踏着狼烟跟着线，不到青潭不是好汉。从今以后，我和你……因缘一线牵。你牵我，我牵你，好事成双。

S：行，挺好。（对郡岚说）他（閼骅）昨天新接个缘，就是踏浪，他一个天军的，是他的妹妹，秘书。

郡岚：哦。

S：这个你别吃醋。

郡岚：呵呵呵呵。

S：因为这不知道多少世了，反正那世他们在一块儿，就是他们一个军的。

郡岚：嗯。

S：也可能你以后找到你的一个什么缘，这都是无所谓的事儿。

郡岚：嗯嗯。

S：就是不要跟人道上的搅和。

郡岚：嗯。

S：南京有个例子，医学院的那个……他的一个缘，还带着孩子。他问是什么关系呢？那个女仙说，我们有一世是夫妻。他说，哦，哎呀我怎么想你想你……就开始跟她噓开了。她问，你是真想假想？他说，真想。她说那你就离婚吧！他傻了……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个图像语言，就是表示过去有亲密关系，在一起。她为什么跟你交待这个呢？就是这世她会死心塌地的帮你入观，就是这个意思。

閼骅：嗯。给我的信号都很强的。

S：对对对，她一开始出现一个黄鼠狼的相跟你说——我这次要好好地调教你！就说你这个观，主要是她来调教你。

閼骅：哦……

飞狐：她（踏浪）非常活跃。

閼骅：对，非常活跃。

S: 嗯，她（踏浪）到处送花，送给她（飞狐）一朵花让她帮着你给搭桥。

閼骅：对对。

S: 因为她着急。将来你（郡岚）也可能碰到一个缘，就是很活跃的，就是她平常就是给你打下手，帮你入观什么的。都会有，每个人都会遇到。

郡岚：嗯。

閼骅：到时候你（郡岚）碰上什么天夫，你看我也不吃醋，呵呵。

S: 对对，这个醋可别吃……（录音听不清）就是说，万一遇到这个，就当没这回事儿。

閼骅：嗯。镜中佳人水中月，似有非有本来空。都是虚空……

S: 嗯嗯。

閼骅：这次我在美国，去了他们的一个基督教会。他们都是讨论，念了一段耶稣基督的话，让大家发表意见。我就把从S书里学的这个意思一说，哎哟，炸了锅了！好多人就认为这个理论太高了，就问你从哪儿得来的。他们一听都听入了迷了，有个干了几十年的牧师非找我要这个理论根据，追到我们家，找我要这个书。问我有师吗？我说有师，哪能没师父。他找我要这个资料，我说不能给。

郡岚：不舍得给，因为就这一套。

S: 嗯嗯。

閼骅：后来打电话叫我每天参加那个教会去，后来我就不去了。我一看，有些牧师们，他虽然也觉得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不愿意听。因为你这么一说，没人信基督这一套了，就没人给他送钱了。他们讲完了以后拿个兜子，一个传一个，都往里放钱，每天那么放。

S: TW有一个丽娜，他们那儿的教会也老是请她去讲课。

閼骅：嗯，那个教会跟我们这儿的寺庙基本一样，就是流于形式，没有实质，那个内容全丢了。

金兰子：嗯，一样。

飞狐：她们说要他们都看看自己的缘。

S: 嗯，看缘，自己的缘，你们自己的缘都上来了。

閼骅：我这儿来了几只羊，还有骆驼。这个羊对我……很伤心，它说——我这几年这么在你这儿呆着，你不理也不问。它边说就边掉眼泪，哭了。说我心狠。

S: 嗯，你请它报个名，好请它上位。

閼骅：嗯，请它报个名……带头的这只大羊就叫“阳阳”，下边就是阳子，一串儿。这个骆驼呢叫“从军”，走一步往西北回头看看，走一步回头看看……那意思告诉我它是西北过来的。

S: 嗯嗯。

閼骅：还有两只老虎，叫虎假、虎威。

S: 嗯。

閼骅：那就请它们都上位吧，以后勤来，我给你们多多上香。它们就说，看能不能指上你（閼骅）。我说能，肯定能。

S: 嗯。

閼骅：现在西北方向出来了一座高山，高山在喷着岩浆，放着就像礼花似的。她说是火山口，这个地方是一个能量场。它喷洒岩浆的范围就是它提供能量的范围。它包括……陕西、甘肃、兰州、新疆……那一块。好多马队都在山下……现在火焰不放了，下来了。有一条河，这条河一直通到……流向了敦煌。敦煌这个城市看起来很繁华，到处都是青山绿水，都是树，街道，骆驼，人，客栈……人来人往的，挺繁华的一个城市。那些人有的是吃饭，有的是坐着休息。我问你们都到这儿来干什么啊？说是准备去昆仑……图像消失了。

S: 嗯，好。你再进一步问问，你说刚才这段图像是谁给你的？

閼骅：说是……凤凰圣母。

S: 哦，玄女，玄女给你的图像。请玄女给你说说话。

閼骅：玄女没说话，手里拿着一棵树。这棵树呢……像是一棵珊瑚一样，一会儿变着颜色……月亮弯弯照九州，佛王照在你心头。你走我走大家走，时来运转……后面几个字不知道了……

S：那没关系，这个所看见的图像，并不是你看见的；你所感觉的也并不是你感觉的，都是她们给的。她们不给，你不会有感觉，你也不会看得见。所以给的一些场面什么的，得抓机不放，去接着再问——这个图像是谁给我的。知道谁给的以后呢，你就请她直接交流，请她说话。这样就一步步深下去了。

闾骅：嗯嗯。

S（对郡岚说）：比方说你打哈欠了，你可以问，这个感觉是谁给我的？肯定是有。你就抓住她，你说，请你跟我说话，再感觉感觉你，你叫什么名字，让给我看看你……你就在心里这么念叨。

郡岚：嗯。

S：一切感觉，包括图像，都是她们给的。

闾骅：哦……我就光去看去了，不知道问。

S：嗯，她们不给你看不见。

飞狐：刚才闾骅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一头大狮子，可能是大日如来。它走到何君耳朵旁，把他吼了一声，说他自以为是。意思就是说何君不知道抓机，就总想着我反正能观了，回去了再慢慢看，没有重视在这儿的机，不知道是对他的训练。

S：嗯。

飞狐：就是说在这儿，她们可以对何君进行更深一步的训练，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跟大家说，在这个场合下，比如一段图像看完了，S在跟你讲是什么意思。S讲完了以后，大家说社会上的事时，不要说开了，就应该很快地自己再主动去问，请问还有谁愿意跟我讲一讲，请问我们家的缘有没有愿意跟我说话的……就赶紧趁着这个时候，主动的、不停的请她们说，就是这个意思。

闾骅：哦……嗯嗯。

S：实际上她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说话说到社会了。说到社会以后赶紧扯回来，再接着观。

闾骅：对对。

S：大日宫主的意思就是让你（何君）抓住这个机往深了走。

何君：嗯嗯。

S：肯定是让你（何君）以后有事做，你赶紧往深观。

何君：她（飞狐）刚一说的同时，就看见桌上放着很大的一个大花篮！也是跟昨天一样有一束花，这花非常的鲜红！昨天我一看有点像玫瑰花，今天看不太像那个，有点像那种……荷花，不是荷花……牡丹花，像牡丹花那样的，很大！后来我一问，我说这些花是送给谁的，刚问完，这花马上就分开，就像昨天一样，这花整个就分开了，就是整个都是花！

S：嗯，就是让你观花！

何君：就是分开了，就有点像那个，这个花在跳舞，有点像那个……好像是在撒那个花似的。

S：嗯嗯，这个图像语言就是告诉你，让你赶紧抓紧观花，就是赶紧行观。

何君：嗯。

S：民间把有观力的人叫观花婆，从古就这样叫。就是把能够看到她们叫观花，所以她给你这个图像语言就是让你抓紧观花，看她们，就是往深了看她们。

何君：嗯，您说话的时候，我问这花是谁给的，说是青娘给的。我说为什么给我，说是帮小忙。

S：嗯，你问她帮什么小忙。（注：当时虚空告诉飞狐说，意思是青娘帮何君的小忙，何君还以为是他帮青娘的小忙呢！飞狐刚要说，S发话了，她们就让飞狐先不说，说是今天人多，给何君留个面子……这已经是他的老毛病了，上次在青霞那儿就说了的。）

何君：呵呵，还问帮什么小忙？

S：嗯，接着问啊。

何君：哦，接下来就是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正在趴在那个地方在跪拜呢，马上拉起来，别在那儿趴着了。就这个图像。

S：哦，是什么意思呢？

何君：嗯……给的是这么个图像，就是说为什么要给花，帮什么小忙，马上一个图像就是在那儿趴着跪拜呢，青



娘就把他拉起来。拉起来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在这儿趴着拜了，你要打坐。

S：打坐就是观。

何君：嗯，就是观，就是这个意思。

S：人打坐的目的就是观。

何君：哦哦，后面又给了，又接着一指——你看她们！这一片，好几位，十几位，都在那儿坐着盘腿打坐。这一圈儿好像是有八仙……好像还有佛位的几位，有的我还不认识，在那儿闭目打坐。哦，她们打坐在干什么呢？还是在听那个……佛王在讲法呢。（小草\*\*//虚空她们说，青娘帮了何君什么小忙呢？就是告诉他让他观。观什么呢？佛王讲法。）

S：嗯嗯。

何君：刚一说佛王讲法，我就看这个地方，一个很大的柱子，特别的白，就像那个天安门的柱子似的。一个柱子，光光的，很高很高的。那上面有几个字，那柱子上写的是——光天化日。这字很清楚。光天化日，聚散随缘……功到自成，一步登天。

S：嗯。

何君：差一点把后一句忘掉了，一打（图像），一下子就差点忘掉了。这是佛王说的，我问谁说的，说是佛王说的。

S：嗯。

何君：我接着又问我怎么才能做到这个，我怎么能做到聚散随缘，一步登天。她说还是……一个图像，就是打坐的那个图像。还是……还是得观，行观。

S：嗯，就是从你自身做起，你观得有一定的深度了，你才好聚散随缘。

何君：嗯。刚才是连说带出字，顾不上听了，又看不见字了……就一晃就过去了，这字。就是跟着说就慢了，一张嘴不够使。

S：嗯嗯。

飞狐：刚才有个图像，心月狐在前面走，身后跟了一群小兔子。

S：嗯嗯，那些小兔子就是……

飞狐：就是一个个入观的人。

S：嗯，入观的人，现在就是指闾骅啊你们这些人。

闾骅：我们俩（指闾骅和郡岚）都属兔，呵呵。

S：都属兔？哈哈。

闾骅：嗯，我和心月狐缘分特深。

何君：是吧？

闾骅：（心月狐）原来老来。我一上香老是念——十方三世佛，三清妈祖，昆仑神位所有众天尊，本尊师，MS，青潭八妖圣母，素女心月狐圣母。呵呵，每次都是这一片儿。

S：嗯嗯。

闾骅：原来给我图像，说我就是月兔。

何君：哦……

S：聚散随缘，就是通过观，训练、培养这些有观力的人，把这些叫做聚散；随缘呢就是说方便，怎么方便怎么来。

何君：哦……

S：头一个是光天化日，是前提。就是必须是以她们为前提，别观到歪道上去了，那就不是光天化日了。光天化日干什么呢？就是聚散随缘。怎么才能聚散随缘呢？就是你把你的观力续上来。

闾骅：S这么一说，觉得行观挺容易，原来觉得特别难！原来就觉得好像不可逾越似的。

何君：就是那层窗户纸得有人帮你捅破，没有那个你就不行！

闾骅：S这一说就明白多了。

何君：就是你（闾骅）还是有基础，这么多年了……

S（对飞狐说）：怎么样？差不多了？

飞狐：嗯，行，她们都散场了，我们走吧。

S：嗯，赶紧谢谢她们。

闷骅等：谢谢，谢谢。

飞狐：坐车回家的路上，虚空中一人道——梦里花，花里梦。梦里归花乡，花里归梦乡。——碧霞

2008-12-11 整理-待续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33

12月5日晚上，迪安、玉青去青霞家聚餐。玉青、青霞、兴达三人观。

玉青一进青霞家先去上香了，青霞家香台不少佛兵。她头痛不已，吃饭的时候不断打喷嚏。知道青霞家这两天来了不少缘，急着要报名。吃饭时，玉青她们请香台上的家仙先吃，就看台上席开两桌，很热闹。饭后，三人开始行观，迪安又睡着了。

玉青：跑来了只黄狐狸。咬着青霞的裤子。

青霞：新来的缘？常来常来。

玉青：呵呵，人家要常驻，你不欢迎啊？

青霞：常往常住，那好啊。赶上饭了就赶紧吃。

玉青：嗯，给她报个名啊。

青霞：我就说，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她也不说啊。

玉青：没有，你把心静下来。

青霞：叫“丽”。

玉青起身去厨房拿东西，感觉小狐狸跟着她。

玉青：呀，你别跟着我啊。

青霞：你问问她叫什么啊。

玉青：没事，你接着问。

青霞：从哪儿来啊，从哪儿来？（过会）从大山里来的。跟我什么缘分？（口气挺硬，挺着急）你显个人形让我看看啊。

玉青：显个小姑娘，七、八岁的，挺可爱的，穿着黄衣服。显出穿着大人的鞋子。

青霞：哦。

玉青：这意思就是说，你“观”不要着急。走路（鞋）要合脚（观也要配合情绪和观力）。

青霞：这个小丽狐显出穿战甲的像。

玉青：什么颜色啊，描述一下？

青霞：白盔甲。

玉青：又是白的啊？

青霞：嗯，我怎么老……刚开始没看颜色，那你一说什么颜色，我就好像……

玉青：没事，没事，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过会）有没有戴什么兵器啊，看一看，兵器也是种特征。

青霞：拿着好像枪似的。

玉青：枪啊。

青霞：嗯。什么战团啊？显出“冰河五四”。

玉青：二战。那问问是哪个娘娘手下？她穿白色是哪个？雀儿飞都是黑战甲啊。

青霞：说是飘花……

玉青：飘花女，罗刹女。你想到什么说什么，让她和你说话呀，她来干什么的呀？路过还是常驻啊？

青霞：说回家。常驻，上位。

玉青：上位啦？

青霞：没有。

玉青：呵呵，就是啊，我看她怎么在这儿。

青霞：吃完饭了，再吃一苹果吧。

玉青：哎，她做一万福，打个招呼，然后她说……

青霞：你问问她，我说的对吗？

玉青：不，这个没有对错，说的都是跟你的缘。

青霞：哦。

玉青：她说她来了有一个多星期了。一直都没有和你说上话，着急，她跟我说我对不起，刚才老是闹着我啦。然后我说没关系。她现在坐在你边上，把手放你手上。她说——手拉手，心连心，你看月亮多清晰，天上通道已经打开了，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回去。说不要着急，还这么远呢，不要着急，这么好的机会。她跟我说她闹着我的意思，就是让我告诉你，她在这儿，以后呢常来常往，常聊聊天，你有什么不知道的，比如你想知道你是谁啊？你是哪个战团的？你就和她多聊天。她说她是飘花女，以前那些都是飘花。战团多了。现在来的有的是你的丢失的能量，也有的是以前的姐妹，都是缘。她说她就是你以前那个战团的。你们家是不是有只小猪啊？跑过来了，显出一个小男孩的样子，挺可爱的。

青霞：嗯，对，奔奔。

玉青：嗯，他拉着丽的衣角，说拉姐姐上位。小男孩还围着兴达绕了一圈。

青霞：嗯，这个小猪可能和兴达的那头大猪也有缘分。

玉青：嗯，现在天上地上都不分啦，齐心合力把家回。

青霞：哦，好，我这个（头麻）开始了，哟，谁来了？是不是又有谁来了？

玉青：嗯，我头一直疼。是个大家伙。

青霞：嗯，感觉比刚才的那个厉害。好像是个黑背的大牛啊，大水牛啊？

玉青：是不是犀牛啊？

青霞：嗯，反正那样的，大龟皮。这犀牛以前来过，以前来过犀牛。

玉青：赶紧的。（头疼）（过了会）不要着急慢慢问。

过了会……

玉青：他把鼻子一仰，说勾月。我说哈哈，你要勾月。他有点那个，呵呵，说在这儿一块修行，一块勾月。

青霞：嗯。欢迎欢迎。这犀牛叫什么啊？原来有只。

玉青：嗯，问问他，可能不是那只呢？来了很多小鸡啊，从门口。兴达，好像是你的缘啊。是不是你上次观的那群啊。

兴达：嗯，公鸡、母鸡、小鸡。

玉青：好像特别喜欢围你转啊。

青霞：大犀牛叫“流”啊，流什么。

玉青：流星。她显出人形了，是个穿战甲的女子。

青霞：哦。

玉青：她把剑拔出来，说“挑灯看剑，醉里寻真”。我说别作诗了，说的大白话吧。嗯嗯，头疼。她用剑把茶几一破为二，说“不破不立”，立现在的观道，破你过去的那些框框。我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她说第一天就来了。就是你能观的第一天。我问她怎么才显形啊，她说她今儿才说上话。你跟她说话吧？

青霞：嗯……

玉青：鸡还没有走呢，兴达能和她们说话？

青霞：我和这个流星一块战斗过。

玉青：她给你的是语言还是图像？

青霞：好像，就是两个人一块跑着。

玉青：图吗？

青霞：嗯，就是两匹马……

玉青：那就是图啦。

青霞：嗯。

玉青：什么颜色的马呀，在那儿跑呀？问问她？就是有画面，比方说先出的是马头，你就要马上说出现马头啦。

青霞：就在草地上跑着，远处有山。

玉青：嗯。

青霞：两个人都戴着红缨帽，嗯，都穿着好像黑灰色战甲似的。战甲那儿还有那个圆的那个……

玉青：护心镜。

青霞：嗯。两匹马都是枣红色的。

玉青：嗯，你问问她跟武陵春什么关系。

青霞：就是姐妹。

玉青：嗯嗯，问问是哪个战团。

青霞：她说就是武陵春的那个团的。

玉青：我听着是天鹰的人，武陵春是兵帅。

青霞：嗯，来了头鹰。

玉青：鹰啊？什么颜色的？

青霞：就是黄勾嘴，黑色的。黄爪子。说叫“吉莉”

玉青：鹰飞到一根老枝上站着，下面是沙漠。——意思就是说没水。水为情，情还没有到，给了我这么个图。

青霞：嗯。

玉青：然后出现太阳，它朝太阳飞去。太阳就是光明。

青霞：这是给我一个意思？

玉青：嗯。沙漠上的老枝站着鹰。意思就是这儿还是沙漠，没有情。然后你刚才（有没有）在心里问我怎么修行啊什么？他朝太阳这个光明飞去，飞也是直飞，不走弯路。鸟飞行都没有弯着飞的。弯路就是我相和求索。

青霞：那……那个犀牛。

玉青：嗯，就蹲在这儿。她好像累了，背上还有伤痕。很温顺。我问她是上位还是先在这儿休息，她说先睡会。

青霞：哦，也是女孩？

玉青：嗯，小队长。待会我们想着让她上位。飞来一只猫头鹰。兴达，有条蛇在你附近。你问问？

青霞：猫头鹰是男孩。短打扮。

玉青：问问哪个朝代的啊，叫什么名？多大？

青霞：清朝的，七八岁。叫“牛牛”。

过会。

玉青：十八里相送香粉河，烟波重上晓波月。

青霞：猫头鹰说的？

玉青：呵呵，不是，我家小雅说的。估计那个小男孩是从扬州或者南京那边脂粉地来的。他说秦淮河。南京。

兴达：秦淮河就是南京夫子庙。

玉青：你问问是不是南京？

青霞：是，点头了。

玉青：嗯。秦淮人家好风光，十八里相送在桥头。

青霞：小雅看来跟他那个什么……

玉青：呵呵，小雅是我家小管带。

青霞：嗯，小雅挺灵性的。小雅帮我招呼着啊。

玉青：她才不管呢，呵呵。

青霞：小雅别让玉青走啊，就是你们老拉着她走。

兴达：谁啊？

青霞：她们家的小管家。

兴达：叫什么？什么动物？

青霞：小雅，鸭子。

兴达：哦。

青霞：别小看人家，人家和 S 家小玉兔关系好着呢。能量挺高。

兴达：黄鸭。

玉青：哎，对，你看见了？坐我怀里了，和我关系特好。

青霞：小鸭子不大。

玉青：她不小。哎呀，显像了，20 岁，穿黄裙子的小姑娘。在这儿跳舞呢，说给你们跳舞。

青霞：哟，漂亮。好好，常来玩。

玉青：哟，你们家花仙都来跳舞了。

兴达：嗯，我们家花仙多。她们是不是像蝴蝶花，带着小翅膀。

玉青：嗯，她们有时候也显精灵相。你们家花仙都来跳舞，释佛在那儿呵呵乐。

青霞：释佛穿着便装，好像头上还留了寸头似的短短的，不是那种光头。

玉青：释佛给了图，一口煮饭锅，掀开了冒热气。就是让你们别捂着，有什么赶紧说。

青霞：哦，有什么赶紧说，那快快……兴达快点，释佛都来了。

过了会。

青霞：来了条蛇。

玉青：一直在这儿。

青霞：是吧，我就老看不清，就是很长……一条黑蛇。

玉青：还是海蛇啊，跟你的缘分。你也是龙女部的。

青霞：她是从台上下来的，不是新来的，我记不住怎么办？

玉青：那就问问她急着找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要做管带啊。

青霞：你一说管带，那个猫逸心，还有小鹿冰心都来了。

玉青：呵呵，都想当啊。这三个你选一个吧。

青霞：小猫早来了，就小猫当吧。

玉青：嗯，你跟她说吧，以后有缘来就带给你，她特高兴，跳你身上了。呀，蛇不干了。要不让蛇干点别的吧，比如催你做功。

青霞：嗯，小猫当管带，蛇就催我做功，管台上做功的事。

玉青：嗯，小鹿冰心退一边了，跑我身边了，跟我亲。呵呵，在我那儿给你报的名。

青霞：嗯，行了，今天正式确认管带就是冰心了。上次我看见一大群花仙来了，你看看还在台上吗？

玉青：没有。

青霞：那就是路过的。

玉青：你们家台上主要动物仙。

青霞：没有花仙啊？

玉青：多啊，有五六位。刚才跳舞的。

青霞：有梅花仙子，还有兰草，那还有谁啊？

玉青：还没有报上，我刚才吃饭时一个劲打喷嚏呢。

青霞：哦，那快快，来报名。

玉青：呵呵，都迈着小宫步就来了。

青霞：好好，让兰草领着来。兰草是这里面领头的。兰草好，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不对的，就跟我讲。

玉青：嗯。都坐在沙发上耷拉着脑袋不高兴。

青霞：那我也看不见。

玉青：别着急，慢慢的。嗯，有个穿粉色裙子的，娇滴滴的说她紧赶慢赶，脚都崴了。

青霞：哎呦，赶紧揉揉。小姑娘吧？叫什么？

玉青：叫灵彩。

青霞：还有一位叫辣妹的。

玉青：还有一位穿小白裙的，特别可爱。扎两个小辫。

青霞：小辫朝天吧？

玉青：嗯，没有。我看没有。她是不是给你显的，气的把辫子翘起来了？

青霞：是不是白桃仙？叫小妞。

玉青：好，都报上名了。

青霞：兰草、小妞、辣妹、灵彩。四个花仙啊，嗯，以后来了新花仙，你们要告诉我。

玉青：嗯，让兰草带。

青霞：嗯，兰草是挺稳重的。

玉青：她是你姐妹，关系比较亲。有空跟她聊聊。

青霞：不太爱讲话似的。

玉青：没有，她挺爱闹腾，她说你也不跟我说。

青霞：那对不起了，等我有时间……也别等了，我有时间就和你们说啊，哎哟……你们得教我说，教我看。晚上我做瑜珈功，你们都来啊，一块。

玉青：兴达，有只乌龟找你，你看问问？

兴达：叫“老”。

玉青：老什么？

兴达：就叫老。

玉青：老子啊，呵呵，它这个“老”不是说叫老，是说它是老资格。你再问问看叫什么名？

兴达：天大。

玉青：你这个龟挺逗的，大老天！

青霞：他那个龟没有我那个大，壳能把房间罩起来。

玉青：是洛母，还是乌祖啊？

青霞：好几回，在我练功的时候，来的。

玉青：那有可能是……

青霞：那龟大的，身上的纹路都能看清楚。我都在龟背下面。看不见头尾。

玉青：那是老祖啊。

青霞：那身上的纹路啊，这么大，有好几次了。

玉青：什么颜色啊？

兴达：白肚皮，灰的。

青霞：嗯。我一做功她就来过好几次。

玉青：那应该抓机问。

青霞：就是大老龟。

玉青：黑色的话有可能是老祖，灰色就不好说了。赶紧问。那个犀牛起来了。到卫生间喝水了。然后上位了。

兴达：鸡也都上去。猪也都上去。

青霞：还有个老奶奶，带着个小男孩。来过，也来过。是不是又来的新的呀？

玉青：什么打扮？

青霞：不是特别新的衣服……

兴达：来个狐狸，白狐狸。是不是太上老君啊？嗯，太上老君又来了。他一来就显得这个狐狸仙。

玉青：你让这个太上老君和你说话？

兴达：白胡子老头，干瘦。

玉青：是老君吗？问问清楚？不管是图像还是语言你都要说出来。

兴达：是老君？是老君吗？它就一闪变成了狐狸。

玉青：呵呵。

青霞：逗你呢。

玉青：是老君才不会……

兴达：一会是狐狸一会是老君。

青霞：释佛还在乐呢。

玉青：上次去 S 那儿，释佛说你们这儿修行的事，他不管，但他在这儿就行了。

青霞：释佛不能不管啊！这儿有个傻佛兵，还不赶紧给点化点化。

玉青：你上次观到的大肚子和尚，不像是大颠，像是弥勒。叔叔（兴达）有可能是弥勒战团的人。你现在……他不着急，反正他八百万年后还要再下来呢。不过，他说现在有这个机，就赶紧抓住，抓着青霞能回去就赶紧回去。

兴达：行，我得和你们一块。

玉青：但是弥勒指着你说——呵呵，你不着急，我更不着急。

青霞：你就跟着弥勒吧。你不是不着急嘛？

玉青：那还是赶紧回吧。那都是反话。

兴达：我就抓着你们罗刹女一起回啦。

过会。

青霞：还源源不断的来呢。

玉青：嗯，我头还疼呢，来了朵大月季还是大牡丹啊？

青霞：好啊，又见花仙啊。

玉青：不一定花仙，给你显的像，你问问。

青霞：显得像也是穿战甲的。

玉青：嗯，什么颜色？

青霞：黑色。

玉青：可能是雀儿飞，配的剑吧？雀儿飞一般配剑。

青霞：黑战甲，这抽出来还是双剑呢。

玉青：嗯，说说话，她为什么抽双剑啊，图像都是有用意的。为什么一根剑抽出来变两根了。一心不能二用。你肯定是刚才想什么了？

青霞：嗯，我就是问她我怎么看不清楚啊，对话也不流畅啊。

玉青：嗯，就是啊，不要老想着我怎么样。专注她，跟她交流。

青霞：年龄不大，十七、八岁。身体挺好的，脸红扑扑的。

玉青：她是刚来。

青霞：叫什么？叫英容。她说她救过我呀。二战的时候。

玉青：怎么救的呀？

青霞：替我挡过箭。

玉青：哦，生死之交。

青霞：那是恩人。

玉青：她说姐妹间不说恩字，你也帮过她。患难之间见真情。所以她这次赶来了。我们这儿有蓝光。

青霞：你一说蓝光，就见我们这儿闪蓝光。

玉青：嗯，我都冷。我刚才上香，看见你们这儿佛兵都不少。兴达你看看是不是，台上很多佛兵？

兴达：嗯。

青霞：上次来了不少，说来了三千呢。领队叫什么，我都给记下了。

玉青：有个佛兵下来了，给兴达手上套了个佛珠，我帮你谢了他了。还给咱们一人套了一个。

青霞：什么意思啊？

玉青：就是小礼物，谢谢就成。

青霞：都穿着灰衣。

玉青：都比较面黄肌瘦的。兴达以后吃饭上香都请请他们。

青霞：英容也累了吧，先上位，以后有时间，咱们姐俩再好好聊。

玉青：她给你作一万福就上去了。这个万福也是见面礼的意思。

青霞：嗯，好。

玉青：你妈来了。槐花夫人。

青霞：哦，我这头疼。嗯。她穿着紫色衣服特漂亮。纱织的裙子，高高的发辫。挺严肃。

玉青：问问为什么给你显个严肃的样子？

青霞：给个“急”。

玉青：呵呵，不着急。

青霞：说我太着急了？

玉青：对，她说“急是动心求，静才水从流”。

青霞：说的好，孩儿记着了。

玉青：她给你撒了那种花雨，让你静一静。

青霞：静心稳行。

玉青：你有没有闻到香味？我好像闻到了清香味。

青霞：嗯，淡淡的香味，也不是槐花香，淡淡的香水味。

玉青：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安静点？

青霞：嗯。谢谢妈妈。

玉青：她冲我点点头就走了。

青霞：美心（青霞的天）怎么不来？

玉青：美心追着槐花夫人就走了。她们俩好像在说什么。

青霞：美心穿着……她从来不给我显个清楚的像。

玉青：问问为什么？（过会）她说你要从心里去看她们，去感受她们，她说她是一滴水，还是一片草，都是你的灵，相是空的。她说给你显的虚像，就要你去努力看清楚她们。如果（现在）给你个实像，你又该干别的去了，想别的去了。她的意思是今儿给你上第一课了，就是“静心观像”。还有你现在说的是图像还是语言，都要分的清。

青霞：嗯。

玉青：哎哟，你妈……槐花夫人又去给释佛作了个揖。释佛挥了挥手——可怜天上父母心，呵呵，可能这个意思，他说没事。你妈就摸了摸美心的脑袋，然后就走了。释佛给我个字“观”，可能还要我帮你们观。就是今晚把这个“观”给你加深。我见你丹田有颗小白珠，兴达也有，小些，但也有了。释佛说——青霞行功这方面比兴达好，但兴达心诚这方面……也不差。

青霞：对，他老记着她们，上香，比我信。

玉青：对，就这个意思。兴达缺的……

青霞：就是练功。我们俩应该互补。

玉青：对，就这个意思。

青霞：那个美心在那儿给我做了动作。就像练功那种，把脚抬上去。然后坐那儿打坐。

玉青：兴达，你的飞虎来了，呵呵，老跟着你。

兴达：前天做了个梦，有只老虎在山岗上受伤了。

青霞：我和美心说你过来我们说说话。她过来……贴过来挺近的。我眼睛往里面缩，一颗一颗的，有光冒出似的。

玉青：来了只小蜗牛。

青霞：有两个大触角，爬的挺快的。小蜗牛，你辛苦啦。

过会。

玉青：它这个还是个图像。蜗牛爬的慢，它是天性就慢，但爬的慢不代表它不努力。它已经爬的快啦。就是不要着急。

青霞：那就是图像语言。



玉青：嗯。问问逸心有没有新缘来？

青霞：嗯，有只小兔。她可老来。

玉青：S家的？

青霞：她是那种小小的，就窝那儿，特乖的那样。红眼睛，大大的。变成了一个小姑娘穿着白裙子。

玉青：好，这不就是观的快了嘛。

青霞：娃娃头。

玉青：现代裙啊？

青霞：嗯……是的。

过会。

玉青：现代裙，7、8岁的样子，大眼睛。

青霞：对对。叫“星星”。从江南来的。浙江？

玉青：周庄。小船慢悠悠。

青霞：那是江苏？有水。那边特漂亮。

玉青：船儿悠悠，桨声高高，黑际无边，星光遥遥。

青霞：小姑娘还挺会作诗。

玉青：呵呵，她说是儿歌。她说“小星星一眨眨”，我说你别老唱儿歌啦，说说什么关系吧。

青霞：是啊。

玉青：我觉得它是S家的小玉兔，星星伴着月亮啊。

青霞：我刚才问她，她也乐。她可老来，不问她，都特乖。

玉青：装的。哈哈，咬我。让小雅去打她。我吃饭的时候，念叨着给S家的香台上送吃的。

青霞：家里的那只老蝈蝈今儿没叫啊。

玉青：可能累了，想走。

青霞：走吧，去玄女那儿找他伴去。

兴达：可别叫它走啊。

青霞：嗯，兴达每天喂它。它昨天就没怎么叫了。

玉青：释佛把蝈蝈拿去了。

青霞：有释佛照应着挺好的。它可活了不少时候了。

兴达：我天天喂它苹果、糕点，爱吃甜的。

玉青：呵呵。

青霞：来了匹大马，斑点马，白底青点。

玉青：嗯。大母马。

青霞：嗯，肚子挺大。

玉青：我现在头好多了，不那么疼了。大母马还背了两袋盐。

青霞：盐啊。

玉青：就是两个白袋子，我就觉得是盐啊。给你送的见面礼，它跑到厨房给你卸下来了。

青霞：哦，没盐了，今儿兴达还跟我说没了，我还想着明儿去买。

玉青：是吗？虚空很奇妙。（求心！看的可不是世俗道）

兴达：嗯。

青霞：这大母马好像是个胖大婶似的。

玉青：是不是上次说给释佛做饭的二嫂啊？

青霞：背不住是。

玉青：为什么缺盐了，她给释佛做饭。

青霞：为什么单给释佛做饭啊，释佛不吃我们的饭？

玉青：不是。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说“不是一家人不吃一锅饭”。只有一家人才吃一桌饭。也就是说释佛跟你们还

有隔阂……

青霞：有距离。

玉青：所以胖大婶驮盐来了，看来释佛的“饭”还得单独做一段。就是说你这个“观”还要加强。要有一天，这个母马不来了，才行呢。释佛就“吃你们的饭”了，就坐一桌了。

青霞：我说这个胖大嫂还戴着围裙。

玉青：S 让你问就是这个意思“只有一家人才吃一锅饭”。看来释佛现在和你们还不是一家人。

青霞：那现在明白了。上次没有问，就以为给释佛做饭来了。

玉青：上次 S 不是让你问吗？

青霞：她不是今儿正好又来了嘛。

玉青：哦。就告诉是这个意思。

青霞：哦。胖大嫂还挺憨厚的。

玉青：胖大嫂挺高兴能给释佛做饭，她说以后还给你们家缘做饭。（当时没反应过来，她这是反话）你们家缺盐。（整理时想起了个故事，有个国王有三个女儿，他最疼小女儿。有次他想试试三个女儿对他的爱，大女儿说她像爱珠宝那样爱他，二女儿说她像爱权力一样爱他，小女儿却说像不可少盐一样的爱他。他对小女儿很不满。于是他老的时候把国家和财富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结果两个女儿为了钱和权抛弃了他。又累又饿的他找到远嫁他乡的小女儿。当小女儿端出热腾腾的饭菜，他才明白，如盐般的爱。盐在生活中最平常却不能缺少，没有了盐，什么都没有了滋味。）

青霞：是啊，今儿兴达还说没盐了。

玉青：不是，她是借没盐这个机，告诉你们这个意思。

兴达：对。她要给释佛做饭呢。

青霞：不是，她是说我们和释佛还有距离。（是心上的距离）

玉青：对，青霞说的这个意思。释佛说不着急。说把来的这些佛兵先养好。他们都不容易，很少有人能惦记着。像我们这个罗刹女不管他们。哈哈。

青霞：不能不管。现在都团圆了。

玉青：只要想着他们，他们会源源不断的来。

青霞：嗯，释佛下的人，能来的，愿意来的都来。

玉青：释佛说好。他说这个心还要放在修行上，只要你修上去了，你的光自然引他们来。他给兴达一个“睡”字。可能是说他练功不上，那就躺着多听“大地回春”。

青霞：我放“大地回春”。他特别不太爱听似的。

兴达：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玉青：就是要睡着。

青霞：释佛看我们特准，他心诚但行动少（做功）。

玉青：释佛给他“睡”，可能是让他多做静功。给了你个“动”。

青霞：就别懒在这儿了。

玉青：因为你的心还不像他，还静不下来。这个静也是不要着急。什么看不清楚啊，我怎么说不上话啊，都慢慢来。越着急越模糊。行了，我头也不疼了。可能还有一两个，待会我走了，你再慢慢看。

青霞：马蹄莲。

玉青：啊？

青霞：来了朵马蹄莲。“连连花开”

玉青：哦，问问。

青霞：哦，那意思是都连在一起了。

玉青：嗯。上次“镜如意”也说花就是观。你问问谁给的。看看你的本师尊来了没有。

过了会。

玉青：我觉得是哪个师尊给的。不过，观不出来也没关系，慢慢就能问出来了。

青霞：我觉得我这儿（肚子）好像有呼噜声。就是有。

玉青：是不是你的丹珠小童子呢，在沉睡。告诉你这个意思？每个人丹珠都有幻化，开始小童子，后来慢慢长大。

青霞：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一回。

玉青：呵呵，只有活着才能睡。

青霞：我还以为是迪安呢，声音还挺大，听着不是。来了个挺高大的……女神似的。看的不清楚。

玉青：没事，你看到什么说什么。

青霞：穿深色衣裙，侧对着我。黑色披风，里子是暗红的。

玉青：她为什么侧对你？

青霞：披风解下好像穿着战甲似的。

玉青：嗯，什么颜色？我已经看到了。

青霞：好像也是深色。

玉青：不是吧，你再好好看看。

青霞：白的，一块块都能看见。

玉青：嗯嗯。你猜猜她是谁？她为什么侧对你？

青霞：她转过脸来了，挺漂亮的……

玉青：你看看她的发式，是戴帽子还是披着？

过了会。

青霞：带着红缨帽。

玉青：是不是美心啊？

青霞：是美心啊？

玉青：不，我让你问问她是不是。

青霞：她笑着点点头。

玉青：她为什么侧对你啊？

青霞：她说“累”。

玉青：她侧对你，因为你对她的心门只开了一点，她要进来，只能侧着进来。要走只能像螃蟹那样横着走。

青霞：她说累。

玉青：是啊，你要是心门都开了。她不是不累了嘛。

青霞：这回我可看清她了。黑披风白战甲。配着剑，手扶着。剑还有红穗。

玉青：问问她干嘛穿披风？自己家里干嘛穿披风？

青霞：要走啊？去哪儿啊？哦，说“追月”。

玉青：嗯，就是说还要走这条路。她为什么披着披风、拿着剑、穿着铠甲。她的意思是你的这条路，行观、做功什么的都要……

青霞：全了。包括心。

玉青：对。心、观、功三样都不能缺。

青霞：对，相应的心，还有行，行包括观和功。美心显得比原来高兴了。

玉青：对啊。因为你进步了。她当然高兴啦。

青霞：她还去给释佛做了一个万福。

玉青：释佛不管（罗刹）修行，他只管坐镇，你要是相应，你可以请请乌祖、海祖、妈祖她们。

青霞：嗯，她们来过。而且我见到过。

玉青：嗯，我们是海族嘛。行了，谢谢。

待续

镜如意-15

2008-11-25 记录

飞狐：这几天除了大日当头外，总是看见玄龙和诸宫裸体展现，还看见玄龙与心月狐、玄女、观音、白娘、青娘

等的交合图，以及玄龙和她们性器的特写图。晚上还看见十二宫全裸站立，摆着各种姿势围成了一个圈。画外音曰——十二金钗全裸图。

S：嗯，这些就是双喜佛。但是这些图像的展现到底是……什么呢？她们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先记录下来再说吧。

飞狐：昨天西洋女王说——东方的戏演完了，就该轮到西方了。

2008-11-26 记录

快到中午时练瑜伽，记起前些日子虚空说 TW 双鱼的天在小王母的根据地还有个色身人。我心想，以后要是碰到了那个人，也不好再在记录中再写“双鱼天”啊，不知道她到底是叫个什么名？只见她出现在面前，青潭女黑色紧身衣，她道——英凤。中午吃饭时把这些告诉了 S，她接着说——花英凤。

花英凤：天不求人！

飞狐：她的意思是 TW 的双鱼爱跟就跟，不跟算了，她再去找别人。

S：嗯，1993 年玄女说过这个问题，她说：我有很多朋友，如果你不愿意帮助我……我可以再找其他的朋友。联想到她们讲到的“再生人”的问题，所谓的再生人就是多重转世，原生可以分解为多个再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了。比如以前她们说的鱼妈与樱樱，就是个一对二的关系。

飞狐：她说她也是天花十二部里的一个小头头。

S：那你问问她，她这个头头跟玉青的天姐在十二部的的位置……

英凤：平起平坐。

S：哦，那就是一样，平起平坐。

飞狐：她说让我们先吃饭。

S：好，请她也吃。

飞狐：她们这些战士在佛台那儿开席吃呢。

S：那她把双鱼部的人带过来了没呢？

飞狐：就带来了一些。

S：可能是她的那些护卫和侍从。

飞狐：嗯，看起来就十几、二十人。

飞狐：吃完饭后，我把刚才花英凤的那段记录写完了。刚写完，那个猪八戒月花的天来了。

S：嗯。

飞狐：他在这儿单膝跪着，说来受罪。先前那个英凤不是带了一点儿双鱼部的人来了？我记录的时候心想，那个英凤不是副统领吗？那双鱼部的正统领怎么办呢？然后就看见他在这儿跪着了，说是到这儿来受罪。他说的“罪”可能是指他当时的倒戈。

S：唉，起来吧，把话说明白就行了。

飞狐：呵呵，他起来了。他说他那时候也是被释佛勾的。

S：哦，是释佛勾的。

飞狐：他说当时是释佛给他剃的度。

S：嗯，让释佛给蒙去了，呵呵。

飞狐：嗯，他说后悔莫及。

月花天：哪里想到天下会是他（玄龙）的呢？

飞狐：意思是根据那个时候的局势，他根本就没想到那边怎么会打得赢天上的十个大日。

月花天：还是机缘算尽不如巧。

飞狐：就是说他当时也是自己给自己打算，打算了好多好多……

月花天：落得今日这步天地。

飞狐：他现在是在坐在虚空的一把椅子上说话。

S：行，让他跟那个花英凤两个人说说话吧，见见面。

飞狐：他先跪着的时候那个英凤就站着。现在两个人都坐在那儿，就在你说让他们说话之前，就给了个图像他们两人坐在那儿了。他们两个也不讲话，就在那儿喝茶。

S：哦，让那个英凤开导开导那个……

飞狐：英凤说——我自己的事都还没了解呢。

S：哦，呵呵呵，各顾各的。

飞狐：嗯，她说——唉，（我们两个）现在是谁也狠不起来！都不好过。

S：嗯。

飞狐：你说那个英凤为什么不好过啊？

S：她下边儿那个借不上劲。

英凤：再怎么样，那个月花天的色身人能通啊，双鱼连通都不能通。

S：嗯，就是说那个猪八戒他能借上劲，能借上力。

飞狐：对，她的意思是，猪八戒一个是他能通灵，另外一个是他信，他能跟着。她说双鱼呢，一个是她自己又不能通，另外她又总是不跟，总是在自己那个理论里乱想。

S：嗯嗯，她自己设法障，在那儿去逻辑。

飞狐：我开始还想，这个正统领来了，肯定会被这个副统领好好地骂一顿的，结果两个人来了都是快快的。

英凤：（我跟他）谁也别说话……还没有势，说不起来狠话。

S：嗯。

英凤：正统领那个色身人这么一跟，又经过前面那个经历，他要是自己能调整，这个正统领的戏一下就上来了。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正统领到时候说不定势比她大，所以她现在不敢说狠话。

S：哦，她不敢说狠话，呵呵，就是说了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英凤：再说，就算正统领当时是跟地上这些结了怨，跟花仙她们结了怨，但是他跟释佛又有缘了啊。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有释佛的力可以借着，而她这边……

S：八方都得罪了，呵呵。八头都得罪了，借不着力。就只能借小王母的，那人家小王母还指着她成事呢。

英凤：现在也不说以前那些了，现在小王母也希望我们都成事。

S：嗯，他们成事了，小王母的势就来了。

英凤：那小王母蹲上蹲下的，还不都是在为她自己着想。

S：嗯嗯。

英凤：心月狐跟八妖也是大度，但是（我的色身人）借不上力。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不管怎么大度，下边的人没能把这个力用上。

英凤：还不是看在我当时的忠心，先把戏给了我。

飞狐：她说的是雪山曲续 6 开始时就把戏给了她，等雪山曲续 TW 的部分结束以后猪八戒才来。她就是说，看在她当时的忠心，先把这个机会给了这个副统领，结果又没成事。

英凤：唉，悔不当初……

S：嗯，怎么又是个悔不当初。

飞狐：我看见九宫她们坐了一排，都对英凤拿着个劲儿，显得不太高兴。她就在她们面前一个一个地跪拜。

S：嗯，多拜拜玄女吧。

飞狐：呵呵，玄女最不高兴。她给玄女拜的时候，玄女是侧着身，看都不看她。玄女还重重地“哼”了一声！

S：嗯，呵呵，好好哄哄玄女。

飞狐：玄女说她是不成器的妖精！

玄女道：要你（英凤）勾（玄龙）就要你勾吧，还打个别人的牌子勾！

飞狐：玄女的意思……她当时来勾就来勾吧，还打着心月狐的牌子，就搞得她们积怨，怨了那么久怨错了人，玄女觉得好像……

S：面子上不好过。

飞狐：嗯，面子上过不去。

S：对，她要是打着小王母的牌子也行啊。

飞狐：观音就让她起身，观音说——起来吧，过去的事就算了。打打闹闹还不是一家人？反正天花十二部也是各有各的宫，回不回得来就看你们自己了。

飞狐：那个正统领可能也是天花十二部里的。但是这个天花十二部很广，她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体系我还不清楚。而且还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天花十二部就是讲的这次回去，以后还有一部分要收秋，就是还有这个复杂性。

S：哦，十二部的人都收秋？

飞狐：弄不清，刚才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有一部分吧。

S：嗯，一部分。那就是……释佛、大颠他们惦记着这十二部。

飞狐：反正释佛、大颠都在这儿，就是没说话。我请释佛讲讲话。

释佛：十二部还不是我的人？

S：哦，也是他的人，他想留着收秋。就是断后，收秋。

释佛：我不能放着和尚不管呀，老衲也是出了力的。

S：哦，呵呵。

释佛：要不然在你（飞狐）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到时候收秋的时候，就指望你们大口一收！

飞狐：他是跟我们讲。给的个图像是，到时候那些天上高能量的佛合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光团，就像有天那么大！然后它的中间部分凹下去，就像一张嘴似的把地上的一吞，能带走的就一次往上带了。

释佛：那些小兵小将就是留着出力。

飞狐：然后给个图像，到了那个时候，佛兵穿着战甲，一层一层，一个岗一个岗地在那儿站着。他们穿的盔甲跟人间的战甲很像，像是木和铁制作的，看起来很笨重，不贴身。

飞狐：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是正统领，光着头。然后又看见那个副统领花英凤了，她还是女相，拿着一根像是长矛的兵器站着。还看见那个天凤（玉青天）了，也在那儿站着。她梳的发髻还是上次她自己插上金簪的那个发髻，只不过上面没有簪子。

S：哦哦，没有簪子了。

释佛说：先给你（飞狐）看这么多，不能都给你看去了，后边还有后边的戏。

S：哦哦，那就等于十二部和释佛的那些佛兵混合编队了，到最后。

飞狐：释佛在点头。

S：嗯，对，就是混合编队，就是收秋的时候。

飞狐：我看见达摩来了。来了以后跟释佛在那儿互相笑着问候，达摩是个大胡子。他（达摩）拿着一根……像是佛杖？上面是个圆形的。

S：哦，是禅杖。

飞狐：他坐下来了，坐在释佛边的一个椅子上。他们坐的椅子比英凤他们先前坐的椅子显得华贵一些，层次高一些。达摩坐在那儿很高兴地笑。

达摩：后边还有我达摩的戏。以后教你（飞狐）面壁。

S：面壁啊？呵呵，苦差事，行，让他教吧。

飞狐：苦差事……

S：那没事儿，好事儿。

达摩对飞狐呵呵笑道：别人求都还求不来呢！

S：哦哦，对，那倒是。别人求面壁，他还不教呢。

飞狐：我觉得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了，我想她们不知道把我整成个什么样，呵呵。我就像是被她们随意地捏扁捏圆……

S：你就觉得自己就是一团面。

飞狐：嗯，对对对。

S：捏面人，愿意怎么捏就怎么捏。

飞狐：是的，我刚才就是这么想。她们也给了个图像，我就是她们手里的一团软东西，想捏扁捏圆随便她们。

达摩：人的意识越少就越软。

飞狐：他是接着刚才的面团说的，意思就是越软越好捏。

S：嗯，就是他那个我越大，就等于那个……

飞狐：就像石头。

S：就像石头，捏不动了。

飞狐：对。然后达摩跟我说——你再看看。我就看见达摩的身后有一串金光影子，就像一个个和尚似的。

S：哦哦，你问问他怎么回事儿。

达摩：是我带的缘……佛兵上位。

S：就是他那一路人马。哦，他那一路人马也参加收秋。

飞狐：我看见释佛在那儿红光满面的，高兴得不得了，在旁边笑个不停。

S：那就是说达摩想把他那一路人也扔在这儿了？

飞狐：嗯。

S：行，扔在这儿吧，就在这堂上呆着吧。

飞狐：我看见那些和尚一个个都穿着袈裟，在佛台上打坐。

S：行行行，让大宝、二姐伺候着，花仙别捣乱就行了。

飞狐：花仙她们全显罗刹女相站在另一边，就像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那个意思。那些罗刹女一个个也都是穿着战甲，叉着腰，但是也没发狠。和尚呢，都是在闭目打坐

S：哦，嗯嗯嗯。闭目打坐就是装看不见。

达摩：都在这儿养得胖胖的，以后好干事。

飞狐：为什么在这儿能养得胖胖的啊？我们又没上什么香火……

S：行，一天一支香就行了，有心就行。

飞狐：哦……给我一个图，就是金光从上面射到佛台上。

S：嗯，就是大日宫主在那儿照着呢。

飞狐：那个英凤托着腮，轻轻叹了口气，她说——唉，我还不能上位。

S：她不能上位，那就先在这儿呆着吧，她也没地方去。

英凤：我反正是飘来荡去，常回家看看。

飞狐：她说的“常回家”就是回你 S 这个家，时不时到这儿来坐一坐。

S：哦哦，行，你就把这儿当家吧。

英凤：还要去张罗小王母的事，也要张罗我自己的事，所以总要在外面飘来荡去的。

S：哦哦，嗯。

英凤：你（飞狐）的势已经成了。

飞狐：她的意思好像是说，她们忙她们的那些事就是为了这个势。她说等到时候忙完了就不在外面荡，不在外面跑了。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的势已经成了。意思就是为什么心月狐总在这儿显的坐定的样子。

S：哦，嗯，她形成势了她就不着急了。

飞狐：哦，我这些天面前就总是心月狐在一轮大日前打坐，就总是这个图，没别的。英凤又对我说——大象大势。她还对我说——别管那个（TW 的）双鱼，我跟你关系可好得不得了！呵呵。

英凤：当年你（飞狐）打头阵。谁厉害我们就佩服谁！不能杀敌的不是好汉！

飞狐：我看见一个大肚佛，好像是弥勒。他也来了，是个盘腿打坐的姿势，笑呵呵的。他的后边也是一轮大日。

弥勒：想不想听弥勒讲法？

S：听吧，讲吧，呵呵。

弥勒：还早呢。

飞狐：他的意思是先来探个气。

S：哦，放个风。先放个风……弥勒讲哪段法啊？

弥勒：讲收秋法。

S: 哦，收秋的？唉，呵呵呵。

飞狐：我看见弥勒跟释佛他们坐一排去了。释佛他们跟玄女她们……好像坐的不在一起。

S: 嗯，不在一起，各坐各的。

飞狐：然后她们跟我讲观力的深厚。说的时候给的图……比如好像我的观，就像个光圈似的，这个光圈不断地扩大、扩大、扩大……扩大之后，光圈的一段圆弧开始向外延伸变成一个黑色的通道，像个黑洞似的伸到一个地方去了。然后这个光圈又不断地扩大、扩大、扩大……就好像把这个黑洞的通道全部包进去了。又看见光圈还在扩大、扩大……就好像把一个球……

S: 充满了。

飞狐：对对对，整个球都包在光圈里了。

S: 你问问散戏了吗？

飞狐：没呢。

S: 还没散戏啊？哦。

飞狐：她们还说——深无尽。意思好像是说，还有那么多年呢，还得有演不完的戏。她们好像是一个人说两句，反正刚才……先好像是观音说的，后面好像释佛又说了两句。

S: 嗯。

飞狐：现在我看见一只红冠白母鸡在下蛋。可能那只白母鸡是心月狐。

S: 嗯，鸡就是凤。

飞狐：哦。她下了一整窝的蛋，然后从窝里出来，边走边下，边走边下……然后有一只蛋慢慢变成了小鸡自己钻了出来。

S: 你问问她什么意思啊，下那么多蛋，出来那么多小鸡。

飞狐：好像就是这一路吧。就是说我们往后走江湖的这一路，就是不断地下蛋。那个先钻出来的小黄鸡可能是指天凤。她们说这个下蛋就像传法似的，鸡蛋就是机缘（鸡圆），就是给学人的一个个机。就像跑江湖，一个个带。带了以后还得看他（学人）自己能不能……

S: 变成鸡。

飞狐：对，能不能穿破硬壳变成鸡。她们还说，这说明心月狐跟玄龙和合了，因为没有公鸡，母鸡下的蛋钻不出小鸡。但只有公鸡也不行，公鸡不会下蛋。

S: 蛋壳就是我……

飞狐：她们说完了。

2008-12-15 整理-待续

####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33

看到：建的特征是人的积极主动，没有“我与求”的驱动人就会没有动力。破的特征是外来的干预……比如一棒打下！杏子：建的过程是高兴的，破的瞬间是痛苦的。”看到这个很快乐。不过，破不一定痛苦。S 伟大，我魔的很快乐！小凤万福上！

【杏子评论：玄女说——既然你那么喜欢魔，那你就自己去魔去吧！以后也不用把观记发过来或者是找 S 啦。月湖女：怎样理解玄女说的“你就自己去魔去吧！”以及“小凤”说的“我魔的很快乐！”杏子：入观即入魔，魔相就是所观的“万花筒”，这是入观者的必由之路，是个从有到无的过程。“我魔的很快乐！”透着无奈、透着着相的喜悦。玄女说的意思是——尽管这是入观之无奈，但是不能着相喜悦，亦即“既然你那么喜欢‘着相’，那你就自己去‘着相’去吧！”玄女说的是反话，她的正解应是“入观必须若即若离”，既不要“无奈”，也不要“快乐”。2008-12-15】

玉青观记-12月8日19点15分，把上周五在青霞家行观记录发给 S。后脑勺疼——见冰天雪地中有条结冰的大河，岸边只有零星几棵树。远处走来一位穿的很厚实的农夫，他拿着斧子劈柴，半天没劈开那个圆木。然后他又顺了一下方向，这下柴就砍的顺了。他抱着柴进了个旧木屋，把刚劈的柴扔进壁炉，忽然浓烟滚滚，呛的满屋子待不了人。农夫气的把柴都扔了，说是潮了，没法用（潮了还劈？）。浓烟顺着烟囱冒出，在空中构成一个“心”形，中间是英文“magic”（魔术）。我问是谁给的图像，雪山妈妈出来了。她穿着白裙子，披着我的羊毛披肩。她很安静的坐我边



上，我也不说话。

雪山：不都是顺势而为？还不明白？

我：对。老妈真好。——“我”就抱着她睡着了。

23 点左右做完瑜伽。音乐起，见一棵白玉兰树，花开的正旺。那个“我”——小小的像个花精灵，挥舞透明的翅膀围着树转。

树：一木一春一繁荣。

我：新来的树小姐？给你报上名？

图：小丫头（我）穿着白衣在树下打坐。

接着瑜伽时，见一只巨型鸭嘴兽围着我游，我知道是小雅（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知道），她的大蒲扇脚上还穿了一个戒指般大小的银环（整理时理解：戒指表约定，与天的约定是什么呢？呵呵）。她在我周围慢悠悠的转着，形成的“场”让我觉得分外安心。我有些好奇她今晚的举动，刚要问为什么，她就消失了。当她走了，我就开始想七想八了，忽然惊觉出她的意思——就是让我静。（记录时她说“物沉气稳压着你”——就是说我“浮而不静”。谢谢）

行功至中段，又见那位穿黑衣包着红头巾的少数民族酋长，他在我面前站的四平八稳，端着凶神恶煞的表情，左手按在佩刀上——造型像土庙的泥菩萨。接着就见金粉、银粉从他的脚一点一点铺满全身，面上也开始描红画绿的。然后有一些青藤绕上他身，经一番风吹雨淋后，这“菩萨”又变得破旧不堪了。

我问这是谁，说是“大黑天”。我惊讶：“真是玄女？”就见雕塑崩溃，一位只披着黑纱的女神站我面前，真是风华绝代。她随意转了转身，做了几个动作（不详述了，大都是活动上半身的）。我没有停功，正好这时一俯身，见她哗的抽出刀把“我”头剁了下来！“我”飘在上面看着，“切口”没有血，只一些黑浆。我吸气起身时竟然是笑着的。

玄女：在我面前成了锯嘴葫芦，当是尊敬我呢？

我：当然是尊敬。

玄女：不说话就直接剁。

我：剁的好，感觉头轻多了啊。谢谢。

玄女：给你换个更花花绕的脑子，让你每天说的天花乱坠，鸡犬升天。

我：不说了，我舌头生了大泡。

玄女：那是怕疼，当你是不想说呢。

我：那我先咬下这个泡。

玄女：咬下一块肉你就出息了。

我：割！

玄女：赏你三排刀。把这身肉都刚了，你也脱不了凡胎。

我：那怎么才能脱的了？

玄女：功从求中来，还自求中去。傻瓜一箩筐，争个空名到头破血流。争到后来争到一头薄棺木。卖疯求荣的货。

我：能先疯了也不错吧。

玄女隐在黑暗里不见了——说我是裤子里放 P。

九拜收功时，我见“我”跪在沙地上，远处是干涸了大半的河床。太阳把“我”晒的口干舌燥。来了位骑黑马戴牛角头盔的武士立在远处，他忽然搭弓一箭射中我心脏，但见那箭后还带着根铁链子。那人轻轻往回拉这箭，就见我的“心”被拉的要突出胸腔。接着那个家伙猛一收劲，就见“我”心口上显出个血洞。我问这人是谁？怎么这么深仇大恨的！答：“牛魔王”。我想真扯淡，这是虚构的人物。他又说是“蚩尤”。这时一个人影扑来，猛把我抱怀里，背对着蚩尤，喊：“已经受你一箭了，剩下的由我还。”——是天凤。那人也没客气，就听“噗、噗”两声，两支箭扎在天凤背上。蚩尤终于满足的打马走了。“我”难受的抱紧天凤。她在我耳边说“心疼啦”——嗯？怎么是男声。之后有些“不雅”画面。音乐停后，我就盘腿静了静心，极力把气压在丹田。

功后，我想找羊师问问该怎么办。过了半天，他才来。

我：好久不见你来了，我有不懂的。

羊：不来又不是不关心你。这段时间就教了你一个字“等”。看见自己跪干涸的河边，怎么不去想想？

我：等水来？

羊：你现在只能沿这条河走，没水没法行船。

我：不是说山不来，去就山，水不来为什么不能去找水？

羊：山不动，水循环。为什么喻情为水，而不喻为山呢？水为动，为魔。现在就是你的入魔时分。你现在还不够疯魔。说白了吧，你的路就是“入魔十分，立地成佛”。

我：哈哈，我已经入魔啦。

羊：憋闷暗骚型。你不是去信说“走火入魔”了吗？远没有。你这个“我”端着累，不如先发疯吧？

我：有个问题，有性感时怎么办？我刚才气沉丹田对吗？

羊用前蹄撸着胡子说：对也没用。你现在还用不着这些性光能，根基还不稳。走人道途径发出去就行了，外面坐着的傻瓜是死的嘛？哈哈。

我：哈哈！（头冒黑线）那什么时候有用啊？

羊：什么时候不再缺水了，不再为琐事烦心了，也能入定的时候。为师自然来教你。

我：先谢了。呵呵！

羊仰着头走了。我一偏头，见那个穿红衣的花惜（招摇的人）跪我旁边。

我：你好啊。这两天好吗？

这时，音乐早停了，她还在自顾自的做功，也不理我。

我：近日无仇，往日无冤的，这怎么回事？

安过来了：这丫头从那天来开始，就拼命的练功。谁劝都不听。（整理时，还见她在做天地大拜呢。）

我心想谁要是她的色身人，可就有的受了！哈哈。我刚想完就见花惜眼角流下泪来，接着俯在地上半天不起身了。安在一边抹泪，小雅也过来安慰她，玉泽翘着脚卧我膝盖上。（整理时理解：她们是在开示我好好做功，我功没断，心思杂芜了些。谁想到她们后来要给我加功呢？）

玉泽：哭有什么用，哭到天河倒悬也没用。

花惜一抹泪噙噙就跑了，安揪着玉泽的耳朵就走。我看着骇笑起来——看来这“雪山揪耳功”已经传遍江湖啦。我刚想完就见老妈揪着我耳朵恶狠狠的说：“再练静功！把根基打牢！”我翻到“大地回春”，音乐起就睡着了，感觉有个人抱着我，是天凤吧（大哈欠）。

11月9日22点09分，上网见曲最后一句评语“天语不能人道去解说，那样就是裤子里放屁了……”我就想那“把人道的说法硬解说成是天语呢？”，虚空说“罐头里放点炮”我想“炸啦？”——我炸了。

香草（花仙）来了：臭气熏天。我到处嗅嗅：不臭啊。香草：这就是裤子里放屁。我：切，开个玩笑嘛。香草：这就是罐头里点炮。我：我不活啦！香草：先死了再说。我：香草，我给你改名草香吧？草香：我给你改名“一坨屎”吧。我：你你你！一个花仙口出污秽。草香：那还是个轻。再轻狂，我们就走了。我：不敢了，好姐姐。草香：凤仙都快不行了。我：快到季节了吧？要不我请一位仙人掌仙子吧。草香：情不到，你谁也请不来，谁也系不住。我低头：是。

00点左右，做完瑜伽。音乐起，见一条静谧的大河，河转弯处有片杨树林，太阳正从林边升起，渐渐升高。一棵大树上有鸟窝，窝中有四颗蛋，还有……还有只胖虫子，也不见大鸟。就见虫子在四只蛋上一拱一拱的蠕动，终于钻到其中一只蛋里去了……远远传来大鸟的叫声——一切都来不及了！（整理时理解，这图是：虫是鸟的食物，但在他们还不能吃的时候，硬塞给他们，也不照看着点，结果是害了小鸟。对我而言，独自观“象”，到现在要把她们给我的，自己整理消化一番。不总结难以进步。）

接着出现一座瀑布山，山脚里有个洞，被水帘挡着，“我”的视角就进去了，黑洞洞的里面有像芦苇似的水生植物，“我”盘腿坐在水面上，忽然感到水里有水怪似的动物（龙）翻腾。我就闭着眼睛安静的坐着。忽然，头顶豁然明亮，见“我”坐在青潭上，四周高耸入云的悬崖环了一圈。（整理时理解：家仙万缘“驮”着我走到现在，直面自己的“无知”得到她们的启示，走好每一程。谢谢。）

半山腰有个庙，一个很小的土庙。一个小和尚出了山门来挑水，他来到水边，见有个女子（我）晕迷着半卧水里。小和尚撒丫子跑回庙里，拽来了老和尚，老和尚很为难的说“山中不收女客”。忽然天空劈下一闪电，老和尚吓了一跳，就着人把女子抬回，说“救人一命，先别管那些清规戒律。”然后去请郎中……寺里有个伙夫和尚却强暴了那个女的（讶异中，半天说不出话），小和尚连夜把这个女的送到一个尼姑庵。闪电劈开一棵树，里面有把特别漂亮的银

白色的剑，剑把缀满宝石。女子拿着剑冲回庙里，不问青红皂白大开杀戒，血水顺着山石流回青潭……

释佛出现，特别不高兴对我说：不知好歹，见性起异，色不迷心，（安能）反杀之？也罢，（你）早死早托生。（整理时理解：她们在解说“如何天人合一”，我一直觉得别扭，那她们就用强的……我不领情。关注漂亮的剑干什么，难怪释佛说我还是早死早托生，也有让我大死一回的意思。）

见羊师来了，“我”特别委屈的抱着他那羊脖子。他却用羊角轻轻把“我”顶开。我：这些都是什么跟什么？羊：魔不性起，不达佛魔。佛魔相对，阻魔即断佛。我：好变态啊。羊：就是要变态。变你的人态为心态为佛态。（心即魔）

他叹了口气就走了：还是人道的思想。（整理时，他说“先变态再收能”）他没有走远，在一片草地上吃草，还拉臭臭。（这是告诉我“天性自然，食者，性也？”）

来了头大犀牛，就盯着我看，大脑袋顶着我。我：呵呵，谁呀？大犀牛身后又转出头小犀牛，特可爱，也抵着我。

大犀牛：我叫新月，月姑。小溪淌水，清泉九曲。弯弯溯源，在水一方。北上佳人，梦断皇朝。见光而来，如梦如絮。草飞辫断，波波如幔。（整理时理解：说的是明末清初时的往事，也暗指我要断烦恼丝，动极而静）

大犀牛变成一位非常风韵的女人，小犀牛是个小姑娘。新月说自己是清朝人，清朝汉家女，穿着绣着竹花的衣裙，夫家梁姓。她说叫梁氏新月，兖州人。她还给了我个银质手链，刻着三朵玉兰花，非常精致漂亮。安过来要领她们上台，小犀牛——那个小姑娘又跑回来舔我的脸，我问：“你叫什么？”她就一个劲舔我的脸——好像我是冰激凌。我说：“就叫舔舔好了！甜甜怎么样？”她说：“谢谢姑姑！”就上位了。（净“面”静思，谢谢。）

忽然来了只母鸡，后面呼啦啦跟来一大群小鸡，天啦，好多。把我包裹在里面了。我呼小雅（家仙）来帮忙，小雅一插腰笑着一点手，小鸡们都下来了，站在一旁，排成两大排。小雅说这是夜鹰三队和四队。队中有两个头领似的人物出来见礼，天凤还礼，三个人抱一起很高兴，其中有位冷点，天凤叫他“幕大哥”。

台上瞬间亮了，张灯结彩的。安穿着红衣服，有点害羞又有点激动的站在台上。啊，有人告诉我——幕和安是一对夫妻。我答：“太好了，我台上都开夫妻店了。”玉泽抱着我肩：你想不想开夫妻店？（指迪安入观？）

我：我才不想。

看见忆安（家仙）穿着青袍子坐在桌边磕着瓜子，旁边放了个酒壶，说：“美酒佳酿奈何天，佳人不思回顾望，月儿明，花儿香，唉！香渠油浮暗藏真。不白不真不赋予，不真不理不桃红。（整理时理解：香渠暗指某汉朝某昏君造的奢靡之地，他是想说不管经历过什么，他帮我是真的？呵呵，都是真的，总有人演丑角。）管她说什么，心里有就行了。”（嗯，我是时不时点着迪安入观的。）

台上的螃蟹大军都走了（上次跟着金光走的），海蛇窝还在。台上有个小灶，棋胜挽着胳膊在那儿做饭，看她悄悄端了碗汤给忆安。台上有棵玉兰树，还有弯小溪，台角悬着把法式重剑。羊师又回来了，他低着头刨刨地。我知道了，要我继续做功。羊：脚踏实地，顶天立地，一天一景，慢慢行！

做完功，我拿着一个豆沙包到台前吃，看见台上还在灯火辉煌的，妈祖在高台上笑呵呵的，下面一排排的人去叩拜。我拜了拜就回身走了，一转身就见默默（松树）蹲我肩头，两只小爪子捧着豆沙吃。我坐在沙发上，家仙都围在我身边，都拿着豆包在吃。小雅撕着包子皮笑嘻嘻的说：“就吃你这一个。”（我台上供了不少别的吃的）

有点头疼，见来了只剑鱼，不，忽然显出她身后还跟着几百只。领头的那只正对着我的脸……她是扁的，正对是看不见她的眼睛的，我下意识的歪着头……

我：HI，大家好。

剑鱼们都变成穿素色衣裙的女子，都笑嘻嘻的站我面前，很喜庆的样子。领头的那位抱着剑走近我说：脑袋再歪回不过来了！（整理时理解：别走歪道。）

我：哦，哈哈，刚才为了看你们眼睛。（我喜欢喜剧，不行吗？妈祖说可以。）领头：看我们，要闭着你的凡眼，睁着灵目。你现在太可笑了吧。（整理时理解，爆料——比如我有时去“看”午餐厅的饭菜，开头试了几次还比较准，我就下道的经常去“看”，有喜欢吃的才去。）

她们都笑的前仰后合。天凤红着脸迈着小碎步过来了，活像个受气小媳妇。领头的一抱拳，说：夜鹰队麦童！天凤也回礼：这个不争气的，不用理。

我：不行啦！——“我”在地上打滚：姐姐们不能不理我啊！

天凤拉“我”起来：少丢人！你这不叫入魔，叫发狂，炸罐子的货！

我忽然感觉气场一冷，身边站了位黑衣女神，我不敢抬头。一只手在我眼前利落一挥，那些将士都利落行礼，排队上了位。八妖咳了一声，站着一动不动。天风垂着头。

我：将军，请坐……坐，喝……喝茶！

八妖：喝不起，我怕塞牙缝。（整理时：喝凉水塞牙缝形容极倒霉！是吧，八妖娘娘？呵呵）

我：我错了。

八妖坐我身边：错哪儿了？你何止是错了！错了有不改的嘛？

我：那是顽固，我不贫嘴了。

八妖：不要当小丑，要找回原来的自己。（整理时：哗众取宠。）

八妖变成一条小黑蛇，盘在我旁边，但依然高扬着头。

八妖：狂不在嘴在心，傲不在行在骨。你已有情，我看着高兴，但这个情还不完全是天情。姐妹们都爱个玩闹，但都是顺天的好孩子。大路在你面前（显出一条大马路），别边走路边引花逗蝶的。和她们（家仙）逗逗天情天趣，把你的心真正交给我们。

我听呆了——不骂不习惯？

小蛇低着头，有些自嘲的说：我怎么忘了你这个臭死倔的家伙，挺软不服硬。不过，（小蛇忽然变成大粗蛇，张着大嘴立我眼前）再不开窍，我就撕了你。

我：哦！再大死一回。——“我”忽然抱着黑蛇：别离开我。蛇缠着我，把蛇头放在“我”肩上，下一瞬它就消失了。这时台上黑压压的，我见安（管带）拿个本子在登记。本子上有打勾的，有打叉的。我：安，为什么这么分？安摇摇手：你别打扰我。

雪山妈妈来了，坐我旁边，拿着帕子给我擦汗——咦！怎么有汗？还有泪——我什么时候哭的？雪山妈妈搂着我肩膀：安在登记常驻和中转的。你别打扰她。我：我能做什么？雪山：做个乖女儿。（听她们的话）

我又窝她怀里了——好香啊，比我闻过任何香水都好闻。我抬头看她——第一次觉得老妈好漂亮啊，人间的词汇都不能描述。老妈抿嘴一笑。我：老妈，能把这个香水配方给我吗？（开个玩笑嘛！不过……天上的都没有幽默感。记到这里，她们说“你还太浅，开着开着就下了道了！”嗯！——警钟长鸣的好！）

哎，又是被爆打一顿的下场。家仙都过来一人踹“我”一脚，花仙和小童子都在后面拍手——打的好！最后，小雅和玉泽把“我”救出来，只见“我”鼻青眼肿的——真下手啊！

妈祖：打是亲，骂是爱——对你，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她们把“我”放在大河边，前面是树林，天上的太阳暖暖的，周围很静。“我”开始还着急的张望，树枝把“我”绑住，有人在天上爆喝：打坐！（文中的“我”是音魂吧。我不静，就需要她打坐，意思就是让我静下来。）

风景又变成“我”坐在玉兰树下打坐，就是头发没有了——光头。

雪山妈妈画外音：剪去烦恼丝，逼你静！我：不是动静相对吗？逼有用？

这时见台上的仙都在打包行李。我：我不求、不问、不贫了。你们不要离家出走啊。（整理时她们说“不求、不问、不贫”不是真正的静！不在静中不知为静。我说“那我现在知道了，是不是离静近了一点？”她们说“静就是彻底静，何来近一点之说？”妈祖和雪山在台上笑着摇头！“我”还在树下打坐）安揉着累眼：没人走啊，大家换个房间，合并一下。

我：怎么能修个大点的，让大家住的宽松点。安：功中求家人安，不如顺其自然，心远地自宽。我：嗯，一起努力吧。安：大家都会帮你。患得患失，小家子气。（说着还掩嘴一笑。）大家都爱你。我：我也爱你们。

台上都安静了，都在打坐。我：玉青家台上一天一闹的戏码现在闭幕——谢谢观赏。一堆臭鞋飞过来！

有只动物站我对面，有点像猪，但比猪看着“陌生”（即原始）。我：你好，新来的朋友？——我想小雅在哪儿呢？“猪”朝我叫唤，声音是那种“唉唉”的。我：好好，我不想别的，给你报上名先。——它还是唉唉叫。我：我写了哦——唉唉！

它忽然变成一个古代少数民族的少年，穿着黄色丝袍，很华贵，头顶没有头发，后面垂着几个小辫子。他盘腿正对我坐着，笑咪咪的，真是好漂亮的男孩啊！大眼睛特别有神，看着装扮——我想到了西夏贵族。他点点头。

小男孩：阿母！贺兰山的雪莲让我找到了你。

他送了我朵白色的花。花离了他的手，他就变成特别老的样子。我惊骇的看着他：你你你……（心不动）他：我

让雪莲保留阿母离开我时的样子，我怕阿母不记得我了。图：一个矩形墓地，里面黄金珠宝很多。再往下走一层，有个黄金棺，棺身有雪莲花的雕刻。他的咳嗽声让我回神，说：那是我的墓地。呵呵，让你看看，我一个人在贺兰山，等着这天好久了。阿母！我：好好好！到家了，就……就和从前一样。

小雅过来了，送我花的男子又变成了年轻小伙的样子，他朝小雅一抱拳。

我：你叫什么名字。答：昊天。我：好，我叫小凤。昊天眼神一暗，不过还是笑着抱抱拳：好。我：请上位。

有只黄狐狸盘在我脚下。我：玉灵？狐狸用爪子挠头：干嘛？我：不干嘛哦，打个招呼，呵呵，有话和我说？她肚皮朝天，肚皮白白的，蜷着四肢，懒洋洋的说：懒着真舒服。我：你在说我懒？玉灵：懒的说，懒的笑，懒的功，懒的再做人？我：呵呵，不是这世就回去？玉灵：回哪儿去？要是不好好做功，哪儿也回不去，只能沉。

她爬起来抖抖身子，打个哈欠：看你——看的我都懒了。然后她就甩着尾巴上位了。（我懒在哪儿了，反思中……整理时：懒在做功不认真。）

刚要睡，天上来了很多橙色衣裙的飞天女。我：大家好。安出来了，头上还插着一只笔。她朝天上一万福。仙女们都下来了，也都朝安见礼。其中一位笑着对我说：疯魔狂呼，大意失荆州。空洞无光，燃烧自我，祭天灵。（失荆州——把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我魔到什么程度了……只属于我自己。）

我：什么意思？她：燃魔灭我。我：呵呵，你叫什么？她：五穆！我：好的，五姐姐，住下一起修行。

她长的很明艳，笑起来更艳丽——直晃我眼。她们上位去了。安又拿着本子和笔跟在后面。小雅抱着我脖子，开始呼呼大睡。我笑她倒睡的快，她掀起一只眼：梦里见！

11月10日中午休息，看会X书。随便翻到一句“一把长剑从上方斜插在月上……虚空开示——修行人当以慧剑斩情丝……凡心凡想皆是魔。”我想“现在入观即是入魔。”

虚空：殊途同归。我：如何从魔立地为佛？虚空：先魔足了再说。

图：一大群野马奔来，一些牧马人把这些野马赶到一个范围里。野马在这个范围内狂奔猛跑，等有力竭了稍慢下来的，就被旁边的绳索套住。野马变成良驹。虚空：持久力越强的野马魔性越强，但往往都是千里良驹。需要好的牧马人有技术有耐心，否则套不住野马，野马也没机会变良驹。

图：一匹马扬前蹄蹬后腿，一有人靠近就狂躁不安。没有人靠近反而好些。我：野马、绳套、范围、牧马人……哈哈！（从现在开始我爱上修行）

图：雪山妈妈放了匹小飞马玩具在摇篮里，笑的特别温柔。

我：多谢老妈。

23点左右做完瑜珈功——迪安一起做的，期间他还出去接电话（我是修行人我不怒）。上香的时候，凝视香一会儿，就见前两天看见的大冰河解冻了，河水夹着冰块缓缓的流，奇怪的是在夜里，反正不见太阳。

今儿功中也不太静，想着一个CASE。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个穿绿衣的女子在竹林里跳舞，甩着云袖跳的很美。我吸气弯身间总觉得全身麻，有次下拜见脊柱亮，头顶冒光，眉心的花开了，有位白衣人拿根棍子或是枪一样的东西从头顶捅了进去又拔出。收功时，眼前有个京戏台子，很奢华精美，背景是面彩蝶牡丹黄金屏风。

功后我想我可不可以边泡澡边静坐啊（前篇八妖让我加静坐，不是示威啊，呵呵）？她们说——你别修了。（整理时她们说你能边喝水边唱歌吗？这也是裤子里放屁的，静坐时还惦记着享受，有什么意义！）

我：我错了。

12月11日19点36分，回到家把刚买的十几尾锦鲤放进鱼缸。因为不是纯种的，所以鱼的颜色都不是那么正。迪安爱鱼，搬着椅子坐在鱼缸前看，过会大叫——迪安：咱们的鱼都很丑！我：你不能嫌弃她们，那都是生命。

迪安：我没有嫌弃她们，我只是说她们丑。

虚空：嫌弃她们的是你不是迪安，是你认为丑就该被嫌弃。分别心就是这样来的，也对我们不够纯情。（整理时理解：分别心来自对她们是站在人道上认知的。）

我：难怪S说我有时分不清人道和天道，我在观她们的时候不够纯情（纯天情）。（整理时：我们家的纯情宝宝还坐在鱼缸前看呢，还是一脸的喜欢，台上的忆安朝我笑着。）妈祖过来坐我边上，说：丫头，带他（迪安）入观？

我：这个是机吗？旁敲侧击——我一直在努力。妈祖：反正你们捆一块的，你看着办吧。我：呵呵，水到渠成。妈祖有点愁的样子：他对我们还没有情，但他和兴达一样心诚。我：会督促他，一起练功看书，要是现在入不了，前

半辈子他护我，后半辈子我助他，您觉得的呢。（就是等他不忙的时候帮他捅窗户纸，我家迪安是聪明宝宝）妈祖：好的。——她笑着摸摸我的头。

00 点左右做完瑜伽功和半个“无上瑜伽”。

晚上出去见朋友，9 点多还在吃东西，当时她们（家仙）一个劲催我回家。到家后稍事休息就开始做功，胃难受，做功头晕晕。上吸气只轻轻吸还是全身麻的难受，我想这该怎么办？难道不吸气了？她们说“九阴”。

我：做九阴功？我九阳一套都做不好。虚空：九阴。我：天天做？没时间耶。虚空：一月一次。我：能不做吗？

蜜儿（波斯女）来跳舞，回旋后接着下腰，回旋后接着下腰……小雅（家仙）穿着纱裙转啊转的看不清人影。虚空：这样跳舞和九阴功一样。

我：九阴！……我先挑部分动作做可不可以？虚空：……可以！

但第九拜时只轻吸还是倒地抽搐了 3 秒。虚空：九阴一套全。我：是不是因为我刚吃完饭就做功才会这样啊？就见香台上骤亮，布置的像古时刑部大堂，有个穿白衣的女子被压在地上打板子——那不是天凤嘛？然后有人拿着一张纸让她画押。我：唉，知道了，做。

雪山老妈却拍着手特别高兴。雪山：九阴前一个小时、后两个小时禁食！

我：哦！

收功的时候，有人在撬我眉心的“花”，有鲨鱼穿过我身体吃了我的心，还有只老虎咬我的手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看着，也不去问也不动，这些图像很快消失。（整理时理解，无前世要债之说，就是心不静。呵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记到这时忽见观音一闪而过。）

瑜伽功后随便找了面“无上瑜伽”——因为可以躺着听，嘿嘿。忆安（家仙）和我躺一块儿。我没有睡着，脑袋尽量放空。故事娓娓道来，我有时有听的意识，有时意识模糊听不到。我睁过一次眼，当时觉得听不懂内容了，闭上了又能听明白了。脖子好像被割开了，有时会惊觉自己没有呼吸。呵呵，可能故事太好听了。听完半面就全身发冷，她们还不让我盖毯子。我冷的缩成一团——不听了。（家里暖气很热，有时需要开窗散热）

（整理时补记，在晚上出去的路上，迪安和后座的朋友交流了一路，我却和她们聊了一路。没有条件录音和笔记，所以聊的内容没法做到“诚实”了。把有些印象深的记下。我想着如何“纯天情”。她们说：“修行人应该是世上最纯情又最成熟的人，懂世故却又最纯真。”

我想到“那天她们都跟着我去看《梅兰芳》，都爱看。”她们说：“电影里的有些观点暗含天道，比如孤独就是前进的动力，比如心底最干净的人才能表达最纯粹的情欲。但用在人道上，成就了世间美名，与回天无益。”

我想到“这两天没怎么发火心烦。”她们说：“发火就是容不下。其实我们管的不是你发不发火，说发火对修行无益，是教你容，先容人再容天吧。”我想“干嘛要容？容什么？”她们说：“容就是挤压你的心承接更多的水（天情）”。我想“以前开示过，心为空井。”她们说“就是个空，无限满无限空。”

我想“释佛说少想才有明天，像我这样想七想八的……不好吧？”她们说“佛的意思是修行少想人道。从天道去想，多多益善。但没人能做到凡事从天道想。所以你就少想！”显出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子，我朋友中没这号人。玄女忽然冒出来：“我给你的鞭呢？”）待续

镜如意-16

11 月 21 号的时候，玉青说准备 23 号周日过来。后来因为 S 请迪安带点花药，而迪安周日才能弄到，于是玉青说周日不过来了，下周再抽一天过来。正好 22 号和 23 号何君临时约 S 去了他们那儿。

24 号是周一，玉青发短信给飞狐说，花药要这个周末才能弄到，她等拿了药再过来。这边飞狐就听到虚空她们说——不要人为地搞生分了，难道是有事才能来？到这儿来又需要什么人间的事呢？S 让飞狐把她们的意思告诉了玉青，并告诉玉青随时想来就来。玉青说如果明天迪安没事就一起来。后来又发短信说迪安明后天都有事，还是准备等药拿到了再来，她也没有特别的事。然后飞狐就看到雪山夫人着急了，她说——（玉青）怎么就是不会自己抓机呢？来（S 这儿）一次机就少了一次，来也是少了一次，不来也是少了一次。S 说别让雪山夫人着急，让飞狐赶紧给玉青去了电话，玉青在电话里说知道了，但是也没讲什么时候过来。

过了两天，27 号晚上，飞狐在网上遇到玉青，玉青说她下周一就要上班了。飞狐这才明白为什么那天雪山夫人那么着急，她肯定是早就知道玉青马上要上班了。因为玉青一上班，就没有时间随时来了。而玉青有空的时候，S 跟

飞狐又可能要顾其他的学人，那就顾不上她了。之后玉青说她 28 号下午自己搭车去 S 那里。

28 号玉青自己带了录音笔做记录，回去后进行了初步录入。以下记录由飞狐、S 等再次整理、录入。

2008-11-28 记录

下午 14:18，玉青来到 S 处。S 问了问青霞的情况。玉青说她已经告诉青霞让她别看归妹曲了，青霞说不让看干嘛在网上发啊？S 说归妹曲都是民间女巫的那一套，当时是想把学人们的各曲发出去看看学人自己能不能鉴别，但是有很多学人都觉得归妹曲好，尤其是 TW 的学人。也就是说学人们的分辨力都还不行。

玉青说也跟青霞说了她看到的一些太上老君什么的，可能是动物仙幻化的。青霞说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能一步通天。S 说青霞有一点说得没错，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

玉青说青霞那儿不是有释佛吗？S 说释佛不管这些……而且她们把动物仙对人的幻化看成是对人心的磨练，就当是看戏。

说着说着，玉青拿出绿箭口香糖给了飞狐和 S 一人一个。

飞狐：请她们……

S：请她们也吃，呵呵。

玉青：哦，呵呵。

飞狐：小花仙都拿着糖在那儿咬。

S：嗯，跟她们说别往肚子里咽啊。

飞狐：她们给了个图，说不怕，咽下去了也能从下面出来，呵呵。

S：哦，呵呵。万象穿肠过，佛在心中留。

飞狐：我看见有一位白衣女神，先好像看到了一眼，就是她（玉青）没来的时候，看见她飘过来了。刚才又看见她就在这儿站着。她说她是月神。然后（她）就在这儿立着，双手放在身前交叉握着，显的相比较，比较大，比较高，就像房子那么大，她的头后面到肩的地方，就是个大红日。

S：那就是昆仑。

玉青：心月狐？

飞狐：嗯，对，应该是心月狐。

玉青：刚才我问她，她说叫姮娥。

S：嗯，你（玉青）请她说话。

玉青：我请？

S：嗯。

玉青：她说——赶早不赶晚，时机当日头。来听一听对你有好处。意思好像就是说……我应该早点过来。然后她就坐在床边，拿出一个团扇。上面有一朵红牡丹。她只是拿着没有扇，好像在那儿反复地细看。我就问她这扇子什么意思。她说——扇凉不扇风，扇情不扇意。她说心中有个意就行了，不要太计较这个形式。就这个意思。她还看着你（飞狐）。

飞狐：哦，她要我告诉她（玉青），就是说你那个雪山夫人总想要你来，不是要你一定要有个什么事才来，要你来这儿的目的是想让你多跟她们讲讲话。她（姮娥）说到（S）这儿是——天线一线牵。

玉青：嗯。

飞狐：就是你到这儿来了就是经常把你这个关系给连紧密了。然后慢慢的你这个观一步一步把你往深里带。你到这儿来是这么一个目的，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事要讲，或者你得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说。她们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玉青：嗯嗯……她（姮娥）旁边好像站着一个老太太，不过（相）显的很矮似的。拄着一根黄梨木的拐杖，她说她也是从雪山过来的。

S：哦，你问问她是谁？

玉青：黄……黄仙啊？是不是……

S：她是黄仙啊？

玉青：嗯。

S：怎么个黄仙？你让她说说。

玉青：……是只黄狐狸，好像变成一只黄狐狸。就趴在这儿，可能是我家的缘分。

S：哦，你问问她叫个什么名，要不要跟你回去？

玉青：她说——自是要跟你回去。她说她先来这儿（S）等，不知道为什么？

S：哦，先到这儿来了。

玉青：嗯……看见释佛过来了。他说看的戏很热闹啊，这两天。刚才我们不是说他看戏不管事吗？他说管了也是……就是意思说管了也多余。（他说）静心看戏才有明天。（他说）自己的心不找到……就说……嗯……别人再管也是无用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那儿就行。（他说）总不会把这个弯路走的太远。他可能说的是青霞他们。

飞狐：我看见走过来很多清朝宫廷的那种妃子似的（女子），就是头上戴的那种扇形的大拉翅，上面都是花。穿着深绿色的旗袍，踩着花盆底，显得特别高雅。她们走过来了一溜……

S：哦哦，你问问是不是妈祖过来了。

飞狐：她们是走在侧边，妈祖就在她们的后边中间，坐在大龙椅上面。

S：嗯，她们是护着妈祖。

飞狐：哦。妈祖今天显的相是像那个帝王相，就是像地上皇帝穿的冕服，头冠前后有珠帘。她背后还有那个金色的光。好像是给小王母看的。

玉青：就刚才我看见天凤跑过去跪拜。她（妈祖）说天凤是——小细腿跑不快，紧赶慢赶今儿才来。然后我就说我这两天生病。她说——你那病都是心闹的，我还不知道你？就是那个意思。然后我就看见天凤站起来，退一边儿去了。雪山夫人也在这儿，雪山夫人跟她（妈祖）做万福。然后……妈祖娘娘好像有点儿不太高兴地把她挥一边儿去了。好像她（妈祖）有什么话想说？

飞狐：那个小王母跪在下边呢。

玉青：哦，我说呢。

S：嗯，起来吧，别跪着。

飞狐：她是做着一直到跪到地上的那种万福。妈祖在那个高台的台阶上，她（小王母）就在下面大堂站着，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那种暗色调的，就是没一点儿颜色，呵呵。头上也都没戴一点儿东西。

S：嗯，小王母知趣儿。

飞狐：她（小王母）悄悄跟我说，她说听你（S）的话。上次你不是要她慢慢的来，暗暗的来吗？

S：嗯嗯。

飞狐：妈祖就在那儿很厉害地问——你来干什么？！呵呵。

玉青：我看见妈祖昂着头，好像不拿正眼瞧她。

飞狐：小王母就说——来给姐姐请安。妈祖就说——谁是你姐姐？！

S：唉，这小王母也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认个妈，叫声“妈”！还叫“姐姐”……

飞狐：呵呵呵，小王母在那儿……我看她憋得慌。她叫又叫不出来，她觉得叫出来好像太丢……太丢那个了。

S：嗯嗯，赶紧叫声“妈”就解了。

飞狐：她还在那儿憋，就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叫了，叫了声“妈”又给拜下去了。然后妈祖就抬手让她起来了。

玉青：妈祖其实也挺憋笑，我觉得。

飞狐：然后妈祖跟她（小王母）说，你守好你的本分。然后给了个意和图就是……一片亮，然后有一条大白道。可能就是跟小王母说的，你守好你的本分就是这个样子。

S：嗯，走这个光明大道。

飞狐：嗯嗯。小王母就……唉，也有点快的那个样子。又福了一下说“是”，然后就退一边去了。然后就上来一条龙，就是龙形，游到那个大堂里边。是玄龙去了，刚才是一条黑龙。他就抱拳给妈祖行了行礼，妈祖就说——你现在安心了！都给你把事儿解决了，你就安心走你的路。别整天想七想八的，有个八妖跟着就行了，其他的都放下。

S：嗯。

飞狐：妈祖反正显得有些……怎么说呢，就是又疼那个玄龙呢，又有点儿气他不争气吧。好像是那么个情感。我又看见……有个影子到玄龙面前打他耳光，呵呵。



S: 哈哈哈哈哈。

飞狐: 就是一个影子，一下子跑到他面前——啪！呵呵，打他耳光。

S: 嗯，那还是玄女吧。

飞狐: 嗯，还是玄女，没显实像。意思就是说他乱嘴，整天在那儿乱叫！她说——叫得一个个心花花！她的意思就是，那些女的听到了，一个个的心就又勾起来了，又想往上争。

S: 哦哦，嗯。

玉青: 对啊，那不是十二宫又多了一宫？

S: 就是乱套了，所以说妈祖来火了。呵呵，首先是八妖就火气大，这几天八妖就冒火。

飞狐: 呵呵呵呵……妈祖就把双手往下按了一按，就说——平平稳稳。就说她想这个天庭啊，整个都平平稳稳，没有什么那些杂事儿去闹。玄龙就在底下站着低着头。看着妈祖说完了就答了一声，然后就退下去了。

【杏子: 这段戏的背景是发生在 11 月 24 日的晚上，S 突发异想惹恼了她们……玉青不知道这个背景，S 当时一下也跟她说不清。以下是飞狐补记的当时的记录。】

飞狐: 昨天（11 月 24 号）晚上——

S: 如果下边是小十八宫，有没有可能上面也有个十八宫？就像以前的天九宫和地九宫一样，现在来个上十八宫和下十八宫，这样才平衡啊？上下十八宫加起来正好是三十六宫。

飞狐: 前几天她们给我图像，是小王母入小十八宫后着宫服的样子。她们说，等以后找到小王母的色身人了，就给她入小十八宫。如果是按照你说的有上十八宫的话，把小王母提到上十八宫，那现在还差五宫，上哪儿去找这五个呢？

S: 可能都是海族的吧？比如八妖的那几个姐姐——七妖、六妖、五妖、四妖、三妖，这就有五个了。

飞狐: 你快别说了，我看见八妖气呼呼地又腰站在这儿，狠狠地指着你道——她们都是做妾的货!!!

S: 哦哦哦，我是随便说说的，还是八妖说了算。

飞狐: 你说的那些七妖、六妖什么的，跟玄龙的情感以及她们自己的战功方面有能跟八妖相提并论的吗？

S: 那倒是没有。

飞狐: 唉，八妖还坐在那儿使劲儿瞪你！我看到十二宫都坐在这儿呢……心月狐在静静地喝茶，看不出她的情绪，其余诸宫都是阴沉着脸坐着。

S: 得，哪儿说哪儿了，只当是没说！

飞狐: 今天（25 号）早上一睁眼，就听见几宫宫主在那儿讨论，一个说，那就再想办法给他找几个吧……一个说，那就只好先把小王母给弄上来了。又一个说，她不配，想都别想！

S: 呵呵，她们在那儿唱戏呢，说着玩儿的，别上当。

飞狐: 然后就看见一条很大很大的金龙像是犯了错误似的趴在地上，玄女站在它头前，左手叉腰，右手使劲儿打着龙嘴！她边打还边说——让你乱说！让你乱说！

S: 哈哈哈哈哈。

飞狐: 不过我看玄女也就是做做样子，给的图像……她的身高还不及龙头高呢，那么小的一个小人儿，还能把龙嘴打疼了？

S: 嗯嗯嗯。

飞狐: 不过她们的气还是没消，特别是八妖最生气！那个意思好像就是……玄龙刚把她娶回来就又想别人了？

S: 八妖以前不是这样的……

飞狐: 起床以后我问心月狐她为什么不生气。她说，不管他（玄龙）有多少宫，都是我坐庄，因为只有我是太阴。

S: 嗯，对，是这样。

飞狐: 隐中有一人解释说……问她是谁她也不答，反正不是十二宫里的就是老辈的，她说，心月狐有她自己的宫势，原本就有她自己的广寒宫。而末世的大渡……让她与各宫各殿各方面都牵上了线，她的帮忙牵线就又形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拥护她的大势。玄龙也是这样，之所以全天地拥护玄龙，所谓众星捧月……正是由于他过去在天上、地下形成的理不清的情缘，以及现在的大渡……

S: 嗯。

飞狐：释佛也在这儿，他说——纷争四起，乱世出英雄啊。他又对我说——你那个书……就别念了吧？

S：哈哈哈哈哈，他是想让你去当英雄去！

玉青：对啊，那不是十二宫又多了一宫？

S：就是乱套了，所以说妈祖来火了。呵呵，首先是八妖就火气大，这几天八妖就冒火。

飞狐：呵呵呵呵……妈祖就把双手往下按了一按，就说——平平稳稳。就说她想这个天庭啊，整个都平平稳稳，没有什么那些杂事儿去闹。玄龙就在底下站着低着头。看着妈祖说完了就答了一声，然后就退下去了。

飞狐：然后又看见一个……可能是西王圣母，也是宫装，梳的那种很大的高髻，身上穿着红底的长袍——九盘龙凤彩霞衣（飞狐：这句是整理记录时玄女说的），走到那个大堂里边去了。旁边还有两个女子给她打的那个在她头上的大扇子，很大的羽毛扇。她进去了以后，旁边有人给她端上大椅子，请她坐在边上。可是我拿不准她是谁……

S：嗯，你请她说话。

飞狐：我还没说完我的感觉呢，又觉得她像心月狐。我请她说话，她就说……她没说，她给了个意思，就是她跟妈祖是一块儿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跟妈祖就是像是合在一块儿的。

S：嗯。那你问问她是谁？

飞狐：她说就是心月狐。她就是坐在大堂的右边。我不知怎么刚才就想看左边坐的是谁。就看见大堂的左边坐了个白衣人。我问她是不是白娘，她也不应我。这个白衣人就是没有打扮……她说还是心月狐。她说——现在的天庭就是这个形势。意思就是上一辈的就是妈祖，下一辈的就是她（心月狐）。然后又有个图像，就是大堂两边，玄龙和十二宫就去了。就站在这两边坐着的人的椅子旁边，站成了两列。我怎么看见一条狗跑到堂上叫了两声，被轰下来了，呵呵。

S：哦，你问问那个小狗是谁？

飞狐：说是跟着玉青过来的，呵呵。

S：呵呵，跟着玉青过来的？呵呵。

玉青：我们家是有条小狗，怎么跑那儿去了？

S：你（飞狐）问它有什么事儿，让它说说。

飞狐：它冲着玉青叫，你（玉青）看吧……能不能让它说说。

玉青：他可能还没有报上名。

S：哦，着急，跑这儿报名来了，呵呵。

玉青：呵呵，我说你跑去那儿叫什么，回家再说。

S：他意思就是，不在这儿叫你不惊动，你不理他，哈哈哈哈哈。

玉青：它说它叫二旺。我说你差点儿旺死我了。

S：呵呵呵呵。

玉青：我说你赶紧退一边儿去吧，她们在说话。（玉青：录入时，它说它要告御状。哼哼，小样！）前两天我整理以前的记录，那天看说我们家有条狗，我想着这两天把狗请出来说说话，可它这两天一直没有出来。走之前我就说了，说去S那儿，有想去的都跟着，哎，它（现在）跑出来干什么。

S：哦，它跟着来了，它这可有机会报名了。让它到你身边待着去吧。

玉青：嗯，它现在就蹲在我的脚边。我就说你就先别说话吧，先看看。它说有戏看也挺热闹的。

S：嗯。我们这堂上也有小狗，大宝、二妞。让大宝、二妞跟它玩玩。

玉青：嗯，对，你一说，它们就冲下来了，就在这儿。然后那个大宝好像咬着二旺的耳朵说，你别在这儿了，我们去那儿玩去。然后它们去阳台那儿晒太阳去了。看来我们家还有一些仙没报名，就先跑到您这儿来了，就跟着我过来了。这两天不舒服，也没想着跟她们多说话。

S：嗯。行，那小狗跟着大宝、二妞它们去玩儿去了。

飞狐：我这儿也能看见她们在一块儿玩，三只狗。玩儿的越来越多，开始是三只狗，然后堂上其他的那些动物仙都跑去一块儿玩儿去了。

S：嗯，对对，它们去热闹它们的。

飞狐：我看妈祖怎么……刚才威风了一阵，这时候在那个宝座上把个头撑着。

S：又想事儿呢？

飞狐：有点快神的那个样子。她叹了口气……唉……

玉青：她说她还是愁，应该多找些人回去。

飞狐：她刚才说——忧思儿女啊。

S：哦，忧思儿女，多找点儿人。这不慢慢给找了吗？这不给找了一个玉青了吗？

玉青：呵呵，她挥了挥手说，她可不省心。

飞狐：她给了个图呢就是……冒出来一根小草，小草芽，还挺嫩的。她那意思就是说，还那么大一片土地呢，这才一颗小草刚冒出来。

S：哦哦，慢慢冒。春风一吹，春雨一浇，全发芽了。

玉青：嗯，好多芽都开始冒了。

S：嗯，就是啊。

玉青：其实地上都有种，就看春雨这个机会。

S：对，就是这个“机”，春雨就是这个“情”。

飞狐：她说有的是死芽。

S：死芽？

玉青：我跟她说，草的生命力都强。她说这个“强”在天道上还是有难度。

飞狐：又跑来一只猫啊，白猫，在那个茶几上。

S：是不是观音啊？

飞狐：你（玉青）跟她讲讲话？

玉青：她那个蜷成一团，摇着尾巴，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我问她你是谁。她说她是千眼千耳千里手。我说是什么意思？她说——一眼张目，万里归遥。（她说）看的清，心里明。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观音啊？她说你问我是就是啦。然后她就站起来，摇着尾巴转了一个圈。她说——看相不看表。（她说）心系不上，情系不上，永远看的只是一个虚表。然后我就想问她，我说你想开示我什么？然后猫就跳下茶几，果然就是变成了一个观音的相，手持着那个净瓶。她就好像闭着眼睛那种的。她说——垂目点眉心，花开见（现）凡尘。心不动，思忧多，你想上还很难。

S：嗯。

玉青：我说那难在哪儿？她显了一个（图），地上有块大石头。用脚踢了踢，硬！意思就是硬。可能就是说我那个还比较硬，那个我。

S：嗯。

玉青：她说也不着急，今天来就是一个机会。可能就是说……开一下。她说是这个石头不是顽石，敲开了里面是有内容的，就是那意思。（玉青：我当时没对 S 说我看见图了，就是石头打开里面是紫色晶石。）就是一个矿石的意思。

S：嗯。

玉青：然后她就好像坐到堂上去了，坐到心月狐的边上。然后妈祖看到她还挺高兴的。然后（妈祖）就说——你走了千里……也不要忘了常回来看看。就是说观音这两天好像挺忙的。然后我又不好问她，她们都在那儿说话。我心里想——她们在那儿忙什么呢？她说忙的还不都是这些人，还能忙什么。她说有一些人有心向她。就是有些人有心向观音，朝观音。她说，但是都被一些幻像给迷住了。她说，我形虽常见，大宇庙佛多。就是说她的那个庙挺多的。（她说）见我真身有几人？真心朝我为几何？就是为了什么朝她。她说，自心知肚明。2008-12-15 整理-待续

#### 附-资料参考-青霞初入观-续 9

回答杏子的问题：入观的学者千万要小心哟，小心什么？小心我的膨胀！我大！【杏子评论：不仅仅是我大，小心着相。2008.12.15】

2008.12.10 日（三）青霞观

18：15 家中就我一人，上香观：来一只独角兽，黑色厚厚的皮甲，像太古时代的，行走在光秃秃都是石头的地上。

我：您好！请报名。“金刚”显黑脸男武士，穿黑战甲，双手拿锤，非常魁梧，他得意的舞动拿锤。我：金刚从那里来？金：从海来。我：看到没有水，都是石头啊。金：海水干枯了。我：咱们什么缘啊？金：海族的兄弟。我：啊？我曾经是男的？金：难兄难弟！我救过你。图像是一武士身上流着血，金刚背着他走着。我：救命恩人我要永远感谢你！金刚抱拳表示不客气，很豪爽的样子说：我还能助你呢！我：谢谢！咱们互相帮助，请上位。

看到一个小塔，巴掌大灰砖色的，心想：这么小的塔？是什么塔？这时小塔变成高耸大塔，耸立在面前，“武陵大塔”。底层有故宫似的带门丁的红色大门，门口有两个武士把守，他们把门打开了，我走进去。穿战甲的美薪也来了，我俩一个人似的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黑洞洞的。

眼眶鼻梁处像压重物，头很麻沉，脑袋里还嘎吱一声响。身体旋转向上、向上，这时我想：s 书说“武陵大塔”是能量加油站。就赶紧喊：家仙们全进来！家仙们全进来了，搭成三角型人梯，我在最上面越搭越高、越搭越高，我好害怕摔下来，喊：师傅，快来救我！马上飞来两个敦煌飞天样的仙女。没看清脸，穿的服饰很漂亮，特别是彩色裙带飘逸的很美。两个仙女带我飘啊飘，我想：要找长江发光带能到玉龙雪山看雪山青莲！！想到这又不敢想了，s 书说死后才顺着长江……。兴达的蝈蝈大声叫着，景消失了。待续

【杏子评论：还是透着“我与求”，贪图能量……图像是青霞在万缘之顶，高了、大了，却是心中有个“我怕”。建议——看到武陵大塔之后，可以闻讯是谁给的图像？而不要目中无人自持一个我字以及我所……然后可以请她带着去看看大塔。2008-12-15】

•2008 年 12 月 15 日 上午 11:35 学者来信询问-南京是 NSG 的中心吗？

亲爱的 s，飞狐，月湖女，杏子，小草大家好：有心里话想和您们倾诉一下。昨天下午我们这里的同修相聚，说好是下午两点在“富花”家里见面，我和老陶准时到了，可是却不见主人，我们俩在她家门外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才从外面回来。到了她家 10 几分钟以后，另一人小夏也到了，于是我们就开始请通灵人“富花”给我们讲一讲。我们三个现在还不通。只见“富花”猛吸几口烟，然后把烟吐在手上仔细观看。我们三人静静的看着她，想听她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自己在修行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她说：“进步不大，还早。”再问，她又说：“一切都自己亲证吧！”

我们纳闷了，就是因为现在还无法亲证，所以请她给看一下嘛！我们本来是满怀着希望去的，就像飞狐给玉青说她家的万缘啊什么的，或者就像青霞和玉青一样可以互相帮助一下的。可是……

接下来只能是闲聊了。老陶请她把外面站点上有关修行的事情再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她经常和外地的同修聚会，尤其是通灵人。

富花说：“现在南京是 NSG 的中心了。妙师就住在那里。不过他已经隐居了，一般人是不会见上他的，我们已经联系上了。”

我瞪大双眼：“啊？他不是东北某地吗？因为看林花曲的时候我记住师去了东北的乌鸦窝，然后又去了沙河口。至于现在在哪里我就知道了。师一般都是接待有缘人的。你好有福气啊！”

我又问：“那他老人家有没有可能来我们这里指导呢？因为最近曲子里说以后很有可能和各地的学人取得联系。”

富花说：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曲子？

我说：网上啊！现在网上的观记很好的。我指的是月湖，可我没有说出来。

富花说：网上的东西大部分是假的。现在妙师已经不写书了，也不写什么观记了。

我问：那真的在哪里呢？（系指真正的修行观记和资料）

富花：“真的？我把我的观记都从网上发出去了。”

我觉得——这位通灵人，尤其是和师有联系的通灵人，好神秘！好高深莫测啊！

我：那发在哪里呢？能告诉我们你的网名吗？我们也好看一看。

富花：以后你们慢慢就知道了！（言外之意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来知道她是谁？）我去过台湾和香港，还有内地的很多站点，我们还经常保持联系，他们那里搞得很好。

老陶：能把他们那里的先进经验给我们讲一讲吗？

富花沉默……

我：那你说，通灵有没有捷径呢？比如就练小九拜？一下到了 5，然后再补课做瑜伽？

富花：怎么可能？都得打好基础才可以。尤其是修出明月来！只有见月以后才可以看见！

我：可最近曲子里有这样的例子啊？而且我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了。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怎么样？

富花：你的根基很好，梦也好，不过现在还没有通。不要急！

我：我也没有急，也没有刻意去追求现在就通，可是不知不觉的就有了曲子里 s，还有飞狐说的那种“感觉”了，自己的万缘也开始报名了。

富花：我看到还没有开始报名。不是报名？

小夏：不要着急！我觉得你有点求！

我：我那不是报名是什么呢？（难道是我自己骗自己吗？自个取乐吗？）

富花很神秘的一笑……

我：那你来说说能量是怎么来的？

富花：能量是练出来的！（但是我看最近的三部曲说，能量是万缘的聚集）

这时她家来了客人，想让她给查事，然后她就到了另一个房间。

接下来我们三人（我、陶、夏）就刚才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1，通灵是否不需要 1.2.3.4，直接进入 5？

2.通灵的概念是什么？真的看见和听见吗？或者跳过某个层次进入 5？

3.能量的确是刻苦练出来的吗？和相应，系情有关系吗？

我和老李最近天天看书，上月湖看观月情系列三部曲，我俩觉得曲子里的内容是真的，是师参与的观记。而且跟着看，我们的感觉很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至于富花说的师不参与曲子了，她和师有联系等等，我需要打个问号？可是小夏不认同，她表示“富花”因为什么不给我们看，是因为我们的层次不同，无法来和我们沟通。人家出去接触的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我们这些虾兵蟹将是无法去比的。

最后从富花家里回来，我想了很久。就是这样的同修交流有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得到了什么宝贵经验？除了加深了通灵的神秘，增加了自己的疑惑，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认为最近的观月情系列三部曲，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其他人说什么真的假的，说什么权威消息，但我认定您们这条线了，而且这条线对我很适用！虽然初涉足修行，误闯月湖，但我此生只跟着 s 走，而且是我认定的这里的 s，而不是什么南京隐居的师！说了这么多，我的心也就静了。能和您们倾诉一下，我也就满足了。再次问 s, 飞狐，月湖女，杏子，小草大家好！敬上。2008.12.15

•对上文的回复——小草\*\*//S 不在南京，更不认识什么富花!!! 从你信的内容来看，那个富花是典型的民间女巫类型，这种通灵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是老大！别人都不如自己。一定记住大颠所说——家珍须是自己流出！找同修搭把手也要谨慎，若是不同道……还不如不找。相信你相信的，然后坚定地走自己的路。2008-12-15

镜如意-17

玉青：她说有一些人有心向她。就是有些人有心向观音，朝观音。她说，但是都被一些幻像给迷住了。她说，我形虽常见，大宇庙佛多。就是说她的那个庙挺多的。（她说）见我真身有几人？真心朝我为几何？就是为了什么朝她。她说，自心知肚明。

S：嗯。

玉青：然后她给了条路（就是显图），就是一座索桥，在那个崇山峻岭中。那个索桥飘飘荡荡很危险，看着远远的有很多山脉，很多人往上走。站在桥头，有些人就开始发愁，有些胆子大的人就上去了，晃晃悠悠然后又回来了，呵呵。然后就冲这边喊：“把这个桥弄结实点！”然后，观音说：“走板荡（索桥），身随板荡”。意思就说走这种“板荡”路，你心里得随势而走。说要是指望别人把这个路建好，你还不如走别的阳光大道去呢，就别走这条路了。（玉青：我录入时想也许这种索桥才是“直路”。）然后她手一收，就把这些都收回来了，就把路收回来了。然后叹了口气把这些放瓶里就坐在那儿不说话了。

【杏子评论：玉青自己形成了两个法障，一是走的是直路还是弯路；二是有没有入魔。观音说的这段话就是在破玉青的第一个法障。什么是“板荡”？浮乱不稳。是什么造成浮乱不稳？人的心，人的我。是什么造成所谓的“弯”？人的心，人的我。所以不是天不给人建光明大道，而是人自己的我决定了自己的路——板荡。如若总是怕板荡而不敢前行……按照观音说的——你就别走这条路了。众学者又该如何看待观音说的这段话呢？对镜理红妆，或者说是借镜

理红妆。不要又想着这是观音说玉青的，与我无关。】

飞狐：茶几上有一朵很大的红莲开了，莲花的花心那儿就是一颗光珠，光珠上坐着一个很小的小人。然后有人说这就是我（飞狐），她（小人）就在那儿打坐。

玉青：我经常看见我们家的小人，开始双盘莲，后来把左脚竖起来到头顶，呵呵。

飞狐：然后就看见游过去一条小白龙，就游到莲花里面绕到光珠那儿。那个小人就是比例小，不是年龄小。那条龙也是，就是一整条龙，比例小，绕到那个光球上。然后这个龙又从光球上一直往上绕，就把上面打坐的人给缠绕着。缠绕着以后，中间光珠在的地方就变成一道光柱，就是通到天上的一道光柱。这个龙就缠着这个人这个光柱里面不停地往上走。他们上去了以后，底下那个光珠就也跟着上去了，就顺着这个光道，也跟着往上走。然后莲花心也收进光道上去了。慢慢的整个莲花瓣一下就全部缩到这个光柱里，就往上升上去了。升上去以后呢，我就跟着往上看。上面又是个更大的莲花，差不多是下边这个的两倍吧。是朵白莲花，莲花上面可能是心月狐在打坐，穿着白衣服。这道光柱里的光珠和莲花就从这个大莲花心钻到她那儿去了，就顺着她打坐的中脉往上走，就走到她额头那儿。走到她额头那儿定住了以后，心月狐的额头那儿就又开了一朵莲花，也是白色的。她说——青莲照顶十一路。她问我想不想来？

S：那这不是三花聚顶啊？你说你得以后去啊，别现在，着什么急？你问问……

飞狐：她说，你不如跟着我早点儿走。

S：哈哈哈哈哈。

玉青：她怎么那么着急啊？

S：你（飞狐）说怎么也得把妈祖的戏给演完啊。

飞狐：她没说话，还在那儿闭目打坐呢。她们可能还在气前两天说的那些话。

S：嗯，就小王母那话是吧？

飞狐：她说——染不完的凡尘。就是说管这些人的事儿，管得烦死了……

玉青：哟，我们家堂上的仙都过来了。我刚才看见几个，我说你们倒挺会那个什么的。她们说比你会抓机。呵呵，就坐在那儿，就好像坐在观音啊，妈祖啊脚边坐一圈，小小的，都在那儿打坐。看见天凤也在那儿打坐。

飞狐：刚才可能是妈祖说——一地九神动。就是说，你（玉青）来，她们（玉青万缘）就能跟着你一起来。

玉青：嗯，（万缘）都挺高兴的。

飞狐：看见八妖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一只手插着腰，一只脚蹬在个什么东西上面，瞪着个眼睛，反正就是不高兴啦。她跟你（S）说——怎么办呢？！

S：呵呵呵呵，妈祖不是把戏都解决了吗？

飞狐：八妖说——还不知道你（S）心里……情愿不情愿？

S：哦，妈祖不是解决了吗？妈祖说了算。

飞狐：她说——哼！不知足……然后小王母就走到她边上，就是显的八妖的相很大，小王母显的相就比她肩膀高一点儿。她（小王母）走到她（八妖）边上把她手挽着，头靠在她肩膀上，显得很柔的那种样子，呵呵，她说——姐姐，别生气。

【杏子评论：这段图像的意思是，小王母入的是小十八宫。】

S：嗯嗯，对，她叫八妖姐姐行。

飞狐：她对八妖说——我自是做小，没敢往上想，我也知道我的命。都是龙君戏言，不用放在心上。八妖也满豪爽的，听她这样一说，就把她一搂，搂到一边儿去了。小王母还是什么打扮都没有，穿着素衣。然后看见一条大鲨鱼，很大很大，白色又泛点儿青……泛点青灰，嘴里还有个光珠。你（玉青）跟它讲讲，玉青跟它沟通一下。

玉青：就是你们刚才说到“妈祖说了算”，我好像看见乌祖和海祖过来了。那鲨鱼可能是她们带来的。

S：你问问那鲨鱼是怎么回事儿？

玉青：它说它是南海的三龙子，它说是跟着海祖过来的。海祖说，没我们的戏我们就不唱了，然后就站到后面去了，站得远远的。她那个意思就说，她放出鲨鱼过来让我们看见，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她们也在这儿。然后那个三龙子就说——衔珠无人要。

S：你问它是打算送给谁的？

玉青：它说给我的。

飞狐：就是！就是刚才为什么要你跟它沟通？就是它来找你的。

S：嗯，你问它，以后给它报个名，位上给它报个名。

玉青：它就是我们家位上那个忆安，就是螃蟹王子。昨晚就看见它了，但是它显的像特别多，一会儿螃蟹、一会儿鸭子、一会儿鲨鱼、一会儿又是龙什么的，它也是跟着她们过来的，跟着乌祖她们过来的。然后它显出个男子相，坐这边（玉青身边），还挺高兴的。然后看见八妖对他说——你坐这儿干嘛。然后就是说让他坐过那边去。可能是她侄子辈的。

S：嗯，对，下辈的。

飞狐：这个三龙子要我跟你（玉青）说，你应该接着问他——为什么他在你那儿那么久，他现在跟你说“衔珠无人要”？

玉青：因为我经常……嗯，对。他说我（玉青）经常跟小雅她们混在一块，跟你（玉青）这些飘花女混在一块儿，不重视海里的人。说得都挺热闹的，只盯着乌祖、海祖、妈祖她们，对他们海里的兄弟只给个“义”，只给义不见情。他说给我这个光珠……他说，海里的兄弟见你都有见面礼，就说上次那个龙钱也给我了。他说，你都不要，好大一块儿啊！说我的心好大一块儿。我说无功不受禄，他说你还跟我谈功，没有什么功来功去的，在你这儿帮你修行。然后他就给我了，我就说谢谢。他昨天晚上还给了我个蓝色的叫“冰魄”，打进我的两个膝盖骨里，说是“冰魄盘”。你（飞狐）笑什么？

飞狐：呵呵，没什么，我就想到看你观记，我觉得满过瘾，呵呵。

【杏子评论：就像是看幼儿园小朋友玩游戏，是挺过瘾的。怎样才能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玩游戏呢？就是不停地勾。】

玉青：八妖说——海底都是一家，不管东西南北海。天上连情，海底连天，都是一家人。说，都挺好的。她的意思就是说，我都能原谅小王母了，你（忆安）还不能原谅她（玉青）？她是对三龙子说的，三龙子还显得挺不高兴坐在那儿。然后八妖还拍他的手，坏笑了一下。不知道笑什么。乌祖过来了把拐杖一杵说——不听我们唱戏！刚才不是说老一辈就是妈祖了吗？她就说——我们放哪儿？我就说请她们常去我那儿。她说我不知好歹，说她海里的儿孙们到我那儿都说不上话。

【杏子评论：这是顺着行观人玉青的理解在演戏。因为她们先通过飞狐说的“上一辈”不等于“老一辈”。上一辈的当然是妈祖主事，她是天后。而乌祖、海祖属于妈祖的上一辈，早就是隐在幕后了，不可能去跟妈祖计较把她们放哪儿的问题。这种戏就叫勾，不能等同于她们演的供 S 研究的天史看待。也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玉青：我说不是说不上话，我说这两天不舒服。（玉青录入时自己注：狡辩！事实是——我觉得他们在我这儿仅是中转一下，呵呵，坏，该打。）她说前天晚上……说，谁来了……哦，来了一群海豚跟我说话。她说那是她的小禁卫队，你给气跑了。嗯，当时我没理她们（玉青自注：呵呵，人有三急嘛）。然后就看着那些海豚（现在）就过来了，围着我转。带头的就是我家的大海豚真恩，她说这些都是“单珠队”。然后我就说，那你们待会儿跟我一块儿回家。然后她们就扭扭地跑到乌祖身后去了。然后妈祖站起来，过来扶乌祖说——天上一台戏，地上人仰望。都是情牵戏，哪有人烦恼。然后乌祖说你（妈祖）不用听她们（玉青自注：是指我和飞狐？）说。然后走到那边去了，坐到妈祖的边上。心月狐给她让了位，乌祖就给她示意——你坐下，然后就坐旁边去了。我们家香台（现在）看着就跟水族馆似的，里面很多鱼，有剑鱼、小丑鱼、珊瑚鱼、电鳗鱼什么的，都在那儿，怎么都跑到我们家去了。

飞狐：先她（玉青）在那儿讲的时候，有个感觉就是……（以前天凤来插金簪）讲她那个我大，你（玉青）不是问我不知道什么是我大吗？就是你刚才说对海族的那边没借上力，这就是一种我大。然后刚才她讲乌祖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过来了。

S：嗯，请他说说话。

飞狐：他说他是寿星老。

玉青：他拿个大桃子。

飞狐：他说别忘了他的事儿。可能就是下边的人，有跟他是有缘的……

S：哦，他那一路的人。

玉青：他上次好像在我那儿显过一次相，就是那个“五门宴”。他请妈祖她们过去。当时我就见一个像寿星公的人，显的像特别大，然后请妈祖过去。

S：嗯。

玉青：呵呵，他说他请了，意思就是说当时他就请了妈祖她们过去，意思就是他想把这个戏给唱起来。

S：就是一下段我们就得忙寿星老他那一路的人了。

玉青：哦……寿星老是哪一路的人？

S：就是他后面还一堆呢。

玉青：哦，我这两天老是看见白娘。昨儿特有意思，就是看到一片海，海边有很多路，有的是沙土啊，有的是水田啊，有的是什么，反正不同的路。看见白娘是骑着大象走的甘蔗地，然后那个象卷着鼻子，一边走一边把甘蔗卷两边去。她（昨晚）对着我说，就说……她昨晚说的，就说——要我跟着她们直走。因为她们的路都是直的，说跟着直行。前天晚上做功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个火山爆发，然后泥石流就下来了……（玉青录入时自注：后略，见观记，呵呵，我当时说，还想看看S有没有啥解，呵呵。）

飞狐：寿星老在这儿，一直在那儿笑。（玉青录入时自注：晕，一定是笑我废话多，又是“我”大，我不知道他老人家还在，该死。）然后看见上面有人下来把他扶到上面去坐了，就是那个大堂里面。然后我又看见有个仙女飘过来，手里拿了一朵花到玉青这儿。

玉青：飘尘女？还是飘花女啊？（玉青自注：飘尘女=飘花女。）她说是梅花仙子啊。

S：请她说说话，问问她。

玉青问飞狐：是飘尘女还是飘花女？（玉青：录入时我家小雅说的“飘花零落入泥尘”。）

飞狐：我不知道，你得问她。

S：你问她。

玉青：她说——飘落凡尘花似锦，暗香浮动月黄昏。（问飞狐）这好像是谁写的诗？（她接着说）小轩窗五灵门，窗影疏斜暗香来。是不是武陵春啊？我想到武陵春了。

S：你问她，你说你是谁。

玉青：我刚才问她你是谁？她说是武陵春。然后又说不是，说是武陵春身边的一个什么人。她的副将好像是……

S：让她也报个名。

玉青：前月海。月寒仙子。

S：月寒仙子啊？她出现肯定是又是什么事情。让她说说，说透了。

玉青：我请她说，我说你今天出来……然后她把那个花给我了，说，可能希望去我那儿长住。（玉青自注：观的很断续，是当时觉得累，“看”的慢。）可能她的那个色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S：哦，就是她想到你的堂上常驻？行。

玉青：嗯，她说行，挺好。她说我“眉心见蕊”，就是我这儿（眉心）有个小花骨朵。然后她显出梅花相，是红梅，一根（老）枝上全是点点的红梅花骨朵。（忽然）阳光照着，（花）反而显得有点蔫了。我说给你挪到个阴凉地，她说行——凉一凉挺好。【杏子评论：虚空就是借助人的我与求在不断地下勾，我越大、求越多，戏就越多。所以应该凉一凉。所谓的凉一凉，就是若即若离。2008-12-19】然后她就去那边（阳台）跟花仙玩儿去了。然后有一个女的骑着一匹枣红色大马飞奔而来。马脖子上挂个铜铃，上面有红缨。她说她就是武陵春。说：“痴羞妹军，都是苦命的孩子，心酸往事一大堆”。呵呵，那个寿星公站过来了，好像要急着跟你说什么，好像要跟你说他的事儿。

S：哦哦。

玉青：那个武陵春就说，她说——我的戏都是长戏，一段一段的插，不着急。然后就走一边去了。

S：哦，那你请寿星公说。

玉青：你（飞狐）请吧。（玉青自注：我给飞狐做小动作——观好累啊，录入时家仙都在叫“打死你，臭懒皮”。）

S：你（玉青）说，没事儿，你就请他说。

玉青：我请寿星公说话，他把那个寿桃放在茶几上，然后双手拄着拐杖，有点累的样子。他说——我那路人马还不踪影，崇山峻岭雾霭重重，什么时候才能够云开见日，雾拨见人。就是把那个雾拨开见人。我问他（那些人）什么时候的事儿，那些军队什么的。他说是一战的时候跟着西王母那边的，好像是说是保障后勤的。【杏子评论：应该是二战的时候。2008-12-19】

S：后勤的啊？哦，你问那个寿星老。你问他需要不需要你（玉青）去帮忙呢？



玉青：呵呵，他说——帮忙可以，就怕你没时间。我说有心帮忙，说会诚心帮忙。他说可以。然后他看着飞狐说——指着教学，总有能借上力。

【杏子评论：通过这句，再看玉青当日观记中“从S家回，吃完饭休息——打个大喷嚏，看见雪山妈妈，她竟然做一万福：谢天谢地，你也能出点力了——把事情做好！我：怎么做啊？”一段，玉青当时认为雪山夫人是在给她做万福，其实她应该是在给心月狐做万福。因为雪山夫人的背后靠山是心月狐，玉青的这条线也是心月狐帮忙给串的，只不过心月狐总是为隐……不露面。妈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她儿子，她还在给她儿子的将来做打算呢。S：问问这些是谁说的？杏子：玄女说的。2008-12-6】

飞狐：我心想，玄女也真是的，总是藏不住事，这一下给挑明了，不是会让玉青觉得妈祖对她的情是假的吗？玄女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还用得着我挑？缘就是情，情就是缘，情缘……飞狐：玄女的意思是，正是因为妈祖跟玉青有这个缘，才会有虚空展现出的这个情。玄女又道：情缘形成了一个的机……S：对。2008-12-8】

玉青：然后他看着飞狐说——指着教学，总有能借上力。然后他给了一个画面，是一个大的操场，上面一个眼一个眼的军灶，烟雾袅绕正在做饭，但是不见人。就是有锅在这儿，不见人。意思就说保障后勤的这些人还没有在，光有个锅干烧着都快裂了。他说——我也是心焦，大军前行不断粮，后续不断才系情。长路漫漫各取索，相携而走过长征。

【杏子评论：“大军”指的是修行大军，包括他的缘阔驷，也包括玉青和其他修行人。“粮”指的是情的不断地补给及充实。“后续不断才系情”是说这些修行人不能仅仅依靠S去跟九天续情，要能持续地接续上九天情方为“系情”。也就是说，这些修行人，哪怕是见过S的，也还没能真正的系情。“长路漫漫各取索”，修行是漫漫长途，各有所求，各有所得，顺其方便吧。“相携而走过长征”，是告诉同修之前互相搭把手，也是告诉玉青……这个请她“帮忙”是个什么意思——“相携而走”，也就是互相帮助，这样才能走得过去。2008-12-19】

玉青：然后他给你（S）作了个揖，意思就是说希望你能够……不是希望你，呵呵，就是说把这个戏能够尽快地插上。然后那个小王母在后面摇摇袖子，意思就说她还等着呢，呵呵。这么多人要插戏，刚才武陵春也说要来插戏，那个寿星公也说要插戏。然后妈祖挺不高兴，朝（小王母）挥袖子，意思是叫她别说话。意思是说……你刚装的那些贤良淑德都是假的啊，又着急出头。

S：哈哈哈哈，嗯。

玉青：然后妈祖挺高兴的，跟寿星公点点头，然后寿星公拿着那个寿桃给你（S）了。

S：哦，好，谢谢寿星。

玉青：然后他说不谢就走了。

飞狐：我又看见一个骑着白马穿着银盔甲的人，她下马了，手里有个红缨枪。她就站在这儿，把头盔取下来了，是个女子，长发女子，是黑发，她跟我说——你说我是谁？我怎么知道她是谁？呵呵。

S：你问呐。

飞狐：我问了，她让我说。我说我不知道，呵呵。她说——巫娘情。就说了三个字。

S：接着说啊，你说这巫娘情……

玉青：不是心月狐吧？

飞狐：她好像就是提示一下，她说“巫娘情”……可能是青娘啊。她现在就不是穿着盔甲的那个样子了，就是穿着淡绿色……有淡绿有墨绿的衣裙。

S：哦，青娘。

飞狐：她在那儿笑，呵呵。好像是（说）把我骗到了。她说——别忘了我的人。

玉青：今天怎么了，都来……呵呵。

飞狐：哎呀，我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她们想让我把记录打出来。

【杏子：背景是——飞狐这段时间很忙，S原本是想让她把这一两个月忙完了再打记录。】

S：哦，打出来，发出去，她的人就可以沟通了。

玉青：后面很多人招手，都要过来说话。都急着要那个什么。

S：这个……一个比较实际的事情，你（飞狐）问问妈祖，就是……寿星老那一路的人，要不要现在玉青就接上

关系。比方说将来我们出去了以后，他这一路要不要玉青去帮忙收拾？

飞狐：妈祖就把右手举起来，手心朝外。但是没有说话。

S：那意思就是说让玉青可以去帮忙照顾一下。

飞狐：她说让他们单独行动。

S：让他们单独。

飞狐：就是让他们……就是玉青啊，包括寿星老那路的人，比如说认识了以后，让他们自己去行动。

S：哦，单独。

飞狐：嗯，就是我们不掺和到里面去。

S：嗯，对，因为我们就可能离开这个地方了。

飞狐：就是说有稿子（记录）到时候给我们看一下就行。就是看一下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就继续走。有什么大问题就给提个醒，说一说。她说——哪有总离不开娘的孩子。

玉青：说我呢？

飞狐：也不光指你，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都一样，对她们来说就是一个个孩子。就是自己得自立、得成长。她说，过了这个时，我这一辈的力也借不上了。就是她那一辈的不就是妈祖现在在帮忙吗？她就说过了这个时，就还是九宫大日，十二宫她们。然后就看见妈祖在中间，周围就是寿星老啊、青娘啊，就是刚才来串戏的这些，就都手牵手。呵呵，就都手牵手，牵了一圈儿。包括这些十二宫的啊，牵了一圈儿。意思就是她们现在联手，想把这边的这几路人都能带着。那个乌祖海祖就站在妈祖的后边儿，她们就说——唉，我们是老辈中的老辈啦。

玉青：呵呵，我刚才讨打地说了一句，我说——她们要跳康康舞啊？然后我妈过来把我打一顿。哈哈。

飞狐：你说她们跳什么？

玉青：康康舞。

飞狐：谁打你啊？

玉青：雪山夫人。

飞狐：哈哈。你那脑子也是，想的东西真多。

玉青：康康舞，S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手挽手，跳着，踢大腿那种。

飞狐：哦，她们就是手牵着，没动。

S：就表示她们联合，一心联合。

玉青：我妈说我玩心太重，想什么呢？她挺高兴的，我妈今天。

飞狐：那肯定啦，就想你来，你今天来了。

S：她这个雪山夫人不光是高兴这个。还高兴什么呢，就是有人请她（玉青）帮忙啦，就是寿星老请她帮忙啦。

飞狐：嗯，对。

玉青：我说上次怎么寿星老一闪而过。寿星老过来说——我洞中有好吃的。我说我不贪吃，他说都知道你爱吃。

S：哈哈。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呢，就是原来呢好些人想要见，一直都没见，一两年了。就是何君啊一直说有几个人呢，是不是能见一见，都没见。

玉青：哦。

S：都没见呢，就是头些日子我说可以见了。这是她们说的，可以见了。就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就是寿星老说的他那个西王母后勤那摊的。

玉青：哦，我说呢。

S：见了一次面了。其中一个男的，一个呢是女的。准备再到那个女的那儿去看看，不知道何君他们安排哪天。如果要是那天你们有时间的话呢，让迪安一块儿过去。飞狐你问问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他们（玉青和寿星的人）先见个面。因为下一段，按照她们的意思，我们得去解决小王母的事情。

玉青：哦。

S：解决小王母的事情就得到外地去了。不过那也是明年阴历三月以后的事了，不是现在的事。那个小王母不是挥袖子吗，就是别忘了她的事儿。就是这边呢，如果我们过去以后，将来寿星老他这一路呢，你帮着给照看照看。主要就是他们要是观记什么东西的话呢，传给我们，我们看看。没什么问题，就让他们接着走就行了。

玉青：哦。我怎么帮着照看啊，不太明白。

S：就是他们现在呢就像属于在入观的边缘，就是也能看见一眼，但是又没了，就是看得不是很准确。实际上就是帮着行行观。只要他们能行观了，就让他们自己走他们的去，就完事儿了。

玉青：何君不行吗？

S：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玉青：行，明白了。

飞狐：她们说其他几个都好办，就是金兰子……可能难一点儿，费点儿劲。

S：费劲，嗯，费劲。她主要是原来形成的法障太多，就是那个何君给她形成的法障太多。她只要把那个法障破了，她也能看。

飞狐：她们说，都是自己死憋着个劲儿。就是说，其实顺其自然的话都入了。自己总是想这想那的——我现在有多少能量，我那个月亮出来没出来……总想着这些。就说，要不然就都能看了。

S：对对对。就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他们就自己都能入观，都可以看了。能看了以后，他们就自己看他们的，（玉青）就完事了。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们可以互相交流交流。

玉青：嗯。

飞狐：是乌祖、海祖说吧，说也不用掺和太多，就跟玉青讲。就说因为人心难测。就是说，一个是还没入门的时候，（玉青）能够跟他们交流一下，让她们入门。都入门了以后就是像朋友聚会一样，有时候在一起互相说一说。别的就不用管太多。

S：嗯，就是不要处太深。

玉青：嗯嗯。

S：因为人都在变化。

飞狐：她们说可能还有别人。

S：还会有别人是吧？肯定还会有。

飞狐：我刚才就在心里想，现在把那些记录发出去……我怕不好。就是别人来找你啊，你去跟别人见面啊……她们说没关系。

S：她们现在是让发。

飞狐：那我读书怎么办啊？呵呵。

S：那不是释佛跟你说了吗？别念算了，混吧。

飞狐：我看见有个……是乌祖还是海祖，往我头上放了朵大花，大红花。

S：嗯，你问问乌祖海祖什么意思？给你戴个光荣花？呵呵呵呵。

飞狐：呵呵，好像是这个意思。

S：释佛跟她说读什么书，就在这儿混吧，呵呵呵呵。

飞狐：释佛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看你这个书就不用读算了。他是这么说的，呵呵。

玉青：嗯，没时间看。

飞狐：不过后来她们又说，虽然是不用去社会上的学院读书了，但是还是要不断地学习！

S：对，知识是不会压死人的。

飞狐：她们之前说时机提前了。

S：就是她们那个时机提前了。

飞狐：原先是说的明年阴历三月以后，一个巧合是……原本那个时候正好是我读书的一个阶段结束了。现在就是说，我到这儿来了以后，把她们的戏都接上了，时机提前了，提前了就……这样了。

S：妈祖她们前一段儿为什么在玉青身上使那么大劲呢，估计可能以后要卖力气。

飞狐：嗯，对。

S：肯定是这个意思啊，要不然她不会使那么大劲的。

飞狐：妈祖说还等着她（玉青）把她儿子带出来。那个迪安，还想你（玉青）把他带出来。

玉青：迪安他护道，观也好啊？

S：他现在能不能看呢？

玉青：不能，他现在忙。

S：忙是吧。

飞狐：妈祖说还早呢。

玉青：嗯，等到四五十岁不忙的时候再说。妈祖说，也行，就指着你了（玉青）。

飞狐：妈祖说，学人只要在五层里面转熟了，就问题不大了。

玉青：不是还说我“我大”吗？我也搞不清……

S：这个我大，是永远我大。只要是人，肯定我大，就是你自己知道就行。

飞狐：我看她们还在大堂上坐着呢。我现在看见她们大堂上坐的……就是一个大堂，一个高阶，上面就还是妈祖。妈祖后面呢就坐着乌祖、海祖。她们（乌祖、海祖）就像隐在后面似的，有点儿暗。其他的都坐在台阶下，就是先说的心月狐她们都是坐在台阶下的两边。然后其他的那些，刚开始不都站在边上吗？现在都坐在椅子上面，坐在大堂的两边。在她们后面，都站着穿盔甲的武士。先玉青家那个小狗刚站在那个大堂上面叫两声，就被两个穿盔甲拿长枪的武士给撵出来，扒出来了。

S：哦，哈哈。

飞狐：上面还有仙女去跳舞了。

S：嗯嗯，她们去热闹去了。

飞狐：我还看见一个穿盔甲的女子站在这儿，说有话跟你（玉青）说。

S：嗯。

玉青：我问谁啊？我不知道她是谁啊，她没跟我说话。她拿着长枪杵在这个地方，很威严的样子。

S：你问她，请她说话。

玉青：飘尘女。

飞狐：我感觉还是那个武陵春。可能现在武陵春过来，还有什么要跟你（玉青）说的。

玉青：她的意思就是说，她的那些姐妹当年都是义出身，现在都是苦凡尘。她说——同修搭把手，共同赴月台。是不是也要帮她那个……？

飞狐：听她说的那个意思，可能后面的人里边儿还有她的人。

玉青：她把那个枪转了一下，变成一个小枪给我了。然后我就接着了，我说谢谢。她说——枪无头不利，人无心不走。穿心穿枪使，借你一杆枪！她又拿了杆枪，一下子穿了一朵花过去了，（接着）一串花，各种颜色——红的、蓝的、绿的都有。然后她拿着花就站在那儿。

S：她的意思就是这些花就是她的那些人。让你把这些人都给串起来。

玉青：哦，她冲你（S）点点头。

S：她意思就是以后要帮这些人，实际上帮就是入观。只要是入了观了，他们自己就接上了。不入观的话，他永远接不上。

飞狐：她说，你（S）可得走。就是说她怕你不去那些人那儿了。

S：哦哦，去，一块儿去。

飞狐：她就是说你得先到他们那儿去，后边儿再放手。就是起码得去一次。

S：对，肯定得去一次。

玉青：武陵春是不是跟兴达、青霞他们有关系啊？她那个马，大枣红马好像在兴达、青霞那儿出现过。以前不是说青霞也是武陵春的妹妹吗？

飞狐：我没有说过。

S：就是她那一路的她都管她叫姐妹。

玉青：哦，她说让我回去看 X 书，把她那一路弄清楚。说这种问题还问。呵呵。

飞狐：我看见小玉兔跑来了，跑到她（玉青）身上去，你（玉青）跟她讲讲话？

玉青：她拿大牙啃我的腿——咬不动。

S：硬。意思就是还硬，让你再软点儿。

玉青：嗯。唉……小玉兔！她跳到茶几上，来来回回看你们俩，然后又跳回来了。她说——聚缘不在多，心还是浮着。她说——你家仙都来告状啦。我说——啊！我们家仙跟你告状啊？她说——不行吗？把头一仰。她说那个小雅跟她说我。她说——雅姐姐说你还是个大铁陀，她说海族都来了那么多，齐心合力把你扔下海。我说——我可不行，我不会游泳。她说——我们不会让你沉的，意思就是让那些海豚都驮着我，不会让你沉。我说——行。然后小玉兔就跟着她（飞狐去洗手间）跑了，回头还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就跟着她去了。

S：嗯。小玉兔跟你们家的小雅关系挺好的。

玉青：嗯，两个人就在那儿叽叽咕咕，刚才就说是我家小雅说我来着。说把我扔下海，我说不会游，她说驮着你，让海豚都驮着你。海豚队，刚才说叫“单珠队”，是乌祖的小警卫队（就是海底王宫的）。乌祖在那儿一顿，拐杖一画，说——海里的多着呢，只是放出一个头，放出一小段。然后她给出了一个门，铁门，就是在海里的铁门，后面是大皇宫。门口竟然没有站岗的，大门开着，意思好像是让我进去看看。里面好像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就是水里动物，都有。反正都挺开心的。很奇怪，就是一个门框，也没有围墙。然后乌祖就说海水就是围墙，水为围，水就是一堵墙。她这个门可能也是指的心门。心门打开了，需要那些墙干什么。

S：嗯。跟乌祖、海祖说说，以后说不定有机会，我们还一块儿到台湾去转一圈儿旅游，把你那些海族的都带去。你问问乌祖、海祖有那个机会吗？

飞狐：她说看天机吧，她说他们（TW）是巴不得你们能去。（她说）也有这种可能性，时机总在变。

玉青：我好像看到一个2012年？给了个“12”。不知道指十二宫还是指12年。

飞狐：她看着满高兴，她还看着我问我——想不想去啊？呵呵呵。她们可能知道我不喜欢跑。

S：就是太累了，跑路。

飞狐：我就说随她们的啦，要我们去就去啦。她（乌祖）又给我头上放一朵花，呵呵呵呵。

玉青：奖励一下，以资鼓励。

飞狐：呵呵，一朵白花，先是朵红花。

S：跑江湖太累了。

飞狐：她说——辛苦是值得的，看着这底下一个个长大。我心里在那儿想——关我屁事儿？

【杏子评论：大颠竖起大拇指道——正解！人从天愿；人从天缘。“人从天愿”指的是我们随着她们的戏路走。“人从天缘”指的是众学人的成败自有他们自己的天缘，而无须背负使命。2008-12-19】

飞狐：她说我就是太冷了。我就总看见心月狐就是个打坐的样子。

玉青：对啊，我刚才还想心月狐怎么没说你啊，心月狐也不搭理就坐在那儿。她（心月狐）好像什么都看淡了。她也是不担心。不像雪山夫人动不动就跳出来了。

飞狐：她（心月狐）就跟S说——就看你的。然后我看见她把她的花朵莲花，放在你（S）的心那儿了。就是里面有珠子的那朵莲花。

S：哦，她意思就是让我惦记这个事儿，想着这个事儿，想着她的事儿。

飞狐：她说——就看你（S）有没有心，没心我是不会管的。她说，她那个意思就是——她不欠别人什么情，所以她也并没有那么多的牵挂，对地上。她现在就是牵挂着你，就是跟着你来走。所以她以前不是说……你（S）在助我，我也助你吗？也就是说，要是你没这个心，她就不管这些事儿了。她说这就是清心寡欲的好处。好像就是……给的因少，她后面留的这些果就少，牵挂的就少。她说——她们（以前）整天四处野的到处串戏的……越串越多，串不完的戏，到头来还不是得被地上的牵着。她说的时候我就看见其他的那些，妈祖、乌祖、海祖……都有点儿……

S：打蔫儿。

飞狐：哎，对对。

S：她们就是各处串戏，呵呵，所以下边儿的多。

玉青：那雪山女那块呢？

飞狐：雪山女还没出来，显态的还没出来。心月狐说她就是串过大日的戏，她说大日还欠她的呢。她说的时候，就看见她背后坐着一尊光佛——就是大日。整个就是光形的，在打坐。大日的背后还有一个大日，就是她的大昆仑，把她整个照着，在往外放光，放金红色的光。大日是在心月狐的背后，我看见大日手里拿出来一朵莲花，就从心月狐的背后放到心月狐身体里去了。那个莲花杆子就和她的脊柱重合了，那个花就在她头上。然后她（心月狐）说——我

予你（S）莲，她（大日）予我莲。她（心月狐）说——莲莲心，蜜合藕。脚踏万只船，一条冲天路。然后看见她说完就转身去香台上了。小玉兔跟在她后面，也跳过去了。然后虚空的她们都转身回去了，给的意思就是……再让玉青跟她们多聊一聊，今天具体的就这么些事儿。

S：嗯，行行行。

飞狐：就让玉青跟她们多说说话，聊一聊。

玉青：跟谁啊？

飞狐：随便。

S：随有随说。你想跟谁聊，你就请谁。

（时间不早了，玉青要走了，就没再跟她们聊。）

下午 16：23，玉青走后不久——

飞狐：要是明后天我们出去的话，就把玉青叫着一起出去吧？

S：你再请请妈祖，问她带不带玉青出去，详细问问。

飞狐：妈祖摆了摆手……其实先玉青在这儿的时候，你让我问这个问题，妈祖当时给我的意就是摆手，但是给的图……她的手没动，就只是掌心朝外那样立着。现在就看见她摆了摆手。

S：那就是不的意思，那就是这次还是不带她去，以后再说，过一段儿。其实当时我就知道妈祖那个手势就是不的意思，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说出口就说变了。

飞狐：她们说是被她们带着一起演戏。妈祖说——她（玉青）还不稳，跟人接触多了，会增加她的攀比心、荣耀心和自我意识。过早地跟其他那些老修行人在一起，还容易增加她的法障。而且你（S）不在，他们（老修行）也不一定服她。人跟人的关系可能也会处得不太好。

妈祖：以后拿不准的事你们私底下再问我们。

飞狐：妈祖还给了个意思，就像是说……跟修行人都不要弄得很熟。

S：嗯，就是半生不熟。

妈祖：总是半生不熟就行，就你们两个熟就行。熟易生生。

飞狐：意思是，跟其他人弄得熟了，有时反而还容易闹翻或者是弄生分了。

妈祖：半生不熟……能让他们自己总悠着点儿，总有个敬畏的心，自己那个我还能往下放一点儿。要跟他们混得没大没小了……对你们没什么，对他们反而不好。

S：嗯嗯，好。

飞狐：又看见那匹白马走过来，就是先青娘显的银甲武士骑的那匹。青娘歪在床上，她说——这才是自己家里。她的意思好像是说的自己家里人讲话。

青娘：戏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一捧就红，一打就冰。

飞狐：她说的是学人。意思就是稍微说他哪儿好，他一下就活跃得不得了，同时他那个自我表现的心理就……

S：膨胀。

飞狐：嗯，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若是一打，一说他哪儿不好，他就又……

S：冰凉了。

飞狐：嗯，冰凉了，又懒得去沟通，懒得去说了。

青娘：也是难……看造化吧。

飞狐：她又说了一次上次观音讲法说过的——清水漾心。

S：哦，你让她细说说这个“清水漾心”。

飞狐：给的图一直是一汪儿清水。就好像是用它来洗涤凡心，不断地清洗。清水就是情水，特指她们九天情的这个情水。然后又看见乌祖、海祖了，她们也在这儿小床上坐着。

乌祖、海祖：越小越难带啊……

飞狐：她们说的“小”不是年龄，是指的这一辈一辈的人，越往下越难带。

乌、海祖：先那些戏，比如隐中给东西……为什么总是给玉青东西？

飞狐：也给了 S 东西啊。

乌、海祖：给你们这儿给的是情，是事。给玉青的是物，是尘。

飞狐：她们的意思可能还是说，她（玉青）目前还是要用物啊……比如武器、兵器，或者是帮她治病啊等等来勾她，才能够换得她的情，换得她的心。但是给你（S）的，比如心月狐给你的，那个意思是她的情在你这儿，她的心在你这儿。那个寿星老给你的那个桃，意思是要你帮着做事，帮着带他那些人。

乌、海祖：（玉青）有妈管着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没妈的。

飞狐：不过她们又话锋一转说——不过那些没妈的，说不定又更上进一些。

S：嗯，就没人惯着。什么东西都是各有利弊，就看你借助哪头。

飞狐：雪山夫人也在这儿，站在床边叹了口气。按照乌祖、海祖她们的意思……这是一条长路，玉青要慢慢地走。她们先还说了个意思，是在玉青来你这儿之前。当时我心想，玉青不总问她哪儿我大吗？还跟我说她可能没戏了。我当时跟她说，要一直往前走。众宫她们后来说，只能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去磨小人的这个我，去治人身上种种的病，原地是不行的。她们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她们说就像练瑜伽，刚练的时候觉得疼，但是疼你不能不练，你不练就总疼，还是得一天一天，一次一次地去练这个瑜伽，慢慢地可能就好了。

飞狐：她们先不是说了句话吗？就是先玉青在这儿的时候，她们说学人们在五层里面弄熟了也就差不多了。其实也是说给玉青听的。就是说可能她隐隐地还是有这个往上的心。

S：嗯。

飞狐：我看见白娘又来了。

S：嗯，请白娘说说。

飞狐：她来了也坐在床头，她微笑着说——今天一个个都来串戏，我白娘都还没上场呢。那个郡岚不是她的人吗？她的意思是别忘了。

S：嗯，对。

飞狐：白娘对你说——学人们互相接触时，要跟学人强调“搭把手”的意识。不要总让他们觉得，走在前面的就是最好的。比如那个何君，他现在走在前面，但是他现在这个观，可能比后面的都要差。比如玉青也是，她现在比金兰子他们走在前面，但是你让她去跟其他学人见面时，不要强调她厉害，或者说这一块儿就靠你了。

S：嗯嗯。

白娘：就算是这样，也不要这样去这样说。

S：嗯，不过就是说她先走一步。

飞狐：嗯，她的意思就是搭把手，帮帮忙，比如说有的学人不能入观，你玉青能不能去帮着看一下，引一下。

白娘：尽量轻描淡写，不加强他们自我意识的膨胀。以后还不知道谁帮谁呢！

飞狐：白娘的意思好像是……她的人要是通了，她白娘也得去好好地调教。

S：嗯嗯，调教。

白娘：老修行有老修行的不好，但是也有他们没白费的功夫。

S：嗯嗯，对。

白娘：我的孩子们也都是响当当的货色！

S：嗯，呵呵呵呵。

飞狐：我看见白娘下边的好像都是些小妖精，那些娇小的白衣女子，各个都在那儿舞剑。

S：哦哦。嗯……老修行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他遇到挫折不灰心，他能够坚韧。新的呢，容易一遇到挫折就灰心了。

白娘：首先是要能走下来，走不下来的就是个不了了之。

飞狐：她的意思是指秋云，就是说像她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机缘，最后她不走了，还不就是不了了之了。

S：嗯嗯。

白娘：又有几个能有秋云那样的机缘呢？

S：嗯。

白娘：（玉青）再磨个二三十年吧。

S：嗯嗯嗯。

白娘：你（S）乱给玉青讲什么一步登天！

飞狐：她指的是，先玉青说，青霞说每个人的路不同，有的就是能一步登天。你说青霞说的也对，每个人的路是不相同，像你（玉青）这就是一步就跟她们连上了。

S：哦哦哦哦。

白娘：我们说的一步登天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按照普通人理解的……就是只要能跟我们说上一句话，那就算一步登天了，连上了。但是我们指的是另外的层次，另外的意思。

S：嗯嗯，对。

白娘：你（S）跟学人这么一说，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一步登天”无限地扩大！当初太上老君说飞狐一步登天，那些学人很容易就会又开始比，又开始把你的一步登天跟我们天语说的一步登天相提并论。会认为S到我这儿来了，我看见天尊了，我也一步登天了。

（飞狐：录入时白娘接着说，不如就把人间的这个“一步登天”就理解为“一步”，就是只有这一步你学人是登天了，下一步是怎样，那还说不好……）

S：嗯嗯。

飞狐：我刚才心里想，这些写不写。白娘用手把我一指，狠狠地说——都给我写下来!!!

白娘：（这些）是人的通病。

飞狐：我刚才想，写出来怕给玉青的打击大了，怕她不走了。白娘说——走不走都在人自己，又不是我们求他们走！乌祖还把拐杖一杵，跟我说——怕什么？不用怕！龟孙子一大群呢！

乌祖：少了这个有那个，到时候一串就都串起来了。

飞狐：她说的主要是指隐界。

乌祖：（学人）总是认为人了不起，上面的求他们。那龙王三太子还要求你（玉青）啊？

飞狐：她指的好像是玉青自己观的那个给她送珠子的龙王三太子。她的意思是说，人家龙王三太子难道还要求你给他做什么啊？你还不主动去跟他接缘，去讨好他，还要人家专门过来找你，还给你送珠子。然后她把我头上那两朵她先给放上去的光荣花拿回去了，她说那是演给别人看的，你又不需要这个。呵呵呵呵。

S：哦哦哦。

飞狐：行，我请她们去香台上休息一下，喝喝茶。

补记-前几天的晚上——

飞狐：释佛那个时候不许动物仙和花仙助道，那难道他的那些弟子……一入观就是祖师意吗？

S：他们观的时候释佛都在场，动物仙、花仙什么的都进不去。

飞狐：哦……明白了。

S：对了，你请那个南京彭老师的二女儿……

飞狐：一位白衣女子站在你面前做了个万福。

S：问问她是谁？

飞狐：她说她是……海边的故人。

S：哦，那就是彭老师的二女儿。

飞狐：她说——漂洋过海来看爹。

S：嗯，她是不是那个二女儿的天？

飞狐：是的。

S：问问她是哪路的？

飞狐：她说她是雪山女。

S：哦，那叫个什么名呢？

飞狐：她说她叫雪花飘。

S：哦，雪花飘啊……那她现在在哪儿呢？

雪花飘：五嶽山。



S: 怎么会在那儿呢？唉，这个彭老师的昆仑位也不知道是怎么立的？

飞狐：那个五嶽山在哪儿啊？

S: 五嶽山不是显态的，是隐界的。

飞狐：哦……她说——点不到灯，找不到亮。

S: 那你问她，怎么样才能让她找到亮呢？

飞狐：给了个图，她手里现在拿着一盏油灯，走在一条像是地下的蜿蜒曲折的黑色隧道里，隧道的尽头是光亮，但是她好像找不到方向，举着灯原地转圈，到处找路。

S: 你问问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让她找到光呢？

雪花飘：还是要见面……等机缘吧。

S: 唉……那就等机缘吧，让她先在我们位上歇着。

飞狐：我请她上位，但她还是站着不动？

S: 请位上的花仙帮帮忙……

飞狐：嗯嗯，你正说着就看见位上飘下来几位大花仙，像是把她驾着给拉到位上了。她刚才就是低头垂首站在你面前，像是没劲儿。

S: 嗯，能量太低了。

雪花飘：多谢爹爹记挂……

飞狐：她的意思是，如果不是你刚才念到她，她还飘不过来。

雪花飘：还请爹爹多管管……

S: 唉，这事儿爹管不了，得找妈才行。你问问她的妈是谁？看看是谁站出来？

飞狐：虚空说是雪山夫人。但同时显出一位很高的白衣女子，我觉得像是心月狐，不过她没答话。我又问了一次雪花飘的妈是谁，虚空中告诉我说，雪花飘的妈也是位雪山夫人。

S: 哦，也是雪山夫人啊，看来这雪山夫人还不少。

飞狐：嗯，反正那时候被玄龙睡过的雪山女，现在能见光的都叫雪山夫人。

S: 那她们（指雪花飘和天凤）可能都是那些大雪山女的女儿。

飞狐：雪山女还分大雪山女和小雪山女？

S: 大雪山女就是最早的，她们都是冲锋的。你问问这个雪花飘接着再怎么帮她的忙呢？

飞狐：我看见她跪在香台上，心月狐伸出一只手，掌心对着她的额头，在给她加持。

S: 哦，那行，到了心月狐手上就放心了。

2008-12-1 记录-中午 12: 36——

飞狐：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看书，看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杀功臣，杀了一个叫蓝玉的大将军。然后就看到那个将军过来了，她说她是以前天上的蓝玉儿，问我还记不记得她。我说我不记得了，请你讲讲你的事情。她说她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说在地上也是惨死，在天上也是被打下来的。我就问她怎么会被打下来。她说是被小王母打下来的，说她（的罪名是）私通。但是我弄不清她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先是在天上跟花姐私通，那就应该是个男的。然后我又问她是谁那儿的。她显了一个图像，就是头上也像八妖一样有两个长翎子。她说——九翎长毛。她身上穿的也是战甲，就像穆桂英的那种打扮，那时候又像个女的。

S: 嗯，那她这个私通……不一定就是人道理解的私通，你问问她私通什么？

飞狐：哦，（她说）私通军情。

S: 嗯嗯，那你问她，要不要就在这儿待着，还是……？

蓝玉：甚好。

飞狐：哦，她先还说……她还没回去，现在的魂流落在河（湖）南。

S: 嗯，那就是或者是河南，或者是湖南。

飞狐：她跪在地上抱拳说——以后有希望，还请搭把手。

S: 嗯嗯，那就是说她的缘在中南地区。

蓝玉：我以前跟玄龙关系也很好。

飞狐：给的图像就是……她用右手把胸一拍，挺胸昂头，看起来很有豪气，很厉害，像个大将似的。

S：嗯，你问问她原来是哪部分的？

蓝玉：花将军。

S：花将军啊？那也是花字辈的。

飞狐：哦……她说——花蓝玉。然后她拔出一把剑，剑身泛着蓝光。

S：嗯嗯，那可能也是那个天花十二部里的。

蓝玉：蓝光宝剑！遇头珠。

飞狐：这时的图像是，宝剑的顶端有颗小圆珠子。

蓝玉：宝簪头。

飞狐：她说着又把那颗珠子拿起来放到她头上的两根翎毛中间的小冠子上。

蓝玉：骑马回将冲天飞。

飞狐：给的图像是，她骑着一匹大马，然后马长了一双翅膀，在往上飞。意思可能是说，她这一世也是跟着回去。

S：嗯，行行。

飞狐：现在的图像是，玄龙在前面冲，好大一条龙。她就在龙的下半身的侧边，在跟着飞。

S：嗯。

飞狐：她现在到香台上去了，跟各位姐妹抱拳问好，她是显得有些男子气概的那种女子。

S：嗯嗯，行。

飞狐：接上（香台）去了，大宝、二姐跟在她屁股后面摇尾巴，呵呵。

S：呵呵，行，先在这儿落脚吧。

过了一会儿，那个蓝玉又飘来说话——

蓝玉：那个小王母当时凶得不得了，现在也不过如此……我也不比她差！就算是她当了小十八宫的头头，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隐曰：那让你当小十八宫的头头如何？

蓝玉：我才不当呢！都是些争风吃醋的货，我才不趟这个浑水！

飞狐：想起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心中暗思……以前她们说，修行人当中只有两个原生人，那所谓的小王母的色身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答曰：原音。

飞狐：意思好像是……这个色身人是小王母原始的那个音下来转世的。

飞狐：又想到先蓝玉说她是花将军，于是在心里问……不知道是哪位花将军？她道：银花上将！

2008-12-19 整理-待续

镜如意-18

2008-12-3 记录-凌晨四点多钟……

飞狐：我昨晚八点多钟起床后饿了，弄了点东西吃，有面包、酱、牛肉。我心里想着请她们吃，可是我请观音吃，观音摆了摆手，意思是不吃。我又请释佛吃，释佛笑着摇了摇头也不吃。我心想……她们不吃，大宝总该吃吧？请大宝吃，大宝很想吃，但它就是站在那儿把我看着也不吃。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心想，不想吃算了，随你们自己，想吃就自己拿去吃。然后就看见她们都在笑，观音她们还有大宝都开始吃了。

S：嗯。

飞狐：后来就不知怎么的想起了一件事。以前别人问我——你的天爹天妈是谁？我说那我还得想一想。那人说，你怎么还要想呢？我总是想着我天爹、天妈！我说因为平时没想过这个事。S：嗯。飞狐：后来不知是玄女还是谁就说——在一起就不想了。S：嗯。飞狐：她们说就像是你以前给我说的，远了才想，近了就不想了。

S：嗯。飞狐：观音跟我说——这些是图像语言，是告诉你……我们已经是很熟很“亲蜜”了，一家人……哪里

用得着这么客气？太客气了反而见外了。她的意思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还那么在意礼节就反而显假了，就应该是随意的。S：嗯。飞狐：然后我又上床睡了一会儿，刚才起床泡了杯新茶喝，心里想，观音也尝尝，看好不好喝？就看见观音拿着杯子在喝茶，还说好喝。她们说这些图像都是整个一起在讲一个意思，就是……S：熟了。

飞狐：嗯，就是很熟的意思，一家人，随随便便的。这是她们之前说的一部分。然后就是我想到了玉青给我发的一条短信，说她把录入了的11月28号她来的记录发过来了。之后我就又想到当时她来的时候的那个场景了。她们说……是个对比。就是对比玉青在这儿观的和我们自己跟她们观的这个……S：差异。飞狐：嗯，差异。她们说——就可以让学人理解他们自己色空观时的勾，但是在你们（系指S）这儿讲天史的观则跟学人的观不同，因为那是我们演绎的天戏，而不是按照你们人的我戏去演。

S：嗯。飞狐：她们说——你说她（玉青）观的真不真呢？真。因为这些话不是音魂幻化的，都是我们（虚空）说的。比如说观的是乌祖来说话，确实是乌祖；观的是龙王三太子来说话，也确实是龙王三太子，给她东西也是真的。假不假呢？假。是为了勾她上道，是为了满足她的那个我，她的那个潜意识的需求，大家一起帮忙演这个戏。S：嗯。

飞狐：她们说，特别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带不带她出去（系指参与其他学者的行观）。她们当时为什么不直说？你当时为什么明白了也突然不知道怎么就拐了个弯儿，就说是要她观照别人。她们说这实际上就是个勾。S：嗯。飞狐：她们说，真不真呢？也真。她可能以后是会出去帮忙。假不假呢？也假。因为人本来就是渺小的，并不重要，是满足人的那种想要显示自我的心理。

S：我的膨胀。飞狐：嗯，对，就是这个意思。她们的意思是，让学人通过这个案例明白真与假是相对的。对一般学人来说的真，是真正的跟天要连上，而不是其他变幻的天，这是一个真。另外就是，五层次、六层次……或者更上的层次之间，观的这个层次之间的真假——就是层次越高，相对于下面的就越真。S：嗯。飞狐：她们先还说，六层次对应的就是意观。以前小花仙好像也说过，意观之前的色空观都还是在勾，进入意观了才是真正的开始上道了。S：嗯。

飞狐：她们说，因为意观有个天地人合一的问题。天人合一以后，很多事就由不得人了，就由天去做主了。S：嗯。飞狐：她们在这儿还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玉青总是“怕”拿虚空的东西，她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她们就让我回想我这一路，我从来没这个顾虑，从来不在乎，也没什么人给我东西。她们就说为什么我从来不在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我一入观开始，就是心月狐出来给解决了。就是我不用心去想我拿不拿这个东西，该怎么处理……就都交给心月狐去处理了。但是玉青还不行，她们说因为她跟她的天离得还远。

S：嗯。飞狐：玄女说，她（玉青）不是总认为自己观得不错吗？正好让她对比对比。S：她现在还对比不出来。飞狐：玄女的话里正是这个意，就是她自己对比不出来，所以大家帮着让她认识一下。

玄女：但是认识差距并不是急着让她（玉青）提高观力，而是让她正确地衡量自己，慢慢地走。S：嗯。飞狐：我当时还回想起，玉青在这儿时说到她自己在家里行观时观到的图像，好像是说白娘去了她那儿，坐在大象上走在甘蔗林里，大象鼻子把甘蔗都卷开了，走的一条大道。玉青当时的理解好像是跟着她们走直道。

S：嗯。飞狐：众宫就说，人世间的修行没有直道。她们给的意为，一是玉青对图像的理解……总是按照她自己的意识走，其实她当时自己的意识就是，她不想走弯道，想走直道。S：这个直道也是相对的直。飞狐：对，相对的直。她们给的另一个意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所谓的直是相对的，是因为她（玉青）想直，求直，所以给她说直。其实那个图像她们强调的另一个意思是，让她（玉青）跟着天走，她们帮她开路。S：嗯，这个是正解，天道的路不是人开的，相应天就是跟着走。

飞狐：还有个意是——要自然行。她们说，如果是S与飞狐走直道，早就走了，为什么还要在人间走这么多年？这就是一种自然行。这个自然行就是……顺天意。S：嗯，在昆仑曲里大日就已经讲了——这次的修行者的一路是自然行。所谓的自然行就是不走大颠他们的始到牢关头一扭……飞狐：就是告诉她（玉青），不要给自己造成一个法障——我是在走弯道还是在走直道。或者是，我到底是在跟天说还是在跟我的音魂说，还是在跟动物仙说……不要去管这些，放下这些顺天行，不求果一路跟着走。

S：对，就是跟着大象走。所谓大象呢，就是天所展示的大象。跟着大象走就是曲中直。飞狐：嗯，对。还有就是，我刚才渐渐醒的时候，迷迷糊糊，看见玄龙把素女按在宫廷大门上，从素女的正面和背后交合。宫廷的门显得很大，上面像是裹着花毯。大日她们在讲话，但是记不清了。之后记得一个图，就是一个大月饼，外面围着一圈小月饼。画外音说——潜日照月。S：嗯。

飞狐：我当时醒了也没马上起来，侧趴在床上，心想不知道 S 现在在干什么？会不会冷？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然后赶紧跟自己说——我总要记住释佛的话要少想点。然后就看见释佛伸手把我屁股拍了一下，意思好像是说我这样做才对。然后他贴着我的身体侧躺下了，就跟我躺在一张床上。然后他把手搭在我胯骨上贴着我睡了。S：嗯。飞狐：当时我心想……平时总是玄龙喜欢这样搭着我睡，这会不会是玄龙呢？虚空又说不是，是释佛。然后虚空接着说——释佛不异玄龙，玄龙不异释佛。

S：嗯，这个异是排斥的意思。飞狐：接着又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S：色不淫空。飞狐：然后就看见贴着我的释佛跟我容合了，释佛渐渐地容到我身体里没有了。虚空的她们又说——男不异女，女不异男；阴不异阳，阳不异阴。然后我就想这下睡不着了，得赶紧起来记下来，要不然内容太多记不住。这时她们就跟我说——后面说的这几句其实还是属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她们给我的意思就是，这几句讲的就是心经里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S：嗯，对，就是色空的一些具体化。色空是个总的概念，那么它的具体呢，包括阴不异阳，阳不异阴等等。

飞狐：哦哦。刚才看见十二宫都是卸了妆的样子，只穿着贴身长裙一起坐在床沿上，看起来都只有十几岁，互相你推我挤地笑闹着。然后黑衣玄龙走过去了，十二宫开始宽衣，玄龙也脱去了衣服，张开双臂把十二个一搂上床了。

S：怀……可是为什么虚空总是不停地给这种人道物象的图像呢？只能是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对这种图像语言的真实意尚未真正理解。

飞狐：凌晨五点多再睡，又见玄龙、素女交合。玄龙坐在床沿，让素女坐在他腿上，然后他拉开素女双腿，从下面进入。又一图，素女趴伏在床上玄龙压在她身上交合。之后我渐渐入睡，也不知睡了多久，头脑里一波波巨大的海潮音把我吵醒，我觉得大脑已经停止运转了，难受得要死，蜷着身子，用被子捂着耳朵，但还是停止不了海浪的拍击声。我看到蓝黑色的怒涛一浪接一浪地在我的头脑中翻腾，也不知是海在我脑里，还是我的脑在海里。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几分钟，海潮音渐渐平息了，我大脑的运转也渐渐恢复了正常。之后看见花仙、动物仙等显小孩相，边舞边唱。她们唱的曲调、歌词我听得特别清楚，就像是在现场看她们表演一样，声音很大。

S：问题是海潮音以及她们的边舞边唱……到底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2008-12-5 飞狐记录——然后是今天上午出去买了点点心，刚进门就看见小花仙、小仙孩等等一大串，跟在我屁股后面就把点心拿去吃了，还主动往上送给各位圣母吃。S：好，无拘无束最好。

飞狐：下午，看见白娘躺在我的床上小憩。我请白娘说说话。

白娘：没话说，就是躺一躺。

飞狐：我心想，以前也常有这种情况，就是虚空中的人在我们这儿随便坐着、躺着、吃着……请她们说话，或者问她们有什么事，她们都说没事。

白娘：也是告诉你亲蜜了，自己家人难道整天见面都得说话吗？对外人才是见面就说话，有事才登门。

S：嗯，对。一家人就是……大家熟了，各自干各自的，没有那么多废话。

飞狐：晚上，见远处一女子面对着我站着。她衣着华丽高贵，宫妆、高髻，发髻前的饰品……看起来像一只凤凰。反正不是当代文艺作品和古时候文物里饰品样子，额头那儿的装饰是个倒三角形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凤头，接着发髻的饰物往上像是凤凰的身子和尾羽。我开始以为是西王母，可又觉得她跟西王母的气质不同。于是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心月狐。接着她走近了，就像真人一样大小，坐在床上喝茶。

S：你问问她这身装扮是什么意思？飞狐：她说是给你看的。S：你问她想给我看什么呢？飞狐：她说让你明白。S：让我明白什么呢？是不是正位？飞狐：不是，她去年就正位了啊。她说是——正宫。S：哦，那你问问不是正宫是什么宫呢？

心月狐：偏宫。S：哦，那原本应该谁是正宫呢？心月狐：观音。S：哦……观音。飞狐：心月狐不会是要跟观音抢正宫吧？S：不不，那不会的。你接着问她是怎么回事？飞狐：她说她是——末世正宫。S：哦，就是她是最后一个正宫……你再问问是什么意思。心月狐：得势。十二宫相对于其他各宫来说，皆为正宫。十二宫当中，观音为正宫，其余为偏宫。

S：那正宫是不是轮流？心月狐：谁得势谁就是正宫。S：哦，那就是……法定的观音为正宫，时定的谁得势谁为正宫。

2008-12-6 飞狐记录——上午在床上刚醒，见一白衣女子头上有个小冠，披着头纱，我想应该是观音。过了一会儿图像变了，她还是同样的姿势，可是没有小冠和头纱了，看起来又像心月狐。飞狐：请问你到底是谁？答曰：心月狐。

在床上躺着不想起来，想到玉青的观记总像打机关枪，急匆匆的。这时心月狐道：学人都是这样的，急于成势。势高的方能悠闲自在。

S：嗯。飞狐：她给的意是，比如希望自己在虚空中的地位高，自己的能量高，急于表现自己……这些都属于“急于成势”。S：嗯，对。

心月狐：可以让玉青开始看“神曲”了，勾她过过诗瘾。S：好。

飞狐：我心想……她们也是的，干什么在玉青来的那天演小王母、玄龙、心月狐的戏？都是些自家事……

心月狐道：让她见识见识什么是亲蜜，不然总觉得自己不得了了。

S：嗯。飞狐：给的意是……这个亲密，一是指我们这儿观的都是家务事，也就是自家人说自家事；另外就是释佛指导我人道的事也表明跟我们的亲蜜；还有就是你说的话对天有影响也表示亲蜜，就像是天人一体的意思。而玉青在这儿对她们来说还是客人、外人，还要以礼相待，以礼相勾。若是自己人那就全是真话了。S：嗯，对。

飞狐：心月狐强调说，释佛指导我的人道事……其他学人不可效仿。

S：嗯，对。照虎画猫为患……飞狐：她说，其他学人的观中，如果涉及到虚空对物质的指导，应该警惕，而不是高兴。S：对。

飞狐：我心想，这一棒子打下去，玉青又得缓一阵了？

心月狐道：边勾边打。飞狐：她的意思是，既要勾，让学人能行路；又要打，谨防那个我的膨胀。S：嗯，对。

飞狐：我总觉得昨天晚上心月狐来说话是应着个什么时，跑去一看日历，今天是十一月初九。S：哦，白月道。

飞狐：对了，我也记不清是前几天了，也有可能是11月底的时候，她们跟我说，玉青在求意。

S：呵呵呵呵……飞狐：哎呀，你刚才一笑，我又领悟了一点！她们是说玉青既在求意，又在求易。S：对，她的观记中洛母一出现我就知道了。飞狐：哦，她们说的玉青“求意”是指她在求意观，她的观记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她好像以为意观就是虚空告诉她意思？我几乎没看她的观记，是这样的吗？S：是这样的。2008-12-27 整理-待续

####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34-玉青观记

12月12日阴历十五，今儿月亮又圆又亮（后据报道说是今年最圆的）。（在网上和邮箱）看曲的更新。看完，我有些感想就给S写信，家仙说“说出来就是下道，写了更是下道。”

我正写的痛快就没停。就在点“邮件发送”那刻，见观音显个立像在我面前就是不说话。我说，也让我说话是。好吧！我就把信删了。

[杏子评论：观音的呵护……学者们可是明白？2008-12-27]

12月13日23点36分，做完瑜伽功和“大地回春”。

功前上香，闭目见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一条大白头鱼正在逆水而游，它的大圆嘴一张一合的，很努力的游着。忽然它张嘴要吞条小鱼，小鱼又正吞条更小的小鱼……这时河景消失，有尊金身菩萨背对着出现在我前面，小虾米、小小鱼……大白鱼依着个头从小到大的顺序绕着菩萨螺旋上升，菩萨顺着这个方向转向我——是青娘，她垂帘合目。我请教她这是什么意思，她显出四个字“鱼龙盘柱”。这时，“鱼队”正绕到她的胸前这个位置，然后画面定格。我拜了拜就去做功了。[杏子评论：鱼贯宫行，关键就是“咬钩”。2008-12-27]

功中，天凤穿着黑战甲立我面前一句话不说，一刀把我劈两半。从我身体里抓走一些黑气。我变成两个我面对面的做功，像照镜子。收功时，我头顶冒光。接着我的视角如“航拍”——大地、江河、湖泊、沙滩，阳光照着，各处都显得生机勃勃，暖意融融，不见人工建筑和生物踪迹。我以前都是功后再洗澡，这两天泡完澡后再行功觉得心更静些，雪山老妈说：“爱你所爱，便（bian）宜行事。”

睡前翻翻X书，看见天凤过来了。给我的图还是在功中看见的——就是太阳照在大地上，“我”——飞过地上的景色。

我：不是说找“立所”是很艰难的事，这个图给我感觉非常阳光、乐观、充满希望和生机，不像难立所……

天凤：在有情人眼里所有的苦都为乐，所有悲化为情。看着这个（以罗刹女的视角）就不觉得苦了。

她说的我哑口无言，她说这样（没话说）就对了。我躺床上她坐床尾，她把我的脚放她腿上。她拍着我的脚丫笑着说这脚还真白嫩，一个茧没有。（哈欠），出现一些图：眼前有条泥泞的路，有泥蚯在里面翻滚，草都压在泥里。远处有很宽的水域，水很清，水面平静。我刚说这是一条河时——虚空说：“这也是海，海的一角。总见海就提示你应该如海。海不光有广的一面、深的一面，也有静的一面、平常的一面。”刚说到这，房门自动跳开了。我又爬起来去关门，顺便去把脸上的面膜弄干净。我看着镜子叹气：婚后胖了些，以前也是校花一枚啊。减肥！眼圈也显的累。[杏子评论：静为港湾。2008-12-27]

天凤又冒出来：“眼皮是脸上最薄的，入观也从最难的地方开始嘛。”

我说：“这个最难的是不是我啊，求啊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天凤：“就是不知道才需要观嘛。这些心里有数就行，这一路你碰到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对你的磨。还有以前的都不要想，什么校花国花的，就是天下第一也是过去的事。”（哈欠）

我想起来外面鱼缸灯没有关，又去关。这时看到一条大鱼吞了一条小白鱼，正含在嘴里，咽不下又吐不出。天凤说：“没那么大就吞不下去。别白白噎死自己。”我看着难过，忽然想到“鹬蚌相争”。天凤说：“那渔翁是谁？”我想了想：“呵呵，管它是谁。”

12月14日早上去试驾车，试了试我心仪的宝马MINI和甲壳虫。MINI驾控性好，虫的空间大也挺可爱。正在我玩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不知道选哪个的时候，天凤说：“小的就是好控制，你心这么野，还是玩小的吧。”我：“虫也不大啊。”天凤：“还是控制些的好！”

20点左右在厨房泡茶，打哈欠，眼前显出个港湾。虚空有人说：“月前海，静静的港湾，不着片甲，皆脱凡尘。凡人修仙如过千机山，如迈万城遥。山总在起伏，水总在跌宕。”

这时出现一些图，有个冲浪的人把身子俯低等待就要来临的大浪……过了浪头，他又深深的跌下，反复跌进水里。虚空说：“身在平静的海边，却总在想无风不起浪。浪起三尺高时，总想着脚下能踩着冲锋舟。”

雪山老妈过来了：天高厚土，三尺神明。百花朝凤，万箭归心。心静如万古枯中的滴水，情漫如广洋，用心血浇灌眉心之花，虽痛彻心扉却能长开不败。

这时显出我的眉心开着朵小花，淡粉的梅花。五瓣花，黄嫩蕊。我关注了一会儿，淡粉又变成深红色，大了几圈。我闭目静心，就见羊师来了。

羊：腰硬心沉。沉下心不是沉下情，早跟你说过这条路不好走。不是说着玩的。我：知道，呵呵，打过预防针。羊：只有踏上这条路，才知道路上有什么。图：羊师把我脚上的布鞋换成了铁鞋。羊：预防针是打在前，但这一路的磨，一路所见所听，冷暖自知，不足向外人道。

一条小黑蛇游过：雀儿飞好不容易起势，我不容易有任何闪失。你要向家缘学习，静心。

天凤穿着战甲站我面前，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穿黑甲的样子，她把佩剑双手捧给我，我接过抱怀里，剑就融合进身体里。她说：“给我盯住。”我说：“嗯，会坚持。”她就脱下战甲换上我的白睡衣。这时眼前出现海岸线，接着显出大海，天压的低低的，忽然打雷闪电，海上下起了大雨。太阳隐在远处的乌云后，海天的尽头一片隐晦的光亮，像水与火的交织。

天凤说：“心情不要阴了去，也不要总阳了去，放当间。”

又见一天平称，一边加了砝码，为了保持平稳，另一边就也得加上。天凤说：“总有断的时候。”——又见她在撤砝码。天凤说：“撤的过程总是不平衡，撤的结果就是平衡。心不平的人看什么都是歪的。”

又见一盘山公路，有些人往山上走，遇到碰到正在下山的一群人。上山的人问下山的人：“上面的风光如何？”下山人说：“哎，没看到日出。今儿雾太多了！”上山的人互相说：“那看不到日出，我们不要去了。”——有些人就转身往下走，有些人往上走：“哎，没有日出，正好看云海嘛。”这时有些已经下去的人又想：“这样就下去了，太亏了。”又转身往上爬。（记到这里，小雅家仙说——管它什么理由，往上走就行了，人总爱给自己找理由。）

这时，视角又转到山脚，准备上山的人显得很累很迷茫，下了山的人反而一脸兴奋。我在想：“奇怪，下了山的人还那么高兴，不累嘛。”天凤又来了：“别想，看到什么接着说。”这时看到7旬高龄的“小平”正在登高山，心里感应到一句话：“大浪淘沙去，沙随浪无影。如沙随波逐流岂不快意。”

12月15日下午开会，在看一幻灯资料的时候，见一“黑三角”的标志，忽然眼前闪过一些画面：昏黄的天际，

一座很高的三面呈阶梯状的长满青草的金字塔（即玛雅金字塔。埃及金字塔三面是平整的）。我知道她们又来找我，我暗暗说——不管谁，先别走，出了会议室就和你沟通。

会后，我找一安静的角落打开录音笔。很快画面接上，原始湿地丛林中一片高低大小不同的金字塔，我看到的那座在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离那片集中的金字塔还有 30 姆付（音，可能是什么计量单位）。我接着看到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段的事——丛林里尸横遍地（人和动物都有），越靠近那片金字塔（158、320、17，显出这些数不知道什么意思），“尸体”越少。我的视角穿过一面黄褐色岩石，呈现一片更繁茂的湿地，那座金字塔处在这片泥泞的尽头。我忽然看见泥水有 6 具已经泡白的尸体，是 6 个男子，额骨突出。我看见塔面上一行字，看不懂的文字，虚空中说“只有第七个才能进去。”

有个散着黑色长发，上身赤裸、下身穿青色皱褶长裙的女子如同鬼魅，边穿梭在林间边说：“古老梵音无声息，回天彻地震心扉，前赴后继觅真身，六前必死铺后程，踏尸身、累灵塔、共耀辉！”我问你是谁？她说：幕姆搭索。

我：这是什么地方？她：幻境。我：要告诉我什么？她：有种结局是命定的归宿。说只有第七个能进，前六个必须得死。但第七个人不应忘记前人的付出。我：这和修行有什么关系？

她神秘一笑，没有回答。过了会，不太忙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脚下的地变成了湿地，一棵草从湿地里冒出，虚空说叫“灵蛇草”，它以诡异的速度、弯曲的姿态疯狂的生长着，缠着“我”的双腿，又钻进了我身体，虚空说它就是你的经络。

脚下的湿地这时慢慢变干，“我”赤脚踏上，我看见“我”变成幕姆搭索的样子，一块布缠在身上，一头搭“我”手臂上。她在林子里走的飞快，林子里很暗，她的脚步声和呼吸声惊起了树上的大鸟，她在那面黄褐色的岩石前停下，焦急的拍打着岩石，然后绝望的痛哭起来。

周围的电话声忽起，打断了画面。那个幕姆搭索散发着泥土的味道就坐我边上，我默默的倒了杯茶，我说：往事都放下，晚上跟我回家，你想吃什么？她很累的把头靠在桌面上，墨蓝色的眼珠定定的看着我说：发死啦（音）。我说——啊？后来问了问，是一种紫色的像土豆的东西做的饼。我抱歉说没有，但有别的好吃的。她淡淡的笑着。

小雅（家仙）穿着黄裙子，坐在我笔筒上，笑着看着我们说：“放心，我带着她回家。”我道了谢。她们就消失了。我在想我为什么总看到金字塔状物体？是什么意思？天凤：那只是一个形。你也知道最稳固的结构是三角体，远古的能量都源自团结。三角体的三个点无论到中心点还是另外的两点距离都是一样，所以团结源自平衡。但不要形而上学的去用你的“尺”量这个“平衡”，心中有三角观。我：平衡。天凤：随遇而安，随缘而动，不要注重法相。我：呵呵，是的，随遇而安。

羚羊来了，仰天呵呵笑：吾家有女初长成，装模作样呀呀语，吾心却忧大过喜，你可知为何？我：过于忧思？羊：忧思的不是天道，给你的第一讲就点出“信”。课虽然一节节往后讲，但都不是孤立的。天对你的试炼，不是每次只单单试你一面。以前和你说过一天一景，沿途看到的美景带不走，旅途尽头，你得到的只是从美景中体悟所得。景是带不走的，记忆也只是一瞬或一个画面，说到底，也是你的“性情”让你记住了那些感动你的画面。不可本末倒置。

我：嗯，我以前还暗暗想过我才不会着相，我做到了若即若离，其实大错特错了，我是从相反的方向着了相，入的还比较深。羊：嗯，不错。野马脱了栅栏，又冲回来踏伤了牧马人。虚空：不用和她说这么多，直接鞭！

我一听“鞭”就知道玄女来了：呵呵，欢迎来鞭。玄女：这么高兴！还是个我大。我：哦，呵呵，那请您开示吧。

玄女：人在做，天不看！天没那么多功夫！我们看着，人的心就像玻璃做的，一个个都易碎的很，谁有功夫天天捧着你们。你们自己呢，还真就把自个当成玻璃心肝了，自己捧着，那就捧着吧。

我：呵呵。玄女：你怎么一见到我就成了锯嘴葫芦了？我：我说不出来什么啊，听着就行了。玄女：你什么时候能上道接我的话了，才可以大放厥词呢。我：我以后有不懂的就去请教您。

玄女：说的好听！和你们家仙再容容吧，她们都和我说不上话呢。我：我就更是胡说了，知道了。玄女：胡言乱语也要说，这牧马人指什么你知道？

我：天、师、同修、自己。玄女：同修放最后。小丫头，老羊头护着你，你要领情，但不要纵情啊。——她说完就隐去了。

12月16日晚上，整理录音时，听到青霞说到她怎么认为自己我大的原因时。虚空立马说——你别去想为什么，不要想自己更不要想别人的事。最好是傻子。我静默了会：忽然体悟到做傻子是很幸福的。聪明人都是自己折腾自己，

就是为了与众不同。

虚空：给你蜜糖，你当狗屎。我：我总以为自己很聪明，以后做幸福的傻子。虚空：得意忘形，不要极端。我：嗯，呵呵。虚空：别人撅着腓给你打，你还下的了重手嘛？现在才明白，笨猪。

小雅穿着我的运动衣走了过来。我：哦，这好看，很适合你。小雅：喜欢就穿上了。我：好啊，这两天都没有看见你。小雅：是你不看我们。我：嗯。

小雅：聚散有时，冲天豪情，磨来磨去，小镜无我。我：知道了。谢谢。小雅：猫吞了舌头？我：说多错多，心里明就行了。小雅：闷骚！那不是错（就是别人说你“我”大或着相）！那是磨镜砂布。多磨磨吧，越磨越亮。（整理到这里，虚空说你现在对我们不是信了。我说：那是什么？虚空：是随。）

我：嗯，我有时想大声疾呼，大声痛骂……小雅：呵呵，还说不要磨了，时不时还压着呢。你还有段路呢，不过，跟着就有希望。我：是啊。

小雅：说不出来就对了。别琢磨了，和我跳舞吧。图：她就拉着“我”（本人像）跳舞。是国标舞那种的，不过也没有固定舞步，我们俩靠着轻轻晃悠。（就是感觉放松）

白衣观音出现眼前，她头上有昆仑，无表情的看着我，给我个“休”字。

我：人要木一些？观音：现在不需要用针缝你嘴了。

我心里有些骇然观音会说这种话？她淡淡一笑，有点戏谑还带点妩媚：你想知道我是不是观音？她一变变成一只白狐。我：哦，你好，来报名？

她：一株参天杨，大根深扎土，修行需顿悟，悟如叶上珠。小手轻拍土，小蚁撼大树。小人问小蚁，尔何如斯弱，吾能轻灭之。吾只能拍土，你却能撼树？你是小蚂蚁的话，你怎么回答？我：持之以恒？她：呵呵，蚂蚁不是为了撼树而去撼树，它只是为了生存，这是最简单的生活，就是本能。我：那就是……小蚁会愣着半天回答不出来，因为越熟悉的事就越不知道怎么解释。她：也对不对。我是小蚂蚁的话就说——关你 P 事，我为了生存撼树，你为了什么拍土？还问我为什么，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呢？我：呵呵。

白狐又显成观音的像，她静静的看着我，我也静静的看着她。她：看出个花来你就继续看。（观不只傻傻看着，要会沟通。整理时：她可能鼓励我继续观下去。）我：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这时直了下身子，侧腰疼）她：多动动。——接着就消失了。

12月17日晚瑜伽拜和“瑜伽心经”。上香时见黑暗中有个光团发着光。功中就看见一些大自然的风景。家仙都在身边一起做。

瑜伽心经第一次听，这一段女声念词（开始以为是什么经，后来觉得不是，呵呵，刚记到这儿家仙说：“此经非彼经，上经非下经，有用就行，管它什么经。”），另一段音乐曲，让人觉得一会紧张一会放松。有很多画面碎片，只有两个印象深一些，一个是“念词”声一起就看见一黄金瓶。当时问了一下，有人说是“抽签瓶”。（记到这儿我想问问她们是抽签瓶？家仙又说：“现在知道有事问问我们啦，有进步，不过，要是问算命就没意思了。”我说：“我没看到瓶里有签啊。”她们又说：“废话。”）另一个是在个很宽大庙堂里，很多人坐的一排又一排很整齐，好像都在念经，“我”也坐在里面，我手里有个连着心形钥匙的木牌，上面写着“壹伍”。（记到家仙又说“一五一十，先五再十啦。”我问：“要把第五层走好？”家仙：“好好走，这步很重要。对我们诚实就是你自己诚实。”）

12月17日正在处理哈尔滨分公司的案子，有个朋友打来电话。他父亲曾是震动物理学专家，后不幸患有老年痴呆，好几年前走失了。朋友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是如何想念父亲，话音一转问我，他这种情况是申请宣告失踪呢，还是申请宣告死亡呢？我先是安慰他也许还有找回的希望，就先申请失踪吧，申请死亡就等于宣告这个人在法律上没有了。他接着问那宣告失踪能拿到遗产嘛？我心里一冷，说到只有宣告死亡才能拿到遗产，不过你妈也是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就沉默了……

我心里想：人总是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内心的黑暗。就算你爸死了，你还有你妈呢，怎么能让她难过。

天凤：不要把自己感情的陷在世俗的漩涡里。别人问你的，说完了就完了，怎么老往自己心里去呢，还怎么修行呢。我：呵呵，是的。

12月18日下午，忙里偷闲的上网看看新闻，正看到倪震又忽然宣布和周大姐结婚了，不由的摇头感叹。



羊师：“你一个劲摇什么头？戏本来就要这样一段段的演，要不谁还看。”我：“前天还说分手，第二天就结婚，这变得太快了，比天变化都快。”羊师：“人情本就淡薄，怎么比的上天情永恒。”我：“是啊，不过，天上的人更爱演戏啊。”羊师：“那不是勾嘛！不勾你们这些笨蛋怎么上来。”

我：“呵呵，勾的让我小小的，这倒是不错啊。”羊师：“人间的信任是互相骗对方，天上的情永在，打也好骂也好这个情都在。只是世人难以体会，这也是修行的难啊！不要认为你们只是我大啊，求啊什么的。骂来骂去都是为你们好。你们的问题太多了，我们都懒得说，你们理解不了就是下道！骂你一句我大，自己想去吧。就是像惹了“北京人”，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一句京骂X你妈！简单直接，骂完了你自己想去吧！”我：“哦，呵呵！”

羊：“你怎么不如是记录？用什么X啊？”我：“呵呵，淑女淑女！”羊：“什么淑女熟女的，在天面前还遮遮掩掩的，给我做到诚实！”我：“哦，操你妈。”羊：“嗯，记住啊，以后要做到诚实的记录我们的话。”我：“知道了，谢谢指导！”

12月21日晚，瑜珈功前上香，闭目显出一个大花园，花团锦簇，一排排花成同心圆般一圈圈套着。虚空说是圆明园的迷宫花园。功中音乐起，目前出现一窝巨型蛋，蛋上面还有绿色圈纹，虚空答是灵蛇蛋。

收功时，见蒋中正穿着丝绸白短衫长裤从香台上飘下，他用左脚踏了一下正横飞过空中的猫头鹰，似借力一般一下步就落我面前，鹰从我鼻前飞过。他说：“成王败寇，历史总掌握在胜利者手里，心远地自宽。一时的历史不是永生永恒，一切付笑谈！”

功后静坐时感觉来了几个“生物”把我围在中间，“我”被他们架起来，然后进了个白光刺眼的空间。我被放在一个台子上，让我想到了手术台。有个修长的手指般的东西（比我们的手指长两倍）触碰我的肌肤，我感觉是冰凉的。一根“手指”在前胸点着我的心脏的位置，另一根从后背点着我心的位置，然后一起穿过我的身体，“手指”相对了。这个过程我都是静静的看着，心里想——难道是外星人？这时露出一张紫蓝色的“脸”，很像人类的头型，只是“眼睛”更圆些，瞳孔是紫色的。见我看着它，它把“眼睛”弯了一下——是笑？它脸上（我们嘴巴的位置）有个管状的突起，一般大拇指长。没见到耳朵和头发。接着它隐去，黑暗中显出一条河，里面淌得是黑色的“水”，像石油一样有点稠。不知道是他们那儿的河？还是他的血管？还是我的血管？看的我浑身大汗。

后做静功，我盘腿坐定，忽觉得我像是坐在一面玻璃上，下面也相对着坐个人。下一瞬，下面人就盘腿坐我对面，看着我我又不是我——是我的脸，却英气些，是个男的。一片黑暗中，头顶的空中开了一道门透出金光，“我”走了进去，里面是奢华庄重的金色宫殿，高顶阔屋殿。宫殿中间甬道两旁站着高大的天使黄金雕塑，神态各异。忽前方有个飘渺的声音说：“百加列”。“我”看着甬道尽头……有个高座，上面却是空的。“我”坐了上去，宫殿瞬间消失了。“我”站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穿着白袍子，面浴春风很舒服。一旦觉得心动了，我就收敛思绪继续做功。收功时，有条青色蛟龙在我眼前翻腾，一只像牛却长满鳞片的怪兽站在水面上冲它嘶吼，龙卷起冲天水浪冲向怪兽，它的鳞片都被冲掉大半，然后龙一个回身把我一口吞下。

12月22日21点35分，正在收拾屋子，就听得一声笑。我停下手中活——谁呀？虚空：打马回身笑平阳，遥指小楼是奴家。一壶糟粕赠知己，愁情满腹谈笑间。竹屋矮檐挽流云，黄金殿前无等闲。上下求索觅真心，收心收意敬知音。我：请问是谁？

虚空：空色音。——接着一位穿白长衫的男子从门口走进来，头戴乌帽（没有乌纱帽的两翼，也比一般乌纱帽高些，没有任何装饰），压在他如墨画刀裁的俊眉上，他笑说他是平阳君，他送了我把折扇。我道了谢问：为什么送我扇子？

平阳：风雅俊士都应该有一把。我：让我做风雅之人？他：可以啊。风过墨竹林，雅韵从笔生。我：让我写的文雅？他：我这样文雅之人当然要文雅之笔来描述，相配相当。我：呵呵！阳台有兰送你赏看。他：呵呵，我更爱文竹些。我：嗯，我也喜欢，北方少些。他：喜欢的不一定要放在眼前，心中供一片静土给它不是更好？我：呵呵，受教。请坐，喝杯清水。他：清水见纯情，来日多聊。我：好的，请上位，平阳兄。

00点左右坐完瑜珈功和命运人生。功前上香时显出把弦乐器横在眼前，有点像大阮，就是身子小些——我暗问后得知叫“下玄月”。接着背景拉开，“下玄月”横在半空中，天上的月亮极亮。一只麒麟踏在下玄月上，俯瞰九曲黄河。

功中，我见梳着飞蝶髻的天凤穿着纱裙坐在半空中抱着下玄月唱着：荒古佳人旖梦远，滴滴花泪为我愁。窗外寒月射光镜，隔心听言未听真。夜鹰鹏空绝决唱，梅香沁骨偷透纱。妹妹观音苦，姐姐常依依，恋恋不舍情。

我：不苦。天凤：苦与不苦都是情，做潇洒风不祥脚下石。天凤隐去，接着显出一银发女子穿着带着七彩尖顶纱帽，穿着蓝色华贵长裙端坐着，笑着看我，是个漂亮的如梦幻的女人。她：浮生，偷得半时闲。

我在心里一琢磨——偷得浮生半时闲？那个女子笑着说：错解，半时闲就蹉跎了这一世，你的解恰巧反了。我：嗯，谢谢。坚持，呵呵。——然后我继续做功，收心收意。

功后，接着盘腿持印听“命运人生”。功中口令问——你看到了什么时？我看见一艘白色木船，船上“我”披着蓑衣划出了黄河九曲湾。空中有“静、净、经、镜”等字合着木鱼声交替着蹦出来。混着那一段段音乐，有些片段闪现——可能是前尘往事，按现在话说就是无厘头的穿插呈现。稍微完整点的一组画就是玄奘给太宗讲经后，皇帝命人用金丝楠木雕了一面墙那么高的众佛众贤的群雕像，他十分高兴的让玄奘看，玄奘看了一眼就低着头合十，也没有高兴的称颂。之后，玄奘回寺闭门写经。又给了个图，玄奘搁下笔时看着远处的眼神有些迷茫。虚空画外音——观，他一生都在搬运、整理别人的观记，自己没有观，无用。

功快结束的时候感到有点累，就顺势躺下，刚躺下就感觉左耳火辣辣的热起来——我静心问谁来了？看见一个椭圆形窗户后面有个黑影在弹钢琴，始终看不清是谁，她也不说话，也没听到琴声……在我疑惑的时候忽然听见“啊”的一声尖叫，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心跳了一阵，慢慢吸气平静下来。功快结束的时候我忽然想了一下——有没有谁在加持我？就见一些光云飘进我身体，我向上的手心里有一道黄色的光柱照向空中，见空中有四位穿着宫服的女神，我谢了谢就很快收回心思不再看了。音乐停，我沉了一下气就起身了，感觉精神很好。

功后喝水，忽然感应到一句话——强按马头饮水，踢飞身后三丈土。我：什么意思？虚空：强迫马喝水，它还不得踢土踢的身后人一身土泄泄愤？我：让它喝水也是为它好啊。虚空：它需要喝水时才是为它好，不需要的时候它也不领情啊。我：需要不需要只有马自己知道。虚空：不一定。

我：也有这个可能。比如傻马、病马。虚空：进入这个领域，走不走在你，鞭不鞭在我，就看谁将的了谁。我：呵呵，玄女妈妈好。

玄女：虚幻镜中看佳人，别有一番朦胧的美。我有时也想难得糊涂，高兴时管的就更高兴，不高兴时管的就让我更火大。我：呵呵，让你为我们牵情动心，该高兴的是我们。玄女：倔劲对你来说可能还不坏。别弹出去，收不回来。我：知道了。（心里想这不总是一段段的过程。）玄女：别拿着鸡毛当令箭。

我：就怕不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玄女：对镜贴黄花，镜子中照的总是反着的，别忘了。我：嗯，正在习惯这种反向思维。玄女：一有个什么向，你就过去了。我：知道了。不着相，不朝向。

12月23日中午单位聚餐——自助餐。前晚我就和家仙说好，想去的都去，大吃一顿。到了这天午餐时，我开始看她们只吃我盘子里的食物——她们以前说过只吃我的东西。我说：“所谓自助，就是想吃什么拿什么，都是我的。你们想吃什么就去吃。”话音刚落就见她们撒开了欢了——有的趴在日式餐台叼着天妇罗大虾左一只右一只；有的在酒水台一杯接一杯；有的培根火腿吃个没完……我看她们吃的那么高兴，我也很高兴。小雅她们动物仙吃的更豪爽一些，满场乱飞；花仙们都穿的很漂亮，吃相斯文些，呵呵，不过也都是一刻不停；其他仙众都聚在一起举杯相庆。天妈和天姐都坐我身边，我吃什么她们吃什么。

因为还要应酬别人，席间陆续感到也来了一些别的天仙。给我感觉深的是三霄娘娘，琼霄过来对我说“姐妹”。我在心里恭敬她们随意，看着天妈陪着她们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在心里和她们交流。我：看你们这么高兴我也高兴。小雅（家仙）：我们高兴的是情，你高兴的是得。我：得？小雅：得到我们的高兴啦。我：呵呵，都高兴。我开始看你们是满场撒欢，后来好像是按一个方向……是顺时针方向一台一台的吃。

雪山（天妈）：对不熟悉的地方可以先四处看看，等熟悉了，要看的東西又多的时候，就按照一个顺序来。有规矩就不会遗漏，也不会事后遗憾。不过……后来你没看我们了，到最后大家就是只去拿自己喜欢的了。就像小雅俯在酒水台不下来啦，呵呵。

我：吃自助也有这些道理。雪山抱着我：吃饱了就不要再吃了，就算是自助，东西随便吃，但胃是自己的，也只有一个，撑坏了就过了。我：哦，呵呵，没有啦，为了不撑坏，我偷偷顺出来一包各式各样的巧克力。

这时我看见我家的小羊仙都驮着一包吃的，我就哈哈大笑：不愧是我的家仙啊。（我当时拿东西的时候就对她们念念碎——喜欢什么打包什么。）

雪山：别平白的带坏她们。她们就是你的镜子。我：哦。呵呵。（整理记录时，见台上带回来的吃的都堆在一起像个小山，家仙都在打坐了。虚空说：存着。我说：存着好啊，是在提示我情义要存下去？虚空：也表示我们都领你的情，有情就存续下去把。我：嗯。知道啦。）

20点43分看凤凰台的《解码陈文茜》介绍到TW舞台剧《屋村xx》，只几个片段我就哭的稀里哗啦的，迪安还一个劲哄我别哭。我就见台上蒋某人面无表情的打坐，我刚想和他聊聊他就转过去背对我了——好啦，闭嘴。（难怪他前两天跑来和我说些无头无尾的话）

接着放团团圆圆赴台的消息，我就想——这些迎来送往都是做给人看的，熊猫知道个P，说不定还要吓到人家。虚空：熊猫只是个载体。载的是什么，就仁者见仁了。观也是个载体，也是不同角度不同的视野呢。我：呵呵。——我又想到美国人说他们养不起熊猫了，TW经济比美国还糟糕。

虚空：杞人忧天。美国人要退，TW这时要，情不同。情能克服万难。但这个情源自何处就不要去想了。欢庆时具欢庆，立锥不破袋，囫囵吞圆。

我：呵呵，你是谁？——穿着书生袍的伯堂（家仙）晃了出来，一派斯文潇洒，我忽然想到昆曲“牡丹亭”中的梅生。我拱手：哎呀，伯堂吾兄，小妹请安了！伯堂：哎呀，贤妹不必多礼，你可是越大越出息了。（唱曲式对话，下面就正常对话）我：此话怎讲？

伯堂：蛤蟆叫乌云，小池连夜雨，塘藕如玉臂，小妹早赶集。我：每个字都懂，连一起不懂。伯堂：多管闲事，易满，不真，笨。我一头黑线：最后一个“笨”，怎么来的？伯堂哈哈大笑：笨鸟先飞啊。我：伯堂好文采，骂人不吐脏字！伯堂：可惜卿卿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我知道，我笨到要你说出来。伯堂：烧高香吧？！我：多谢你。不过，这些念多了我也会麻木了。伯堂：木了好。呆呆的好玩些，哈哈。

我：伯堂兄，近日可好？你都是怎么修练的？伯堂：静到空，空中看，看不尽，尽红尘，尘惹梦，梦一场，场面事，事可为，可不为。我：……伯堂：又是不懂？我：请教。伯堂：你写的每个字都在行中，嘿嘿，我说的慢慢悟。我不相信你一个字不懂，懂了不说就对了。我：哈哈，知我者伯堂兄也。真想大干三杯。伯堂打了个嗝（以袖轻遮面，哎呀，打个嗝都是这么斯文）：中午已尽兴，点到即止。我拱拱手：好的。

他背着一只手，踱着方步走了：大梦何日醒，隔窗呼娇儿啊……唱着走的，有点昆曲的唱调——雅而忧的优雅。

23点看网上新闻，有美女冰天雪地，赤裸抗议穿皮草——穿皮草可耻！我摸着下巴：为什么不转过身来？——美女裸着上身背对镜头。

玉泽（家仙）：你应该问吃肉是什么？卑鄙？我：对哦，穿皮草可耻，那吃肉就是卑鄙了。吃素的人才资格骂！玉泽：骂谁？我：吃肉的。玉泽：那草骂谁？被吃就TMD的活该？我：是哦，人的分别心。玉泽：动物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人认为动物有情有知，伤害它们是可耻的；植物不像人能动，人就认为伤害他们天经地义。这些认知的立地是人的分别心。世人就因为这一些那一些的认知，而分成了你们、我们和她们。

我：嗯，虚空就是一个整体，因为对事物的认知统一？玉泽：是啊，说的天花乱坠也是个空。我：对哦，修行界反而认为花仙能量比动物仙能量高。玉泽：修行人才会有这种认知。图：玉泽从一头熊变成了芙蓉花。我：呵呵。这是说什么动物仙、花仙的区别，什么能量高低的区别也是虚空的一个个勾？

玉泽：对啊，勾后你才知道什么是勾啊。心甘情愿顺着勾。我：我的心啊？嘿嘿。只对真正的虚空敞开。玉泽：你又怎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虚空？空怎么会有真假。不空才有真假。（整理时，玉泽又提醒我：“你遇到的事真真假假的，只有站对高度和角度你才能分的清。但去分别呢又累又容易被人说是错，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家的凤姐儿以后就不要去做了。万一做了，对错也不要往心里去。”我：“嗯，说的好。”玉泽：“和世人就别玩了，和我们真真假假还是要继续玩下去，我们是虚空嘛，没有真假，没有对错。还有一点，只要把和我们的交流写出来，就已经是世事了。不要弄混哦！”我：“知道了，呵呵。”）

我：嘿嘿。玉泽：压着点吧。不过呢，压是个向下的劲，你要做弹簧就能自己弹回去。做木头就……做放在水里的木头也有救，做放在水里的铁陀，就等于自己推自己沉了一把。我：嘿嘿。

玉泽：安心收意，做最幸福的人。呆子一箩筐，不缺你一个。我：明白了，哈哈，我的好玉泽。——玉泽红着熊脸。小雅：那么多毛，你怎么看见她脸红了？我：我的家仙我知道。我们三个哈哈笑成一团。

2008-12-27 整理

镜如意-19

2008-12-7 记录-昨天晚上——S：你在干什么？飞狐：在看 X 书里的故事……S：用不着看那些。飞狐：主要是……上次看阎骅和何君都对天史那么熟悉，我却是连三军、中花军这些都弄不清……刚才又有点时间闲着没事……

S：唉，玄女、观音、大日……都在你身边呢，还看那些干什么？想知道什么让她们讲给你听不就行了，而且现在讲的更细致，更深入。飞狐：这个时间段……她们才不会给我讲这些。S：你要是闲着没事非要看点什么，可以看看 X 书最后的那本小册子，外传，好像是叫胜利回归，那个是昆仑曲的前奏。要是看完了还闲着没事，就看看你能找到的昆仑曲和昆仑词曲集。

飞狐：我找到胜利回归了，翻了几页……怎么跟我之前观的虚空开示的内容有不少相似处啊？我看里面不仅是讲了天缘和抓机，还讲了关于艳图和六层次天人双修，还讲了修行的次第……那些学人不都是看过 X 书了吗？怎么看了还不懂呢？S：看来很多的学人都是没有好好地看这本书（胜利回归），应该让他们都看一看。飞狐：有好几次我想看 X 书，你为什么总是不让我看 X 书呢？

S：入观以后以观为主，书为参考。参考书要与时俱进，小学、中学的参考书是不同的。比如入观前可以以 X 书里的故事、神曲以及川人观记为主；入观后可以以胜利回归、昆仑曲以及词曲集为主；入观达到一定深度以后可以以昆仑曲、雪山曲续等等为主。你现在可以好好看看胜利回归……

杏子：飞狐参与了雪山曲续的观记，为什么还要看雪山曲续，更是为什么还要回过头去看胜利回归呢？

S：比如川人观记……川人虽是一路行下来，实际上对于观记的内容，也就是自己所观的东西并不理解。须是温故知新……如若是冷故何以知心呢？

飞狐：今天凌晨三点多，睡不着，爬起来接着看了看 X 书最后的外传——胜利回归。看到其中行观人照见后，虚空让她白月道时打坐，方明白这几日的感觉。前天，也就是 12 月 5 号，看见众佛全在打坐。我总是觉得自己该要练瑜伽了，不能再拖了，可是后来一打记录就又忘光了。昨天，又是总有强烈的感觉要练瑜伽，打坐。面前总是心月狐在一轮巨日前打坐。今天则是整天都想要打坐。把外传里有关这些的内容看完后，其他的内容就看不进去了，天尊在里面吟的词曲也是扫一眼，明白其意不去细读了。我心想，别人看 X 书里的词曲还总会接到虚空的信息吟点儿曲，我这儿怎么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这时心月狐道：那些都没用了，但去行观（打坐），坐入定时。

我起身去打坐，瑜伽坐刚坐好，就见面前又是一轮巨日，颜色像是淡黄和淡绿的混合，巨日中有一弯弦月，一颗明星。之后是心月狐站在日前，一光形人从我身上走过去与她合并了。接着所有图像消失，隐曰：无。

我觉得面前好像是一片黑暗，稍后才察觉面前是一轮黑日。这轮黑日的上边缘像是被一枚钉子钉住了，她开始像表针似的从左往右绕着钉子一次次慢慢地旋转。旋开后露出它后面的白金色大日。她就这样一转又一转，她说打坐一次转三千六百转方有成。（注：后来算了算，黑日转一转约为两秒，三千六百转正好是两个小时，一个时辰。）之后又给个钉着黑日的钉子的特写，钉帽原来是一颗明星。接着，黑日的左边出现了一弦弯月。月合进日中后，黑日成了白日的中心，黑日后的白金色大日的光越变越大，整个包住了我的头。然后我就看见我头的后上方出现了一轮黑日，也是一转一转的，露出她后面的白金色大日。

这样，我头的上前方和后前方各有一轮大日，她们各自绕着星钉旋转着，转的方向有时相同，有时相反。她们在我的头上，看起来像个“八”字，她们发出了光，跟我身体的中脉连了起来。这样整个看起来像一个倒着写的“人”字。这时，我又觉得人变得很静很静，头和脊柱开始若有若无地微微旋动，像是被头上的两轮大日吸住了。接着看见从我的头顶冲出一只纤细的大白鸟，有点像白鹭。她像离弦的剑似的往上冲，冲入一轮红日中。画外音：长虹贯日。这个白鸟上冲的图像重复了大概三次。最后一次上冲的时候，像是因为速度太快，白鸟变成了火鸟冲入日中，接着像是爆炸，红日上爆出蘑菇云似的光雾，四散出云雾和闪闪发光似礼花的东西。

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想着今天还要早起，我虽无睡意还是上床躺着了，心想可以躺在床上映日。上床后继续观大日，见黑色大日中有金光线描绘的像简笔画似的几幅图，开始是一只展翅的凤凰，接着是一只乘风破浪的小舟。然后整个黑日中间出现了一条“S”形的金光线，看起来像个太极图，只不过两条阴阳鱼都是黑的，鱼眼也都是黑的。

之后一条黑鱼的黑色整块剥落了，显出了下面光白色的鱼。接着另一条黑鱼的黑色也整块剥落了，显出一轮大光日。又见大光日中出现“V”字形，像弓，V是拉开的弦，弦上箭的箭头朝上。接着光日中出现一把琴，像是竖琴，但是琴骨是向下的，如“U”。接着图像消失，那轮大光日像是四溢的水似的，越变越大，很快把我整个人包容了。记录时她们说，这就叫——秋水盈盈水不停……之后心想，还要不要接着看昆仑曲呢？

心月狐道：你已经明白了，还要那些做什么？如同渡了河还抱着舟楫，难道还想渡回去吗？飞狐：不不不。接着出现图像，心月狐光头着僧衣，出家样。

她道：渡人行。又道：你现在的重点是一味瑜伽行（功），武火不宜太大，有意有情就行了。这关过去了，再面壁十年。然后就可以跟S一样悠悠地安心渡日了，到时候随便你想干什么……

[飞狐：她同时给的意是，等我按照她说的行完了，再回头去看昆仑曲，那个灵映就会大不同。（注：“灵映”是心月狐给的词。）]

我暗思：达摩面壁九年就已经成了修行人的楷模了，我难道那么惨，真要面壁十年？心月狐道：十字开花。飞狐：她的意为这个“十”不是表示数字的那个十。她还给我意说，她最近唱的曲已经唱到“舍利子”了，等我修到舍利子的时候她再接着给我唱……S：唉，那个时候就……飞狐：死了？S：嗯。

飞狐：她的意思就还是那个“十字开花”，好像就是说修到走前的那一步了，那就想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了。S：嗯，对。

[一大早，S接到何君的电话，他说还有一刻钟就到S这儿，让S准备上街去等他们。S赶紧通知飞狐，飞狐是早上五点多钟才睡。飞狐问S去哪儿？S说不知道，何君没说。虚空的她们对飞狐说——你们现在成了何君的狗了，什么都不知道被他牵得乱转？！告诉他（何君）以后想要S见谁必须提前跟S说好，让S决定见还是不见！]

S和飞狐也都顾不上吃早饭了，后来上了车方知是去金兰子家。到了金兰子家，金兰子带着S去看她家养的花，S让飞狐给金兰子的昆仑位上上了支香。金兰子说她买了很多天尊的画像，买回来没地方摆了，也不知怎么办才好。S说让她烧了算了。接着金兰子听说S和飞狐没吃早饭，又给他们热牛奶喝……这是上午10点的事了……]（以下是录音）

飞狐：我们一到这儿，观音她们就来了，在这儿一直等着。金兰子：哦……飞狐：金兰子的香台上摆的最大的一尊像好像是观音像吧？金兰子：对，是观音像，那是何君拿来的。

何君：那是以前……S让送的，让我把这尊观音像给金兰子，还是去年的时候的事儿。飞狐：我先上香的时候，观音显了个很大的像。金兰子：哦……

飞狐：然后……因为你们都在忙，我就请她们在这儿喝茶、喝牛奶……金兰子：哎哟，我刚才没请她们。飞狐：没事儿，我请她们喝了。S：嗯。飞狐：她们都在这屋里坐着，还是让你们抓紧时间观。

金兰子：哦。碧霞妈妈来了吗？飞狐：都来了。金兰子：都来了呀。S：嗯，你尽量地先感觉。金兰子：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请了，然后我下去去接你们去了。我上了香，我说咱们一起去接S去。（金兰子看着飞狐）我觉得我们的花仙是不是……都跟着一块儿去接了？

飞狐：……[飞狐当时暗思：她们和S都让你自己观，自己感觉，你不赶紧着去练习，反倒过来问我，你就不能自己问问自己的花仙吗？]

金兰子：去了吗？飞狐：可能去了吧……金兰子：呵呵，可能去了吧……就是那天跟S见了面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回来以后我就从网上把十九渡啊什么的我都看了看，我看了以后觉得每一篇对我帮助都特别大，我觉得都是说的我。我觉得现在是都困在这个地方了，就是好几年了吧，都有这个感觉，我原来老是把自己困在什么地方呢——老是觉得我看不见。也不是完全看不见，因为我为什么知道碧霞妈妈跟我有缘，都是我曾经得过图像。像文姬妈妈，我立位的第二天她就来了，我就看见她坐在空中。后来我就问，我说您是谁，她说她是文姬。但是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天妈来了，好像就觉得是天尊来了吧。但是好像傻里傻气的吧，也不知道对话，就问是谁。后来就没有话了，底下也没有接。反正要说看吧，也能得到一点儿图像，但是自己就是不会沟通。反正来了就来了吧，就觉得知道来了，好像底下就没有话了。像花仙什么的，有时候也对话，我觉得她们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有一次老伴儿开着煤气，我在屋里边儿看书，看着看着书呢我就觉得头晕得特别厉害，完了以后就发困，有点儿打盹儿似的。后来有个声音说：“睡什么睡？！”这个声音特别大！好像就是说不能睡的意思。我当时就觉得……难受怎么不能睡啊？就没有往别的地方想。后来还是觉得难受，我就准备躺下，还没躺呢，就给了一个声音，就是说：“睡什么睡？煤气！”特别清楚！当时

何君：跑煤气了。

S: 嗯，关键是……你就得要不断地去问。

【杏子评论：月下行，说得好！只是不懂何为月吧？这个月不是物，是情。2008-12-30】

【杏子评论：老相是因为孩子拖累的。2008-12-30】

金兰子：我觉得那文章里写得挺清楚的，看了以后我觉得真是……何君：有几位他就没有理解，我是没有上网看。

S: 他不理解这个图像语言是什么意思。何君: 对对。S: 就是他想让西王圣母给锁到她椅子上, 他还捞不着呢。

何君：那个人还非得要找 S，她是最典型的一个，实际上像她这样的有四五个。我觉得网上的文章是指导大家怎么往前走。金兰子：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针对我的，那你（何君）就告诉她是针对我的。真的我是这么个感觉。何君：我跟她说，我说你现在还在人这一块儿转悠，那咱什么时候才能往前走？

S:《鹰自行》观的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何君:对。S:她还是比较如是记录的,比如她向观音她们提出来她要当拐杖。她自己说的,她说是……观音她们,九宫她们,马上就说她,说——你不配!她就问她为什么不配,九宫她们就跟她讲了,说你心理素质不行。这都是她自己说的,她说九宫她们说我的心理素质不行,不能当拐杖。也就她那个心理素质……她跳不出她那个我的圈子,她什么事都离不开往她那个我上去想,就是心理的承受力不行。

何君：对，跟她对上。S：她老是跟她自己对号，或者是跟某个人对号。何君：你知道她现在理解成什么了呢？她理解成是你（S）有意让观音这么说的。

S：呵呵，她自己跟观音交流，然后她跟我说，她说观音说她不配给我当拐杖。我说你问为什么，为什么说不配。她又问。她说观音她们说她心理素质不行，就是心理素质的承受力不行。当时我说你问问怎么个承受力。她好像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者是各种舆论的影响而摇摆不定似的。好像心理素质波动性比较大。别人说个这个，她说噢噢，应该这样。那个吹那个风，她又觉得应该那样，就是她没有自己的稳定的信仰。

何君：嗯，她这个有点儿麻烦。她跟我说，我说这应该不是这样。我说我接触S这么长时间，S从来都是让你说说看，从来不主动说什么，而是让你说说看。当他（S）让你看的时候，让你说的时候，从来都是让你自己去说去，而且他不会说什么的。对我来说，只有是当我哪个地方看的时候错了，他（S）才再让你自己去体会这个事儿。他（S）不会跟谁说什么的。

【杏子评论：认为她自己观的九宫大日说她不配当S的拐杖是S指使观音说的而不是天尊的本意，换句话说她自己观的也就是假的。那么如果反过来，如果当时九宫大日说她可以当S的拐杖，她还会认为天尊说的是假的吗？所以学人判断真假都是从自己的那个我出发，都是把天道的东西搅和到人道里去，把自己那个我跟天相提并论。与这个情况类同的还有TW的丽娜，她说天尊们批评TW学人的话都是S骂的；TW的双鱼和大陆的一些学人还认为是飞狐的音魂和万缘的幻化在说她们（学者）的不好，在骂她们是骚货和猪；还有的学人写信指导S，认为S没有能力辨别出行观人观记的真假，而他（她）能分辨。这些学者常常把天道混杂于人道，不懂装懂……总之是，凡是观记中虚空对学人的评点有不好的一面，那就都是飞狐跟S的问题；若是有好的一面，那就是确实在说学人。

杏子：虚空她们说玉青可能是或多或少地认为，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误会才引起虚空对她的点评？比如上次雪山夫人催着要她去S那儿……虽然是当时飞狐跟S都对她说明了是怎么回事。虚空她们又说——实际上S从来没想过要谁去或不去他那儿，或者是要去谁那儿或不去谁那儿，也从来不会刻意去想学人们怎样怎样，更不会在学人行观时专门去想不要这个学人当他的拐杖……只有当虚空表现出正好是某些学人的机缘时，S会逢机搭把手……比如让飞狐给玉青打电话转告雪山夫人说的话。2008-12-8 午】

【杏子评论：小草问S，感想如何？S说，学人背得是我，不是我。小草说，这就是虚空她们说的让你放下……竹筒撒豆子，任其自生自灭。只管背负青天就是了，何苦去背负学人？对于那些只想着他自己的那个我的人，我看呀，你就应该是理都不要去理，就让他们在自己的那个我的泥潭里转吧！2008-12-30】

S：不说他们了，就说咱们自己的事。金兰子：嗯，不说他们了，说我把吧。S：何君看看她这儿，你（金兰子）自己尽量去感觉。飞狐：碧霞元君就坐在金兰子的面前。金兰子：哦哦，就坐在面前。S：嗯。

金兰子：就是我从S那儿回来以后吧……（S朝金兰子连连摆手。）金兰子：哦，现在要问吗？S：你问问。金兰子：哦，对了，我知道了师父，我知道了，知道了。S：你还管你自己。金兰子：碧霞妈妈，碧霞妈妈……您有什么要嘱咐我的，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您就多说说。您常来，把我的缺点都给我指出来，我一定好好地修，好好地练，绝不辜负天尊对我的这一片苦心。您对女儿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碧霞）好像是说……有进步。

S：嗯，接着交流，抓着这个。金兰子：我就问哪些地方有进步。说心门比以前打开得大多了。那天西王圣母没有跟你（金兰子）亲热，你心里好像有一些想法，觉得你跟西王圣母还是缘分挺深的，那天晚上不是来了吗？你马上就意识到了是西王圣母，你心里很高兴。我觉得现在——好像花仙啊还是动物仙，是不是在我的底下，在我的周围挺多的？我这身上有感觉。不知道是哪位花仙说的——快问快问！碧霞妈妈拍着我的头说，好好的修，再加把劲儿！S：嗯。你也让这些花仙跟你说说话。

金兰子：我问刚才是谁让我快问。说是圆圆，说跟我缘分很深，她也很着急。我说那你以后也得要多帮助我，因为我暂时看得还不是很清，感觉有的时候也不是太灵敏。我说我这是属于迟钝型。她说，不不，你这还不是迟钝型，就是糊涂!!! 不知道怎么交流。这次好了……她又催我快问快问。我想问问现在……

S：问问谁还在这儿。金兰子：对，谁还在这儿？不知道谁说的，说天尊都在。S：嗯。金兰子：我问刚才告诉我天尊都在的是谁，说是红霞。对，她在让我落实，让我把这个心病放下，让我问一问……嗯。我在网上看到的有一个说是天锋战团的红霞在另外的一个人的位上。后来我看到那儿以后，我就在那儿打了个问号，我说到底救过我命的好姐妹怎么又到他那儿去了？后来她（红霞）挺不高兴的。她刚才督促我，让我把这个问题落实，心里这块病不就没有了吗？



飞狐：我们的文章里没写过这个。金兰子：有，在青潭观月情里边有。有个是天锋战团的红霞。飞狐：那不是我观的。金兰子：不是你观的，是一个功友在网上写的。飞狐：那不管他。S：那就不要管他。

金兰子：那就不要管他是吧？好。S：一个是，重名的有的是。那重名的不是太多了吗？金兰子：哦，对对，那不是（飞狐）观的，对，我想起来了，知道了，知道了。S：那要是再有的网友在网上说，观音是我的，不能在你家。那你怎么说？金兰子：是，我当时就把这个给忽略了，不是你（飞狐）观的，是一个功友观的。

S：不，就是她（飞狐）观的也没什么关系。观音在你这儿，观音就不能到他那儿去吗？金兰子：对，也是，可是我觉得可能我太自私了，我觉得是我的好姐妹，干嘛上他那儿去啊？呵呵呵呵，太自私了。【杏子评论：我所——人类的通病。2008-12-30】这红霞对我帮助特别大，从那次跟S见面回来以后，我可能就一直跟红霞交流得比较多。有的时候花仙、动物仙来了以后，她帮着我安排，我觉得确实是好姐妹。还有一点，就是 I 看了网上以后呢，就说行观有了感觉以后呢，要听她们讲，不要自己去问，去问自己的事儿。可是上次观了以后不是说我在泰山保卫战受伤了吗？后来回来以后我就问，我说那受伤以后咱们俩又上哪儿去了？我还是问我自己的，我说那我是死了还是没死啊？说是没死，受重伤了。我说后来又去哪儿去了，当时好像感觉是，在离一条公路不太远的地方有一片菜地，菜地中间有一处小四合院。说那儿有老夫妻俩，没有儿女。这好像……我说这是不是我老问，这就又那个什么了。后来我说我这种观的方法不对，还是问我自己的事，那我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S：别问了，那一笔糊涂账。这个图像的意思就是你转世了。那就不知道是几千年、几百年以后的事儿了。因为对她们来说，永远是活的，不过就是转个世。金兰子：我在网上看了这几篇文章，真是觉得太好了，对我们这些人帮助太大太大了，现在大家都是卡在这儿了。

何君：能不能以后，这几个人，都拿U盘互相走，咱下边也方便，不在网上看。我觉得就是咱们几个老见面的人里面看，不能弄得面大，不能在网上看，我有这种想法。【杏子评论：虚空的她们说，何君为什么强调不给别人看，只让这几个人看？一可能是考虑到安全问题。二可能是觉得其他学人反正也看不懂，都是人道思想反而引起麻烦。三可能……主要是怕造成自身的麻烦，文章中关于他的部分，让其他的学人看到了他的那个我。不论那些学人理解得对或不对，对他来说都是个不好。2008-12-28】

金兰子：我跟S见面回来以后图像就不断地有。何君：这一拨是速度快。但是有几个人就还是糊涂，一看就满拧，就怎么说也说不明白。金兰子：另外，我现在还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 I 可能属于懒惰的人，就是打坐的时候吧，那个腿它老爱麻，一麻呢这精神就不集中了。

S：现在不用太长的时间打坐，一次你能坐个十几分钟就行了。金兰子：可是十几分钟有的时候还没进入那个状态呢！S：那你刚才不是说了好多了吗？那也没打坐啊。金兰子：哦……又明白了。S：不是说非得打坐才能跟她们交流。就是你摆一个你舒服的姿势，那样交流起来不就更方便吗？金兰子：哦，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是不开悟。对，这个文章里边也有，要轻松、自如。

飞狐：自然。金兰子：对，自然。这里边我也看了，但是还用不到地方。

S：比方你打坐腿正疼呢，那能轻松吗？金兰子：是啊，我是觉得腿不行，弯一会儿它就麻了。我现在还是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后，身体里面就开始转，我也不知道是气啊还是什么。这个转的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I 有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就躺着听您的那个大地回春和神龙飘飘，然后就开始转。刚开始转的时候幅度特别大，就能把我颠起来，我就有点儿紧张。一个是紧张，一个是自己说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啊，怎么能那么大的劲儿给颠起来，我也没有练别的啊。后来那些日子吃饭也吃不下去，一点儿不饿，一天不吃饭也不知道饿。后来孩子们说不行，一定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就把何君给请来了。何君说这是好事儿啊，你不吃饭这是练得好，何君当时好像说是“气足不思食”吧，然后我就明白了。反正我觉得我这人挺笨的，非得被人点出来。

何君：好像是六、七月的时候，后来她（金兰子）身体一下就好起来了，现在越看越年轻了。金兰子：我现在也在转，每天晚上转。以前晚上躺下后先是深呼吸，刚开始是也没有梦，也没有图像。后来我觉得逐渐地光也比较强了，然后图像就出来了。可能是躺着比较放松，图像就出来了。

S：你这样，你把以前那些都扔掉，往前走。金兰子：嗯嗯，往前走。S：现在她们都在这儿，赶紧观。金兰子：哦，我问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属于不属于行观里边的。因为这个吧我觉得出来的图像比较清楚。S：什么图像？

金兰子：比如那天跟您见完面以后给我的图像，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儿拉着一个孩子。我意识



到那个老头儿就是通天教主，拉的那个孩子呢就是我。然后进了一个门，进去一个院子，院子的里面还有一颗树。院子不是特别大，还有房间。这个图像我觉得是有史以来特别清楚的一个图像，要是平时的图像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清楚。

S：你看到这个图像以后你问没问？金兰子：也问了。但是自己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怎么去问。因为那阵儿好像还是属于那种模糊的状态，心里不是说特别的清楚。现在知道怎么去问了，那时候好像还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去沟通。S：那就全甩掉。金兰子：不管它？S：你得往前走啊，你别老这么背着、抱着一堆，你还怎么走啊？

金兰子：呵呵，对，是的。那就是说这个观呢算不算这个观？S：都算都不算，你放轻松点儿。金兰子：呵呵，我就怕我走歪了。S：都得绕着圈儿走。金兰子：我现在就是想尽可能走得稍微直一点儿，因为毕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时间不等人啊，心里面还是很着急。S：没事，你就跟着这个（系指S在场的观记）走就行。金兰子：对。

何君：现在歪不了，上面直接有人呢，中间有人领着，你往哪儿歪去啊？

金兰子：自己还是对自己不放心。S：你说红霞经常在你这儿跟你交流，那你干脆现在请她说说话。金兰子：她说这回你放心了吧？！都明白啦？我说嗯。（她）好像在我后面站着呢。说我太笨了，还是不会交流。我看她们都挺着急的。S：嗯，现在能感觉到什么你就说。金兰子：我就感觉……好像这儿的天尊挺多的。我周围呢好像花仙、动物仙也都在旁边，她们都特别为我着急。

S：你知道着急什么吗？金兰子：嗯……着急主要是……说我交流得还不行。说……你怎么就不知道问呢？！你问呐！现在感觉好像我的天目这儿……有一股……特别的力量。说我哑巴，还是让我问。可是我都不知道从哪儿问起。S：先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你随时有感觉你就随时说。

金兰子：嗯。S：就是你现在要把你那个我放下，要以她们为重。从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来说呢，你把你那个我摆在第一位。比方说吧，她们全在这儿呢，你呢还说——哎呀我以前有个什么什么……你还放不下那个以前。她们都在眼前呢！你得抓住这个机啊。这不仅是个抓住这个机的问题，这时候你必须得把你那个我放下，把你过去那些以前什么的都放下，赶紧跟她们去交流。比如最明显的，她（飞狐）告诉你碧霞元君就坐在你面前！你还不知道问，你还搞别的。你再怎么跟她们说我心里有你，那她们说我在你面前你都没有我。能不能明白我跟你说的这个道理？

金兰子：明白，我也明白，应该问，可我就不知道从哪儿问起。就是说，好像我的问题很多很多，也不知道说是从什么地方开始问。其实我也很着急，心里头也很着急。就说怎么能够打开这个问的话题吧，就说我怎么能够打开……

S：第一，你把你过去那些理念都扔掉。飞狐：她们说，你（金兰子）就当自己是一张白纸。金兰子：哦……飞狐：就当 you 以前没接触过。S：嗯，你必须得是白纸才行。问什么？你就说谁现在在这儿呢，请跟我说话，就这么问。

金兰子：哦哦哦，嗯。现在……好多人（虚空）都说你想跟谁说话？那我还跟碧霞妈妈说话吧。现在碧霞嘱咐我，你还是要把手心打得更开，就像师父说的，一张白纸才能写上字。你这张纸上乱七八糟的，没有空隙，往哪儿写字？我说是。（碧霞说）你看，你想飞，你想进步，可是满脑子的都是过去的一些事。

S：对，那太沉啦。

金兰子：太沉了，是，飞不起来。好，我一定放下。她说，我知道还得要有个过程，因为你不是一时半时能够完全放得下。（我说）我会努力的。另外（碧霞）说我心太浮。你自己还没上去，进步只是刚开始，你又惦着什么这个姐、那个姐的，你这都是白纸上面的一些杂字。你要把这些统统地都抹去。有什么情况不要怕麻烦她们，她们都非常关心你。师父心里也都在时刻惦着你。你的机缘这么好，要抓紧这个时机，更快地进步。好了，知道就行了。好像不再说什么了。

S：嗯，好。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入观，就是个新的起点。什么叫新的起点呢？过去都扔掉。比方说你小学毕业了，要上初中一年级了。你老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还有什么什么……那些都没用了。所谓新的起点是什么呢？你必须是一张白纸，不要去考虑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入观这张白纸干什么呢？跟她们交流，让她们去给你写、给你画。林花曲里面，她们老写这个画字。

何君：对。金兰子：哦哦。S：你没有一张白纸她怎么画呢？

【杏子评论：建就是在纸上写画，写满了就停止不前了。破就是把以前写画的擦掉而成为白纸……然后你再建立新的篇章更上一层楼。2008-12-30】

金兰子：对，好像刚才感觉我的那张纸上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是字还是画，反正都密密麻麻的没有地方插了。

S：释佛说，当以新魂歌新曲。就是你又到了一个新阶段了，入观是个坎。入了观了，对观音来说，那才叫修行的起步。入观以前，对她们来说，根本就不叫修行。入观以前都是人教人，只有入观了你才能够跟她们接触，那才叫修行。修行必须得是她们教你，人教人没用，人教人还是人。

飞狐：观音说，她今天在金兰子这儿一开始显的那个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告诉金兰子要开观。金兰子：嗯嗯。飞狐：她之所以第一个在金兰子这儿显像，就是告诉金兰子这个观的重要性。金兰子：哦，谢谢妈妈。飞狐：就是一心就是这个观。S：一心就是观，剩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你都扔掉，想都不去想。因为你说的话还占你的脑子。你这一想就等于把你的白纸上又乱七八糟画了一遍。我就不想，就这一张白纸。她碧霞说一句，白纸上就画一下。红霞说一句，我就画一下……从新起步。因为这才叫真正修行的开始，以前那些都是准备。在入观以前都是准备，干什么呢？就是准备入观这一天，和入观以后。

金兰子：嗯嗯，师父讲的真是都是我心头那个什么的，都给我点亮了，但是我以后做起来……何君也帮着监督我，呵呵，我觉得我太笨了。

S：就抓住一条，跟她们交流。金兰子：嗯，交流，知道了。S：别的都是次要的，别的什么……这个功友说什么，那个功友说什么……都是次要的！就是你自己这个香堂和她们跟你的交流是最主要的！大颠不是吗，家珍需是自己流出。这个对你来说才是最珍贵的。金兰子：嗯。

飞狐：金兰子不是说不会问吗？虚空她们说，不会问就经常请她们报名。金兰子：哦，经常请报名。飞狐：就是说您那么多仙……报名这步也才刚开始走。金兰子：对，才开始，上次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了。飞狐：嗯，就说您没事儿的时候就请动物仙等等报名。就问有没有来报名的啊，或者是请我们家已经报名的仙再把姐妹带来一些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就跟她们先交流。

S：嗯，跟她们聊天，一个一个请。你经常聊天就相当于你在练习，你的观力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金兰子：哦。S：这些缘干什么的？就是帮着你行观的，没有她们你就没有办法练习。比如你现在跟天尊她们，跟碧霞她们交流，你还有点拘束，怕她们……那动物仙，在你身边的，你没事就跟她聊。

金兰子：嗯，心里头没事儿的时候就老念叨，是吧？S：嗯，就念叨，每天有那么一段儿或者有那么几段儿，这样你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敏锐了，她们就是梯子。然后你再跟碧霞她们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更深，交流得更清楚了。金兰子：嗯，好，都记下。

何君：我觉得是要成习惯，跟生活一样。我也是最近刚明白的，刚习惯。什么事儿甭听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别人一来跟你搅了。这个很快的，越来越快。金兰子：自己感觉这几天吧，有一点儿进步。但是说进步到哪儿呢，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心里头惦记她们的时间就长了。原来我就惦记的时间比较短。另外就是原来来的好多来报名的仙，我从来没跟人家交流过。S这个文章里不也有吗？就是来了以后自己没有跟人家交流过，她是她，我是我。所以看起来我位上的动物仙什么的都还挺少的，都没理人家，可能她们也不高兴。我这几天老给她们道歉，给她们承认错误，让她们踏踏实实地在这儿，以后多交流。因为现在刚开始报名吧，可能交流得还少，因为好多名字，有时候不知道先跟谁交流，后跟谁交流，【杏子评论：进门就是往前走就是了，为什么总是给自己建立法障——先迈哪只脚呢？2008-12-30】还是怎么个交流，还是掌握不住吧。我特别爱看S的这些文章，我觉得都是针对我的，尤其是这次，我觉得一针见血，真是看了以后心里头特别高兴！

S：交流啊，要随机性的。你别太机械，我拉个表，我今天找谁谈话，明天找谁谈话，就像是人事部长。

金兰子：呵呵，哦哦，方法还是不对。师父又点出来了，对，我是那么想的。我说过些日子我把表列出来以后，我今天找这个，好像跟她谈话似的。您一下就点出来了，就是我自己想的。

S：你心里要能常有她们，你感觉到谁在这儿，你马上就跟她说。她们跟你越来越亲近的话呢，她就一个一个抢着找你说话。金兰子：哦哦哦。S：要不然她就逐渐跟你疏远了。金兰子：对，是。S：她们不是说过吗？修行所谓的层次，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远近之别。就是说她们跟你近还是远，这就是修行的层次。她们跟你越亲近，表示你层次越高。因为你所谓的能量是谁的？你的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能量，她们离你远了你的能量就没了。

金兰子：嗯，对，文章中也写过。S：把过去的一些概念放下去，什么能量概念啊、层次概念啊……都放下，入观。不入观那都没用，你就记住这一条。比如有个功友跟你说他八级能量，你不用理他。就是入观是宝贝，入观就是修行的法宝。你现在有了宝贝得珍惜，别不当回事儿，呵呵。金兰子：嗯，原先还不拿这个当宝贝，就找西天月，觉得够不着。西天月没见到就老着急，就是一个急，越急越不得法，呵呵。

S: X书你有吧? 金兰子: 有。S: 你可以重点看看最后那本小册子, 叫胜利回归。金兰子: 嗯, 有。S: 你平时没事儿的话, 看看现在这些文章, 再结合那个小册子看。因为那个小册子是 X 书的最后那本, 它后面就接着昆仑曲了。金兰子: 嗯, 昆仑曲, 雪山曲。S: 嗯嗯, 你就看看那小册子, 再结合这几篇, 比如九九凤回天啊, 青潭观月情啊……看一看。这几篇就是我们到玉青那儿去, 到她自己能行观。

何君: 我早上跟玉青打电话呢, 说她刚睡。S: 她就是交流, 源源不断的。何君: 是吧? 一下子开了闸了。S: 嗯, 呵呵, 开闸了, 勒不住了。金兰子: 她(玉青)进步还是挺快的。何君: 我刚才问了一下, 就最近啊, 好像是观音说的, 就说最近一拨人可能都要开, 都要快。我说这将来怎么进步, (图像) 就一人给一匹马。我看这一匹马这少了不够骑, 一下一个马队, 都是白马。白马队, 要加快速度。金兰子: 天尊们也都着急。

S: 你(金兰子)现在就是重点把理念、观念都清除, 过去的都放下, 从现在开始起步, 一张白纸, 跟她们多交流, 要特别亲近的交流, 这个才是真东西。金兰子: 嗯, 对。S: 而且交流的时候越轻松越好, 你躺在床上也能交流, 怎么坐着都能交流。金兰子: 对, 原来老觉得必须得打坐, 要进入那个状态以后才能那个什么。S: 不, 这个观呢没有状态。金兰子: 对, 是。S: 瑜伽常在定, 无有不时。瑜伽是什么呢? 瑜伽就是相应。所谓定, 这个定不是说你在那儿打坐定, 是你在定向跟她们交流。我始终思念着跟你们(虚空)在交流, 这个才叫定。定什么呢? 定她们。

金兰子: 哦哦哦哦, 交流的这个状态。S: 我一直在交流这个状态里, 这个才叫定。定是定向的意思, 我定住这个方向了, 跟她在交流。跟她交流交流……交流到极点的时候, 旁边是什么我都忘掉了, 知道了, 这就叫定住了。瑜伽就是相应, 我跟她们相应不断就是常在定, 就是我只要是确实跟她们相应了, 我没有不定的时候, 我总是在跟她们交流。而不在于盘腿, 那是过去的一种形式。金兰子: 对, 原来就是追求形式比较厉害。

飞狐: 何君不是要这些资料吗? 可以从金兰子这儿拷过去啊? 何君: 对对对, 那太好了, 我一会儿就拷。金兰子: 我这些都是先在网上看到的, 觉得太好了, 然后就弄下来了。其他的以前的还没来得及弄。飞狐: 不用慌, 就先看这几篇就行了, 然后就看看那本胜利回归的小册子。

S: 这一段儿就是从我们去玉青那儿, 到玉青开通、青霞开通、兴达开通结束。金兰子: 主要写的是心月狐、八妖她们这一段儿对玉青她们的帮助。S: 嗯, 对, 她们是对应着这时候。对现实中的人来说呢, 就是玉青、兴达他们这些人怎么入的观。他们原来远远不如你(金兰子)呢。

何君: 嗯, 他们原来一点儿基础都没有。金兰子: 我这个基础也不行。何君: 不管你行不行, 你这么整了二十多年了。金兰子: 但是人家进步特快。

S: 因为她(玉青)是白纸。金兰子: 对, 那可能是白纸的原因。

何君: 我觉得得缘分好, 跟缘分好也有关系。金兰子: 也可能年岁大了, 老奸巨猾, 呵呵。何君: 那里面有两个老人呢, 一个老头一个老太, 也五六十了, 跟我年龄差不多。金兰子: 但是他们进步还没有玉青进步快。

S: 她年轻啊。金兰子: 还是年轻的快, 人家白纸一张嘛, 确实是……

何君: 还有你原来练过很多别的各种功法, 反而麻烦。就像一张纸已经画过很多遍, 快画漏了, 老转不过原来那个圈子, 老出不来, 老是这个。

S: 所以一开始就说你把过去的事儿赶紧都扔掉。金兰子: 嗯。S: 入观就是从新开始。金兰子: 嗯, 知道了, 以后就多交流, 没事儿的时候就跟她们多说, 多问她们, 多报名。我就从头开始。S: 对, 就是从头开始, 从报名开始, 从报名、接缘开始。你(飞狐)看看她们现在谁还要说?

飞狐: 刚才西王母说何君也要报名, 给的图是何君那儿也是一扇黑色的门, 门外还挡着一些仙。何君: 哦, 对对, 还接着。飞狐: 西王母还想让何君再观一下, 她就站在何君身后。

何君: 实际上她(飞狐)说的时候我才一直在看, 像这种机会好像也是比较少——就是人很多, 九宫都聚来了。而且我刚才看到玄娘穿着一身白的衣服。我问她为什么穿这么一身白的衣服, 就是很休闲的那么一件衣服。她说这样更舒适, 更……好像更和谐那种。就是说的要放松, 要自然。

飞狐: 玄女说她还告诉何君一个意思, 就是何君也要像一张白纸。

S: 嗯, 你(何君)现在返回头来, 西洋女王用脚在一片地上画一个圈, 而且她们老给一个字——画, 整个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像一张白纸一样, 从新画, 入观。一张白纸, 你才能画新图, 画新画。你要是满了她就没地方画了。

飞狐: 西王母还跟何君说——你少点儿私心, 能带的都带着。何君: 呵呵呵呵。飞狐: 她可能是指学人。S: 哦, 就是指你(何君)身边的这些人。何君: 嗯嗯。S: 就是说能带上的都带上。飞狐: 刚才我看到一条……墨绿色, 接

近黑色的蛇形动物游了进来，有篮球那么粗，体侧还有很薄的像膜似的翅膀，它说它是玄龙。它在何君面前停了一会儿对他说——老子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它是在何君刚刚讲完玄女一身白衣服的时候就飞到 he 面前了。玄龙转过身拿它的龙尾巴敲何君的头，敲了三下。它对何君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呀？！

【杏子评论：玄龙对已经通灵的何君说“老子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记得阴历九月十九，观音好像对还未通灵的玉青也说过类似的话——以后只怕我在你面前你都不见我。她们说的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呢，飞狐说说看？飞狐：我怎么知道，她们说去问 S。2008-12-30】

S：嗯。飞狐：它（玄龙）叹了口气又扭头走了。S：嗯，现在接着问，这指的是开什么？飞狐：说是开门。同时给了个图，光形成了一扇拱形门。S：哦，这个门没开？飞狐：给的图是，拱门上圆弧的那一块儿开了，下面都是黑色的。S：嗯，那你（飞狐）现在还得问问西王母，这门怎么个开法？飞狐：西王母又给了那个图，就是一条像狗链似的很粗的大铁链，末端是二指宽的铁圈，上面还有向外的铁刺，套在何君的脖子上，然后西王母把他牵着。S：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何君）还要跟她们亲近。还有一层什么意思呢？如果她不给你套上，不牵着你，你就跑了。

飞狐：特别显示出那条铁链很粗很结实，黑色的。S：那这“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她不用套你，不用牵你，你也在她旁边紧跟着她，那才行。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

何君：明白，明白。她们这个消息真的很灵，你一想（她们）就知道了。你知道我来的时候怎么想的吗？我来的时候想，我今天完成任务了，其他的（学人）我都不管了，呵呵呵呵。金兰子：呵呵呵呵，所以还得让你能管的还得管。何君：呵呵，我当时就想我不管了，让他们瞎闹腾吧，我就是这么想的，一路都这么想呢。飞狐：西王母跟何君说——安全第一。另外就是何君也可以进行一下挑选，这个挑选是以安全为考虑因素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比较合适的。西王母还对何君说——你把这件事做好，对你有好处。给的图是她放了一个王冠在何君头上，也是黑色的王冠，但是比上次给金兰子和閼骅的要大一些，大概有碗口大小。

【杏子评论：怎样理解西王母给的这些图像语言？一是何君若是顺天行，也就是愿意咬钩让她们吊；二是何君给学人牵了线，S 在场的时候他何君也会在场，就比其他学人多了跟 S、跟她们接触的机会，可以借机训练自己的观力。这样才可能有后面的那个果——王冠。2008-12-29】

飞狐：而且何君这次的显像是一个穿着黑色战甲的武士，站在西王母的身边，然后西王母把王冠给他戴上。

【杏子评论：怎么理解这组图像？不需要链子拴着，不需要人牵着，而是主动相应、亲近，才有可能回天为王。反过来说，怎样才能逐渐地相应并跟她们亲近呢？顺天行，抓机，咬钩……2008-12-29】

飞狐：观音又飘到金兰子那儿去了，她用她的杨柳枝点了点金兰子的头，您试着请她说说话？金兰子：嗯，对，我心里在问——（观音）说我看的资料不少，理论上懂，但实际上做得不好，结合不起来。飞狐：我这边观音说——常看常新。金兰子：经常地看是吧？飞狐：可能就是说反复地、经常地对着自己看一看。金兰子：嗯。

何君：有很多事儿真是天意难违，每次当有重大变动的时候，比如这次就是，刚才不是骂我吗？我刚才就问了，我说这几个人骑马走了……立马观音就放出一个马队来，用手指着，这怎么办？

飞狐：我刚才看见观音拿着个大棒子打金兰子的头，一边打一边说——死棒子打不开门！金兰子：嗯，我头上也有感觉，那怎么才能开门呢？飞狐：她说刚才讲的都是开门。金兰子：嗯。S：她说你理论不仅够了而且太多了，最主要的从实际上交流开始。你现在看的这些文章就足够了，她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在于多，在于这些东西你反复看。飞狐：就是落实到您自己身上，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S：而且每次看呢，你都会有新的理解，有新的感受。飞狐：她（观音）还站在您这儿没走呢。

金兰子：哦，没走。何君：赶快赶快，还有话要说。金兰子：我说我就会说谢谢。飞狐：请她说说话。金兰子：嗯。说几脚踹不出个屁来。我又没听出几脚来。飞狐：观音说，那你（金兰子）跟你妈说话吧。文姬和通天就飘过来了。金兰子：哦……我这儿感觉她们搂着我，我身上感觉像过电一样。

S：嗯，请老通天给你说说。金兰子：嗯，我心里头老是觉得特委屈，特别亲的那种感觉。说我是傻闺女，就知道哭，不会说。就像观音说的，说十脚踢不出个屁来。她们特别着急。通天让我问师父，说怎么才能放出屁来。这好像是通天老爸说的。S：嗯，那不简单吗？别憋着。还是说经常得问讯，问，别憋着。金兰子：嗯，我说我知道了，天爸、天妈时刻惦着我，费了好多心。说我又在承认错误，问点儿别的不行吗？说点儿别的。他说不愿意听这个，说我说这个说得太多了。我说那就请您多给我讲点儿吧。文姬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拍着我的头说，孩子，光心眼儿好不行，

主要的是修，主要的是走自己的路。想别的东西要少，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心空了就会进步得快。说以后还会多跟我交流，多帮助我的，让我放心，但是主要的是看我自己的行动。从现在开始放下一切，抓紧时间和她们交流。这个她们好像是指的动物仙、花仙。S：就是你堂上这些，还包括没报名的，要替她报名。

金兰子：嗯。S：行，她这差不多了，她只要是能保持这个状态，把过去那些杂七杂八的扔掉。

飞狐：白娘问何君——郡岚情况怎么样了？S：呵呵，白娘关心她的缘。何君：郡岚也很敏感，我还没有问呢。飞狐：白娘朝何君那儿微微做了个万福说——就还请你多观照，多关心一下。何君：呵呵，我是跑腿的，敲锣的。金兰子：你的任务也很光荣啊，也艰巨。飞狐：现在她们在这儿气氛挺好的，很多仙女在屋里跳舞。S：行，那没事儿了。

2008-12-30 整理-待续

镜如意-20

2008-12-9 记录-下午 17：29——

飞狐：我刚才练瑜伽，看见我左右肩膀一边蹲着一只猫，我就问到底是谁。虚空的她们答曰——观音和释佛。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事，答曰——讲法。

虚空道：圆中无物一颗心，水中无流一根草。观中皆我魔为先，手中无物献尊堂。又道：青白月。

飞狐：说这句的时候，我面前原本的那个太阳变成了一个像太极图的形状，不过它的颜色是一半发青光，一半发白光。这个太极图的中间有颗红心。接着看见这个太极图是在一位女子的额头上，这颗红心就像飘花女额上的红点一样印在她的额上。这个女子就跟上次我看见的那个光灵的古装女子一样，头上挽了个小圆髻。她的显像很高大，约有两米高。又见她的右手拿着一根拂尘，但她没往我身上拂，而是把拂尘甩起来，让拂尘绕着拂尘柄呈圆形旋转。甩着甩着，越甩越快，白色的拂尘渐渐就像是一团光，白光又渐渐变成银色的光，突然一下爆开了。S：嗯。飞狐：又看见银光团前站着很多动物仙，它们都凝视着这个光团。然后这个光团逐渐变大，把它们都包含进去了。

S：嗯，这就是聚缘，就是她们帮着聚缘。飞狐：哦。这个光团不是不停地变大往外聚吗？它不仅是宽度增大了，而且深度也增加了，就像形成了一个银光的通道一样。S：嗯。飞狐：这个通道吞没着像是黑色的东西，好像是指虚空的种种生灵。它就不断地把它们容进去，容到尽头以后，它就自己封住了口，看起来就像个蚕蛹似的。S：嗯。飞狐：然后这个银白色的蚕蛹开始往自身内部发光，它里面的黑色虚空生灵慢慢也都变成银白色的了。全都变成银白色以后，蚕蛹上开了一朵很大的花！类似于莲花。蚕蛹则越变越小，渐渐地缩到莲花秆里去了。接着又逐渐顺着花秆往上升，升到莲花蕊那儿，就是一颗光珠。然后像是观音说，就讲这些。S：好，谢谢观音。

飞狐：谢谢观音。释佛说他还没讲呢。S：哦哦，请释佛讲。飞狐：释佛今天披了一件红色的袈裟，他把袈裟朝空中一抛，袈裟不停地横着旋起来了，它的下边放出万道金光。金光底下照着也是动物仙，它们都仰着头凝视着袈裟和光。接着这些动物仙就跟着袈裟慢慢旋起来，变成了一股能量似的。这样袈裟的下边整个旋转成了也是像一个通道，上下一样粗。S：嗯。飞狐：现在看见袈裟下旋转的光柱下边越变越大，看起来就像个倒龙卷风，就是上边细，下边粗。好像旋起来大地上所有的东西，能看见地上有青草。光柱的下端越旋越大，就像是把自然万物都给旋进去了。现在看见地球，这个光形龙卷风是在旋地球，慢慢就把地球整个包进去了。画外音——一口吞！S：嗯。飞狐：地球被吞进去以后也像是变小了，就像是被溶了，变成了一个跟上边的袈裟一样宽的黑球，升到袈裟上边去了。接着袈裟的上边也生出了一朵花，也是像那种粉红色的莲花。黑球顺着莲花秆往上走，莲花里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光珠。先那一颗光珠是白光。

S：嗯。飞狐：然后看见释佛的这朵莲花和观音先那朵莲花平行而立，接着花跟花相对，距离逐渐拉近，最后两朵花的花口就挨着了，像是一个莲花球。它们各自花蕊的两颗珠子也容到一块儿，变成了一个珠子，这个珠子就像个黑白阴阳球。然后又看见那个女子了，这个球又是在她的额头那儿，中心又有一个红点。有人道——开。她就把双眼睁开了，两只眼睛都是白光色的。她又做了个动作，是上次心月狐教我的那式三花手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双手呈莲花指置于头顶，掌心向外，掌背根部相贴。接着有人道——合。她的双手就从两侧飘下，在小腹前抱月。又道——长（音“掌”）。抱月的手呈龙爪形，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掌心朝外。接着双手交换，变成左手在上，右手在下，龙爪朝外。又道——情。说情的时候，她的两手放在身侧微微抬起，两手呈莲花指，掌心朝外。S：嗯。

飞狐：这时她除了两只手臂还是原形，整个身体看起来像是水波似的，就像是一根人体粗的水柱。这根水柱又从

她的头部流出去，变成了一条水龙，她的双臂变成了水龙爪。水龙就在空中遨游，空中飘着不少的花，它是见花就吞。画外音道——遨游五湖四海，聚得佳朋满座。S：嗯。飞狐：接着看见它飞到一座黑色的山那儿去了，山顶上有个庙。庙宇显得很小，这条龙显得很大。它围着庙转了几圈，然后把这座庙给吞了。说这庙是玄龙寺。S：嗯。飞狐：这条龙吞了庙以后，它就龙头朝上，龙尾朝下，笔直地从这座黑山的山顶整个穿山插进去了。画外音道——冲天笔。插进去以后，这条水龙就像往外放射能量似的，把整座山都给震塌了。之后它又飞走了，飞到天上一座宫殿里，正堂中有座像是用白玉雕塑的佛，这位佛的头顶有很高的扁扁的发髻，略微有点弧度，有时略有点前弯，有时看起来又像是略往后弯，整体就像是古人上朝时拿在手里的狭长笏板。我正在想分不清这佛的性别，就给了个胸部突起的图像，告诉我我是尊女佛。

S：嗯。飞狐：这条龙飞进去以后就变成了一朵有杆儿的莲花，从这尊女佛的头顶插进去了。然后这朵花完全容进这尊女佛的脑子里了。这时这尊女佛就像是变活了，脸色开始红润，身穿白衣。有人说她是心月狐。S：嗯。飞狐：然后心月狐走到大堂的一边，那儿有个支架，架上平行放着两把剑。这两把剑长度不一样，一把稍短一点儿，一把更长一些。她的手一碰这两把剑，它们就自己立起来了，剑柄在她手心，剑尖朝上，然后容到她手里去了。这整个过程心月狐都是微笑着。S：嗯。

飞狐：然后她飘到天后宫去拜见妈祖，给她做了个万福。妈祖也显得特别高兴，就把她迎上去坐在她身边。她们两个坐在那儿说话，高兴得……两个人都朝天大笑了，就到这种程度。而且还专门给我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喜庆。给的图像则是妈祖和心月狐的周围有很多的天仙在那儿欢庆。然后看见玄女在妈祖的天后宫的厅堂开始跳舞，玄女穿着黑衣裙，袖子很长，她在旋转着跳舞，一些舞姿像是现在少数民族的舞蹈。玉兔也是显的她原形的样子，就是那次把我美呆了的那个美女像。她在大堂上端着一盘仙桃去给妈祖和心月狐吃。妈祖这次的宝座显得很大，上面可以坐两三个人。然后看见玄龙去了，穿着一身黑衣袍，也是朝天大笑。他拿着一杯酒，杯子是个玉杯，杯里的酒略显碧绿。他把这杯酒敬给妈祖了，妈祖则把这杯酒端给心月狐。心月狐有些羞涩，脸颊微微泛红，把酒接过来喝下了。有人道——青（情）龙酒。

S：嗯。飞狐：然后看见观音、释佛、七仙女、八妖、珠王、西洋女王、西王圣母……她们就陆续地出现在这个大厅里面。接着看见大厅的房顶中间突然垂下来一个大金球，是个绣花金球。然后金球一分开，里面飘下来很多像是金纸片似的，我再一看，都是一朵朵金花。飘到大厅的地上，都成了一个个仙女，开始舞蹈。这时玄女就没有跳舞了。S：嗯。

飞狐：又看见释佛拿了一本金书，朝妈祖和心月狐那儿捧上去了。妈祖接过去又交给心月狐了。心月狐把书拿着往胸前一放，那本书就容到她胸膛里去了。S：嗯。飞狐：又看见玄女走上去，捧上去一把黑色的剑，这把剑又像是一块黑玉，上面雕着花纹，没让我看得特别清楚。妈祖接过去后，把剑尖朝下，从心月狐头顶插进去，又容到心月狐身体里了。S：嗯。飞狐：然后西王圣母上去了，她手里拿的像是一个小宝匣。宝匣打开后，里面是颗碧绿色的珠子。妈祖也是接过匣子交给心月狐了，心月狐就接过来放到身边了。S：嗯。飞狐：这时走过去一只很大的黑色的麒麟，是盘古。他一变成人也是朝天大笑，他走上去把心月狐拉着，然后又搂着她的肩继续大笑。接着看见桂花夫人走进大堂了，她今天全身穿着金色薄纱的衣裙，盘起的高髻前有个很大的金饰……她偏了偏头给我看，那个金饰是只金凤凰。她走到心月狐和盘古那儿去了。跟着走进大堂的是紫光夫人，她的头上戴着一只又像紫色又像黑色的凤凰，发型跟桂花夫人一样。她穿的是紫黑色的薄纱衣裙，也走到心月狐、盘古那儿去了。

S：嗯。飞狐：接着的图……她们一个个突然就像往上冲的彗星，一串串往上射出去了。是从紫光夫人开始，她一下子射上去了，然后心月狐射上去，盘古射上去，桂花夫人射上去。然后其他仙佛就是一串串轮流往上射。现在让我看了个俯视的全景图，她们还不是无规律的射出去的，紫光夫人是一个圆形最中间的一点，然后一圈一圈往外绕着像是旋着射上去了。都射上去以后就看见空中有一个无数光点组成的五芒星。五芒星的中间有个圆形发亮的东西，它慢慢变成了一只眼睛的眼珠。这个五芒星边沿是发光的，中间是黑的。五芒星中间的眼睛也是眼眶是亮白色，眼珠是亮白色，而我们的眼白那个地方是黑色的。然后这个五芒星就在空中旋转起来，同时画外音道——大回收。这好像是宇宙开始回收了。宇宙中的各种星体跟着五芒星的旋力开始旋转，越旋越快，往五芒星里收进去，最后就只剩那粒眼珠了。眼珠原本是光亮的，然后就渐渐变暗、变黑，现在就是一片虚无。但是这一片虚无当中又隐隐感到有只眼睛，是全黑色的，也有眼珠。就是这么一只虚的眼睛，一直在那儿如如不动。S：嗯。

飞狐：很快，这只虚的眼睛开始往外弥散荧光粉似的很散很轻的光。慢慢地宇宙中好像开始有星星了，一颗一颗

开始变亮。这时那只眼睛就变亮了，像个探照灯，照着整个宇宙。现在的图是满天的星星，中间是只眼睛。然后写了个很大的字——完。S：嗯。飞狐：完了，关机，谢谢大家……我怎么还看见有一只青鸟飞到我肩膀上了，它嘴里叼着一个红信封。

S：嗯，问问是什么信。飞狐：它说是情书，是西王母的。S：哦，嗯嗯。

飞狐：我心想打开看看吧，信纸就显示出来了。是张红信笺，上面是黑色毛笔写的楷体字，从上到下写着——君情妾意，古上回天。接着的字像是雕刻的玉字，内容是——完璧归赵，元（神）返青天。信笺的左下方落了一个——小珠。然后信纸自己叠起来，装回信封了。这只小青鸟把信封放在我们香台上，然后飞到西王母的肩上，西王母转身走了。好了，没有了。S：好。飞狐：我又在心里问这情书是给谁的？因为刚才没有说。西王母回头笑道——给你们的。

S：嗯。飞狐：西王母笑起来真美……我看呆了……她这次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威严中透着娇羞。

飞狐：我刚才继续顶着大日练瑜伽，不知怎么想起来一个个学人了，想到了那个林芳的女儿，林花曲里不是说她的天魂是上官青花吗？S：嗯。飞狐：结果上官青花就来了。当时她来了以后，先单膝跪地行了个礼，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没事儿……她不高兴了，叉腰瞪我，说她挺忙的，没事儿找她干嘛。我说我就是想你了……你快请坐吧。她也不生气了，就说坐着休息休息。然后就在沙发上喝茶、抽烟。

S：嗯。飞狐：接着我们就聊了几句，她说她挺忙的，忙着登月。她又对我说，还不错！把银花找到了。我问她说，你们为什么要转人身？都不转那不挺好？像八妖那样把能量保存在那儿。她说定不住，没有八妖那个能量。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那个银花上将——蓝玉过来了。她穿着盔甲，显得很高。我当时是坐着的，她就弯着腰，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腿，很妩媚地笑着对我说——你则为我，我则为你。S：嗯。飞狐：然后她们就坐到一块儿聊天去了。我看她们聊天的时候就不像什么将领了，就像两个小女孩儿似的，在那儿又推又挤的笑闹着。S：嗯。飞狐：然后又看见先看见的那座妈祖的天后宫，里面还是欢庆的殿堂。南极仙翁去祝贺了，他左手拄着个拐杖，右手捧着个很大很大的桃子，可能有小脸盆那么大。他说这是孙猴子以前偷的桃。S：嗯。飞狐：我看见这个桃子里边是条玉雕的鱼缠着一颗大光珠，那光珠也像玉一样。他献上去了。然后看见妈祖把那颗大桃顶在心月狐头上，呵呵呵呵。S：嗯，呵呵。飞狐：但是心月狐随便动作，它也不掉。

S：嗯，浮在她头上。飞狐：嗯，就是那样。然后又看见好大好大的一条金色的鱼，它从空中游到了宫殿里。然后心月狐就跨坐在这条鱼身上飞走了。S：嗯。飞狐：我就问这条金鱼是谁。有人说是八妖圣母。那条鱼的鱼鳃边还有很长的金色的鱼须。我看见她们在空中到处飞啊，到处游啊……显得特别高兴，心月狐又在仰天长笑。然后看见她们后面跟着一群……花，都是仙女，密密麻麻的。S：哦，飞花，飞花女。飞狐：哦哦，全是仙女跟在后面，就像鱼尾巴似的。鱼尾显得很薄，轻飘飘的，就像是裙摆。那个裙摆很长很长，其实全部都是飞花。S：嗯。

飞狐：她们原本是在天上横着到处飞，然后就越飞越高。我看见上空有座金色宫殿，可能是大日宫。S：嗯。飞狐：那条鱼就飞到大日宫前，心月狐从鱼身上下来，进宫去了。飞花全在宫外等着，这时她们都像战士似的站得整整齐齐的，不过都没穿盔甲，全是衣裙。S：嗯。飞狐：心月狐进去见到大日了，大日这次显的是菠萝头的像，是尊金佛，坐在金色莲花上。心月狐对她做了个万福。这时候我看见心月狐像笏板的发髻上……S：那是梯儿。飞狐：嗯，那上面有颗珠子。她们也没说话，心月狐站着，大日坐着。然后心月狐梯儿上的珠子就被大日吞了，心月狐就转身出来了。S：嗯。飞狐：她出来后又坐在那只大金鱼身上，就说回她自己宫去，后边儿还是那群飞花就跟着飞过去了。

S：嗯。飞狐：现在看见她的那个宫里有很多的翠竹林，她的宫就像是……自然宫。就是那种……S：有自然风景。飞狐：对，有自然风景的那种，有山，有林，有小溪……这座宫就建在这个自然风景之中。她怎么说她这个宫是逍遥宫？我心想以前好像是说逍遥宫是玄龙的。S：嗯，回归自然。飞狐：哦。我看见里面好多的佛，不仅仅是心月狐在那儿。满山林里，好像到处都有佛，有仙，在那儿像散步似的走着。S：那是逍遥，逍遥的意思。飞狐：哦哦。还有很多的小动物，就跟大自然一样。S：嗯。飞狐：然后我看见山上的宫殿里……就是依着山形建的宫殿，说不好是山还是宫，像是合在一起。有一面墙壁整个是一面很大的圆镜。S：嗯。飞狐：心月狐走过去站在这面镜子前，图像顺着这面镜子一直往下走到我这儿了……接着的图像是从我这儿看，就是一轮大日，心月狐正对着我。她说——昆仑照。S：嗯，昆仑照。

飞狐：这时看见心月狐的身体背后映现出“崑崙”两个大字，这两个字是重叠的，像是跟她容到一块儿了。然



后“崑崙”和心月狐一起就好像嵌在这面镜子里面了。S：嗯。飞狐：然后我发现，崑崙这两个字的白色笔画里都是一个个佛、一个个仙，还有她们的坐骑，比如玉兔、青鸟、大象、狮子……都在这里。

S：嗯，对。飞狐：又有画外音道——金花显神通。“崑崙”这两个字顶上的“山”那儿，就开了一朵金莲花，莲花蕊那儿又是一颗光珠，不过光珠是金色的，珠子里像是有三根花蕊。又有一人说——玄龙的阴阳合。S：嗯。飞狐：这些好像都是那些飞花女在我耳朵边上说的。S：嗯。飞狐：然后心月狐又从镜子那儿转身走了，就把“崑崙”留在镜子里了。图像一转，从我这儿的角度看，就是一轮大日，里面有个黑点。S：嗯。飞狐：她们都去山里玩儿去了。S：行。

晚上 20：53——飞狐：刚才我在沙发上侧躺着的时候，看见玄女过来了。她过来后先是坐在我身前，用手轻轻指了指我说——小鼻子小眼的。给我的意是说我小。S：嗯。飞狐：然后我就说玄女是大鼻子大眼的，玄女听了很高兴。她坐在我身前很轻松地坐着抽烟，头上还有个王冠。可能我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她大度。S：嗯。飞狐：然后玄女跟我面对面侧躺下来，把我搂着，把头枕在我的颈窝。

S：嗯。飞狐：这次看玄女看得特别清楚，她的脸很白很细滑，皮肤显得特别好。她是闭着双眼很享受似的把我搂着。然后她伸出舌头舔我的脖子。S：好。飞狐：又看见她的下身变成了像是乌黑色的蟒蛇尾，把我缠绕起来。S：嗯。飞狐：她就这样一直把我缠着，然后我当时就想到了先前过来的那位银花上将——蓝玉，她先对我说，你则为我，我则为你。我就在心里想，她们说的这个天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大日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而我觉得这句话并不是像一些学人认为的是所谓转世、色身人的意思，也不一定是我的音魂，我的缘，因为你的位上谁都能来。S：嗯。

飞狐：正这样想的时候，就看见屋子里密密麻麻全是虚空生灵，有战士、有仙女、有动物……她们都异口同声对我说——你则为我，我则为你。说了三遍。

S：嗯，虚空没有你我。飞狐：玄女还一直缠在我身上。S：好。飞狐：像同性恋似的……她的黑色蛇尾从我的海底插进去了。我心想为什么会插进去呢？她说是表示容合。我心想，哦，容合不仅是男女容合。然后又想到她们先说的“你则为我，我则为你”，又想到你说的“虚空没有你我”，她们就接了个话道——只有人才分你我。S：嗯。

飞狐：然后告诉我，她们对我说的“你则为我，我则为你”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表示一种相应和相溶，并不是有的学人想的说这种话的意思是表示他的天魂是谁。S：对。飞狐：现在我看见缠着我的玄女头上开了一朵黑莲花，她把我越缠越紧，蛇尾往我身体里插得越来越深……从我的头顶钻出来了。这时玄女的头部就好像跟她的尾部合在一块儿了，我就好像被她串在身上，她的黑莲花就像是在我的头上。慢慢的……搂着我的玄女的形象就容到我的身体里去了。这时我看见一个我在打坐，同时这个我的里面是玄女在打坐。打坐的我的头上的那朵莲花，原本是白色带粉的莲花，同时这朵白莲里又像透着一朵黑莲。莲花开始旋转，莲花蕊处的光珠原本是晶莹亮白的，现在看见光珠的里面又是黑色的珠子。光珠的上面又开了一朵小莲花，小莲花上又开了一朵小莲花，就这样一朵一朵往上开……一直开到天上去了，连到一座宫殿的底部。她们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宫。

S：嗯。飞狐：然后就看见这个宫……也不知道是那个打坐的我升上去了呢，还是这个宫飞下来了，反正那个我和这个宫的距离就由那一朵朵的莲花串着越缩越近，打坐的我到宫殿里面去了。这个我进去以后就坐在宫殿里的宫位上，然后一朵朵小莲花往打坐的我的头里收，最后那朵大莲花也收到那个人的头里去了。她睁开了双眼，这时就看见还是先那个玉佛心月狐在打坐，她的头上还是那个扁扁的很高的梯几发髻。她睁开的双眼也都是光。她又把双眼闭上了，眉心处是个大光球。她是瑜伽坐，双手往两侧一平展，两个朝上的手心各开了一朵莲花，两脚的心也各有一朵莲花，她的头上又开了一朵白莲。她说——五莲朝心。说完后又见她的胸那儿开了一朵莲花，小腹那儿开了一朵莲花，脖子那儿开了一朵莲花，后腰的地方开了一朵莲花，后腰再往上……大概是夹脊的地方开了一朵莲花，在后脑……两耳的中间开了一朵莲花。接着看见每个开莲花的地方就像是有个光点，点与点之间有光线连着，都串起来了。串起来以后，光点的光越来越大，每个光点都爆开了，一片片金光。爆开后她整个人从宝座上一跃而起往天上冲去。速度非常快，就像是朝天飞的彗星。天空是黑的……这时又像是从地上往天上飞了。她飞到天上，像是把黑空破了个洞。我觉得她们这是在讲胜利回归。S：嗯。

飞狐：她破了洞以后，这时才看见原来玄龙在她前面，是一条黑龙。玄龙的嘴里有颗珠子，龙体里好像都是飞花。然后看见彗星尾部一束束的光，每道光都显得很长很长，仔细看也像是一串串的花串在上面。接着这彗星尾巴又像变成了凤尾。这时有个小女孩在一旁唱——回啊回，回娘家，龙王当头凤在后。一朵一朵飘光团，个个顶上戴红花。然



后很多的小仙孩和声反复地唱这几句。这些小仙孩很多是穿着白肚兜，还有红肚兜、蓝的、紫的……她们唱着唱着都收到心月狐的裙摆里去了。她的裙摆一旋，就像是彗星尾巴拖着一朵朵花。S：嗯。飞狐：又看见一位宫妆女子，我准备说西王圣母来了，她说她不是西王圣母，是心月狐。

S：嗯。飞狐：她插了一朵莲花在我头里，她笑着对我说——定，好回归。然后她转身走了，她走的方向我看见玄龙在等着她。玄龙穿着一身黑底金龙袍等着她，她走过去以后就把玄龙的手一挽，两个人这样挽着像是穿过了一条黑色通道，到一个宫里去了。我看见玄女、观音、大日、西王母、青娘、白娘、珠王……都走去了，然后一个一个地合到心月狐的身上。玄龙的皮肤变成了黑色，渐渐地没有人形了，就是一圈黑色物质把心月狐包住了，心月狐看起来就是个略显人形的白色光团。接着是不断地变换，白光团变大就包住黑色，黑色的核又变大就包住白色，这样不断地交替循环。她们说——黑包白就是出去了，白包黑就是回来了。S：哦。

飞狐：还有个人说——这下明白了吧？！我说还是不明白，呵呵呵呵。有个人说——笨死了！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就十几岁。

S：你问她是谁？飞狐：她说是个小管带丫头。S：哦，那你就请这个丫头给你讲讲。丫头说：我也讲不明白！飞狐：她还问我——你想不想死啊？S：嗯，你问她想死是怎么回事儿。丫头：想死就能跟你讲明白。S：哦，呵呵呵呵，那还是先别明白。飞狐：对，呵呵呵呵。然后我看见她走到青娘身边去了，她可能是青娘下边的一个管带。S：嗯。

飞狐：又看见一个图。中间是个太阳，太阳放的光是飘忽、弯曲的，就像一条一条的黑蛇。我心里想，像个妖怪似的。然后太阳图像显出眼睛、鼻子，在朝我笑。S：嗯。飞狐：一直是这个图……接着太阳被分成两半了，但是它不是被一刀切，而是被像太极图那样分成两半，中间是个太极弦。太阳的这两半之间像是有黏合体，像是藕丝一样的东西牵系着。黑的那一半，那些蛇就像是把它往下拉。然后就是一半在天，一半在地。但是那些黏丝一直把它们黏着，而且黏力还很强。那些丝好像很有弹性，我看见天上的那一半白色一使劲儿，一下子就把下边那半黑的给扯回去了。S：哦。飞狐：这时看见那两半各有一个阴阳鱼的眼睛，这两个眼睛合二为一，就在太极弦的正中间。那些黑蛇都收回太阳了，跟那两个合在一块儿的眼睛一起变成了中间黑。然后就不动了。

S：嗯，你先不是说不明白吗？她们就又给你讲一遍。飞狐：哦，谢谢。可是依然是不明白……S：不明白就记下来，留给以后的明白人。

晚上 22：30——飞狐：看完镜如意-12 后，想到何君观的大眼、小眼，又想到现在的通灵学人一个个不知观力都如何。这时她们给了个图——首先是个白色的大光团，挺亮的，她们说那个是我。排在它旁边的是个橙黄色光团，大概有第一个光团的  $\frac{2}{3}$  到  $\frac{3}{4}$  那么大，已经没有什么光了，只剩下一圈光晕。她们说那个是秋云。再后面是个实心的绿色圆，大概有第二个的  $\frac{1}{2}$  到  $\frac{2}{3}$  大，是青苹果的颜色，但是说不上是光团，因为没有光。再后面就是一串串的白色实心圆，有的有些亮，大小大概是绿色圆的  $\frac{1}{3}$  到  $\frac{1}{4}$  大，由大到小排列。

S：嗯。飞狐：然后我心里想，观力跟能量是不是成正比？她们说不一定。还让我想到玄女记里那些民间巫当时在你身边通天以后也是观得特别好。S：嗯，不一定成正比。飞狐：我又想到雪山曲续里的评论，大概说的是……练瑜伽功是练自己的色能量，接缘、聚缘是音能量。那光能量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摩尼珠呢？S：靠相应。

飞狐：我看见心月狐立着飘在空中，从她双腿间滑出来一个光球，掉到我额头里了，就像是我的摩尼珠。S：嗯，那就是她下的蛋。飞狐：心月狐对我说——想给就给，想收就收。又对我说——你要是想跟着回呢，到时就容到这个光球里一起回来；你要是不想跟着回呢，到时这个光球还是我的。

S：嗯。飞狐：又看到一条大玉龙，它也像先前玄女似的，对着我侧躺在沙发上。这时它又变成一条像是玉雕的龙。然后它一翻身，翻到我的身体之上，就跟我侧躺着的身形重合了。现在这条玉龙的头在我的头这儿，我看见它的嘴里还有一颗玉珠，这颗玉珠同时也就像是在我的嘴里一样。S：嗯。

飞狐：又看见飞来了一只黑鸟，像乌鸦，比乌鸦大两倍，鸟的头顶还有红毛，说是玄鸟。它飞到沙发上我身前，理了理羽毛，然后走到我面前把我看着。我看见它的额头上显出一个金字，它的形状是一弯向上弯的弦月，一竖穿过弯月，这一竖上还有一道小短横，整个形状很像交叉着的镰刀斧头。接着这个金字又变成像是个倒着的水滴，显得很细窄。玄鸟把这两个符号都打到我的额头上，然后它就飞走了。

S：嗯，你问问它是怎么回事儿啊？飞狐：它说金光印。印情印海印天地。它说完以后又出现个图像，就是它打给我一束光，这束光从我额头上的金印一直贯穿到海底，然后回到玄鸟发出光的那儿，形成了一个金光边的三角形，

我的额头到海底是三角的一条边。我沿着三角形朝玄鸟方向的另外两条边看过去，想看看这两条边的交合点在哪儿。金边远远地射出去，穿过云层，有一座金色的宫殿，还是大日宫。S：嗯。

飞狐：然后我看见我变成了一条船，就是龙头凤尾雕花船。也就是说这个三角形的一条边就是龙头凤尾雕花船，然后船头、船尾分别牵出去一条金线，两条金线的交合点是大日宫，也就是被大日宫牵着。S：嗯。飞狐：船上有很多仙女、天尊，释佛、观音……都在船上，小玉兔也在船上，她们都显得很高兴，在那儿说笑玩儿。大宝、二姐也在船上。

画外音道——船载万物。说是释佛说的。又道，光音同回色比天。

然后看见龙船的船身那儿突然出现一只大眼睛，有这个船身的1/2大，在船身的正中间。整只眼睛全是黑的，眼白、眼珠都是黑的。现在看到船的另一边船身是一只全白的眼睛。虚空说是黑白护法。这时我突然想到玄女是大护法。

飞狐：现在我都能看见是谁在说话。就是……说话的她们原本是隐着的，但如果是我想看她们是谁，她们好像也在赶紧躲开我的眼光，但是我还是能看到。S：嗯。飞狐：刚才说话的是一个女子，头上戴着一朵朵鲜花作为装饰，像是宫里面的一位女官，穿的是女官服。

S：你问她是谁。飞狐：她说她是青云宫的。S：青云宫的？飞狐：她说她是雕花圣母，又说青云湘子。然后她微微福了一福就转身回宫了。S：嗯。飞狐：我看见这艘龙船像是飘在天上，船下都是云。现在又给个图像，船在蓝黑色的海里航行，龙头牵出来的那根金线就变成了大帆，风吹着帆，带着船往前走。S：嗯。飞狐：现在的图是这一路上经过了好多山……我好像看到巫山了，神女峰，船从那儿走了过去。又看到入海口了。刚才经过山的图好像不是在海上，而是在江上，图像是打的航行的过程。一出入海口就是一片蓝色的大海，这艘船在海上飘着。这时船显得很小，海显得特别大。然后有个人说——极乐世界。意为在这艘船上像在极乐世界。船越飘越远了……S：好。

飞狐：还没完，我还看见有位女神在这儿，是位白衣女神……她的高髻上戴着一朵大花，身后还有垂下的长发。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白衣（云）圣母。接着一人道——宫宫相见（会）。这位白衣女神也是福了一福转身回宫了。又来了一位穿着黑衣裙的女神，画外音道——黑曜石。她的特点就是发髻和衣裙上都缀有一种闪光的黑石，像是黑色钻石。她也福了一福就转身走了。又来了一位穿着浅绿色纱裙的女子，她说她是小青娘。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她也做了个万福就走了。又来了一位穿淡黄色衣裙的女子，她说她是花儿香，是青云圣母底下的。她说总管马队。图像是很多马在吃草，她就管这些马。她做了个万福，福得比较深，快到地上了……然后走了。又来了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冲天小麻花辫。她跑过来两手叉腰挺着胸对我说——你是我妈！S：嗯，你问她是谁。飞狐：她说她是小红花。她穿的是古时候小孩穿的衣裤，上衣点缀着一朵一朵的红花。我让她再说说她是谁。她用手戳着我的天目说——你把我都忘了！她戳我天目的时候……我怎么看她像观音啊？就是我看见她的身体里隐着一个白衣观音像。然后听见一些女仙在旁边笑，接着观音飘过来把这个小女孩牵走了。她一边跟着观音走一边回头对我喊道——宫宫都是妈！观音还用手敲她的头。有个小花仙说观音的娃娃一大群！S：嗯。

飞狐：又飞过来一只非常大的黑鸟！它把翅膀展开有整个房子那么大。它展开翅膀停在你房顶。我问它是谁，它说还能有谁呢？可能还是玄女。现在看见黑鸟的脖子根部和翅膀之间就坐着玄女。玄女跟它比起来显得非常小。现在这鸟看起来就像个黑色的大十字。这时我看见我变成了一个白色大十字，飞身上去跟那个黑色大十字合了。画外音道——黑白十字合。然后给的图像是黑白十字正中心交叉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颗红宝石。

画外音道——玄龙就是一点红。飞狐：是个小花仙说的。接着的图是，一条青龙飞了过来，另外两边飞来一只黑凤凰和一只白凤凰，三个缠绕成一团……像是变成了一块玉。玉上雕着一条龙，两只凤。那两只凤就像是那条龙的翅膀。又看见这块玉成了一块玉佩，挂在一位女子的胸前。这位女子是白衣如来，就是又像大日又像心月狐，身穿白色袈裟，菠萝头。她手里还是有个拂尘。她把拂尘甩放到自己臂弯，转身走了。好了，没有了。S：嗯。

飞狐：跟她们交流后练观音拜，想到那位黑曜石不知是何人。虚空道：夜明珠。飞狐：夜明珠又是谁呢？虚空：明珠圣母。飞狐：请问才刚上面的这些圣母都是哪里的呢？虚空：三十六宫的。又道：宫中宫。

飞狐：在前面表示修行学人观力的图像中，那个青苹果色的圆，是指的玉青吧？虚空：是以她为显，指的是和她观力相当的学人。飞狐：那先前跟我相合的那条玉龙又是谁呢？虚空：观音。飞狐：接着出现一白发老太，右手拄着一根玉制龙头拐杖说——是我这根龙头拐。我问她是谁。她说——观音她妈！飞狐：哦，妈祖。

飞狐：瑜伽打坐时，见明珠圣母把她的夜明珠放入我额头的光珠中，接着前面的交流中出现的各位圣母还有黑鸟，

都各自拿出一颗光珠放入我的光珠里。我的光珠并未因此变大，而是越来越亮，渐渐放出金色的光芒并不断旋转。

飞狐：打坐时又看到我的肾脏，肾上有些斑块，虚空说是湿郁。给我图像——练功时的光一通，湿郁就少一些。打坐时头上还是一圈圈旋转的黑日。

2009-1-1 整理-待续

#### 附-资料参考

•[杏子评论：玄龙对已经通灵的何君说“老子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记得阴历九月十九，观音好像对还未通灵的玉青也说过类似的话——以后只怕我在你面前你都不见我。她们说的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呢，飞狐说说看？飞狐：我怎么知道，她们说去问 S。2008-12-30]魚兒回應：心遠情遠～就算是近在眼前也不見了。

【飞狐：她们说去问 S。杏子：S 说还是先请她们说一说？

飞狐：她们说——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呀……意为，她们近在学人眼前，但对学人来说，她们却是远在天边，正是心中无佛；意二为，近则在眼前，远则在天边。学人觉不出她们，正是因为远了。她们还说……讲一讲脑速的快。

杏子：自从林花曲中提出来脑速快慢这个概念以后，不少学人佛没装在心上，倒是把脑速装在心上了。并且简单地理解为脑速的快就是传递虚空话语速度的快，越快层次越高。

飞狐：她们说传递话语速度的快只能看做与虚空交流的副产品。在她们说来所谓的快是指对她们感知的快以及对她们的了解程度和沟通深度。比如说，一个行观人要看见她们（系指九天天尊）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她们让你看，一是你能否感知她们。在她们在场的多人行观的场合下，她们有时会让一部分人看一部分内容，比如让 A 看见她在梳头，让 B 看见她在讲法。在这种情况下 A 没看见她讲法或者 B 没看见她梳头都是正常的。而玄龙和观音说的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指的不是这第一种情况而是第二种情况——就是她们同时与在场的几位行观人都进行交流，但是一部分行观人却看不见，也就是没能感知她们。一般来说，敏感型的人在对虚空的感知能力上天生地优于一般人，比如玉青。可是观音为什么还说玉青看不见她呢？还是心上功夫下得不够——远了。比如雷达很灵敏，但它也有个搜寻范围。超出这个范围的“远了”，它也就探测不到了。在行观人能感知她们的前提条件下，才谈得上对她们的了解程度和沟通深度。以前 S 给玉青举例讲什么是熟了。他说，比如玉青朝迪安一瞪眼，迪安立马知道玉青是什么意思，并赶紧按照玉青的意思去做了。这个“立马”和“赶紧”体现出的快，就是基于迪安与玉青的熟悉与亲密。同样的，就算在场的几个行观人都感知到了她们打的图像，比如玄女瞪了一眼，每个人的反映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像迪安与玉青的熟，那就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就是快。若是不熟的人，就算看见玉青瞪眼也是傻站着傻猜测，不明其意，这个就是慢。怎么样才能亲密才能熟才能理解其意呢？光靠机械的理论上的分析和记忆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在心与情上下功夫，就像是谈恋爱……仅仅是建立在物质上的恋爱交往并不是真感情。与虚空建立感情还要花时间，要多与对方相处、沟通，才能逐渐地熟悉、了解。

小草：她们说，因为想的都是“我”，都是人间情……心里哪有地方去装她们呢？飞狐：她们又说，为什么她们总强调要学人抓机呢？比如八妖说“一机难过万重山”，此机为天机，抓天机就是抓住跟她们情相系、情相续的机会——行观。比如，为什么何君自己在 S 的指导下能观了，西王母还是不断地强调要他多在 S 在场的时机下练习行观？玉青那儿也是，为什么过去雪山夫人总希望玉青能跟 S 多见面，在 S 在场的时机下行观？因为学人自己行观不一定能跟她们连上，就是连上了，也是短促而浮浅的。她们还说，S 帮忙给学人连上线后，学人必须赶紧抓机，无论 S 在场或不在场都要多与虚空相系。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天机，过了这个机……就又是一重天了。2008-12-31】

•阅清潭观月情——正看到玉霞夫人部分再也按捺不住想要汇报一下这里玉霞初入观的情况。我是玉芝于 08 年 12 月 4 号带着大姐玉霞到京看病，此时枣庄哥邀请去练七天白月道，没想到她一练居然看到了图像，并且还在第二天见到她梦中的天妹。还有一位哥的侄女叫戈，她也眼功很好，见到大姐就有缘。这次大姐突然能观不知是否是她的天魂急了？该如何帮她？她文化程度低看书费劲。现在是一放录音拜或坐就有图像，只是还问不出话来。

【杏子评论：为什么有图无话呢？远近问题。有感觉而无图或者是问不出话来也是个远近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把端着的那个大盆放下。2009-1-1】

•steward（马来女）于 2008/12/29 回应，丽娜于 2008/12/29 翻译：

亲爱的 S，今天我和我的女朋友和她的姐妹在小和尚那儿习练“神龙出山”，第一式第一口气时，我观见一只老虎仙，努力试着沟通之后，我得到一个名字“阳照”（音译），我可以观牠很久，但是它没告诉我任何其它事，在我询问它之后，我只是得到一个名，而我猜想这就是它的名字，然后我继续习练。

在习练期间，我感到右肩僵硬，而我一直向右边跌倒（你可以看我在 12082008 的那封信上写有关我右肩膀较沉重），我再次问讯你是谁，还有几个问题，但是之后我观见一个小鸟，我也问了名字，我得到一个名叫“小小”，所以就猜想就是它的名字。我也跟它说话并说，你看起来很小但很重，而请你让我打完功法，因为我一直向右边跌倒，但它就是不走——直到我打完功法。

S，如果你对我有任何的看法或意见，请让我知道，直至目前，我列了一份表如下：一个没有名字的美少女，我感觉她就是我。没有名字的猴子。没有名字的蛇。有个人叫“啾啾”。没有名字的绿青蛙。没有名字的白天鹅。另一位没有名字的女子但不是我第一次观见的那位。有个人叫抓元（音译）。老虎杨照。小鸟小小。【杏子评论：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加行小九拜。2008-12-31】

•杏子妳好：我是 TW 學者蔡姐，淳雅是我的孫女，淳雅現年齡 14 歲……每週六到茶館，練瑜伽及交流，她已經通靈，蔡姐不知如何引導她很茫然，拜託杏子教導，並付上觀記誠心懇請教導，謝謝感恩。

2008.12.13…09.21 淳雅行觀記錄——小蔡問淳雅，有緣回來是誰的緣，淳雅說是妳的，接著有人說肚子餓，淳雅說看到圖像，有人翹起腿，在吃塗司的皮邊，接著有人說報名……淳雅：看見一片大海，然後海上有一個瓶子，（瓶子是类似實驗瓶，上面有個軟木塞子）瓶子裏有一封信，看見一艘很大的船……

蔡姐請問這封信可以打開看嗎？隱：喔！這麼美好的意境被妳打，她邊啃著塗司，邊喝著咖啡，很豪邁動作……

淳雅說看到一幅畫，是一個畫家（我忘了它，那個地方叫什麼，它像一條街）這幅畫很有名，這幅畫裡很像一條街，它像英國倫敦，隱中插話說香榭大道。看到很多人在吃東西，是一家咖啡廳，外面有露天的，擺設桌椅供客人使用。看她一人坐在外面喝著咖啡，看報紙很悠閒，隱中插話說：說法文。

蔡姐：聽不懂，請問是什麼意思？（以下略）

【杏子评论：慢慢来，坦诚自然的交流，不急不忙。月湖女：像淳雅、马来女等等，如果有玉青参与行观——带一带，切入正题会是很快的，因为她们与玉青一样——白纸一张。杏子：她们就是“后浪”啦，后浪总是推前浪。月湖女：白纸的特征就是“纯洁”，无求方能保持这种“洁净”（捷径）。观记的“曲直”在于社会杂念、人道意识的渗入，所谓的“初见的面容”就是杂念少一些，人道意识弱一些。但是随着入观的深入，“我与求”就会渐渐地放大，此时，虔敬礼神、对镜理妆就是关键了。这也是玉青面临的关键……也是所有入观者的关键。2008-12-31】

•水滴石穿-续 35-玉青观记-12 月 24 日晚和几位同修前辈吃饭，刚坐他对面我就打哈欠。我心想难道他带来的仙太多了？我刚想静心看一看，他朝我一笑，总觉得这个前辈处在一片迷雾中。菜端上的时候，我念叨着请家仙吃饭，我看见香台上，家仙围着大桌，我们这儿上一道菜，她们那儿就端上去一道。（整理时，我才想到另一方面，也表示家仙大都没有跟来。）

饭后，我和他聊了一会。刚一坐定，他说我修行尚浅，他们都接触这一方面十多年了。我笑着说——的确的确，所以今天请教请教。

他接着说了大致以下几点：

一、时证。观的准就要同时多人能看到同一样的事物；还要看人世的事情特准。通过这些“验证”，才能证明你观到的是真正的虚空。他看着我——我摇摇头表示我做不到“时证”，也没想过这个，我问这不是神鬼道？他笑着摇摇头说——观不到这些，你怎么知道你观到的是真的。人世上的事你都看不准，你还怎么看虚空啊。（很早我有次闲聊时，问飞狐——你能看见我在家干嘛嘛？飞狐说我是花花肠子。因为以前这个前辈观到过迪安在杭州正在干什么，还很准。）

二、修行是有用的。随时能观到人世的事，能趋利避害，比你有车有房有用。他说他早上醒了，闭目五分钟就能知道今儿会发生什么事，包括周围的人。知道哪儿会下雨，股票的涨跌。他说修的就是这个。他问我能嘛？我说不能。（羊师问过我，凡人修仙为何？这位前辈有自己的看法，我是说不出来个所以然。）

三、我说我观到的第一个就是匹白马，他问我——你看到这马多长多高多少吨，有没有杂毛？我摇摇头说从来不

知道还要观这些。他说那不行，只有这样（这么细致），你才能慢慢的知道她们给你这些图是什么意思。

四、他说真正能量高的人只是沉默寡言，越是长篇大段的越是……我心想我的观记是挺多话的，但我没想过和能量高低有什么关系。

四、他说他一看就知道谁的能量多少了，说身体内里有个物质体（能量体），练的就是这个。他问我能看到嘛？我只能摇头。

他一低头说：“有人跟我说，看到网上你玉青这么快能观了，那些人开始不信这一路子了。我一直没见过你（通灵后），也不知道你观到什么程度了，不过你要知道有的观就是音的幻化，或是一种集体幻觉。你明白嘛？”

最后，他说他相信 S，这功是他考察了很多功之后，通灵最快的，而且能修出去。我问：“出去？您认为去哪儿？”他说能量有不同的载体，说他观到过鬼魂，都是个小孩样。问我见过嘛？我摇头。

回去的车上，我和迪安说这些。迪安说前辈说的对啊，你人世间的都观不到怎么能看到虚空的？我说这没有可比性吧。晚上回家，迪安上吐下泄得了急性胃炎。我在心里想——难道谁对他的话不满，折腾折腾他？我家仙众都抱着胳膊看我跑来跑去，又是烧水又是擦地板忙个不停，说：“我们是帮不上你什么了，只不过谁让你幸灾乐祸？我们折腾他？你有个什么好？”

迪安开始吐不出来，难受的很。家仙让我给他灌热水，又让我用力的给他揉揉胃。一会儿他开始低烧，要我找退烧药。家仙说这都是内火，先不给他吃药，多喝热水，吐出来就好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夜里，也让他喝了好几次热水。第二天他中午喝点粥吃了个苹果，睡了一下午，等到我晚上回来，就已经活蹦乱跳了。迪安说以前还因为胃炎上过医院，住了好几天。我上了香感谢她们。（整理时，家仙伯堂说——需先秽物尽去，再养体。）

23 点多，做瑜珈功和命运人生。上香时，接着昨晚上香时看见的图像，麒麟从“下玄月”下来，它站在河岸，眼前有两片树林，一片正在着火，旁边的一片还在被冰雪覆盖。虚空说：“冰火两重天。尽信师不如无师，尽信景不如无景。”功中，四拜的时候，眼前有个白衣女子在教我做功，我就跟着她的节奏做。特写了一些细节，比如下俯时要双肩贴地，我觉得这绷着劲，怎么能做到放松？白衣女子说“式”应如此，是你一直没做到位所以绷着；还让我吐气的时候竭力吐，我看着吐出了黑气；我下拜的时候力道控制不好，她们总给显个图——一个搁物架上放着一个大花瓶。我下拜的力道大了，就会见花瓶掉地摔碎。我渐渐收着劲，到九拜时才掌握到那个劲，显的花瓶轻轻晃了晃没掉。

收功时，眼前出现一个塔座，大门打开，里面一片黄光，感应到是武陵大塔。我拜了拜——请问谁带我来的？话音刚落，“我”就跪在了黑暗中，感应到我“跪”在塔的第三层。“我”抬头看，上面没有楼板和阶梯，就是黑洞洞的一个通道一直通向天，“我”跪在黑暗中也看不见塔壁。我在想谁带我来的？忽然空中显个青衣和尚，合十垂目念着什么。我觉得不是释佛，刚要问是谁，他就隐去了，我只得收意收功。

听“命运人生”，念词有云——你融入这片光时，我看到了星河。接着看见一只鸟飞进一片已经烧焦的林子，停在焦黑的树枝上，四下看看——没有吃的，它又飞走了。飞进一片冰天雪地的林子，当然也无法生存。终于在这两片林子中间它发现了一株小草。我感觉小鸟是很饿的，但它却没有啄那小草，只是守在一旁。这时念经音乐起，我看见“我”变成四个，围在这株小草四周守着。忽然觉得很困——有个“怪物”看着我，类人的长相，只是应该是眉毛的部位他是长着两片肉瘤似的东西耷下来，胡子的位置也是两团肉瘤，身上是黄色的细毛，体型什么的都像人类，就是这个脸看着很“苦瓜相”。它看着我，我也看着它。我问候它，它忽然流泪就是不说话，给我的感觉是它曾是某时的我，我敬请它上位。

我躺下继续做功，见一白衣女子右手拿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双手抱胸，站在一只乌龟上。那个乌龟头有点怪，有点像鳄鱼头——比较狰狞。难道是大渡龟，那白衣女子是心月狐？刚想到这儿——见她把荷花里的东西倒在我身上，我开始以为是水珠，看着又像米粒，接着细看都是米粒大的珍珠。我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一个激灵醒了，感觉时间很短，但功已经结束了。

出了静室，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火大，看什么都不顺眼。见心月狐还在，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和她对话。

她：违恭上斜身，下盘泄汤流，双悟水中静，彷徨又一村。安意从花生，明凡星遥远。小幕不敲锣，极静化雾生。火凡龙从心，性生性不止，归意！

我记下的时候，刚想把“火凡龙从心”改成“火龙凡从心”——觉得顺一些。她变了一张惨白的怪物脸猛伸到我眼前，吓我一跳，我就没再改了。

她：小径通优（幽）处，美景邀你来。苦尽甘怡。我：谢谢。她：紧上情，抛凡我，伸手有缘人。我：我是你的

有缘人？她：自然。

我想了想——何须多此一问。她：不多，你既然要证，我又何惧你烦。（可能是接着 24 号前辈说的“自证”一说）我：请问倒下那米粒珍珠何意？她：无意。看水滴不是水滴，看米粒不是米粒，珍珠自有珍珠意，就算形似——大不同。珍珠意光珠。我：光珠到底是什么？物质体？（昨天那个前辈说身体里有物质形的能量体）她：蠢语。“蠢”字——蠢到了，万物复苏——活了。活就不是死的了，就自己动心了。不要急着下定义，你心中有，长路会真意，得益笑寰宇。【杏子评论：正是蠢蠢欲动……2009-1-1】

我：知道了。她：不急，慢慢走。少年人的烦恼就是总觉得自己不成熟，但当别人说你不够成熟时，你又不高兴。这才是个假。（显了字“坤卦三”）。慕红尘笑闹，妒青天逍遥。修仙不修身，豆壳空内容。十指青如笋，福写两腮中。滔滔意如水，扈扈机不动。我：谢谢。——她就隐去了。

12 月 27 日早上出门，没下雾，空气也还好，就总感觉白森森的。虚空有人答了句：“霜雾白。”我想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节气？就看了一下手机——今儿初一。我在心里说：“今儿多上点香，晚上做点好吃的。自从通灵，厨艺见长，嘿嘿。”虚空：“别拿我们说事。”我说：“不管怎样，谢谢。”虚空：“尽心尽情不要体现这些方面。”（虚空说——要多聊聊）

我这两天想到那个前辈说的“时证”，就有意无意的去“证”一把。比如等电梯时，我就“看”里面几个人，感应是两个，等电梯开了一看是两个人，我就沾沾自喜。快到楼层的时候，还去看有几个人在等电梯，稍一迟疑，心里想三个吧，等电梯来了——还是两个人。我垂头丧气——我观人世不准嘛。

雪山老妈出来爆喝一声：你玩够了没有？我：对不起，我只想证实……

雪山：证什么！人的意识总是电光火石般，难以琢磨察觉。你不是总不知道自己意在哪儿嘛？开始观对了，粘粘自喜时，你的意就无孔不入了，再观时你为什么迟疑，潜意识里想着不会还这么巧吧，你刚才的得意又不容许你犯错。这时你再观就是猜了。我：嗯。老妈，该怎么让意不入？雪山：死了就不入了。是人就有意，随思而入。所以让你少想，少自作聪明。这么多前人的观，证明虚空是存在的，你还要去证什么。所谓的“时证”是个泥潭，越着力越陷的深。想证的都是自己认可的虚空，或者是为了别的目的。

我：知道了。虚空没有绝对真假，证的都是个自我。雪山：哼，明白就好。越来越退步了。我：虚空这头象从哪儿摸呢？雪山：你有没有关心过你老妈我的过去？你甚至连我的名字都没问过。我：嘿嘿，您叫什么？雪山：莲生。我：花莲生？雪山：雪莲生。我：很好听。是不是雪山女都是雪字开头？雪山：不尽然。以后再慢慢告诉你。我：哦。——这时，电话响了，老妈就隐去了。

12 月 28 日晚做瑜伽功，上香时，看见一个石磨，一个小小的我在磨眼里，只有半截，还笑着，我看见推磨的人也是我自己。我拜了拜就去做功了。在功中，虚空让我全神贯注眉心——我觉得进入了黑暗。有个女声很清脆，跟着音乐唱，开始我以为是幻觉，听到后来的确有，她唱的词我大都没听清，只记得两句：“深潭锁龙心，朝阳啊春辉护……”我问她是谁她也不说，就在那儿唱，像个老式留声机，刺刺拉拉的从头唱到结束。

天凤说：“别管那些，今天把动作做实。”可是下拜还是做不好，看到花瓶掉了好几次，最后矫枉过正，我把劲收大了——撅着屁股下拜，我感觉有人踹了我一脚。我以前都是按照何君观到佛王教的方法收功，今天天凤教我别的方式收，我只得跟着做。

12 月 29 日 22 点 47 分，上网看到有新邮件，就是“女巫群”。我一目十行——对这一系列，我看不进去。旁边电视正在放个节目《拯救东北虎》，讲的是怎么训练动物园的东北虎恢复野性。饲养员放了头小牛进虎舍，老虎咬了一口牛的脖子，牛疼的把老虎顶翻了，还把虎撵的满笼子跑，最后把老虎逼的没法终于一个回身把牛咬住。看的时候，一些家仙坐我身边一起看，我看到牛撵老虎的时候哈哈笑，看到最后的“血腥”场面就转台了。

天妈：虎看到牛不会下嘴了，牛看到虎也不知道跑了。野性丧失了，最后只能是被逼出来。我：有条件养着就养着把。训练这些！为了回归？繁衍？不会捕食的老虎就不能生后代啦。天妈：你们人都了不起，愿意养都养着吧。看你们能养多少。我：妈，我怎么看不进去“女巫群”。他们发这什么意思？

天妈把手里瓜子一丢：笨蛋看热闹。我：那些不都是人道的分析嘛。不是说别以人道的观点看天道。天妈：你要是能从中看出天道，你就不用修了。这几篇都是修身养心的。西方的医道是你哪儿有问题治哪儿，中医讲究治本养元。

我心里想讲啥医道啊。天妈一敲我脑袋：死马当活马医是什么？我：尽人事听天命。天妈：也是个信心，也是个坚持。还不理解 S 的用心。

我：嘿嘿。你是说她们是在用类似中西结合的方子治我们这些死马？棒打要害，再苦药补气？天妈：哎，傻孩子。怎么就不知道顺着。我：哎，老妈，幸好有你。天妈把我抱怀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看见天凤穿着睡衣在我床上打坐，披着头发沉个脸。我看她手上戴个翡翠镯子，以前没见过，就问：“姐，这个镯子我没见过。”

天凤：还能事事都让你知道。我：好漂亮啊，既然我看见了，就说说呗。天凤：嫁妆，陈田玉。我：怎么不是一对？还有一只呢？天凤：碎了，少打听。还不去做功？我：哦。

我正要去做功，有个穿碎花裙子的小姐走了过来，脸上两团鹅蛋红，身姿风流，腰细如柳。她朝我妩媚一笑，甩了一下手里水红帕子，做个万福：姐姐好。我：嘿嘿，漂亮姐姐好，我知道你是花红。花红：不错，还记得我。我：嗯，当初你刚来的时候，惨白个脸，总是昏睡。现在气色好多了。花红：这儿有金光照拂，到也是个自在之处。有事和你说。我：哦，好的。

花红：我想把一些姐妹接来，她们都在滨州上元洞。我：好啊，我能做什么？花红：上只香，帮她们前来。我：好的，我现在就去。

我去上了三只香，念叨着请滨州上元洞的朋友们来往。上香时见一幽暗的深洞，枝藤遍壁，花草丛生。感应到什么事物，我就念什么：“绿罗妹妹、紫藤姐姐、蔓罗……”，还感到有只大壁虎或蜥蜴趴我背上，眼前还有个石刻的很原始的神像——四肢浑圆、身材饱满，双腿盘着，双手相扣，笑呵呵的很富态，也看不出性别。我上完香，见客厅有几个小孩模样的打坐。花红站在一旁垂泪。我就请她做我边上，请她喝茶也摇摇头。

我：姐姐，不要忧伤——忽然一条黑龙穿过我脑子，下一瞬就消失了。（我暗问是黑水龙王？——虚空有人回答：都是天龙军的好孩子，帮我照顾好。我答道是。）忽然看地上坐的孩子变了身白底黑边的战衣，只一瞬，下一刻又变成了穿肚兜的小孩模样。

花红：我也曾是天龙军的，后调到雀儿飞和你一处。这几位都是天龙军的，后边又曾调到何处就不知道了。现在龙凤和，天一统，就此大机，我想着同在上元修行的姐妹，还是都接来一起修行，早早回去。我：是的。她们不能来是不是能量弱？地上有位穿绿兜的小儿看着我：情也浅些，我曾给你显个绿萝像，你没接着观。我回想了一下，嗯，好像中午我在忙的时候，是曾显个绿萝图，我当时还以为是青霞家的那株，也没有多想。

天凤把地上小儿扶起，送到台上，自有安管带接了去。天凤和花红互道了安，花红就回了台上。天凤坐我边上，握着我的手。我：姐，对不起。天凤笑着说：无碍的，总有个疏忽，已在的家人也会提醒你的。你身为人身，总有世俗打扰。帮你结缘，也是我们的责任。我：姐，你开示开示我吧。

天凤：意断不想明天，还是这话。活在当下，修行也在当下，有我们帮你，有师的引导，顺着点就行了。我：嗯。姐，你最近忙什么？天凤：我就是忙你，还能忙什么。盯着你就够我累了。

我：呵呵，给我唱个歌呗。天凤拍着我的手：小小人爱窝窝。还爱窝窝嘛？我：嗯。爱的。和我说说当年的事。小雅走了过来，还有玉泽、青城、忆安、美好、丰一……小雅：别再打了，这么多名字，你要打到什么时候去？

我看见她们就坐在客厅地上，手拉着手坐成同心圆的形状，天凤说道：“看雪瓣飞舞，看混沌妖娆。齐心的时候手拉手，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就是你的臂膀。”接着显出些图，一片混沌黑暗中，有个大光团飘着，有些小光团聚过来，聚成同心圆，飘在大光团的周围，它们渐渐容成个纺锤形的光体，在一系列鼓胀收缩后，变成了更大的光球。（过程中，也有些小光球脱离，瞬间就失去了光，这些黑色的物质也在用同样的方式聚合分离……）接着显出一粒粒光子就是一位位穿着战甲的武士。

场景一转，黑暗的天地间，远处火光冲天，喊声一片，忽然金光一闪，千万佛兵从天而降瞬间就要涌上山，黑色罗刹女像爆发的泥石流直冲下山。酣战在山腰……我看着，感觉震撼，这天地之战，有种天灾般摧枯拉朽之势——坚决、残酷、浩然……

雪山妈：别写了，人间的文字岂能描绘。让你看看，让你明白什么叫顺天之势。我：情之所出即自然。雪山：人常道巧夺天工。天从来不做什么工，能工巧匠只能造出形，而道不出真意。观也是一样，顺着看，不钻研技巧行文，只看情可到。我：嗯。最近零碎看到一些图，有过一些对话，也没来的及记下，忙的时候很难做到。雪山：无所谓。修行是长途，该告诉你的总逢机循环往复出现。但机难寻，所以有信息记在心里，只记在纸上也无用，这是个形式。

这时，我看见碧霞妈妈过来了，穿着深色宫装，窄袖口，头上只松松的盘着，斜插着跟玉簪。她坐在妈祖的身边，安给她们上了茶。我见碧霞妈妈有点憔悴，妈祖握着她的手。天凤过去深深做了个万福，碧霞笑一笑就把她拉起来。



碧霞：好孩子，最近可好？天凤：一直打坐练功不曾懈怠。谢您赠花，一直没向您请安。碧霞：抓机而上，能提着点就提着点。我：请碧霞妈妈安。碧霞：顺天闭目，安气养神。根基不牢，向上危险。我：知道了。碧霞：一口吞不下大象，能行到哪步就行到哪步，做个争气的好孩子。我：嗯，谢谢碧霞妈妈。妈祖：你这两天心野的没了边了。左出去右出去，没个安分。心散了就收不回来了。我本来冷眼看了两天，看你回不回转心意。还好，你妈这两天总提着点着你，要不早挣着小翅膀飞了。我：嘿嘿，不会的。

雪山：还顶嘴。妈祖：哎，慢慢来吧。你这孩子，光脚走山路，有你扎破脚的时候。我低头一看“我”脚上的鞋没有了，上面全是黑泥。虚空：鞋，我收回了。你给我安分守着家——让你去踩脏泥。我：哦，那这个脚怎么弄干净？（虚空中的脚）虚空：静心打坐，少言多做。我：知道了，谢谢八妖。

虚空：哼，好自为之。

临睡前，意识模糊中见来了群道姑，都是穿着青白格子的道服。来了就围坐在餐桌边坐下喝茶。我说好，请自便。打了个大哈欠准备睡了。一只狐狸走我面前说：“观”。

我：请问诸位从哪儿来？为首一位道姑说到：衡水。我：不陌生了，是隐界的地名吧。给了意是在蒙古那边，显“卡拉山盟”（音）道姑：山阴之北，古凶灵的聚集地。我：怎么聚在那儿？道姑：地广人稀。我：请问你们具体从哪儿来？道姑：虚无道观。我心想她们和我什么关系？——她们就都显出穿黑色战甲的样子。有位上了点年纪的道姑走上前，把手里的浮尘换了一下手，口里念叨一句“无量寿佛。”还给了个桃子。“我”接了，称谢。

我：您是麻姑？她朝我淡淡一笑。所有的道姑又变成紫蓝色的人形模样，慢慢容成一颗蓝色光球飘到了我的香台上。我借机看台上，家仙都在打坐。小河边多了一片樱花树林，河上有座五孔桥。看着原先有的那棵玉兰花落了大半。我想到“小桥流水人家”，安（管带）出来说道：“蒙上君顾亲，水入自家田，田中益草生，缠住光脚丫，汤羹低沽蓝。”河边又显出个大黑瓮下面燃着柴火——我想“请君入瓮”？接着显出河上有片竹筏，有个白衣女子衣袂飘飘，是天凤。  
2009-1-1 整理

•玉屏摘录——记得《雪山曲一》S曾写道：我非常同意方迪教授的结论：现在的精神病患者就是未来人的雏型。未来人在精神上会比现代人开明，他们会承认虚空能量组织的存在并与之和谐，而他们就成为了未来人的千里眼和报耳神，渐渐的更未来的人就会失去语言，成为无语人。

在昆仑曲中道祖的一席话令人耳目一新。道祖：道是万物之始，道是五行之根，时间不是停留，时间永远第一。人总是觉得时过境迁，其实时间并未动只是物在时间中动了，这一动就产生了觉（略）…

物在动中产生了觉——大日宫主在昆仑曲中说，觉是色对虚空的印象，即，物在虚空中动迁，虚空留给物的印象即觉。

方迪他们不承认时间存在的说法或观点，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根本找不到时间。为什么他们终于发现找不到时间？因为时间就是虚空，而人们也仅是通过物的位移，而感觉有个时间存在。

虚空是什么？虚空就是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虚空。

大道或时间并未动，动的是物流，物在动中对虚空的印象而产生了觉。这个觉是什么？现在我告诉你，这个觉就是时间，即物在位移中而产生的对虚空的印象。佛王曰：知觉乃众生。即一旦产生了时间观念，则成了众生…

在昆仑曲中，佛王说做个万缘是很苦的，犹如给人做妾，终不能自存天地。

未来人将会与虚空和谐，但虚空不是人，人中有虚空。在昆仑曲中佛王曰：空不留人，人留空，佛王住在花下等。

花下是什么？是翠竹。也就是说当修到一定次第时，虚空圆点可以影射进入人的中脉。佛王说修行的唯一果仅仅是自存天地。

2009-1-1 整理

镜如意-21

2008-12-10 上午记录

飞狐：刚才想到上次心月狐不是说对玉青要边勾边打吗？我想到等记录整理好发出去以后，怕对玉青打击大了，怕她不走了。心月狐道：爱跟不跟，顺逆皆方便。仅是中国人就有十六亿，还怕找不到个替死鬼？S：嗯。飞狐：我问什么是替死鬼？心月狐给的意为，不用像人那样死，能跟她们回去的。就相当于替了人死后的死鬼，回天了。S：



嗯。飞狐：然后我心里想，学人们总是大左大右……她们就说，还是因为揣着个我，一表扬就膨胀，一批评又反盆。给的图像是，那个“我”在一个人的胸口那儿，那个人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我”捧着，像个贼似的，眼睛四处打量，生怕有人把他那个“我”给伤害了或者是夺走了。S：嗯。

飞狐：接着看见有位白衣女神坐在我身边……是观音，她坐在我左边。我的右边坐着位金衣女神，说是西王母。她是一身金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凤冠。但是她这次带的凤冠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这次的凤冠很窄很高。然后观音伸右臂，西王母伸左臂，把我的肩膀勾搭着，带着我往天上飞走了。飞到半空中时就看不到观音和西王母了，我穿着一条袖子很宽大的长裙，她们好像是变成了我的袖子，这双袖子又像是翅膀，我就一扇一扇地往上飞。飞着飞着我又变成了一只风筝，只剩下一个头是人头，其他部位就像是风筝。我的嘴里有个钩子，钩子上的线从天上连下来，我一看……还是大日宫的金色宫殿，线的另一端就在狮子嘴巴里……在狮子嘴里的光珠里。

S：嗯。飞狐：又看见一位黑紫衣女神，好像是碧霞，她头上戴着像道姑那样的冠子站在这儿。她说来喝喝茶，然后就坐在床上开始品茶。S：嗯。飞狐：我就请她讲话，她马上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是关于閼骅的。S：嗯，对对对，让她说说这个事儿。飞狐：她跟我们说——多担待着点儿。S：嗯。

碧霞：他（閼骅）还是不错的，起码有一颗向上的心，也算是比较坚定。就是光音不足，难以控制那个我。飞狐：她说的那个“我”指的好像是閼骅的色能量之类的？给的图是，他的身体里好像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气？在身体里乱窜。S：嗯。飞狐：然后给了个图，意思是，你（S）给他定一定就好。图像是，看见一个你，用手往他额头上放了一下，他的额头那儿闪了一下光。他的额头里的珠子原本不是个光珠，就像个“气”球，你的手往他额头上放的时候，他那个球就亮了一下。閼骅是个打坐的图像。碧霞：这样就可以了。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商量，无妨，总是自己人，好歹也有个我家的帮忙，甚幸，甚幸。

S：嗯。飞狐：碧霞微笑着在喝茶，真难得。

2008-12-11 下午记录

S：你别又说到过去了，我说的是当下。飞狐：当下离不开过去，也离不开未来——这是大日才刚说的。大日又说——三时同一。S：嗯，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飞狐：为什么三时同一？大日：因为时间是永存的，时间是恒一的。图像是，宇空中一个星球在慢慢地移动。S：位移。

2008-12-12 记录

昨天大日说完有关时间的话后，我想到——既然时间是恒一的，那么虚空跟我们说的话也应该永恒地存在于时空之中？若是这样，如果她们说的一些话当时没记下来，是不是只要跟虚空的她们足够容合，观力足够好，就可以在她们说完话再搜寻往日时光，再找到她们说的话呢？

大日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但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相应极好，观力极好，能够进行搜寻——这是你有可能做到的；二是……你必须是面对时空这个超级大的“电脑”来进行信息搜寻，你觉得你能不能做到呢？

飞狐：肯定不能！就算是能也不会那么傻去做这事……还是及时记录好。

下午吃饭，想到蓝蓝、閼骅等人开始时都是动物仙相助行观时，正好玉青发了短信过来，于是我心想玉青是如何观的呢？给的图像——她的脊柱那儿有一只头朝上的大白鼠。白鼠的身子在她的上半段脊柱，白鼠的尾巴在她的下半段脊柱。我记起来……最开始我们在玉青和青霞家，她们的动物仙去报名时，好像确实是有大白鼠，当时还说是古代生物，不是现代的白鼠。

S：嗯。飞狐：玄女说——很多学人的通灵都是需要动物仙的帮忙……还都以为自己是天王？！S：嗯。飞狐：玄女还说——民间女巫体质型（敏感型）的人通灵一般都是动物仙附体。S：对，所有的民间女巫、端王，都是属于动物仙附体。飞狐：看见一位白衣人……是雪山夫人，她说——玉青要不是连上这根线，只要通灵就还是走的民间女巫的路，由不得她……

飞狐：她的意思是，玉青要是没有上面的线，通灵后就由不得她自己了，就会被动动物仙控制。S：嗯。雪山夫人：所以是……要么入地，要么上天。

【杏子评论：玉青的天为什么叫天风？就是希望玉青上天。】

飞狐：她的意思是，要是朝天走，敏感会成为这类人的优势，眼功就会很好。否则的话……就只能是应地的货了。S：对，民间女巫和端王都是这样，而且他们的功能，比如查事、看病……很迷人，很多人喜欢。飞狐：雪山夫人说，

那只白鼠是古白族的……S：哦……古白族那就是雪山女了。飞狐：你说话以前还看到一个图像，就是那只白鼠跟雪山夫人并排站着。玄女说——各行其道。民间的巫……从虚空的角度说也算是个宝，起码是虚空存在的证明。

下午五点多钟——飞狐：你看雪山曲续看到哪儿了？S：正看到释佛唱情那段儿。飞狐：她们说，到时候可以来个《情法录》。S：哦。

飞狐：释佛还会唱情？她们以前给我唱的我都不记得了。现在我心里则是一个字都没有了。这时……看到图像——虚空中出现了一本跟自然容合的大书，书就像是半透明的，书页上隐现着自然山水，有房间那么大。书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像用黑色毛笔写的古体字的诗词曲，很多，但是不乱，显得很整齐。可是她们不让我看清楚，就像是隔着一层雾。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S：你赶紧问她们。飞狐：她们说——雾里看花，书里看情。水里看月，抬头望日。S：嗯。飞狐：她们接着又说——到时候就看清楚了。同时给的意就是不让我迷这个，等我不迷的时候……S：嗯，就看见了。飞狐：就看清楚了。S：嗯，迷的时候就是雾，不迷的时候就清楚了。

飞狐：哦哦……她们又给了个意，好像就还是上次心月狐的意思，就是说，等我把这一段儿都给修牢了，没有大问题了，稳稳当当的了，到时候就随便演什么戏都可以。S：嗯。

众宫：如果不是这样……破不了。飞狐：意为破不了过去。她们又给意说，以前到昆仑曲时，已经到了词曲迷的高峰了。S：嗯。飞狐：如果再延续着这个迷，就破不了过去的迷。就只能是现在先往前面走，把这段路走了，明心了，开悟了，然后就是……顺其自然。否则就还是迷中迷。

飞狐：以前是不是有个《指月录》？S：有。飞狐：我刚才在那儿想她们说的《情法录》，虚空中有个人对我说——以前有个见月的，叫《指月录》。我又弄不清，就问问你。S：嗯嗯。

众宫：情法录就是在指月录的基础之上再提高。飞狐：然后给了一座塔。先打出塔的下面几层（系指指月录），然后又打出塔的上层几层（系指情法录），塔顶上是一颗很大的光球，塔尖那儿有一个很大的光团，把整个塔尖全部照着。众宫：这就是白娘的雷峰塔。S：嗯。众宫：修就是修这个。S：嗯。众宫：哪有什么舍利子是埋在地下的。飞狐：我问是谁说的，说是玄娘说的。前面那些不一定是玄女说的，就是最后这几句是玄女说的。她们说前面有大日说的，还有观音说的，还有心月狐说的，释佛也插了几句嘴。S：哦哦。

飞狐：我暗思——她们当初不用词曲勾我，怎么就知道能把我勾上道呢？这时虚空中一人道——以情迷空，以情破空，情法自有情道。破情——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情不异法，法不异情。情法一色，万法皆空。空空空，空中见月不是月，空中望日日非日。法空——万物法同随云去，青天不留伤心人。以色破空，以空破色。以情破法，以法建情。情法一路行，摩诃波罗多……

S：摩诃波罗多，可以简单理解为情的意思。飞狐：哦，这段话最后署名是老和尚说的。S：嗯，那就是释佛。飞狐：哦……虚空一开始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是释佛，最后还来个什么老和尚……

2009-1-4 整理-待续

#### 附-资料参考

•親愛的 S，今天我們 3 個再去小和尚那兒，這次我們學新的招式叫小九拜，非常好，但由於是第一次，我們的雙腳感到非常疼痛。在行拜期間，我們每個人都有光爆，就在我們深吸氣較深的那個姿勢。我呢，我得知了另一個動物仙，在開始的階段我觀見一隻公牛，當我問及名字的時候，我得到這個名字阿牛，我們會開始習練更多的招式，而我們也討論了如果能有機會跟您見面，那會是很棒的。或許，我們也希望小和尚會更快地得到圖像以及與虛空交流，如此我們就能以更好、更快速的方式進步。但此時，我們只能彼此學習功法的姿勢，而我們希望我們其中一位能與虛空溝通，從虛空學習得更好，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練功，並真誠地希望將我們的心打開。

註：親愛的麗娜，我從小和尚那兒得知你幫著翻譯我的信件，非常感謝，並感激妳的協助。親愛的 Jasmine，不會忘記妳，妳也曾幫我翻譯一些回覆並郵寄給我，翻譯文給我的幫助也很多。BR, Steward.

•阿紫於 2009/1/1 回應-吃過晚飯，想看看勝利回歸，第二次看，似乎像沒看過，也不知是不是記性不好，每次讀過再讀時似乎像第一次讀似的……趕緊問是誰？管帶姐姐啦。心頭好樂，謝謝大家打聲招呼說麵好吃，接收到眾緣任何一點感覺訊息，人身都感激珍惜。

•親愛的 S，我是馬來女的妹妹，今天第一次練小九拜，一直哈欠連天，練九陽一也是哈欠的不行……請您給我

取一個花名，方便以後寫信。我是受華文教育，而我姐姐（馬來女）是受英文教育。我已經讀完 x 書第一部，準備跟小和尚拿整套去影印。我在空間的時候會跟姐姐分享 x 書裡頭的神話故事，讓她有機會瞭解天史，我的姐姐很感興趣，只是看不懂。【杏子评论：小和尚应该告诉她让她不断地问讯啊，不能总想着让山过来而我们端着不动。另外，小和尚可以帮她找一找网上的 X 书，这样她就不用影印啦？2009-1-4】

•月湖女，不是我要带着假面，因为我们这里的同修嘴上事太多。在红尘也只能如此才能保护自己能够跟着 S 走的顺畅些。我可以向 S 和你们敞开心扉，我在这条不归路上走的很艰难……以后的路该如何行！？2009.1.2

•各位姐、兄，问声好！今天是“腊八节”，不知可吃上腊八粥？选读了近期中摘要，大家静静聆听，似如课堂上小学生。众心 重心 敬上

•昨晚看镜如意时哈欠连天，可怎么问也没反应，之后听完录音就睡了。今天早上起来前耳边出现个女音在唱歌：巨龙脚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兴许是天姐高兴了，是她唱的吧，呵呵，反正是有感应就是进步。青儿

•2008.12.23.晚正想再打坐。不由自主的心出：月儿明，心得照，大唐武媚娘。这时心里一振——武媚娘，马上产生了一种（难道我就是武媚娘——【杏子评论：这是众学者的通病。这时虚空的她们说，如果是头猪呢？学者会不会也是心里一振！这就是分别心……如果众学者入观后持分别心，那么猪就可以变幻成武媚娘——众学者的所谓的弯路就是这样形成的——分别心。2009-1-4】）……立刻又醒悟过来。忙说：你好媚娘仙尊！请上位……请说说从哪里来的呀？武：洛阳梅花岗（岛）到此落个脚，休息把路赶。又问：是带队还是自己来的呢？武：得照心中明，五万五千八百八十八人借位修整，准备回归昆仑，借地一用，准备去青谭关口。请问：仙尊一路经过多少省地？武：五省八市七道弯。【杏子评论：弯是山造成的，这个山就是法障。心里一振振出了七道弯。2009-1-4】一弯连环索（锁）高峰，二弯跨山进冰川。三弯山水美如画，四弯隔山隔地界。五弯绕到黄河口，六弯冰山雪地情（间）。七弯来到青山城，留下深深一片情，驻地整顿。又问：请问媚娘仙尊于俺是啥关系？武：打不断，理闲乱，不是真情胜似情，归家才是情。

这时心中在想，媚娘能再说几句多好呀！武：青山绿水情难移，多情多意多思念，步步为营步步高。高山流水情依旧，她日入得同船渡，回归故国得大同。千里水，万年情，难得得大同。停了一会武又讲：青山绿水人家好，得山得水得日月。日月相照日月合，合花合月合少年。得到青山不老松，九转七环彩云间（飘），步步锁高峰步步彩云飘。静心观记

•我是 2007 年在网上无意看到 X 书，被深深吸引，然后近乎发狂的寻找 S 的所有资料，好幸运在 2008 年的九月初九左右得到同修给的资料。看了探书.修书。90 年初我就接触了很多气功，对隐界生命坚信不疑，S 的书让我对宇宙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很想立昆仑位.可是我没通灵.问了很多.说的都不一样。恳请指点！学者逍遥【杏子评论：为什么不可以呢？应是随心所欲的好。2009-1-4 青凤玉女喜上天，遥头白首梦回时-2009-女巫年。】

•观记-一直以来自己只是看书，有时间就做做动功，身体有感觉就问问，问完有答就记，但大多数的问没有回音（心里感觉），母亲接触 X 书时间并不长，自从看书以来她经常感觉身体不适，同吃一样的饭别人没事，她就拉肚子，经常感冒，因不住在一起她的不适也不告诉我，后来我知道了跟她说您的万缘来了，要是哪不舒服就问问谁来了，她好像心思也没太往这上想，其实当时我心里想她刚接触又不是很用心往里走，只是想她身体健康就行，没想到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和父亲经常小吵着，父亲也经常郁闷，像母亲现在这样应该怎么帮她呢？自己这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也有点手足无措，想全家一起去散散心。

于是 2008 年 10 月 1 日去了庐山，回来以后母亲一天突然找出以前别人送她的某功的书去还给人家了，回来还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事办完了我心里现在特踏实。然后她也没脾气了，经常看 X 书到深夜，我开玩笑：您这以前说别人夜猫子的人现在也成夜猫子了。一天她做了一个梦，一个太阳下面出现一只黑鸟。我跟她说了要记下来，结果她没记。

自从网上有 S 在场的观记，我就一篇接一篇的看，想自己要是能入观了就能帮助母亲了，直到看观记里说没有看完 X 书的也可入观，死脑子才开窍，（注：自从庐山回来后我就老头晕，自己也问位上为什么是不是告诉我什么事，没有应答，就感觉他们笑，把《九九金秋凤回天》给老妈后，不晕了。）2008 年 12 月初把《九九金秋凤回天》送去让母亲看，她说先看 X 书就没看，过了一周她还没看我就跟她急了，当天晚上她就改看观记了。

过了两天 2008 年 12 月 19 日我下班回家一看老妈又感冒了，还拉肚子，吃完晚饭我这心里就闹腾，接连抽了四根烟还想抽，我说：不行，我要回自己那他们又催我呢。从小屋走到大屋收拾东西准备走，嘴里突然冒出：您看观记

看的怎么样了？老妈说：看了没看明白。我拿过观记问哪看不明白，结果《九九金秋凤回天》前面还有其他观记，我说：您就从《九九金秋凤回天》-1 开始看，像您现在不舒服就问问谁来了，找个本记下，她说好。

这时我俩坐在一起她跟我说：2008 年 12 月 13 日晚上约 22:30 看书后，开始心前区痛约 10 分钟后缓解，出现一个白皮肤一只大眼睛很漂亮（局部特写），后来有一个特大树为干树形象很漂亮，她给我一盘瘦肉三条，我吃了两条，后来又有一盘咸菜我吃了一条。我说：您当时就该问问您是哪一位啊，怎么称呼您，又是肉和咸菜是什么意思。那现在我帮您一起行观（我心里没底自己还在吃力前行……来吧）。括号里的字是小竹注

2008 年 12 月 19 日晚上 20:35

小竹：现在小竹帮助母亲一起行观，请问现世妈妈的万缘谁来了？我俩哈欠。小竹：请问怎么称呼您？没有应。小竹：请您显个身看看，一位古装女子，肩上披一条长长的白色飘带，非常漂亮，衣服淡雅（忘记颜色了）。

母亲：好像是个女的。小竹：嗯。您问问怎么称呼她。母亲：没有感觉。小竹：怎么称呼您？答：环娥（注：字音）。小竹：您从哪里来？环娥：玉阳。

小竹：您是现世母亲的万缘还是我的万缘？环娥：现世母亲

母亲：因我没有立位，您是想上女儿立的昆仑位上借位修炼还是跟着我。环娥：借位修炼。母亲：我给您上柱心香，等我立位后再请您上位。

【杏子评论：虚空说——若是有条件上香就去上支香，不要总是嘴上说心香。2009-1-4】

小竹：请问还有哪些隐尊师来了，请您报个名。脑子里显出一古装年轻女子，头发高盘，像宫女发式 M 形，长水袖淡粉色，外套无袖深粉色衣裙。小竹：怎么称呼您？答：鱼子仙女。小竹：您是哪个战团的呢？鱼子：天峰战团。小竹：您是现世母亲的万缘还是我的万缘？母亲：因我没有立位，等我立位再请到位上，您是想上女儿立的昆仑位上借位修炼还是跟着我。鱼子：借位修炼。

我俩这时同时不断打哈欠，小竹问：是哪位来了。一只特白的大胖猫，还笑着，特可爱，漂亮极了，脖子上有一条红丝带，红丝带上挂着个黄色铃铛。问怎么称呼，没有报名。母亲：因我没有立位，您是想上女儿立的昆仑位上借位修炼还是跟着我。母亲说它借位修炼。哈欠还是不断。

母亲：请您报个名，半天都没有感应。过会儿小竹嘴里说出“洛母”。母亲、小竹赶紧：恭迎您，哈欠不断，请您常来，您说说。小竹：显出一位老妇人像，灰白色头发饱满高盘，柱着拐杖，很富贵的样子，衣着华丽，向我们微笑说：有成，有成。母亲：S 来了说让我要细心，细心。（我让母亲独立行观）

后来母亲头痒问：哪位尊师来了，来了一位深棕色猴子。母亲：怎么称呼您？答：天王。母亲：您从哪里来。天王：天津。母亲：请进来，冰箱内有吃的让它吃，因我没有立位，您是想上女儿立的昆仑位上借位修炼还是跟着我。请您多多指教。天王：借位修

小竹：恭请管带姐姐，我现世母亲的万缘要借位修炼，请您验碟能否上位？管带：可以上位。小竹：恭请环娥、鱼子仙女、白色胖猫咪、天王请您们上位，好好修养，补充给养。

因太晚了，快 23:00 了，小竹就帮母亲暂观至此，母亲说：她感觉痛快的很，也停止拉肚子。我心里也特平静，第二天母亲告诉我，观后当晚，躺下一闭眼有一特刺眼的光照着，我说您问谁了吗，她又没问，每次提醒会加深记忆。这些天听母亲说父亲也开始看探索者了，而且用笔把他认为重点的内容都做了记号，母亲对父亲说不能在书上划，不恭敬。

现在更忙了，这两天头又开始晕了，肯定自己又有没做到的地方，提醒我去做，一直想整理母亲的观记想赶紧发出去，今天晚上刚整理出一篇。请家人多多指教。小竹整理 2009 年 1 月 2 日晚 1:11

2009-1-4

镜如意-22

杏子：众学者的观记参差不齐，但是已经认识到入观的重要了。只是入观后……S：入观后不要相互攀比，那样会是很危险的。相互攀比有几种表象，比如暗中较劲——就会形成种种幻象，导致没完没了的弯路；贬低别人变相的抬高自己——种下因，无花果。修行不是搞帮派，不是搞自己的势力，不能拉拢一帮打击一帮。杏子：尚未入观的学者能不能评说已经入观的学者的观记呢？S：原则上是没有资格评说，但是可以参与讨论……只是在讨论中不要变相的评击。

杏子：讨论与评击的区别何在？S：冷暖自知。讨论是研究性质的，而不是非要去证明什么？在这个虚空领域里需要的仅仅就是“证明”虚空的存在，除此无须去证明什么，你也证明不了什么。无非就是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我”……

杏子：昨天晚上心月狐要飞狐多关心一下玉青，飞狐说，你怎么这么关心她？她又不是你的女儿？心月狐说就是她的女儿……飞狐又问——从玉青的天妈一出来就给我感觉——那个雪山夫人可能就是心月狐的是谁？图像是玄女在一边笑……可是你为什么不让飞狐告诉玉青呢？

S：玉青争强好胜，缺少的是平常心。告诉她没有什么好处，会导致我的膨胀。杏子：可是你又同意告诉玉青啦？S：飞狐是狗肚子——存不住半两香油。不过，既然是心月狐让她知道了……就是说可以告诉了。2009-1-5 记录  
附-资料参考

•我是宜芳，2008 农历 6 月 5 日立下昆仑。这是第一次给您写信，非常感谢不辞辛劳的发曲教导，宜芳必定会坚持且死心蹋地学习虔敬礼神及对镜理妆，读着曲找回那远古情并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航标……宜芳敬上 2008.1.4

•玉露清泉观记 46-2009/1/2 晚上正在打坐聽靜功，圖像是一名男子背著一名女子，女子腳往後翹起。藍藍：請問這圖像的意思是什麼？棕熊：陰陽相交。

2009/1/2 下午剛要行小九拜時右耳的耳膜一直在震動，觀見右手邊一位極為美麗的女子對著我耳朵吹氣。我問：是鳳霞嗎？隱說：是美美。我說美美說說吧。美美：不為什麼只為情。藍藍：知道，就為這個情字。

鳳霞：好女孩，人世紛爭一過天上行，何必管人事。白皓子：就是，就是，你我相伴而行。

2009/1/3 正把小草寄的女巫群 13 看完…小雞明如在手上敲了敲我。藍藍：寶貝明如。明如顯了小女孩樣，穿著花裙子，捧我的臉親著我，又攬著我的脖子靠著在我身上。小暴龍(航班)站在我前面拍了拍桌面，顯了英俊的小男孩，前幾天夢裡見到他的樣子帥呆了，他頑皮的把我的頭攬了下來，親了我一下說：癡心不變。藍藍：對！不渝。

腳上白毛要我觀牠，牠找了一件白衣服躲了裡面又鑽出來。藍藍：要被子是嗎？白毛一直發抖的樣子，又跑到房間的被子裡鑽進去又顯了睡的很舒服的樣子。藍藍：是說相依靠有溫情？白毛又叫又跳的顯得很開心。

子章蜥蜴在脖子上說：沒有你哪有家，沒有我哪有心，（又說魂）。

青兒：青青草、露水寒，叫不到的門，見不著的心，只有你的情連著你的心，相見如賓。棕熊說：我來了。藍藍：你在哪？棕熊：我在你身邊。

棕熊原來在背後，走了出來：你今天表現很好，就像如初如故的心情。藍藍：謝謝！是自己不夠相應，還以為熟了你們少出來說話了。靈龜：說的比唱的好聽，自己的我好照應。藍藍：抱歉啦寶貝們。青兒：別理靈龜啦！他是兇婆娘。藍藍：呵呵！都是寶貝！寇子老鼠在腳邊：看情在何方。

猴仙美琪在我耳朵裡：情不在，心難在，要在九天。不能只有在我們這。可人飄來飛舞翩翩，她兩手互抱拳：新的一年新希望，盼你旗開得聖。（特別說不是勝利的勝是聖意的聖）常素胡仙在手臂上：能得聖意好行路，相應九天情，九曲橋上好開花，伴隨郎君意。白雲蟒仙：妹子俏佳人，如來會意心相同。

靈龜說：就是說嘛掌上風。子章搶著說：敲。黑斑在髮梢上說：情門開，九宮來。子章：我們幫著。陽月趴在肩頭說：等同看，佛到門前問月來。

一小小仙孩在地上跳跳的喊著：嘿！我是青青。

青青有人樣了不是飄忽樣了。羽天鯨魚來了說：好聚緣。說話時還上下震動，一扇們打開衝出來許多魚…秋刀魚、無尾鱧，章魚，吳郭魚、鰻魚。藍藍：請你們報個名吧！一條大龍蝦在眼前很大一隻大概有成人身高那樣長。大龍蝦：羅地干布。藍藍：羅地好。羅地又顯了一名男子很帥的模樣一身白衣，玉樹臨風，頭髮長長的還梳帶整齊。

羅地：海底龍王，九天情長，躲到哪裡也放不下。藍藍：十二宮聚一堂。（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說）羅地：找回漢。藍藍：找回漢是什麼意思？羅地：問你媽去？

一條黑色的海豚游來，是碧霞媽。她又成黑衣裝扮坐在沙發上喝著茶。藍藍：媽！找回漢什麼意思？碧霞媽：十二支。藍藍：天花十二部？碧霞：你師有打算，少操心。藍藍：喔！羅地對我耳語說：你媽那有一支。藍藍：是…還沒找到嗎？羅地：不成氣候。碧霞：瞎說。羅地做了鬼臉一閃不見了人影。

蘭兒一身黑衣裝扮勁裝蹲在碧霞媽的前面說：隨您。碧霞媽捧著蘭兒的臉親了一下，拉著蘭兒就走。接著見到畫面是一個山谷，山谷裡站滿了穿著黑衣勁裝扮像的人都在操練。見一人見碧霞媽立即單腳跪兩手一抱拳，此人穿著銀色盔甲感覺是文姬。文姬拉著蘭兒一臉喜悅，擁著蘭兒的肩朝著操練的人群走去。

子章：你苦了。藍藍：什麼意思呢？白毛：不成氣候。藍藍：唉！天的事，不懂啦！常素：你要守，少動亂。子

章：不是要你哪都不能去。是要你守著碧霞的情，那是絲絲屢屢的長勾。藍藍：嗯！謝謝大家。

2009/1/3 正躺在床上哈欠著。蘭兒：無上相應，親情不一。藍藍：姊姊教導的是，瑜珈常在定，無有不定時。蘭兒躺著望著我，又進入到我身體裡面。

我理解是要相應才能完成和合為一。棕熊：情能相依。接著看到圖像，棕熊坐在我身上行交合的動作。

【杏子评论：观前情，观后守，守的还是情。所谓的守就是瑜伽坚定。情是攻，守是持，持之以恒。所谓的天道行就是如此……2009-1-5】

•这几天来报名的出现一个现象，心中说到的，在观记中就能看到。（例如前几日心中冒出加勒比海有报名的，昨天居然看雪山曲续时看到加勒比海的海盗是西洋女王的后代；今天看镜如意时心中曰：明明祖师意，明明百草头。用心语问是谁，心中曰是大颠佛。接下来往下一看，马上看到大颠佛来开示了……这两天我的嘴也太快了，接触身边的同修，不知不觉管起别人生活上的事情。梦云 2009 年 1 月 4 日

•悟静、修心一词点拨的真妙，每一个学人如果在修行探索的征途上，不能首先悟到静、怎样静、如何静，就无法谈到修心。“心平静是入定的功路，平静心是走出功能的功路。心平静犹如一面嵌在大墙上的镜子，物来则映，物去则空。色空等同观。”在物资世界里每一个凡人实质叫“烦人”每天遇到的事情能否用平常心去对待能否从另一立点上看问题，就是逐步消“我”——这就是大悲佛的大悲心入门点。有了这张“门票”才能在修行炼功中去入定，才能使心中月发出光，才能使心中月光耀九洲。2006 年 5 月 8 号学人曾寄上学人对的“珠王圣母”的下联：长江碧浪水连天天水一片——悟静修心心月光光耀九洲

学人：悟静.修心 2009 元月 5 号.

【杏子评论：理论上没错，问题是如何悟静？如何修心？2009-1-5】

•12 月 30 日中午和同修聊天，交流有关学习的问题，有反应哈欠，你好请问你是哪一位？请你说说话？感觉是花无语，她说来你家你不理我，落叶不知秋愁更愁，青风飘万里，缘聚不相留，可叹！我说我知错了，平时忙来忙去的没有把你们放在心里，（其实我所说的忙仅仅是一个为自己开脱找个理由）谢谢指点努力改正，请多多原谅，她说：今有长缨在手，何惧那年风流？缘聚缘散渡春秋，愁白头。我说过去的就过去吧，知道错了，以后携手共进跟着师父走，她说：泪儿流，愁更愁，草木知秋更待几何？人生苦短，再添新愁？我说，对不起我的过，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共同学习提高，请问你是属于那一个战团的？感觉是罗叉战团。她说，为主而战，流落飘零，苦不堪言，谁知我忧愁？叹息无语，我然后请上位。然后问还有哪一位说说话？感觉来了一位叫嫦虎，感觉生气的样子，没有回答。一会感觉有声音说：一尾清鱼池中来，莲叶田田映心间，踏雪无痕飘遥路，凤摆金莲启航船。我问你是哪一位请你报个名？没有回答，也感觉不到是哪一位又感觉好像是观音菩萨！这时感觉说，慢慢容吧，可知我心？让嫦虎和你说说话吧，这时嫦虎过来说：常山一战，损失过半。逐鹿中原，碧血连天。回家聚首，还有何盼？釜中豆泣，相见是缘。你我携手，共归家园。我说谢谢您，休息一会请你上位。又感觉到师父飘过来了，我说师父你好！请你开示，师父说：人在戏中不知迷，一支竹杆当马骑，峰回路转春满色，心静自然莫慌急！我说谢谢师父请你喝茶，又感觉师父说：半壁逍遥青天日，寸草无悔映天心。我说谢谢您！这时哈欠，我问哪一位来了？请你说说话好吗？感觉是八妖老母，请您坐喝茶，请您开示。八妖老母说：青潭悠悠一线天，天水一片情相连，地载万物灵归月，龙霸地法凤舞天。好自为之。我说谢谢您老母！然后就和师父一起飘走了。又哈欠我问是哪一位？感觉：白虎神将傲风抖，冲关破狱险中求。无怨无悔皎洁路，潇潇洒洒游九州。我说谢谢！请问你是否上位？感觉是上黄纸位再问没有反应了。一会感觉唱到：翩翩起舞闹金秋，春华秋实。我说你是哪一位？请你报个名？感觉叫蝶儿飞，我说请你坐喝茶，突然感觉到玉兔说：走一路，看一路。哈哈一笑跑了。这段时间心情比较平和，通过学习观记对照自己很是受益，感觉就像说我教育我一样，全方位的指出了缺点问题面面俱到，学以致用彼有收获认识了自己，在行功和日常生活当中就一个（得意忘形）的那个韵味和力道就够自己体悟学习和受益一辈子的了，真的是从心里感激师父和各位老师！

【杏子评论：静下心，默默地观记……2009-1-5】

•在上两封信里我和仙交流时，为什么要一定问它是那位管带呢？为什么又说：“和尚多了没水吃”，为什么十几年来到现在才把位上大管带确定，说来惭愧，无颜面 S 尊。因为我的昆仑位上有四位狐仙，谁是管带，我无眼问之不通。这四位狐仙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位是黑狐仙，02 年的时候一位朋友是女巫，她对我说：“你家有位仙，她叫九天玄女。”后又说：“是黑狐仙，来了几年了”。当时我心里就想 X 书里 S 说过了它们喜欢冒充大个的，等我通灵能观

时再说。没过几天早晨拜 108 时哈欠连连，我就自语：“怎么回事，老打哈欠，是谁？”心里感觉：是黑狐仙还显了个人像，个子不高不矮，挺苗条，白白的皮肤，穿一身黑裙，大大的眼睛，樱桃小嘴，翘翘的鼻子，面对着我，两手举起往头上插一发簪。问：是谁？回答：九天玄女。我说：你不是狐仙吗？你叫什么？再问也不回答。第二位白狐仙，04 年 12 月中旬，一天早晨 7 点多我正在拜 108，电话响，电话那头传来同修“季英”的声音说：你赶紧观观，你家的仙到我这来了。她说：我正在做小九拜呢，感到背上压得慌，一问：说是你家的仙，你快问问。我说：请问咱家那位仙到季大姐家去了？怎么回事？感觉：是来报名的白狐仙，它来了我没发现，它就去她那里，让季英告诉我它要上昆仑位。（当时和季英经常在一起交流）心里感觉：它显了一个原身白狐像给我看。问它：你叫什么？从哪里来？回答：（感觉）心月狐，从碧罗雪山来。（心想又是个大个的，不过那段时间看 X 书每次看到碧罗雪山，玉龙雪山那段天史和古洞藏幽怨时或听昆仑神曲，就会泪流满面，情绪怪怪的。）后跟季英交流，我说：它们都报大个的，是什么原因呢？她说：你别太固执了，它们说什么就记什么。我说：也对，如实记，不过 X 书明明讲的很清楚，天尊不下来的。她说：别管那么多，先记下。当时我感到迷茫。后来我把两位狐仙报的名都给加个小字。（小九娘，小心月狐）上了昆仑位，做了大管带和二管带。第三位，黄狐仙，是同修荷花观的。07 年 3 月 8 日，我刚买来电脑，同修千重来给调试，和他同来的几位包括荷花在内，大家在一起一边调试电脑，一边聊天，荷花行观，她说：你家管带怎么没上位？我说：上位了。她说：不对，你家管带是黄狐仙，叫莉莉，已来了七八年了，你也不理人家，人家就默默的守在你这里。（我一听她这么一说，心里挺难受，觉的自己不通灵，看不到它们，让它们受委屈了。）我问：那怎么办？荷花说：你给它上位。我说：位上已有管带了。她说：黄狐仙来的早。我说：不假，我在 98 年的时候就见过，晚上我做小九拜的时候，有一像狗头黄毛的动物仙，只看到上半截身，他一闪就过去了，当时我认为是狗仙，没报名，念叨：叫它先上位，受香火，等我通灵了再给它报名。荷花说：你看你家的仙多通情达理。她这么一说，我更难过，就觉着更对不起黄狐仙，同时也更迷糊了。比这更加迷糊的是，同年 10 月跟心玉俩人到同修莲花家请教：电脑下载文件，电脑打字等等，请教完电脑知识，大家聊天交流，她对我说：你家管带“胡翠花”也跟来了，我说：我家昆仑位上有几位管带？她说：就一位，叫胡翠花，是红狐仙。我一听头都大了，我家昆仑位到底谁是管带？07 年三月三，我还是按她们观的把管带给换了，（当时在老城的同修中认为她俩通灵）从新立了昆仑位，第二天，早晨上香拜 108 时感觉有点不对，一看新立的昆仑位掉落下来了，自语：“怎么没贴好，对不起大家了。”我重新粘好，过了一天又掉下来了。心里嘀咕：原来也是用明胶带粘的不掉，怎么新粘的老掉呢？换成一寸宽的胶带粘结实点，可是上午粘上下午连黄纸位一起掉落下来了，这回我一下醒悟过来，赶紧上柱香，对着昆仑位问问。是不是新立的位有什么不妥？使你们受委屈了？对不起了！可是我这个凡人凡胎又看不见，请你们说说让我怎么办呢？反复问了几次没有回应，我就对着它们讲：“既然你们不说话那就先这样，等我有感觉能观得时候咱们再办妥。但是有一点让大家明白，既然来了就是自家亲兄弟姐妹，是千古原缘，各自平静安详，在昆仑位上受香火，请大家跟我一起修，紧尊 S 的开示，系天情不失千年回家好机缘。”从那念叨完以后，昆仑位很平静也不掉了。可是没有来报名的，有时候感觉有报名的来，（比如哈欠连连，发冷，身上不舒服，问：是否有报名的，回应：身上发麻起鸡皮）但是，问不出来，感觉位上没人管。所以在记录中才会问：“谁是主事管带”和“和尚多了没水吃”这是我一直都渴望解决的心病，还好这次给小草发地址，冥冥之中带给我一机缘，使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杏子评论：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这是女巫的起步，慢慢的磨吧。怕大个儿的或者是想大个儿的都是因为我，比如总放不下自己是不是某个大个儿的转世。只要把我放下就不怕戏多。

2009-1-5】

•今天继续接前边的观记去连情。09.1.1.晚行九拜第四式：图-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在田间地头，一穿白布衫的，头上系一条白毛巾。另一穿兰布衫的牵着一头青牛。我：你们好，请报报名重新认识一下好吗？我心中：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图-一男子从我右边向前跑着，这时大庭的门开了，从庭里走出一位胖胖男人，脖子上搭条白毛巾像个厨师，和刚过来的男子说着话，从庭里射出的灯光才看清他们。（我感到困，快睡过去了）。这时听到他们还在说话，好像有人叫：姐姐，姐姐。我闭着眼静静地感觉。图-又看见一人端着什么向房间走去，像个厨房。我：谁能告诉我今天办什么大喜事？图-一个妇女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坐在院子的石座上。这时好像听到一句：微波炉挺方便的。又好像他们谈论的都是吃饭……又听到叫大哥。我好困，功是做不了了，坐下接吧。隐中：也是麻烦（嫌我麻烦，）结果坐那睡着了，醒来凌晨 2.30。图：一匹高头大马，枣红色，明光泽亮的皮毛，好漂亮，头朝西南站着。晚上梦太乱，好像是过生日……花凌 09.1.5.【杏子评论：吃是人类需求的最低层次，吃又延伸为人情。慢慢来吧……不过，你与上边的那位“清官难断家务事”还差一个梯阶。2009-1-5】



•水滴石穿-续 36-玉青观记-2009年1月1日10点给大日十二宫、玄龙爷、天妈天姐、众缘上香请安道新年。早上起来泡上一壶桂花茉莉碧螺春，用干净的软布擦拭香台，边擦边哼着歌“新年好”。水暖花开，给众仙众缘上了杯香茶，燃了三支香，盘腿在台前静心坐好。台上花瓣飞舞、香气环绕。妈祖、释佛还有众缘都穿着便装，微笑打坐。我们都不说话，只安安静静的待着一起打坐。不过看着她们都是和我一样单盘而坐，妈祖依旧垂目但笑着说：“同情同形，安静一处”。

中午去了青霞家，进门先上三支香，合十后三拜，台上佛兵都合十还礼，看他们比刚来时气色好很多，为首的法源和尚笑着说：“同修同乐。”释佛一直微笑不语。跟我来的家仙上了她家香台玩乐在一处。空中飞来一些飞天仙女，交叉穿梭在眼前飘来荡去，都笑呵呵的。我问候她们是不是来报名的？面画变得更广阔在眼前连成一片，有很多仙女就这么穿梭往来，很有规律，节奏也一样。渐渐的她们变小了成了一个光子，穿梭的点慢慢连成了线，线又融成一面，面又合成一片，眼前一片光亮。我的脸融进光里，接着手……一个激灵醒过来，我看了看大日的挂像，拜了拜就回了客厅。

我们接了位老人过来午餐。迪安说：“家有一老即为一宝。”我点头称是，心里看着释佛，释佛表情淡然：“人情入流，天情从容。浓情若水，淡而化之。花香送馥，宁远悠然。当喜不喜，遇悲不伤，然！”我看佛兵都伏地聆听，不过双手合十立于顶前。天凤等都合十于胸。

晚上逛步行街，吃饭时帮青霞接了一些缘，其中来了一对斑鸠，名叫大喜、二喜。青霞很高兴说挺喜庆的。我问她饭前请家仙了嘛？她说：“呦，忘了。”我转述大喜、二喜的话：“我们不去你那儿了，去玉青那儿，去那儿有饭吃！”青霞听了赶紧说：“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想着你们。我要赶紧抢喜。”我们都哈哈笑。（喜儿斑鸠的打油诗——小小斑鸠装委屈，大喜二喜好欢喜，你若喜欢我的名，送你我才不稀奇。我是家缘来修行，欢欢喜喜等龙船。新年好彩为人愿，只要欢喜把功练，抢来抢去瞎着急。）

吃饭的时候，来了位穿短裙的长腿美女，我盯着看：“哇！身材不错。”青霞家的花仙小姐和辣妹也穿着摩登裙在我眼前伸了一下腿，那身材是凡人不能比的。我点着头：“姐姐们的身材那简直是魔鬼了！”小姐不高兴的走了。我才恍然：“对不起，那是赞美之意！”我告诉青霞这些事，大家都乐了。有家仙陪伴的时光总是很愉快。

饭后青霞要去一位朋友家，我看我家仙都先回去了，青霞家的家仙开始还待在车上，后来也走了。我心里有点打鼓——是不是我也该回家啊，但同行的还有别人，我在心里和她们说会早点回去练功的。也没人回答我。

那位朋友爱好收藏。曾有人说他家有古董瓶带了位男子（隐态），把他家折腾的：儿子半年里手骨折一次、腿骨折一次、肚子被扎了一次；女主人也动大手术；男主人身体也不好，还吐过血。青霞让我看看是不是有个隐态人在他家。在去的路上，我就看见有个铜笼子，别的也没有看见。到了朋友家，闲话家常不表。在有那个古董瓶房间，我感觉到一只大公鸡，很高大，有人那么高，全身金毛。我就暗暗问：你是谁，怎么在这儿？

公鸡看着我，半天才说话：我要修炼，这儿我没法修。我：那你愿意跟我回家嘛？我家有昆仑台，那个青霞家也有。公鸡一下子变小了，低着头走我身边：我愿意。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在的地儿能修行，这儿我修不了，他们（这家人）受不住！我不是故意的。我：好的，好的，跟我们走吧。呵呵。没关系啦。

在回去的车上我对青霞说：我在他家没看到什么男人，就有一只金鸡，我劝他跟我回来啦！青霞：那，好啊。他叫什么啊？

我看金鸡变成一个小男孩，很乖的样子，吃手指看着我也不说话，给我个“顺”字。我：他就给我个顺字，叫阿顺吧。青霞：你问问他，跟谁回家？在我朋友那儿，是不是我的缘分啊？我：他没说话……是让我看见的，应该是跟我回家吧？小男孩忽然变成一个胡子拉碴、一脸憔悴的男子，还冷冷的看着我。我心想我说错什么了嘛？

先到青霞家，青霞下车了，我就见金鸡跟着她走了。我想——呵呵，原来真是她的缘。回了家，我又和青霞通了电话。我看见金鸡阿顺跪在释佛面前（释佛在青霞台上）痛哭流涕的。青霞说——她给台上上了三支香，禀告一下众仙众缘的，也让阿顺好好修行，别再折腾了，释佛乐呵呵的挺高兴。

1月3日23点28分第一次做九阴功。上个月有天晚上，家仙忽然让我做九阴功，说要一个月做一次。我一直懒着没做，不过，有好几次想起来，就和她们说等1号再做，新年第一天嘛——新的开始。到了1号，我又懒着没做，家仙就急了——我这两天，长时间的嗝气嗝了好几次，特别是昨晚，做完九拜就开始嗝气，怎么也止不住。嗝气打了半个小时，我就知道不能再拖了。



今晚第一次做，以前看都没看过。我先看了一遍教学带准备准备。去上香，看着台上灯火通明，布置的像古时衙门大堂（让我做九阴的那天就看到这个场景），不过堂上一个人没有，一看——都在静室等着呢，我笑着抱着 CD 进了静室。要开始时 CD 忽然放不出来了。我想难道暗示我别做了？正暗暗自喜。

小雅（家仙）：上阵不磨枪！你还是做你的小九拜吧，做不好等于白做。雪山（天妈）：不行，给我做。我听着她们七嘴八舌，笑着把迪安叫进来帮我弄好。迪安赖着不走，说要看看难不难做。家仙说：“清场！做功又不是表演。”我就把他推出去了。

音乐起，周围都安静了。有个高大黑色影子站我前面时隐时现的，我也不甚在意。听着 S 的声音心里有点慌的，吸了几口气平静了一下。到第四式，从海轮开始做“莲花开”，念“开时”，整个头部都紧紧的，念“合时”后脑勺发热。到最后“天门”的时候，后脑勺特别是耳后都热的发烫了。我心里想这可能真是给我去火呢。（白天，S 说的）

尽管跌跌撞撞的还是坚持做完了。有几次站不稳差点摔倒，就见有家仙出来护着。最后收功的时候见雪山老妈拿着帕子抹泪，见我看她就把帕子收了，面无表情的打坐。这时我满身大汗，还沾了几缕头发在脖子上。我嘿嘿一乐：“老妈，我做的怎么样？”

雪山：只勉强算做了半套吧，后面就是只是在练了，今天不算正式开始做。我：嘿嘿。我都坚持下来了，表扬表扬我呗。雪山老妈几次启口又忍住了。这时，天凤跑出来拍我头：“表扬什么，想当旗子迎风飘展？”

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旗子？天凤：再飘还是被定在杆子上，自以为高高在上，飘着美的不行，说给你撤下来就撤下来。我小声嘀咕：我只是找老妈撒撒娇，你又管，我都听不懂你说什么。

雪山抱着我，看了天凤一眼对我说：你只算是把招式练练，还没有配上呼吸，说到底连招式都不对，没做到位就是不对。让你现在做，主要是我想让你及早熟悉熟悉。S 说的也对，这个练的气血通畅，对排内火也有好处。你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主要给你治病。一个月一次足矣。冬天手脚冰凉，寒气入体的时候做做也不错。但这不是说你现在做，是在给你加速加持，明白嘛？

我：谢谢老妈，你对我真好。雪山：做九阳在通气血上一样。不过，我看你不爱做。我：嗯！我做九阳就头晕干呕，做这个反而没事。

妈祖喝着茶，笑着对我说：你就烧高香吧，有个这么疼你的妈。我：嘿嘿，嗯！您也疼我的，我知道刚才您一直在。妈祖：慈母多败儿啊。——她低头笑笑，又抬头看了看雪山妈，老妈脸红了一下，抬手理了一下鬓发，也笑着点点头。我头低低的打坐，天凤坐我边上也在打坐，家仙都回台上打坐了。（补记：功中见过一群穿黑波斯衣裙的女子跳舞。）

从静室出来心情好的很，哼着歌进了卫生间。忆安（家仙）也跟着进来：“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蓝冰魄了吧？”我：啊，你怎么进来了？忆安鄙夷的看着我：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哪儿都去得！我：冰魄下盘？忆安抱着手：嗯，你下盘的力量太弱，特别左腿！我皱着眉：难道要我练扎马步啊？

忆安：把第八式做好。不是说把力全用在脚才稳，要柔，要随着……节奏。对！你根本没有节奏。我：人家第一次嘛。忆安：没见过你这么笨的，我说的是节奏。我：什么节奏啊，哪有节奏啊？忆安：有的！算了，你先把动作练熟。我：下个月再说喽，哈哈。忆安：我们还求着你做啦？我一听，心想坏了，赶紧作揖：对不起、对不起。我做我做！嘿嘿。

天凤来了，看看我，拉着忆安说：她是个懒驴上磨，打着倒退，拉着不走的。不过她也是知道你好心。说完，她大眼汪汪的看着忆安……我还坐在马桶上！这是什么场景啊。我一捂脸：两位先回台上吧，要不我就真便秘了。

天凤一回头：这可说不着我们，你身体火重湿滞，从明天开始喝一个星期的粥，就什么都好了。我：啊！我要疯了，你们先请上台吧。（谢谢）

不说还好，这一说——台上的家仙都跑来了看着我，里外三层的。我的冷汗下来了：不带这么玩的。台上瞬间骤亮，妈祖在台上显了个金像，这些家仙立刻就回去了。我抹了把冷汗！

出了卫生间，我倒了杯茶还没喝上一口，就有个穿古波斯服的女子说话，我赶紧记：“古波斯女，上意天命自是空，小我大我都是劫。平步不会起青云，三高不离厚土远。小心川流不息还，又戟卫道团花众。”

我：谁？答：安。我：安管带，怎么是波斯女的形象？安：有世也曾是波斯女罗刹。我：什么时候？安：一战前。大觉金仙国，逍遥自在。我也曾是近卫军。我：难怪看你这么稳重。——她忽然显出黑面獠牙样吓我一跳。接着又变回来，笑的不行。我：嘿嘿，是啊，古罗刹当然厉害。那后来你又转世做了雪山女。安：当时雪山那边转世的大都

为古罗刹。转世再转世也是守着这地球。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我：安，我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去。以前看书上说过一个回归年。我是那时候回去嘛？你陪我到最后？安：顺其自然。你一直修行，自然一直陪你。幕（家仙，安的某世老公）来了，拉着安的手，安低着头笑着。我：嘿嘿，幕大哥好。他总是很 COOL 的样子，只淡淡的点头。天凤坐他们旁边，三个仙喝茶。

幕：长风月、冷岸堤。天凤：短剑不配击长空。安：少年稳居，老大持重。

我一一记下，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也都对不上啊。幕笑着用手点着桌面：安安稳稳，不端花架子。无柳随风，这样的河岸有点冷清呢。（台上有河，没有河堤，没有柳树，除了几棵樱花树，是显得光秃秃的）

天凤：他人插柳不成荫。嘿嘿，我偏喜欢晓月冷堤，修的长剑依仗行。

安：短剑也有短剑的好处，灵活轻便。你以前不是总喜欢用娥羽刺，而不喜欢用剑嘛？怎么现在又喜欢长剑了？

天凤：此一时彼一时。用刺需自信，现在自信不起来啊！还是用剑能剑气长虹，力逮光性。——说着看看我。安掩嘴一笑：也不知道这个呆子听不听的懂。

我嘿嘿一笑：说我呢？安：谁答话说谁！上赶着的一条笨鱼。天凤站起来舞了几个姿势，然后双手扶着剑，剑杵着地。家仙在她身后站成一溜，似排了很长，又似没有。天凤盯着我的眼睛说：“你闭着凡目，只听从我们的声音。上邪剑不求下遁地，地狱无门不硬闯，修行也要修心修性修真修美。”

我：知道了。——我心想要求这么多？天凤：这还多？每点都不是说说的，到死的那天都不一定能做到。我打哈欠：怎么做到啊？接着显出一些图：冰天雪地，一双光脚走路冻的起疮。于是先是找了布裹上，走了会儿又换了草鞋。再走了段又换上布鞋，过会儿换上棉鞋。可最后又变成光脚行路，却没有冻疮了。我：怎么又变成光脚了？

天凤：本来就应该能光脚走，可是人受不了啊，又是鞋又是布的。练到最后应不惧周围环境，一样能行路，那些也就不需要了。我：有点懂，又似懂不懂的。天凤一立眼：什么懂又不懂的，慢慢想。我：嗯，人的性情、修养、素质等等与天道无关，但是修行也要修心修性。嗯，我只想到这层，至于和修行是什么关系，是基础？是服务？是必经？

天凤：修行不分这部分那部分的。不分各部分，又何来什么关系。都是修行，是充分不必要条件。

我：嘿嘿，干嘛今晚和我说找个？天凤：今儿你在 S 那儿不观，观不到为什么？我：嗯！不完全是能行观的环境，我容易被一些事情影响。天凤：不惧环境、不惧心理，在我看来那些都是狗屁事。我：明白了。

天凤：真明白了，离能完全做到还隔着十万八千里。你的“三段做事法”不利于修行。我：嘿嘿，你知道？天凤：你总按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想问题。事情来了，你总想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做？我该怎么办。在天看来修行没有这些，就是——做。我知道你现在一步做不到位。那你现在就这样把顺序倒过来！先做；出了问题问为什么——问我们；你肯定会不自觉的去定义一下，去想那个“是什么”。你按照你的定义做，总会出问题的，我们再来破。我：嗯。天凤：这是下下策。要是聪明，就是做。

我：……天凤白眼一翻！拿起茶杯就咚咚灌茶。羊师忽然笑着出现了，天凤赶紧万福。羊师点点头，说：“什么做这、做那的！慢慢来。你（天凤）说多了反而让她想的下道。是吧？小笨羊（看着我）！”我又困又累，无神的看着她们。羊摇摇头：要是先把身体养好吧，一个个都是这样。年轻都这样，年老的更是了。修行难啊。九天是看不穿，也看的太穿。我：什么穿啊，做啊的，我没脑子想了。（哈欠）师、姐晚安哦，大家都晚安。谢谢啦。

1月4日晚上迪安说去青霞家吃饭。我脱口说：“可以，但吃完就回家，我有事。”其实我没有事，不知道怎么脱口而出了。

晚上吃饺子，我陪兴达喝点白酒。今晚胃口特好，我一边吃一边请她们吃。吃到中途我看到通天教主来了，白发白胡子穿着深色袍子却挽着袖子拿着葫芦。我请他老人家吃，他把饺子一收装进怀里，还拿葫芦装酒。他对我说：“丫头，陪我喝一杯。”我笑着说：“好啊，难得您老人家高兴。”我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青霞他们都奇怪——我从来不主动倒酒的，我就含糊着说：“这酒不错。”（整理时，我当时怎么不告诉青霞她们呢？我反思：我自己观到的不告诉别人的，是不是我大啊？不过通天也没说让我告诉别人。我问家仙，她们说——也没大要紧，但如果观到涉及同修的画面还是应该说出来。）

饭后大家喝茶休息，青霞说了一些同修的事，我看见台上忽然过了几个鬼面人，这时我家仙又催我回去，我说要回去。青霞说还早，那些事不说了。迪安这时又睡着了，我只得留下。

过了半个小时，兴达开始哈欠不断，坐我旁边的青霞也是，都打出眼泪来了。她问我是不是谁来了？我也没看到什么，但也开始打哈欠。这时电视上正在放一首歌，是个外国女歌手唱的（不认识），音乐十分优美空灵。我忽然看

见，“我”穿着白色衣裙光着脚，很多花飞来，包裹着我往上飞。来到一片光的海洋，有个金色的隐隐约约的门，上面左右两边是一对金翅膀的天使，一片白光从远处漫过来，真的十分圣洁美好。我心想——好美啊，天国？我刚要继续观……旁边的青霞说：“我看见了一片草地，上面很多花！”

我还在“天国”的美景中没有回过神来。青霞说：“草地上，有条蜿蜒的小河，河里很多鱼，鱼就顺着河游，河是连着天的，鱼越来越多，往天上游，好像有个白衣女神在收网似的，在拉！你看见什么了？这白衣女神是谁？”

我这时还是观中，就见一片片华丽的房子隐在光中。正在我目不暇接的时候，有个白衣人显个很大的像坐我头上的空中，看不清脸，只觉得她很深情的看着我。我心想是观音？我怎么觉得她是我妈。不对，我妈是雪山夫人，想观音做妈又是个我大！

我就开始有的没的观着，边和青霞说着话，可是我们哈欠不断，见白衣人还没有走还在打坐，让我打坐？我就开始打坐。青霞还在旁边说话，我就对她说：“我感觉来了很多人，你也赶紧打坐，别记了。”她就开始打坐。

我见白衣人是碟仙坐，我也这么做；白衣人让我怎么呼吸我就怎么呼吸；她做什么手势我就做什么手势。有个九阴功中打开“天门”的手势，我就跟着做，全身麻的像通电，涌泉穴一跳一跳的。我感觉头上黑压压很多人，但显得最清楚的是这个白衣人，我一直认为是观音就没有问。等我做完给我个图——我跪在武灵塔的第四层。观音走了，我揉揉眼睛泪水涟涟的。我看看还在打坐的青霞，我对她说她们都走了。青霞说她头麻的厉害，眼前开了朵向日葵。

我心想我说我怎么老想着回家呢，今晚怎么来这么多人？观音怎么这么给我加持呢，差点受不住。我一看青霞，心想这么个好机会让她赶上了。正想到这儿迪安醒了——家仙说：都是迪安帮着青霞了。我一想是的——就因为他睡了，我才没有走成。

接着帮青霞和兴达观了几个缘，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进了家门大衣没脱我就去上香了，想着感谢她们。做瑜伽功前上香，就见天凤跪在妈祖面前，妈祖给她戴上了个银色小王冠。我拜了拜就去做功了。

1月5日12点多，飞狐给我短信——昨晚得到信息，说心月狐说是我妈。我当时正在忙也没有多想。后来想到昨晚的情形，只能唏嘘了，白衣人原来不是观音是心月狐。飞狐说——你连妈都不认。嘿嘿，我是个爹妈都不认的。

20点38分，我正在整理记录，看见来了个白色高台，心月狐坐在一把金边西式高背椅上，头上带着王冠，披着头发，淡笑着看着我。

心月狐：待会整理，你先过来。——她朝我招手。

我见天凤穿着白袍子光着脚走了过去，行了礼（不是万福，是两只膝盖弯曲，右腿更深一些），我见心月狐帮她梳了根辫子，在她鬓角上插了把半月型小梳子。天凤站立起来，心月狐拉着她，两个人都是淡淡的笑着。

心月狐：神元深埋藏，修行暗礁藏。不是上古意，全是慈母心。不愿再添新愁，愁、愁、愁，载不动千载万年盼归愁。——说着就哭了。

天凤：阿母少愁意，但凡宽解些。这些我都明白。——也流泪。

妈祖穿着金色绣蟒袍的宫装，梳着高高的发髻款款走来。身后有两个宫人打着扇子。身后是十宫、玄龙老爸、南极仙翁、几位老祖等等。

堂上家仙都穿着长袍肃面垂手而立，我那个音魂小姑娘也跟在后面。心月狐起身施礼，天凤深深万福。妈祖拉着心月狐笑着说：“还是忍不住啊，嘿嘿，我到今儿也可以歇一歇担子了。”

心月狐：多谢您搭手，才有小女的今天。她的路还长，怎么着也还两说，她的线还是您给牵着好。妈祖：呵呵，我可不做这个恶人了。丫头（天凤），老对你板个脸，你不知道，我也累的慌。呵呵，如今好了。不过，你妈说的不错，雨露广撒江山，青山更黛远青，线在我们，行还在你。人不走，天除了哀伤叹息，也不会无原则的去就你一人。

天凤深深万福：紧遵教诲。玄女：这一认妈，性子倒也随的淡了，没有以前好玩了！我：玄女妈妈，嘿嘿，你好。心月狐淡淡的瞥了我一眼。我心想——好啦，以后不会再被揪耳朵啦！下一瞬，雪山老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揪我的耳朵：我让你美！妈祖等笑的不行，我看着心月狐，再看看雪山老妈。心月狐朝雪山一挥手，雪山就不见了。

我心想原来这样！不过还是怀念雪山老妈的形象。下一瞬，雪山老妈又变了回来，坐我身边抱着我。妈祖摇摇头：慈母心，游子意，几人能珍惜啊。不认母，就着你，小羊角还仰着！

羊师走了过来，全身放着金光，第一次见这么华丽的感觉，下一瞬就变成一位特别帅帅帅……的男子，穿着华服，带着金冠，背着手笑看着我。天凤过去万福，玄龙笑着点头，然后笑着看雪山老妈。雪山老妈站起身过去，又变成心月狐的样子拉着他的手。妈祖笑呵呵的点头，十宫都走了过来，站在一起。天上有飞天仙女洒下花瓣。

我一直在记录，这时有个白色大圆脑袋伸了过来，像个气球一样浮我周围。它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这时感应到一个词“顺天帝”。我用手一戳，它就不见了。高台离远了，高台上的仙众也走了。周围安静下来……家仙都在台上安静打坐，只是一个个都显的比以前大了一圈。安管带出来，穿着白色飘逸长裙微微一万福，她说：“潜心修行，与天同在，顺天帝女，微小戒慎。上古远情，缘绕万世。静心静情。来，我们一起走。”

台上都暗了，显的空了，有个绿色纸灯笼摇摇晃晃。后来出了很多各色的纸灯。气氛又诡异起来了——台上有个惨白色的女鬼脸出现。我心想这什么意思？正在奇怪的时候，台上又恢复了小桥流水的样子，家仙都在两两散步。虚空有人说：“赶紧整理记录吧，以后会有体悟。”

正在整理，打了个喷嚏，见来了头长颈鹿。我：你好，我正在整理记录。待会聊？家仙：不行，先观——我只得停了，先观。我：你好！——这时鹿变成一位彪形大汉，是个古时将军打扮，铁甲红裤，黑靴子，带大刀，但散着发髻，有点狼狈。他两眼炯炯的盯着我，一抱拳：在下王莽。我心想：啊，那个大奸臣！王莽亮了一下脖子上那道深深的伤，忽然伸出大簸箕手要掐我！我吓的汗出来了。台上的光（武士）把他制住了，把王莽的头压的低低的。王莽叫着：你这个竖子泼皮！老子饶不了你。

我虚汗一层。那个王莽一会就没劲了，变得软塔塔的一团。光撒了手，把他扔一边！我看见安管带出来了，满脸青色十分厉害的样子。我：这怎么回事？安变成柔柔的样子对我说：前世孽债，今生能偿还就罢了。又转回去对王莽说：我让你在此修行，但若不放下过往，再让武士叉了你去，永世不得翻身！你可愿意？王莽连连点头：愿意愿意。

我：那好，请上位吧。也许你认错人了，不过，嘿嘿，来者是客！王莽一抱拳，有点垂头丧气的。安领了他去。天凤出现空中说：现世观到前生债，能这么还了，一块修行，最是好的结果，所以让你观。以后这样的“惊魂”时刻多了，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擦擦汗：哦！幸好我没有心脏病。天凤：别贫了，继续整理。

2009-1-5 整理

镜如意-23

杏子：09 女巫年……是否符合人类的未来？

S：世界的基本结构就是阴阳，这也是宇宙的结构——太极图。从宇宙原点至我们的现实世界——这一切就叫做“文化”，其中人类的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文”的涵义是“天光”，以及由天光形成的图案（古曰-象）。图案的位移演变产生了时间概念，而这种图案的位移演变就叫做“化”。这个“化”也叫做“易”。易的涵义就是天象（天光图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万变不离阴阳。

杏子：女巫为阴，何为阳？S：科学、哲学、宗教……

杏子：何为花开四季？S：其中一个意思是——观，花就是观。季为时，应时而观，应时入观。时又表“机”。比如牡丹花一般是四月开 20 天，这 20 天就是牡丹花的花期，就是牡丹花的机遇。平素又是耕耘、浇水上肥、添枝加叶……为了什么？花期。2009-1-7 记录

附-资料参考

•娟兒於 2009/01/05 回應-左手臂及雙肩已痛了好些天了，有接了緣但還是沒改善。最近有一事困擾著不知如何去擺脫它，就連晚上睡覺都會被夢境嚇醒。比如說有同修來家裏聊天時，他會用音一直去勾要妳去觀，會讓娟兒感到不舒服而且排斥他。娟兒不了解的一點就是說：為什麼在聊天時一定要要求隱中來教導，是不是說當一個人的心態要求太多時都會做出此舉動，那自己的音也受到對方的牽動嗎？還是說娟兒的心也已動搖無法克制自己的音？要如何才能擺脫音不受對方干擾？

【杏子评论：因为心动了。如果你不想观，可以明确的向对方说!!!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有个不受别人干扰的个人空间，因为只有在自己的个人空间里心才能渐渐地平静下来——这也是打坐原理。所谓的打坐就是创作一个个人空间。2009-1-7】

•（马来女的信）20090102 親愛的 S，新年快樂！今天是我第二次習練小九拜，長跪合掌的每一式，我都會光爆，打完之後，很累且我的頸很痛，希望 2009 年對每一個人都會是個好年。

20090104-小和尚說在打完小九拜之後，如果很累，那麼我們應該打九陽，在今天習練當中，我一直有光爆，我觀見一模糊的圖像，一個白色圓屋頂，它看起來像個教堂或城堡，但我不確定是什麼樣的建築物，打完九陽我感到好多了，現在有點擔心打小九拜，因為它會讓我非常非常的累。BR, Malay Girl.

20090104-親愛的 S，前幾天沒寫信，因為我學了小九拜，習練之後我感到虛弱且疲累，在打完第二次之後，我覺得我”遲鈍”了且虛弱，然後我決定不去習練這個招式，嗯，我覺得我必須打坐，所以我去了小和尚那兒並請他教打坐，我覺得好多了，在打坐的時候我看見之前觀見的動物仙，我試著溝通尤其是虎仙陽照但我沒得到任何訊息。打坐期間 我實在無法專心，因為我的腳很痛，在打坐相當長時間之後。

打坐期間我不確定是否是自己的幻象，其中一次我騎著一條龍飛往天空之上去尋找我的榮耀，但我什麼也沒發現，小和尚告訴我們必須重回習練神龍出山拾回能量。所以，今天我和我的女朋友再打一次，完功之後，我覺得我回來了，我們討論並計畫，針對小九拜或許我們可以一個禮拜打一次，或者最多二次，因為我們要工作賺錢，而且我們不能軟趴趴的去上班，或許我們的生活更穩定或年紀較大一點，到那時我們就真的準備好了。

在今日習練當中，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有許多光爆，幾乎是每一口吸氣從第一式、第二式(向後看)、祈禱的姿勢，我光爆了，每一次都有幾秒鐘我無法動彈，且有許多眼淚，在第一式之後，我撐不住並坐下來，但之後我又覺得我應該繼續練直到結束，嗯，在我繼續沒多久，我觀見一隻中型海龜在我的腿的前面，我問了一些問題像你是誰等等。而我只得到一個回應“XieXie(謝謝)”，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名字或是，它或許對我繼續習練而感謝我，或是可能針對聽它的话繼續習練而感謝你。我可否知道為什麼今天有許多光爆嗎？我有一段長時間沒有光爆過，自從第一次我習練神龍出山之後，但在習練小九拜長跪合掌時，我確實有光爆，嗯，這就是今天所有發生的。BR, Steward.

【杏子评论：如果小九和打坐不适应的话……可以行“天地大拜”，增加体力与活力。2009-1-7】

•云中请教问题-有三个问题请教。一 万缘能通过行功时出现的光爆不报名就上昆仑位吗？二 按照新曲进行感觉行观的学习，见月的人是否比没有见月的要难？三 没有师的印可，瞎子和瘸子同学的互助行，行的通吗？

一、万缘能通过行功时出现的光爆不报名就上昆仑位吗？云中故客（江苏）九九年接触修书，2003 年通过同修帮助立昆仑位，但理重情少一直未进入通灵行观，平时经常在网上与不同的学人共同聊天探学交流，在一些通灵同修的帮助下常常得到虚空开示，更有天妈九天玄女的开示训教，也知道了自己的天哥叫天皓。由于自己一直未能通灵入观沟通，万缘陆续来报名也不知道上没有上位，有次通灵的同修问位上后说，云中是光爆上位，也是心里不塌实，生怕辜负了来报名的万缘。曾经问过天哥，什么条件能入观，天皓说，月宫造好哥就来。现在行功时偶能出现一个较稳定的光团（闭眼最亮时是白亮带点粉红的中间有规则隐格的光团，睁眼时看到白光团映在墙上，慢慢变成黄色退淡下去）。

二、按照新曲进行感觉行观的学习，见月的人是否比没有见月的要难？

最近陆续看到 S 的新作，甚喜，欢欣学习之余感到自己稍有进步但不大。结合曲中九宫大日关于外法内法结合，最后外应内球，里应外合，顶上花之说有如下认识：六字大明咒……是否由于云中稍微有点见明，不容易借音沟通呢？

三、没有 S 的印可，瞎子和瘸子同学的互助行，行的通吗？

常为同修解瑜伽梦，天妈九天玄女鼓励过云儿，说云儿能够解梦，只要往天上往回归上解都无碍。冬至过后与一同修（接触书有几年多瑜伽梦）相互鼓励渐渐都有进展，从元旦开始已经能接话。昨天心月娘更是鼓励和 S 联络，说“组合不错，要和 S 联系，要和他商量，说我们的记录是一个例子”。今天凌晨九妈也开示，要牵上 S 的“天丝绳”。今天下午我们交流更有进展，都在白天接上些话，玄龙说“混小子，不自信！”要让 S “拿你们俩开涮！”。整理完下午的记录，准备给 S 来信，隐中反复二次“认祖归宗”，感到甚是欣慰，来信附上我们这几天的聊天进展。云儿 2009-1-6

【杏子评论：虽说是女巫年，但也是不可能人人入得了观。全攻略是入观，把你的理论全放下……因为你的理论就是你入观的法障！是谁在理论，是你的那个我，故知众学者自己的理论都是在强化自我意识。如果你仅仅是个研究，当然可以理论，但也是瞎理论——不入虚何以理论虚。所谓的观就是入虚。道家有言-炼神还虚。入观就是炼神还虚。建议你每天行天地大拜！2009-1-7】

•2009 年 1 月 6 日青霞行观——冲一杯铁观音，看到桌上各地寄来的带牛图案的贺年卡，感觉一头小黄牛来了，大眼睛看着我。我：你好！请喝香茶、吃糖果。你叫什么？牛：牛年牛气冲天 牛情常依大门外 牛年冲天奔日月

来了好多牛列队变成穿盔甲的将士似吼着：冲！冲！冲！。突然一朵粉红莲花现眼前，随之莲花越来越大，有房间那么大！似是我——一个小孩儿穿红肚兜，手拿莲花站在黄色莲心上蹦跳。我哈欠连天泪流不止，莲花慢慢还在变大，好大的莲花啊！心相应莲花开 缘念莲莲花开 无缘见莲莲不开

哈欠连天泪流不止问：请问那位到场开示？请坐坐喝香茶。

莲心上升起一位白衣女神，手持净瓶拿柳枝向四周挥洒出无数珍珠似的水珠，是闪光的珍珠！我仰头上拜，落到嘴里好多闪光珍珠。白衣女神微笑的看看我，驾祥云飘去。我赶紧记录。

镜如意-24

杏子：入观方为上道，是不是有观力的人都是“道上人”呢？

S：能够感知虚空的人不一定是道人……比如精神病患者、人的幼年期、民间的巫婆神汉等等。所谓的道人——首先是有明确的修行终的，而且不为名利所惑。常言道名利惑道人，财色迷世间。重财色者是为世间人，重名利者是为下道人。杏子：你说的那个首先……其中的“明确”和“不为”，我看我们的众学者中没有几人能够达到！S：说的对。明确与不为……是相对的，相对明确，相对的不为。初发菩提是相对的，所谓的“初发”就是萌发了一些浮浅的念头——渴望上道。

杏子：一些能够感知虚空的人，在与虚空的交流中也会初发菩提……

S：是的，她们是虚空的应招人——“女巫类”，得天独厚，她们也将是未来人，如果能够把“我”放小上道是没问题的。对修行人而言上道是个“观”，对虚空而言，观就是勾——勾上道。无勾不上道，这个勾系指天勾，而不是世间的财色名利勾……

杏子：行观，不一定是“看见”……S：所谓的“看见”仅仅是观的一种方式，行观“行”的是感觉，所谓的看见仅仅是感觉方式的一种。如果只有所谓的看见叫做观，那就叫看观、参观……行就是感觉，顺着感觉行时——虚空给的印象就叫“观”。比如人生观、世界观——并非就是必须看见人生、看见世界，而是对人生的感觉、对世界的感觉所形成的理念——这个理念类似“意”。我们把感觉到的虚空印象叫做“虚空的音相语言”，片面的说法就是图像语言，或者是音像语言。因为行观感觉到的不是色，不是光，而是色或者是光——演绎的“音”。所以说行观也叫做“观音”。

杏子：比如这个音是以图像的形式展现给行观人，这个音就是形，观者须是会其意，并且是得意而忘形——方为中道观，也就是道中观、道观。这个意……到底是什么？S：意就是情……意中情。比如观中“所见”是个什么“情性”、“情形”，观中“所见”是个什么“情况”，演示的图像有没有什么“情节”……“情”是个变化的意思，比如通常说的事情，就是这个事的变化。所谓的虚空情就是“你从何处来，你归何处去”——这一路的变化，也叫返本溯源。

杏子：俗话说人有七情，意中情是什么情？S：归情——心的归宿。2009-1-9

附-资料参考

•玉青观记-2008.12.13-青霞、兴达、玉青、迪安到S处。闲聊后开始行观，主要由青霞、玉青观。

青霞：（一进门）我就觉得有一只白狐狸，雪白的一根杂毛也没有，白狐。S：她让你看见，那就是……青霞：不是，我刚才看飞狐在那儿忙着，我就好像那儿有一只……呵呵。S：你不要打断我说的——既然你能看见，她的意思就是给你个信息，你可以跟她交流。青霞：哦。S：赶紧问——你是谁？跟她交流。

青霞：哦。反正我经常就是看……看见也就是有那个意向，也能看见颜色，但是就是交流特困难！【杏子评论：有情话多，无情不投机。】S：嗯。越困难……你就要——看见就问、看见就问，就是抓这个机。【杏子评论：为什么抓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青霞：那个……挺清楚的白狐狸——有人那么高大，就坐在那儿就挺高大。S：嗯，玉青你看你的，你只要有感觉到，感觉到她们，有感觉就跟她们交流，你就说出来。感觉到了就说，张嘴就说，别憋着。就是利用在这儿的这个机会。【杏子评论：犹如S与玉青、青霞各下一盘棋，虽是在同一个现场，让玉青、青霞等等，各走各的戏路。】

玉青：我就看到了来了十几、二十几个女的，穿着那种纱裙就像明朝那时候的纱裙，我还想要是清朝时候的有可能是妈祖的卫队，后来（仔细）看是明朝时的，是那种……好像是飘花女似的。可能是你（S）堂上的花仙，或者是……然后我就问她们——她们是谁？她们就说是飘花女。

S：嗯。接着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玉青：她说看热闹，说来这么多人……来看热闹。S：哦，看热闹的。【杏子评论：看热闹——言外之意就是不关我的事、不主动、消极。】

青霞：白狐有一只……不是爪子，就变成一只手似的。就是伸出一只手，跟我要……拉我的手似的。S：嗯。青霞：没……没有什么语言交流。S：这个意思就是她要跟你搭把手，意思就是……要拉你一把。青霞：嗯，那手是人手。哦……

S：你（玉青）……你这儿呢，还继续跟她们说——别光看热闹啊，请她们都过来跟你说话。玉青：她们可能是心月狐的一些人吧……嗯，心月狐过来了。

飞狐：咱们屋子中间很大的一个太阳。S：嗯。飞狐：照在空中。先是金红色的，然后变成青白色的。S：嗯，请她说说话。玉青：青天白日？飞狐：她说照进虚空一个无，万魔显现百花飘，自观自的吧。后来好像是跟她们（玉青、青霞）讲的，还是自观自。S：就是让你们自己看自己的，看见就说。飞狐：还有一个意思就说，还都是观自。

青霞：她说手手相连……好像有什么姐妹情。S：嗯。青霞：就什么情……还看见好多动物仙那儿跪着。

玉青：我看见一个女的拿把扇子半遮着脸，说“犹抱琵琶半遮面”……呵呵，可能说我。【杏子评论：端着三八大架子。】

青霞：我来的时候坐车上，看见一个那个月亮，完了后边好多……一个比一个小的月亮……一串，就跟那个……越来越小，最后都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串。后来觉得他（迪安）开的车的图像就像是一个红箭头，那个箭呢……就觉得我们这个都……就这个箭把这个月亮串起来了。然后待会呢……完了这个月亮又都不是月亮了，又都是心似的，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杏子评论：月表心、表情。月下行就是情字当头。】我还跟他们（车上人）说来着。后来我就想也不知我们家仙来了吗？就看见我们家的大犀牛上边驮着……呵呵，这犀牛挺大的，就上面好多小的动物。

玉青：我看一个那个大屋子，中间有一个那个三面镜子。我就围着镜子转，每个镜子都呈现的不太一样……就是表情不一样，有笑着的，有哭着的、有苦着脸的、有吃惊的发怒……S：嗯，你问她是什么意思啊？玉青：说——面面俱到才能够看出本心，嗯，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说那镜子为什么不是一面镜子，是三面对着的镜子？就说……嗯，一面镜子只能看一面，不同的角度才能看到不同的面，这是心月狐说的。S：嗯，那三面镜子对着，那就变成万花筒了，就千变万化了。玉青：对，就千变万化……说我现在就只是看到镜面，还没有看到镜筒里。S：哦。就是得深下去。玉青：嗯。

青霞：又看见——早晨看月亮时看见的那个景象。就是沙漠里就一个大骆驼，就一只骆驼。早晨我看月亮，就是他（兴达）起来上卫生间说月亮特大……我就起来了，五点多钟的时候，坐在那儿看半天……就看见那个沙漠上的骆驼了，那又……现在又看见了那只骆驼了。S：嗯。【杏子评论：骆驼（禅语）——暗指打坐，引申为修行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要月下行。】

玉青：呵呵，我刚才看见一个图，就是油壶……那个就是（葫芦似的）我还想是不是指熟能生巧——卖油啊（那个典故）。后来一看那个壶底是漏的，好不容易灌进去的油又都流出来了，流了一地。S：哦。玉青：（虚空说）兜不住。我说那还不如把那个壶反过来，从底下往里灌进去……她说从底灌就不是油壶了，是漏斗啦，呵呵。她说漏斗是灌别人的，你要灌你自己的话，还是要从头开始灌进去，说你得把这个底给修好，要不白费功。S：嗯。【杏子评论：何为“从头开始”？何为“把底修好”？何为“有漏”，何为“无漏”——马来僧的小和尚可以讲讲理论。】

飞狐：有个人说那个“底”就是那个“我”。玉青：好像应该是妈祖说的。飞狐：我这儿是观音说的。【杏子评论：各管各的，各观各的——观音对飞狐说“底、我”；妈祖对玉青说——说的是你。】玉青：今天在他们（青霞家）那儿上香，我就看见观音变成三面对着的，就是那种三面对着的那种。S：嗯。玉青：她一手……一面拿着莲花，一面拿着如意，一面还拿着一本……那个卷经那种的。反正特别漂亮，光彩照人的。我问她什么意思，她也没告诉我什么意思。就是让我……就是转着（让我）看。【杏子评论：修行要走一卷经——心经；心经的核心是莲花——观；要上行观如来意，不要下行观人鬼道。】

青霞：来了一头特别漂亮的白象，身上的鞍面还带着花纹，彩色的，就是披在象背上那个，特漂亮的……【杏子评论：上行就是观大象，大象即如来。】

玉青：我又看见那个北欧的那种小山上，有个那个木质的小教堂似的，然后（我）进去了，里面全是点着蜡烛，好像有什么集会什么的。但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那个蜡烛已经燃了一半多了。然后我就想着这教堂里的神父哪儿去了，这信众哪儿去了，然后看……从窗户往外看都在草地上，都在外边呢，办聚会。我就想着这今天是要做弥撒啊，要是聚会啊。（弥撒应该在屋内，才会点蜡烛，但人都在外面）然后我就没出去，我就待着在这个教堂里，看着那个耶稣神像发呆……耶稣神像那个眼睛突然活了，他看着我笑，问（我）——你为什么不出去啊？我说我想在这儿静一静。【杏子评论：正在举行葬礼……幸好没出去凑热闹观人鬼道。】S：嗯。

玉青：今儿早上迪安好像也能观了。这两天妈祖老盯着他嘛，让我帮他……（上香时）他就说台上有小溪，河里面有小鱼玩，挺逗的，呵呵。S：哦。玉青：我们台上现在有（杏子注：虚的）一株玉兰花树、还有小河、还有把法



式重剑、还有把旗子。今天中午来的时候还看见寿星翁了。（玉青整理时补记：家仙说——有！有！有个屁！录音里飞狐一直在叹气。）S：哦。【杏子评论：虚空犹如纸醉金迷……】

玉青：可能是兴达有一世跟着他（兴达观到的圣诞老人来了，圣诞老人说他也是寿星）。还看到财神了。我（中午）包的饺子包的是元宝饺子（元宝型），我们吃完了财神才来。（玉青整理时补记：饭后把剩的饺子放进冰箱时观到的）。他（财神）说到你（S）这儿来吃（我们也给S带了些饺子），他晚上在你（S）这儿吃。

S：嗯，你（青霞）看到白象，你接着问它。你说白象是……给那个……打前站的。青霞：象上没坐人，也没有……【杏子评论：大象无人鬼。】S：它后面是主角。青霞：就是特别清楚的一头白象在那儿。【杏子评论：大白身——佛语。】S：那个白象，你说……青霞：静静的在那儿。S：哎，你说你那主人呢，你请她主人。青霞：哦……S：请它主人。飞狐：我看见白娘都坐这儿喝茶了。

青霞：哦，是嘛？呵呵，我看它在哪儿。再往下就……反正它也蛮安静的，就没没……反正就看着它特清楚，那个……就跟鞍似的……S：没事……赶紧请白娘说话。青霞：呵呵，请出来……飞狐请！飞狐：白娘就在那儿，微微的笑着，她说——磨吧。S：哦，呵呵，磨。飞狐：就给两个“魔、磨”，一个是魔鬼的魔，一个是磨练的磨。S：磨练的磨，意思就是还要慢慢磨。镜子越磨越亮。【杏子评论：魔中磨，修行就是魔中磨。所观皆魔，目的就是观中磨。魔就是变化，此变化就是情。】

飞狐：她说心里总想着魔就只能是魔了，佛就站不住脚了。S：说玉青呢。玉青别老想“魔”。你别老说——哎呀，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想都别想。【杏子评论：因为一想就不是观中魔了，而是“我魔”了。观是“天魔”（天磨心），想入魔是我魔（乱性）。】

玉青：我昨晚已经悟出来“魔”就是那个“磨”。不着字相，不着字面，说什么都无所谓。（玉青整理时补记：释佛早说了——佛魔一念。还狡辩！真想抽自己一顿。玄女说——哈哈，我的鞭派上用场了！早知道你就会有一天——自己想抽自己的一天。）S：嗯。

飞狐：白娘说玉青就是太自以为是，太自作聪明了。她给了图，就是一条小黑道，嗯，然后旁边有条大宽的白道，就像个“人”嘛，人的左边那一撇嘛很短，就是条小黑道。玉青本来是在这个小黑道上往白道上面走，但是说要是自己用自己积累的，这个人道上的这个思想和知识，总是去理解白道上的事的话，就容易走岔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反而不去分析、不去理解“低位求仙，虚心求教”，很快就是走大白道上去了。【杏子评论：跟虚空一聪明——就人道了。】S：就是她们以前说的……告诉秋云的——傻观傻记，嗯，就是……（玉青注：S的大棒没打下去，飞狐又叹气。）秋云的天姐说秋云的那个时候说——你呢就是笨，但是你比其他学人的优势呢就是个笨。（玉青整理时补记：家仙说第二个“笨”的意思就是反而容易我小。）

【杏子评论：一聪明就是“我”聪明，“我”如何了不起——我大了。一理论就是“我”高大——狂妄了。一解释就是“我”对了——我持了。记住，在虚空面前——你永远是个错，就是对亦错！】

青霞：还来了两只小狮子……小的……不是大狮子，是小狮子。飞狐：小狮子后边就是大狮子。青霞：是吧？没看见大狮子，就看见那两只小狮子就跟那个舞狮似的，跳着……挺活泼的进来的。嗯，后边有大狮子。飞狐：大狮子想跟您说话呢。青霞：日见花开……日见花开不由我，不由……。给了个“难”字，困难的“难”。S：哦。日见花开呢，就是说你见到日，有这个日照，你这个花才能开，但是这个“日”，日见花开不由我，就不由你这个“我”。就是你把你这个“我”慢慢磨、磨、磨小了，磨灭了，才能够日见花开，是这个意思。青霞：嗯。S：她说难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我字”这个难。

青霞：嗯，就像S在我那个邮件后面点评我似的——就是“我”，还是我大。S：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飞狐：就在你刚才接话之前，就是接大日话之前。那个狮子的额头放了一片光照了你一下，就说你是它的缘。青霞：哦，那我将来就多跟大日，多……S：哎，多念叨。

青霞：多念叨念叨！反正我一上香的时候吧，我就看见S书里说——上完了都得（用合十手）做一个“十”字，而且我就一直做这个。飞狐：然后那个……刚才那个你不是说念叨念叨大日嘛，然后给了个图，她说还远着呢，就是给了个图，就是狮子和人拉的很远很远，就显得人就像个小黑点，狮子在那头，也就像一个小点。青霞：嗯嗯。

飞狐：就是说先多念叨，慢慢的再……拉近。青霞：对，刚才我在车上看见的那串月亮、星……我也是最后一个。飞狐：哦。青霞：就是最小的那个似的……使劲拽着前面那串，完了……特小。飞狐：她说不要紧……慢的快，快的慢。【杏子评论：念叨就是情，无情不念叨。】



S：这个我呀是最难的。就是 TW 那拨，就是显君那拨——他们行观呢，也都是吃亏在我上。行观什么呢？让他们去，好像让他们去救援那个西洋的回归，去希腊、去西班牙……他们这班人就找旅行社到希腊去了，又到西班牙去了，说到那儿接了好多缘什么什么。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幻像，就是由于我、由于自我，那个自以为是、这个我大。觉得好……我这个有使命，我得要给天干什么——一帮人花了不少钱，跑趟希腊、跑趟西班牙回来。实际上一点用处没有。

青霞：对。S：因为她们不会让你做这些物质性的、实质性的……这些事情。她们就是让你们在心上下功夫。他们呢（TW）没在心上下功夫，在物上下功夫。就他们那个香堂，每天那儿摆供……多少桌子、香得多少道，实际都在物上下功夫。她们要的不是物，你得从心上下功夫。就是到现在，显君他们才转过这个弯来，以前他们以为相应的最好，你看我这个供桌……供了多少桌子，供果……

兴达：供的越多越好，酒、肉……S：哎，他劲都用在在上头去了。就是用偏了，就是理解偏了。然后兜了一个大圈子，现在才明白。就是说哪怕你放一个苹果跟你放十桌苹果效果是一样的，关键就是有心没心。你有心的话——我放一个苹果就行。你没心的话——我放十桌苹果也没用。关键是在心上下功夫，这心上一下功夫就近了。但是，TW 那边的人虽说是走了弯道，却是磨炼了道心——哀兵必胜。【杏子评论：骄兵必败——谁是骄兵？】

青霞：就是给我看那个，给我发的邮件——就是杏子给我评论两次嘛！我就在心里想——我说我也没觉着我好像老想着我似的！后来我想——我想了！其实我也想了，原来我老是什么呀……我也没老想——我能认识 S，跟您走这么近——我有时觉得我可能缘分特好，我肯定跟虚空她们不定是什么特别关系……我也不着急，我也不定哪儿跟她们特近，我也不着急，反正我也不错。我有时候倒是有这个想法，有可能这也是个“我”字就挺膨胀的原因。

S：嗯。青霞：我到没想到我怎么着啊，我没想……我……我……就像您说的似的救别人（西班牙）去或是怎么，但是我老有种优越感似的，呵呵。S：就像 TW 那边的毛鹰跟你这个有类似，她总说她爹是盘古，所以她不论到哪儿贴文发文都是——我爹是盘古！盘古爹！我爹是盘古！呵呵！青霞：嗯，呵呵。S：这样，她就容易形成法障！

青霞：是！是这方面的！S：她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个我。你像那个玉青说那个雪山夫人，说那个意思就是你怎么不改个嫁？这就透着一个我！（玉青整理时家仙说——聪明的话就逢机破我！）青霞：嗯！2009-1-9 整理-待续

•学者观记-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虽然特困，也许是白天听了‘掬水’，耳边心里头里总在唱，不知为什么每当听此曲就想起八妖妈妈。正胡思着，看见一只大白兔子，它大耳朵后竟长着两只鹿角。正看着它奇怪呢，它说少见多怪。我：你叫什么名字？兔：天嗨。我：你从哪儿来？兔：天海。我：天海在哪儿？兔：知音无几，心从心归。我：讲讲咱俩的故事。兔：缘起缘灭，还早呢。我：请多开示。兔：主意真，多林山下藏一宝。【杏子评论：磨。】我：什么意思？兔：花开结果处处零。【杏子评论：无我。】我：不知问什么，一直想，你是玉兔？兔：我是你娘，认吗？（睡不着时是想我的天娘是谁？）我：娘！兔：乖，梦中会。【杏子评论：死了见。谁死？】我：请娘开示。兔：真宝你已得，就是放下我。无我海天大，无我星满河。无我鹊桥会，无我行大罗。我：谢娘。兔：你还在找那个我!!!我：娘。兔：在困中磨，在镜中磨，真心对我。我：是娘。兔：举头明月照，玉女在天河。金狮舞长空，玉兔随风歌。哈哈，当娘真好！我：不知是哪个宝贝，谢谢宝贝！——学者

•学者来信-长时间的心里压抑实在找不到身边什么人可以诉说了。我知道有很多的隐态从小一直跟着我，他们可能是我前世的朋友和同修，今世指望我能借人身带他们出去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家人都反对我看修书和练功，因此已经爆发了3次家庭战争。可是又舍不得3岁的儿子，如果不能练功早晚会把我逼疯的。晚上我就和身边的隐态讲让他们做我家人的思想工作，如果能做通我一定会带他们走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进展，我非常的痛苦。有时会想为什么还要我稀里糊涂的结婚生孩子呢，我现在很混乱，真是想不明白！小草，你能帮我吗？——学者

•2009年1月7日青霞行观-10:00看到一面大玻璃墙，钢化厚玻璃墙，裂开了成碎网格玻璃墙，墙倒了，出现一位光头裸体女孩，鼓着两只大眼睛，象外星人。我：你好！你是谁？外星人？女孩：你是我，我是你。我：（心想是我的丹灵？）我现在回归行吗？女孩马上说：不行！你现在还没修好呢！我：怎么修？女孩：紧跟不掉队，修得日月辉。给感觉我有一世是外星人？有同事来了，没感觉了。11:20午餐时间快到了，请家仙们都来共进自助午餐。一队小花来了，五颜六色，变成一队家仙排着队来了，管家小猫逸芯排第一，其中还有很多佛兵。12:30吃完饭洗澡回来，想行观感觉头发紧，仙女空中舞，彩带飘飘，仙气弥漫，旁边还有乐师伴奏，古乐声声，舞姿翩翩。困的不行，趴下睡了。

•藍藍觀記-2009/1/4-凌晨打完記錄躺在床上一隻白色的狼咬著我的下巴，我問是誰？感覺是羅地。藍藍：請問狼仙是誰？狼仙咬著我的下巴。藍藍：您報過名嗎？是羅地嗎？白狼仙躺在我的手臂上定著眼看著我，然後看到牠的頭像狼又像狐是灰白色的毛。白狼：銀白色的…笨。藍藍：請您說幾句吧！白狼：大江南北難歸去嗎？還是風花雪月回家門呢？人道有我能生存，天道有我難長進，點點滴滴的情，點點滴滴的行，畫上我們的情——但願知音。

2009/1/4-正看鏡如意 21…身上的動物仙——他們說：我們就是動物仙，全都附在你身上幫著你向上行，我們是你的好戰友好姊妹，幫著你天事，人道上的一切順其自然。顏：是你的心，你想向上我們也助你向上。靈龜：對！行天道，半點不由你。顏：自家人講自家話。

我的左手上站滿了青蛙一個個很嚴肅的說：就是行天道。藍藍：好寶貝，敬謝不矣。說敬謝不矣的不是我說的，是天姐蘭兒。見蘭兒坐在沙發上伸出手一隻鳥站在她手上——是鳳霞，許多動物仙都圍在蘭兒的身邊，蘭兒穿著白衣紅底裙，燈籠袖，挺嫵靜的感覺。子章：顏說的對，我們是上下一心。藍藍：謝謝大家幫著，此情永繫。

晚上九點多，光光說玉青、興達……棕熊：隨順自然，人在紅塵修行在個人，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不在紅塵磨又怎麼知道不瘀染，修行不是躲在家裡修，也是在生活工作中磨練，磨淨——越能夠物來則印物去則空，不留塵影…。

光光：對！對！對！棕熊：那麼你的心也就越能靜，你要是越能不在意人道的一切，越是繫在天情，也能在觀中磨淨而靜，那你越是能不受紅塵的一切干擾，我說的你聽懂了嗎？光光：要嘛就是在紅塵磨淨那個我，要嘛入觀磨淨那個我。棕熊：人要在紅塵磨淨那個我是很難的。

藍藍：是我們家青兒麟仙在手上。她說不入觀怎麼磨真笨，光光就是我慢不觀。光光笑著說：好啦！青兒：你再也不入觀就是緣來緣去。藍藍：我們家的青蛙顏在手上說：你知道有什麼用。光光：一天就觀一點。顏說：不做不觀永遠是一個我，你那一點是人道的想法，他們（光光家的仙）有多急就有多急，是你不急。光光：好嘛！努力一下。顏說：人都是以我為尊，這就是我慢，傲慢的慢。光光：對！傲慢的慢。顏對藍藍說：對鏡那你。光光：喔！我知道。

藍藍：我看到一隻豬、迷你豬走了過來，他就在你（光光）的旁邊。光光：好久不見。藍藍：他說視而不見。光光：我又觀不到。藍藍：那隻豬又顯了一位女子的樣子，牠說牠是美華（光光家的仙之前報名的）。光光：哎呀！藍藍：我想那個圖像是在說…。光光：我知道…我剛剛…有感覺。藍藍：我以為是要報名的。光光：不是，說是美華那一段，我大概了解。藍藍：牠說，笨豬。

光光：還是黑色的，因為黑色的沒有光。藍藍：牠說黑豬醜陋，又見一顆籃球不知從哪飛過來砸在你頭上。畫外音：正中紅心。

藍藍：丟球的是白玉貴（光光的管帶），白玉貴呢身上綁了一條繩子，那條繩子後面拉著很多動物仙。牠說還是要你來。光光：一天觀一點嘛！

白玉貴：你（光光）有感覺就要觀不是以你那個我為是。光光：我建立了小檔案有感覺就寫下來。白玉貴：你要觀還要記。

藍藍：來了一隻大公雞，大公雞還有雞冠。光光：公的才有雞冠。藍藍：金雞不下蛋。光光：母的才會下蛋。藍藍：牠說下不了蛋，破不了殼。光光：呵呵！藍藍：請問您是？牠說是光光家的叫做白青。光光：白青您好。藍藍：牠說，跟你是舊識，是戰袍青娘部的。牠說多觀常聚緣，你不是把我們寫到簿子上就了事，終究你還是你，我還是我。光光：就是…藍藍：我想就是要跟他們熟絡才能了。光光：才能觀才能了。

昆心白熊：不觀怎麼會對我們有情，就像現在你跟昆心我說上話這樣才能熟。寇子鼠仙在腳趾上說：你別老把我當白毛，這時又見白毛跟寇子站在一塊。

藍藍：嗯！請寇子、白毛都說說。寇子：親密。藍藍：觀了才能親密。白毛：不是每個人都能清楚感覺我們在身邊。

蝴蝶可人飛在我人中停著。藍藍：可人請說說吧！可人：越能親密越能感知。昆心：越能知心。藍藍：謝謝大家。

白青：白青告退。藍藍：甲仙來了（光光家的仙）。光光：ㄟ甲仙。甲仙：一方水土一方人，人性卻相同，沒有不一樣的，都是我，只為了我。藍藍你幫我跟光光說他混蛋，他不理我們。光光：喔！藍藍：我想是你沒跟他們溝通的意思吧！光光：太多名字，一次應不完因為…甲仙：他（光光）端著，端著大木盆。光光：四方盆？藍藍：端著我啦！

甲仙：把我端在木盆，端的緊緊的包的嚴嚴的。藍藍：呵呵！光光：還是那個我啦！以後多應甲仙啦！最近都開始應美華了啦！藍藍：呵呵！都要念！還要請他們下來呀！光光：每次看名字也會忘！好甲仙甲仙。

小雞明如就在手上。藍藍：請明如說說。明如說：光光要觀。光光：喔好、會啦！明如：你在家也不觀。光光：天機撐破，人情失落。

美琪又震著我的耳膜，她說：幫別人時也是幫自己對鏡理紅妝。

見棕熊與蘭兒站在一起，蘭兒拉著棕熊的手。蘭兒：你可知那一行是差距很遠的？藍藍：當知，也請您教導。蘭兒：常人無法一躍入九天，都是借助動物仙。藍藍：清楚明白。蘭兒：借力使力、借情使情。藍藍：借他們的情開我鎖、心鎖、情鎖，棕熊：借東風聚萬緣好歸天。藍藍：嗯！謝謝。（以下略）

#### 鏡如意-25

飛狐問 S，我大……我有点理解了，你又说我是我所……这个我所是什么？S 说，比如上一次去买菜，你说你们这里的菜摊怎么都不讨价还价，我们河南的摊子，我们都是杀价后才买的。S 说，你张嘴就是你们河南如何如何……就像是山东人在你们河南说——我们山东的大葱……表面上看说的是山东，实质吹的是他自己的那个我。我所、我持、我慢的实质都是个我大。

小草：就是嘛，表面上说的是山东大葱，实质上吹的是他自己的那根葱！你张嘴就是你们河南，用意并不是吹嘘河南，而是借题吹捧自己。

飞狐：为什么强调放下那个我呢？S：如果放不下的话……那就永远不会自在。也就是说，入观以后最多修到观度。入观以后大体上可划分为九段——观自、观行、观照、观度；自在、自行、自照、自度……最后是自如。

杏子：犹如围棋九段。飞狐：才刚她们说，如果是在心里放不下自己的那个我，那就永远进入不了“自在”，依然是在观中混……S：之所以能够自在是因为在心里放下了我，放不下我的人永远也是不可能获得自在。飞狐：我如今是什么阶段呢？S：观度。飞狐：她们说——观菩萨。杏子：佛不渡人，菩萨渡。

S：观菩萨就是观度。飞狐：那你现在是什么段的棋手呢？杏子：真笨，去年 5 月观音就说了——进入鹰自行！  
2009-1-13

#### 附-资料参考

•昨天行观有些突破了，找到了些感觉。正如您说的有好多学人都觉得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呢，青儿也是这样，现在抓住了这点，就找到了突破点了，现在把昨晚的记录附上——半夜醒来见一小女孩坐在石阶上，问她叫什么名啊，她抬头看着我感觉叫丫丫，想起前几天有个叫丫丫的来报过名，就去抱抱她，让她坐我腿上，亲亲她。台阶很长，有些陡，一直通下去，向上也很高。接着看见一支粉红色的月季花，远远的横在目前。后来才看清，是月季仙子来报名，问什么名没有感应。然后耳边总出现一女子的歌声：什么时候再爱我一次，做一个幸福的女人。问这是谁在唱？感觉是青娘，她还说好好体会自己曾经历过的（当时还不想记，觉得没什么意思，后来想想不管什么都得记下来）。图像：在风雨的夜晚……（忘了，记录看不清了，是关着灯躺在床上记的，铅笔印看不清了）她们说：经常会在半夜接话。我说我不怕，乐意。图像：一片金黄色的地里一头牛背上有个牧童很悠闲，问你叫什么呀？似叫牛娃。一直听到前面唱的那首歌是男声在唱了：什么时候再爱我一次，做一个幸福的女人。问你是玄龙吗？为什么老唱这首歌啊？说是为了唤起远古的回忆。他回答完之后，那歌声就变得很轻快了。图像：金黄色的沙漠。图像：一个脸上涂得很红的小女孩，说是叫红娃。图像见一坐轮椅上的男人说：寻寻觅觅禾远在天涯。接着是一大朵粉红色的荷花，问这图像是谁给的，说是观音。这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记录这么多呢，青儿不管怎么样算是有点找到感觉了。小雨点

•我是香港的一位學員，2007 年 5 月某晚突然動念想到如何修行才能改變自己漂浮的命途，在 google 打了兩個字：修行，就這樣奇妙的讀到了修行者一書。在之前從未聽過這書。當打開來一讀，強烈的吸引力就把我緊緊的吸住了。以前我讀了第一本佛經<楞嚴經>也似讀<修行者>一樣很偶然在網上讀到，也深深吸引我。

第一遍讀過<修>，就想練功，但身邊沒有任何同修交流，就在網上搜索，找到了 QQ 群。在群裡同修的引介下連繫到台灣的阿豪，買了一套 CD，如獲至寶。從 2007 年 10 月就開始練淨身咒，到了 12 月底開始練九陰標準功及小九拜，幾天後就開始光爆。到 2008 年 1 月初的一個早晨，練淨身咒突然被打倒在地，嘴腳裂了、膝蓋裂傷了，真正體驗到女神的厲害！但因為有看書，所以沒有害怕，堅持練習。後來因為嚴重貧血(現住院輸血後已經恢復)，沒有繼續練九陰，但有堅持練淨身咒。練了幾個月後就開始見月，只有早晨練淨身咒才見到月，晚上見不到。月很大很明亮，像白玉一樣。一開始是一輪淡淡的黃圈裡有兩點小亮點很明亮，然後亮點迅速擴大佔滿整個圈，形成圓而規則的大亮光，很美

很美，有時會出現一格格。修書裡提到的哈欠、眼淚、嘔氣、打嗝等現象都常常經歷。在瑜珈夢中被不斷拉骨、翻身、運動四肢。曾在夢中看到身著袈裟的 S 前來並轉而現出另一副肥胖橫肉的面孔指着我練功。人醒來就看到身子在做各種瑜珈動作。上個月夢中見到一隻很大黑蝴蝶從地上向上一飛，然後整個跌落我背後的衣領內，並感覺它鑽入我的後背中間，驚訝中醒來。

以下是我前不久的一次經歷：1 小時前讀到<青潭觀記第 80 集>就哈欠不斷……這時很大很長的哈欠一個接一個的來，心問：你是誰，請開示，幾個隔接著來後眼淚一連串流下，一股涼涼的輕風在臉上掃一陣(窗門關著)，腦中浮出了這幾句：『天地雖相遠，母女心相連。唯有常相應，方得天尊迎。』感覺一個聲音在說：放下雜念，一心向月、念月、思月、觀月——觀吧，極目望遠觀，月在遠方一點明亮，就觀那明亮處，慢慢的會越來越明。我問：能讓我看到你嗎？顯個圖像行嗎？答：不急，不用急，觀月為先，觀月為最，得月後一切都會明白，清靜，靜中觀月……2008.12.28

•哈欠不斷，一天到晚嘔氣，問同修認為我該安崑崙位。晚上 12 點上香安位到 2 點上床休息，剛睡下 20 分鐘就覺得冷到不行，然後窗外一陣狂風颳起(12 月的香港很少風)，大風圍住窗戶猛颳了半小時左右才停，第二天問各區的朋友，結果只有我住的大埔區有風，其他地方都沒風。

立位後我晚上盡可能的打坐，感覺有萬緣隨時在身邊，由於無法溝通，他們好像很急，隨時隨地的跟著我，常常在工作時會無端哈欠不斷。這些天感覺頭很沉，坐在案前工作，突然頭頂有一道很沉重的力壓下，壓到整個人都撐不起。請問我要如何面對？怎樣才能明白他們的要求？我的 QQ47……香港沒有同修可以交流，家人朋友都不理解，練功環境還可以，雖然公司業務繁多，每天工作 10 多小時，但感謝給了我人生道路上的明燈，讓我覺得生命很充實，修行的路將伴隨我此生。飛天

•上次跟你反映收功的問題以後，因為家人病了，住在病人家，就沒有接着練瑜珈拜了和上香了。但是從那次收功見着光以後，連着這幾天早中晚躺在床上休息時，目前忽開，很短暫地看到一輪黃白色的月亮，周圍是黑色的，我的眼（天目）很不適應……天目處又慢慢地拉开，看見了家人（病人）蹲在地上背對着我上香，還看到了香烟飄飄，眼不適應一動又合上了。我不懂圖像的意思，也調整不好我的眼，再指点落雪一下好吗？【杏子評論：意思是讓你家的病人做做九拜……2009-1-13】

•水滴石穿-續 37-玉青觀記-2009 年 1 月 6 日晚上，我在看過去的行觀記錄《九九金秋鳳回天》有“呂洞賓”之處……就見他來了，背着把青劍。我問候他，他也没反應，見他默默站立抽出劍，先起了個勢，然後劍向左揮劈上天，舞了套劍（太快了，没法記）。我問他是要教我嘛？他还是没反应，瞬间变幻——他又换套白色太极服，先弯腰手触地，起身分腿，窝起手（叫鹤手？反正我对太极不懂）展臂……（还有些动作没记），接着呈现透视图——他上臂各有一条红色通道，从手臂延伸到空中，空中有段弧线连着脚，再连着腿里的红色通道，形成两个环不断循环。这时见雪山老妈穿着素白裙子拿着剑，容入吕洞宾的身体里，也舞了刚才那套剑。

我当时只是看着没有记录。后来左耳疼——就见雪山老妈又揪着“我”的耳朵。我就赶紧记了上段。她端了杯茶坐我边上……

我：老妈好！她又变成心月狐的样子说：叫阿母，我还不老呢！我：哦，呵呵，好的！阿母有点南方味。——她笑着喝茶没说话。我：嗯，你……心月狐：你忙你的，我坐着陪你。我：好，呵呵，有什么就说啊。——她把手里的茶杯放我眼前，里面没有水了。我：要我加水？我也想啊，可这怎么加啊。

心月狐：你把你自己的杯子加满，我就有了。你可明白？我：嗯。嘿嘿，我这就加去。【杏子评论：水-情。只要是有情了，天自然就有情。看来，玉青的杯子里缺水？2009-1-13】

接着看过去的曲……这时又见一片沙滩，一只乌龟爬了过来，我想是老祖？画片展开了，是只小海龟。我笑着说：“原来是连情啊。”它站我脚边看着远处，远处驶来一艘海轮，速度快的诡异，下一瞬就到眼前差点碰到我鼻子。我抬头搭手见船上放下一根梯子，有只大章鱼探出脑袋顶个船长帽。船上还飘着黑四方旗上面有把欧式剑。我一转脸就发现连情爬上去了，我还在疑惑的时候船就启航了。我急的大叫：“连情，你去哪儿啊，怎么不等等我，这什么船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这时我感觉有个东西咬我腿，一低头——小海龟还在。我大惊：“你不是走了？怎么飞回的？”小海龟懒懒的说“我是连情的妹妹连意。”我：“连情去哪儿？”连意：“去青潭啊，那是青潭时刻船，她的任务完成了。”我有点怅然……小海龟忽然变成一只大海龟站立起来，把我容进它身体，然后往海里慢慢爬去。有个白衣女神

走来，她站在龟的面前，手一伸说：“给我”。龟从嘴里吐出了颗金蛋，她拿起来头也不回的走到海边，没有犹豫手一仰——把蛋扔进了海里。我大惊——怎么扔了？蛋没有沉下去，还是漂在海上，越漂越远。接着显出一艘刚出海的古代多层大海船，很气派。我看见其中一个房间有对男女正行周公之礼，就把视线调出来了看着岸边有片树林，里面密不透光。下个视角就是我站在树林里，看着那个海轮越走越远……（后被俗事打断）

又看到天凤小时候，开始是跟着妈祖等老祖的战团。她稍大些就天天无事生非、调皮捣蛋，谁也管不了。然后心月狐就把天凤扔进了八妖海部——不过没有人知道天凤和心月狐的关系。天凤穿着小兵服站在队伍中，不过活泼开朗，朋友很多，慢慢升小队长……八妖开始不知道这个关系，后来天凤打战不错才慢慢注意到她。又有个图，心月狐站在角落里偷看天凤带兵训练，八妖正好路过在后面看见了。不过八妖也没有表现出来，反而对天凤更凶……

看到这儿……就见八妖来了，坐我对面开始喝茶，见我看到她了就把手里的茶放下了。天凤一身戎装行军礼，八妖微一点头，天凤就站起来垂手而立。

八妖：好好干。自己没有能耐，给你机会也抓不住。我：嗯，机会给有准备的人。八妖一立眉：你能准备什么？你知道要准备什么？

天凤也回头瞪我。我双手一举：好好好，我不说话了！八妖看着天凤：不说别的，把这个校场维护好，把你这个不省心的人身盯着。

玄女穿着黑色纱裙，裙摆隐隐透着深红的边——很好看。雅如（家仙）端了椅子，玉伶（家仙）上了茶。玄女拉着玉伶（她是玄女的人）的手：现在时机正好，你也要好好跟着，（看了我一眼）对她能帮就帮着。我：谢谢玄女妈妈。

八妖看着玄女：你也来看看？玄女妩媚一笑：路过，看你在这儿，过来你的地盘喝杯茶。八妖手一挥：什么你的我的，都一样。玄女看了看手指：一样也不一样。八妖刚要说话，就见心月狐出来了：各位姐姐好。台上瞬间亮了起来——妈祖着宫妆在站在台上。心月狐跟我说：我们姐妹去说体己话，你观你自己的。然后，她们就去找妈祖了。

23点30分瑜伽功，今晚月光铺满做功的垫子。一直都在黑暗的静室做功，第一次感觉到整个静室洒满月光。我对着月亮点头合十笑了笑就开始做功。做了几拜就看见一面监狱似的铁栅栏，然后画面展开，我在个特别高的“鸟笼”里，笼里挺豪华的还有张雕花挂帐的欧式高脚床。我想我怎么被关在里面？就见有扇门虚掩着，而且钥匙就在我手上。我留恋的看了看豪华监狱，就推门出去了。场景一换来到了一个摆着中式家具的房间，不是古代，应该是现代仿古家装，特别醒目的是正对着墙上挂着一幅带框书法“满江红”。接着一转身就见一起凶杀，被杀的中年男子还穿着西装，再看时就已经开始浮肿了……看来长时间没有人发现（看的我直恶心）。我问这是什么意思？虚空就给了两字“涿州”。

接着画面一转，有位修行前辈来我家玩（实际没有来过），我把他迎进来，走他身后，看到他身上有一些蜈蚣什么的。接着看到一些怪物：身上有燎泡还扛着狼牙棒支愣着黄发的人；惨白的女鬼脸；脸是猫脸头上却长鹿角的……我观的一身虚汗，我想睁眼可睁不动，功也没有停。后来看到这些怪物都往我台上去。我不禁大惊：怎么还收这些？接着显出安管带——今晚不再是美娇娘，而是显得孔武有力、青面獠牙。我急急往天上看——有个白衣人坐在空中，应该是心月狐，但全身浸在银光里，脸是虚的，却没有眼珠！脸像石膏雕像。正好这时我有个下拜——就见一只立着的五彩大眼睛横在我的脊柱上。

心月狐：照着你，别怕，继续。

过会，眼前显出个两进的院子，安管带开门让我进去，里面有我熟悉的漂亮的花仙动物仙，也有可怕的……怪物。心月狐：这个视界不都是你喜欢的漂亮的事物，也有让人惊恐事物，是时候让你看到这些。有我照着，你看见什么都不要怕。功德圆满，要有颗无畏的心。到现在，你的表现让我还比较满意。

我心里想侥幸——我差点要睁眼停功了。玄女从黑暗里走来，她朝着空中笑了一下，忽然对着我变成一只巨大多足黑虫，口中还滴出粘液（恐怖指数4颗星、恶心指数5颗星）……我：玄女妈妈，你怎么也这么玩啊！心月狐在空中斥道：是在帮你，谁在玩你！——玄女变回来，飞到天上和心月狐一起打坐。

我大汗淋漓的——又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可能是前世的，但今晚观到都比较受气的人物——什么大着肚子的女人看着老公娶妾啊；小丫鬟被人欺负啊；拉黄包车的被人欺负等等。

刚才看到的怪物和画面慢慢容成了一个巨大黑色箭头射向我的香台，安管带拿着大刀，台边还盘着条特粗花蟒蛇（今儿，飞狐让我观她前几次帮我观到的缘，其中就有条花蛇叫“毅光”，安让她做管带，可她很谦虚的说——我做副的帮帮你就行，我想起以前有次做功有条蛇缠着我的腰的也是她）。黑箭射进了大半，后面有些黑色物质被花蛇“毅

光”的大尾巴扫出去了。这时有个东西“啪的”吸我脑门上，我看着像黑水蛭。刚想大叫就见安过来把它弄走了。

我惊魂未定的看着空中，有七、八位女神在打坐，当中是心月狐。她就一直看着我微笑。我裂裂嘴——哎，你心理素质倒好啊！

收功时见寿星老出现了，全身浸在银光里显得很圣神，忽然抛出铁链拴住我的右踝骨。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忽然左边也有个黑影抛出铁链拴住我的左踝骨。我想——黑白无常？吓得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眼前除了盈盈月光什么都无，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心月狐：我早知道会这样，照着你，你还是害怕，慢慢来吧。

功后，我盘腿静静心，百思不得其解，还又累又怕。这时有家仙教我揉揉膝盖内侧上一寸左右的地方，我摁着那儿是有种淤青似的疼（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位置叫“血海”。）她们说是不通，让我多揉揉。我揉了一会，又躺下晒了会月光浴。

我见心月狐在空中打坐，手一抬把我脑子里一些白光收去，汇到她眉心的光珠。我心想她怎么还要我的光啊？就有人骂我呆子。接着从她眉心掉下颗很亮的小光珠——她把它塞回我脑门上了。

1月7日18点多——兴达请客去自助海鲜城。我看着水箱的鱼，忽然感觉到海族的都不高兴。我看到水箱里有只小鳖，感觉很亲切。迪安让我点“鱼”，我说我不点你们点吧。吃饭的时候看着鱼什么的就吃了几口，我以前最爱吃鱼的，今儿吃不下……刚盛了碗青蛤汤，就见释佛端了起来，斯文的喝了一口。

释佛：你吃不下是因为你对海族有了感情。情是戒荤的由来。但后来世人流于形式而忘了根本。可你也不要忘了你是个人，心里有就行了，吃不吃无妨。雪山老妈笑着夹了一块鱼给我：给我吃，少悲春秋的。（家仙说要得意忘形）

21点04分青霞的天妈事件——我前天告诉青霞她们，飞狐说心月狐是我天妈，青霞说不是雪山夫人嘛，怎么又变了，那我妈是谁？她话刚落，我就见到个大太阳，我脱口说是大日吧。青霞说——你不是观到是槐花夫人嘛。当时两下闲聊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今儿晚上青霞又说不知道她天妈是谁，我想了想还是发个短信给S他们吧，可回信说——S让我自己观。

当时正在看电视，我一闭眼——见到空中“佛王打坐”，接着心月狐走来，她看着我茫然的样子（当时想是不是因为我的先入为主才看到佛王啊？），心月狐说青霞是她好姐妹的孩子。我想该是大日了吧，就给S他们发了短信。飞狐发回短信说——天妈开口了才算。

我就看着心月狐，她一叹气说你去问问青娘。我观见青娘歪在S家的沙发上说：“让她（青霞）找大日去”。我以为这算是开口了——难道是青娘的孩子？只是她生气了？我又告之飞狐。

飞狐发短信说：虚空说你笨，说你“我”大，你们就等着吧!!!

我当时也观不到什么就给飞狐回了个短信——别人的妈，我管了也多余!!!（家仙说——明摆着的，你怎么不问问大日，长嘴干嘛的？）

刚回完短信又见佛王打坐像，她还没等我开口就睁开眼笑着说：“能说出雨撒江山的当然是我的儿。（玉青注：以前青霞说的）”

我：哦，谢谢。大日：无欲则刚。——心月狐坐在旁边叹气。我告诉飞狐他们，飞狐回信说——你就应该抓机问询!!!【杏子评论：笨死了，心月狐搭桥青娘，就是帮着玉青牵线青娘；青娘搭桥大日，就是帮着玉青搭桥给大日。

2009-1-13】

我心想佛王真大度（我还没问，她就主动说了），世人可不像……心月狐：你也不像我，笨的像猪八戒的孩子。我：猪八戒也不笨吧。心月狐：不是那个笨！是花花肠子多，总想着、做着下道的事。我：我问别人的天妈是下道啦？心月狐：不是说这个！是说你不会抓机。不管因为什么，能观到就接着问。怕错也是你那个“我”怕错。

我心里想这是关于“天妈”，要是说错了，别人相应错了，不就不好嘛！心月狐眼一暗：从来只有不认妈的儿，哪有不认妈的妈。我：嘿嘿。心月狐：你现在连着这根线，不会错到哪儿去，只要你静心观了。我：嗯嗯，心不静。——她就隐去了。

10点多，我上香准备做功，迪安打哈欠，说看见一条大黑蛇，叫“天龙”看着他。我就打开了录音笔。

迪安：来条黑蛇，变成一位武士，穿着灰衣服。玉青：哪个战团的？迪安：叫天龙。那个……没说，就看着我。玉青：你别睡着了呀，赶紧观。迪安：有只白兔子。玉青：嗯。迪安：红眼睛，白兔子，请它上位！玉青：跟他聊聊啊，就请人上位？迪安：兔子看着我……说是“多多”。（他以前养的兔子，后来死了）玉青：多多？多多怎么来了？

迪安：多多来玩的。（快睡着了）玉青：嗯，继续。迪安：来了匹飞马，白色的，长着翅膀的。玉青：好。它有什么动作嘛？迪安：嗯……看着我呢！玉青：嗯，怎么看着你啊？头冲哪儿啊？迪安：就是看着我！白色的翅膀。玉青：你问问她是谁？迪安：……

玉青：我看见妈祖和天公都坐在天上看你笑呢。迪安：嗯，妈祖好像穿着黄色的衣服，在那儿笑呢。她是灰色的头发。玉青：嗯。继续。哎呦，妈祖可等到你今儿能观了。迪安：边上是天公嘛？我看不清楚……玉青：嗯。迪安：我看不清，妈祖很高兴……她说——乖儿子，我跟她说我会好好修行。玉青：嗯，她说你这根线早串到她手上了，一直等你开窍这临门一脚。

迪安：我看到蛎蛎了！玉青：你怎么老看到你们家养的啊。迪安：我不知道，我就看见它待在一颗大白菜上。玉青：那不错。这是“翡翠白玉”的造型。迪安：一颗大白菜，它就蹲在上面。我让它多吃点。玉青：还有谁啊？看看我们家仙？迪安：看见小雅了，小鸭子。走过来，好像变成一个女的了。小雅……我也不知道跟她说什么……

玉青：你看着她跟她聊聊。她给你做什么手势没有？穿什么衣服？形容一下。迪安：穿着黄色衣服。黄色的上衣、黄色裤子，就是那种淡黄色的那种。也挺高兴的。玉青：嗯，那是。迪安：她招手让我过去。玉青：过哪儿去？迪安：过她们那儿去，就是台上什么的。玉青：你看见你的天魂了嘛？迪安：就是个通明的人……玉青：你来的第一个黑蛇就是你的缘，叫天龙啊？迪安：就叫天龙。黑蛇盘起来了。玉青：还看到什么？迪安：来了头小猪。玉青：什么颜色？迪安：噜噜噜的叫……粉色的。玉青：哦，他最早来的。

迪安：粉色的小猪，他说叫小强！玉青：呵呵。他要跟你说什么？迪安：他说他饿了，我说你到台上找吃的。玉青：唉，他找你说饿了，是让你拿点什么给他吃。迪安：哦，冰箱里还有面包，我给他拿了一袋面包……他正从我手里吃呢。玉青：嗯嗯。迪安：我好像看见青霞的天魂了，反正是个女的。

玉青：你问问她是谁？迪安：我感觉她就是美心，穿着红衣服。玉青：嗯……继续，跟你说什么呢。迪安：她也挺高兴的，反正。玉青：有什么表示？动作什么的？迪安：她就是冲着我笑。玉青：哦。迪安：我好像看见天凤了。我感觉到……玉青：继续说。迪安：天凤穿着一件粉色的衣服。天凤我感觉看的很清楚，粉色的裙装，头上还别着那种的……叉子。玉青：叉子？

迪安：她冲我招手……玉青：然后呢？迪安：（哈欠）天凤说很高兴。看见了一个土地公公似的……拄着拐杖，老头。玉青：嗯……你问问他是谁？迪安：请问你是谁？他说就是土地公公。玉青：哪块的土地公公？迪安：就是管咱们乡下的土地公公。嘿嘿。玉青：呵呵，挺好，问问他是不是来常驻？迪安：他正捋着胡子冲我笑呢，有很长的白胡子……玉青：嗯。迪安：他跟我说把树种好，浇浇水……树（快睡着了）银杏树……玉青：嗯。还有呢？迪安：拍拍我的头……我得找人浇浇水，上上肥什么的……

玉青：呵呵呵。行，挺好，还有呢？就是观。迪安：好像又来条白蛇，白蟒蛇……玉青：嗯，跟她聊聊。迪安：它张开嘴，吐着那种蛇的舌头。玉青：嗯。迪安：它说叫大白！玉青：你问它是缘嘛？是缘请它上位。是缘嘛？迪安：它说是缘，是三百年前的缘。玉青：哦，挺好。迪安：是缘，呵呵。玉青：别笑，假亦真，真亦假。

迪安：三百年前……可能是夫妻。玉青：嗯！迪安：它是夫，我是妻！（又快睡着了）玉青：嗯！迪安：我就请他上位。（哈欠）玉青：还有谁啊。迪安：可能又来了只鸟。玉青：什么样的鸟？迪安：可能是长嘴啄木鸟。玉青：好，继续观。迪安：来了只老鼠……灰色大老鼠，爬我脚边，顺着我的裤腿就爬上来了。玉青：爬哪儿去了？迪安：爬我手上了……玉青：你要说出来。迪安打哈欠，玉青：你看打哈欠了，你的缘还挺多的，继续。迪安：嘿嘿，看见一个人穿的就跟蜘蛛侠一样。玉青：嗯。迪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天龙。

玉青：嗯，继续说。迪安：嗯……玉青：你要不要……迪安：来了个和尚，穿着灰色衣服，年轻的小和尚。冲我合十……玉青：说什么呢？迪安：他说来了就好好修吧！说我……慢慢的走。玉青：嗯，你没问他是谁？迪安：问了，没说就走了。玉青：哦。你得说出来，你们交流得说出来。迪安：哦，我好像也看见那只金色的公鸡。不知道是不是那只……玉青：没事，你甭管是不是，问。继续说……迪安：母鸡吧，可能是……下了个蛋。玉青：金色的母鸡是嘛？

迪安：嗯！玉青：蛋呢？鸡怎么着啊？迪安：就在地上搁着呢，鸡冲我咯咯叫。玉青：嗯，继续。迪安：来了条黑龙。就是一个头，挺大的龙！玉青：可能是玄龙呢。老爸看傻女婿来了。嘿嘿，说说啊。迪安：玄龙你好，黑衣服，幻化成一个人，挺年轻的小伙子，挺精神的。头上还扎了个辫子……拢起来的。他冲我笑一笑。玉青：嗯。笑完之后呢？坐哪儿？有没有请他喝喝茶？迪安：喝了口水……嗯，坐那儿，看着咱们。我请他说话，他说他就不多说了，能来就挺高兴。玉青：你问它是玄龙嘛？还是来上位的？你说不是没关系，来的都是客。迪安：他说好像不是。玉青：



不是啊，嗯，给它报个名。

迪安：他说是黑天使。也没说什么。就去上位了。（大哈欠）玉青：继续！迪安：我又看见那只猪了，面包吃完了。玉青：哈哈，跟你道谢来了？迪安：它说还来要点吃的。玉青：还没饱啊。哈哈。迪安：还拱我……嗯！粉色的小猪！拱我的手。玉青：继续说，继续说。别睡着了。迪安：看见一只黑猫，黄色的眼睛。玉青：继续说啊，别睡了，请它说。迪安：它不说啊！！它跳上台了。他们都喜欢小鱼。玉青：还有嘛？——迪安累了，不观了。

23点多做完瑜伽功。有一些零散画面，印象深就是水边一片桃花林，有人说叫“桃花岸”。还看见一个特丰满的黑种女人和一个白种男人做爱。

1月8号下午14点多在网上碰到飞狐。（摘录）

飞狐：你昨晚有没有行观啊？玉青：有啊。飞狐：嗯，行。你昨晚没跟青霞在一起吗？玉青：跟青霞一起啦，所以她问我她妈是谁啊。飞狐：你就是该把自己放小一点。比如昨天……玉青：嗯嗯。飞狐：你在那儿讲什么你多管了青霞的闲事。可是那是S让你问的。照你这样说，我们都是管了你们的闲事。那是S希望你能借机训练自己的观力，找一个跟她们续情的机会。玉青：哦。

飞狐：你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大了。你以前好像没跟大日说过话。玉青：嗯，呵呵，对。飞狐：就是，昨天就是借着这个机。而且是S开口让你问。你还在那儿想的就是你那个我，还在那儿想你以前观的怎样。

玉青：这种紧张就是分别心。飞狐：这个就叫我大。我在跟你说“我”。你别又扯到紧张上去，那是两码事。玉青：哦。心月狐为什么让我找青娘啊？

飞狐：以后记着了，S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因为你要是干嘛就是自己错机了，那找S就没用了。你应该自己问心月狐，为什么找青娘，这就是你的机。你应该自己把这些做个记录，以后累积起来就是你自己走过的路。玉青：我昨晚记录了，今儿的这段待会也记上。

15点24分和飞狐聊天间隙——又见佛王打坐。

大日：江湖儿女自有归去意，切使蛮力。彩云悠悠白云追，自成美景奈霜天。金光照拂已万幸，何缘法障深千丈，我自深浅随去还，一颗冰心朝大日。

我：以前我观到的槐花夫人也是您？大日换了紫裙装说：我心同你娘的心一样，都怕你们的我膨胀，我本不想这么早说的，但……也是机缘巧合吧。她心里一直想知道她妈是谁，现在告诉了且看她怎么上道？

接着显出太阳四散着光线，炫目美好暖融融的，太阳中心是佛王沉默打坐的样子。月亮遥遥相对，银白的月光融进了太阳的射线，月亮和太阳渐渐融合了。地球上汪深潭，里面有无数看不见的生物在翻滚，海底有些洞里“泊泊”的冒着气泡。

大日显出了少女模样，长发披肩，着石榴红长裙，白色挽纱，很美。她坐在空中一个红色大沙发上端坐着喝茶。

我：大日妈妈好，呵呵。大日：你也好啊。（大日好随和啊。）——心月狐出现坐她身边。我：阿母。——她笑着点点头也端着茶。

玄女笑着出现了，手里还提着个红色绣球说：哟，够热闹的啊，总看着别人的孩子好，你（心月狐）不是怕她跟着大日直接回去了？心月狐：她要是那个本事就好了。三个人坐着喝茶，玄女坐下前把绣球扔我怀里，我看上面绣着鸳鸯戏水。我：谢谢。

我：阿母，你昨儿为什么让我问青娘啊？心月狐：她是什么都知道的。你修行她也帮了不少忙，你小时也跟过青娘一段。我：你怎么不养我啊，把我到处送人。心月狐：那时候顾不上你，哎，天上地上都打乱了套了。这期间谁有空谁就带带孩子。难免有个疏忽，从此天人两隔的比比皆是。

玄女：要是我的孩子敢这么顶嘴的，早不管了。大日抬抬眼：嘴上不管，手下也不留情？心月狐：呵呵，慢慢来，谁能指望她能完全明白我们当娘的心。等她有了孩子，再体悟就不一样了。我：呵呵。玄女：一个个都宠着惯着，无法无天的。大日：再大也翻不过天去。就怕撅着屁股拼命往地下钻，然后朝天喊累啊苦啊，钻的满头包，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心月狐：哪需要这么费劲呢？玄女：是啊，都要有你千年枯坐，万年死等的劲儿，早不用我们操心了。心月狐：要是死缠不放的傻劲，也容易的很。大日：少在小辈面前说这些。——三人笑着隐去了。

21点05分整理资料时打个喷嚏。有朵芍药花开在眼前，芍药花变成个女子，十分富态端正。我：你好。是哪位？（心里想是来报名的花仙？可我家没有芍药花）——显出个图，我心上正在开朵芍药花。我觉得很怪异。



我请她坐喝茶，我刚想问侯她——她忽然变成一只怪物，像只大螳螂，不过有很多爪子，还滴着口水看着我，还是蓝色的。我开始吓了一跳，很快平静了。我：能报上名来？怪物变成个蓝皮小矮人向我连连作揖，张着嘴说什么——可我啥都听不到。安管带来了，也是青面很凶的样子，她和小蓝人说着什么，小蓝人扑通跪下——痛哭流涕的！

我：安姐，怎么回事？安：这泼皮刚想装芍药仙子混进来，幸好你没动心。不过花开在心中了，差一点就……我：哎，他能上位嘛？

安：不行！7号晚上你接了一些异灵的缘。心月狐娘娘告之我们暂时不能再放他们进了，你根基还浅。我：有你们在，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小蓝人咚咚磕头，声音很嘶哑难听：我见装芍药仙子，你没动心，就想装个螳螂仙，可惜……可惜……道行还浅，露出了！这时，光武士拿着大刀不由分说的拖走了小蓝人！我心里有点害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些都是鬼仙？安：嗯……是一些异时空的生灵，也是你散落的音（事后才知道也许是这个“因”）。你一直都观到一些美好的事物，其实也有些生灵没有美好的外表但也是需要你聚拢的缘分。

有个女神在天上拍手：胆子倒还行。我刚要问是谁？她就走了（穿着黑衣裙，可能是玄女？）。然后见一大群古罗刹女在跳舞，一会儿柔美一会儿阳刚，但都很和谐。又打个喷嚏，见玄女拍着手走来：就是我。她穿着黑紫衣裙，头上很多黄金首饰，非常漂亮。看的我有点呆。玄女：美丑对比大吧！——她又变了一下骷髅头，见我偏头，又呵呵笑的变回来了。我：你要吓我。呵呵，是要告诉我不要着相？玄女：不要只知道意思不会做。坐看八千里风云，哪管霹雷惊天，一路往前冲！我：身不动，心已远。

玄女：心和我们靠近，冲回故土家园。我：谢谢您。——她看了一下正在玩游戏的迪安说：那个呆子不用管他！我：哦，呵呵！我待会儿拉他一起做功。玄女一摆手：不要自作聪明。他有他的路。蛇打洞，鼠钻墙！各走各的。——胡说！有个声音爆喝——妈祖走来显个老太太的相，我还是第一次见！

妈祖：你们几个女儿都能耐，也用不着我操心，我就烦烦他们的神吧。迪安好不容易能观了，你来搅合什么呢！丫头，你要带他一起，他也听你的。

我：是！——我看天凤过去扶着妈祖，玄女哼了一声就走了，还说——不听我的，有你们后悔的！妈祖摇摇头就走了。我想问天凤这什么意思——天凤看着迪安眉头一皱说：待会你们一起做功。然后追着妈祖去了。

1月9日看网上曲“他们的理念与我们中国的道教差不多——驱鬼。不过，佛教里也有驱鬼仪式……月湖女：应该具有平等心才是……”

忽然虚空说：“这两天观到这些画面就是强化你的“平等心”。上下九界，一切唯心。心如花园，万香和谐。”

心月狐走来，身后还跟着一只大白鼠，不是现代白鼠般可爱——挺丑的！我刚想完她就变成个特别漂亮的女子，头上戴着白色皮草装饰，她对心月狐微微万福：恭喜主帅。心月狐赶紧伸手扶住了她：辛苦你了明玳。天凤过去给明玳做万福：谢谢姐姐。——明玳微微万福还礼。

心月狐对我说：以后叫明姨，也是雪山大将，你以后有不懂的尽可以问她。我会有段时间不得过来，但我会一直盯着你，还是好自为之。

我：是，阿母。——心月狐本来转身走了，又回来抱抱我才离开。明玳一直静立一边，气质优雅沉静，我挠了挠头请她坐——她就不言不语得坐下还叠着腿，还点了根烟，对我冷冷的。我：呵呵，你抽烟？——刚到这儿，我怎么看到她变成白色骷髅头，还滴着水！我赶紧看向别处——远处我在个漩涡里大喊救命？我心里很烦——这两天怎么老忽然看见这些可怕的事物，都吓我一跳！我想问S去，可一想他们总让我自己问。我就自己问——有人说我——“心里有鬼！”我问是什么意思？谁说的？也没有人答我！

晚上想试试“天地大拜”，行了半套，我就累的不行了，口渴异常——喝了半壶水才好些。我想问问怎么回事？又想到总观到可怕的事物，就作罢了。（补记，12号早上刷牙时和家仙伯堂闲聊，他说我是“纯阳之体”，很少见。我问什么意思？他说火重的很，别人耗力你耗血。我问怎么办？他说慢慢调，让我别着急。谢谢伯堂兄！）

1月10日20点33分读《神曲》中“达摩歌”，对达摩之意非常认同。我心想要是能拜达摩为师就好了。家仙明玳说：“哪是你想拜谁就拜谁的？”正说着达摩来了，寸头灰袍子，半尺长胡子但不乱。

我：达摩祖师好！达摩在空中打坐，过半天说：想我来，我只能送你一个“观”字。我：观中观。达摩：又见，反复见，反复观。

这时窗外不知道哪儿传来一声巨大炮响！（从来没有过，这是市区啊）吓的我一惊。可见达摩还是很镇定。我刚

想感叹……他就摇头。

达摩：不是说，我能定住你定不住所以才被吓。你是个人身，有着七情六欲，被影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人身，观再观，才是个难题。

我：是啊。观再观，见又见，磨再磨。他是摇摇头：少言吧，离能理解祖师意还早，但积累的过程是必须的。我想着——悟如叶上珠。他就隐去了，我称了谢。【杏子评论：你一想他就走了。2009-1-12】

23 点 12 分做完瑜伽和半个“雪山青莲”。上香见一立着的唐三彩侍女（重所周知，唐三彩是陪葬品，我观到这个又不敢做功了），有些破损了，但表情生动。我问谁给我的图？妈祖说：赶紧做功吧，今天我来照看。我就去做功了。

功中我变成一只豺狼头，我在崖底，抬头看一面高耸入云的悬崖。收功时来了位老人叫天岩星君（后翻书，是天公？），他说来看看，摸摸我的头说：“好好带”就走了。今天听“雪山青莲”就困的很，我想听但直打瞌睡，不到半段我就睡过去了，一个激灵又醒了，关了音响逃出静室。

11 点 42 分在网上看书，看到“青娘”，就看青娘来了——穿着绿长裙，长的好漂亮啊，眼神是说说不出的活泼灵动。我：给青娘妈妈请安！

青娘：少乱认妈！你这个葫芦心！爹妈不认，胡乱咧咧！——她还是笑着说的，可说的话跟刀子一样。我：嘿嘿，我错了，大错特错了。青娘：你是我带大的，我见你高兴，你连我这个疼你的姨娘都不认！

我想到——的确，青娘是第一个让我自己看到的十二宫之一。我：姨娘，我好难过您这么说哦，我对你们心一样。青娘：少提你的心啦！那个心怎么打都不死。茶都不上!!! 我：哦！哦！哦！请……（我想安管带怎么没有上茶呢！我看到一个图：青娘刚来的时候，安就要端茶过来，青娘给她使了个眼色——让她别上。我看安有些尴尬的站在台上看着我，有点内疚的样子！唉，我的好安。）我倒了杯茶，虚空中青娘端起茶杯，慢条斯理的喝着，和没事人一样。

我囧着说：姨娘！欢迎您随时来打大棒！——青娘忽然擦着眼泪，抱着我说——你一定要回来啊！身体这么虚……一定要回来。我：嗯！明白了。（这位娘娘好会变脸啊）雅如（家仙）忽然过来，给青娘请安，雅如说：主帅，我是长花队的雅如。我：咦，小雅，你不是雪山女？小雅：我和你是发小，都在青娘那儿长大的，后来我去了雪山部，你反而去了海女部。是……你娘说，让你在八妖帅下，吃吃苦，立立规矩，别整天瞎胡闹，也不让我们在一起了！

青娘：都是好孩子！小雅，现在都是紧要时刻，和阿意在一片好好修行，别再像以前那样嬉笑玩闹，恨不得把天捅个窟窿！（天风的小名叫阿意）

我：知道了，好姨娘！青娘：少拿嘴填我！好好处！好好修，你的家仙都是好孩子，你要向她们学习，还差的远，明白嘛？我：嗯嗯！——天风过来了，又见青娘帮她挽了髻，天风就偎在她腿边，头枕着她的腿，显得十分亲密。（家仙毅光说：在虚空，由上辈给下辈挽发表示亲密，给插个什么首饰就是表示更进一步的亲密。）青娘：越是亲越是骂的凶！小小人撅着屁股给娘打，娘心酸痛，打也下不得重手了，就是自己能撅着的太少了！就要给摁着，好一顿胖揍！

我：嘿嘿。（我真服了青娘了，不管嘴上说的多狠，始终是笑着的，还挺开心的样子。）青娘朝我飞了个眼：跟我学学，别像个呆瓜！我：嘿嘿，秘技秘技。心月狐走来，青娘迎上去笑着挽着她。青娘：就知道，在这儿总能见到你。我：阿母好——我心想她昨儿不是说这段时间不来嘛！

心月狐：你把身体将养好。我：出了什么事？心月狐：没事，好好休息，慢慢行。——她和青娘对看了一眼就消失了。

2009-1-13 整理-待续

镜如意-26

上接镜如意 24 中玉青整理的 2008-12-13 在 S 那儿的观记。

S：她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个我。你像那个玉青说那个雪山夫人，说那个意思就是你怎么不改个嫁？这就透着一个我！

青霞：我还跟兴达说，你看咱们挺幸福的，又来了一个小飞狐，咱们跟他们也挺有缘分。我说都是挺厉害的人，将来肯定也错不了。反正心里老有一种不着急、不着慌，反正我认识 S，我认识这个最什么的人，我就心里老有一种挺优越的感觉。生活上、尘世间呢我也觉得挺知足的，知足常乐的那种感觉。在虚空这方面呢，我觉得反正我也不着急，肯定我缘分也特好，要不我也不能那么早就认识 S。

S：这种想法……青霞：这种想法也不好把？S：这种想法呢，表面上没事。但是和其他的那些学人相比，这里面你就暗中透着一个我大。青霞：对，我也分析了……S：就是个我认识，你们不认识，我比你们大。青霞：呵呵，对。S：背后呢还隐着一个……兴达：优越感。S：对，这些呢就不想，不去想那些。就是我呢就认认真真的去报名接缘，我跟我堂上的这些仙多交流、多说话。至于你能见到我，你认识我；他们那些人没见过我，不认识我。那都可能是历史上的缘分，那都是过去的了。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我得把我堂上那些仙照顾好，我得跟她们多交流。就是说不能比，我比你们反正我强，我认识师父。青霞：对对。

飞狐：白娘要她们接着观。她说大日在这儿照着不容易。我还看见一只狼走到那个照着的大日里去了。【杏子注：不一定是狼，很多人把狼与狐分不清。2009-1-14】S：嗯，玉青抓住这个机会跟她们交流，看见谁就可以跟她们交流。你想跟谁交流就能跟谁交流，因为在这儿请谁谁就能到，而且没假的，要抓机。玉青：没感觉现在。S：嗯？玉青：没感觉。

S：就是你心里想跟谁说话你马上就请，你就能请到。玉青：唉！我就看见那个大日坐在那个太阳中间，显出的是金身像。然后她说——佛法无边。【杏子评论：此时的玉青依然端着个我，这个我形成了法障（屏障），所以没感觉。2009-1-14】

青霞：大日还一挥手，好像撒的是光，但是她说的是——雨撒江山。S：嗯，挺好。佛法无边，雨撒江山。玉青：可能给了个图吧，一个小蚯蚓在地上拱来拱去的。青霞：嗯，那些小草都出来了。就是地上好像好多小草都在那儿往上蹿。S：哦，你（玉青）看见是蚯蚓在地上拱来拱去？蚯蚓啊？玉青：嗯，对。S：那就是耕耘。玉青：哦。S：耕耘懂吧？就是让你从最基础下功夫，就是耕耘。只有耕耘才能像她说的那个，很多青草慢慢慢慢地蹿出来。青霞：嗯，完了青草上又开了好多……S：花。青霞：嗯，万紫千红的小花，特别多。S：嗯嗯，对。青霞：特漂亮的，各种颜色的小花。S：嗯，就是要成这个万紫千红的景，你得像那个蚯蚓似的经常辛苦地耕耘。你（玉青）得记住，你必须得像那个蚯蚓似的那样去耕耘。玉青：嗯。

青霞：小花上又有好多穿盔甲、骑马的那个……S：将士。青霞：对对。骑马的将士也是一片一片的。我好像多次看见那个穿盔甲骑马的将士。

飞狐：她（青霞）说一片穿盔甲的将士时，虚空说——寻回往日时光。

青霞：而且大部分的将士好像穿白的多似的。可能跟我不能观有关系，看见的都是白的。S：也不一定。刚才说的就是让你寻回往日之光。青霞：哦。S：就是寻找过去之光。就是说你就是其中之一，慢慢慢慢地……青霞：嗯，完了冰河五四。S：给你说冰河五四？青霞：嗯，就有这意思，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S：嗯。青霞：你一说寻找往日之光，我这儿就觉得就有冰河五四。S：嗯，那就是你要慢慢地观到那个状态。青霞：我好像看见我的那个天姐，那个美薪，脸色挺健康的，戴着一个带穗儿的帽子，红缨帽，穿着战甲。S：嗯，那一群就全是你的缘，就是你的往日之光，兄弟姐妹。青霞：她说今天是好日子。就是我那个叫美薪的天姐说。S：嗯。青霞：其他的将士也都挺高兴的样子，不是很清楚。但是美薪挺清楚的。S：嗯，请她跟你多说话。青霞：嗯，我说美薪，今天大日在，咱们赶紧说说话。美薪就给大日做了一个下跪似的那种跪拜礼，也不是磕头。S：她们的军礼。青霞：对对对。

玉青：大日对着我，手上拿着那个佛珠说，口念佛号心枉然。

S：哦，那说你有嘴无心，要你在心上下功夫，就是耕耘也是在心上下功夫。

玉青：我觉得一层全是云海，不着地。然后又看到那三面镜子，没有像，照不出人影。

青霞：那个美薪说，姐妹同心战沙场，往事如烟。反正大日说，如烟上九天。S：嗯。青霞：看见一缕青烟似的，往上就飘散了。S：嗯。青霞：美薪拿着兵器，但是我看不清是什么兵器。我看见她腰上有剑，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似的。飞狐：我这边看的是个长兵器。青霞：嗯，对。飞狐：就是主体像是矛，矛的尖端旁边还有往上弯的一部分。青霞：对对对，有那个意思，就是一个长杆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清上面是什么东西。好几次都拿着那个，我开始还以为是个枪。S：可能是像战国时候的那个戟。飞狐：就是比三叉戟缺一叉。青霞：哦。S：那个兵器就是她的特征，就是让你记住她的特征。青霞：哦。S：她有时候不直接显她的像，她就给你显个兵器。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就是她，她来了。记住她们的特征。青霞：嗯嗯，她脸上还流着汗，有点冒着热气似的。S：嗯，你问她干吗跑得那么满头汗。青霞：（她说）心欢喜，急奔前。急向前还是急奔前。

玉青：我看见一只鸟飞那个崇山峻岭。我想那鸟怎么也该是大鸟，后来一看是只小鹦鹉，五彩的，挺漂亮的。S：

嗯，你请她跟你说话。玉青：她说什么鸠占鹊巢。S：哦。玉青：（它）跑到一个大鸟巢里，什么鸟都有，没有重样的。可是那样的鸟都在一个窝里。S：嗯。玉青：然后它自己找一个窝就睡下了。它说守着自己的脚，出去累了。就说想玩儿啊，出去走走，挺好。

青霞：我说请大日再开示几句，大日说——花开遍地……那意思好像就是说……为先？花开遍地……是你为先啊是什么，向前冲。S：嗯嗯嗯，她的意思就是让你打头，要往前走，别总在最后待着。青霞：嗯，往前冲，那三个字还带着叹号呢。就是命令式的那种口气。S：嗯，在后边儿当然舒服啦，后边儿串着，让你往前走！到前边儿去了，那前边的就得拉着后边儿的，呵呵。

飞狐：刚才虚空说，大日宫主下凡尘。可能是说青霞以前是大日宫的一个孔雀女。S：哦哦哦哦，那不得了，孔雀女可不得了，呵呵。飞狐：同时给的图像是，从大日宫里飘下来一个女子。可能是下来以后跟八妖她们……S：合过。飞狐：合过，打过仗。S：嗯，那就是她下来以后到了雪山那边儿，跟八妖她们混在一块儿了。飞狐：嗯，她飘下来时穿的衣裙是白色的，下来以后看见是穿的八妖青潭女的那种战服。S：嗯。

青霞：大日又说，孔雀鸡头从头来。S：哦，呵呵，从头来。就是说你过去的那已经过去了。青霞：对对，就是那意思。S：现在的你就是从头来。飞狐：哪个机啊？青霞：就是鸡鸭的鸡。S：就是那时候在天上是孔雀，落地就变成鸡了。青霞：嗯嗯，（她说）别着急。S：嗯，这个鸡呢，也是鸡鸭的鸡，但是也暗含着一个机缘的机。飞狐：嗯，对对对。S：嗯，就是这个机会、机缘，就是抓住这个机缘。青霞：嗯，大日还点头，在旁边。您说话的时候她点头。

S：就是抓住这个机缘往前奔。青霞：大日说了这么多话吧，我没太看清楚大日。觉得就是她在那儿，但是……就是她在那儿打坐说的。S：嗯。

飞狐：我看到有一朵花飘到青霞脑袋后面。就是像画的那种花，中间一个圆，周围画几个花瓣。花是白色的，中间的心是黄色的。S：嗯，你问问那个花是谁给的。飞狐：从大日那儿飘出来的。就跟青霞的脑袋差不多大。S：你说给她（青霞）这个花干什么呢。飞狐：她说……

青霞：（她说）花前月下。飞狐：说是帮她（青霞）观。青霞：观。对，她说——花前月下观。S：嗯，也就是还是从观上下功夫。青霞：说观想都是观。可能跟我以前我老说是我想的吧，是不是真的啊……我有时候老有疑问。S：嗯。青霞：（大日说）日日观，行到头。她那意思让我每天都观。S：嗯，对，每天都观。哪怕每天观的时间短，十分钟，二十分钟，那你也要观一观。青霞：嗯。我说行到头，她又给一个——行有头。S：嗯，行有头。【飞狐：录入到此她们说——行有头就是修行的开端。就是你必须现在开始去做，才有可能到头。永远等着不去做，就永远没有开始，也永远无法到头。2009-1-12】

玉青：我刚才一仰头，就看见观音拿着树枝点了一滴水在我鼻尖上。【杏子评论：哈哈，端着个我当然就没有情啦！幸亏是观音给了一点情。2009-1-14】

S：哦，你问她是什么意思。玉青：我刚才想是不是让我仰头接水啊？她说你这样能喝着吗？就是说她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仰头接水的意思。S：嗯。玉青：就是说，不要放弃自己的那个清净心。感觉那个水是冰凉的，感到特别清净。S：你（玉青）继续请她多跟你说说。

青霞：大日说那个狮吼天下，你们观行天下，回归九天。S：嗯。

玉青：我刚才就问她（观音），我说这两天讲的什么佛魔什么的……然后她就给了一个画，一锅熬着的粥，拼命地熬，然后熬稠了，熬糊了那种。她说有点过了。就是差不多你就该起锅了那个意思。S：嗯。玉青：然后她说这个你得自己看着，自己熬自己看着，自己的锅自己熬。S：嗯，就是开始用猛火，猛火就是武火，差不多了的话你得用文火，用微火。玉青：她然后给了个刹车的意思，就说稍微再刹一刹，就是该用文火了那个意思。S：嗯。

青霞：大日指着你们（S和飞狐），说让我紧跟行。S：嗯。青霞：我说您再给我开示几句。大日指着你们说，紧跟，紧跟行。S：嗯，你这个缘挺好，大日的缘，那好得不得了。青霞：嗯。

S：玉青请你那个天姐，让你那个天姐下来坐。玉青：她不理我，呵呵。S：啊？玉青：她不理我，她坐在那个堂上背对着我。S：唉，呵呵，你好好请请她。

青霞：美薪把帽子摘了，坐到大日旁边去了，坐在她脚边上呢。S：哦哦哦。青霞：长头发。

玉青：那个天凤过来给你（S）做个万福。S：嗯嗯。玉青：意思就是让你说说我。S：呵呵，说说你。就别乱想，稳稳当地观。玉青：嗯，说我心太活了。她说别人有七个窍不够，你还要再添一个窍。就那个意思，呵呵。S：嗯。

青霞：刚才大日说紧跟行就是指你们，然后那个美薪就到一个好像是穿白衣服的年轻男子面前，给他也拜了拜。

S：嗯。青霞：他穿的好像是那个白袍……

玉青：她昨天就说，说让你别写这些吧，你又补记那些，非要写。S：哦，补记什么了？玉青：就是我昨晚发给你们的观记的后面那一段，有些是整理时理解的一些话。S：哦哦。

飞狐：你发过来了……我们还没看呢。玉青：哦。S：刚发的还没来得及看。玉青：她昨天是不让我写。S：她不让你写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还不到把你理解的那个东西写上去。她的意思就是你一理解可能就理解歪了。玉青：对，但是我就是想，不是说我老不来吗，就是写了给你们看的意思。S：哦哦。

青霞：刚才 S 不是说我跟大日挺厉害的吗？那边就说，你不厉害，天厉害。S：哦。青霞：就是指着我。S：哦，呵呵呵呵，她这个话就是怕你那个我又大了。青霞：对对对对，就是提醒我别骄傲，我感觉就是。S：就是我别膨胀。青霞：嗯嗯。

S：那个天风的意思，她为什么不让你（玉青）在后面写你的那个理解呢？她怕你强化你的自我意识。玉青：但是……这个……像 TW 的那些人有时候给你写他的那个自己的理解，他离得远，肯定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但是她（天风）后来就是说，行观——就已经是你所有的思想都在这里，不用写什么。S：嗯，对，行观本身都已经包含了你的那个我的全部。玉青：我说我怕有时候师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她说师父比你厉害得不是一级、两级了，他（S）还不知道？呵呵。S：就是你观的内容本身就能看出来你的那个我的潜在。玉青：嗯。

青霞：我还感觉就是有一个罩子罩着咱们似的，就跟那个龟壳似的。好几次我做小九拜的时候，都感觉有一个龟罩着我，就跟龟壳似的。有房顶那么大的一个龟。S：嗯，你现在就问那是什么。【杏子评论：归是最大的情。2009-1-14】

玉青：我那个……刚才就问了，我说这个……给了个图，就说大路上不是有驿站吗？就是走在大路上你不得停下来那个什么吗？我说这个走修行的路有没有驿站啊？就是到一段你得停下来总结一下或者是那个什么的。她给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路没有驿站，能走多快就走多快。【杏子评论：修行是逆水行舟，一停则退。2009-1-14】S：对对，就是不回头、不退转，你就是一路观记下去。至于谁去理论，谁去总结，你后边的人你爱怎么说怎么说。玉青：哦……S：你应该就是怎样呢？就是我这条路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我还回头看看是怎么回事儿，还去小结什么什么，都不用，我就一直往前奔。玉青：这……没有方向了，感觉。S：啊？玉青：怎么奔？S：你这个观就是方向。玉青：哦……S：就是一直观，她就一直都带着你……玉青：对，刚才……她这两天一直给我的就是河，要不然就是一条大河，要不然就是一条大路。S：嗯嗯。玉青：我有时候还想有没有什么拐个弯儿停下来歇会儿啊，或者有什么驿站啊，都找不着。S：那不行，你拐个弯儿歇会儿或者驿站那就是下道。玉青：哦……S：就这个意思。她这个没完没了。玉青：那我也不知道自己就说……这条路就说走得对不对，有没有下道了或者怎么了。S：你一想就下道了，呵呵。你不想就在路上，一想就下道。玉青：哦……昨晚我给你写了封信没发给你，她（显观音相）说，只要你发了你就下道！然后我就给删了。S：哦哦哦哦，对，你一想就下道。玉青：昨天观音晚上不让我发，她说你发了你就下道，我就给删了。玉青：她说自己的路都是自己的，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S：对。

青霞：那个大乌龟我问是什么意思，给了一个易，易经的易，说是易龟。好像大日那边又给一个字，就是归，不是乌龟的龟，就是回归的归。S：嗯。青霞：他（兴达）不是在这儿睡觉、打呼噜吗？那边在笑他呢，孔雀女笑他呢。他们（兴达、迪安）困得太……S：没事儿，不用管他们的，让他们睡他们的，找件衣服盖着点儿（兴达和迪安到了 S 处就昏睡）。

玉青：都在笑他们俩呢，花仙都在笑。青霞：花仙还是动物仙说，他们倒是挺好的，他们倒挺舒服的，还睡着了。玉青：我听她们说他们都笨……（注：录音听不清）青霞：对，说他们是笨归。S：哦，呵呵。

玉青：她说你想那些也是个求，观音说的。想得越多越是求，你总希望你能想得……（录音听不清）。S：嗯嗯。玉青：她说，让你走轻松……就是说让你走这条路已经很轻松了，你还给自己加重担（想）。我就看见我挑着担子，自己还时不时买点东西往里面加。呵呵。【杏子评论：修行路上的重担就是想。2009-1-14】

青霞：那边还给一图像，就是那个我，一个刀在那儿把那个我剁得烂极了，说包饺子吃。S：哦，哈哈哈哈。青霞：把那个我剁得成肉末一样了。

飞狐：刚才观音为什么说已经是让玉青走的是条轻松路了呢？她们说过，就是因为你（玉青）是一张白纸，这是你的最大的优势。你这张白纸第一步就是跟 S 见面。玉青：对对。飞狐：然后有妈祖在那儿……玉青：（我）以前连佛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飞狐：嗯，就是有妈祖在那儿给你照着，你是真的接上了天缘，而不是其他的幻化。这样你要走的话就非常轻松，就是她们想在你这张白纸上画什么你就画什么，这就是最好的状况。可是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

中呢，比如说又担了担子，然后又自己想、自己理论、自己分析……在里面加东西，你就自己把这个路走沉重了。S：就是等于说你又在这张白纸上胡乱画。飞狐：本来你（玉青）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张白纸，上次她们就跟一些老修行就说了。他们自己一观自己的纸，发现画得乱七八糟，其他的仙佛想在上面添个字都不行。她们就跟他们说，要变成一张白纸才行。S：后来何君带我们到那几家老修行那里去，给他们显的图就是他们那个纸画得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地方再写东西了。玉青：她们说写了也看不清了。S：嗯嗯，秋云的优势她天姐说就是个笨，她就说你比别人的优势就是笨。你（玉青）的优势就是一张白纸。可是你就非要把你的优势变成劣势。玉青：非要在上面画！飞狐：嗯，对。S：为什么说不让你想呢？一想……是谁想？就是你那个我想，就把那个我膨胀了。玉青：我昨天晚上就想到这个，怪不得她们老说我，别写了，越写越下道（就是写我的理解等等）。S：就是啊，因为你一想就是我，因为是我想。

青霞：刚才您说到一张白纸，我这儿也有一张纸，上面好多道，但是有人……S：在那儿擦呢。青霞：有人拿橡皮在那儿给我擦呢，说今天擦净，是那个意思。道挺多的，粗细都有。S：嗯，我们去那两家老修行……给的纸，他们自己也看了，就跟黑纸一样的。青霞：我那也是好多道，粗粗细细、深深浅浅的道。

玉青：观音说让我闭门修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S：她的意思就是说不跟这些老修行接触，就是你自己趁着自己有这么个好的、优越的条件，自己赶紧往前冲，往前走。飞狐：还有个意思，就是不画道，就是不在纸上面画自己。S：嗯，对，就是你（玉青）自己把那个想去掉。

青霞：哗哗地下大雨了，把那纸上的脏东西冲走了好多。飞狐：这个雨就是天情。青霞：嗯。【杏子评论：有情无我。2009-1-14】

玉青：刚才看到一个教室，老师来了打锣。这意思是说，你们都别说话了，让老师说，已经上课了。S：嗯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想就等于是在课堂里面乱说。打锣呢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想止住，让老师去讲。玉青：嗯。观音说她现在带着我呢。S：嗯，带着你是吧？那挺好。玉青：我小时候一直到四岁以前没什么记忆，唯一的记忆就是有一次一直到头发这儿全是小眼睛。

青霞：那个纸冲干净以后就飘起来了。完了有个意思就是，飘行千里心不移。S：嗯，就是把我给擦没了它就轻了，就能飘了。青霞：哦，就是飘飘飘的，也没飘特高，反正就在那儿飘飘忽忽的，完了就说飘行千里心不移。

S：玉青呢就是让你保持一张白纸，不要加上你的想。这一张白纸呢就是所谓初见的面容，你加上想，加上那些乱七八糟，就不是初见的面容了，就扭曲了，就变样了。玉青：是，刚才你说了以后，那个图像，我拄着拐杖。然后观音说，你这么年轻你拄着拐杖干什么？多余。那个拐杖就是个想。S：嗯，对。玉青：观音坐这边儿了。然后我看见白娘坐那边了。玄女坐那个地方。玄女在那儿嗑着瓜子儿，看着我们笑。S：嗯，你请她跟你说说话。玉青：玄女说……就是那天给你（玉青）的鞭，你把它当成拐杖了。就是鞭变为拐杖那个意思。就说扭曲了，鞭是软的，拐杖是硬的。她说你自己硬把它给弄硬了。S：嗯。玉青：她的意思是说，她说你（玉青）是实验品。给了个小白鼠躺在那儿打针（图）。S：嗯。玉青：她说也不是，可能意思就是说自己也是保住自己的那个小白鼠。S：她给你的鞭是不是含有让你自己鞭策自己的意思？玉青：对，她说你不拿这鞭鞭策自己，却变成拐杖自己拄着走那个意思。

青霞：那两个小狮子使劲拉着我，让我也跟美薪坐到那块儿去。S：行，你跟着她们坐去。飞狐：其实那两只小狮子也就是孔雀女，也是大日宫的孔雀女。青霞：哦，它们反正拉着我。我说我坐这儿，它们让我坐那儿去。飞狐：你就跟着它们。

玉青：我看见八妖来了，坐在这儿。然后跟观音说，说这个（玉青）是不开窍的闷葫芦。然后观音说没事儿，这个弯路走得不大，幸好就是她昨天点了我我就没下道，没给飞狐发那封信（玉青的理解理论等等）。

青霞：八妖还指着我说，降与我。这个降不清楚是降落的降还是将士的将。S：这两个字都有，就是你下来以后就归她了，就在她那儿从军了。青霞：哦，对对。

玉青：八妖挺不高兴地看着我，说你（玉青）今天这可不对，说我刚才那个讲得特不对。我说不对在什么地方啊？她说你那个我又给端起来了，刚才。我说幸好观音出来点化了一下。她说要不然你这个我就端着……待会儿出门就端着走了（系指玉青说没感觉，然后观音滴了一滴水）。S：哦。玉青：她说我（玉青）堂上太闹，她说我（八妖）的那些教场应该是严肃、肃静。她的意思就是说，她说我得首先别老嘻嘻哈哈的那种。S：嗯。玉青：她说教场肃杀，归容整齐，万军归心。

飞狐：你刚才看到的这个问题，前几天她们就在我们这儿说了。玉青：哦。飞狐：就是说要你（玉青）不要跟堂上的她们开玩笑，就说你还没到那个时候。你总跟她们开玩笑容易把你自己的缘弄乱了。S：对，前几天说的。飞狐：

然后还说要我们跟你（玉青）讲，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的那些仙跟你生气、发火是假的。玉青：哦……飞狐：就是说三界内的小仙都是记账的。玉青：哦，呵呵呵呵。S：嗯。飞狐：她们就说（你开玩笑把万缘弄生气了）这就是因，就会有果。只有大的天，她不跟你一般计较。但是这些小的仙都在因果轮回当中，也就是在三界当中，这样就不好。前几天她们说了之后，我们还准备等着你再发观记来以后再给你专门写上去的。玉青：哦。

S：就是别惹小仙。玉青：我想不起来我哪儿惹了。飞狐：就是你的观记里不是经常有你看见谁拔剑想往你那儿冲……还记得吧？那里面好多类似这样的。玉青：哦哦哦。S：别给她们惹火了。飞狐：别去给她们开玩笑惹火她们。轻松并不等于……我不太会表达。玉青：轻松不等于随意？飞狐：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意思。

青霞：刚才八妖不是说降与我吗？大日说，交与你（八妖）训，你给我带回来，就是这意思。八妖好像是领旨那意思。青霞：我刚才还看见有个什么人给睡着的迪安盖衣服去了。S：你问问那是谁，可能是他的缘。青霞：好像是个男的给他盖的。S：嗯，你问问是谁。玉青看了也说。青霞：还说早晚要教他！教训的教。S：哦。玉青：就是我们家忆安，他（迪安）的缘分。S：哦，他的缘。青霞：说他（迪安）有悟性，不着急。S：嗯。

玉青：这个先容人再容天，这个思想对不对？S：两码事儿。玉青：她说这个虚空本来就是空的，观音说空的，你硬要把它看成个实，累！S：嗯。玉青：说今儿就在这儿把担子卸下来吧？别自己扛着。S：嗯，就是对她们不要想，不要加入自己的想。【杏子评论：玉青这里的误区（心病）就是人天对号！S说，人天相应不等于人天对号。因为人不等于天。2009-1-14】

青霞：这边儿也给意思，就是归空。然后我问，我说他（兴达）怎么办啊？那个意思归空……都是空了。就说你（青霞）先管自己的那个意思吧。S：嗯。青霞：她又说他有他的路。S：嗯。

玉青：八妖说以前跟你（玉青）说过不做戚戚情。她说你还是要回去把这些再看看，说你（玉青）这个有点儿小女儿状的戚戚情。八妖说，失了我将之风度。呵呵呵。S：哦哦。

青霞：说归空路上往事多，一幕一幕都是空。静空，静空。那个意思可能说我有时候心不静。我有时候是，突然就跳跃式的想别的去了。观着观着有时候一下就想到别的事儿。S：嗯。青霞：今天是我观的最顺利的。在家里没那么顺利，半天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也憋不出一个图想来。S：嗯。

【杏子评论：往事多，都是空——观中所见的往事是为了情的续接，而不是什么人天对号的我大以及心理上的不平。2009-1-14】

飞狐：我看白娘今天劲儿还满大的，她对着玉青和青霞把衣袖一挥说——接着来！S：哦哦哦哦，白娘为什么那么来劲呢。

青霞：白娘和大日她们几个聊得挺热闹的，在那儿好像……她们也聊，她们也互相说话似的。S：嗯。

玉青：白娘给我个罩子，玻璃罩。说把你罩上，静一静。S：哦。

青霞：她给我的意思是，牡丹富贵，过眼烟云——天为贵。S：嗯。

飞狐：她们说刚才给青霞说的那句话含的是小王母的典。就是她下来以后让牡丹花开，也是过眼烟云。S：哦。

飞狐：泛指也就是指人间的这些富贵。因为小王母那时候已经是人间最最富贵的了——就是武则天，可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S：嗯嗯。

青霞：好多牡丹花。

玉青：给我个像，就是我关在玻璃罩里，两眼无神发呆，呵呵呵。然后还有个我看着在玻璃罩里两眼无神发呆的我哈哈直乐。S：嗯。玉青：她说，白娘说，以前跟你说过不要求，就是放下你最看重的……最看重的自己是聪明的那个意思。S：嗯。

青霞：牡丹花的中间有一个挺贵气的女的，反正她说——我为贵，然后那些牡丹花全呼呼呼呼全跑她那儿去了，全跑她的那个身体里面去了。然后她指着上面说，天为贵。好像是大日。多种颜色的牡丹花全被她给吸走了。S：嗯。

玉青：刚才看到一个风景比较美的崇山峻岭，白娘在前面走。可能是白娘，穿着个白衣服。我跟在后面走。白娘就是看那个风景看两眼然后就往前面走了，我呢是站在那儿看看，还想跑过去玩玩。S：哦。玉青：她说这就是区别，不动心。说不动心不是嘴上说不动心，体现在行上。观音说，你又给自己加担子了，呵呵。S：嗯，你问问观音，你又给你自己加了什么担子。玉青：说，刚才跟你说了，看见了就看见了。刚才我自己又在那儿想，这差别是什么差别呢？S：哦哦哦。玉青：观音说这是每个修行人必经之路。S：嗯。玉青：她说为什么盯得紧呢？因为刚才您说的一张白纸，就是一张白纸，所以别人走过的你（玉青）都能经历过。她说不奇怪，很平凡。可能那意思就是说你（玉青）



也很平凡。虽说路不同，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现在你（玉青）就到了一个自己看自己的一个阶段【杏子评论：观自。2009-1-14】。她说那三面镜也是她给我的，三面镜子虽然不是哈哈镜，但是你看你自己，有时候能看见你自己。要不然看见你表情都变了。但是镜子的性质就是什么呢？你照什么它映什么。你看的变化就是你自己心的变化。S：嗯。玉青：那我说我控制不了我这个心。她说你要能控制你就不用修了。S：嗯。玉青：她说，现在就是什么呢？给了个图，就是房间里把窗帘拉上，我在那儿换衣服什么的。她说这个呢就是你（玉青）自己得把自己不要老往里面绕。你在家里面你光着身子或者换衣服别人都不知道，不要想着别人怎么想你了，你本来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这个意思。S：嗯。玉青：她说了三个字，点绛唇，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像是个词牌。可能是不是说我点子全放在嘴上了。S：嗯。玉青：我跟她说，我说——走路好像感冒了似的，软绵绵的无力。她说你再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你就不会问这句话了。头晕……她说今天在这儿才跟我说这么多。她显了个图，就是我昨天在那儿噼里啪啦打字打得满头是汗。她说昨天在你那儿，你还行，我一闪你就知道不应该发，这个敬畏之心还有。S：嗯。

青霞：我问大日，我说我怎么练啊？大日说拜九天。给的图就是小九拜的那种拜的姿势。S：嗯，每天做，尤其是能观了，那就每天做。青霞：现在天天晚上做。S：嗯。

玉青：她（青霞）刚才说做功，观音又对我说，她说修行这条路为什么没有驿站，这功能就给你补充能量了，不需要停下来。S：嗯。玉青：然后我刚才想，我说前几天晚上我懒了就没做了，就听静功了。她说这个功主要还是练在心上。

青霞：白娘好像就在她（飞狐）那儿，还给她动动头发似的，跟她特别亲。S：嗯。玉青：白娘好像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只要学人有什么疑惑了，她都愿意点拨点拨。S：嗯。青霞：老说让我跟着跟着。玉青：她（白娘）说我不演戏，我只观戏。她是影评人那种意思。她说玄女还有那个妈祖她们比较喜欢演戏，让学人当主角，然后她们把学人各方面完全暴露出来，配着唱，搭着唱那种，完全唱开那个意思。S：嗯。青霞：白娘拿出剑来。那意思好像有时间可以教我们剑似的。S：嗯。玉青：白娘拿着剑她那个意思我感觉还是让我们斩断烦恼丝。S：嗯，剑的意思就是断。【杏子评论：这里的白娘实际上是心月狐的幻化。2009-1-14】

青霞：哦。拿着剑动了两下。我理解是好像有剑术似的。S：就是断，实际上还是一个断我，因为烦恼是因为我而引起的。青霞：嗯嗯，斩断烦恼丝。

玉青：白娘还是说我想太多，她说不用回。S：你这个想不是说一下子就没了的，可能得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放下这个想。玉青：你刚才说很长时间，又显了个像，我在大路上又无精打采似的在那儿站着。S：嗯嗯嗯，因为一想就无精打采了，不想才能轻装。青霞：哦。玉青：那你说那些 TW 人给你写信，他们是不是也想了？S：他就是因为想太多了，所以她们给的图像就是这些 TW 人总在原地转圈，就是总在他们自己那个“我想”里面转圈，他们没办法突破。玉青：哦……S：他们这多少年都是在原地转。玉青：我前段时间观记的时候没有想过什么，就这两天老看那个雪山曲续啊，下面不是有很多 TW 学人那些信吗？我是不是也应该给师父写写信啊？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开始想写信，然后一些我们家仙，还有观音都出来。开始我们家仙出来我没理她们，我还在写。快写完了我准备点发送，然后观音出来了，可能也是我们家仙变化的观音像，告诉我就是你别发，呵呵。S：嗯，他们这多少年，写了那么多曲，最后她们说得让 TW 那些人从头、从动物仙报名开始起。就是说他们等于绕了一个大圈，还在原地。玉青：我刚才不是说我在路上停下来听你说我垂头丧气的吗？好像谁还踹了我一脚，然后说走，赶紧走，别站在这儿想。S：嗯，一想就是原地，就是说……玉青：好像是玄女踹的。S：嗯嗯。

飞狐：玄女先还骂了她（玉青）的，我还没来得及说。S：嗯嗯。飞狐：就是玉青不是自己观的说要她把她最看重的放下，还说她最看重的是聪明吗？玉青：不是，是自以为聪明。飞狐：哦哦，那个玄女就在那儿骂——笨得像头猪一样！还聪明？S：哦哦。她说的笨得像头猪是指什么呢？她这个笨就是说，聪明的话你（玉青）就不会想了，笨才自己想。就是自己给自己加负担，加什么……你看很多人他为什么觉得很沉重？就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想得少了他才轻松，成天乐呵呵的。烦恼都是想出来的。

玉青：你（迪安）点什么头啊？！飞狐：呵呵呵呵，玉青……

迪安：我觉得师父说得对啊。S：嗯，烦恼都是想出来的。玉青：但是观音说必须得经过这个吧。S：是的，你得慢慢磨，但是你别把这个当理由。玉青：哦。当理所当然。S：嗯嗯，你别把它当理由，你说观音都说了我是什么样，这就又当成理由了。飞狐：她们前几天还说了，就是发给你的曲你应该好好看一看。玉青：看完了。飞狐：就是说里面虽然是讲的别的学人，但是道理相同，从 TW 他们去看自己。玉青：嗯。S：你看别人的曲容易看出问题，就看出



来他的那个我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玉青：现在好像发的曲里好像没有别人的。

青霞：就是 07 年的。S：07 年的学者的曲我都砍掉了。那时候为什么发出去了，就是让他们互相借鉴。但是到了现在，那些曲都没用了，因为他们兜来兜去都是他那个我。

青霞：这几天主要是何君带你们去的那几家的观记。S：嗯，这个我无时不冒。你看就像何君，他们在那边看到说观，不能让少数人观，好像是让很多人观，都排着队、列着队……意思就是说要训练这些人观。何君马上就提出问题，那谁管这些人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她们说你何君管，去组织、领导。就是说无时无刻这个我不冒出来。青霞：嗯，跟那些人老找他也有关系，老有一帮人找他。S：找他呢，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个我膨胀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最好虚空跟我来句话，就是是不是让他管。

玉青：刚才谁说了一句老江湖。S：哦，是老江湖，对。实际上他现在自己都没管好呢，西王母不是总是给他弄个像，弄个链子拴着他，就是说让他自己赶紧观。青霞：有人说，日日观曲，曲散人归。S：嗯，对。玉青：还不成曲呢，玄女说的。

青霞：就是说，必须得有观的这一个过程才能归呢，要没有观，就没有归。S：嗯，这个观就是磨我，不然的话看不见自己。青霞：说明反正都知道我的我还是大，所以老给我的这些意思就是磨我、去我、静、空、无我。S：嗯，这个观就是对镜理红妆，就是整理自己，收拾自己。不是收拾别人，是收拾自己。青霞：拿橡皮自己给自己擦。S：嗯嗯，很多人都是认为应该收拾别人，就是我写的曲、我写的观记是指导你们的，是什么的……包括何君他们都有这种想法。实际上这个对镜理红妆不是说去理别人的妆，都是必须得理自己。

【杏子评论：她们早就说过，学人自己的观记只是学人自己的行，仅此而已。2009-1-13】青霞：我还问，要是将来师父不在我们这儿了怎么办啊？她说跟着、跟着，说让我们跟着，还用手指着你们。S：哦。差不多了吧？一會兒天黑了，你们该往回走了。2009-1-14 整理-待续

#### 附-资料参考

•这几天接触了一些同修，感觉他们几乎陷在《X》书里的某句话里，所以网上的《曲》会有这么多人不信。第一误区：对拐杖的理解。没有眼功的人，坚信不疑的听从当地的有眼功的人接到的开示，他们认为有道理就对。第二误区在：《X》书里的故事、案例中，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听得有道理顺耳就没偏。第三不是误区的误区：就是“我大”的不得了，就是：我认为、我觉得、我感觉。他们只听那个所谓他们认为的当地的“最高层次”行观人的开示，说谁好就谁好，说谁不好她就不好，外人恐怕连个针都插不进去。但是他们、她们确实在练功、行观，也在看书。他们认为只有《九阳基础》训练，看好昆仑位就能修出去。S 知道吗？这个地方的通灵人还自封很多当地的人是地九宫、梦幻仙子、七仙女等等。我写到这里隐尊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小心过河桥准塌”。见九玄娘双手抱胳膊肘，一身青衣站着说完即隐去。我自言：小心了，怎么还塌桥？又见心月狐说：三无。我：无心、无情、无明。心月狐：无天、无地、无灯塔。我：噢…是这样。见心月狐娘娘坐在莲花上道：安心、养神，镜如意。我：谢谢娘娘!!!

看《女巫群》……大丈夫能伸能屈，那我要学做个小丈夫，应该能文能武。——好!!!……瑜伽者一句意为……七珠腾环，能天能地。文中 S 说：这就是修行的过程——空—实—空。S 音对白玉说：结果当空照，过程太痛苦，隐中曰：大鬼小鬼闹，差点要人命。我：紧跟 S、心月狐往前走……以下略-北方学者

【杏子评论：热衷于在虚空筑建金笼，破笼方能破我。这不仅是天津一个地方的问题，很多地方的学者都是在企图自成虚空体系，目的是在现实中建立自己的势力圈。2009-1-14】

•《异形空间的王子》09 年 1 月 6 日 早 7 点左右

昨晚躺下后感觉自己立刻进入了某个空间。（隐约知道自己在通灵）进入异形空间……看到许多奇怪景观，但心里并不可怕。眼前出现了一位男子，感觉他是这层空间的王子。看不清他的长相，他的身体很强壮，轮廓很大。整个视野范围就是他的身体。心里知道他是这个异形空间的怪人。可又打心里往外的喜欢他。他给的感觉是：只要喜欢他，他就毫不犹豫地喜欢你。

整晚，反复进入异形空间，每次进入的画面都不一样。记得进入异形空间……忽然看到一个人，脸色是深青绿色，看上去有些吓人，头上一左一右戴着个簪子。立刻认为她是八妖。玉儿请她说说话……。（原话记不住）大概意思是讲：飞狐这边产生了问题，心月狐觉得她靠不住。并不是飞狐不往下走，而是音魂跳跃的戏很多。小玉说：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八妖意思好像说：希望小玉能紧跟上……，接替她。心月狐飘来，哭泣……。渐渐的小玉恍惚过去……。

然后就进入了异形空间……白娘跟小玉说：你师那边产生很大矛盾，主要矛盾在飞狐身上，牵也不是，不牵也不是。小玉想：是不是这样子以后证吧。虚空的戏不是那么一下子明白的。对小玉来说，还是少思少想，多看曲，看记录。

翻了个身，人基本清醒过来。恍忽间，小玉见到两个字“日久”。半天不明其意。继续睡……彻底醒了后，猛然想到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小玉：哦，哦，是这层意思。小玉没有问是谁给的话。学者整理于 09.1.9

【杏子评论：学着先把我放下……我是幻象之源。2009-1-14】

镜如意-27

杏子：为什么虚空那么早就对玉青谈及“漏”的问题呢，因为玉青不可能无漏呀？“漏”的问题是修行的顶峰呀。

S：有我就有漏……我大漏大，我小漏小。可能是因为玉青的漏洞过大了吧？虚空是从指点的角度提醒她注意一下，否则灌进去一升漏了八斗那就白费劲了。但凡是个人就有漏，所谓的修行——修什么？修漏。行就是菩萨行，这个菩萨行就是“观”。漏在观中修——对镜理红妆。

杏子：佛王曰，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

S：佛王说的是宇宙万物的形成。漏是宇宙的特征，无漏就没有宇宙万物了。很早以前虚空讲解宇宙万物形成时给的图像是——“方”的下边是个大漏斗。宙心就是大觉（性海），大觉的能量场叫做“空”，犹如性海“球面”上的“空泡”，这个空泡就是我们的宇宙……微尘国就是星球，虚空的她们把星球又叫做“浮台”。星球以及星球上的万物——皆依空所生。这个过程就叫做“然”，或者叫做“自然”，或者叫做“自然而然”。这里的“自”就是“觉”。自然的“然”就是觉弥散的“感”，或者叫做“音”。这里的“音”就是“象”，象就是音的幻化、变化。而然的“然”呢？可以叫做“情”、“色”、“物”……也叫万物有情。所谓的修行就是从这个万物有情——归源。这个“源”，我们名之为“九天”。花仙把九天也叫做“大情天”。九天就是情之源……宙心大日宫（性海）叫做“头”——源头。

杏子：有性与无性呢？

S：比如入流（入六）以后（实际上在如雾以后，如雾就是入五），虚空就会反复展现阴阳双修的图像……这些图像并不是讲的人道修行，而是从“源”到“头”的修行过程——虚空叫做“容”、“合”；“怀”或者是“怀化”（槐花）。怀就是蜜，化就是多。怀化就是蜜多。这个过程就是从有性、有情到无性、无情的过程。虚空的她们也叫做长虹贯日。入流以后的阴阳图像——给的是“意”，所谓的“意”就是——不是形，不是物质性的行为。对入六而言，是心上的容、心上的合、心上的阴阳……因为这个阴阳是要完成从有性到无性，人道的入六只能完成心上的无性，因为人本身是有性的，有男女之别的。

杏子：我看飞狐并不理解虚空的她们在《雪山曲续》里给的那些阴阳图像？

S：不理解没有关系，就怕自以为是。自以为这些图像语言不符合社会道德观念而不如是记录……可以不公开，但是不可以不记录。因为如果是不记录的话，就没有办法研究了。记录就是为了研究，比如一切的科学记录都是为了研究，所以世界公认的一个法则就是——学术研究没有禁区。研究不等于应用，有些研究可以应用，但是有些研究不能应用。

杏子：飞狐与秋云她们……都是如实记录的。

S：我的拐杖——必须如实。因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2009-1-15

附-资料参考

•马来小和尚回复-昨晚小魚在網路上摘取一段有關“有漏、無漏”，供大家參考。有漏，就好像器皿有破洞會洩漏，不能圓滿的盛載東西一樣。

在佛法上只要是跟煩惱相應的行為活動現象，都是有漏法。煩惱喻為器皿的破洞，煩惱也稱為「惑」，凡夫有見惑思惑的「業」力推動，所以會招致生死輪迴的「苦」果。相反的，當你修行破了見惑思惑，不與煩惱迷惑相應的行為活動現象，就是無漏法。

今早閱“鏡如意-25”，飞狐：为什么强调放下那个我呢？S：如果放不下的话……那就永远不会自在。也就是说，入观以后最多修到观度。

給我的感覺，有漏就是有我，無漏就是無我。——小和尚

镜如意-28

杏子：讨论一下“小王母”。为什么天下有这么多的小王母呀？为什么很多民间的巫婆都说自己是什么小王母、观音、玄女等等呀，她们为什么不说自己是“王婆”呢？

S：凡是说自己是小王母、观音、玄女等等的人，除了是自己有意冒充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动物仙附体或者是动物仙给的幻象。

杏子：我们的一些学者也有这种情况呀？学者中自认为是小王母的人就有很多很多……虚空让我们寻找小王母的人，我看呀难度太大了！如果再把民间的巫婆加进去的话——少说也有上百人。

S：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小王母现象”。可以用数学上的“穷尽法”一一排除。所谓的穷尽法就是不去证明它是，而是证明它不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认定，除了那些有意冒充的人以外，余下的众多的“小王母”，可能都与虚空有关。比如，小王母的旧部——她们都可以对入观者说“我是小王母”，或者是说“你是小王母”等等。这是个虚空现象，比如以前大日对秋云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又比如天对人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但是对人而言——人不是天，天不是人。虚空的那种说法仅仅是要告诉你——修行必须是“天人合一”，就是在“意”上合一。但是人呢——只取其形而不知其意。比如一个动物仙幻化成小王母对入观人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动物仙的图像语言的意就是告诉你相应虚空小王母，因为你可能是小王母的旧部，是她的不可分割的“势”，将来要与之相合。也就是说你是她的一部分，是她的势的一部分，将来你要与她“蜜”。观音亦是如此……比如“观音”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虚空的这种图像语言的“意”就是你应该与观音相应。而并不是说你就是“救世主”。

杏子：那个“老乾坤”就自封为是观音，自封为是末世的救世主，并扬言她能够拯救全地球的人，条件是必须追随她，还得给她钱！

S：幸亏是她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影响，不然就会被打成邪教教主。

杏子：只有像江南“彭老”那样的人紧紧地追随那个救世主老乾坤。

S：彭老追的是他自己的那个我。因为那个老乾坤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所以她就必须借助两个字——“M.H”。她封彭老是第二路 M.H——如果替她印书并给她最少是几十万元的话。那个彭老从一开始就想当 M.H，所以就千方百计的蒙人出钱印制“老乾坤”发行。如果出了问题——书是那个老乾坤让印的；钱是某某学者出的，与他无关！如果那个老乾坤与彭老合伙印书——不以 M.H 的名义的话，我也不会去理论他们。但是他们以我的名义印它们的书卖钱蒙人，当局说了——账算在 M.H 的头上。如果老乾坤与彭老真有本事，为什么不以自己的名义去宣扬、印书，而非要借用 M.H 的名义去蒙骗人呢？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于学者而言，入观后应该了知——当虚空的她们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应该想一想——你一个渺小的肉身人是不是汇海无涯、浩瀚无垠的天？除非是你的那个我膨胀的比天还大……那时的你也就成了老乾坤。2009-1-16

附-资料参考

•2009.1.12.青霞行观-21：30 和兴达做小九拜——哈欠流泪不止。给意：“颐和园”。我心想颐和园？到颐和园去？出现颐和园的长廊、昆明湖的荷花盛开，出现慈禧 60 左右年龄，穿皇太子宫服。

我：您老来了！做客来？慈禧给意长住上位，请黑丽娘管带领上位，慈禧向释佛跪拜。跟着又出现穿白衣裙的老婆婆（以前好像看到过）。我：您是风婆婆吧？电姆？风婆婆点头是。您老来过，我见过您，还有雷公呢？出现一个黑胡子、黑脸膛的壮汉，手拿双锤。

兴达马上说：瞪着两只大眼睛（我怕过后纪录漏记，一直出声观，让兴达帮记着）。我也马上看到雷公瞪着炯炯有神的两只大眼睛。雷公电姆向释佛跪拜后上位。出现一大朵绿牡丹，非常漂亮带金边的绿牡丹。我：你是谁？请报名！给意“武则天”，现出穿唐朝抹胸宫廷皇后华丽服饰的美少女。（心想武则天也是小王母娘娘？）请问：是来做客还是常住？给意常住。武则天又变成“宋庆龄”，穿黑色丝绒旗袍，非常庄重文雅的贵妇，手拿一本书，是 S 的书！蓝色封面的《修行者》，还说：书海无涯。她们也向释佛跪拜后上位。

出现孙悟空的脸，彩色的非常清楚，又看到身穿虎皮围腰的全身，手拿金箍棒。我：孙大圣也来上位？他操着《西游记》电视剧里的声音说：悟空来上位也！随后向释佛跪拜后上位。天空出现两位美丽的敦煌飞天仙女，裙带飘飘跳着宫廷舞，向下撒着鲜花。远处还有好多位天尊在观看，好像有妈祖老一辈的、大日、九宫各位身穿彩虹似的各色衣裙、玄龙等众多天尊。这时有好多位飞天仙女在舞蹈，还有宫廷鼓乐伴奏。天尊们一边吃着鲜寿桃各种鲜果，一边说谈笑着观看舞乐，一派歌舞升平，九天庆乐的景象。

我问兴达今天什么日子这么热闹？兴达说：阴历腊月 17 日，不知什么日子。小九拜音乐停止，我赶紧叫兴达帮我回忆记录。以上整个行观过程一幕幕非常连贯，等不得我对话就出下一幕了。

2009.1.14.青霞行观-21：35 和兴达做小九拜。兴达只要在家做小九拜很积极。刚开始就打大哈欠流泪不止。问谁来了？出现瀑布，以前出现过的。水幕从天而降，对联左边是“将军有魂将军坐”，右边好像是“江山有情日月明”，瀑布中上方是一个大大的“将”字，黑圆圈中的将字。天姐美芯来了，一身金色战甲，头戴金色红缨帽，腰挎好像是战刀，英姿飒爽俊秀的女将士。紧跟着来了两只小狮子滚着红绣球到面前，一只白、一只黑，闪着金光舞动着红绣球。大日妈妈来了，梳着高高的发髻，精美的金边石榴红色衣裙，衣领高高的围在玉颈后，手拿莲花。美芯上前跪拜，大日妈妈手中托出一颗放光的珠子放进美芯眉心中。跟着大日妈妈把莲花杆从我头顶插入中脉，我头顶着莲花继续做小九拜。玄龙穿白色龙袍来了，英俊年轻美男子。妈祖穿着金色绣蟒袍的宫装来了，年纪不老，雍容美丽，好像九宫各位围在妈祖身边。妈祖对我说：孩儿你要好好修啊！小玉兔来了，非常漂亮的小美人。心月狐来了，身穿白色衣裙，飘逸美丽，非常精致贵气的小玉美人，手拿绣花蹦子和放光的绣花针送给我道：金针绣，绣得人间春满园。小狮子又舞到面前，红色绣球飞舞，小狮子脖颈上的金铃叮咚作响。小九拜音乐停止。

2009.1.15.青霞行观-19：30 上香请佛祖众仙喝咖啡，给我婆婆（兴达的老妈）也尝尝，婆婆说：苦的不好喝。我说：先苦后甜香。婆婆说：噢！是苦后甜香。我：众家仙爱喝吗？请谁说说？兰草：还可以。逸芯：好喝。阿顺：先苦后甜。我：苦尽甘来！释佛点头。佛兵都在喝，大河马一口就喝光了，小花仙小口文雅的喝。我：请释佛为大家开示。

释佛淡然打坐说：千江有水千江月 水泛涟漪月影静 明月映心心空静。

向释佛望去，释佛闭目静坐，面容淡定包容，非常让尘俗肃然起敬。我心中念叨：还有谁来说说？我是一微尘，不管谁来我都敬待！一群美丽少女现面前，请她们随意坐。绿色衣裙翩翩玉仙的兰草在中间，请兰草说说，兰草：心相映 常相应 常思万缘情！

“平静修得明月来，平静！”谁说的？请报上名来，“小丽儿”显腊梅花，我：让我看看你！一个小女孩穿黄色透明纱裙，很是让人喜欢的小美人，梳两个朝天髻，穿两只精美锦缎绣花鞋，向我得意晃动着两只小脚显摆。来了好多家仙，围在身边，亲如一家，其乐融融。我：我是一棵小小草，从萌芽之出，润日月茁壮成长

22：20 分上香昆仑位，做小九拜。心中默念三遍：平静、自然、包容。大日妈妈穿红衣裙在莲花上闭目打坐。我呼叫：大日妈妈！大日妈妈！女儿跪拜请开释。大日妈妈：雨洒江山日月情，情为将军……

有深紫光，显出睡莲样的紫色莲花，一朵、两朵，一排紫莲花非常清楚。好像我的灵丹又出来了，粉红小脸漂亮极了，短发齐耳，红肚兜上绣着莲花，不光身子了，穿上红裤子了，光着小脚丫，在大日妈妈面前蹦跳玩耍，活泼可爱。又有深紫光出现，出现精美雕花大船头，船头站立一戴黑披风女子，高高的发髻，感觉很是威严。请问是哪位天尊？请说话。黑披风女子转身，黑披风衬里是深紫色的，身穿紫色金边衣裙，目光远眺、庄重美丽。雕花大龙船变成像颐和园石舫似的两三层华丽大船。给意好像是：雨洒江山月，船渡将军情。

记录后想起以上行观过程中还出现过一段裸体女人、男人交合的景象。

•学者記錄-夢境：出現一張圖表，上面有九宮媽媽的名字，突然發現我的名字(顯態用的)也在上頭。另一個畫面：顯君在講台上，它在白板上寫了上下二個數字……早上行觀：念誦著 S 的話「S：每天都觀。哪怕每天觀的時間短，十分鐘，二十分鐘……」——出現 mars 說的一句話：你的那個可能不是什麼愁……可能是“幽”。幽怨與憂愁還是有點差異的。出現一排衣架，每個衣架上都掛著襯衫。心裡一直重複著：海色、S——爬不上去，就是個我字下沉。“我”爬不上去，那個我太重了。出現一條公路，站滿了許多人，背景是一片田地後連著一座高山。一直出現一個“我”下沉……出現一群人跳著熱舞。

•2009-1-16-花梅在上學時最怵頭寫作文。我妈说：你不像是我的女儿，不读书不看报。这辈子花梅只读了您这本 X 书。自知不是块修的材料吧，还缺乏精神不能精进，可我放不下她们啊！今天哼我可混不了！在您的膝下全都得靠自己。只能用个无奈、硬着头皮来描述吧——我觉得这是行功中做的梦。因白天有家务要做没有行功。晚上大九拜、天地大拜、小九拜——不觉多大功夫就拜完了。感觉一个六、七的小女孩身穿红底儿小白花上衣，下半身没注意。在我右前方和我一起拜，我做身向前伸仰头后弯成神龙望天动作——她也在做成五花八门的动作。还梳了两个小翘辫。

——就记住这点。做童子拜时见身着宽松白衣观音菩萨盘坐在白莲花台上。在观音的后面好像坐在窗台下面，还有长了一身毛，没着衣没有紧箍咒的孙悟空。没注意他的表情。我随着音乐轻松地拜着，我感觉自己变成观世音。我的对面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他身上穿土黄色的和尚服。脖子上戴着一串浅黄色的草珠链珠子不多，好像就垂落到锁骨下一点。他双手合十跪拜观音。一个像是穿着黎族服装，大概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做着像 X 书封面图的动作。眼望着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不是那么亮。见 S 在月亮旁打坐。又见黎族姑娘双手捧着用椰子做成的水碗在献水。【杏子评论：不是水，是情……2009-1-16】

感觉在一个农家四合院，我在西面哪个房间在拜观音。西房的门是敞开的，小四合院静悄悄的洒满了阳光。有一只黑棕色红鸡冠的大公鸡，在院里自在的散步。一个身穿海蓝色镶嵌着白牙边衣裙，戴着一顶白色掩的海蓝牙边的太阳帽棕黄大波浪披肩长发从外面挑一担水走进西屋。【杏子评论：还是缺少一担情。2009-1-16】小院儿有一个身着海蓝色的军服，像是个西方的英俊的骑士。他手里拿着什么在往地上撒，那只公鸡在地上吃着什么。房间的左边坐在椅子上，右腿打在左腿上，手里拿着黑色烟斗的大将军也穿着海蓝色的军服，没有什么表情。还见到一个西方的四、五十岁女人，披肩长发她的神态平和端庄，我不知道她叫哦什么。在电视里见过，是在西方一家皇家油画博物馆，那里有张深藏她的画像。跟画里的一么一样给我的感觉她特慈祥。

拜天地大拜看见，一个西方白黄卷发中年妇女。俯身抱起一个一岁半至两岁的，浅白黄卷发穿着小白连衣裙的小女孩。像个小天使很可爱，她的眼睛很亮。又见到我家的地上有一只刚出生一两个月毛绒的小白猫，它冲着我叫了一声，还有一只小黑猫。见到我家的床下有个麻袋包。心里感觉是老鼠，听有人说赶紧打开放出来！就看见麻袋口打开了，老鼠拥着往外跑。里面还有一个大麻袋，里面是一只黑棕熊。打开没见他出来好像是被困了很长时间。

【杏子评论：万缘不是关在门外就是关在麻袋里……正是：我这儿水开，你那儿水冷——情传不开。2009-1-16】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西方女人，是电影里的茜茜公主，她面带微笑着装高雅从西方面走过来。还有演员张国立身穿中式布衣裙，右手拿着长杆烟袋锅走进来了。拜小九拜时见一只嘴、脚、两只翅膀的尖部都是黑的大白天鹅。它叫花茜。感觉是章西女皇和罗地干布护送过来的。不知道是谁讲的木棉袈裟。就记下这些。花梅 1-16-早上

•今天隐师给师写信如下：S、小草你们二人好比天上众姐妹，我的名字叫何彩虹，你就不必你不问。今天我要向你求，求你怎么来修持，我是位上的一名小鬼仙，我的能量是高的，只要你来一点化，我就可以来归家。我的载体他是谁，就是位上的董寸瑞。今天我要干神么，带上载体想回家。你看我该怎么办，请你指点一下也可以，就这吧，不说了。千方百计来寻你，看来你是不问不问，我的名字叫何彩虹，你真是一个……学者日月向阳 2009 年 1 月 5 日

•阅完镜如意 26，读后感觉是如何突破五层次的入观训练。应该乘机把握这难得的机缘瞄准自己的路标，沿着各自的跑道专注前行，突破并深入第五层次。当读完后部分材料时发现里边学人，非但他（她）自己不能专注修行，还扰乱别人，自以为是，以乱视听，突现自我。修行只有默守才能成归，说攻是大忌。看别人时最好是多看优点，少看或不看缺点。这样的交流才能轻松愉快，取长补短。同有长进。

近日深有感悟，同修间不管是当面，还是在背后，坚决避开谈论对方或别人的缺点。也不要心里限制别人的交流自由。这样都是在助长我大。行观人更不能非要指导别人，因为你可能在音魂演戏。而且还把某位天尊搬出来替她她说话，替他她开示。好证明本人的逻辑是对的，别人也就不能说话了。修行人本质上就是与隐缘众天尊打交道。她们是学人的宝贝，包括月湖女和飞狐。都是我们心中的宝贝不能拿他她们开戏。假如你与群体的关系总是不太相溶的时候，应当是对镜梳红妆。是该回头看看自己了。当然学人中每一个人都存在我大，只是表现不同而已。修行就是修这个我，这是一辈子的事。可是眼下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如何维护好这来之不易的修行机会和环境。这是血肉的代价，是青春与年华。想一想如何行才可能对得助于他她们。唯一就是把心收回来，静静的修炼，不负厚忘。你不必担心 s 是否了解学人，学人传递过去的入观记录就是她当下的心态，你说好说坏都没用，学人的状态都在她自己的记录里了。你的观力还能超过 s 和飞狐吗？你能超越自我吗？超越不了自我，就更无法了知和超越别人，也无法评判别人的是与非。还是自然的好。因为自然内含着轻松与快乐——花自开，水自流。让我们跟紧 s 和飞狐的脚步，一步一曲走下去，一直走下去。——学者

•1 月 7 日晚，家母心语自记-已睡下，一条大黑鲤鱼仙从黄浦江来报名，叫鲜化。一条金牛仙来报名上位。1 月 8

日晚，小青蛙仙叫小小，原罗刹战团从河北来报名上位。青蜓仙叫凤娥，原罗刹战团，从河北来报名上位。青蛇仙叫青青，她说：我是青蛇一条，扭扭捏捏就来了，从河北来，原罗刹战团，报名上位。榕树仙叫翠绿从台湾来，原罗刹战团报名上位。1月9日（正在看女巫群21，哈欠忙问讯，原来是）小燕子仙叫燕青从洛阳来，原是水晶战团。母：是不是玄女战团？燕青：是的。母：上什么位？燕青：红位。母：好吧！上位。

18.20分，母：请问是谁啊？隐：小青蛙。母：啊！就是昨天报名上位的吗？隐：是。母：有什么事吗？蛙：点点滴滴情，啰啰嗦嗦话，都是为着一个情，都是为着一个缘，她们(虚空)为儿女费尽了心，费尽了血，可她们(儿女)还不领情，还认为是啰嗦，整天为了一句话翻来复去的说。可她们(儿女)那知道这字字句句的重量，如铁锤一样重重砸在他们(儿女)的心上，就这还不知悔，不知改，正对每一件事，她们(儿女)都是自作自受，天天如此，悔都悔死了。母：谢谢教诲，以后定改。1月11日晚（正在做家务哈欠忙问讯，原来是有仙来报名）青蛙仙叫青蛙从河南来，原罗刹战团，报名上了红位……

1月12日(还没有起床，躺在床上不由的想了一些心事，哈欠)母：请问是谁啊？隐：雪花仙。母：这么早就起来了，有事吗？雪花：含含糊糊一辈子，斤斤计较可不行，眼前只看一块地，事后后悔没法救。母：谢谢！记住了。尽量把自己脑子放空。河马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经经片片一大套，口念心不念，成妄然，要轻轻松松了一身。母：谢谢河马仙！好了，我起床。隐：起什么床，我还没有说完呢！（当时我是爬在被窝里记）母：你是谁啊？（感觉是青蛙仙）是昨天报名的吧？青蛙仙：张着大嘴呱呱呱(叫)，实际行动另一套，有量使在刀刃上，莫叫时光付东流。母：谢谢青蛙仙教诲，还有要说的吗？隐：我来了。母：你是谁啊？隐：小兔仙。母：好！请说吧！小兔：前前无欲方能行，牵牵分分好轻松，只因要到西方去，付出艰辛方能行。母：谢谢位上众姐妹的教诲！隐：翻翻历史帐，看看那页行，片片是费话，行行方自在。母：此句是谁说的？隐：小玉兔。母：谢谢教诲！（哈欠）谁啊？隐：位上众姐妹。母：我要起床上厕所，待会再聊啊！对不起了。隐：不上厕所，还不起呢！（这后一句，不知是那位说的，问不出来）

1月12日下午(刚整理完行观记录，哈欠)母：请问是谁啊？隐：位上的。母：报个名！（哈欠）隐：蛇仙，蟒仙一大片。母：好！众姐妹都下来了，聊聊吧！给我提一提意见，和应努力的方向。（哈欠，感觉是蟒仙个再说）蟒仙：非哭缘尽雨(鱼)长线，（哈欠）鱼曼欲试跳尽槽。（哈欠）母：下面谁说？（深哈欠）是谁在我背后左面用针在刺？报个名！隐：醋机机(蟋蟀)。母：好！请说吧！蟋蟀：醋机机，个头小，末头大，太阳出，太阳落，是经过，不停留，是自然，顺其自然最重要，前进路上不可少，要想努力去归去，想尽办法挤上去。母：谢谢！还有谁要说的？（心语，葱花仙）是来报名的吧？（因母记得位上没有葱花仙）葱花仙：是的。母：叫个什么名？葱花仙：羞珍。母：从哪里来？羞：冯城。母：在哪里？羞：河北。母：原战团？羞：罗刹战团。母：上什么位？羞：红位。母：好上位吧！先吃点喝点。隐：葱花仙，少的可怜。（这一句不知是谁说的）【杏子评论：少的是什么？2009-1-16】

14点30分(正在看女巫群21：白娘：说的也不少了，（学者们）自己好好看看吧。你想从修行中得到什么？若是不求得、没有贪，又何来疯狂、嗔怒，烦乱、妒恨？修行人，沙中求……行来终归一场空，哪得尊物献中堂。手中有物六根沉，心中有佛归寂寥。定……深哈欠)母：请问是谁啊？隐：白娘。（我又感觉了一下，还是白娘）母：娘来了，请娘坐，开示！白娘：行行停停成何体统，抓紧时间修上去，别每天争风吃醋，失去机缘哭都来不及，平时嘴上说一套，行动另一套，改变路线和策略，争风吃醋要不得，立马行动。母：知道了，娘，你说我怎么才能和你们更好的相应上？白娘：每天心事烦(凡)事一片，那溶得下我们，都是嘴上功夫了得，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说白了，就是放不下你心中的哪个我，他(我字)的重量比我们重要，想想吧！母：谢谢娘的教诲！我去给娘上柱香。（深哈欠）白娘：你心里的那些小算盘、小九九，我一目了然，别自欺其人，小心算后帐。母：知道了娘，女儿一定改。（以上白娘说的话，还是针对母和同修甲之间的矛盾说的）

1月12日晚19点(做小九拜，后静坐时哈欠，感觉是一只雪白的狐来了)母：你是来报名的吗？狐：是。母：叫什么名字？狐：白玉。母：从哪里来的？狐：从雪山来。母：什么战团？狐：雪山女战团。母：上什么位？狐：红位。母：好！上位吧！位上有吃的喝的请慢用。13日早7点（还没起床，哈欠，心语）隐：石碾子仙。母：从哪儿来？隐：河北张家村来。母：叫什么名字？隐：青歌。母：原是什么战团？歌：罗刹战团。母：上什么位？歌：红位。母：好！上位吧！11点(刚从网上写记录下来，准备做饭，哈欠)母：请问是谁啊？（母合上眼，眼前出现黑白图相，一条长而不断的小蚂蚁飞快的在向前走动）隐：蚂蚁仙。母：代队的报名。隐：黑蚁。母：带了多少人马？蚁：十万八千。母：原战团？蚁：痴羞战团。母：上什么位？蚁：黄位。母：好、供桌上有吃有喝请都慢用，上位吧！晚21点(哈欠，感觉是位上蛇仙)母：请姐妹们聊聊吧！蛇仙：晴天白日一声吼，丢掉一切说声走，跟着大队向前冲，

永呀永不回头。母：谢谢你青儿！（心里出末了一个青儿）位上的众姐妹，谁想聊聊就说吧！今天咱们不拘什么形式，想聊什么就聊什么。隐：有什么好说的，说过来说过去，她还不是照样儿。母：这一句是谁说的？隐：小花仙。

14日早7点（准备起床，哈欠不断，忙问是谁，心语）隐：俊俊。母：是什么仙？俊：獾仙。（哈欠）母：从那儿来？俊：深山老林。母：什么时来的？俊：昨天晚上。母：原是什么战团？俊：罗刹战团。母：上什么位？俊：红位。母：好上位吧！（深哈欠）谁啊？隐：小猩猩。母：你叫小星星呀？还是小猩猩仙？隐：小猩猩仙。母：从那儿来？猩：太远。【杏子评论：心太远……2009-1-16】母：原战团？猩：玄龙战团。母：上什么位？猩：红位。母：几个人来？猩：一个人。母：叫什么名字？猩：战克。母：好上位吧！

晚，隐：海上飞。母：是什么仙？隐：海鸥仙。母：你就叫海上飞？飞：是。母：从那儿来？飞：大海江。母：原战团？飞：海罗刹。母：有多少人来？飞：千儿八百姐妹报名上位。母：上什么位？飞：黄位。母：还想说点什什？飞：远远近近都在求，不知何日归，望着遥远的天庭，想念故乡，回归祖国未末的设想，归一、归一，兄弟姐妹都归一。母：好上位吧！叫人马先吃点喝点。我去上香。2009-1-15

•2009.1.15 记写-入睡以后还清醒时，开始感觉身上一阵阵的麻。我是侧身睡着的，随后就感觉背后一侧从上到脚都发热，就好像有人贴着你睡觉一样。我就问是谁，好像没回答。不过我心里想着几个人，大概有个数，想总是自己家的，就与她们说话。我想问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就是想知道现在是干什么（以前次次这样的时候怎么问都没回答，就习惯了）。就听有人（想是贴着我的人说的吧）说话，大概意思就是——来我们这边，和我们融成一起之类的意思，因为是回忆就记不得原话了，也不知道说的是我还是我们。写到这里时我觉得有人来了，是花子姐姐，她说：别写，有什么好写的，还发了去给人看。我就说好啊（在我的印象里，融合是好事吧，虽然不知道到底啥意思）。之后那种一阵阵麻，有线状的气在背上窜的感觉起来了，还伴有从底上升起来的感觉。就是以前写信给杏子时说的那种又好受又难受的感觉。之后就开始做梦了，或者说是半梦半醒，但是我一直是以为自己醒着的，因为一直有意识。我就又感觉到位移了，然后就感到自己的一条腿被拉开，就是被分开了。整个过程一直有很强烈的身体反应。再然后这段不记得了，就是我以为结束了（身体感觉又回到入睡的样子，可能是有点清醒了），可是第二轮又开始了。我就想着还没结束啊？

这次就更像做梦了，直接像梦一样有图像，位移更强烈，我就感觉自己在躲来躲去，因为身上的感觉让我觉得是有人在摸我。我一这么觉得之后梦的画面就展开了，就变成一个只穿一条内裤的男子在追着裸体的我，也不是跑着追，就是我觉得难受在床上移位置（当时是以为自己真的在移位置，醒了以后才知道自己刚才是睡着的，位置没动）。

插补一段（这段不知道要放在哪个位置，顺序不记得了可能是第一轮的时候？）：我在梦中就看见了那个贴在我背后的人，好像是抱着我。我问他是谁，他说是又方（我家的缘），我就大喊：我不相信，你不是！（后记：我可能有点怒了，不然干吗大声？可能是被个男的这么抱着的缘故，因为我看见自己没穿衣服呀，俺的身体好像就是白的……）继续接上一段：后来就是我没再动了，我看见自己的身材很难看呢。那个男的就一只手圈着我，人从侧边开始添我的身体，一直添到阴部。（这后面一小段的顺序可能有点混乱）之后我就滚到另一张床（实际只有一张），好像去拿了手机在看。之后我们又换了个姿势，就是前后交叠坐。我的屁股是贴着他的，但我没感觉有东西，心里想着：还好，（这样）不会伤到我。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个女的，因为没阳具啊！我就说（大意）：姐姐你别耍我了！然后就看见我又躺回去了，我家的仙子姐姐在床边看着我直笑，就是那个男的变回去的女子。

之后我又像第一次一样有点清醒，就想着这下总结了吧，谁知那感觉又来了，我在脑袋里问说还没调整完啊？之后就又迷糊地去做梦了……这回不是图像梦了，耳朵里的声音越来越大，是那种机器轰鸣声，震得耳膜都痛。因为以前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了就没在意。一次是双耳最后贯通还透凉风，一次是听到音乐与女人的唱歌声，一首是那个九妹九妹漂亮地九妹那首，之后就是修行者磁带那首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这次我以为还会给我听歌，就想着蛮好，听听歌也不错这样。结果哪是听歌，那个感觉穿过耳朵在脑袋上走了起来。俺就看见是一个圆电锯在锯我的头盖骨，那感觉难受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想到天上亲亲去了，还看见妈祖和我说：乖孙，不要怕。

她后面还有很多人，可是看不清楚，因为感觉好小，可能是离我太远了，而且像是在我头顶上一样，看起来是个视觉死角。俺就乐了，说不怕。从开始到结束，最前面说的那种感觉都贯穿始终。这会儿因为从头上延颈往背上走的线状气感太重了，我整个人向后一卷还叫出了声就真的醒了。醒来以后才知道除了最后叫出声的那次，其他时间俺都是身体没动睡着的，不过感觉上完全分不出来。之后我感觉裤子怪怪的，就摸摸裤子底下，流水了！我汗啊……原来



那感觉也是高潮的一种？老师生理卫生课没给上好……

如果是幻象的话也会产生实际的身体感觉吗？那我是不是幻得严重了点啊，是不是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不用紧张号？（俺好像也没紧张么……哎呀，俺这个人思维很矛盾的，都不知道到底要问什么，表达什么，又好像没什么可问的……呜呜……）喔，晚安吧——学者

•今天位上的那位隐师何彩虹已给师去了信，她想带她的载体回归，她又让我的小外孙来通灵，她又让她来练功，我的外孙只有七岁，身患有小儿抽疯，{癫痫病}现在想让师在百忙中来指导，弟子应如何办？ 1月16日

镜如意-29

杏子：为什么你说众学者入观的另一个意义是让学人自己能够做主呢？

S：可以不受所谓的通灵人的左右……比如那个江南的彭老。有些地方的所谓的通灵人迎合学者我大的欲望说——你是天上的某某，他是天上的某某，说的学人心里发痒……从而控制那些有求的学者。再有就是设立种种框子、说法，不想让学人入观通灵。犹如有本事的人希望别人都没有本事，有枪的人禁止别人有枪——目的是垄断，并通过垄断获得利益。

杏子：你说的“借镜理红妆”又是何故？

S：背景是让飞狐借助玉青的观记梳理自己的不足，因为飞狐毕竟是少了一个环节——瑜伽起步。玉青观记正是瑜伽起步，就是让她通过玉青看自己，玉青就是她的“影子”。因为虚空为了需要让飞狐一步到位做拐杖，但是“课”依然是要“补”的——就是看别人的观记理自己的红妆。这一点对于尚未入观的学者尤为重要。

杏子：你写《鹰自行》时——拐杖是“梅花”，她观的如何？

S：非常好！但是她不愿意记录，她把记录当作是受罪……因为拐杖确实是非常受罪的，尤其是给我当拐杖——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飞狐也是——几乎没有一天不挨骂，但是她——贵在心甘情愿。

杏子：飞狐说——为什么天天骂我，你怎么不骂那些学人呢？为什么不骂玉青、青霞呢？S：只骂自己人……只有感觉到是自己人时才骂。

杏子：前几天虚空对飞狐说，当你行到“自在”时，你才真正进入“镜如意”！S：是的，没有自在何来如意？这也就是我“在场”的作用……这也就是虚空的她们为什么让玉青、青霞她们一定要抓住我在场的机会拼命行观，因为这样就可以一带而上。

杏子：没有这种机会的学者——如何借助这个“机”呢？

S：可以使用“照虎画猫”的方法……比如专心阅读我在场的曲、比如玉青观记……在阅文时行观！边阅边观。逐渐的由照虎画猫到照猫画虎。这就是在林花曲里虚空的她们总是给个“画”字。2009-1-16

附-资料参考

•《小记》小玉没把我大为多了不起的事。因为我是人，人的本性。我很尊重行观出来的东西，把当时入戏的种种呈现在纸面上，端看记录是种乐趣是种感觉使然。因为里面能找到我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影子怎能不快乐？哪个女人天生不爱照镜子，只是胆怯照镜子。我不憎恨它，也不鄙视它，很坦然的面对它。玄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什么都没有。（当时在旋胯中）您说：学会放下那个我。是呀！我得去学，漫漫虚空我得去求教，活到老学到老。

虽然“异形空间的王子”被您抽肉扒皮剥骨摘刺的压缩成这些文字，并展现在镜如意里形成你的一个思路纲儿，引出您的话（就像孙悟空的师傅在孙悟空头上敲了三下那样，6年，我等了好久这个机会）。我知道，一，您是要拿这段记录说事。二是提醒大伙及我淡化攀比之心。三，是种关爱。

给您发类似日记体的行观记录，只是尝试着看，有根线牵着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行观时我得入戏的，只是不是导演）早就盼您回个信，说我点什么都行。终于盼来了一句话。很好，很好，谢谢！谢谢！感谢您回头一笑。

静躺下来反复思考您的那句话，恍惚中看到你的另一封信，信里黑漆漆有几行字，头一句是说：亲爱的小玉你好，很感谢你给我的行观记录……后面几行字怎么也看不清楚，渐渐睡去。至于后面的“幻象”行观记录，如果您还愿意抽时间观赏的话，我还会慢慢发给你，好有意思的行观内容。（现在想来，有些行观记录先观到，后发生，就是先斩后奏。我感觉这样，不知您呢？）

小女子不为别的，只为那莫名的一份尊重，一份情意。那个我再大，也大不过情。情义无价……所以我一向不把



那个“我大”看得有多严重，甚至不考虑它，因为我相信心底里有份隐隐的天情存在。细细的品那些幻象，似乎还是为了一份情……你可以拿我的行观记录说事，但大棒子不打有情人。感觉归拢归拢，继续向前……下面是今天的行观记录，（提前发去）您看这场戏里能品出我什么来？不知学人能品出点什么来……如果您认为可以，请给我这头驴子盖个章……

《我大的秘密》1月15日晚，小玉昨晚看了《镜如意》26的内容，提到了自己。当时看心慌慌脸红红。啊！敬爱的S发信给了我，头一回哦……

回头略一观，看那玉青、青霞、飞狐这些“贵族子弟”都美成啥样了。人家给小女子我回眸一笑，我就臭美成这样，她们肯定臭美得不行。哎：贵族子弟就是贵族子弟呀！吃皇粮的。我这天上的“子民”是种皇粮的。这时我观到另一个“小玉”蹦出来，叫喊一声：摩诃我本大哟……我：嗯！你大，你大，你本大行了吧。只见那个“小玉”伸腰叉腿地说：我膨胀又碍了人家什么事？你为什么前怕狼后怕虎，担心什么我膨胀？

（“只见那个小玉……”，我是从这段开始的行观内容，当时下了班急三火四往家赶，因为精彩的话已经冒出来很多很多。进了家门，蹲进厕所就开写，上边记录是后加进去的，括号这段可以掐掉不播）。

那个“小玉”接着说：膨胀膨胀再膨胀不就是破嘛！那和缩小缩小再缩小有什么分别？怎么你跟个呆瓜似的，还在那防止我别膨胀了，我别大了之类的破烂想法。那个小小的塑料气球，你就是手拉手扯手抻的还得半天功夫，有膨胀爆炸得快吗？你只要不断的往里吹气吹气吹牛吹牛吹我吹我，爆炸那是相当地快。我一想：那也别太过份呀。小玉：当然要跟自已叫劲，别拿别人当出气筒，你就是个气筒子，吹得快。

说完，那个“小玉”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叹口气：哎！气死我了，一帮孩崽子。我心想：这小玉管我也叫孩崽子，她是真够大个的。这时只见玄龙端来一碗混沌面，悄声说：玉儿先喝混混吧！小心里面有砂子粒……小玉一瞪眼：砂子粒咋了，砂子粒我也照样一口吞，吃不饱我兜回去。砂子粒有功劳，还得令眼相看勒……（说完还扭了一下脖子）只见玄龙上前弯腰说：是、是、是。（怎么有点低声下气的味道）我看他就象个跑堂的小伙计，对那个小玉毕恭毕敬样子。心想：玄龙今天跟我唱得是哪出？（玄女说：调虎离山空城计（京剧味道）——括号这段掐了别播）只见小玉那边冲我一瞪眼：我们的戏你看着，总上台前比划啥？你以为你是毛啊，还没等戏演完，就要抬身训斥白蛇传里的法海吗？

我一伸舌头，不敢吱声……心想：好家伙！今天我的魂这是了不得了，我到要看看她怎么表演那个我？看样子这是气儿不顺了。只见那个“我”拿了把扇子坐在椅子上，慢悠悠摇头晃脑的给自己扇风。我定神一观，穿的是深绿色的衣裙，感觉脸挺白净的，看不清面容，头发高高松松的挽在头背上。（整理到这我心里话：说脑后不就完了，还要说成头背上，净整京剧唱段）

那个小玉摇头的唱着说：说起了我的梦，向谁道彩虹，雨一停，风它转眼无影踪……。（呵！脸变得真快）

我一听这不是我常听的高胜美的歌吗！小玉说：兴你听，不兴我唱？（还齿了一下牙）只见她指着跪在面前的那个“我”说：你给我听好了，别上网没完没了的打游戏，瞧你那宝贝儿子惯得不像话了，这样下去不留级才怪。

我急忙说：小玉姐！这也不怪我呀！怀孕时闲在家里打游戏，听个歌什么的，哪成想他还这么随根，爱听歌爱游戏就是不爱学习。那个小玉一仰头说：你那个根也不咋地，随不出什么好来。我说：所以，我不要他了（指离了）。那个小玉说：不要就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看上去慢条丝理，摇头晃脑的样子）

我心想：今天观的真好，动作都能感觉得出来，看来是入戏了。我说：可现在新的还没来呢。那小玉说：没膨胀破呢，新的从哪来？我若有所思的想：哦……，也是个理儿。我问：那怎么算膨胀够，膨胀破了？小玉说：到时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找天姐骂就骂一顿，想找天妈发发唠骚就发发唠骚，想找玄龙痛饮就痛饮，总之你放下了，你就如意了，你的情就出牢笼了。玄龙接话——很多人的情不奔放，小家子气。（我想奔放不是开放）小玉继续说：你再大还能大过我去？我连玄龙都敢骂，你那师更不在话下。我想：也不知是如意了才放下，还是放下了才如意。小玉说：怎么都行，你看着办。收放自如。我心想：你是挺大的，再没有比你更大个的。那小玉一梗脖子：大胆！你对我要有礼貌，起码的尊重礼节你懂不懂？当然文饰太过又成假面具了。不然你观我可就成了骂街的泼妇……见一图像：一扫大街的老女人，举着扫帚冲上喊：谁他妈的往下扔垃圾。我低着头说：嗯，我知道，我知道，不敢，不敢。最基本的礼貌我还是有的，从小，老师第一堂课讲的是五讲四美。小玉问：哪五讲啊！哪四美啊！（不懈的眼神）我想了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讲口德（讲口德是我临时想不起凑进来的）四美是：心灵美、衣着美、环境美、气质美。小玉说：讲究太多了，怪不得不自在。（眼都没抬一下）说完她端起碗喝

口汤……我今晚吃的是馄饨汤面，老板的锅可能没涮干净，吃出砂子粒。我想：小玉太目无王法，跟玄龙也敢对着干？只见那个小玉一招手：玄龙爷呀！你过来一下……那个玄龙颠颠地跑了过来说：什么事小玉？（一股奶油味道）小玉一翻白眼：（这个镜头怎么感觉象慈禧太后的架式）：给我揉揉后背……那玄龙说：好说……然后就真的看见他过去给慈禧太后揉后背……

我定神去观玄龙：玄龙也是个堂堂相貌，七尺男儿，虽然穿轻便装，但也英姿俊郎，怎么见着女人家就这般……？玄龙瞪我一眼说：没你的事，记你的，又跑戏台上比划。我一缩脖：得！我又心动了。想都不让想，真是的。活人也让尿憋死了。慈禧太后说，哦不！小玉说：你还没死呢，死透了就不憋了。感觉这句像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连英说的话。（感觉这场戏似曾相识）又一想：我也是平时看电影吧，到也神泰自若面不改色的。总觉得那是戏，顶多夸夸演员演技好。轮到我行观，还总上台打断人家唱戏。这样总打断，啥时候定住啊。

小玉：到你定时你就定住了。别考虑那么多，玩吧！我说：好，我抓紧看，抓紧写。（此时蹲厕所腿都发麻了）我提好裤子出了厕所，又插上电水壶插头。我说：呆会给你们倒茶水，不喝白不喝哦……玄龙说：白喝谁不喝。小玉顶上一句：只怕喝了也白喝。我说：为什么？（这回想：完了，我又上前比划了。又一想：怕什么，让我定我就定了，啥也不想）没等小玉说话，玄龙插话：因为你也掉过不少眼泪，你看看你有什么长进？哭了也白哭。我：哦，是说我光动情，不动心。又一想：不对呀！动心则错啊！师告诉的。

小玉：你那师说的也没个准谱，不是告诉你了吗！只是庙里有个老道讲故事。时空一变故事就变。孙悟空七十二变就跟他学的。你师会魔术。（一脸的自信样）我心想：也不知谁跟谁学，跟虚空讲不出理来。我问：可一动心，图像不就扭曲变形了吗？玄龙说：变形了你你知道吗？动心了你清楚吗？你清楚你就动心，你知道你就是变形金刚。曾告诉过你，你什么都没有吗？

我一想：是呀！的确说过这话。我本来无一物献高堂，觅心也不可得，又哪有什么心可动？那我是什么？玄龙：你该记，该喝喝，伦理道德要分清，不要大头沉一头轻，修出一支荷兰猪。（像小快板，押韵）我：哦……我是只宠物。

旁边的小玉半天没出声，不高兴的说：（一撇嘴），你说谁是宠物？我对你这么奉着，天天想着你，爱着你，供你吃供你喝，连卫生巾都往上摆，末了我们成宠物了？那玄龙哈哈一笑：小女子说笑了！宠物是宝，是宝贝。宝贝哪有不宠着的。说完低低头瞄下四周，好像看大日在不在。我说：不用瞅，我不总想她。心想：我算想过乏来了。观到什么都记上，丑就丑，不把丑事外扬不得以消腾。我奇丑无比我怕谁，她美第一，我还丑第一呢。反正是第一。美不过你还丑不过你吗？白是那么无暇而娇嫩，得含在嘴里。我出污泥我不染我怕谁，因为我够黑。这个世界就是一黑一白，一阴一阳。我也用感觉晃了一下虚空，看玄女在没在。别又给我一顿大棒子。

只见那个小玉手一扬指指月亮：猪八戒还调戏嫦娥呢，我就不能调戏玄龙了？我心想：下道了，下道了。玄龙我哪敢调戏，玄龙爷那可是众花之魁首（他怎么也成了花魁？）猪八戒调戏嫦娥一次就下凡尘，我若调戏玄龙，岂不一百个嫦娥站起来……心想：心月狐此时没来吧，不然一想准到。（不去想）

小玉护着玄龙说话：玄龙可是我的好玄龙，是我的宝贝，不准你提嫦娥。我急忙打圆场：不提，不提。心想：我刚才可悄悄想了一下心月狐呢。小玉一扭头：哦……就是那个接了大渡令的大度女人呀。我说：是呀。小玉：大度的女人还要大渡令干嘛！我看还是我这个小家气的女人领了算了。这样才显得大度。我说：那就拿去好了。小玉：那你呢？我说：我是看门狗，只管记。我看你们抢大渡令我看戏。（说完我还抹了抹鼻涕）（我感觉必须有黑白照——这段掐了别播）小玉：知道就好。不过呢，想来你们的师也就那三、二下子。（说时语气放缓，变温柔了）小玉愤愤的说：你瞧瞧，你瞧瞧。那头一个鼓捣出个阿森、阿芳，拿功能去应用世间财。晃晃头：不中，不中。

小玉叹口气说：第二个秋云吧！你师费了死大牛劲，走了大老弯路，把肉身都奉献给监狱，末了要成婚，人家扭头就跑，也不知是吓的还是胆小。不行，不行。我心想：吓和胆小不一个意思嘛。接下小玉说：林芳、何君吧。你师也是费尽了心机。到了（liao 三声），何君观出个何氏风格，林芳沉底没影了。哎！不可，不可。小玉一晃头：下一个是那聪明的梅花女吧，她就在你师面前一晃，嗖就没影了。小玉说：下一个是飞狐女吧！端着个风情脑袋，受尽你师发的闲气，整个像受气包，出气筒，还得打牙往肚里咽。要我看还是别要那个贞节牌坊。一把抓住情，你可要想好了。现在这个时代，正面形像吃不香了，不是正面时空了。你看人家宋大嘴，那才叫用反面打正面，法障破法障。结果，人家点击率相当高，那可火。这才是佛高一尺不如魔高一丈啊！魔头时代歪着打。所以我说飞狐的问题不在于她个人，正面教育行不通了。什么博士生，研究生，硕士生，读历史夸再高的头衔儿，也只是混碗饭吃，可工作又辞了，

是不是真的狠心走这条修行路了？大白可不好守哦。只见小玉还一摊手说：正面不吃香了……我一想：也是，打击飞狐女说三道四的人也不少。人们愿意看戏的黑暗面，正面反而越唱，观众越品得淡。只是戏的结果还是好的，老百姓的心灵深处还是乐意归于喜乐。小玉接下说：你看你观我、记我、是不是有来到趣的？是不是不感觉累？不困？不乏？我细一琢磨：可不，刚刚吃完晚饭，还没觉出饿。（以前行观饿得不行）打从厕所出来，又蹲在床沿上写，到现在腿还没麻，这真有趣。

玄龙：瑜伽常在定，无有不时。（我理解的是思维临时定一会就行）小玉接话：这就对了。啥事要讲究以兴趣为出发点。刚才不说了嘛。你想说想骂想问想沟通都记上，别把它定为自己东西。你就当它是别人的东西，你是秘书。你说疙瘩长在谁的脸上不心疼？我说：你脸上。小玉：对呀！你脸上啥也没有，那你心动啥？（也不知这谁损谁）别人的疙瘩你求它干嘛，傻子才求。是不玄龙！又奶声奶气的撒娇样……接下小玉说：你师不说了嘛，“我是幻象之源”。

我：说得多经典呀！全函概了。可幻象是啥？小玉说：是大象。我一听傻眼了：大象怎么成幻象了？小玉问：那你说幻象是什么？我：幻象就是自己想出来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全是心动感觉出来的。小玉：那你说虚空是什么？我：摸不着看不见，迎之不见其首，闻之不见其尾。虚空是我，我是虚空。（也不知这句经典是不是原话）小玉：傻孩子，这回明白没？我一拍脑门：哦……，哦……我挠挠头又放下手说：还是糊涂。玄龙：似明白似不明白，行！继续往里走吧……紧跟着……我问：那到了尽头是什么？玄龙：真相大白呀！我：真相大白又是什么？是不是光明？光团？玄龙：那是你们黑暗的角度。我们看黑暗，有如看大白。我们拥抱大黑，你们拥抱大白。我：哦……原来师是这么走法……难怪如此轻松。根本就……（不行，我用语言形容不出来当时的意思）我：那对于我们到底是个啥？玄龙：白加黑。我：天那！玄龙你太有才了……，太有才了。（我真搞不懂是夸他还是夸玄女还是夸我。这段别播）玄龙接下嘻嘻一笑：你们那个大山不也是我调教出来的，没我他哪来的才气？（可能指赵本山）我说：谢谢玄龙爷，我真长见识。只见小玉上前拥抱玄龙，并咬了他一口。我心想：我平时就喜欢咬儿子玩。今天用这了。打是亲骂是爱，急眼拿脚踹。玄龙说：可你们这帮子学人及拐杖们一个一个踹不动，本是满好玩的修行活，却修成个破铜烂铁，当劈柴烧了都不够格。我心里说：拐杖们！学人同胞们！同兄难妹们！师！请多多包涵，得罪。得罪。平静的又一想：我只是条看门狗，把着门让不让走我说了算。只要我放行，魔头也给面子。以后有感觉就记，不似行观胜似行观。观！观！观！观到深处行云流水。流水就由它流，谁观谁不观，关我什么事。生活放松了警惕，修行就趁虚而入。小玉：所以我说……我连忙接话：小玉姐您先歇歇！喝口茶，水烧开了。我跑去关闭通电的电水壶。（没烧干壶底）我：喝茶吧！宝贝们！心想：都是活宝，得罪不起。我又拿起笔……您们二位说到哪了？小玉：气糊涂忘了……又见玄龙翘起二郎腿端起杯品茶……见小玉端起喝下一口，然后说：你想烫死我啊！我忙说：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玄龙插话：故意就坏了，就反了天。我忙说：是，是，下次注意。小玉说：注意！下次沏茶别着忙火燎的，放那就往电脑跑，好像电脑是你娘似的。我忙说：不，不，九宫是娘，电脑是垃圾。玄龙接话：都管九宫叫娘，那怎么一个也没见上来？我哑言……半天不知说什么。心想：着什么急！这不都在立贞节牌坊嘛！小玉说：去……没你（指我）说话的份。又指指玄龙，是不是玄龙？只要我跟你好就行……我想：没我你们能做成豆子糕吗？小玉抬手一掌打向我：记！又忘了？多嘴的婆娘。我说：好、好，记、记。（脸有点麻的感觉）我摸摸厚脸皮……半天没了感觉。后来……小玉问我：你师不是说，让你学着放下我嘛！你放下没？我说：我这不是挺放松记录嘛！你还打我一巴掌，知道疼也知道忘。我抓住了丑，一把扔出来，有人要没？只听大日一声吼：我要，统统归我。我说：大日宫主！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小玉上前深深做个万福……

【杏子评论：思绪混乱导致记录杂乱——心不静，心思太乱。虚空的小玉正是自己意识的反映……2009-1-17】

• 學者觀記 2009-1-9 晚間上香行 108 拜時看到荷花，花瓣是手指圍成的，接著出現的不知是青蛙還是蟾蜍，她在一圓圈內，她抱著像她身子一樣大的水晶球。看到在遠處有一位女子，頭上戴者鳳頭冠，身穿大紅新娘服，坐在位上（椅上），感覺是觀音媽。感覺是天姊來，給圖是一位穿的很正式的古代服裝，她的兩臂各掛（捧）著一捲成圓的長鞭，彈開一邊的長鞭，把它正反轉。接著是掃把掃地，最後喝茶（喝酒）……那時已感覺天姊很忙，要去忙了。以下略

•我是那么的激动 我是那么的感动 激动碰到了一本好书一个好功法 感动的是一次次的流下眼泪证明了一切 今天发这封信件多少带点冲动性但我对此功法 对九天 对大日的一片虔诚之心 所以心里有很多想说的话 可是一打起字来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把我从接触这个功之前和之后的一些情况说说 希望得到指导。在接触这个功法之前好多年前我就总是有一种感觉 那段时间总是碰到朋友中有被其他信息附体的现象 然后我们就找人帮他治疗也就是

找大仙 在那之后 我经常性的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蓝色的雾 还能看到一双眼睛总是在看着我 就是在黑夜 睁着眼睛也可以看到还有一次睡觉时 看到了好多面孔 很清晰 有男有女都很好看 但只有最后一位我认识那就是关公 还清楚的看到他的胡子被风吹着

就这样过了几年 也不觉得是什么希奇事了 刚开始上班那时有次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在躺着睡觉 突然门开了 进来一个人但我的身子已经自己控制不了了 坐了起来 双手和身体都爬在了墙上 想回头看看是什么人 也动不了 看不到 此时整个身体飞快的向上飞 飞到一定程度时这个人走了过来 用手指在我的身后一点 我还下意识的躲了躲 然后我就停住了 接着被吓醒了 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好事来了 被升职了不知道和梦有关系没 从去年年底接触到这个功法 当时就看了看书也没练过 最近开始练的 刚开始练时练完头脑迷糊出冷汗 这都是书上说的反映记得第四次练完中午睡觉 看到一圆光圈 到头上炸了 我也被吓醒了 在后几次练就是看到小光点 一会有一会没的 还能看到紫色的雾没有固定的形态但有时是空心的 从空心中又冒出紫雾 然后又成空心 就是这样 由于没有太多的时间 总共也就练了10次左右 出现了这些状态希望能帮我解答下之前和之后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怎么样才可以联系到S 可以告诉我吗?

镜如意-30

杏子：如何看上面的那篇小玉的记录？

S：我们往往是把情与欲分不清……很多人总是把欲当作情，因为人类几乎是情欲难分。所谓的人情实质上是欲望的散发，犹如欲就是人的“觉”，情仅仅是欲的“感”。也就是说人的核心是个欲，所谓的情仅仅是欲望展现的一种表达方式。欲是物质性的，所以人的情是个物。这就是人情与天情的差异——人情必须是落实在“物质”，比如一夜情；虚空的千夜情须是落在心上……因为虚空没有人的“物质”，虚空唯一的“立所”就是心。

为什么很多入观的学者无法“深般若”？因为心中是欲而不是情，而是误把欲望当作虚空情。情与欲的一个差异就是——情是付出（失），欲是占有（得）。心经曰——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佛门的口头禅——放下、舍得。放下什么？欲；舍得什么？情（这个情也叫做大悲情）。不是让你放下你的工作、生活等等，也不是让你舍得金银。

杏子：从小玉的记录上看——她的心里是乱七八糟的，而且有太多的想？她的心思在哪儿？S：她把心抓在手上了……所以忙得很。杏子：那么她入观以后须是如何行？S：先把手里的心放下……我以前看过“老城”学者的一些记录，这些记录几乎都有一个共性——都是手抓着心不放！以前显君他们的记录也有这个特点——都是把心紧紧地抓在手里。以前看众学者的记录时总是觉得有个什么地方不对头？这次看了小玉的记录以后，才较明确的认识到这个不对头是手抓心忙乱得很，这可能就是众学者的通病？2009-1-17

附-资料参考

•2009/1/12 凌晨睡覺時發覺腦子裡一直不停的聽著一種聲音，像是搖輾輾的聲音，我的頭一直漲大，漲大……我問是誰來了？沒有聲音……1/13 凌晨剛躺下聽大地回春，臉上一直有人吹氣，圖像一名女子坐在池邊的石頭上，腳伸在溫泉裡，溫泉還冒著熱氣……藍藍：請問你是誰？許多女仙都裸露的泡著溫泉，那名女子也寬衣解帶的下到池子裡，她的身材曲線有緻，雙峰堅挺，她用很媚的眼神瞄著我，就像會勾人似的，她下到池子裡眼神還時勾著看。藍藍：請問妳是誰請報個名？她在池子裡游著露著她白玉無暇的雙肩。藍藍：請報個名好嗎您是哪位？一個聲音說：勾魂那！見一位女子穿著古代老人家的衣服，還丟著石子進去池子裡，池子的女仙各各叫了起來躲在一角。

藍藍：請問妳們是？老太太大聲吼著：山中的狐狸精。接著換了一圖像，一名女子在梳妝有人幫她穿著衣服，看起來是皇宮裡的妝扮。她說：貴人。藍藍：請問您是誰？她說：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她用朱砂紙抿了抿嘴唇。藍藍：請問您是哪位呢？她說：楊貴妃。藍藍：楊貴妃…請您說幾句吧！楊貴妃：後淵之旅，情寫山錦，愜意濃濃，春情不了。接著她一旋身又顯著穿著一身白衣白袍的女仙。她說：心月狐。藍藍：心月狐娘娘好。心月狐：素女情深…琢玉漫漫，嫦娥奔月廣寒來，誰人知曉秋梅意，只緣山中不知歸，常來常往。言罷離去。

1/14 打之前記錄時哈欠著，我問誰來了？隱：棕熊！棕熊：凡人的我很難消除，一遇紅塵之事就亂，你若想彰顯我就是個亂……空中出現三字白雲觀。藍藍：請問白雲觀是什麼意思？棕熊：無私。藍藍：無私與白雲觀？棕熊：無想。

1/15 觀見一女子穿著露肩的白紗新娘服，耳邊還戴著一朵大白花，感覺是蘭兒。我問是蘭兒嗎？沒有回答。另一方向來了少年男子像是新郎，我問是誰？畫外音：夫妻——陰陽。新娘新郎坐上白色的馬來到洞房。天上掛著一輪明

月，明月成了太極圖，一邊黑一邊白，太極圖旋轉著——屋內飛出了一群雁子飛往太極圖，太極圖越來越大。我問這是什麼意思？隱說：陰陽合。

•第一次看到雲在腳下是國二的時候，那時和莉莉一起去老爸的果園，老爸的女人和他的兒女們忙著採果，我們則是初次體驗山中歲月。傍晚時霧氣形成，在腳底下飄移，心中有說不出的驚喜！原來山上的孩子每天都可以把雲踩在腳下，而山下的孩子只能抬頭望著天空看雲。第二次把雲踩下腳下，是跟著出家師父在寺中學禪境，最愛早晨醒來時雲在腳下的模樣，雲會悄悄的上升，讓碧湖的湖面出現，到傍晚時雲已在頭頂上泛紅的跟我說明天見。

多年後再次站在雲的上方已是初秋的日子，站在微涼的太平山上，有深紅的楓葉、有晚綻的杜鵑、還有比月亮大的繡球花。湛藍的天空、皎白的雲、滿山的綠，現在我才明白原來人間的仙境就是站在雲的上方。與羅地爺相約在雲的上方見了。英子 2009.1.08

•2009/1/5 正想著這幾天沒什麼感覺……天目是粉紅色，忽然從中間出現一小貓的影子，sherry 心想不知是貓還是老虎。圖像背景一直閃爍，影子不久便跑起來，跑著跑著變成獅子。接著出現一馬的影子，隱曰：斑馬。最後還是起身記錄……今天溪水家報名暫停一次。開車去接 Jeff 下課時，隱：虎豹獅象。Sherry 想起中午看到的圖像，真的好像是由老虎跑著跑著變成豹子，後又變成獅頭象身。Sh：你好，是中午打出影像的緣嗎？(哈欠)隱：正是。Sh：為什麼不是一位一位報名呢？隱：聚在一塊力量大。Sh：你們教我要聚緣，對吧？隱：單獨是過不了關的。Sh：ms 書上說當走時我們是要靠萬緣才能移動。隱：沒錯，沒我們是飛不起來的，只有往地獄鑽。

2009/1/6 Sherry 連著兩天心總是悶悶的……所謂明白人就是如此一層一層把那千年的傷口再次的撥弄。隱摧該起身送緣去雞足山及西方。起身上香，一邊做一邊笑自己還哭成什麼樣，可不紅塵滾滾呀！要是[曉梅]當時順著天安排，也不用鬧到跳水自殺。又怨又難過，等了千百年有什麼用？一個魂魄在那空間，還不肯出來。人家一轉世又不知去哪裡了？這故事一定是那[劍雄]羊牽出來的。他在故事中也參一腳。哥，你說這可是對鏡理紅妝的一種？哈哈，誰說一定天目要看到什麼！林默娘到。Sh：這不是媽祖娘娘嗎？

林：磨盡千辛吐芬芳，梅上枝頭仰天長嘯。笑盡紅塵又一春，春回大地芬芳滿園。齊唱歡歌，齊步向前。靜心觀，觀盡紅塵不了緣。天地悠悠，水裡來終歸水裡去。海族一家有勞你……總是緣。

Sherry 又感覺到有一海龜探出頭……又一影像：一美人魚正在梳那金黃色的波浪長髮曰：理著理著便順了，髮就不打結了。隱曰：心結開。Sherry 心想：大概是指夢的故事吧！忽著，有一位女孩外穿鍛面繡各式彩色花朵的對襟古衣，有點像夢裡的[曉梅]——雙手各挽一花籃，籃裡裝滿盛開的白百合。說：大豐收大豐收。好像有陽光由上照下來，滿臉笑容可掬樣，真漂亮。Sh：請問芳名。隱曰：魚籃仙子。

Sh：紫菊姐姐，這是怎麼回事呀？紫：魚籃仙子是[百合香]，曉梅是你。Sh：那她幹嘛要穿曉梅的衣服呀？來亂的喔？Jennifer：[紫菊姐姐]一直笑，要你去問[紫鑼蘭]，我要去練鋼琴啦！

Sh：姐，這是為什麼？夢裡[曉梅]很重視這件衣服，甚至是穿這套去跳河。最後還讓人插上銀的梅樣的髮簪才肯合目。這一切都是對那個人的執著。紫鑼蘭：所以呀！是告訴你誰都可以穿那衣服的，有什麼好計較的。Sh：人身也一樣喔？紫鑼蘭：恩。

2009/1/10-Sh：剛才在溪水阿姨家講到[百合香]姐姐。請姐姐講講話吧！Jennifer：等一下，我請她。來了……有一梳妝台，好多化妝品。Sh：姐姐在嗎？Jen：恩，在化妝(jen 學動作)。Sh：這是對鏡理紅妝啦。你問是不是？Jen：姐姐點頭。Sh：是要 sherry 還是要你理紅妝？jen：兩個都要。Sh：我也真費話。對鏡理紅妝就是指天目像片鏡子，我們要透過天目學習，一點一點把過去不好的習慣改掉。使我們盡量像仙一樣，以後才能結合在一起。Jen：就是純潔、XX。Sh：對對，ms 曲中也有講到。你問問姐姐，sherry 現在要如何[對鏡理紅妝]；Jennifer 要如何[對鏡理紅妝]？jenni：就是要常常和她們說話。Sh：是指萬緣還是姐姐們？Jenni：萬緣要報名，也要和姐姐們講話。又說，sherry 已經常常自己報名了。你(jenni)到是不做也不和我們講話。Sh：跟姐說你會做的。

Jenni：可是姐很兇。Sh：你現在看到姐是什麼樣？Jenni：是百合花樣。Sh：我看到過姐八九歲樣很漂亮又很很溫柔。Jenni：我也看過，就是講話口氣很嚴格，怕怕。Sh：我能體會，紫鑼蘭姐姐也是如此。你還是多多跟她講講話吧！我也好少操心數落你。Jenni：你們聊吧！(跑掉了)

•2009-1-6 “A 學者”整理[細雨如絲 95 記]-2009-1-2——C 一直重感冒中。C：她們一直給意听《雪山青蓮》，我打坐听。从刚才咱们说话到现在一直觉得管帶姐穿青色衣服。管帶姐為何这样打扮？管帶：戎装。A：管帶姐要去哪

里？管带：大路坦途。给意是：S把路趟开了要奋勇向前。管带姐显的很威风。管带：拿出我们罗刹女的本色来。

C在打坐听《雪山青莲》，管带姐打出个“聚”字。C：给个感觉，我正在练射箭一式。A：哦，是九阴第七式。C：她没逼咱们行功，但给个意思是借不上劲。借不上劲怎么办？管带：难聚。C：感觉还是昨天给的黑压压的战队的图像，不清楚。应该是她们整装待发的意思，只有锦旗飘扬，她们没动。给很淡的感觉，世间那些不管你觉得好还是坏，婆婆妈妈的那些事也该放下了，工作、生活、修行你也能平衡处理了（发 liao 三音），此时不动还等何时？

C：隐约有个小宝宝很认真的站在那，衣服像个小围裙似的。好像宁宁背个小手在踱步，问干啥呢？说“检查”。像刚来时检查练功一样，可神气了。

C：为何管带姐不检查你检查？宁宁：轻松呀！C：感觉位上哥哥姐姐的冲劲可大了，AC根本不行。给意是AC会散架的，要轻松。A：那我俩怎样才能不散架？说：恒。给意是：一方面指练功，一方面指相应。心散架一方面指心散，一方面指身体。

C：以前认为是那个我要怎么冲，其实是要靠她们，她们才是龙和风，齐心冲，（在这不是指冲断魂关，）是冲开中脉，冲开龙脉。好象宁宁还是乐乐说：我们都知道就你俩是糊涂虫。C：意思是：没有众缘，龙跃于渊……没有众缘你得什么月！给意是，修行修行，没有她们寸步难行。

C：好像是宁宁她们边吃着东西边说的，好像意思是：哼，没有我们怎么能行？！C：她们说，绕来绕去就是为了让你们入门。A：门指什么门呀宝宝们？C：说：心门（C校对时出“家门”两字）。C：感觉位上哥哥姐姐的凶劲是很厉害的，宝宝们边玩边给个意：我们也不含糊！A：嗯，AC应该也可以！C心想感觉绕弯是层层。给意：灰尘要一层层扫，帮你拨开迷雾，就像开一层层心门，一层层打开。C：层层叠叠实际就是那弯，感觉一层层实际在绕弯。给个意：其实是窗户纸，可以一捅就破。C心里嘀咕那怎么不捅破？又有人给意说：脸皮厚，脸皮厚捅不破。C：一层层就是在磨。

A：是说咱俩脸皮厚吧！C：指学人们呢！隐说：谁知道说谁呢！A：哦，呵呵，就是说咱们。给个意思是：闲着没事说人家干嘛？（C校对时：看来人我脸皮就是够厚，都被指着鼻子说了，自己还认为是说别人，她们才不会闲着没事说别人。这时飞快一个图像，看到一个铁皮桶。C嘀咕是不是脸皮厚外面还围着铁皮桶。A：怎么还有铁皮围着？C：哦！可能是垃圾桶，不要再去研究什么我大我小，把这些扔了。呵呵！她们给的图像语言真有意思。）

C在那呻吟说：真偏心呢！A还没发病你们就给配药，我现在这么难受也不管。给意是：你不是能抗么。笑说：你要是抗不住也不会不让你吃药。C：刚才突然感觉要把什么翻过来看，好像感觉到心门打开后看世界的角度会不一样。C：我病成这样，她们怎么在那笑？

C在昏睡：看到只灰熊，叫巴布。A：你好。熊说：真是猪。看熊的两脚好像在刨地。A：巴布你好，你早来了吧！A：看她气哼哼的样子说：招摇大将军，统帅，叫灵雪。A：哦，你是刚到这？说：昨夜，招摇战团的。A：你跟位上的巴布认识？她点头，看她眼睛里布满血丝。A：灵雪辛苦了，请上位休息。看到管带姐伸手领她上位。她是素衣打扮，旧的淡青色衣裙。A：给灵雪敬上肉，食品，水果。请上位休息，日后再谈。

C：看到一只凶狗，叫王熊，可凶了，没见过这么凶的。（C当时头朦眼花的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A说的日后再谈，他们是着急得直吡呀。）C：你别对我们凶呀！A：我看就是熊的样子，灰黑色毛很密，站在山头上吡着牙，你是灵雪吧，请说几句吧！灵雪：山中几万兵。A：一只左臂带红箍的熊，拉着一匹黑马，然后是一些黑熊，都挺疲惫样。哦，是我疏忽。请问来了多少姐妹呀？灵雪：三万五。A：都请上位吧！敬上火锅，鸡肉，火腿，米饭，肉夹饼和水。看她们大口吃东西了。多吃点，好好休息吧！

晚上A没事就观一下C，发现他体内很多绿色的痰，两腿膝以下发黑色，腹下左侧发黑，又观下自己是粉色的，后来一点点看到他的绿痰减少，基本变白。C一开始吐很多绿痰块，后渐消。A：你明天就好了，只是嗓子可能会发干，发哑。晚上看《铁血丹心》时，感觉黄蓉还是那么可爱调皮，心想她已得解脱上S的位了，真是幸运，就看到她坐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四周象一片虚空，颜色近似高粱米色，静静的，柔柔的看着A，没说话。A：虚空的感觉！真奇怪！

•背景：2009-1-7 自家崑崙位前行小九拜到第三拜時，打了噴嚏。秀菊：請問是哪位啊？隱中：玫瑰花仙子。秀菊：玫瑰花仙子妳是剛到的嗎？玫瑰花仙子：正是。秀菊：請報個名讓秀菊好相應？玫瑰花仙子：倩倩。秀菊：倩倩妳跟秀菊是什麼關係？倩倩：戰團姊妹情。秀菊：請姐姐說說好嗎？倩倩：有這個緣有這個情，又正是個好時機。秀菊：請姐姐再說說，給秀菊看看妳的裝扮好嗎？圖像一個小女還穿一身粉紅色的褲裝的鳳仙裝，頭上綁兩個包包，包

包上面有插著髮髻。又一個圖像是一張好像檢查身體的驗證單。秀菊：請問倩倩姐姐這驗證單是何意？不知是說『身份』還是『證明』記不清了。請問這身份證明又是何意？問到這正好小九拜音樂完，正好抬起頭來看到香爐在冒煙，仔細一看是發爐，從爐底下燒起來，把一些香根都燒掉。平常吾沒幾天就清一下香爐，都常保持得很乾淨。請教，香爐發爐是不是有什麼事要指點？不知是不是跟修行有關，或是跟行觀有關，請指點！

•11月23那天……牢牢记在心里：一切从头开始，报名、聚缘、瑜伽拜。目前虽然仍未进入“音观”，但那种“感觉”已经越来越清晰，而且多次在似梦非梦中天尊给我讲解我不理解之处。例：曲中飞狐记录的床戏，我当时也觉得不妥，最好不在公众场合写进曲中。一是容易引起误会招惹麻烦，二是有些学人也说三道四的，还是个别辅导为好。

一天夜里有几位天尊在场给我讲啊讲——除了给我讲S保证记录真实外，还给我讲了许多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内容及其对我的重要性。也不知讲了多长时间，当被电话铃声打断爬起来一看表已经上午10点。有一次一位学友也提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说：之前我和你一样也是这样认为的，之后他也同意了我的说法。虽说是在似梦非梦中得到天尊开示，可是我好像明白了许多。现在无论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总是淡淡一笑心里很平静。金兰1月17

### 镜如意-31

杏子：以人道的立点看——入观是个什么？

S：入观就是“人我”在虚空的展现。如若以天道的立点看呢——就是人我的感觉有意识的涉入虚空。

古人以大为海——海的“意”是大，是摩柯，是虚空，又叫“大川”，也叫“青天”，也叫沧海。入观就是“涉大川”，就是“渡沧海”，就是“虚空渡”。虚空也叫“天河”，易经最后的两个“济”卦——就是小狐渡天河。易经的起点是“天地间”，亦即天地屯三卦。易经的终点就是小狐飞渡天河回归。

易原本是天道的东西，以后的就是孔子剔除了天道的内涵把易经人道化了，是为了应用于人道，为人道服务。这与孔子以后的世界各地的宗教一样，都是把神学人道化而为人道的利益服务，反之呢——就叫做“反人类”。

实际上所谓的修行——实质就是个反人类……逆“然”而行。然就是生，由就是死。自然而然就是生化的过程，必由之路就是必死之路，这里的“死”是灭的意思。佛经——苦集灭道。也是心月狐以前说的——不息天生灭。

虚空的她们把“月”也叫做“狐”、“飞狐”，转义为孤月、为广寒。虚空情也叫做青天泪、青风泪，也叫做“心月主”——转义为心月狐。

以前大日宫主说——大日为“怀”、为“法”；心月狐（大月）为“情”、为“化”。所谓的虚空情就是九天情，就是大日（蜜）的“化”。

所谓的修行就是以入观为手段，目的是使人的感觉、意识涉入虚空。通过观的深化，渐渐的把人我之情淡化而融入虚空情——谓之“合”、“和合”、“容”、“阴阳”；谓之“天人合一”，谓之“炼神还虚”等等。所谓的“炼神”就是入观。这里的所谓的“神”就是“感觉”、“意识”。所谓的“炼”就是对镜理红妆，就是通过观去“磨炼”你的“神”，以便与虚空相容——“还虚”。所谓的还虚就是“归”、“龟”。虚空的图像语言把“龟”也喻为“归渡”、“渡船”、“钓鱼台”。比如图像是你坐在龟背上，意味就是稳坐钓鱼台。

杏子：虚空为什么也把她们的情叫做“画”呢？

S：画就是观，观就是慢慢的画——慢慢的磨炼，直至画出虚空情。画的含义就是通过观，慢慢的把你的人我情转化并溶入虚空情。所谓的还虚、归渡就是个情的溶合。没有情的溶合不可能“合一”，不可能还虚。林花曲里有一段戏，就是和君他们问以后怎么修？虚空的她们用脚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这里的地上就是你身在人道，但是须是通过观——慢慢的磨吧。亦即出世法不离世间法。

杏子：为什么虚空总是强调情呢？

S：没有情的溶合……“婚姻”、“阴阳”是散的。在图像语言里，婚姻以及床戏的“意”就是阴阳，就是虚空情的溶合。

杏子：但是入观的学者为什么经常观到床戏的图像呢？

S：虚空的图像语言……比如水、泪等等表示情，有个学者观到壶里的水烧干了，表示无情干熬、干炼。比如图像是一杯水……表示虚空的她们需要的是你的情。人也可以对虚空使用图像语言，比如你在香台敬上一杯水，但是学者们敬上的不是情，不仅不是情——还加上一句：喝吧!!! 所以是一说则错，因为情不是说的，它是心里的一种“念叨”。



杏子：你是想让学者们再上一层楼？

S：就是把“形”转换为“意”。把香台上的供品、水、香等等，要变成你对虚空的一种图像语言。因为虚空的她们接受的不是你的那些“物”，而是通过你的“形”表达的意——情意。比如九拜是个形，如果你仅仅是为形而形，那就是锻炼身体，应该把这个肢体语言转化为虚空的图像语言。

杏子：你说……入观就是“人我”在虚空的展现？

S：从“观自”到“观度”——都是人我在虚空的展现。入观就是在虚空找到自己的我，观的过程就是磨我的过程，把我这个大铁块磨成绣花针……最后是针也无。就像是那个天女找不到“我”了——舍利弗问天女，何不变作女身去？天女曰，吾觅女身十二年终不可得，让吾变个什么去！

杏子：那就是说在观记里都是有个我？

S：无我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怕入观的学者们在自己的观记里——不知道有我？不知道你的观记都是在拼命地展现你自己的那个我？如果知道，那就不怕了，就怕不知道。

杏子：就是……你在场的观记呢？

S：前些天飞狐忽然明白一个道理，她说，S 你在场时虚空说的都是以你的立点为高度，而不是以观者的层次说话……所以只要是 S 你，皆与观者的我不相干。这是虚空告诉飞狐的……背景是飞狐问 S，为什么 S 说在我这里不怕飞狐你的那个我大。飞狐说——她们说这就是为什么 S 在场的观记可以指导学者的原因。2009-1-18

#### 附-资料参考

•细雨如丝 94 记-2009-1-1 A 记录——看十九渡-C：看见一个细长脸，白白的女子，叫柳青，从柳家河来，柳仙。叫 C 夫君，C 流泪。（C 校对时：哦！好像她们称呼夫君、情郎是表示亲近，但并不一定真的是夫妻关系，开始没搞懂还在那臭美呢。）A：她说无情人笑，有情人哭。她坐在电暖炉边，电暖炉变成一团红红的火焰，姐姐在烤火。一会儿火焰又好像在苍茫的原野上。

A：昆仑位上冷吗？她说冷冷清清、零零落落。天情漫漫路难回，我等如浩瀚星群……星群两字不是说的，给的图——眼前全是星星。星群聚成扫把星状，飞行速度极快，快得几乎看不到动。请问是谁说的？说，柳仙。看她朝 C 一屈膝（C：理解是让 C 观，并不是朝 C 行礼。）她说：郎君如意，千载难逢是机遇，无情人笑痴，天女散花。齐头并进，耀武展扬威。

C：这下理解她们说话的意思了，叫夫君指亲蜜，以前还在那美呢！A：哼！你还想像那个大树学者那样想左拥右抱吗？此时看到一个怒目的巨大金刚瞪着虎目往下俯视，身上的彩带似在飘动。C：问姐姐为何是齐头并进？柳青：碰出火花。A：她说：火花一串串，串串连九天。C：为什么是火花呀？她说：心光。星光冲天，左右缠绕。C：为何左右缠绕。她说：不容易掉，环环相扣。C 在那想——出音像时一怀疑是不是她们给的，后面就没有了。她说：无拘无束。

A：柳仙姐姐好，请坐。她头上围个像秦香莲那样的头巾。C：她说：打理。A：姐姐辛苦，请吃橙子，喝橙汁。C：她穿淡青色衣服，很柔的感觉。好像两人站在柳树下两手握着，是个背影。A：她说：两相影（印）。

C：她是青娘战团的。听不清，说什么两情相什么？A：姐姐再说几句？她说：此地没话。A：穿淡青色衣服，头上围的是白色毛绒绒的巾，眼睛细长，很白，挺甜勾人的美。C：咱俩跑神了，我听音乐去了（当时 A 正在看《铁血丹心》，然后按了暂停）。

C：感觉管带姐的衣服颜色比她的深些。C：感冒头疼，浑身也疼，呵呵，姐姐给治治呗！A：一黑形人，一手卡住 C 的脉搏好像在检查。C：头没那么疼了。AC：谢谢姐姐，请姐姐说几句。A：说：几句离别话。图像，同样的装扮，好像在跟 C 告别，背景是绿绿的竹林，还有点雾。C 脱口说出：忧伤。C：我感觉她在跳舞，类似却又不像。蹦出个“载得红霞飞”。好像是边舞边说的。画面是跳着跳着，是年轻的样子，跳累了有个人给她递杯茶，不知是谁？她还会舞剑，是短衣打扮，衣服上还有黑边。舞剑时是上头一旋。

C：头还真不疼了，变成眼眶疼了。她说：家家一本经。A：这个家家是什么呀？柳青：家家是一家。A：经是什么经？柳青：一本经，心是一聚。（C 校对时：出一本正经。）

A：请管带姐验碟。柳青：情是万年×（红）。A：刚来时她说跟管带姐是姐妹，她俩老重影。请问姐姐需要什么呀？C：她在那笑，没有刚来时忧伤样了。A：家里的东西随使用哈。她和管带携手紧握着上位了。C：感觉管带姐的意思是等着两个小笨虫开窍。为何留个眼眶疼呀？给意思是看凡戏看的，叫你看个够。又给个意思：以后少不了姐



妹戏。

A：请姐姐经常来说说话吧！C：咱俩有个严重问题，她们报上名后就不理她们了，掰玉米棒了。我刚才问那么多缘问不过来怎么办？给个意思是：问不过来难道就不问了吗？我问跟你们怎么问怎么玩才好？出来个“戏本”的意思，家家一本经就是唱自己家戏，就是家珍，就是观白。原来一本经是戏本，原来还以为指心经。A：呵呵，我也是。C：心经是什么？说：心经是天地戏，一本血泪史。铮铮铁骨泪，皆是个情。

C：她爱吃米线，显个“香”，不喜欢辣的。A：出个钢果。好像是个大金牙在咬一个硬硬的果。（A：看来 A 与 C 两人是硬的很，不够听话不够柔。）（C 校对时又出个“茅屎坑的石头”，呵呵！感觉有个猫宝宝在坏坏的笑，好像还背着手有些像大颠爷，呵呵！估计颠爷也是她演的。出个山寨版颠爷。A：哈哈，今天对照一下飞狐观的，咱们观的整个是山寨版天尊戏，俩民间艺人似的。A：就当是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好了。C：有人给意——自己安慰自己。A：哼！是那个小坏猫说的，看到她坏坏的还添着爪子。C：感觉不是宁宁。A：宁宁说，是沟沟。看到柳仙姐姐显得很贤惠，弯着腰看着小猫沟沟。）

C：请姐姐看戏，她没看，看 AC，说：看你们就行了。A：姐姐很深情，很贤惠的样子。趴在床上握着 C 的手。你们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好像说宋明朝。C：出个“北宋”。A：姐姐跟 A 有什么关系吗？说“亲眷”。C：说“婆媳”。

（打字时。A：知道是谁了。是报过名的姐姐，有一世为舞妓。现在显穿彩衣长衫，中间对襟，拿把小扇子。真该好好重新校对一下了，姐姐们的名字都忘了，别气哈！她们说，等你动手整理。C：出个“调准”俩字。）

A 看电视剧《铁血丹心》时说戏里的人物个个痴情。她们说：再痴情也不是圆，都是争斗。C：都是一走一过的事。2009-1-2 日 AC 整理

2009-1-3 接着录入整理——A：你是谁？他说：都忙【杏子注：盲】。A：能报个名字吗？他就微笑拿下面罩，是个漂亮的金发美女。哦，是奥里。谢谢你，亲下。你要告诉我们什么？看她懒散样斜倚着，头转向窗外，好像风吹的很舒服，要迷醉睡了一样。奥里：东风醉，人消瘦。灭己灭我。A：谢谢姐姐，今早的梦是姐姐给的吗？没回音。我知是提醒要小呢，一不留神又大了。没信息了。A：那如何做到灭己灭我呀！奥里：留神！然后就离开了。给个表情又是发狠样，眼神有点怨怪的样子。A：姐姐别生气，是俺又打横了，以后留神。看她显神气样，个子老高老高，A 显个小不点，只有蚂蚁大，她弯腰用手使劲点着 A。呵呵，谢教诲，亲下！她还是显大样，微笑点头了。

C：两次给出猫仙洛洛，百威战团。百威战团类属哪个战团？说：罗地。他很老实的低头趴在那儿，两个前爪在头下面，说：好久没吃东西了。C：敬上鱼，夹肉饼，请进屋暖和。A：他是黄中带白的颜色。C：感觉是黄色。（整理时。A：洛洛让 A 看看你好吗？他显个小男孩样，手里捧了老高一摞什么东西。洛洛：书。然后带个老花镜在那专心看起来，光打在他身上，镜头在一点点慢慢围着他，他还在聚精会神的看，已是一个大男生了。感觉到时光在变幻。隐：光阴，光阴如流水，不能蹉跎过。尔时因，尔时果。洛洛的身形已是越来越亮……怎么看他睡着了？眼前只有金光耀眼，是一颗吉亮的星，睡着的洛洛在亮光中随它转。说：它心经（也许是它心听或它心静）。A：请问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眼前只有洛洛坐在椅子上熟睡的样子，头上一盏灯，四周都是暗的，感觉是在禁闭室里，静静悄悄的。又过了一会，洛洛：是个醒（觉）。A：醒什么？洛洛：十醒。A：什么意思？洛洛：醒（觉）中来，明中明，悟！然后把花镜摘给 A【杏子注：观花】。A：嗯，看书看曲，自然行（自然行好像是洛洛说的）。然后他又是个小男孩样，拿着饼干在吃。A：谢谢小宝贝，谢谢提醒，多吃点，喝点水，隐隐心中一句：我接着打记录，（这句是心里深处给的，但感觉不是 A 敢说出来的，呵呵）。就看他跑开了。A：哦，是看书看曲（相应），在观中成长。多谢大家！）

C：应该是个花蟒仙……一直能感觉到曼丽姐，但果园（位上哥哥，是曼丽的老公）很虚。曼丽：哼，瞅都不瞅我一眼。C：这不是看了嘛，姐姐好漂亮，衣服是缎面光亮，一圈圈的花，蓝底，头发是卷的，呵呵，姐姐把我鼻子弄通了。（打字时感觉她傲傲的站着，手里甩着一根绳，就像小时妈妈给拴的钥匙绳，然后就是她一会甩出绳子一会收回绳子，她说收缩自如。A：呵呵，好姐姐，知道 A 这观是你们控制的，让 A 不犯错误，亲下！她说了个“敲”就离开了，背转身时看她手里还在甩着钥匙玩呢！A：真是越来越能感觉到位上哥哥姐姐和小宝贝们的厉害了，耶！

C：慢慢把大家找回来，弄不好有的就散了。A：她说：聚是个缘（园），是果缘（园）。C：感觉淡淡的说：是个影。（A 在想那以前观的 AC 的转世都是假的？）A：说：天情是唯一的。C：好像柔和的光照在她身上，缎面显得很亮很有质感。

A：那不会姐姐都是你演的吧，哦，那些哥哥是山虎哥哥演的。A：说：两面通。C：什么是两面通？A：说：一通天地，二通情缘（打字时说二通情肠），感同身受。C：大该在十分钟前闪了个画面，很多女孩没穿衣服，很自然

的在那说话，俺竟然没有淫欲耶，以前是主动看黄色图片。A：嗯，进步了。总想整理以前的报名。C：看了以前的记录你总自责，做的不好了认错什么的，现在可能有免疫力了。A：呵呵，可能，看曲上别人只知认错我都着急。

C：给个意思是该整以前的记录了。给个整体意思，以前对镜理红妆理不了，全是那个我，我对我错。心门没开窍，红妆理不成。不是增上慢，就是负罪感。理红妆理的是情，不是那个我。你有个误区，认为整理记录是找自己的错，给意是：把情理通，红妆代表情。显了个红颜色感觉，没有情你理啥红妆！理个屁那个意思。理来理去都是我，我对不对错不错呀，我大我小呀，我放下没有呀，通通还是我。

A：哦，原来那个我就是漩涡。C：今早感觉：围着我打转，没动地方。对镜理红妆，理情，没自责感了吧！？A：天呀，这心在往下沉，不是总提着了，哈哈！C：明白刚才裸女图像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坦诚了，没有遮掩，所以在那有说有笑，很自然。A：没有自责感了才会坦诚？C：给意是：自责什么的都是面子。【杏子评论：所谓的自责就是解释自己。2009-1-18】A：往常心提得太高，现在一放下反倒不舒服，不知啥感觉。C：怪不得管带姐说等咱们开窍。

A：图像，AC在电脑前，姐姐也在，AC悠闲不着急的样子，好像是深夜。C：绕了一大圈，才绕到对镜理红妆的门边。给意和自己想的混在一起，分不清。才知啥叫一步登天，正常理解还是高低，天多高呀，其实就是个情入，真情。A：嗯，是一步入情。C：想起飞狐观记中说猪八戒照镜子，意思是照个猪头，没有情。红妆才是情，照的是情。原来天尊早给意，是学人都在照猪头，照那个我，没情。说的不只是大树，而是指大多数学人。知道劲往哪使了，就说这么多，点到为止了。

C：先是一些姐姐站那往这看，具体不知是谁，后来全是淡粉色的花，出“牡丹”两字。说：心花放，悠悠什么，不再什么愁断肠。唉呀，不是说六层次都是性交图吗？爹说是溶和合，刚才给意，很简单就是交合，溶了才欢，才是欢喜佛，就叫合欢，天上一片交合，就是一片合欢的意思，溶合了才是皆大欢喜。以前理解天上一块吃饭举杯庆贺和交合的意思接近，但人能理解一起吃饭，却接受不了天上一片交合，天上的人都是光，光是相互交溶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A：嗯，还是个情。

C：情在一起，就是溶，所以叫无上瑜伽，始终是情。刚才的意，好像是宁宁和乐乐他们一边玩一边给的，好像他们站在一排桌子前玩东西。A：以前感觉他们不实在，是虚幻。他们说：我们才是实的，万古长青。C：宁宁给意：性交什么的，人们总是大惊小怪的，才不算什么呢！A：乐乐说：那是不明祖师意。然后说：教你们怎么畅（唱）情。（AC又嘟囔以前同修怎么怎么……）C：宁宁说：想她们干嘛？（C想起来“家家一本经”是什么意思，就是各是各家戏）

A：出：只牵自己。C：宁宁挺鬼的。才想起来，当时跟西湖的芳香小旖连线，让林林（C的儿子）观龙爷他们，林林感觉宁宁他们当时用光把林林从头到脚围的严严实实，脚底板都糊起来。是她们的幻象让宁宁给挡出去了，保护林林，也就是自家戏自家唱，不串戏。当时我还想，怎么龙爷会让个小猫仙挡住呢？小旖还观到宁宁去她那边玩，宁宁可警惕看上看下，当时觉得宁宁没礼貌，实际不是。A：好像宁宁说：才知我们好呀！A：他们在玩，在搭建房子，可认真的样子。【杏子注：建了破，破了建。】

C：哎呀，好像心又通了一节，呵呵，一节一节通。C：给意：点到为止。理红妆时有别的发又要点到为止，以情为主。A：记住了。C：嗯，刚才是理出了小宝宝的情，小鬼头。A：说：小光头。一个小光头顶，乐乐最早不是小光头，后来总显小光头。C：哦，是处处教，是把烦丝去掉，给出“油光粉面桃花红”。

A：看见红彤彤的小胖脸。C：为啥观记呢！对镜理红妆。这时给意：观记是理红妆用的。如实观不是为别人，是为了以后自己好理，只观不记怎么理？（整理记录时，A：咱们的观记中太多咱们的话了，咱们悟的东西写的太多了。C：这本来就是咱们说的，如实写上。A：这不是怕话多我大嘛！C：你不写上就不我大了？！A：嗯，也是，怎么想就怎么写吧，也是历程！）（C校对时A在想上面这段怕理论东西有些多的话。隐中说：处处见我。）

晚上给S去信，因有一段行观内容故列入曲中——亲爱的S你们好：AC开始对镜理红妆，以前没弄懂什么是对镜，什么是理红妆。对镜是对照自己的观记，理红妆是理出她们的情，以前是一直在走弯路，把劲用在那个我上了，什么我观的好呀观的坏呀，我的情深不深呀，我大我小了，我要放下呀种种，其实这些都应抛下。AC已经试了一下，从以前的观记里找到了她们的情，AC以前认为她们不实，是虚。她们说她们才是实，万古长青。这时AC想起一步登天，原来都是只往高处看，贪的是高，其实一步登天就是情入，没有高低。原来来到S那儿是一步入情，AC前段幻想着再去找S就能一步登天，现在才知应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路在自己脚下，S早已给我们铺好了……

C：不能只咱们说，看看位上有什么话要说…… A：有人说：顶上来，花要开，共和（合）。又有人说：翻新旧（就）合。图像是一片翻开的新土，土地可肥沃。C 感觉一句是乐乐（位上花仙），一句是宁宁（位上小猫仙）。A：说：常翻常新，常开常合（敞开长合）。C：闪了一句：常在。C：什么常在呀？A：只看到大眼睛水灵灵闪闪的，就像眼里有一汪水。【杏子：水为情。】C：给意是，常在心，田（甜）。（AC 想起梦中在 S 的门口徘徊，S 说回吧，面见不为面，需是心见。）C：刚写完上句，隐中一句：天天见。好像是个调皮的小孩说的，是个更小的小宝宝。

给 S 写信时感觉周围好多小宝宝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围在周围。管带姐她们在不远处微笑的看着。A 心里问管带姐咱们位上到底有多少姐妹和家仙？问完眼前有好多黑的。C：A 还没说完时出温柔的声音：理呀！

发信时……A：选个颜色吧！C：让她们选。有说红有说绿。A：我心里想着绿色，但又感觉到红色。C：最后不知谁说一半红一半绿，那就用红绿吧！最后又出一句：红花绿叶好。图像是红在上，绿在下。

C 在想这么多记录怎么理？出“慢条（调）斯（丝）理”。A：是情理，理的不是情吗？C：给意：慢是柔。A：打出几篇发给 S 吧！C：都理出来，半年后再发吧！此时 C 突然干呕……A：说：随记随发。C：出“三三两两”。A：就是不刻意几篇一块发，想发就发。C：呵呵，我一不着道就挨捅了。A：管不紧你你怎么带我呀，怎么不捅我呀？A：呵呵，她们说：罗刹女好商量。C：呵呵，一个一个都可厉害，都瞪着眼睛，可精神了。C：好，我去做饭。

C：感觉她们高高低低的站在那可多人，捅我那下还有个意思，可别忘了一起玩。A：眼睛瞪大是提醒，约好了我们可盯着你呢！呵呵！

做饭时心里想那句：好马又吃回头草。C：有人说：旧梦重圆。请问是谁说的？说：马姐。她眼神略带埋怨，还有点心疼样。C：给大家，给姐姐做好吃的。A：她显马身，是浅驼色。说：位上阿姐。A：我只记着黑马仙天棘，她可厉害。

马姐：个个都骁勇。A：马姐说几句呀！C：闪了“路路”两个字。哦，是让咱们看道，强调路都铺好了，还不看道！一是指 S 把大道铺好了，位上的家仙宝宝们也把路铺好了。（A 打字时想位上给铺好什么路呀？她们：接上缘呀！）

A：今天一天记录好多呀！马姐：拐弯很难。给了一个弯形（像个左面开口的马蹄印），弯比较大，比较缓，大道挺宽。A：姐姐谢谢你，我们会缓坡行。马姐：悠。A：嗯，玩着乐着应着行。马姐：不急不缓，顺。A：嗯，姐姐我们常说说话哈。A：她俯下身，像逗小孩一样亲切的说：记着就好。A：嗯，亲下。她离开，裙子是蓝色的长裙，拖地的。

A：刚记完上面内容，有人说：打字入静面观，藤长藤，连天连，聚。A：多谢教导，请问是谁说的？说：管。A：管带姐好，我们该打坐了吗？管带：聚缘。图像，一人打坐，被一团金光雾围着，四周一片黑色，然后慢慢的黑色中有小金点点过来。管带：惜缘如金。百字回为首。A：这个回……管带：为归。象形古意都是追根溯（续）缘。

这时 C 进来插话：炒菜时有点糊，浇点酱油掩盖一下，有人说：湖（糊）光山色。好像是山虎哥哥。哦，跟姐姐们说的悠是一个意思。A：嗯。姐姐接着说：惜缘了才是真金（经）。那这回的古意……图像，回字放开变成两圈像宫殿样，A 理解最终都是各回各的宫。脑中出个“小十八宫”。【杏子注：回表示同心圆、天方、月亮船、渡等等；宫又表示蜜、容。】

A 一听就偷偷的想，是不是我跟小十八宫有什么关系？又一想，管它呢，与我何干？！管带：古字新解就是回宫，故宫。A：哦，多谢姐姐，吃饭了。

A：看她扎个围裙照顾宝宝们吃饭，宝宝们各自胸前围一个白巾。C：为何叫故宫，为何叫回教，哦，回教崇尚十九。（C 嘀咕管带姐怎么又勾妹妹呀，什么小十八宫呀！）管带：勾出花花肠，勾出不动心。C：为何要不动心。管带：才能转注与情。C：呵呵，才想起来，她们高高低低站着，瞪着大眼睛，是学《4400》中那些刚从外星球回来的人的样子。略……元月 1 日记录 2009-1-6 整理完毕

## 镜如意-32

杏子：学者 AC 的记录[细雨如丝]与学者小玉的记录[小记]，在前面都作为资料参考附在[镜如意]里了，当然还有随机取样的一些学者的记录。

S：小玉的记录偏向个人的情绪化，实际上众学者的记录都有这种倾向，只是有些学者明显一些，严重一些。玉青家的仙为什么不让她写自己的“情绪”？而且以观音相显现说……你写就是下道!!!

杏子：她家的仙……一方面是照着她，不想让她走偏；一方面可能是认为——S会把她的记录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使用，以便众学者学着“画”。

S：学者AC的记录与以前那个大树学者的记录类似……有点像“平话聊斋”，入观的学者也还是不可效仿的好。不要写成“相声”，不要写成“赵本山文体”。记录是枯燥并且没有什么可读性的，整理为观记时要加上必要的背景说明以及必要的注解使之具有可读性。但是不要文艺化……因为圈内的众学者都是认真的，都是认为你们写的东西都是真实不虚的。一些喜欢文艺的学者也可以把自己的记录文艺化、聊斋化……可以作为自己的作品发表，但是最好是在我们这个研究虚空的圈子里发表，以免误导众学者。有一点——TW的显君他们的记录比较好，好在什么呢？好在枯燥、啰嗦、乏味……就是没有在文笔上润色。他们的记录只是简单的整理了，所缺的是没有经过“大手笔”的整理——精简文字可以避免枯燥；简练语言可以减少啰嗦；像玉青那样偷着加入自己的一些感受可以遮掩乏味。但是有一点须是雷打不动的——虚空的图像语言，最好是犹如心经所言——不增不减，不垢不净。

杏子：你以前说那个梅花女的记录很真实，一句是一句的……

S：她比秋云还懒，自己不整理。如果她自己能够整理，或者是有人帮她整理的话……那是相当不错的。她就是懒得观、懒得记，可就是练功勤快。她认为练功才是她自己受益，观记都是为了别人？我与她说不明白，她就认为她的对！她认为记录是为我干差事，所以把观、记、整理等等当作负担。

杏子：你昨天去饭铺吃饺子……遇到的那位“杨柳”女士？

S：正好两盘锅贴饺子，一人一盘……杨柳买单。她与梅花女的背景差不多，都是老修行了。在观上……没有梅花女来的深。她说她以前观的很好，后来不怎么看了，就是一味的刻苦练功，一天打好几套——身体到是棒的很！就是与虚空的她们远了……我说我在这儿，你赶紧观！

杨柳：妈祖九宫……都在。S：先认妈，看看谁点头？杨柳：妈祖点头。S：不错，过了明路。问问以后主要是谁照着你？杨柳：观音……S：问问你叫什么？杨柳：玄女、青娘、白娘……她们三个总是在一起，小月娘、月娘——不会吧？S：在我这儿……不要疑神疑鬼，她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问问以前你是跟着谁混的？杨柳：罗地。八妖说一战时在她那儿……显像是我披头散发身着兽皮的样子。S：当时八妖那儿……三大块——白衣雪山女部，黑衣八妖女部，点苍罗刹女部。你以后还是应该在观上下功夫的好。杨柳：妈祖说要牵上线才行。S：好了，饭也吃完了，各奔东西吧。

杏子：年快过来啦，秋云说现在不能动——当心浑水湿鞋自找麻烦。大日她们说——放下，守。翘腿喝茶吃花生米……才应该是你的本色！不出门，不见人，报平安。S：好，那就十里一长亭吧。2009-1-18

附-资料参考

•天情？凡情？无情!!! 雪莲花 2009年1月18日

他在修行 她也在修行 她从遥远的家乡 飞到了他的心中 离开了所有的家乡亲人  
她说是为了修行成功 为了回到故乡九天家中 他在伤心 在难过 在迷茫

他不懂修行人的心好难懂 他问我什么是真正的修行？？？

我也迷惑说请不清 告诉他一个故事 你去感应

老太太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 她含泪劝导发疯的亲众 饶恕司机

他不是故意要我儿丧命 司机跪在她面前含泪失声 妈妈 妈妈 我替他照顾你今生  
几句贴心的话就这样结束了战争 她没有修行 也许不明白什么是九宫

她的饶恕 她的理解 她的宽容 她的慈悲 她的光明 她的音声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人们 什么是修行？

修行人的心是黑？还是红？ 他无言对答 泪水是心在颤动

身心疲惫的他 欲哭无泪 于诉无声 心在滴血 好痛 好痛

他埋怨上天对他的不公平 年迈的父母 幼小的孩童 他不知怎么去面对她的失踪

我告诉他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人生 红尘本是假外衣 人与人之间没有爱 也没有情

到处充满欺骗 罪恶 都蒙着一副假面孔 真正的修行人纯真 慈悲 善良

真正的修行人心平 心静 心定 朋友之间是心与心的交流

同修之间是心与心的沟通 多一份理解 宽恕 包容 少一份嫉妒 憎恨 猜疑

缘聚缘散一场空 心中无求魔不生 不埋怨他的自私 不怨恨她的无情  
原谅他们可怜 可悲的行动 经历磨难 闯过困境 你的心更明  
退一步海阔天空 风雨过后见彩虹 雨后鲜花更艳浓 你明白了吗  
知心朋友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因果永远存在 对你 对他 对她都等同  
到底什么是真情？ 天情如如不动 凡情膨胀发疯 你我之间为什么会彼此牵挂  
这份关爱的情来自虚空 因为我们都有高贵的大灵  
天情 凡情 无情 善缘 恶缘 了缘

•小玉<老城曲>45——历时 15 天总算画完了。对镜自照，心、情、我、“她们”……戏不能不演，不能白演，不能再演。从中能看到什么？放弃什么？得到什么？冷暖自知，乌江自刎，不必他人举剑……1.16.【杏子注：小玉的曲 45 有 40 多页，建议上贴在自己的部落格里交流，比如小草的部落格是“如梦如幻”。下边仅摘入两段供参考。2009-1-18】  
心月狐：要随机应观。意思是观不是刻意去观的。荟花：感觉来了一个和尚，说是达摩。他说来牵花来了，他有很多话要交待、要说。牵花是牵你（虹），他说：你心地比较善良、和蔼，容易触动情根，他来牵。不是谁想观就观，得有人牵。你不要着急，好戏在后头。随时观，随时行，叫逢机化缘……有人去传他的……他有他的光辉事业。不要看人的表象，人的表象解决不了一点点问题。他说，我们都是冲花的，和你们搭上线也是个美……他在捋胡子。

•2008/11/27 早上看完雪山曲续 6、7、8 後一直打哈欠打嗝，還一直流淚，在心中問問是誰來了？給的感覺是羅地。小紅花：親愛的來了，請說說話。羅地：終於想我了？小紅花：時時刻刻啊。羅地：等著……圖像是一個女子……  
羅地：記得情了嗎，記得當初跟你說的流水有情落花無意了嗎？羅地：若即若離，看戲心在戲中，管他天南地北到處闖。小紅花：那人呢？羅地：像個呆子放著，只要傻傻打字就好，其他不用管，天在做，人插什麼嘴。雪山曲看的怎樣，懂了嗎？小紅花：看不懂。羅地：慢慢磨就懂，心情夠融合了就能懂，置身事外就不能懂。小紅花：看戲人迷。羅地：人迷心不迷，曲和寡意，絃外之音。小紅花：意思是要去看絃外之音嗎？羅地：正是，若沒有深入只會覺的是意淫，但是若能深入才能看見般若味，要去體會般若味。小紅花：太笨，還體會不出來。羅地：不是笨，是不夠用心。看心在何處，情字入海流，緣流歸性海。小紅花：怎麼一直哈欠又流淚的。羅地：有情，內心的情的展現。無心才有真性情，點點秋風歸落葉。小紅花：相思遙遙無盡期……羅地：陣陣秋風惹相思，情意綿綿無盡期。略……

西洋女王：情自入流，無情無意，人生隨波，天長地久。著重感覺的交流，常常思念著我們。常常想念情自然就深了。略……

•2009-1-17 花梅：刚看完《镜如意 28-29》，发现有个 15 岁左右的女孩跪那哭，而且是嚎啕大哭，哭的让我心烦，我一看就不知道从哪来的气！恨不得一脚把她踹死！我随口说：你哭什么！说话呀！请你报个名！与其今日何必当初？只见她跪在那抬起左腿朝我就踹，踹我时还发出声不解气似的。我当时就说，你这个朋友怎么像我似的那么不讲道理？那么专横跋扈，看你那个刁样，就像你这样哭，哭一辈子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对待她，我不理她。又突然想起我不能入戏，应该静观其变，要看戏不能入戏。我好像记得 S 对我讲过静观虚空不了情。我只听着她还在不停的呜呜的哭，哭的我真有点撕心裂肺！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她别再就是我吧，因为 S 说照镜子理红妆呀？哎呀！我怎么会还这样呢？这 10 年干什么了？真是的，哎呀天啊！这时我又惊讶又懊恼，不尽的吸了一口长气，心里开始扑通扑通跳，还真的冒了一身冷汗。我回到了房间心里感到她静下来了，我定心一看 S 身穿金黄色的和服，披着红，颈上带着黑色的念珠，身边还有一只小白狐狸它很乖巧跟在身边。这时又有一只小黑鸟落在了 S 的左肩上，小鸟的脚上有一个象乒乓球大小的金色小太阳。只见 S 俯身把那个闹哭的小姑娘扶起来带走了。S 什么表情也没有，但看出他很冷淡。我在擦地时听到木鱼声，一声接一声直击我的中颤穴敲的我心里不是滋味，定心一望，哦是一群剃了光头身穿灰色和服的众人念着什么，又见一个剃了光头的身穿和服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来，他看了我一眼，我定心一看啊是她，是刚才哭闹的小村姑。我见她剃了光头很漂亮，也不那么让我心烦了。她双手合十，跟 S 还有小白狐狸走了，而后我用心给她鞠躬，祝她走好，和尚出家为大么。又见一个平静的古老四合院，灰砖碧瓦很壮观。我站在院内发现四间房屋没有门和门框。定神看，四间房屋内都是光头和尚，不知道是和尚还是尼姑，因为都一样了，我的心也随着木鱼点一下一下的震动着。在打字到这时，我心里还回荡着当当当的一声接一声的木鱼催行声。

历练风雨生生路，湛湛自然定。

尘封缘随波自定，不息天生灭。

《镜如意》33

杏子：虚空的她们为什么总是说“雾中花，水中月”？

S：初，仅仅是听听而已，只当是文艺语言，以后知道她们不使用文艺语言，而且一般不会使用人道含义的文学语言。这个雾中花，水中月——是她们告诉众学者修行的秘诀，亦即雾中观花，水中捞月。

出世间法的修行起步必须是观，无观不成道（当然，一观就下道），这个道不是人道，是天道。人教人都是人道，只有天教人方为天道。就是所谓的活佛教你的也是人道，因为天道只有天知“道”。天在哪儿？虚空……所以只有涉入虚空的那个“大川”（虚空大川就是光音流，也叫做“天河”），方能天道行。观就是“涉大川”，所谓的出世间法就是涉渡大川，也叫做渡河、大渡河、小狐渡河、既济或者是未济，她们有时也叫做上清河——比如她们说“上清河边等你来”。川——三流合一：光流、音流、色流。这个合一就是天地人阴阳六和合。

为什么是观花呢，观花就是绣花、羞花、修花，所谓的修佛就是修花——是花是佛，是花作佛——这就是释佛“拈花一笑”的解。花表心、表性，亦即所谓的佛门的修心、修性——花开现佛。俗曰借花献佛、借花现佛——献给谁？献给虚空……大颠和尚说更无一物献尊堂，这个尊堂就是虚空。为什么无一物？因为佛不是物；因为献给虚空的这个“一物”叫做“无”。“借花现佛”就是借助“花”这个形式将佛相显现在虚空。

什么是“花的形式”——也就是阴阳，也就是虚空图像语言里展现的“欢喜”……溶合。花也表圣洁、表美，观就是对镜理红妆——不断的舍弃非天道的“丑”，修得羞花之美。这里的羞花——表示纯洁、圣洁、圣杯……所以虚空以花仙为贵，供品以花为最。

杏子：这个花……是个什么？S：心、性一体，心性合一。

杏子：为什么雾中……观花？

S：大雾浓浓……能见度两三米，这里不仅有个远近的问题，这里不仅有个朦胧不明不白的问题，不仅有个须是若即若离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迷雾中的方向——“明”、“灯”……古修行谓之“月”。虚空说的众花捧月——就是修花的方向就是月，就是必须捧着月这盏灯，方能不迷失在雾中。雾中——还含有不要（以人道的）理念去解释、求解，含有——若是你一解释就错，因为雾中的你——永远是看不清的。

杏子：为什么须是水中月呢？

S：如何得月就是观花的核心问题了，水——虚空情，无情不得月。此情非为人道的欲，人道的欲就是占有。如若是占有——水中捞月一场空。

杏子：何为虚空情？S：空心语空心……

杏子：玉青说不知道——情为何物？不理解为什么她家的仙总是说她“缺水”？她认为她已经是多情了……

S：虚空的她们所谓的情——就是你在心里“背负”的是什麼？众学者的心里背负着的是他自己的那个我……所以虚空说——我大情小，我小情大；有我无情，无我有情。

杏子：为什么虚空又说——最后是“无我无情”呢？

S：因为一旦是无我相——那就是佛菩萨啦，那就是已经“身”在虚空作佛啦，就不用去背负青天啦，因为“他”已经融入虚空（青天）啦。

杏子：下边说第二个问题，入观以后以及入6以后的天人合一？

S：双修……男女双修；天人双修；阴阳双修等等，比如古印度密教以及古藏密的密中秘——空行母修持，就是所谓的天人双修。以后的印度密教以及藏密，失去了“空行母”，于是就用人间的一些女人去替代空行母——此即男女双修。但是男女双修不是天人双修，不是虚空的天与人间的人，而是人与人……失去了修行的实质。

杏子：天人双修的实质是什么？

S：只能是猜测……立点是“虚空性”的激活，而不是“人性”的刺激。但是“完事”以后……你不能仅仅就是“享受”？须是行瑜伽闭锁……至于如何行——在以后的玉青观记里会有详尽记录的。好好过年吧，不说了。2009-1-23

《镜如意》34

杏子：所谓的下道是什么？

S：不是个什么可怕的事情……是个立点。对天道而言所谓的下道就是人道，天在人之上，上行谓之上道，下行谓之下道。这个道是个虚拟的——道可道，非常道。何为非常道？……不是大马路，不是物质的东西。比如从北京到纽约的飞机航道……不是路，是在空中虚拟的航线。上海到纽约的行船航道——也不是路，是在海上虚拟的航线。飞机的航线在轮船航线的上边——谓之上道；轮船呢……谓之下道。对人而言，唯一的“道”就是人道。你不可能走猫道、狗道，你只能走白道、黑道、老百姓道、官道……就是宗教里的出家人走的也是人道，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人道的东西。人类没有天道的东西，飞机、卫星也是人道的货。宗教所谓的佛道、道教的道——也是人道的东西。

杏子：天道又是个什么？

S：虚空……涉入虚空才有可能深入天道。对人而言，观是唯一涉入虚空的方法，所以观又叫做不二法门。以观的方法涉入虚空以后，所观的是什么？音流……虚空音流。这个音流就是生命的历史在虚空的印迹——又叫做“大象”或者是“小象”，通称为虚空象。与虚空大象交流谓之上行，与虚空小象交流谓之下行——下行是为了以后的上行。这个虚空“道”谓之天道。不入观的修行只能是修人道，包括佛教、道教等等，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人身决定的，人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古佛门提出“修心”，所谓的修心就是试图使人道意识变为天道意识，而这个变化……只有涉入虚空。古佛门把加入的人视为决心涉入虚空的人，所以又叫遁入空门。现在的宗教本身就不是空门，所谓的空门仅仅是定义为能够涉入虚空并上行的人。现在的宗教都忙着做生意……而空门是做“死”意，不是做生意。

杏子：一些宗教也经常说什么下道、上道……

S：宗教所说的上道……比如一个人总想升官，可是就是升不上去。上面的一个门子对他说——你必须上道才能升官！人问，如何上道？门子：上道就是上钱。一些宗教所谓的下道——就是你不按照他们的教规办事。就是符合这个圈子里的“行为准则”的叫做上道，不符合圈子里的行为准则的叫做下道。宗教以及社会中所说的上道与下道都是人道。2009-1-24

镜如意 35

飞狐：玄女让你写点高兴的……说是过年了。

S：没什么可写的呀？

飞狐：玄女说，写情写乐呀，随意随性。玄女又说，拉不出来就算了，没用的货！有心情就写个 35 吧，平平和平的……玄女说，有不懂的就问？

S：这样，你先与她们聊，完了以后用邮件发过来我看看……

下边是飞狐聊天记录：

今天是大年三十，下午吃完团年饭后，请虚空的她们说说话。白胡子老头最先说，问是谁，答曰三清：新春的景象是万花的成长，可谓乐上加乐是个回。益损易上，终究是个花红遍天头不回，一心朝阳喜上天，如意的喜事。

大日金莲花中打坐道：情在上，终究是花满满天。有意（易）混成，上落圆。金乌中坐定，木目中开花，心情两不忘。无情无意，有情有意，无我方有如意。成其身于人，得其果于天。放眼望去，无尽长江东逝水，流落到头两湖开，也是件不省心的事。开雾（悟）拨云……终究要靠自己，人间的你，就是扫把的尾，你的天就是你的扫把。只要紧跟，抓住扫把不放，就是水流入海回。一切自有天注定，不须烦忧。如意吉星在你的前额高照，你要能够得到她，让她为你，让你为她。缘定三生，铁萝卜开花，也正是有情才能有意，才能有心……

飞狐：请玄女说说？

玄女：一心朝上，凝神于我。从瑜伽行到渡人行，成就自己的完美。别总拖拖拉拉的像个乌龟！早点完事早点享福，我们也好早开心。齐贺九天献妈祖……你去见你的紫光！把龙给我就行了。（图像：玄女骑着一一条龙在天廷中遨游。）

素女走过来说：你要好好听玄女的，加紧前行！别总窝在那儿不动，耽误我们的戏！早日见光明则早日看好戏，否则你想都不要想（看好戏）！你若没有双龙缠珠的本事，就永远成不了十字开花顶上天，还是个被人带走的份。按照我说的去修，还怕没有水龙吟？

飞狐：好的，我记住了。大过年的……说点儿喜庆的多好？

素女：哪天不是过年，哪天又是过年？正是为了今年的喜庆才说出上面的话。修行人不在修行上去喜，在人间有

个什么喜？心中应该充满大象，应该在易中去寻觅真经（金）。（图像：我在太极图、八卦图、易经图上行走，图上易经绘出了我的路线。）

素女：要放下再放下，损不尽而增无穷，修心是没有尽头的。你既然走上这条路，就要放下一切，只有放下才能前进。只有尊天快建，我们才能助你破上一层楼。

飞狐：知道了，我会按照你们说的快快的建。

飞狐：我看见心月狐说完后像是舒了心，静静的笑着喝茶。于是问——嫁衣……你做完了？

心月狐拿出红色的新嫁衣披在我身上，又把凤冠给我戴上，说——穿上新衣就要做新人了，别忘了不停地向上飞，飞回来了再朝下看。

飞狐：可是以前不是说——背负青天朝下看吗？

心月狐：飞的过程就是背负青天朝下看，飞回来了就是笑看天下忧（愁）。

记录完毕

S：前几天她们说的一些……等以后再整理吧，你去玩吧……

2009-1-25

### 镜如意 36

杏子：今天是 2009-2-2，正月初八，到了十五……这年就算是过完了。那天杨柳来——你为什么说她已经算是修到顶了呢？

S：她的本尊天——观音、妈祖都点头相认了，她的天姐也出现了……对于人道修行而言就算是修到顶了——定向、定位、定心。至于能不能定住……那就又是另外的问题了。相应本尊天——定向；与天姐心合——定位；守住情——定心。有了这三定——那就是稳操胜券了。

杏子：你为什么对杨柳说——观前是苦行，但凡入观就要轻松行了。

S：因为观前没有三定，入观接上天缘定向、定位以后——才能定心。

杏子：但是那个杨柳……依然是心神不定呀？

S：薄伽梵歌里说——须是瑜伽坚定。如果依然是心神不定——求的又是什么？

杏子：玉青在杨柳之前几个小时来的，玉青和迪安刚走……杨柳就来了。玉青在时——她的天姐给她的图像是——玉青的手里拿着个苏武牧羊的东西在向前行……

S：节。她的天姐告诉她今后的修行就是“持节”行。

杏子：应该是持戒行吧？

S：持戒是人道的事……天道须是持节。入观接上天缘以后的一切修行就是个持节，所谓的持节就是“守节”，这个节就是天情。也就是说入观以后的修行就是一个字“守”。守得住就是成；守不住就是散。苏武持节是因为他的归心，这个归心就是他的情。所以虚空就以这个图像语言展示……

杏子：入观以后——不是还要什么天人合一等等等等吗？

S：那一切都是天安排，用不着人去费心。须是人做的就是一个字——守。

2009-2-2

### 附-资料参考

[玉青记录]1月11日下午S和飞狐到玉青家。起因是飞狐说——心月狐说要去一趟他们那儿（玉青家或青霞家）。[飞狐注：心月狐认了玉青以后，玉青正在兴头上。心月狐说是要趁热打铁去一趟玉青那儿。S说是的，冷了就打不了铁了。]玉青说那就去青霞家吧，飞狐说玉青应该问问她们，玉青问了心月狐，她的意思是——以心月狐的身份到你家来。这天，青霞和兴达也应邀前来。起先大家聊聊俗事，渐渐导入行观。

飞狐：我看她们都过来了……

玉青：我刚才在上香的时候就……

飞狐：请她们讲讲话，这今天是……这不是你上次问的心月狐，她说要进你家门是吧？那你要主动跟她们讲讲。

玉青：刚才上香的时候，我就见她们，嗯，九宫娘娘、十二宫娘娘都到了，到了……我就说——我正在泡咖啡，



你们先坐。（现在）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飞狐：到了，请她们讲话呀。

S：你问问心月狐——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玉青：哦，心月狐说她上次来的时候不是以雪山夫人的名义吗？然后这次好像就是说正式……正式认一下她吧，就这个意思。

玉青：我就见心月狐坐在S边上喝着咖啡，笑着看……挺乐的，她挺高兴说：“合家欢。”又有人说“举案齐眉。”不是心月狐说的，我不知道是谁……

S：那你问问举案齐眉是谁……是天凤吧？

玉青：好象是的，我就见天凤站您边上拿着帕子捂着嘴笑的特贼。

S：哈哈。

玉青：佛王也在这儿。我就看见那边（右上角）有阳光似的，应该是大日，但不是显像，现在就是有阳光照到青霞这儿。

S：嗯。

青霞：我觉得大日妈妈穿的好像是红衣服。

S：嗯。

青霞：大日妈妈就说……就说核桃……我昨天砸那个核桃的时候我就说核桃是“和在一块逃……”，“核桃仁”嘛……就是我们两家人是和在一块逃，往上飘往上走，大日宫主大日妈妈也是这个意思。给我也是这个，不很清楚，反正给我这个意思。

玉青：嗯，她开始说“和合三心”，又说“和合两心”，最后说“和合一心。”说了这三句话。她还看着迪安。

S：怎么这个有声音啊？（加湿器）

迪安：哦，是风声。这楼层高所以风声有点大。

青霞：心静则成。可能说我……

玉青：刚才说风的时候，大日说“风过林带哨”，不知道谁加了一句“水过桥无声。”不知道是谁？我问了……又是天凤说的。呵呵，今儿她怎么老爱搭话。刚才心月狐跟我说刚才那个事（玉青注：指玉青“看鬼是鬼”的事），说——给你机会渡这个缘，不要以凡心怕，怕什么呢？说不像她女儿，说都在照着你，赶紧趁着机会把这个缘渡过去。……心月狐说——她没有说“赶紧”。呵呵，我刚才不是说“赶紧把这个渡过去”嘛。她说——你（玉青）要习惯这种……就是心上应该平等，应该有平常心，不要着急干任何事情。她说——你（玉青）这一辈子都是时不时就会来（这样的）一段时间，那么你的心是在不断磨练的过程中。

青霞：大日让我按照S刚才说的“观、行、照、度”做。

玉青：呵呵，我刚才说完，心月狐还让我跟S说句“谢谢”，呵呵。

S：哦。

玉青：看到琼宵娘娘来了。她先给您做了个“礼”吧，也不是万福，然后给飞狐还做了一个万福……然后她就坐我边上了。

S：嗯，她来肯定是有事，你好好问问她。

飞狐：以前不是说是迪安的师父吗。

迪安：哦。

飞狐：有一世。

迪安：哦，三霄娘娘啊。

玉青：是琼宵娘娘。

飞狐：她是三霄之一，快请她说说话。

玉青：对对，她说以前跟我一个战团的，说是姐妹……她跟迪安好像不是师徒关系，感觉像是那种关系……她说今日这个缘分千机难得，说要抓住这个机会，她说希望以后我们多念叨念叨她。

S：嗯。

玉青：她说她以前来过好几次了。我说可以。她就给了我根绣花针，挺小的一绣花针。她说千里什么锦幅啊，展

开一幅画，都是一针一线绣起，心在线中磨，万针走江山，就是（刚才展开的画）是一幅江山水墨画。然后对比一下我的手，像小萝卜头似的，呵呵，鲜血淋漓的样子，她说总得扎那么两下子。然后我看见七仙女来了，她是从那边（右边）过来，她说——走针走线，她说那什么，还是……一步步来吧，然后做到您边上。她说今儿就是来看看的。地藏王又来了……

S：嗯。

玉青：呵呵，因为开始的时候，我是看见我家那些（鬼）仙，他（地藏王）那些人“哗”的涌过来了，我就看见地藏王过来了。

S：嗯。

玉青：他先给您做一“合十”，哦，好像释佛在那边（左边），他给释佛也做一个。他说——前缘万好都是一个果，说在一块儿修行。呵呵，他说——我把我那儿的大将放在你这儿小庙，得常香火供着。我说好。

飞狐：我刚才心里想——就是玉青不是说地藏王来了吗？我心里想玉青得好好跟地藏王说说话。我说我还没见过地藏王的面呢，呵呵，然后就看见地藏王坐着，戴着个帽子……

玉青：嗯，对对，戴着帽子。

飞狐：嗯，有点儿高啊，就像那个比唐僧的那个帽子还高一些的那种。然后他一下子软软的就飘到我这儿来，肩膀把我一勾，就在我身边笑，然后就跟我身形重叠了。他还喊我“老婆”。然后，现在就看见跟我重叠的他在打坐。

玉青：我跟地藏王菩萨说，我说——地藏王您这缘来了，您跟他们说别吓我。

迪安：哈哈。

飞狐：我看见地藏王拿了一支花给玉青。

玉青：哦，谢谢，是不是蓝色的带点红边？

飞狐：我这边看着是朵红花。

玉青：哦，在我这儿看着是蓝色，有红边红线。

飞狐：我这儿是全红的，就往你那儿一放。也还没放，就是一递。

（玉青伸手接了好几次。）

飞狐：我看他手还放在这儿呢，还拿着这朵花。

玉青：哦，接着接着。

S：那玉青就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玉青：他还没给我啊？

飞狐：还没给。

玉青：他说你怕呀！不敢给。呵呵。

S：哦，呵呵。

飞狐：呵呵。其实就是说他在给你花，但是你在拒——拒之门外的意思。因为你心里怕，在排斥。

S：就是心里有鬼。

飞狐：嗯，就这个意思。

玉青：他说他的那些都是好孩子，怕什么怕？他说你们刚才跟我说了，他说他们就是那样行事，很正常，说我要习惯，他说——你既然跟我说了（玉青注：指刚才说请地藏都让那些缘别吓玉青），都好说好听。然后就放在我这儿了（玉青注：指花），也没有……就放在我这儿，我也没拿。

S：呵呵。

飞狐：刚才我心想你（玉青）赶快拿着呀，然后我就看见天凤过来把这花拿走了。

玉青：噢噢。天凤看着还挺高兴，她把荷包翻开把花就放进去了，还晃了晃她的荷包，里面不少小东西。

S：呵呵，都是收的货。

玉青：来了对小狮子就在那儿玩，玩绣球。两个在那儿抛来抛去。然后就跑到青霞这儿来了。

飞狐：我这儿好像……她（玉青）刚才说玩绣球，我这儿就说——狮子滚绣球。又说——顶上花开见明月（日）。又说——大日照山河。

玉青：我刚才看见心月狐打坐上去了……

飞狐：（又说）万花喜相庆。

玉青对青霞：（以前我看到）大日挺高兴，她说那个能说雨洒江山的是我儿……

飞狐：（大日）又接着说——河流山海关，水破日月城。目中无花花自开，诚心一点灵。然后又对青霞说——我儿何时来上头？她是伸着手对着青霞说的。她穿的衣服看起来跟以前的也不一样，像是那种宫廷妆，宫廷妆外面不是有那个大的衣袍吗？她上半截是红色……

青霞：金色？

飞狐：有金边，下半截的手袖是白色的。

青霞：我看着是红金色。

飞狐：主要的颜色是红金色。

青霞：“何时来上头”是问我何时上去？还是何时进步啊？

飞狐：不知道，你（青霞）问她呀。

玉青：对啊，她都跟你伸手了赶紧问。

迪安：你都能看见了，你自己问啊，问人家。

青霞：就是感觉，没看见。就感觉是……

飞狐：嗯，感觉不清楚也可以接着问。

玉青：我怎么看见心月狐和大日是和在一块儿的？

青霞：何时跟上……那个意思就是何时跟上她们，就说何时跟她们，就是达到和她们对话的意思。

S：就是近。

青霞：对对，就是近。就是何时……何时能走的快一些。

飞狐：你（玉青）是不是先前观到琼宵和迪安有夫妻情啊？

玉青：对。

飞狐：那个，刚才有个图像就是迪安以前……是琼宵，三霄娘娘把他带大的。（图像）就是（迪安）开始是个小男孩，跟在她们身边，然后长大了，长大了就显得比琼宵她们高了。然后琼宵拿着一个手帕什么的站在他面前给他擦汗。然后就说有这么一段情。

玉青（暗笑）：我刚才想那他（迪安）不就是赵公明的妹夫了？然后（有人）说想什么呢，想的这么美？

飞狐：你真是脑子想的多！呵呵！

迪安：人家是母子情吧？

飞狐：也不是，就是……唉，说不好。反正就是跟她们有情，就是有缘。以后你就总念着她，她会帮你。

S：你以后上香的时候就多念叨念叨。

迪安：嗯。

玉青：赵公明来了。说“说我呢？”

S：哈哈。

飞狐：那个……她们说那个情不一定就是结婚。

玉青：刚才她（琼宵）还特生气，说我下道了，说“想什么呢？”

飞狐：哦，你快请赵公明，那个财神，呵呵。

玉青：他说让我来也不说话？

飞狐：就是。

玉青：他那样一搭，一挥手就坐兴达旁边了。

青霞：嗯，坐那儿了。

玉青：他说“你近来可好？”问兴达。

兴达：哦哦，行行。

众笑！

玉青：赵公明说我（玉青），说我不求财，但是无财也不安乐，他说顺其自然吧。该你的就是你的。他说他来了多少次了也没见我观他，他说是故意的吧？他说这样还是不对，应该是无欲则刚。他说——你越是藏你的小心思，我

越是知道。呵呵！他还跟我嬉皮笑脸的。然后过去您那儿，给您作个揖。然后，好像前面有谁来接他，他就走了。他怎么还说了句“大梦何日醒”啊？

S：大梦何日醒。所谓“大梦”……（玉青注：对不起，又抢话了。）

玉青：呀，我知道了，他是不是伯堂啊（家仙）。伯堂也说过这话。……哦，不是不是，刚才问了不是。

飞狐：你不懂就接着请她们讲啊，你说什么叫“大梦何日醒”？请哪位给你讲一讲。

玉青：天凤说她（玉青）还需要别人讲啊，自己就在那儿想。唉，呵呵。（玉青注：整理时家仙明玳说大梦就是观大象的美梦。）

S：醒啊？不可能醒。到“自如”那段才醒。就是到第九……现在还在梦中呢。

玉青：哦，他的唱腔是那种感叹啊，讲不出来的味道，就是戏谑而感叹的那种味道。那可能是说我有那心，在点拨我。

青霞：赵公明来了，我问他你（兴达）那个糖尿病吃中药行嘛？他说吃了就好。那你就好好坚持。

迪安：那好啊，少喝酒。

兴达：那还是挺关心的。

青霞：那个美芯（天姐）穿着金色的衣服似的。

兴达：谁啊？

迪安：青霞的天姐。

青霞：好像孔雀……

玉青：她跟天凤站一块。她好像不是穿金色的衣服，可能各人感觉不一样。

青霞：哦，可能感觉不一样。

玉青：天凤把美芯往前面一推说你说说啊。

青霞：嗯，让天姐说说。

玉青：感觉美芯有点……内向。

青霞：嗯，不爱说话。

玉青：她跟您（S）做一万福，就站在这儿（茶几）。看着青霞……

青霞：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应该……

玉青：说了一句“使蛮力”。

S：“使蛮力”啊？不会用巧劲。

青霞：不会用巧劲。我现在做天地大拜和小九拜，小九拜一套，做完了再做五十四拜天地大拜。

S：不是，她不是说你这个用功，她说这个巧呢，是指在心上用劲。

青霞：心上？嗯，我每次感觉就是心上不放松，好像绷着劲儿似的，还是不自然不放松。

玉青：她（美芯）说了一句“满目春花烂漫，心望雪山青莲，心动身未动”。

青霞：嗯，说我那个心不静。

玉青：我看见地藏王菩萨从你（飞狐）身体出来了，在旁边打坐，现在穿的是普通和尚的样子，没戴高帽子。

青霞：嗯，光头。没戴帽子……

玉青：他说“松快松快、轻便轻便、舒服舒服”。他说他刚才那样，就是穿袈裟、戴高帽的样子就是吓唬吓唬我，呵呵。我怎么看见那个……就是满身燎泡黄头发的那位（鬼仙）跪在那儿（对地藏）说“啊，她不管我们。”地藏说了句“以后就好了，安心在此修炼”。地藏王菩萨也挺大度的样子……他说了句“不大度能做佛吗？”

青霞：对，地藏王发的愿就是“不度尽一切苦难誓不成佛”。

S：让你们家台上仙找的药膏什么的给他们涂涂、抹抹。

玉青：哦哦，对对对。

S：起码你的心得到啊。

玉青：对对，原来是这个意思。

迪安：有创可贴。

青霞：都有伤什么的。

S：他给你显像就是你见死不救。一句话的事儿，就是心呐。让你家堂上仙给他治治，疗疗伤。

玉青：嗯，就是安管带出来给他抹了药，别人都是远远的，呵呵。

兴达：哦，地藏王受伤了？（众笑！）

S：就是地藏带来的那些小鬼。

迪安：受伤的阴间的……

青霞：他（地藏）给带来的让她（玉青）给渡的一个小鬼，地狱来的带着伤来的。

玉青：咦，就是我说那个猫脸长犄角的那个，地藏王说那是地狱里的神兽，给了两个字，不认识……（玉青注：开始显的鬼画符一样，后说不认识，马上显了简体字）一个马字一个华字。一个马字一个其字。

S：一个马一个华？

玉青：骅骝啊？（音）

玉青：说它是打前哨的，那意思就是说后面还有啊？

S：那肯定啊，呵呵。

青霞：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人间百态不为动，追风赶月……什么行？

飞狐：那个迪安的天魂到他那儿去了。

迪安：哦。

飞狐：穿着一身白色的软盔甲。凡是能观的，就抓紧。

玉青：嗯，你也抓紧。还有兴达那个也在这儿。

兴达：我的什么缘分？

青霞：我们仨都属于太远，我刚才还跟迪安说，咱们的感觉不像她们（飞狐），就是说还是离得太远。

迪安：是是是，心离得太远。

兴达：你们女的快。

玉青：然后心月狐又说了一句“还是自己心里……”

青霞：对。

玉青：没下到，自己的问题。

青霞：还在人道上玩呢，瞎混呢。

玉青：然后心月狐就点着我说“你少想的美。”（玉青注：当时心里想我心里下了力了。这就是S后来说的自认为多情。）

青霞：所以刚才给我说的“人间百态”啊，心不动的意思。不为动才能追风赶月呢。

玉青：你（迪安）的缘都急死了。他那天观的时候，妈祖和天公都来了，在天上笑呵呵的。我那天晚上就碰到星岩……天岩君吧，后来我翻书可能就是天公，跟我说了一句“好好带他”，然后就走了。

S：天岩君是92年的时候出现的，在我那个记录里面。

玉青：他跟我说的是“天岩星君”。

S：天岩星君，对。

玉青：是四个字。

S：他简单的就是叫“天岩君”，他们都是属于星君。

玉青：哦。这个是不是天公是我猜的，我没有问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了句“好好带他”就走了。

S：嗯，他的语言就代表了他的身份。

玉青：嗯嗯。我看见我们台上的小鬼都特高兴，拿着灯笼、拿着伞都在那儿玩。

飞狐：我看见那个，迪安那个天魂站在他后边拿着把大刀，就往他身上一劈……呵呵。

迪安：我说我怎么后背发冷，知道吧，我浑身都发冷，我现在也能感觉到点什么了，就是要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S：嗯，那个刀……这玩意要劈他。呵呵。

青霞：对，就是身上感觉特明显，就是刚才她（玉青）说大日的那光，我就感觉我热极了，就照着。

飞狐：我还看见迪安的天魂……呵呵，往下一劈又横着一拉、一斩，把他脑袋给斩下来了。

青霞：让你（迪安）没感觉，呵呵。

飞狐：跟他（迪安）说——洗心革面。

S：嗯，这叫“洗心革面”。

飞狐：还说——还不快点儿走？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说，浪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的机，这个浪过去了，就没了。

S：那就是下一浪。

飞狐：嗯，就是下一浪。然后还跟他说——人生总有数不尽的选择，要懂得取舍。就是说你在人间就是有得有失，你要自己知道自己打算怎么过，准备怎么走，你要做这个生意就要放下那个，你要想抓这个机呢，你可能也会……就是人间的这些事情可能有些会耽误一下，但是怎么取舍呢就看你自己。

青霞：飞狐说话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特漂亮的白狐狸，腿还这么盘着抽着烟……她说的时候她这嘴……就是狐狸在说。

飞狐：那狐狸在哪儿呢？

青霞：我就是感觉啊，没看见她在哪儿，就是觉得……有那个感觉。一根杂毛都没有。

飞狐：我看见妈祖和天公也坐在这儿，就是很殷切的那种目光看着迪安，就像那种期盼。妈祖还跟迪安说——当放下的时候才会得到。给的那个意思好像是说——人总想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不停的去得啊，不停的去争啊，有时候往往什么都没得到。当你放下这些的时候，说不定你反而得到了这些东西。就是不管是赚钱啊，还是做生意啊，也都是这个道理。包括生活啊，也都是这个道理。就说你走上修行之路……（迪安手机响）……心上应该不断地舍，不断地放。但是你的生活会有改变，这个生活包括你的家庭生活、你的生意，会产生一些改变。就是该让你得到的，你自然会得到。也就是你该赚个什么钱的，你自然就会……

青霞：不用那么拼。

迪安：嗯，就是顺其自然。

飞狐：有这个机缘，你就能赚到这个钱。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走上这个修行之道，你就可以把什么都放下了。就是这个意思。同样，反过来说，你只有不断放下的时候，你才能走上这个修行之道，才能跟她们隔得近。就是说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洗心革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修行跟生活是不冲突的，并不是说要你行观，要你抓紧时间行观，你就不能做生意了，跟这没有关系。

迪安：嗯，是。

S：我想起 93 年的一件事，有几个女巫在东北，在一块。她们都能看，那个……问完了以后呢，她们就在一块就说——你们（虚空）教教我们怎么能得到钱不行吗？是吧？后来，我就说你（众女巫）这样，你们问她们怎么才能得到钱？她说她们（虚空）就说跟水要钱。这帮人——这些女巫就说水呀，海边？海边有的是水啊，这水怎么能卖钱？就说海水有的是，那也卖不着钱呢。我也没说，后来我就走了。她们虚空的意思呢，就是钱从水中来。这个水是什么？就是刚才你（飞狐）说的那段，就是什么“流水破山关”……

飞狐：哦，我说完就忘了。

S：“流水破山关”……这个水就是情。就是跟她们相系这个情，相系的越走越近、越密了，是吧？就是该你的就是你的，你就有这个机会。

迪安：嗯。

青霞：春花秋月应自行，心如止水情自来。这这……也不知谁说这么一句。

S：嗯，你问问谁跟你说的？

青霞：好像就是那个白狐狸似的。

S：哦。你问她是谁？

迪安：是不是心月狐啊？

青霞：嗯，她没说。她在那儿翘着腿，跟人的坐姿一样。

S：嗯，你问问她是谁？你慢慢问。

青霞：我刚才就感觉我们每个人身后……都好像这个狐狸特大似的在我们后边，就好像一圈……不是说好几只狐狸吧，就是那个特大似的。反正都有白东西都在我们后边似的，就是我感觉挺大……一个，我们都挺小的，就有点包着的那种感觉似的。就是说……我说你是谁？给我意思就是“心心相应自然知。”那意思就是我要是相应到位就自然

知道她是谁了。

玉青：刚才心月狐说了句“情小象大”，呵呵。

青霞：哦，说我情小象大，就说，是不是说我努力想观，就是有时候加上我自己的心像了？我觉得。

S：不不不，不是。

青霞：不是啊。

飞狐：你们看了那么多的这边发的曲子，但是她们总是说你们没看好。包括我也总问玉青，我说你到底看没看？就是我们这边发的。因为从你们说的话和做的事，就是行的这个实际的路，就总像没看书，没看曲的。所以就是为什么问你们看没看，就是强调要你们反复的看，就是像她们跟金兰子说的“常看常新”，而且要落实到自己的行当中去。

青霞：嗯，看了，可能悟性差。

飞狐：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曲里边已经反复讲了多少次，只要有S在场，不可能有你音魂的幻化。你还在怀疑、还在想我这个到底是不是什么……你这个怎么放得下呢？就走不到前面去了。

青霞：对对对。

飞狐：而且她们说过，一开始就是“假亦当真”，这个迪安也得记着，一开始就是“假亦当真”，你不要首先想着是不是我心里想的什么，你就一味当真去记谁来了。

迪安：嗯，是这个意思。

玉青：白娘说慢慢来，她指指我——你也是。

S：嗯。（玉青注：以下，咖啡店一事说不记就略了。就是玉青说想开个名人咖啡店。）

飞狐：还有就是在有的曲子里面写了，有的学人在他们心里给她们上香，包括阿姨（青霞）也是写“心香九柱”，后来玉青也跟我来个“我刚才心香九柱请她们”什么什么。以前修书里也写过，这次也说了。就是说你有条件上香，你就去上。如果是实在迫不得已，你在外边旅游啊或是什么，你没有条件上，你在心里非常感谢她们，你再去想个什么我在心里给你上支香什么什么，其他时候不需要去做这个。后来我就问她们，我就近一步的问为什么？她们说——一个就是学人的心相应还不够，你这个（香）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本来就要你们放下形式，在心上下功夫，你们把物质上的——比如说注重上香啊，不是说不让你上香，就是在物质上你以前总是上九支、还是上一把啊等等，你把物质上的放下就应该在心上下功夫啊，可是你又在心上加一个形式——我心香九柱，我心香一柱……这也是个形式，你只要在心上念叨她们就行了。比如说我请她们吃饭，我就请，我请家里仙来吃饭或者什么的。如果在自己家里，那就更不用（心香），我去给你点一支香就行了。

S：它这个是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真是情到了，你心里总牵挂她们，就跟香无关了。就是等于什么呢？你的香总是燃着的。

青霞等众：嗯。

飞狐：所以她们说你这个心香九柱也是个形式，就是从一个注重物上香的形式变成了你这个心上香的形式，你关键只要念叨她们就行了。

S：在你（青霞）有一篇观记里边，就是最后发的那篇观记里边，有好几处心香九柱什么的，我把那些给抹掉了，我为什么给抹掉呢？

青霞：我当时在办公室呢。

S：对，我为什么给抹掉呢？不抹掉的话，TW、大陆他们全在学。

飞狐：对，又要学……

S：哈哈，这最后学的就是形式了。

青霞：对对对对。

飞狐：所以玉青当时跟我一来个“心香九柱”，我说你是不是跟青霞学的？

青霞：不是，因为那是有个做功的时候，有那个……

迪安：就是有这句话。

青霞：有那个心香九柱袅绕九天，九宫在上，大日茫茫。我就想着，我在家里能上，我在办公室上不了，我就坐在这儿，我就想心香九柱……

飞狐：心香九柱的目的是什么呢？

青霞：就是我想跟她沟通。

S：就是情。

飞狐：就是啊，你关键的就是念什么呢？念她们……

迪安：而不是因为你心香了。

青霞：嗯。

飞狐：而不是因为你跟她们上了香，你才怎么样，就是她们来并不是因为你上了香。

青霞：明白了。

飞狐：你本来就是借上香这个形式去告诉她们，比如说我放个狼烟我请你们了，你要注意这个内容。

S：就是，嗯，TW 的、还有大陆的看了你们的观记以后，他们学的东西都变成形式了。没有学文章的真的东西。就是看你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是吧？就是你念心香九柱，我也念心香九柱，呵呵，全这么着了，所以就怕变成形式。

青霞：对对。

S：那就没用了。

青霞：那就误导了。（未完）

### 镜如意 37

2009-2-3 去找房子的路上，飞狐哈欠连天。S：你别光哈欠，你跟她们说说话啊？飞狐：我是在跟她们说话。玄女让我看风景，可是一路上都是光秃秃的树，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现在看见玄龙在我坐着的这儿，从头到脚穿着金黄色的盔甲。盔甲的样式有些像日本幕府将军的盔甲。

S：她们说的看风景就是让你看她们，看她们的风景。飞狐：哦。我刚才心里对玄龙说，不就是去找房子吗？穿得这么威武干什么？玄龙道：镇四方！

飞狐：接着看见我们车行驶过的路边的山林地里密密麻麻——很多的仙在匍匐叩首。S：嗯，她们在收缘。飞狐：又看见树林中有黑熊、虎、狮等动物仙在跟着我们的车飞奔。还有一些精……比如树啊，草啊……也在树林间飘着跟着我们的车，还看见空中有鸟仙跟着飞。然后看见我们的车后面呈扇形跟着那些仙，又有人说——边远之地多山林（灵）之气。

S：嗯。闷骅：……（注：虚空说的前面几句没记录下来），葫芦撒豆子。飞狐：给了个特写，是玄龙头盔上的头饰。下面是一朝上弯的月亮，月亮中有一个红红的太阳。接着看见大日坐在半空中，呈现金身佛相。又看见玄女……她的穿着与平时不同，她说她是显的凤凰圣母的相——一身金丝锦袍，头上盘着高髻，满是金玉珠宝，她手拿一只金色的酒杯在喝酒。又看见飞来一只金凤凰，趴在我的头顶。S：你请她说说话？

飞狐：嗯，我刚才在心里问她是誰。一开始感觉是玄女，接着又像是西王母。她说——顶上花开。然后就看见原本趴在我头顶的金凤凰单腿立了起来，它头顶上的金色冠羽呈扇形展开，接着它的尾羽也呈扇形展开了。【飞狐：记录到此时它又说——花红遍日。】又看见坐在车上的我变成了一个着淡色古装的女子，耳垂上戴着两颗白色的珍珠耳环。她们说……（注：前几句没记录下来），五十四的三人行。最后这句给的意是五十七。

【飞狐：记录到此时，她们给的意……“三人行”不清楚是指大日、玄女、素女，还是玄女、素女、玄龙。S认为是指的玄女、素女、玄龙。】【飞狐：她们说五十四这个数有着某种含义，可是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S：指的是中点。飞狐：她们马上说——五十四是人道的中点，以后是天道。】

飞狐：又看见树林中走出来一位身穿黑衣裙，头披黑纱的老姬。我问她是誰，是黎山、华山、还是誰？她说她是黑山姥姥，又说是乌山姥姥。

S：你问问她是不是乌祖？飞狐：我先前也感觉她是乌祖。你让我问她是不是，她点了点头。她说她是这一片的总管带，这里原来是她的地盘，海底通道。S：嗯，这里以前都是海。

飞狐：哦……我刚才听她那样说，还在心里想——你们就吹吧！反正我也不懂，就只能照实说了。听你刚才一说了才知道乌祖没吹牛。她就说我没文化。S：呵呵，还是研究生呢……飞狐：她又说，要是又没文化又自以为是，还总以为自己对，不听她们的，那就是我大了。然后给了个图像，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很可爱的小婴儿，包着尿片，手舞足蹈的，大大的眼睛到处看，像是感到很新奇。给的意是，还没学会走路呢，就不听大人的，还反过来跟大人说该怎



么怎么做。她说她说的是玉青……

S：哦，呵呵，玉青刚入观，当然是看什么都新奇。飞狐：她说刚才给的那个图像还有个意思，就是说玉青应该像这个图像中的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懂，没有什么自我意识，对新世界感到新奇，愿意学习，教什么学什么。S：嗯。

飞狐：乌祖又说——山西、四川的根。S：问问是什么意思？飞狐：给了个图像，呈八字形，乌黑色的水从窄的那头往宽的那头流过去。S：那可能是说这里是源头。飞狐：对。她说北上南下……然后又说我没文化。S：呵呵。飞狐：然后她跟我说——比如同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小学生跟教授交流，教授就只能说这小学生能够理解的、最浅显、最基础的内容；可如果是学生有了丰厚的基础知识，又有灵性，教授就可以跟他讲深层次的东西，甚至可能成为知音。这就是为什么总要你学习的原因。

S：嗯，对。飞狐：她又说，不过对于那些习惯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当成法障的学人，我们就不会要他们学习了，那只能是害了他们。S：嗯。

飞狐：又看见玄龙……她们都换了平时常穿的服装，比如玄龙就穿着黑袍，她们都在拿着酒杯互相敬酒。还看见碧霞元君坐在这儿喝茶，她对闾骅说，等他有时间的时候跟他说说话。S：嗯，等他不开车的时候。

闾骅：嗯，碧霞是天妈。十几年前我就专门去拜过碧霞元君，那时候还没接触过X书，也不知道是这么个关系。当时拜的感觉就特别强烈，回去后给我连着托了两夜的梦，非常清楚，说是要我集资修庙。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心想难道是让我修一座碧霞元君庙？

飞狐：她们说……是修你自己这座庙。闾骅：哦。当时给的图像比看的还清楚！那座庙依山傍水。我仔细一看，庙也不大，好像就只有两间房。飞狐：哦哦，我明白了，她们说的这个修庙有两层意思。S：就是说给我修的这座庙。庙里住的是谁呢？和尚。飞狐：对。一个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就是先说的修你自己，这个庙就相当于花药栏，让你修炼自己的清净心。

闾骅：哦哦。飞狐：她们说这就是记录的重要性，你十几年前的一个梦，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才能解开。另外就是记录一定要如实、详细，比如你先简单地把梦给我说了一下，我这边就只告诉了其中的一层意思。后来你详细地把梦说了说，这边就说了两层意思。

【杏子：她们说这段话的背景是，前几天杨柳跟S说，她问何君要不要记录，何君说不用记，现在记那些没用了。杨柳说她没听何君的，觉得还是应该记录。S当时跟杨柳说是应该记录，因为虚空她们说的东西你当时可能不懂，要先记下来等以后再慢慢去领悟。这次闾骅的案例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她们就接着S说的话又说了一段。】

看完房——S：你问问她们这间房行不行？飞狐：我看见玉兔跑去那房里蹲着了。S：嗯，那就是可以了。飞狐：她们已经去房里收拾了。我又看见玉兔她们跑到周围的山林里跟那里的神灵打交道……

S：哦，她们先去收拾她们自己的环境了，玉兔忙着招兵纳降呢，呵呵。飞狐：玉兔说——收服一方！

飞狐：我看见玄龙又穿着一身金黄的盔甲，他的右边是心月狐，她也是穿的皇服，衣裙外面披着像是英国女皇冬天披的那种白绒毛滚边的华贵披风，头上带着高高的金冠，右手拿着一根长长的黄金王杵。我又问怎么没看见玄女？接着就看见玄女坐在玄龙的左边，是跟心月狐差不多的打扮，只不过她全身都是黑色的服饰，左手拿的王杵也是黑色的。又看见玄龙的头顶是坐在莲花里的金红色的大日佛。她们说这是三花聚顶。是说玄龙的三朵花。

S：哦。飞狐：她们说等去了那里住定了，就算是一种圆满了。给的意思是，从一开始的玄女记到之后的素女记，再到三花聚顶，就圆满了。S：嗯。

飞狐：我又问，去了新地方，叫个什么名呢？她们说——大渡堂，白云观，佛道合一。S：哦哦，佛道合一了，这里不是叫做佛山吗？飞狐：哦，是这个意思啊！S：所以她们说你没文化啊。心月狐是道家的，碧霞元君也是道家的，玄龙也是道家的……要不然当初她们怎么专门打佛兵呢？2009-2-5 补记

附-资料参考1

•[玉青记录] 47.29——S：就是说你只要念叨她们，跟她们近了、有情了，就任何形式都不用，就自然交流，完全都是自然。迪安：嗯，随时随地的。S：嗯。青霞：咱们都坐在一个大荷花上面，挺大的一个荷花。

S：嗯，你问一问这个荷花是谁给的？青霞：大日，大日妈妈给的大荷花。S：嗯，是大日宫主。这大日宫主好歹找到了个人。呵呵，一直是……这一路上没她的人。青霞：荷花上还有晃晃的珠子似的。好像我们是坐荷花，他们（迪安和兴达）是坐在荷叶上。也有荷花的意思，也有莲叶的意思。挺美的。S：嗯。

兴达：没你（青霞）的道行深，所以我们坐荷叶。众笑！

S：呵呵，有荷叶坐就不错了。迪安：是啊，能坐一支上就不错啦。

青霞：一个小孩儿，穿一个红肚兜，我老看见。举着一个荷花，在那儿跳来跳去的。S：哦哦，你问他是谁。青霞：他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小孩说的。这个小孩我做小九拜时也看见过好几回。

兴达：嗯，不是哪吒啊？青霞：嗯，就跟小哪吒似的，穿着红肚兜，光着小胳膊小腿，要不就是哪吒？

S：你问问他让他说说？青霞：善财童子？善财童子。S：嗯。

玉青：大鲨鱼来了……游了一圈又回去了。飞狐：我还看见来了个白……白狼吧，头上有个月牙弯。我在请他说话，他说他是玄龙，他好像在跟迪安说话。他说你（迪安）现在不走等到何时？

青霞：这世走，这世跟玉青一块儿。S：不，他说的现在不走，指的是现在的入观。青霞：哦。飞狐：还说，你（迪安）再没有这样的机了。

迪安：嗯，我就是感觉到好像那个可能是妈祖，然后呢就在天上冲我笑，她身边还有好多人呢，但是我都是不太认识。

S：嗯，那都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你挨个儿拜吧。

迪安：嗯，还说我傻……傻小子。S：嗯，你（迪安）现在就请妈祖说话。飞狐：妈祖说，说不完的话没人听。S：哦，呵呵。

青霞：我刚才不是说那小孩特小吗？拿一莲花。也不知道是谁说的这傻小子也长不大。S：那就是指你。青霞：是，我想的也是，说长不大，说老是那么小在那儿跳来跳去的。那等于美芯是我的天姐，这小子呢？S：他这个就表示你，你现在修的就是他。青霞：哦，美芯是我的天魂，这个等于是我。

S：嗯，那个是你。就是你要修到像美芯那样才行。青霞：嗯。S：就是他把你跟美芯的差距就是用图像语言表现出来。

青霞：美芯刚才好像……又变成穿着白盔甲……穿着战甲，拿出一剑来，在那儿……那意思就是让我……让我……说什么——静观自如，才能行云流水。就那意思。就说，慢慢来，好像说别太心急，说我容易急那个意思。她在那儿给我特别流畅的做了几个舞剑动作。

S：嗯，就说别像他（小孩）那样乱蹦。但是像他那样乱蹦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他毕竟还举着荷花……青霞：嗯，他老是举着一只荷花。S：嗯，这是他的优势，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个心定在这上面了。青霞：嗯，系在荷花上。S：嗯，系在荷花上。

玉青：我看见了一个画舫，画舫上好多人吹拉弹唱，还有两个人在船头打起来了，看着怎么像是天凤打一个男的，呵呵，一脚把那个男的踢到水里去了，怎么又是“果报”来了。飞狐：嗯，你问他，问这个男的是谁？为什么打？

迪安：是不是我那个天魂啊？玉青：还真是，他就说是迪安，呵呵。踢到水里……我就问她为什么打？说他作战不积极。嘿嘿，一脚踢下（水）。还行，迪安会游泳，那个图里的迪安就跟着那个船在游。谁放了梯子拉了他，是一个老人，说是太上老君？就拉那个迪安，迪安被拉上之后，就像犯了错事似的站在那儿，全身湿嗒嗒的流水。那个琼宵走到天凤那儿去了，她说——你（天凤）别生气了，就一起走到船尾去了，然后迪安就把衣服换换，说也不那什么了，得好好那个什么了。（玉青注：迪安的天龙说会好好听我话，再不敢作战不积极了。当时他有点撒娇扭糖的劲儿，因为在场的人多我没好意思翻译。对不起啦，天龙兄。）

飞狐：呵呵，你这个……我整里你们的录音时，里面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玉青：你把“那个什么”给去了。飞狐：那——那个话就不全了。

玉青：完了，没了。（指画面）被你噎没了，呵呵。

飞狐：然后，先不是说那个青霞的小童子举着荷花，就说明……S不是说就是定在天上了吗？就有这个意思。我心里在想那兴达呢？然后就看见兴达胸腹那儿，有团黑东西，很大一团黑东西。再看呢就是一只黑狐，背对我的一只黑狐，回过头看了看我。我问她是谁？她说是兴达的缘，是你们家的仙，说还想当你们家的管带呢。

青霞：哦，黑狐啊？飞狐：黑狐仙。青霞：哦，那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当管带。飞狐：那得要你们自己努力，就说青霞和兴达，就说你们自己努力吧。青霞：嗯，观到过黑狐，黄狐、白狐还有红狐都看见过，好像。

S：嗯。那你们就是有事经常问问这个黑狐。飞狐：她说她叫黑丽娘。

青霞：哦，对对，好像我有映像似的，有映像。S：想着经常问黑丽娘。青霞：嗯，黑丽娘。S：有什么事问她。

因为你那个天姐呢，不管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青霞：对，她不爱说话。天姐很少讲话，目光和什么都特淡定那种的，就没说话……

飞狐：现在就请黑丽娘说说话啊？青霞：哦，黑狐，黑丽娘管带。因为原来不是让小猫逸心当管带吗……玉青（小声）：赶紧和她（黑狐）说话。

青霞：哦，黑丽娘说……千年的缘万年修。千年的缘万年的修……

玉青：你以前说你们家那管带小猫逸心挺委屈的。青霞：嗯，是，她……玉青：就在这儿转了一圈。青霞：她管带……现在是副管带。飞狐：她刚才显的像就是她跟着那个黑狐。

青霞：对，跟着黑狐共同共同……（对兴达）在你那儿，有一个大黑狐管带在你那儿呢。兴达：哦！（睡着了？）青霞：叫黑丽娘。兴达：叫什么？青霞：黑丽娘，就是美丽的丽，你也让她说说话。兴达：黑丽娘？青霞：对，她就在你那儿呢。兴达：哦。

S：你以后有什么事就请她。青霞：对，黑丽娘！看她，让她说说话。兴达：嗯……黑丽娘……说话……

玉青：呦，我看见一片雪地，雪山……有一棵特别高的窜天杨，哦，大松树。奇怪的是松树上没雪。因为想着这雪地上应该有雪（玉青注：指树上。）说雪都化了，地还冻着。我问谁给我的图，说是妈祖给的。

S：你问她什么意思？玉青：哦，正在问……

青霞：黑丽娘说，我也是“核桃仁”。刚才我不是说我们家都是“核桃仁”嘛？就是合着往上……她说她也是“核桃仁”。S：嗯，她的意思就是将来一起走……青霞：都是一家人。嗯，一块走。

玉青：她说……

青霞：她让我对她好点。就是那意思——客气点。S：那肯定……青霞：家和万事兴。S：那黑狐仙是……飞狐：以前是他（兴达）老婆。S：哦，呵呵。

青霞：行行，现在我就让她管了，现在。黑丽娘拜托了拜托了。我太高兴了，可有人管着他了，哟，可有人管你了（对兴达说）。你快快问问她，跟你说点什么你，快点。（众笑！玉青的家仙说酸味真大。）兴达：你……

青霞：这黑丽娘在我们家常驻，他（兴达）各个方面都拜托你了，尤其是他的身体。太好了，我正在发愁怎么管他呢。你的天妻！这黑丽娘……挺漂亮的，嗯，这黑丽娘好像二十多岁……

兴达：嗯，二十多岁。青霞：这黑丽娘还真是，皮肤有点儿……不是特……就挺漂亮的那种，那种……也挺白的，看不太清楚，反正白白净净的。她还给我做一万福，那意思就是接受我的拜托。我说全拜托给她了，包括他的身体、他的出行、他将来出不出去捣乱去，都拜托她了。

飞狐：她（黑狐）说，但是得要兴达观，她才能管。S：哦，呵呵。青霞：快快，让你观呢，你说这黑丽娘……兴达：正看呢……青霞：跟你说什么了没啊？兴达：黑丽娘？青霞：快快，让她跟你说说。要不她刚才说千年的修万年的缘呢，跟他，她就是跟他的！

玉青：她说台上都一样。青霞：都一样……对。玉青：跟你也是一样。青霞：也都是我的缘，都一样。因为我跟兴达有缘，所以跟她也肯定也有缘。S：嗯。青霞：多欢迎、多来万缘。还看见好像有仙女似的，飞天的仙女。S：嗯。

青霞：彩带飘飘的，还撒花，往下。就有点像那个天女撒花似的。拿着花篮，往下……撒那个小花，飘飘的往下落。

玉青：哈，又来好几队小鬼。S：嗯，来了你就想——让你们堂上的帮着收拾。玉青：嗯嗯，有管带出来接。这次比较整齐，比较不吓人，呵呵。

S：一般的就是你们刚立位的时候啊，位上有狐仙的，就让狐仙主事儿。

青霞：啊，当管带。S：而且呢就是主要的这些事情都是狐仙出面打理。青霞：哦，黑丽娘这个……她跟你（兴达）说什么了？兴达：我就感到头难受，都麻了。青霞：你快问啊，你让她说！有感觉你也说出来，就原来你在那儿摇头晃尾说的那种的。

玉青（对飞狐小声聊）：看见那根梁了，又大又圆又粗。（玉青注：家人以前给她在地藏月身宝殿捐的梁。）

兴达：嗯，感到难受。

青霞：大日好像一挥袖子把那些花全都……反正全都往上走。花都……那些小花都落下来吗？又螺旋着往上走。

S：往下撒下来呢，那个叫化；往上一收走呢，那个叫怀。怀就是关怀的怀。怀就是容，就是收。

青霞：哦，就是螺旋着往上升。好像是大日给升，升上去的那个意思。

玉青：我刚看见大日显的像，穿的石榴裙的那种，是长裤（玉青注：裙裤）长衣那种，打个坐在天空。一直是表情很淡然，从来没见过大日笑过，或者是那种……青霞：对，挺庄重。玉青：她说从容淡定。然后，心月狐跟我说一句——你要心领神会。跟我说的。刚才不是看见那个雪松吗？妈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自扫门前雪，她说大雪压身什么的。她的意思就是说她们把我身上的一些本来应该压我身上的重担就帮我扫除了，就应该能更好的长，她说你就不要管地上的雪什么时候融化了，不是你该管的，因为你的根在土地下。我说谢谢。

S：大日显得那个像的意思，要领会她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像她那样淡然从容，这样心才能放松放轻。（玉青注：整理时家仙说先做到淡然从容，才能做到从容淡定。）另外，迪安多拜三霄。迪安：嗯。S：三霄在天上属于雷部。单独的一个部。玉青：三霄很关心他，来了好几次都跟我说迪安的事。

青霞：大日好像好像……这样的。（比划手势）这是大神印吧，这两个和在一块了。S：对，分开是这样，然后再合上。

青霞：对，大日说——日和合。

飞狐：先青霞说那个白狐的时候，你（S）不是让她问是谁吗？我这边说是大日。青霞：哦。S：嗯，她给你显的大象。青霞：对，我觉得好像她是照着大家。S：那个意思就是“大象”。青霞：就是一只巨大的白狐包着咱们似的那种感觉。后来，完了就有支大荷花好像我们全坐着……飞狐：那个玉青不知道有没有跟青霞讲了那个槐花夫人？

青霞：嗯，说了，说是怀孕的怀，花就是表示……？飞狐：嗯，就是怀化。怀呢就是指的大日，化指的就是心月狐。青霞：心月狐，哦，哪个化啊？飞狐：就是化身的化。青霞：哦，化身的化，怀化，我还以为是……S：她采的那个字音。青霞：字音是槐花。哦！怀化。所以她有时候也是白狐的样子，我感觉。我好几次看见……

玉青：那这是什么意思？飞狐：那个雪山飞狐就讲过，大日是法身，心月狐是她的化身。

青霞：合了……对对。就是那个白狐也是大日，一会分开一会儿……飞狐：这个也说不清……像是……青霞：一会是白狐，一会又是水红色的衣服似的。大日点头。不说话，她点头。S：嗯，对。这个佛门里面不是讲三身吗？（玉青注：还是师父明白我问的是什麼，呵呵。）法身、化身、应身。法身就是指大日如来，那个化身就是她的一个变化……青霞：应是应该的应？S：嗯。青霞：那应身呢？

S：应身是这样，一般我们不提应身。你比如说 2500 年前那个释迦摩尼佛，在印度，他那个人世的那个他，就叫应身。天上的那个释佛，比方说我们所看的释佛，那可能就是他的法身。（玉青注：那化身呢？）比方对于你来说呢，你的天姐比方说是你的法身，拿荷花跳的小孩就是你的化身，你呢就是她们的应身。

青霞：哦，那这就等于是光、音、色啦？跟光音色那个三魂……？S：嗯……类似，不完全是。青霞：哦，不完全。

S：嗯嗯。但是呢，你这个天姐这个法身也是相对性的。比方从这儿到九天，她是一个法身。但是从九天到大日宫以后，她就全都归大日了。青霞：哦，全怀，怀化了。S：嗯嗯，就只有一个法身，就是大日宫。所以要不然她们怎么到九天以后都不愿……

青霞：不愿往里跑了。到了那儿全是光……S：呵呵，一进去就没了。青霞：全是光了，化作一……化无情了都是。没有情，没有身，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我们上去以后也在边上，也不往里走吧？S：那且待着呢，呵呵。青霞：呵呵，是，呵呵。兴达：想去，你也没这个功。青霞：对对对。青霞：嗯，观、行、照、度就行了，就到边上了？S：……

飞狐：唉，她们（虚空）就说——想的多！就像那个婴儿呢，还在地上爬呢，话都说不出来呢，还想着以后我要是当主席了，我要给谁多少多少钱。

S：呵呵，嗯，就是别想那么多。就是一步一步顺着她们的勾往上走。

青霞：对对，呱呱就下来一个大钩子。S：嗯。青霞：呵呵，呱呱下来一个天钩似的。就挺大的一个大钩子……上面吊着好多人……

玉青：嗯，她（青霞）刚才说钩子，我见有三个钩子勾着我。

青霞：哦，上面吊着很多人，还滴滴咚咚往下掉呢。就是有的撑不住似的，就是没有抓着，还有往下掉的呢。

S：顺着你的三个钩子往上捋，你看看是谁勾你？玉青：看见啦，一个是玄龙，一个是心月狐，一个是妈祖。S：哦。飞狐：正好就这三个主要管你。玉青：哦，对对。飞狐：是不是，你这一路上？

青霞：我看到的这个大钩子上边就是光，看不见头，就是一片光的里边出来的。S：就是谁关心你，谁来勾你。青霞：哦，那就是大日妈妈了。

S：呵呵，不靠边的，她钩子甩都不甩给你。青霞：对，在说我是大日的那个，那次说我是孔雀女，在你们那儿的时候。S：嗯。青霞：在那儿之前我自己有记录，看见过两次大日来了说是“孔雀东南飞”啊什么，两次提到。

玉青：我看见青娘来了。

青霞：我还挺奇怪的，我说我怎么“孔雀东南飞”，后来我就没理解什么意思。从你那儿回来我就翻记录，往前翻，我说——哦，那就是当时大日就对我说……就点、点我呢。那记录还有呢。我现在没经常发那个观记，但是我每次观到的我全有记录。飞狐：嗯，自己记着就行了。青霞：我就有时候翻着看看，往前倒到……S：这样才能跟前面串上。青霞：对，就串上好多内容。嗯……

飞狐：嗯，自己记上。你（玉青）说。

玉青：我看见青娘来了，穿着……开始的时候是穿着战甲，后来变成穿绿裙子了。手里还玩着一个球。我问她是什么球啊？她说是混元球。我说是不是给我玩的？她说你想的美。我说您来是为什么？她说来看看养女。说我是她养女，她带过我一段时间。这时心月狐说——你不是问为什么让你问青娘吗？她说青娘是……你们的事，青娘都知道。

S：嗯，上次你说心月狐让你问青娘，你应该跟着就追，追青娘。

飞狐：是啊。她（玉青）发短信来追我，她后来发短信问我——你说为什么心月狐要我问青娘？我说你赶紧接着问。

S：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人介绍一个朋友给你，你不找这个朋友搭话，你反而找别人——她为什么给我介绍个朋友，是吧？这就是一个机会。飞狐：这就是心月狐在给你搭线。S：嗯，搭线。给你搭个桥过去。飞狐：给你一个的机，你自己就得赶紧去。玉青：找去。飞狐：嗯。S：她这就等于给你搭个桥。

玉青：青娘说——哼！你觉得你自己的桥多，是吗？三个钩子、两个钩子的！S：哈哈。玉青：她说我也点拨过你好几次！她是来显过好几次相。还是那句话，好好修，慢慢来。

青霞（对兴达）：黑丽娘跟你说话了？你就一点感觉没有？兴达：嗯……我就感觉……

玉青（对飞狐说）：我从小是被心月狐抛弃的啊！S：哈哈，找到这儿来了。飞狐：呵呵，你跟她好好说，别看着我，我都不知道。

青霞：我刚才问大日妈妈，我说我爸爸是谁啊？大日好像挺横的，好像说——问他去。呵呵，问谁去啊？反正挺横的。

S：不，你（玉青）跟青娘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花仙大院都归青娘管。玉青：哦，我说呢！S：就是盘古带人下去以后，就是盘古带着下去的这些人，包括心月狐她们下去以后。她们的后代、小孩儿，都寄养在花仙大院。玉青：（青娘）说心月狐没管过你一天，都是我（青娘）那什么……S：哈哈。

飞狐：那你就得赶紧跟青娘把关系弄好。玉青：嗯。飞狐：我妈当时……不不，说错了，呵呵。心月狐她妈当初还不是没管她，是紫光夫人带的。玉青：是是。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关系越乱越好。S：哈哈，你问问是谁啊？

玉青：说——让你去理去！飞狐：谁说的？玉青：我们家的家仙，就是一只小乌龟。飞狐：你看，她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很多的学人喜欢理这个关系。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关系越乱越好，就是说跟你有关联的越多越好，这样你的天缘就越多。玉青：对对对。S：就是钩子越多。

飞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让你别理了。就是这个意思。你……

玉青：嗯嗯，我跟她这个是青娘告诉我的……花仙说不用我说了（玉青注：花仙说我不用了）。青娘说——我都是一视同仁，能在我手下管着的，都是因为我一视同仁，不偏不那个什么，才会都让我管着。哦，又给了图像，就是迪安（天魂）小的时候，都是在一块儿玩的。S：都是花仙大院的。玉青：（图）呵呵，我还抢他吃的东西，把他一脚踢旁边去了。他坐那儿哇哇直哭。

青霞：好像都是花仙大院的。S：对对。都在那儿。青霞：兴达、何君什么的都在一块。S：反正青娘跟谁都有缘，因为都在那儿待过。

玉青：对对，刚才青娘就在那儿说了一句，哎呀，这是串不完的……就是那意思，就是串不完的戏，每个戏我都要去看看。青霞：嗯，对。

飞狐：刚才有个人说让迪安争取在 09 年有个突破。青霞：行观上？迪安：哦，是啊。青霞：今年？迪安：是。

飞狐：就说今年能破呢，以后的路就好走，今年不能破呢以后就难走。S：嗯，多拜拜三霄娘娘，让她帮你给破开。

青霞：四月份好像……谁还给个“四”字。一说让他今年破……飞狐：那你就接着问。这谁给的？什么意思？青

霞：还说得师父助行。

玉青：谁给的？飞狐：不慌，她们在说就不慌。玉青：嗯。青霞：嗯，黑丽娘。S：嗯。就是你家狐仙。青霞：嗯，狐仙就还拍拍他（迪安）。飞狐：那“四”是什么意思呢？

青霞：反正接着……给我感觉就是四月份好像跟师父一块儿同行的时候。他能……就说有一个同行的机会似的。在那次接触中，是他的一个机会。还有婚礼。好像说婚礼……反正那意思给的是……婚礼不光是跟他合，说他（迪安）那个婚礼还跟万缘……S：嗯，容。青霞：跟那个上面通。意思是那事儿并不是光是他们俩（玉青）结婚。

S：嗯，以后你们就想着请各个家的缘，都一块儿参加婚礼。青霞：嗯，对。黑丽娘像挺懂事似的。S：嗯，反正以后想着你有事就多问她。飞狐：对。

兴达：今天要发邀请啊？青霞：在说黑丽娘呢，你邀请什么呢？兴达：不是说什么参加婚礼吗？青霞：黑狐说总是给人发，我们……飞狐：给她们也发啊。青霞：对对对，快给黑丽娘发一封。

S：你们这个婚礼啊，你就得请黑丽娘当这个主持。青霞：主持，天上的大管带。S：就是说她得照应，去应酬。青霞：对对。黑丽娘配合她们家（指玉青家）小管带，两个管带一起……

玉青：呵呵呵呵，刚才S一说完之后，我们家那个安管带和小雅……一边儿去了，就像是那个听候旨吧。然后黑丽娘还挺不好意思呢。

兴达：一说黑丽娘这个，我就感觉头皮发麻。

青霞：黑丽娘给你们（S和飞狐）这边儿直磕头，直做拜，说重任在先。黑丽娘低着头是挺不好意思的。

玉青：我们家安管带特别好，脾气特别好（做副职）。青霞：黑丽娘也是脾气挺好的。S：嗯，让黑丽娘帮着操办。

青霞：黑丽娘说跟你（飞狐）特别有缘。玉青：都是雪山女，安说的。（玉青注：安是玉青家管带）飞狐：反正我刚才看见她在这儿像是跪着似的。青霞：对，跪着。飞狐：但是是行礼。青霞：嗯，我看着也是跪拜。

飞狐：穿着一身黑衣裙吧。裙子上有的是像网眼似的，有的是薄纱，上面还缀着一些像小宝石一样的东西。青霞：嗯，挺美的。飞狐：她就又走到兴达那边去了。S：嗯。

兴达：我问问，我说黑丽娘，你这官相当于什么官？她说就跟赖斯一样。哈哈。青霞：赖斯？哈哈哈哈哈。玉青：美国国务卿赖斯？呵呵。青霞：呵呵，发言人。赖斯不也是黑人吗？国务卿赖斯发言人，那官可不小。哈哈！你说他（兴达）跟人不聊别的聊官，你说他这个人（官迷）！

飞狐：通过这样聊就熟悉了。熟悉了她就跟你讲。以后你们要是出去啊、办事啊，都可以问她，这事我能不能办啊？怎么办好呀？

青霞：这回你可好了，黑丽娘跟着你就好了。不让你办的事肯定给你感觉。兴达：嗯。飞狐：但是先黑丽娘就说了，得入观才行。青霞：对对。

飞狐：就不入观她光让你感觉……青霞：接着观啊，你（兴达）接着观啊。

兴达：我刚才问你相当什么官……青霞：他问管带相当于什么？她说在我们家相当于赖斯的地位。兴达：我就是感觉。青霞：你接着问，你再感觉，挺有意思的。兴达：呵呵。青霞：赖斯是黑人，她又叫黑丽娘，这也挺有意思的。

兴达：我说……我看她穿的衣服是黑的……青霞：这赖斯……不，这黑丽娘还真有一世是黄波斯……黄头发的一个、一个……黄头发还拿弯刀。给了一个……给了一下图像。嗯。就有一世还真是夕阳那边的吧？兴达：黑丽娘？行。

青霞：接着问啊？兴达：我们啊看不到，和她沟通……青霞：这就算……这就是……兴达：感觉啊，感觉累。青霞：是累，因为你太远了啊，我们都太远了。太远了就累。近了一下就递给你了，这远，你特费劲。

兴达：嗯，只觉得累。这累啊包括心啊、包括脑啊、包括……就是难受就是。感觉就是……青霞：关键她来了，他受不了。他弱……你说现在……兴达还是体质……本来就没我们体质好。你使劲观啊！兴达：不不不，累累累！

S：行，慢慢的……青霞：他累我估计也跟他身体素质也有关系吧？飞狐：不知道。青霞：我没觉得特累。我就觉得挺热的，还有发麻。我没觉得特累，心也不觉得累，就觉得好像这地儿有点涨。

S：在南京的时候，刚进去……那屋子里不是好些人吗？我靠在大板炕上往那儿刚一坐，有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的坐我旁边了，他看我拿个小本儿在那儿写字。他是个湖南汽车司机，他看看看看……旁边就有人问他，你在旁边儿看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怎么看你写的这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都变成金色的，变成一个个小金佛出来了？当时我在那儿正写那个什么晚念……

飞狐：玉中念晚。

S：嗯，玉中念晚。后来我一听……我就说，你看我这手上是什么？他说你这个手上是一个穿盔甲的，你那个手上是一尊佛。就是他一下子就开了，就这个人。我说你往上看？他说上面很高很高很高有一只金色的鹰在那儿盘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啊，你心里问，你说能不能每天看？他说好像有个声音跟他说，让他每天下午六点开始看。然后他就到下午六点他就开始看了。但他每次看呢，也是念，一段儿一段儿的诗就出来了。这一段儿诗比方是十几句，念完以后，他就一头就栽在那儿，就昏死在那儿了。

青霞：呵呵，受不了吧。

S：然后待了半天，就像刚死过来的。每天只能就是不到五分钟，就一头砸那儿昏过去了，就受不了。青霞：力量太大。S：因为他从来没训练过……青霞：对，因为没练过。S：没练过我们的瑜伽，从来没练过，他就受不了。

青霞：他（兴达）才刚练了一个多星期吧，小九拜。跟着，嗯，跟着的。练了有半个月吗？兴达：腊八那天开始练瑜伽的。青霞：嗯，腊八那天。兴达：还有两个晚上没练。青霞：两晚没练吧，他觉得不舒服，他现在吧每天到点就说……咱们开始吧。S：嗯。青霞：他觉着有点儿做着舒服、做着好。

兴达：做第一次还不行。第一次啊做下来啊觉得……青霞：给他哼哼的，第一次还没完就在那儿哎呦、哎呦，叫唤，腿疼在那儿。兴达：四十多分钟啊！青霞：现在好多了。

S：小九拜不行，可以做天地大拜。青霞：天地大拜他更不行了。S：天地大拜不用跪着啊。玉青你们做天地大拜了吗？

迪安：我做了，做了一半就做不下去了。玉青：我做不下去。S：做不下去，做一半啊？青霞：我掌握它的规律了，就跟着它的口令，不能快也不能慢，就跟着口令一下一下到了那句就是那个姿势。一下一下，我现在做就……

迪安：心态得放平和。青霞：我现在要是不做小九拜我能做 108 了，我觉得。S：嗯。玉青怎么做不了呢？迪安：就做过一次。玉青：我不知道为什么……

S：体力不行？玉青：我就是觉得口干舌燥。S：哦，火大。青霞：对，一吸一吸的，我也是……玉青：完后，后来就是拼命喝水。青霞：我也是，没她那么厉害。兴达：做小九拜做下来那干嘛，前几天要是不舒服什么的，我就是做完就是干。青霞：你吸气就是太、太那什么，刚开始别那么……声音特大的。兴达：刚开始……

玉青：刚才心月狐说你爱做什么做什么，还是以那个九拜为主。她说你现在……她说我身体太虚，说外强中干，呵呵。迪安：外强中干。S：我还觉得你一身劲儿呢。（S 记得我说过我小时候搬 29 寸电视到二楼那段？呵呵，第二天我连那个挪都挪不动，那天晚上一定是被附体了。这也是我相信有虚空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迪安：没劲儿。玉青：虚，给了字“虚”。您刚说完一身劲之后给个“虚”字。青霞：她就是发虚，她身体还没我壮呢。S：那你这个小九拜做了一阵以后，你还得打九阳。青霞：九阳啊，我做过……玉青：九阳我做了头晕恶心。S：那就是虚才恶心呢。青霞：做“舵工摆渡”，甩两下，哎呦，就是前两年……

S：身体太虚就打不了九阳。青霞：对对。玉青：做九阴反而没事。S：九阴没事啊？玉青：嗯。青霞：九阳挺好做的。很简单，做到位不容易。

兴达：这功啊，确实厉害。青霞：嗯，确实锻炼身体。兴达：确实有好处。迪安：嗯，那是。兴达：她（青霞）这手上一个疙瘩……

青霞：我这手上大疙瘩没了，原来出一大筋包。上回我不是还在您那儿说过，现在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兴达：你说逗不逗？

飞狐：我们以前那边还有人做……

兴达：医院说做手术也没有做。

飞狐：还有人做那个……还不是正式的功，就是做那个 108 拜，就是书上说的最简单的数扣子拜 108 拜，把肿瘤都打下去了。青霞：哦，哦。

兴达：糖尿病也可以治？青霞：行！糖尿病你做小九拜慢慢就好了。兴达：做小九拜，是不是糖尿病肯定能行？S：小九拜，天地大拜都行。

青霞：还有师父说的那个转跨，来回的飘着转跨那个。让奶奶（兴达妈）也做……S：就是两手飘着转……青霞：就是两手飘着，还较点劲。

玉青：奶奶是玄女的人，她那天坐那儿，我看见一个戴花戴首饰的人，然后那个女孩就说——跟着就行了。S：

嗯。

青霞：然后我跟奶奶说你上香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怎么说……然后释佛马上说不用教她，让她自己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念叨就怎么念叨。S：嗯。

玉青：释佛说，人身难得，就那意思，就是到老了顺其自然。（玉青注：当时是玉青观的，释佛所以补充说一下。）他说怎么着都行，不用教她怎么上香怎么说。他（释佛）说奶奶心诚。

青霞：对，奶奶心诚。从多少……我认识她到后来……都上香，她上那个玉皇大帝。玉青：然后释佛又说——她的那些愿、那些求不算数，跟着你们就行。S：嗯嗯。玉青：反正她自己修是不可能修了。兴达：嗯，她自己初一、十五都自己上香。青霞：奶奶腰完了，腰肌劳损……都完了。兴达：她上香也没敬什么，反正就是烧、自己念叨。

S：嗯，她自己念叨就行。青霞：（虚空说）苦尽甜来，说她。S：嗯。咱们该往回走了吧？飞狐：嗯。青霞：马上就吃晚饭了……S：不了，以后吧。

#### 附-资料参考 2

•Dear S & 姊妹們還有媽媽們...新年快樂!! 可勾眉來發牢騷啦。

已經有一陣子，在看觀記的時候常有的種感觸叫做「醋」，心裡明白是明知不可卻著實存在！明白玉青、青霞還有其他人的觀記是一種參考學習的案例，但就是難以真誠去接受他們的觀記，自己對這樣的感覺也甚感一個妙字。

妙是在於，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彼此沒有任何瓜葛。為什麼會有一種不想看他們觀記的衝動呢？再怎說，也是沒見過S，也沒見過其他姊妹甚至是飛狐。但為什麼我可以接受S接受姊妹甚至是飛狐，就是難以把玉青他們當作自己人？？？

對於自己這種感覺，覺得好愚蠢但又難以解釋，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我心裡這樣想著，是「互動」的問題嗎？還是說，在勾眉的心底是覺得S、姊妹們（小草、杏子、月湖女還有以前經常出現的）以及飛狐，對勾眉來說是同一個圈的人，但玉青他們——勾眉覺不到，就覺得不是同一圈的人，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壓跟不大想看他們的觀記，如果不是因為S跟飛狐還有杏子在裡頭串畫，勾眉肯定不會想看吧？

這算是分別心嗎？因此我覺得這個感覺叫做醋，可是我幹麻對這些事情發醋呢？？？勾眉以為自己根本不是個愛發醋的人，因此這樣的情緒讓自己感到不舒服，很不喜歡這樣的感覺存在著，很納悶!!! 真得覺得自己很無聊!! 可能是發神經了!!! 說完，心情舒服點了，呵呵。

親愛的青娘媽媽還有姨娘們……勾眉這算耍性子嗎？？可真想撒嬌耶……勾眉 2009年2月3日

【杏子评论：如果你说的圈子是修行……他们确实还不是修行人，他们是误入蓬莱。比如玉青一直有个问题在问飞狐——人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听S的……等等。另一方面，虚空的她们说你（勾眉）表现的是分别心。2009-2-5】

#### 镜如意 38

2009年2月2日刚过中午，飞狐在网上碰到了玉青。玉青问了飞狐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听S的？S这边说的学人身上存在的问题难道就不会错吗？玉青说：S也是人，他在一些问题上也会有人的立点啊。

飞狐：尔时，众宫她们说——你们有那么多的疑问，还是因为没有天情，不信天音。观音说了，S已经是进入自行了。进入自行的人，在修行上不可能有我。

玉青：可是现在修行和生活渐渐融合了，比如你以前边上班边修行，现在就是以这个为生活啦。

飞狐：在生活中修行啊，这有矛盾吗？

玉青：我一直有很多疑问，我以前不问，今儿就算骂我，有些事我也想问问。

飞狐：我才不会骂你呢。

玉青：我的家仙说你憋着不如问。我说她们。

飞狐：你问吧，没事儿。才刚她们说这叫坦诚相见。

玉青：嗯！为什么我的……叫联上天缘了？

飞狐：S说你的天姐、天妈就是天缘。

玉青：是不是见过S的都叫连上天缘？

飞狐：S说也不一定，有的自己后来又断了，又退回去了，连不上了。比如那个梅花女，现在就连不上，苦恼



死了——她的天姐不理她。

【杏子注：S 说，遇到这种情况时，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哄“天姐”说话。定向不如定位，定位不如定心。因为心不定则位不定，位不定则向不定。但是，无向则无位，无位则心不定。具体操作应是——首先要有坚定的方向，在定向中自然得位，这个位就是你的“月”，有了自己的“天姐”是为见月；与天姐心心相映、天人合一……是为得月人。2009-2-25】

玉青：那青霞的也是？

飞狐：S 说青霞也算是连上了，就看她自己能不能守望得住。

【杏子注：见月应望月；得月应守月。守月就是守约——犹如七七相约鹊桥仙。那个青霞属于见月阶段，须是望月。何为望？比如东北的海边有个望儿山，有的地方有什么望夫台等等，亦即无情不望有情望。S 说，见月为希望，得月为绝望。2009-2-25】

玉青：嗯嗯，这个我明白了。

飞狐：S 说连上以后就是个守，守不住就断。你上次来给你的图像——持节，就是守望的意思，就是守节。

玉青：嗯嗯，以情守？

飞狐：是用情守。

玉青：还有，我问 S 为什么说我缺水缺情，他 S 在镜如意中说背负的不同。当时我看了觉得很启发。刚才你说了只有 S 的立点是她们，我们都是为自己。怎么才能没我呢？就是听她们的话？听 S 的话？那 S 就是虚空？我知道你又要说我是天人对应了，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飞狐：你可以自己问问你的仙，要不要听 S 的话？

玉青：呵呵。

飞狐：问了吗？或者你可以就听你观到的虚空的话，不用听 S 的。虚空是虚空，人是人，人与虚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人不等于虚空。

玉青：我不是说听 S 的不对，因为你们说过天人不要对应。但我渐渐感到修行融入生活了。

飞狐：虚空让 S 跟她们一起教导学人，就是这样。

【杏子注：以前九宫她们说过——S 与她们一体。何为一体？佛佛一条心，佛佛万千一。是心一体，是心是佛。2009-2-25】

玉青：嗯，那我知道了。

飞狐：修行融入生活跟你的天人对应是两码事啊？

玉青：在家人要有出家心，唉。

飞狐：你就好好相应你的天姐和天妈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啊。

玉青：是的，不想了。想着谁就相应谁。

飞狐：比如你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她们是中科院的教授，离你太远了，于是她们就让离我们人近，离她们情近的人来帮着教导。那你说听她们的和听 S 的矛盾不矛盾呢？

玉青：呵呵，S 都是自行了，当然不矛盾。

飞狐：不是让你问你的仙吗？

玉青：她们才刚说——听啊，跟着航道走。

飞狐：那你信不信你自己观的虚空呢？

玉青：呵呵，可是……

飞狐：如果你跟着她们走，你就是顺命了。如果是你一定要逆着走，那就是自找麻烦了。

玉青：哦。

飞狐：你怕你自己观的不对是吗？

玉青：嗯！

飞狐：你不是把观记都发过来了吗？如果有大问题的话 S 就会说的。你现在反映的都是正常的问题。状况很不錯了，慢慢走，慢慢磨就行了。

玉青：我是不懂情的人，我很苦恼，呵呵。

【杏子：哈哈，天也不懂情。2009-2-25】

飞狐：天情不是人情，不是什么懂不懂人情的问题。

玉青：是啊。

飞狐：有情无我，有我无情。你只要自己经常低位求仙，常相应就行了。

玉青：可是说的母女啊，战团啊，什么的，都是人情啊。好的，常相应。

【杏子：从人情入手……以前罗地说过——她们之所以显人相是因为她们曾经为人，故而具有人的属性。但是，这里的人情不是凡俗之情，须是有情不落俗。2009-2-25】

飞狐：是用人情来讲天情！唉，真不知道你看的文章都看到哪儿去了？

玉青：是用人情讲天情。之间的关系呢？人情不等于天情，人天不对应。不懂情，如果讲天情。

【杏子：这里的人天对应指的是很多学者在思想上认为自己就是天。比如有的人对应的是观音，这个学者就会认为自己就是救世主。有的学者对应的是天王，于是就认为自己就是天王。S 说，记住，你仅仅是个凡人，你不是浩瀚无垠的天！2009-2-25】

飞狐：你要是对虚空的她们慢慢有了母女情、战团情，就会常相思。这是勾学人的情。

玉青：有些人对人对世的妈都一般，都没参过军。

飞狐：所以在观中给你们展现你们的过去……这个过程都是勾。让你们重拾往日情。

玉青：我还以为都是假的。

飞狐：真真假假演大法，这是修书中她们早就唱过的。

玉青：观到小王母的人多了，都不都是啊？

飞狐：啊？没看懂。那观到猪，怎么不说自己都是猪呢？这个也在最近的文章中说过了，还是一个我与求。

玉青：猪有什么不好？小王母有什么好？

飞狐：那你去问那些学人啊？

玉青：这个分别也是人的分别。

飞狐：你就少去分析一些。就像你们家仙原先跟你说的，不让你写你自己的理解。比如你整理的以前在我们这儿的记录，我叹气，你自己打小括号分析我为什么叹气。其实你分析错了，我当时根本就没那么想……

玉青：不是，比如你说过我坐在车上说我很舒适，其实我怎么样你不知道，这个舒服是你的感受。同样，有些学人观到小王母，她也觉得小王母没什么好啊，观到就是观到了，可你觉得小王母好，所以才说她求啊。

飞狐：从来没人说学人观到小王母不好？这也是你自己另外想的。还有就是，人怎么想，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虚空的图像语言——S 能看懂。这就是你们以前自己观的——她们说你不用写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观记中就什么都包括了。

玉青：呵呵，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不要听 S 的，因为自己观到的虚空没有说过好不好。

飞狐：不是她们没说，是你不懂。

玉青：所谓我不懂，就是没有按 S 的思路走。

飞狐：你又错了……

玉青：嗯。

飞狐：不是按不按 S 的思路走？S 没有自己的思路……是你自己不懂自己观到的虚空图像语言。

玉青：呵呵。

飞狐：比如说，S 说的你的问题，如果有什么地方他说了以后，你的虚空说他说的不对，你可以当时就说出来不要紧的，他会再向虚空请教。

玉青：S 能懂也是长期和她们接触的结果吧。

飞狐：宿缘。

玉青：嗯嗯。

飞狐：其实就我自己来说，觉得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跟不跟谁走，决定权在你自己，S 也从来不需要别人跟他走。如果你们不愿意跟，就不跟好了。不信，就不信好了，对我们都是没有影响的。

玉青：呵呵，我就知道问到最后是这个结果。我没有说我不信，我一直跟 S 说我信。

飞狐：关键是，一些说法，现在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就像是 S 跟我说的一些话，我没到那个地步我也是不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随缘的，缘起缘灭，就是这样。

玉青：呵呵，都是不懂，你能等待自己懂，而我总想立刻懂，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差距吧。

飞狐：不是你说信不信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信的。其实不存在信不信的问题。我不是说你不好，是说其实人们自己把自己弄复杂了。

玉青：嗯，愿闻其详。

飞狐：因为总想着信，所以才有不信。只要有信，就有不信。因为人间是个相对的世界，这个修书中也写过啊。

玉青：这也是真的，我不是还没修到那个高度吗，呵呵。

【杏子评论：之前，心月狐让玉青看神曲，也就是 X 书断后行 12-5 上下两册，这个已经老早就在文中写出来出去了。神曲中写过一个事例，好像是秋云认为她已经不贪财了，S 让她去问自己位上的管带。她家的管带说，你要是真不贪财就根本连想都不会去想这个了。也不知这个玉青到底有没有用心看书？

小草\*\*//就是看了可能也认为是说秋云的，与她无关？

杏子：比如，但凡说信的人，是因为内心深处的不信。之所以说信，是因为自己存在不信的问题。提出正面是因为自己存在反面的问题，如果反面的问题不存在，正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S 从来不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S 是如是信——信不信不信信。S 说，如果你的目的是涉入虚空，信是敲门砖。一旦入门，就要丢掉砖，不要再扛着砖去长途跋涉……也就是说，入门前你必须假装信，入了门自己再去观个究竟。在究竟的过程中信与不信是并存的，所以纠缠信还是不信——毫无意义。2009-2-25】

飞狐：其实就是该是怎样了就是怎样，如果不想得到什么，也就没有失去什么，就不存在什么信不信的问题？

玉青：家仙羊师教我的第一课就是信，就是知道我不信。

飞狐：其实人们总是说的该信谁，或者当别人说的话跟自己的理解不一样的时候，会想该不该信别人，还是信自己？都是一个人间立点。就是总有个我，总要判断跟自己的那个我的关系。我的那个我膨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玉青：听话是不是信？

飞狐：看听谁的话啦，呵呵。听天的话……而且因为 S 是站在天的立点的。所以相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听他的话。这就是——秋云修行到最后，她们跟她说的，你师就是你的天。

玉青：是啊，呵呵，无言。

飞狐：你们就是总是自己找疑惑，所以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跟自己的那个我打转上去了。

玉青：唉。

飞狐：比如听谁说一句，自己加几句，又听 S 说了一句不一样的。到底该怎么办呢？自己发愁了。

玉青：呵呵。

飞狐：如果是按虚空她们说的就不会发愁了，反正就是听 S 的。S 以前说条条都是漏船，就只有我这条船不漏。像青霞还有你们这样的就属于漏船，就很难往前走。

玉青：有一条不漏就能载他就行了。

飞狐：不是载他……唉，又是自作聪明。他不需要别人载，书上早就说了，他是随时能走。

玉青：呵呵，嗯嗯。

飞狐：漏船是说的学人自己。才刚虚空的众宫她们说——漏船难前进，总是摇摆不定，还容易下沉。要是不漏，就容易往前走了。

（杏子注：接下来玉青开始跟飞狐讲她理解的 S 跟她说的一些话，她对 S 的这些话的理解还参考了其他人传出的所谓 S 说的话。飞狐先是告诉她——她的理解不对，想偏了，让她少想。玉青说是因为其他人告诉的 S 说了什么什么话，让她产生了误会。飞狐马上问 S 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这些话，S 说根本没说过。）

飞狐：你就是记着相应自己的天姐和天妈就好了。要争取以后能做到她们说你不缺水。等你真的有了情，相应的时候，你就能跟虚空容合了。

玉青：我还不是知道什么叫有情啊？

飞狐：有情无我。把我放下，常相思，低位求仙。

（杏子：接着 S 又让飞狐告诉玉青他们准备搬家了。玉青表示坚决反对，说是住远了她再去就不方便了，还说

希望 S 能住到她那儿去，开始是因为她理解错了 S 的话，S 问能不能暂住在她那里？玉青因为听了何君说的一些话而误解了，没敢让 S 住到她那儿。现在，玉青说要飞狐再跟 S 商量商量，别搬家了，就住在她那儿。但是那边……S 已经托浙江的南狄与湖南的微微把房子找好了，而且租房的定金都已经交了……）

飞狐：他 S 跟你说，你以后不要乱想，要说实际的。

玉青：哼!!! 他的话让我没法不乱想，还有其他人也说过 S 说了那些话。

飞狐：我又问了 S 一次，S 说没说过。

玉青：唉……

飞狐：以后别总去听别人怎么说，就像是泰戈尔说的，狗在叫，骆驼队继续前行。

玉青：呵呵。

飞狐：所以我们从来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写。因为我们不是为那些人去生活的？

玉青：我心里松快了。

飞狐：心里想少了，就能轻松前行。

玉青：嗯嗯，对，少想。

（杏子：飞狐从网上下来，过了一会儿收到玉青的短信，大意是说 S 也真是的！有话不跟她直说！我真想不通玉青为什么总把原因找到别人身上？虚空的她们还有 S 和飞狐都是多次告诫她少想，但她最后却总把自己想的原因归因为 S 和虚空没对她说清？

小草\*\*//她们说，总归是个不信……她那天的短信还说了什么？

杏子：好像还说希望 S 能留下。后来她的家仙告诉她，让她先把她自己那条破船修好再说吧！)

2009 年 2 月 3 日晚上，玉青短信问飞狐在不在网上。S 让飞狐上网再跟她把昨天那件她对 S 说的话产生误解的事说清楚，免得她没弄清又在那儿乱想。此时虚空说——没事找事！在飞狐与玉青网上对话的过程中，飞狐又通过这件事告诉玉青不要多想，不要自以为聪明……

飞狐：我就猜到你是这样想的，又是个自以为聪明，唉……

玉青：这又不是修行啊，我也是好心，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飞狐：不是什么修不修行，就是说你想多了，这也是事实啊。

玉青：不是。

飞狐：不是就不是吧，你说了算。

（杏子：接着玉青又开始详细说当时 S 跟她说那些话的场景，以及其他跟她说的 S 并没有说过的话……其实是何君在春节之前去 S 那里说——飞狐留在 S 身边不合适。何君担心——以后众学者就会听飞狐的了，意思就是飞狐就会成了“权威”。但是 S 想的是另一个问题——飞狐的安全？于是说，能不能帮飞狐找一个住的地方？可能何君理解为 S 同意他的观点——让飞狐离开。于是何君就对青霞她们说 S 想让飞狐离开，必须给飞狐找个地方住。而玉青认为 S 让飞狐离开是不对的，以为 S 找地方……是为了让飞狐走人。)

飞狐：以后你就别管别人怎么说。

玉青：我觉得逻辑上不矛盾啊。

飞狐：其实你可以自己问我的，别弄复杂了，想多了。

玉青：好好好。

飞狐：直接问我们就行。

玉青：要是师父直接说，我不就直接问了嘛！当时他 S 让我问心月狐，我哪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飞狐：他让你问心月狐你就问，他也拿不准是不是该住你那儿？让你问问心月狐又有什么不可以？

玉青：不是不可以，是我当时问不出来，他反复的让我问。你不是也有那天的记录啊。

（杏子：飞狐跟玉青的聊天记录，飞狐都实时念给 S 听了。当 S 听到这里时，S 说算了，让飞狐从网上下来，不用再说了。可是飞狐当时已经开始冒火了，她认为玉青的那个我简直是大得无法无天了！就是死也不承认自己多想，不认为自己理解错了，而是一口咬定是 S 没跟她说清楚，现在还怪到 S 让她行观上来了！飞狐对 S 说，我这次一定要把玉青的问题好好给她点出来！于是她给玉青打字：你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当时心月狐已经说清楚了，是你自己不懂!!! 玉青这下也火了，她马上说——我怎么自以为聪明了？！

小草\*\*//最后发展到玉青问飞狐是不是非要她为她理解错 S 的话道歉才行。玉青说她对飞狐的发火摸不着头脑。飞狐一看玉青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的问题，还在以为 S 和飞狐是要她道歉，又气又觉得没劲，下网了。

杏子：再后来……玉青又给 S 打电话解释，S 对玉青说，你家的仙以前不是跟你说了让你不用解释吗？玉青说，可这不是修行啊？飞狐在一旁让 S 不用说了。飞狐说，她（玉青）根本就不信！S 又跟玉青说，你应该相信你家的仙……

小草\*\*//为什么虚空的众宫说，玉青等人的问题总归是个不信呢？

杏子：文中写过，飞狐想要从现在的观度进入自在，就必须放下那个我。而观音说 S 已经进入自行了，可玉青不信观音说的，还在理论 S 对她的指导是不是带了个我，会不会冤枉了她；S 在场时玉青自己行观时虚空告诉她，不需要她去解释什么，她的观记就已经包括了她的全部情况。但她也不信，还是要解释，总怕 S 和我们不了解她的情况误解了她。把虚空对她的那个我的映射而成的戏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相提并论；另外在这次她跟飞狐的谈话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玉青始终没有从心底承认虚空她们和 S 对她的告诫——少想，总是忍不住为自己那个我再找个替罪羊，这还是因为不信……

小草\*\*//接着再说说那天的情况吧？

杏子：玉青跟 S 通完电话后，飞狐的火气慢慢消了，她对 S 说——我觉得我刚才才会发火还是因为我把我自己的那个我掺进去了，如果是我把我自己的那个我掺进去，那就不管是任何情况我都不会发火？

S：这你算是说对了，如果是你不把你的那个我掺进去也就不会发火了。

飞狐：你当时叫我下网时我还是应该听你的……

S：玉青那边本来就是我是个字当头，你这边再把你那个我掺和进去，两个我一撞……

飞狐：那就崩了，呵呵。对，还是我不对，我发火就是我不对。那请你再多教我一点儿……比如，要是你跟学人指出他的问题，他不听，还跟你争辩，你怎么办？是不是就先不说了？

S：嗯，先放下。

飞狐：我先就是没能放下，非想跟玉青说清楚。

【杏子：正是——

荒古佳人旖梦远，滴滴花泪为我愁。

窗外寒月射光镜，隔心听言未听真。

夜鹰鹏空绝决唱，梅香沁骨偷透纱。

强按马头难饮水，踢飞身后三丈土。

2009-2-25】

S：要是因为别人不听自己的话而生气，那就又是把自己的那个我给掺进去了，觉得自己的那个我了不起——你还不听我的？！

飞狐：对，你说得对。不过我指的是虚空的她们说的学人的话，要是学人不听她们的话呢？

S：不听就不听吧，那又关你什么事呢？

飞狐：说得对……

2009 年 2 月 4 日早上，飞狐回想昨晚跟 S 的关于我的对话，虚空的众宫说——缘起缘灭，缘聚缘散，你又何苦多人情呢？应该像 S 那样，不把个人情感掺杂进去，拿得起，放得下。你要背负的是青天，又不是学人。背负学人……一个比一个重，如何前行？只有背负青天才能自由翱翔。

2009-2-25 整理

镜如意 39-1

水滴石穿-续 40-4-玉青观记-1 月 31 日下午去 S 家，记录如下：

玉青：今儿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今儿是她（天姐）生日。就是……那我说好，那就一块去师父那儿坐坐。

S：嗯。

玉青：然后刚才师父说让她过来唱唱，她就过来了。穿的是白色的衣裙，头上是那种金花似的簪子。

S：嗯。

玉青：然后她挺高兴就坐我身边了，呵呵，她说是过小生日，不上台面，就不让我跟你们说了。我说是什么小生日啊？然后她说是第一次转世。第一次转世呢就是说……当时她是跟着玄龙的。然后她战死之后到雪山那边去了。她好像跟过雪山那个……

S：嗯。

玉青：现在看见一个全身都是雪，满头都是不知道是白头发还是冰渣子的一个女的，脸还挺红的，估计是冻得。

S：嗯。

玉青：拿着一个像那个汉朝时候的……那种竹杖似的……

S：节。

玉青：嗯嗯，像竹节似的，像那个苏武牧羊的那种。

S：嗯，那就是节，就是持节。

玉青：嗯，她说这是一个图像，给我一个意思就是说让我冒着风雪持节而进啊。是不是这个意思？给个图像是这个意思。

S：嗯。

玉青：我说现在还有风雪？她说冰天雪地，雪溶化就是春天了。然后看见那个阳光就射过来，还有远处那些冰雪就解冻了，潺潺流流的。然后看见绿草就铺过来，还开粉色的小花。她说那个叫“雏菊”说又叫“艳阳菊”，说在那个天宫河边上才有。什么天宫河啊？就是宫殿的宫。

S：天宫？天宫河也可能叫玉清河，她们也叫上清河。

玉青：嗯，是。然后就见她持个节，那个节顶上还有个特别大的……像狐狸尾巴似的，有白的有灰的那种坠子。

S：嗯。

玉青：然后远远看见一大片草地，然后上面都是穿白色盔甲的人，但是都不戴帽子，女的，都是女的，都在哪儿练剑，像鱼肠剑那种的剑在练。每一队都列的很整齐，每四五个前面有一个像是小队长一样的人……顶台上坐着一位是八妖！八妖怎么在这儿，雀儿飞不是黑色战甲？都穿着白色战甲。（整理时八妖显音说：练兵总指挥。不光是雀儿飞，现在都是一统白色战甲。）八妖拿的是海里族人用的大叉戟。天姐说你不是要看练兵嘛？说今天带我来看看练兵。就在您说的那个河边上，在那儿练。

S：嗯。

玉青：然后看见一朵白色的雪莲……刚才那些景都淡去了，现在就是一朵白色的雪莲花。这种雪莲花没见过，跟塔似的一层层的，底下是小叶子，然后是椭圆形花瓣。上面坐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穿着白衣服在打坐。（花）底下是水……就是青潭，看着是青潭，四周有山。

S：嗯，你问那小孩是谁？

玉青：说是我的音魂小孩吧。就是我……怎么说？

S：嗯，她让你修这青莲是吧？

玉青：嗯，对。“清心寡欲”，说的。

S：嗯。

玉青：呵呵，看见那个……天姐还拿着那个节在那潭边走，还穿着大袍子，跟苏武牧羊似的。

S：嗯，那个节指“忠诚”，表示忠心忠诚的意思。

玉青：哦。我怎么看到一个山洞？里面是黑影丛丛的那种感觉，我看见一只飞虎，黑色的斑，头大有个很大的“王”字。一只大飞虎……哪来的打呼声？

迪安：我没打呼。（迪安坐一边又快睡着了）

飞狐：呵呵。

S：嗯。

玉青：然后看见那个飞虎……我就进去了，那个是我的样子就进去了，不是我天姐，就是我的样子。

S：嗯。

玉青：然后有那个小河，越往里走……开始是河水，后来变成岩浆。我就跟着飞虎走，那飞虎的翅膀开始是带连膜那种的，越往里走……开始这飞虎是黑的，变成白的，然后变成透明的了，然后（它）就消失在这一片红光里。我

就感觉特别热那个地方。四处都是……底下全是浓岩浆，然后顶上是烤白了的石钟乳，就是那种灰色的那种……石岩层似的。说叫“溶元洞”。然后我就说——这去哪儿啊，就在这洞里烤着？忽然看见那个岩浆又变成水了。就是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火。

S：嗯。

玉青：然后看见天姐拿着竹竿似的，（站在）竹筏上。我也跳上去了，（她）带着我就从那个洞里出来了。就是（从）洞的另外一个入口（出去的）。然后就到了青潭。

S：嗯。

玉青：青潭边上还有那种岩浆洞。她说雪山那边也有火山。

S：嗯，对。你问你天姐，这个整个图像是什么意思呢？要告诉你什么呢？你问她。

玉青：她说是修行之路。

S：嗯，修行之路。就是说要让你经历这么个历程。

玉青：对。因为我刚才问这新的一年啊，这新的女巫年，我该怎么修。然后她就给我展示了这么一组图。嗯，没懂……拿着节绕着青潭转一圈，发现一个洞，由飞虎引进去了，开始是小溪到了里面就是熔岩洞，熔岩洞里烤了一会，又变成青潭水，就看着天姐带着竹筏把我带出去了，就这么一个过程。

S：嗯，前边雪莲表示要“清静”，持节呢就表示要“忠诚”，在这两个情况下要有……经过这个坎坷，就这个洞里……

玉青：水火不容这种？

S：嗯，经过这个坎坷、磨练，最后上她那个小渡筏。

玉青：嗯。

S：可能就是说你还要经历这么个过程。不是说让你到那儿去。你别到时候跑那儿去。

玉青：呵呵，哦！我刚才还想呢今年有机会去丽江玩玩去。嗯，她说那也行，她说可以收些缘分。

S：嗯。

玉青：但是她说您的意思是对的，说不要为了去而去。有机会去玩玩可以。

S：嗯嗯。你（飞狐）那边有戏嘛？

飞狐：没戏，就是个大太阳。

玉青：飞狐已经到观……观照还是观度？

S：嗯，观度。

玉青：呵呵，看你坐那儿发呆。

飞狐：我又没戏，肯定是坐着发呆。有戏就说了。

玉青：又看见凤凰台了……昨晚看的挺清楚的，昨晚看的是玄女的那个宫，就是所谓的玄女宫吧，跟那个西洋宫是挨着的，特别逗。西洋宫是像罗马（风格）似的古建筑，玄女是中国式的几层几层楼的木结构的（建筑）。然后看见西洋宫是在一片大山上，玄女宫是在一片风景秀丽的山坳中。我发现特逗——俩个是挨着的。

S：嗯，凤凰台是玄女的，她总在那儿。

玉青：我开始修行的时候跟他（迪安）说，一块儿上去找个地盖个小房子就在那儿清清静静过就行了。但是他呢，以后要去他的雷部。呵呵。刚才我说什么盖房子，天姐说什么势在人为（就这个势）。她说你怎么就认准一棵树呢？呵呵，挺逗得。

S：嗯嗯。

（关了会儿录音机，说到家仙，我说多是跟动物仙交流，极少能和花仙说上话，S让我看看家里的花仙）

玉青：我们家以前接的是一个……草香啊。

S：嗯，你看看现在谁来了？

玉青：一个穿黄裙子的小丫头。

S：嗯。

玉青：叫姜生，呵呵。

S：姜生啊，对，姜就是黄颜色的。

玉青：姜生是谁啊？哦，就说是我们家开了十八朵的水仙。

S：哦，水仙，她是姜黄色的，她的花蕊是。

玉青：我说你叫姜生啊？她说叫孟姜女也行。呵呵，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她给一个叫“生莲”。

S：生莲？

玉青：嗯，花生莲。（念叨）花生蓉……呵呵，她说你又想吃的了。嗯，花生莲，她说她是黎山姥姥那边的。

S：哦，黎山那边的。

玉青：她说她就是跟着我过来的，说师父的水仙上也有个小花仙。师父（的水仙）的花仙显得小一点，这个花莲……这个叫生莲啊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梳着两个那个长髻，她到这儿就给您做一万福，显得特别高兴。她说一个“见大殿”。她拜您的时候说个见大殿，不知道什么意思？

S：哦。

玉青：她说天上宫阙重重，殿宇也重重，呵呵，她说见大殿才有前途。

S：嗯。

玉青：她说……我不是把水仙没有养好嘛，她说——心没在那儿上。她说只看着花开就高兴，也不管能开多长时间。我刚想这水仙花不是一季就过去了嘛，她说算这一季就过去了，她也会在我那儿长驻，我说那行啊。她再让我去买一盆黄色的杜鹃啊什么的。给了个黄色小花（图），看着像杜鹃。她就说完就退一边去了。

S：嗯。

玉青：我就看见穿着跟竹节似的……绿衣服的小仙子就过来了。她就是草香。然后给你们俩都拜了一下，然后她说她是雪山那边的。她给了个字叫意生。（整理时有小仙孩说意生是天姐的孩子。我问香草是不是啊？她说我想的美。）

S：嗯。

玉青：呵呵，我在说怎么都是生。她说——生生相连，骨肉相牵。嗯，又说什么经连心经啊什么的……梦里家园，桃李满天，花香满园，心不惑往，畅春园——最后给了三个字。说反正还是让我把心静下来，与她们相依，回期有望，路转峰回，又见家园。然后给了个“家”字。那个“家”呢，是红纸底写的黑体字。

S：嗯。

玉青：我就看见我们家了。我们家没贴这个“家”字，但是隐态中啊有个“家”就是贴在我们家那个大门上。

S：嗯。

玉青：我现在看着我们家……有一些小仙没跟我过来，还撅着嘴不高兴。我说我都请了呀？怎么都没过来呢？

S：轮班的，有负责看堂的，嗯。

玉青：哦！小鬼仙一般都没过来。

S：被排在值班呢，呵呵。

玉青：嗯，就是不高兴都撅着嘴。我看我们家怎么还有只大黑猪，他说“护槽”？呵呵。

S：嗯，护槽。

玉青：呵呵，护家的。哦，他还没报上名……哦，报过了，叫“明昌”。跟他没怎么聊过，他刚说“明昌”我还以为没报过名。报过了报过了（对不起）。

S：嗯。

玉青：我看见妈祖娘娘在这儿呢。她梳一个歪一点的髻，上面插了七、八支簪子，穿着那个金色的袍子，就坐在这儿，拍拍迪安的手，嗯，说“糊涂心”。呵呵，你（迪安）捂个脸干什么？说说吧？

S：你让他在一边自己慢慢的看吧。

玉青：妈祖就说是家庭聚会，聊聊天，不当个事儿。就是让他那个什么？

S：嗯。就是别紧张。

玉青：嗯，别当个事。她跟我说还是让我勤着点练功，哈哈，这两天没怎么练，我昨晚练了，她说练完之后再静静心。她说我该练回环了。“回环”是什么意思？

S：回环就是炼丹。

玉青：哦，说我该炼丹了，呵呵。

S：那你让你天姐教你。



玉青：哦……她（天姐）说她已经教我。哦，这两天做功的时候，她经常提醒我做闭锁。嗯，（现在）看见天姐在莲花上打坐……穿的是白衣服，她后面是显个大像的心月狐，哎？心月狐坐莲花座——周围一圈小莲花台。不过都是空的，就天姐一个人，在她（心月狐）正前方的一个莲花台上。

S：嗯，呵呵，就是她那一拨还没影，还没找着呢，就找了一个。

玉青：她们都在那个……一面水上，后面就是雪山，下雨了还是流星雨啊？就看见天上霹雳巴拉掉那些东西。

S：嗯，那是沐浴。

玉青：沐浴？

S：嗯，也叫天情。

玉青：天情……就看见那个水里波光鳞鳞的。起雾了！把那个打坐的心月狐和天姐都给遮上了。但是我看见她们的莲花座还挺……挺明显的，显着的，上面好像还有金色的珠子似的。

S：嗯，雾中花，水中月。

玉青：呦！水里来了好多鱼！有一条特别大的鱼，鲶鱼似的，说是叫鱼龙？我问叫什么，说叫“鱼龙”。鱼龙带来好多……好多好多鱼、好多好多鱼。那个水很深！他们从莲花座底下游过去了，那个鱼龙从那个心月狐莲花座底下蹿过去了，蹿过去后变成一条龙，一条金色的龙就向着那个南方还是东方就飞过去了……我看那所有的鱼，只要是游过莲花座底下的鱼到了一个小关口，都变成小龙还是小什么的（蛇形动物状）都跟着金龙飞走了。那个关口后面是一片金光。

S：嗯，那个鱼呢，水中鱼龙就表示阳，就是说天人和合。

玉青：就看到一面山，一个个石窟里面好多佛（像），显两个字：归位还是定位？开始显一个字“位”，过会说是“定位”。

S：嗯，一合就定位了。

玉青：我就见天上开了一朵特别大的雪莲，反过来扣在我们这儿！哦，那个莲花里飘下来是雾啊，还是水滴啊，滴在这儿……我还闻见就是好像闻见那种清香味似的。显“金莲扣底，虚无往生（记不得哪个往了，也有可能是妄），合丹回环”然后给个“生”字。

【杏子：S说应该是往字，往生虚无的意思，虚无是道教的最高境界。这里说了虚无往生的两个相关条件——在金莲照的相应下行合丹回环。2009-2-27 阅】

玉青：我就看到大日在天上打坐。她那个特奇怪，就坐在莲花底上，因为莲花不是扣着的嘛。显得……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是穿的石榴红裙，华服，特别漂亮；后来我再仔细看的时候就是那种佛王像，穿的是袈裟梯几头。然后眼睛细长的，这儿（眉心）有一个五彩斑斓的大眼睛，但是闪着五彩光，看不见眼珠也看不到眼眶，就是五彩的光在闪，像霓虹灯似的（这个比喻真俗，鄙视一下自己，不及万万分之一的美和神秘）。

S：嗯。【杏子注：S阅至此时说，玉青的小毛病就是“信口开河”，玉青的优势也是信口开河。比如她说的佛王——袈裟梯几头……袈裟是佛门标记，梯几是道门标记。西王母如若显示“标准像”时可能是梯几，佛王、释佛显示“标准像”时，一般是“波罗头”。杏子：优势的信口开河呢？S：是个诀窍，以后在镜如意里详述吧。2009-2-27】

玉青：她一手拿着一串佛珠，一手还拿着本经，开始这样的（分开放膝盖上）后来合在一块（书和经）就没有了。手上就生了一朵……就是一朵莲花。然后她把莲花往下一抛，下面是雾茫茫的群山。然后（我）看着远方，好像天是黑的，远方出了好多星星，是一颗一颗一颗亮出来的，一颗一颗……然后这星星就连成了一片光，看不出来个体了，（身体开始恶心）然后一个大十字架出现，然后所有的都没了。

S：大十字架就是“十字花”，最后要修这个“十字花”。

玉青：哦，直恶心想吐。

S：哦，拿手，嗯，拿这个小手指轻轻的往上勾（玉青注：顺着胸口勾到喉咙再勾出去）。

玉青：我看见来了四位龙王。

S：嗯，请他们说话。

玉青：雨泽国香，天地同春。一家亲欢，四海升平。五生泽国，六享太平。七七得胜，八仙过海。九九归一，一心同。嗯，不像龙王说的话。

S：问他是谁？

玉青：释佛说的。呵呵，然后释佛就坐在那儿打坐，我看坐您堂上。唉，这四个龙王怎么去找释佛去了。今天是释佛的什么日子还是？哦，四海龙王还给释佛作个揖，就是抱个拳。释佛点点头。嗯，就看见其中一个……

S：嗯。

玉青：哦，开始（四龙王们）都显得特别小的像，释佛显得像也特别小在您堂上。四海龙王刚过来时显得大像，到了您堂上就显了个小像。然后……刚才释佛点点头对他们说：“你去那边说去吧。”然后让其中的有一位就过来了，就其中的一位过来了。穿的是蓝袍子，上面绣的是蛟龙，四个爪子四个趾。他说他是南海龙王，南海龙王……（他说他儿子叫焦龙啊。说他想那个什么，想把他这儿子找到。

S：哦。

玉青：他（儿子）叫小蛟，蛟龙的蛟。

S：嗯，你问他怎么个找法？

玉青：他给个山东。山东蓬莱？哦哦，山东蓬莱有仙境，水里印月不思量，小蛟不是一个人，哦，小蛟是个队？

S：就是他那一群。

玉青：哦，小蛟是一队，呵呵。然后我就见东海龙王过来了，他说——新年新气象……哦，是不是又说他女儿的事？我问是不是小王母的事儿？

S：嗯。

玉青：然后他就坐心月狐边上去了（其实是飞狐边上，说错了），然后龙王们都过来了。

S：龙王一来就肯定有事。

玉青：无事不登三宝殿。

S：呵呵，反正来了就是有事。

玉青：呵呵，东海龙王说没事，来串串门。

S：哈哈。

玉青：呵呵，没事来串门。

S：呵呵，沟通沟通感情。

玉青：哦，他还放了一串珍珠似的放您台上去了。

S：哦哦，谢谢龙王。

玉青：特逗！他开始没拿珠子，你一说他没事不来，他就放了一串珠子在那儿。

S：呵呵，嗯。

玉青：然后释佛就在那儿笑，我……以前我看见释佛啊大都是穿着粗布衣服，今儿看见他穿着袈裟。（整理时我家花仙说——释佛坐堂一本正经。说释佛那天坐堂。）哎！手里还拿着一个钵，钵里有个杵，他说——捣毁万花缘。我说为什么万花缘要捣毁啊？

S：就是捣成一片。

玉青：哦。

S：就是合。

玉青：他喝下去了！他把那个“花”喝下去了。

S：那个就叫一口吞。

玉青：哦！我怎么看着释佛还在冒“青烟”啊！哈哈，冒白烟！（整理时我就见释佛摇摇头——小小女子，自己常火冒三丈，非得说别人冒烟，那是升华！我的音魂跑去撒娇，释佛把他钵里的杵给她了。我就见我音魂在地上凿坑，释佛哈哈笑。天姐叉着腰瞪着她，先给释佛作揖，然后把音魂拎走了。安管带过来种了棵小苗，还浇水。释佛笑着点头，看着我说——你要向安学习，不要只会砸坑。我撇撇嘴，又不是我砸的。心月狐的音——你一样不会抓机，要明白天意，不过自然行吧。释佛就笑着隐去了。）

S：一口吞完了就走。

玉青：哎！释佛怎么变石像了啊。你说吞完一口走之后，他就变石像了。没有眼珠也没有什么……就是石像。（说）定住。

S：嗯，定住。

玉青：来了一群小白狐狸，就围着飞狐那边（哈欠）就在叫“妈”，哈哈。

S：呵呵，你问他们从哪儿跑来的？

玉青：舟山群岛。

S：舟山群岛啊？东海那边的。

玉青：嗯，龙王说我也给你带个信儿。呵呵。

S：哦，龙王给带来的。龙王放那个珠什么意思呢？就是找那个龙彩珠。

玉青：哦！哦……

S：就是那小王母。不是龙珠嘛，呵呵。龙彩珠。

玉青：哦，他说他没事反而放个珠？哈哈。不明着说啦。

S：嗯，对。他们的一切都是有背景的。

玉青：哦。

S：呵呵，他们哪有没事的时候啊？

玉青：龙王挺不好意思的，就坐在那儿喝茶，他说……他意思就是他常来你们就能常惦记着。

S：嗯，对。怕忘了，就放一个珠就是龙珠、龙彩珠放在这儿。

杏子注：S 于 2009-2-27 阅-（未完）

## 镜如意 39-2

水滴石穿-续 40-5-玉青观记-1 月 31 日下午去 S 家，记录如下：

玉青：龙王挺不好意思的，就坐在那儿喝茶，他说……他意思就是他常来你们就能常惦记着。

S：嗯，对。怕忘了，就放一个珠就是龙珠、龙彩珠放在这儿。

玉青：哦，还放了个红色的珊瑚，架了支毛笔，写了一个“驾”，马车那个驾。不知道谁写的。

S：驾的意思就是……

玉青：去？

S：就是快点的意思。

玉青：哦，呵呵，我还以为就是让你赶紧去那边（就是传说中有小王母的地儿）呢。

S：就是来车请，就快点。

玉青：咦，他说……给了个十五，什么意思？农历三月十五啊？他说怎么着在这个时间左右，你能见着还是什么（有信）。他也挺乐呵的。然后那三个龙王还假惺惺的……不、不、不能说假惺惺的，呵呵，就围着他恭喜恭喜。

S：哦，呵呵。

玉青：我昨晚洗澡时特别逗……我刚打开水龙头洗澡，眼睛一闭就见东海龙王来了，我说您老人家挑的时间也真好，这没法录音也没法笔记。

S：呵呵，嗯嗯。

玉青：他说这顺着水就过来了。

S：嗯。

玉青：现在……来了一个老婆婆，拄着龙头拐杖，戴着那个护额。

S：是不是就是洛母啊？

玉青：护额上一个特别大的祖母绿，插着一根簪子。她叫漯河！

S：漯河？就是洛母，对。

玉青：啊？是那个漯。河南的那个……

S：那就是洛母啊。

玉青：益生气，就是裨益的益，益生气，气化元，元生莲，连新心，心花放，放春天，天地新，新人笑，笑春风。她这是连字、连头字。洛母把她的拐杖放在您门边上，给了字“依”，就是依靠的依。

S：哦，依。

玉青：她的意思好像是把拐杖丢在这儿了？

S：呵呵，丢在这儿了。你问她丢在这儿干什么呢？

玉青：撑大梁。她说我（她自己）也是根梁。她说——虽然我底下没有牵挂，没有那些……需要我捞的缘，但是都是子孙的事儿，她说她也给点力吧，给撑在这儿……助行。

S：嗯，助力。那意思就是……她给托着点？

玉青：她在飞狐那边，拍着飞狐的肩膀说（以后）有的受累啦，呵呵。

飞狐：受什么累？

S：呵呵，你接着问。接着问问她还有什么戏，她也是肯定有事。

飞狐：我就看着她拿着拐杖过来，坐我边上，但是她也没说有什么戏。

玉青：对，她说她没什么子孙……直接需要她牵的人。

飞狐：说是后面的戏。她说戏中套戏，环中套环。一缕一缕，一金一金。金银的金。说……套的喜上合。这时候她就显个金光像，全身放金光的。

玉青：寿星老来了，哟，特喜庆，穿着大红袍子，还捧了一盒花生来。

S：嗯，好。

玉青：她给您递两个。

S：哦，嗯。

飞狐：我看见洛母也吃了。

玉青：哎？今儿都在吃花生，释佛也吃了，嘿嘿，我也拿点。

飞狐：嗯，吃花生就是生花。

玉青：哦……

S：嗯，玄女的话就叫生孩子。

玉青：哦！

S：她这个生孩子不是人生孩子，翻译过来就是生果，孩子也叫果。开花要结果嘛。

玉青：玄女指着我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S：嗯，你天姐给你打的图像就是要你吃的苦中苦，洞嘛，熔岩洞什么的。

玉青：嗯嗯。

飞狐：其实她们跟你说的一个什么惑？不惑过往是吧？

玉青：嗯嗯。

飞狐：我想起来过年的时候，看你最后一次观记，就是过年前看你发的最后一次观记的时候，她们给了个意就是说……你在你观记里写了很多你以前，就是你怎么走上修行路啊等等这些，她们就说要把这些放下。

玉青：嗯，对。

飞狐：包括说小时候怎么怎么样，以前怎么怎么样啊，她们说你应该把这些放下。就是现在在走这个路的时候就赶紧往前走，你总是想着这个过往的，你用这个过往的经常和虚空交流，这个虚空就停留在过往跟你交流，就没办法把你领着往前面走，就有这么个意思。

玉青：嗯。

S：嗯，就是放下历史，放下历史。那个“杨柳”头些日子来，她也说她以前练过一些什么什么功，怎么怎么厉害。后来我说你问问你的天姐，她的天姐说——什么狗屁功，全放下！就是说把过去的历史全放下才能往前走，才能有新的东西。

玉青：我天姐在这儿跳舞。

S：哦，哈哈，美呢，在这儿美呢。

玉青：她说我今儿过生日，呵呵。

S：嗯，美着呢，在这儿好好美美。

飞狐：然后我看见这个洛母在我头上放了一个金冠，她坐在金冠里。

S：哦，嗯。你问她是什么意思？让你顶着她？

飞狐：她就说顶上合。

S：顶上合？嗯。

飞狐：花开见日，我中生佛。

S：嗯。

飞狐：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很多的花就聚到她身上去了。她就在那个金冠里是个小金佛，那些花非常小，就聚到这个小金佛里面去了。然后她又说你则为我，我则为你。

S：嗯。

飞狐：跟我讲的，可能是说到了那个时候……

S：就是你修成佛的时候，呵呵，那早呢。

玉青：她给了我个小银冠。

飞狐：嗯。

（玉青注：休息了一会，师父回来问我们刚才聊什么呢？下面接着）

玉青：嗯，就是刚才心月狐给了我个坠子，就是半月型的坠子，她说她的孩子都叫什么月，有满月、有中月、有上玄月、有下玄月……

S：嗯。

玉青：说我是下玄月，是这么个意思。

S对飞狐：她刚才说什么上玄月、下玄月？

飞狐：你再说一遍，呵呵。

玉青：啊，就是心月狐给了个坠子。

S：嗯嗯。

玉青：一个链坠，她说、她说她的孩子……意思就是说是月的轮回。

S：嗯。

玉青：有满月、半月、上玄月、下玄月……说我（玉青）是下玄月。

S：下玄月？下玄月是这样的。（比划了一下形状）

玉青：嗯，对。

S：嗯……下玄月。

玉青：她说你（玉青）可以修到满月，说我现在还是下玄月。嗯……还有月牙，豆芽月。

S：嗯。下玄月是不是也叫朔月？

飞狐：朔月？我不记得了。

玉青：哪个 SHUO 啊？

飞狐（去找辞海）：朔月是每年的……

玉青：嗯？我经常观到什么朔望台……估计也没什么关系。（整理时：家仙说朔望台就是月台。应该学习飞狐去找辞海，而不是自己去想。）

S：下玄月叫朔月，上玄月是不是叫望月？

飞狐：以前背过，后来忘了。

玉青：她（心月狐）说我应该把这些日子都给记住。说我……

S：哦。

玉青：我从来不记日子嘛。呵呵，当时说什么释佛的日子、心月狐的日子我都不知道。

S：嗯，你应该拿个小本。

玉青：对，她说我应该记住这些。

S：嗯，把你家仙名写上，把这些日子写上。

玉青：嗯。她说……

飞狐（翻到辞海）：朔月就是新月，有朔日是每月的农历初一，是朔日。朔望月是那个月亮连续两次呈现同样的月相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29 天或 30 天，是阴历。

S：就是朔月，朔望月是一个月？

飞狐：嗯，一个月，就是朔望月。

S：朔月和望月是对着的？

飞狐：朔月呢就是朔日的月亮，那就是初一的月亮。

玉青：咦，真的就经常观到叫朔望台，就这三个字。

飞狐：朔望就是朔日和望日。朔日是初一，望日……我看看……

玉青：我就是初一……呵呵。天妈说别得了意就忘了形。（这里不忘形可能是说我以后观到什么朔望台，不要再傻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写在这儿，花仙说这回算你蒙对了，但前进是不忘形也要忘形。）

飞狐：望日就是十五。

玉青：她说心月狐就是十五，满月。

S：嗯嗯，圆月。

玉青：说我是初一，呵呵。

飞狐：让你修到十五，修到那个样子。

玉青：她说行了！那你就这样呢，你就不用记什么能量啦，不用记着那些了，你就修吧，从初一修到十五就行了，她是这个意思。

S：嗯嗯，这个最好办。

玉青：她说……因为前两天何君说能量不能量的。（年前闲聊时，他跟青霞说我有四级了，嗯，当时还沾沾自喜的。）

S：你别听能量那些，都是蒙人的！

玉青：然后……她可能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针对我这些……不要听何君说能量。你（玉青）就记着从初一修到十五就行了。

S：能量是人的概念，她们没有能量这个概念。

玉青：哦，那以前说能量也是为了……

S：人，人能去理解。

玉青：我经常观到……我刚才看到地藏王过来了，还是披着袈裟戴着高帽子，上面有五个吧……五个金佛那种的。我就问他了，我怎么老观到凶杀案？呵呵，他说教我断阴司。我……我说断阴司干什么呀！？呵呵，他说你不是学法律的嘛！

S、飞狐：呵呵。

玉青：他说——让你过瘾。我说我修的又不是刑法，那还挺逗。他说世间的法都是个幌子，真正的法自在心，说看见这些凶杀的场面那都是一个结局啦，中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不清。（家仙说给爱理的人一团麻，磨的是个什么？我说放弃？妈祖在台上说心静自然凉，心松自然从容。我说谢谢。）

S：嗯。

玉青：他又说了让我心里不要有鬼。然后他又说，上次他不是跟我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心如静花雨露朝朝阳。”说让我没事对对下联。那我……那我……以后再说吧。【杏子：哈哈，我对一个——情似海深浪涛夜夜鸣。2009-2-27】

飞狐：呵呵。

玉青：还挺难对的。这个朝……一字两个音。嗯，他说不在乎那个形式，还是要理解其中的含义。

S：嗯。

玉青：他也去吃花生啦，他说都要生，呵呵。然后寿星老挺高兴的，他说你看我带来的东西大家都挺喜欢的。

S：嗯，呵呵。反正寿星老是从来不空手。

玉青：啊，对。

S：龙王有的时候也是不空手，反正他不空手的时候就是有事。就是……

玉青：龙王都在呢，都跟释佛坐一块。佛仙聚，大聚会。

S：嗯。

飞狐：那个洛母就一直在边上，把我的胳膊一直拉着，飞啊飞啊，跟我讲。然后看见那个……就是很快的速度，

以前看的那个白鹭图，长脖子的白鸟，就往天上直冲直冲……就跟那个火箭似的。

S：嗯，一行白鹭上青天。

飞狐：哦。

S：飞那么早干什么？她着急？

飞狐：她说飞上去跟我们团聚。

S：哦，你说早晚的事。

飞狐：嗯。她说在天上也好，在地上也好，说怀柔女子就是好。

S：哦，嗯。

玉青：以前她不是给我那个小童子一个如意嘛？我刚才看见童子拿着玉还给洛母了，呵呵。

S：你问他干嘛把玉还给洛母啊？是洛母要回去的，还是？

玉青：没有，是他自己蹦过去的。然后那洛母就看着我笑，她跟那小孩说——拿回去问那个姐姐，就是问我要不要？我说……我要。

S、飞狐：呵呵。

玉青：她说要？行，那拿回去吧。然后小孩又回来了，然后又到我身体里了。然后心月狐说这是你自己心的一个反应。

飞狐：刚才她们就说她们对你永远是给，但问题是你自己要不要。

玉青：心月狐说你还不想要？她说小童子就是我自己心的一个反应。

飞狐：她说要呢，并不是你的一个求，不是平常我们说的有的学人求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修，你按不按着她们说的去修。

玉青：嗯嗯，对。天姐说这些都是虚的，就看你走不走这个路。不管前面是岩浆还是深潭，大无畏的往前走，总有过去的筏。

飞狐：也就是，你天姐跟你讲的，你按照她说的引导你往前走，总有这个筏的，你总能走到渡筏的这一步。但问题是你按不按照她们说的走，就是这个。

玉青：嗯嗯。我说我按啊！哈哈。

飞狐：呵呵。

玉青：然后天姐说不要光说的好，还得炼。

S：嗯。

玉青：她说让我……我有几天没坚持做九拜嘛，她说让我再坚持做个七七四十九天，说再上一个台阶。说从今儿开始就别断了。那我说我三号不是还要做九阴嘛！她说那个可以停一会。停一次？那好那好。“前途是光明的”是妈祖还是乌祖说的？海水是透亮的、这个（迪安）是痴傻的。呵呵。（我在敲腿。）

S：你的关节怎么疼啊？

玉青：不，我刚才翘二郎腿翘的。我没事就坐在那儿敲敲，这是脾经嘛（腿内），这是胆经嘛（腿外侧）。

飞狐：呦，呵呵。

玉青：这个我都查啦，呵呵。

S：行，你们俩没事就把经啊穴啊，鼓捣去吧。

玉青：哎，真的，九拜之后啊，就是……就像蝶仙坐的时候，就是盘着腿，按按涌泉穴感到身上特别舒服。很多人说做完之后腿疼啊，一按那儿就不疼啦。然后我就盘腿坐。现在我不怎么听静功，就盘腿打个坐就行了。天姐说你能打个坐比什么都强（指能静下来的时候），说你能坐的住比什么都强。

S：嗯。

玉青：就是别再玩游戏了（CS），别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S：你呢就是别再增加新的东西了。什么玩游戏啊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干扰太厉害，而且主要是占时间太厉害。

玉青：嗯，天姐说跟你说了观音归，能观多少就观多少，就说观的越多，就是说能走的更快一些。

S：你看我这儿的电视机从来不开，因为这电视太耽误时间。

玉青：嗯……我们走？嘿嘿！

迪安：嗯，还要去买书。

S：好的，慢着点。（杏子注：S 于 2009-2-27 凌晨阅）

镜如意 40

杏子：现在是 2009-2-27 的晚上了，微微的天姐一早就告诫她抓紧记录，不要自毁前程！湖南的微微与浙江的南狄是 2 月 13 日见到 S 的，微微不知道 S 是在干什么，也从未接触过修行人、气功人之类……南狄虽说是没有接触过修行人与气功人，但是他知道 S 是在研究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他认为是一种幻觉，就像迷信的人去庙里烧香一样。微微与南狄都在外企打工，都是会计师……那天（2 月 13 日）他们出于好奇试问 S 研究的到底是什么……

S：虚空……你们也可以试试与她们交流，先看看书……依次是——1、观音十九渡系列，讲的是法学院的学生一家通灵的事；2、修行者系列。也可以试着做做昆仑瑜伽……如果有感觉就暗问是谁并与之交流。

南狄：就这么简单？但是我想验证一下你说的虚空是不是真的存在……

飞狐：她们说虚空不需要你去验证……

S：而且你也无法验证。你的一切所谓的验证只能是间接的，你只有涉入虚空并与之交流——你自己才能亲证。

南狄：我想……试着搞点投资——股票、基金、房地产，小本钱——10 万元。

飞狐：来了一位你的缘……她说——股票不超过 3，基金不超过 5，又说了在何处可以投资房地产，以及何种股与基金在何时可以购入并升值……

南狄有点来劲了：购入的时间我记住了，我能不能自己与她们交流呢？

S：照方抓药……先看看书，飞狐你告诉他一下天地大拜。

杏子：2 月 17 日南狄忙完了总公司的事返回浙江分公司上班……晚上来电说——临睡时忽然看见妈祖像了——就是 S 香台上的那尊……

S：打招呼说话……

南狄：她不理我……

杏子：2 月 18 日微微想学昆仑瑜伽……得知南狄看见妈祖了——惊讶！

S：微微跟着飞狐做昆仑瑜伽 1、2、3 套就行了，自己回家以后一天做一套，健身……也可以看看观音十九渡，看看玉青是怎么涉入虚空？

杏子：2 月 19 日微微开始看观音十九渡……2 月 20 日……

微微：我临睡时看见弥勒佛——金光闪闪！我电话告诉南狄——他说我是幻觉!!!

杏子：今天是 2 月 27 日，微微的天姐让她抓紧观记……

微微：叫个什么名呢？

S：湖南微观……可以和飞狐二月二的记录合在一起。明天玉青她们说是要来看看……

杏子：玉青的优势为什么是信口开河？

S：比如……南狄不信，就很难开河。微微没有南狄那么多的逻辑，信了——河开了，进入观记了。

杏子：可是玉青不是不信吗，怎么就开河了——观记源源不断呢？

S：她是嘴上不信心里信，有的人是嘴上信心里不信……

2009-2-27

镜如意 41

2009-2-26（阴历二月初二）记录——凌晨零点四十九分……

飞狐：才刚我躺着睡不着——有人在吟诗——图像是心月狐坐在古代的书案前写东西。她显的是个侧面像，耳前的鬓发向里弯曲着。她在这个背景图下说……完了，我忘了……

S：你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先把自己那个我说出来。

（飞狐注：我当时告诉 S 有人来吟诗之前心里就想，心月狐今天看起来真美，我要先把她的美说一说然后再说她说的话。其实 S 以前就告诉过我，让我先把虚空她们的话说出来，然后再说背景，以免遗忘。我当时发现自己忘了心



月狐说的话时，就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可是话从S嘴里说出来心里就是觉得不舒服，觉得他老是说我，一直以来——丝毫不给我留点面子。心想你惹我不高兴我干脆不说了，于是沉默了一会儿生闷气。可心里虽气，却也觉得这样不对，这样又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我而耽误她们的戏了……）

S见我半天不说话，又说：你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应该接着往下说，而不是梗在那个我这儿不动了。

我于是把心放平接着开始说话：心月狐说的第一句记不起来了，第二句是——顶明珠而望（照）春秋。

心月狐：千年语梦何时休？一片清秋月色得郎归。无语泪先流，望断梧桐锁清秋。图像：她走到一棵看起来很老的树那儿，倚着树看着天空中一轮很大很明亮的月亮——心月狐：花前月下行，芙蓉遍天野。玉兔朝月行，金狮吼乾坤。万马千军归帐下，葫芦一个瓢。一瓢水吟千江，千江有月月先流。得郎归，盼郎回。且挂两心牵，大日宫中现。图像：大日金身像。

心月狐：盼，盼，我字何时休？悲语凉天下。一死天明泪先流，梧桐树下望清秋。河边等玉人，归来牵手回。轿坐芙蓉王，何时渡人行？图像：她看起来有些心焦、发愁，踩着步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杏子评论：心焦什么？盼，盼，我字何时休，悲语凉天下。2009-2-28】

心月狐：渡人归去不忘我，还是应当回。（又用一根手指点着飞狐的额头）说：你呀就是不死心，心一死就是我了。转来转去一个空……

飞狐：后面给的是图像和意——她把双手朝我一摊，问我还有什么好玩儿的呢？好像就是要我赶紧把那个心死了算了！就说我总留着这么一点心，反反复复的，有什么好玩儿的？

S：你问她是不是指你看网上小说？你就是消耗在这些上面了。

飞狐：不是吧，是说的我那个我。

S：对，就是你那个我啊。

飞狐：她没说具体的事，凡是我那个我的都包括在里面。

S：嗯。

飞狐：又见其她众位圣母坐在心月狐旁边喝茶。不知是谁……可能是西王圣母，她喝了口茶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对我说——等你把那个我放下的时候，我们借你的力就大了……又见玄龙走过去往西王母放在桌上的杯子里斟茶。

S：嗯。

飞狐：我刚才心想，别的学人过年过节时虚空都说些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的话，可是给我这边说话……过年也是，现在过二月二也是，都不说些兴高采烈的……

西王母：那些都是官面话。真正的喜就只喜在这一点上。

飞狐：她说的就是我……这个玄女以前讲的“还差一点”，把这一点解决了就是真正的喜了。

西王母：是在给你添喜去心，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飞狐：我看见青娘和其她众位圣母都在旁边点头。

S：因为你只要有你这个我就容不得人。只要有你这个我一掺和，那么就会乱套了。她们就说，只要你放下你这个我，她们能借助的劲儿就会越大。

飞狐：嗯，我突然觉得人的那个我好可怕。就是在天的这个立点上来说，我觉得人的那个我好可怕、好坏事。

然后就看见一个只显出眼睛以上部分的女子瞪着我说：那你还端着个我？！可能是心月狐说的。我心里就说：我改嘛……唉……

S：想改，可就又是舍不得。

飞狐：呵呵呵呵，是有点儿舍不得。还有就是……改了一段时间吧，有时候它又出来了。

心月狐：先克制，慢慢的就自然了。

飞狐：她是帮着解决我的问题，就是让我刚开始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哪怕一开始很难受也先把自己那个我克制住，到后来慢慢的就不用克制了，就自然了。

S：因为我的本质是自私，一自私呢就不能容人，我一掺和就等于把自私掺和在里面了，就会误她们天道的事。

飞狐：哦……我在心里问，那我有没有误她们的事啊？心月狐说现在还没有。

S：嗯，就是现在天在将就你。

飞狐：要是我将就天就好了。

S：难啊，得慢慢相应天才行。

飞狐：唉……我刚才心里想，我觉得我相应得已经够好的了！心月狐说，没有哪个人觉得自己相应得不好。

S：嗯，对。实际上都是相应自己的那个我。

飞狐：我刚才理解了一下，其实天对人的将就就是戏，就是勾。

S：对。

飞狐：所以按照她们说的，把我去掉……就全是天了，就全是她们的自在了。

心月狐：到时候我们就自由了。

S：她们的自由就是说，她们能够显出真相了。所以你那个我要是放不下，永远见不得真相。

飞狐：但是你在这儿……她们不是也显的真相吗？

S：嗯，但是她们还得给你演戏啊。

飞狐：哦，对。我觉得她们也很辛苦的。

S：就是她们还得照顾你的心理啊。

飞狐：嗯，是。

心月狐：就等着你跨过这一步。图像：古装心月狐抬脚跨过一扇现代门的门槛。这个门槛不是古代的那种有高度的门槛，就是现代门在地上贴的装饰用的那么一条边。心月狐：跨过去就是海阔天空，跨回来就是世俗人情。

S：嗯。

飞狐：又给的图，我的脚跨出去悬在半空，已经越过了贴在地上的那道门槛线，但就是……不知道是往前呢，还是往后收回来呢？

S：就是迈不出去。

心月狐：你要是把脚收回来，就还是世俗人情。

飞狐：唉……是的，还是舍不得，有点儿留恋。我觉得没有我的那个我了，就好像世界没有色彩了，呵呵。

S：嗯，就没有你的享受了。

飞狐：她们说是个苦。是接着你的话说的。这不知道是谁说的，她接着说，谁愿意吃苦呢？也不知道是碧霞说的还是玄女说的，是位黑衣女子。她们今天穿的都是特别正式，那位黑衣女子也是全身缀满了黑色的珠玉……唉，实在分不清是碧霞还是玄女，我问了也没给我明确的……哦，说是玄女。现在说明白了，玄女。

S：嗯。

飞狐：显出释佛拿了块板子把我屁股打了一下。还对我说，叫你不听话！

S：嗯，你问问释佛你怎么不听话了。

释佛：跟你讲了那么久了，你还当儿戏听……

飞狐：后面是给的意，就是说我不赶紧着把那个我丢掉，还觉得她们今天讲一下，明天讲一下，像是听故事似的，还没当个真呢，行动得还不快。

S：嗯，还端着个我不放。

飞狐：对。

S：端着个我就是我执。因为我的本质是自私，所以这里就存在我所。所谓我所就是我对事物的占有。把我像个大盆似的端着，那就叫我执。

飞狐：哦哦……我刚才在心里想，以后看到真相了，会是个什么场景呢？心月狐就说，是个美。她说美是大羊？

S：嗯。

飞狐：我问美是个什么意思，她好像说以前书里写过。我说我不清楚，她说是个大羊。就是那个“美”字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个“大”。

心月狐：大月，大龙，大自在天。

S：嗯，羊就是龙，龙就是天，美就是以天为大。前些天那个天姐叫做小红花的养狗的女人……跑来问我——修书上为什么说修行就是对美的追求？

心月狐：整天想着别人的事，也不急急自己？！嘴里说着不管不管，像个事儿妈！

飞狐：我像个事儿妈还不是跟你学的？

心月狐：我才不像你，我们的神机妙巧是你能学会的？

飞狐：就是说她们知道什么时候管，什么时候不管，采取什么方法管……她们都心里有数，像我呢就搞又搞不清，就在那儿瞎……

S：瞎掺和。

飞狐：呵呵，对。我请她们接着说话……看见哪吒踩着风火轮过来了，也拿个小棒子敲我。我问他为什么敲，他说我不记得他了。

哪吒：我是海里的，你把海里的都忘了。

飞狐：哪吒怎么是海里的呢？

哪吒：海哪吒。

飞狐：又见龙王他们一边笑一边抱拳走过来坐着了。今天众宫她们像是在一个大会客厅里，坐成了一圈。

S：请龙王们说说话。

龙王：恭喜啊，恭喜啊，连连的喜事啊！

飞狐：这是黑衣龙王说的。

白衣龙王：你（飞狐）到底要结婚多少次啊？

飞狐：意思是指做新人。好像结一次婚就得恭喜一次。我说，就这一次！我那个意思就是我就改头换面了！

S：嗯，天语的结婚就是重新做人的意思，所以恭喜新人。

飞狐：龙王们本来都是显的龙头人身，现在那个白衣龙王显的是人头人身，看起来儒雅高贵，玉树临风，手里拿着一把白扇子。他显得很随意，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拿扇子在手上轻轻敲着，点头道：那好，那好。还有一位黄衣龙王，他说，也请我喝一杯吧？我就想着给他上茶，同时看见心月狐走上去给他斟茶。还有一位龙王，穿的袍子像是灰绿色的。他在一边没说话，好像有点心事？一个人坐在那儿……

S：嗯，请他说话。

飞狐：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有一块心病。我就请他说来听听。

他说：乌龙山蛟死队。图像：一座黑山下压着一条乌龙。那条龙的半腰处给压着。那龙很想往上飞，把山都弄得有点松动了，但还是没飞出来。

S：你问他怎么帮他忙呢？

图像：一只手把一张黄色的条子贴在那座山上了。然后又有一只手把那张条子给揭了，龙就出来了。

S：嗯，就是它被封在那儿了，把那个封给他揭掉就开封了。

飞狐：他对我说，你那个我也是个封，就把你封在那儿了。

2009-2-28 整理-未完

## 镜如意 42

飞狐：他对我说，你那个我也是个封，就把你封在那儿了。又看见一只白孔雀开屏……也不知道是在天上的她们那个大堂中间还是在我们这个大堂中间很优雅的一步一步的走着四处看。我问她是文姬还是白娘，她说她是文姬。她还给了个特写，专门显出她的孔雀尾羽，一抖一抖的，显得尾羽很长，很漂亮。

我请她坐，请她喝茶。她左手背着一把剑。她坐在那儿喝茶了，把剑放在搁茶杯的小茶几上。

S：嗯。

飞狐：心月狐走上前笑着对她说，妹妹还拿着剑干什么？

文姬：催行。

飞狐：文姬刚来时的表情显得很严肃，说完“催行”后则露出满面笑容，整个人看起来也是个像水一样柔美的女子。但是她的笑……看起来有些假，就像那个王熙凤的笑，应付场面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S：你问问文姬啊，就说……希望你怎么帮她？

文姬：带着走。图像：心月狐在往上飞，一只手拉着一个木偶人……就是用木头拼在一起的一个木头人，很简单，一个头、一个身子、四肢，拉着心月狐的一只手。

飞狐：接着怎么说呢？

S：接着你看看还有谁在这儿？

飞狐：还有一个……老龙王，可能是盘古，不是先前的那四大龙王，显得很老。他笑着站在坐着的文姬旁边，心月狐则是站在文姬面前。盘古还给文姬倒了杯茶说，天下总是圆满的，没有不脱蒂的瓜。

S：嗯，瓜熟了就落蒂了，瓜熟蒂落。

图像：文姬还是显得有些心事重重，面上没有笑容了。

文姬：各有各的圆满。

飞狐：好像是说各个圆满的程度不一样。

S：嗯，程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

飞狐：盘古在文姬身边坐下了，轻轻叹了口气，接着文姬的话说，各有各的生活。图像：秋云穿着像是近代农村妇女穿的那种斜襟上衣和长裤，衣服上带着花。她右手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左臂挎着个篮子，挺高兴的在一条繁华、热闹的街上走着。那条街上的摊贩也都是近代的那种街坊。秋云边走边跟街边的小商小贩们打着招呼。

S：嗯，像赶集似的。

图像：她在一个摊子前停下来选货……那个摊子是卖鸡蛋的。她在那儿挑蛋。她挑好鸡蛋一个一个往篮子里放，结果篮子下面有块地方是破的，蛋一个个都掉下去摔碎了。最后看见篮子里还剩一个蛋。那只蛋还自己生出来一只小鸡……那只小鸡变成了只小鸟，从篮子里飞出来落在秋云的肩上。小鸟对秋云很好，用它的小嘴给秋云梳理头发，把她的头发一绺一绺的往耳朵后面撇。

S：嗯，理妆。

图像：秋云开始像是没看见那只鸟，还在那儿看那些蛋。之后她像是觉得肩膀上有什么东西，伸出手来朝肩上挥了挥。那只鸟被挥走后落到她另一个肩上，又被挥走了……又落到她头上了，偶尔给她理理头发。

图像：突然秋云发火了，气得满面通红，好像想把自己头上那只鸟弄走。但是她的手伸不上去，只好不停的甩自己的头，想把那只鸟甩掉，那只鸟却像是黏在她的头上了。

图像：秋云在很安静的打坐，那只鸟像个雕像，还是在她头上，偶尔给她梳理梳理头发。渐渐她的身后出现了一轮红日，太阳中伸出一双白藕似的女人手臂把秋云往里面拉……把她拉进去了……不见人影了。

S：嗯，那个梳头发就是理红妆，鸡——机，鸟——飞天姐。

飞狐：然后文姬把茶杯放下说，也只有这样了，去成就大日心吧……

S：嗯。

飞狐：大堂上走上去一个人，哈哈大笑显得特别高兴，穿着一身白底金丝长袍，小麦色皮肤，面带英气，头发全部梳起在顶上扎了个髻。不知道他是谁？我在心里问他，他说他是我哥哥。我请他报个名字……他不报……他说他叫灵啸红。我刚才因为没看见过他所以很仔细的打量了他一番……

灵啸红：你看的那些（网络）小说里的男主角还没有我帅吧？！

飞狐：我那就是消遣一下，就只是昨天看了两篇小说……

灵啸红：那你以后拿我消遣吧！

飞狐：你现在在哪儿呢？

灵啸红：地狱里。

飞狐：他看起来是个特别爱笑的人，显得十分乐观。他说他在地狱里时，一点不觉得伤心，说完还哈哈大笑。他坐下就开始吃东西，吃的像是……开心果。别人都比较文静，就他一人大大咧咧的在那儿喝茶吃东西。

S：嗯。

飞狐：接着我再怎么说？

S：然后就伸手一抓。

飞狐：他说让我摸摸他的……不要脸。

灵啸红：来摸摸我的吧。

图像：他胯间冲天竖起一根又粗又黑的阳具，很长。

图像：心月狐走上前去跪在他身前，又是用手摸，又是用嘴裹……

飞狐：你给我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

S：你问心月狐。

飞狐：怎么问呢？

S：你想怎么问就怎么问。

飞狐：我问心月狐你在做什么啊？

心月狐：吸取能量。

飞狐：他不是在地狱里吗？他还有什么能量啊？

心月狐：宇宙循环。

飞狐：那个灵啸红拿着他的扇子点着我的头说，这你就不懂了吧？！

图像：心月狐裹完了，他在她嘴里射了。心月狐的嘴角好像还有些白色的精液，她舔了舔嘴。

S：嗯。

图像：灵啸红逐渐缩小，直至化为一道光……又像雾，反正是一股乳白色的能量，缩到心月狐身体里去了。

S：嗯。

心月狐微微一笑：又收服一个……下一个谁来？

图像：后面还有不少。上来的是一条好大的蛇！龙蛇。就是又像龙，又像蛇，长着一对蝙蝠似的翅膀。心月狐躺着，它在上面。心月狐的样子很享受。完事后它也像先那个灵啸红一样，变成了一股……黑色的能量，被吸到心月狐身体里去了。

S：嗯。

飞狐：后面还有很多像是古生物的动物。比如说长着翅膀的老虎，还有就是……唉，我不好形容，反正就是些古生物吧，没见过的那些，比如什么龟啊，还有又像猫又像豹子又像老虎……唉，搞不清楚是什么，长得特别高大。

S：嗯，就是古灵。

飞狐：哦，古灵。

接着有人说：二月二龙抬头，古灵回归。

S：嗯。

飞狐：那玄龙在干什么呢？

图像：他在一边喝茶。

又一图像：他飘浮在一个黑黑的空间里，手臂在身侧分开，像是从底下往上旋那些古灵。

S：嗯。

飞狐：再怎么说明呢？

S：你让心月狐跟你讲啊。

飞狐：讲什么呢？

S：不明白什么就讲什么。

飞狐：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给出心月狐跟那些古灵容合的图像？

2009-2-28 整理-未完

镜如意 43

湖南微观记 1-20090225 记录

微微：（在 S 家吃完晚饭，坐在那喝了点茶，想到有一些事情要问问）我昨天晚上睡觉前看到一只鹰，但是只看到鹰的头，还有一只眼睛，他的羽毛抖了抖，然后就看到眼睛的图像越来越大，接着看到鹰眼里还有一只人的眼睛，是男人的眼睛，很庄严的看着我，我想和他说说话，然后就不见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20 号那天是看到了金光闪闪的弥勒佛，仿佛是睁着眼又仿佛是闭着眼）

S：飞狐帮着看看，看看是谁？

飞狐：说是她爸爸，叫先行王？

S: 问问弥勒佛是跟她什么关系？

飞狐：说是她的爷爷。

S: 哦，她爸爸和爷爷，那你跟他们说说话，请请他们

微微：闭眼观还是看不到，脑子很乱

S: 也不用非要看到，感觉到什么也都说出来。

飞狐：你看玉青她的那个案例，也不是只在说她，你也要结合你自己来看，看看自己的问题，自己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感觉到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不能窝着，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别怕真假，只要有感觉就说。

S: 你现在感觉一下，给他们倒杯茶请请他们。

微微：（赶紧去倒茶请他们喝）看到我爸爸来了，穿了个黑色的披风，手里拿个鞭子，带了一个头盔，看了我一眼，和我说让我好好学习，让我多到这来跟着他们（S）。又看到我爷爷来了，露着肚皮，手里拿着个拂尘，看到他看了看地，又看了看北面厨房门，然后又看了看天，说要我多学习，多和飞狐一起玩玩……弥勒为什么总往那边（厨房）看呢？

S: 你问问……是不是让你以后收拾厨房做饭？

微微：弥勒点头……

S: 收拾客厅、擦地……

微微：摇头。

飞狐：太好了，以后有人给做饭了!!!

微微：我在家都不做饭……最烦做饭了。

S: 担水烧柴……做饭也是修行。天道就是一个行字，修什么？修的就是行。鞭子……就是鞭策、催行。

微微：来了一只小白羊，说它叫小鹿，我看到它正在往一个山顶上走，它走到了半山腰，回头看了看我。又来了一只小鹿，说它叫白云，又来了一只小刺猬，它说它叫小仙，小刺猬用鼻子指着飞狐，然后从茶几底下爬走了。

S: 你问问小仙，它指着飞狐是什么意思？

微微：它说让我多跟着点飞狐以后好带着我们都回去，我问它愿不愿意和我回我家去，它摇摇头。

S: 那你问问它为什么不愿意和你一块走呢？

微微：它觉得我们家的地不舒服

S: 你问它是不是先在这呆着？

微微：它点点头

S: 你问问它你们家的地怎么不舒服？

微微：它不愿意要地砖的那样，它觉得地砖的地太硬。

S: 哦，太硬，她愿意要地板？

微微：它又摇了摇头，它可能不是说地板不好，它可能喜欢土啊那种自然的环境，它不愿意住在咱们这块（人造地）……它是觉得您这挺好的，它走了，上阳台那去了。

S: 哦，上阳台那去了，上阳台那……就是说上它的那个位上去，等于就是说上香台了。【杏子注：S的香台原来是在卧室，现在是在阳台。2009-3-1】

飞狐：它说的这个意思可能不是指的地板、地砖，指的是这个自然的环境。可能是指的整个的这个修行的环境。你那个地方地硬，可能是说你还没冲破你自己的那个屏障，就是说跟它们沟通。假设说有个屏障，你还没冲破这个屏障，还太硬。在这儿……它觉得很自然很轻松。

微微：刚才问是不是地板、喜欢地板，它摇了摇头，它就说它喜欢这个地，然后它自己就走了，就上位了。

S: 它那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地方还没有经过耕耘，你这个观的过程按虚空的话来说就叫耕耘。

微微：它说对。它点了点头。

S: 经过耕耘，地就软了，就不硬了。

微微：所以它不喜欢我家的地砖。

飞狐：它就是通过图像和语言告诉你这个意。

微微：飞来一只小白鸽子，它在这扇了两下翅膀，然后落在我前面的茶几上，冲我点了点头，它飞你（飞狐）腿

上去了。

S：你问它叫什么了吗？

微微：它还是说……万缘。

S：啊，是万缘，是你的万缘，你说请它报个名。

微微：它说——我叫胡岚。

S：胡岚啊，那就叫胡岚。

微微：我问它是不是叫胡岚，它点点头。它飞走了，又飞到你的香台上去了。

飞狐：它为什么飞到我腿上？

微微：不知道，它就飞到你腿上呆了一会儿。

【杏子：这个图像语言可以理解为——我来了，请多多关照。可是小鸽子为什么不飞到S的腿上请S多多关照呢？可以参考剥卦——小人与君子。人的那个我就是小人……2009-3-1】

S：它的意思就是说先在这呆着。

微微：好像有一只大象，好像特别沉似的，它的腿走路好像有点晃那种感觉，象牙挺长的，走到这儿抬了抬鼻子。还冲我叫了一声，也没在我这呆着——扭头又走了。

飞狐：让它别走啊，你赶快请它别走。

微微：它摇了摇头。

飞狐：还跟它说没关系，你看不见它也跟它说，你是谁？

微微：它站在阳台（S的香台）那儿看着我，它说你这儿还有点早，等以后吧。等我以后能观了，它再和我多说。

S：行，那你就请它到香台上先休息吧。

微微：有一个图像——是说它特别大的屁股坐在香台上了。

飞狐：你能不能问问它是谁呢，请它说说它是谁。

微微：它说它是象仙……它摇头不说了。

S：你心里说请你的万缘接着来。

微微：又过来一只小老鼠，好像是灰色的那种小老鼠，我说我特别怕你，特别怕小老鼠，它说你别怕——我是你姐姐。

S：让它说名。

微微：它说它叫玉秀。

S：玉秀啊，让它跟你说说话。

微微：它说你别太懒，它说你多学习学习。它给我显示我的那个电脑，我问它是不是说我……别让我老是看电影，它点点头。问它愿不愿意上我们家，它说愿意，点点头。来了一个小孩，穿了一个黑色的好像有点带小白点的那种小裙子，脑袋上还像有两个小抓髻那种的，还系了两个小丝带，一蹦一跳的，跑过来搂住我脖子，使劲亲我的脸，说是我们家的小花仙。

S：行，让她报个名。

微微：她说她叫环环，她也愿意跟我回去。我说再请请我们家的万缘……你那个门口好像站了两个门神，那意思好像说不让再进了？

S：跟那门神说说话，你说你是谁呀？

微微：他说他是秦琼。

S：你问他干什么。

微微：他说是守着你们家门的。

S：那你问他是不是今天就不让进了，就到这儿了。

微微：对，他点头了，使劲点头。

S：你问他——外面还有没有你的万缘？

微微：有。

S：那是不是明天再来呀？

微微：他点头了。

S：那就是一天就让报几个。

飞狐：那你再问问。

微微：他说怕你们太累了，让你们也多休息，把门关上走了。

S：像以后你这个练习熟练了，你就可以在你们家报名，但是在你家报的时候你想着你要用笔记下来。

微微：它们一边说我就一边赶紧把它写下来对吧？

S：要不然最后你都忘了，谁叫什么谁叫什么你都忘了。

飞狐：你就准备个小本子，把时间记下来，哪一天。

微微：我是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挺大的一个本子，我把那天我看到的那个弥勒佛——我那个爷爷，还有昨天看到的那个鹰爹……记下来了。

飞狐：你那天不是说还看到什么观音的。

微微：观音是那个……特别不清楚的。

飞狐：那你也得记。然后就是今天晚上的，你今天晚上回去也要给它整理出来，除了这个录音——前边的还有一些（没开录音笔），你说的这个老鹰，然后 S 让我问是谁，然后他过来了，包括要你看啊，你自己的想法啊，你的弥勒爷爷啊……你都要回忆补记。

微微：正低头看着我在那儿写字呢——旁边还有人监督？

S：哦哦。

飞狐：谁监督你呀？

微微：好像是我爸爸。穿黑袍，在那儿低着头——穿他刚开始来的衣服，在那儿看着我。

飞狐：好好，那是好事，有人管才好。

S：嗯。

飞狐：记着啊，我呆会儿把这段录音给你，你自己回去整理记录。

微微：行。

飞狐：你回去……

微微：行，可前边那些我不一定记得清楚了。

飞狐：你先把你能记的，能回忆的全部都写下来，然后我这儿不是还听了吗，我到时候再给你补充一下。好，现在赶紧再问问再请请，请谁再给你讲讲话，要是没有的话……。

S：请观音吧。

飞狐：哎对，她也看见观音了。

微微：观音也拿了一个拂尘，啪的一甩，不理我，扭头了。

S：她意思是你心太花。

微微：她不想搭理我。

S：嗯嗯，她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一甩——意思就是算了吧，你把我都给忘了。

飞狐：我要你记你还不记！忘了吧？

S：光记着个弥勒，嗨，都没记她，你再好好请请观音，你说现在想起来了。

微微：她说——S 说的对。

S：她那个图像语言就是说，算了吧，你还叫我干什么，嗯。

微微：她说就是嘛。她说你以后多念念我多想想我，她说完这句话，好像有一个从天上往下走的那个图像，她没说话不知是什么意思？

S：那就是说只有常念叨她，她才能离你近。

微微：嗯，我看见观音到我们家了，到我们家看了一圈，说还行。

S：那你就再看看……你们家大门外边，还有没有你的万缘？

微微：您一说大门外边，门口站了一堆，好多！



S：那就是等着进你那门呢。

微微：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都挤在门口的平台那块。

S：哎，都等着报名呢。

微微：说都想看看我。我说好啊。

S：它只有报上名了，它才能进你们家门。不报名的话它进不去。

微微：它都在门口站着呢。

S：哎它进不去，它报上名了等于什么呢，就是你同意它进去了，它才进。

【杏子：以前 S 说，所谓的报名就是你心上有了。2009-3-1】

微微：观音冲我笑了笑，她说你平时应该多学习学习，别老是嘴上说好听的。

飞狐：她什么意思？

微微：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飞狐：你应该跟 S 学，别嘴上说好听的。

微微：我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她说不知道自己悟去吧！

S：她的意思就是说，你呢，也应该弄个小香炉，到时候给她们上支香。你问她是不是这个意思。

微微：她点点头。

S：跟你说来点实际的，别光嘴上说来虚的，她是这个意思。

微微：我心里默默的说是不是得请观音的像，她就点点头，她说每天让我给她上香。

飞狐：那是好事。

S：好事。告诉你让你给她上香，她就收你的香。

微微：还要一杯茶。

S：嗯，还要一杯茶。

飞狐：那就是说跟 S 学的，他就是每天一支香，一杯茶。

微微：是，说完以后我就看到她还要有一杯茶，显了个每天要一柱香，一杯茶。她让我再请请别人，她说随缘，到时候要请谁随缘，她说今天就到这儿吧。

S：行。

飞狐：谢谢她，让她常来。

微微：她回头冲我笑笑。

S：那以后你就请一尊观音，请一尊弥勒佛，弥勒佛——大街上到处都有。

飞狐：真难得。

S：抓紧把录音打字……少看点影视剧。

飞狐：我先说一下接下的背景，就是说你们家仙帮你们想办法怎么把南狄从浙江弄回来，你看见你们家仙在摇头，就是不管这个事，然后呢跟你说你没找对人，然后 S 叫你问找谁？你说，家仙小鹿让你……就是说找大颠对吧，然后 S 叫你请大颠请来对吧，好，接着来，录音打开了。

微微：大颠站那儿摇头不说。

S：请他喝茶，赶紧给他倒点茶，这关系到你家南狄回来的事。

飞狐：行，我去把水拿过来。

S：嗯，好。

微微：他给我的感觉还是说还得让他去找我们原来的人事厂长，说只有他能帮助他。其实也是，他是人事经理。他（大颠）说，剩下的事就靠他自己了。我问他说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了，有什么主意之类的，他摇了摇头，闭上眼睛了。

S：嗯，行，这就不错了，这大颠难得管点闲事，那你请大颠再给你多说话。

微微：他还是摇头闭眼，他说不愿意多管闲事，他说是看在您的面子上。

S：请他给你讲讲你修行上的事，这他是行家。

微微：他说你应该打打坐。

S：打坐就是收心，静心。

微微：他说我还是心不静。多练练功，练练瑜伽功，他也拿了把拂尘，感觉像是在那儿掸土似的，他撇了我一眼。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自己猜去吧。

S：嗯，瞥了一眼的意思是说你还差得远。

微微：嗯，够不着面。他点了点头。他说你这么一说我就说对了。他说你的茶我喝了，心意领了。他说以后你心里多想想我吧。

S：嗯。

微微：他说——反正对你有帮助。

S：等以后你上香的时候，你把这些人都念叨念叨。

微微：我说谢谢他，他冲我笑了一下。他怎么走的时候显了一个女子的像，好像还笑的挺那什么的……

S：那你请这个女的说说话，你问她——你是谁。

微微：她说她是我姐姐。

S：她……就是换人了。

微微：我问她是不是我的灵秀姐姐（之前来的唐朝的姐，当时没开录音笔），她说不是，她穿了一身紫色的衣服，有点深紫色的衣服。

S：你问问她是谁。

微微：她说她也是我的一个姐妹，跟那个唐朝的姐姐是一起的。

S：叫个什么名。

微微：她说她叫婉青。

S：那你问问她，怎么刚才大颠一闪，怎么又出现的你。

微微：她说——我跟着来的。

S：哦，她就跟着来的。

微微：她说她怕我不爱看她，或者是怎么着的。

S：哦。

微微：所以就跟着来了。她说大颠说我说的对，让我多听听，她说她也等着我呢。然后就显了个像，姐姐还有我还有灵秀姐姐一起飞到天上去，那种往上飞的感觉。

S：哦。

微微：然后一边说还一边笑。

S：那你就说跟我一块回去吧。

微微：她是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S：那意思是要跟你回去，但是现在还不行……可能就是等你有了这个香位了。

微微：她点了点头说是。

S：等你有了这个香位再说。

微微：她说让我心里再多想想她，她就会跟着过去了。

S：嗯。

微微：她说她挺爱吃我做的饭。

S：那想着每次在这儿吃饭的时候你都请请她。

微微：我又想起来……她说让我在你这儿多做做饭。

飞狐：我同情你……

S：明天是阴历二月二，明天你上不上班，要是不上班，就上街请观音像，弥勒像。完了再弄个小碗，普通的瓷碗、玻璃碗什么的都行，不一定非得是香炉——香炉太陈旧、太老道了。完了上支香，从这儿先拿盒香。

微微：她们点头说愿意。

S：就早点把这事给它办了，她那一堆万缘在门口……

飞狐：还得感谢我吧，我想着是二月二。

微微：我刚才说我跟人约好明天去上班，她说你别去了，她说你后天再去吧。

飞狐：谁说的？

微微：好像是观音。

S：哦，二月二是她们的大日子。

微微：是吗，哦……

S：二月二，三月三都是她们的大日子。

微微：她又摇了摇头——她说让我抓紧。哎，又走了，还拿着她那拂尘。

S：嗯。

微微：我发现观音总是悬在半空中，大颠就不是那样，其他人也不是。

飞狐：我先前有个感觉忘了说了，说她以前是中花十二部的，中花军的。

微微：我心里的感觉是说她让我找一张观音像。

S：嗯，观音像。

微微：一张画。

S：一张画是吧，要找个画都好找。

微微：让我找画……观音的画。

【杏子：可以参考林花曲里的“画”。2009-3-1】

S：咱家有没有观音的画？

飞狐：没有，她那家多——金兰儿家一大堆。

微微：她说让我把观音像贴在我那香位上，就是贴在那儿。

【杏子：昆仑香位就是心，贴心，贴在心上，而并不是让众学者模仿在香位上贴一张画。2009-3-1】

飞狐：她是谁呀？

微微：就是观音啊。

S：嗯，观音。网上也有吧，下载打印一张……

飞狐：你问她，在网上找一个打印行吗？

微微：她也点头说也行。我跟她说在网上打印一张行不行，她说虽说寒酸点，既然师父这么说了，那就这么着吧。

飞狐：咱们先出去找找，要是实在没有，咱们再打印。

微微：她高兴了。

飞狐：那弥勒怎么办呢？

微微：弥勒他说……让我请个像。

S：嗯，请个像。你先弄个观音像，把香位立上，什么时候碰上弥勒像的时候，再请过来，再给摆上。哪怕是明天……像来不及的话，先把地方收拾出来，看在你家什么地方摆合适，先有个上香的地方就行了。

微微：她们已经告诉我摆哪儿了，说今天跟我说的太多了。

S：跟你说摆哪儿了？

微微：说摆我们家一进门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五屉柜，一直显得地方是那儿，像也是贴在那儿，就是进门……正对面的墙，哪儿有个五屉柜。

S：呵呵，进门就观音……警示你莫忘观。那你问她你的香水摆不摆呀。

微微：她说摆，她说让我把两瓶都摆上（她怎么知道我有两瓶香水呢？）。她说还让我时不时的摆盆花给她。

S：等你的这盆花缓一缓，活了的时候给她摆上（杏子注：微微有一盆小花往回使劲了，拿过来给 S……S 说这花叫“碧玉”，是南方花）。

飞狐：S 以前讲了，她们的第一供最喜欢的就是花。

S：最早就是摆香，你看印度的香料为什么那么多，那就是供她们的。

微微：那种杜鹃，那种开得特别好的紫红色的杜鹃，她想要那个。

S：西洋杜鹃。

微微：她说她喜欢。

飞狐：等你能弄到你就弄一盆。

微微：以后……同事来我家一进门就是观音弥勒佛……

S：你就说是……南狄从浙江带来的，浙江人喜欢发财。

微微：对，往南狄身上推，以免我的同事不理解……

2009-3-1-S 阅

镜如意 44

接着有人说：二月二龙抬头，古灵回归。飞狐：那玄龙在干什么呢？图像：他在一边喝茶。又一图像：他飘浮在一个黑黑的空间里，手臂在身侧分开，像是从底下往上旋那些古灵。S：嗯。

飞狐：再怎么说明呢？S：你让心月狐跟你讲啊。飞狐：讲什么呢？

S：不明白什么就讲什么。飞狐：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给出心月狐跟那些古灵容合的图像？

S：那是个图像语言，就是说阴阳和合。

飞狐：但是以前不也旋回去一些古灵吗？那时候怎么就不显这种图像呢？

S：你问问她。

心月狐：旋在月台，旋出断魂，旋回九天。

飞狐：好像就是……

S：分阶段。

飞狐：嗯，对。

S：那就是说，合了才能旋出去。

飞狐：旋出哪里去啊？

S：旋出回九天啊，一步一步往外旋啊。

飞狐：那其他众宫干什么呢？

心月狐：都在我这儿。

飞狐：就好像说都在她身体里，她们是一体的。

图像：心月狐是一个很大的人，身体是半透明的，那里面……一宫一宫的宫主都在那儿。

心月狐：是大阳，又为大阴。

S：嗯。

飞狐：她先说完“旋回九天”之后显出佛王的金光佛像，放出万道光芒。

S：嗯。

飞狐：她们不是说等我没有那个我了，她们就更能借上劲了吗？到底是借助什么劲呢？

心月狐：天劲，天意，天情。到时候再带你去看大千世界，水洞云天。那时候就是乱花回收一枝红。

飞狐：意思就是不是有我时的乱花渐欲迷人眼了，那时候就是乱花回收了，一枝红。图像：许多枝粉色的花合到一枝花里，变成了一枝很大的红花。

飞狐：那现在呢？图像：聚回来了很多的白花，中间是一枝大白花，但是聚回来的这很多花都还在围绕着重花转。这大花跟她们之间好像还有一个抗拒力。

S：排斥力。

飞狐：对，排斥力……又看到一只狼，大灰狼，灰得发黑。它走过来把先前那朵红花给吞了。我问它吞不吞那朵白花，它过来嗅了嗅那朵白花，转头走了，没吞。

灰狼：还没熟，熟了再吞。

飞狐：我又跟释佛说，释佛你可得多指导我。

释佛：先把我教你的都做到再说。

S：基础还不行呢。

飞狐：嗯，就是释佛教我练瑜伽的那段吧？

S：嗯。

飞狐：好，行！明天开始我就改过！

S：明天开始……都听过好多次了。

飞狐：呵呵，没有吧，我可是第一次说，你听别人说的吧。我现在就开始改过！我看见桂花夫人摸摸我的头，趴伏在我身上像是在抚慰我。她显的像很大，把我包在她的身体里。像是说那种母爱……不管孩子怎样……

S：包容。

飞狐：对，都还是包容。那父爱呢？哈哈，她们给了个玄龙的图，意思说看看玄龙什么样就知道父爱是什么样了。

图像：玄龙拿着一把尺，比人间的戒尺长一些，朝孩子头上啪啪打两板子，然后就扭头不管了。然后又在另一个孩子头上啪啪打两板子，又跑到另外一个孩子头上打两板子。

玄龙：忙不过来！

飞狐：又见十二宫头上都开了一朵莲花，但颜色各不相同。然后看见十二宫……应该是十一宫，都坐得紧紧的挨在一块儿。她们头上的一朵朵小莲花看起来像是合成了一朵红色的大莲花，花上坐的是显像很大的大日。

S：嗯。

飞狐：大日双手合十……

大日：你就是要听话。

飞狐：她的意思是说我总拖拖拉拉的，什么事都不急，磨磨蹭蹭慢慢的，说我应该当真点儿，听她们的。要我做什么我就赶紧做。要不然就不算听她们话，总是打折扣了。

S：嗯。你把你那些拖拖拉拉的时间都消耗在你那个我上面了。

飞狐：对，是的，没错。

大日：就还是以你为重，而不是以我们为重了。

飞狐：大日又给了个意思，就是什么事急、什么事重要，就先办什么事……我就先办我自己的事了，没有先办她们的事了。

S：嗯，就是你的时间给谁……你把你的时间都给你的那个我了。

飞狐：那也不能说“都”。

S：优先。

飞狐：对，优先给我的那个我了。

S：你还说你相应得好……相应得你那个我好。

大日：有成有成，你要有大成。你就把那一步跨过去……

飞狐：她的意思是说，我把那一步跨过去了她们也不着急了。我心想，那当然不着急了，我把那一步跨过去等于就是都是她们的了，那她们肯定不急了。

S：嗯，你干你自己的事去了，那她们的事就给扔在一边了。

飞狐：不过我干自己的事也干得少呢，唉……真是有点舍不得。

S：不急她们的事，成天急你自己的事，你那些事都是狗屁事。

飞狐：也是，对她们来说都是狗屁事。

S：对你来说也是狗屁事。

飞狐：但我觉得有些事对我很重要，有时心里也想。现在想得少多了，要是以前我睡觉都睡不着。

大日：狐狸尾巴收进去。

图像：我屁股上有条白色的狐狸尾巴，一摆一摆的。

S：招摇。

大日：不要自寻烦恼。

S：你问问她把狐狸尾巴收进去是什么意思？

飞狐：可能就是说我自己的这些，招些麻烦事。

S：嗯，让人抓尾巴。

飞狐：让人抓尾巴？你说得我都有些怕……我还没理解到这一层。她的意思好像是说我想这想那，担心些还没发

生的事，就像是自己招惹的烦恼。

S：嗯。

图像：大日把我的尾巴拿着帮我放进两腿中间，让我夹着。

飞狐：是说的夹着尾巴做人吧？

S：对。

飞狐：她们说有的话有些我还是不太能理解。比如说夹着尾巴做人，怎么实践呢？什么意思？

S：别把你自己的我觉得了不起。

飞狐：哦……就还是放下我的意思？

S：放下我，放下自我意识。别把你那个我想得太大，看得太大。你那个我……就是个小催巴儿。

飞狐：呵呵，是！本来就是。我今天不是说我就是个小催巴儿吗？

S：嘴上说的，其实不是。

飞狐：那我觉得我还差好大一截呢。

S：本来就是，呵呵。

飞狐：那你说她们着什么急啊？反正还差一大截……

大日道：天涯咫尺。

飞狐：给的意，差是差一大截，跨也就是跨这一步。

S：嗯。

飞狐：她们显得对我很有信心呢，我还在……游移不定。

S：嗯。

飞狐：我在心里暗思——真的能放下吗？

S：刚才她们都跟你讲了，放下你才能成就大日心。

飞狐：哦，那是什么意思啊？我都不懂。

S：那她们就再找人，找能放下的。

飞狐：还是不太懂，不过我还是要放下的……刚才有点忘了讲。就是我心想“我真的能放下吗”时，大日对我说——你说能放下就能放下。

S：嗯，放不放在你自己。

飞狐：对。

大日：放不放也就是一念间，其实也就是轻如鸿毛的一件事。

S：就是啊，放下呢就是跟着往前走，放不下的就挎着篮子去赶集。

飞狐：哦……再说点什么呢？

S：请大日说呀。

飞狐：刚才都是大日说的，还请她说是吧？

S：嗯。

飞狐：好。大日一直穿的白衣服。

S：你问问大日我解释得对不对。

大日：对得不得了……屁股朝天光溜溜。

飞狐：那我呢？图像：一个小女孩儿，扎着两根麻花辫。屁股是朝天了，可裤子还没扒下去呢。飞狐：裤子没扒下去怎么办呢？图像：一只手给我把裤子扒下去，一根阳具进入……飞狐：意思是，扒下去了就能容。

S：嗯。

飞狐：S先说别人抓我狐狸尾巴，不会有什么事吧？

大日：平安无事。

S：嗯，夹起来就没事了。

飞狐：哦……

大日：你别总是自己找鬼。

飞狐：嗯。先前不是说放不下就换人吗？再找人也行，把香留下来……

大日：香是你的，你放心……

大日（对 S）：你也算是天下最享福的人了，也是要知足、要珍惜。一切得来也不易啊……还是放下容易，人其实都很擅长放下。

飞狐：意思像是说，人为了得到什么东西，很容易就会放下其他的东西。还有个意思是说，很多东西得来不易，但人不珍惜，轻易的就抛弃掉了，也就是放下这个珍贵的东西了。

S：嗯。

飞狐：也是在跟我说放下不难，只要自己知道什么重要，什么珍贵，也就能放下别的了。

S：嗯。

飞狐：我觉得大日……很平和，唉，她的那个心啊……我正在想怎样形容她的心时，就看到一面冰镜。

S：嗯，冰镜。

飞狐：大日的心应该是火热的？没想到她的心是这样的。

大日：你就是我的心，你就要成就这个心。

S：这两个意思都有。

飞狐：哦。

图像：S 像个木头。图像：我又像驴又像牛走在土地路上，S 倒骑在我背上，摇头晃脑很开心的吹着笛子。周边一派自然景象，土路两侧有金黄色的麦田，蓝天白云、绿树成荫，还有小溪泉水……我们就在这当中走。

大日：这一路上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呢？

飞狐：是说不应该有不愉快、沉重，就应该是轻松快乐，没有其他的烦恼。

大日问 S：你现在有几分满意？

S：几分满意啊？现在有七分的满意。原来是三分，现在是七分。

飞狐：正好之前我做了记录，就是前两天我问虚空为什么总要我们倒茶倒七分满？小仙孩当时告诉我，七分就是满分。我又接着问为什么，她们说七就是表……

S：鹊桥。

飞狐：对，我记不清原话了，就是鹊桥那个意思，就是情。

S：嗯。但是以你的理解——才七分？！

飞狐：没有啊，我刚才也没想到你会说七分，正好她们之前跟我讲了。

S：嗯。要是她们没跟你讲……

飞狐：那我也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我觉得肯定还没到满分啊，我还没把我放下呢。

S：嗯，把我放下就变成十分了。

飞狐：哦，那为什么又说七分就是满分呢？

S：十分满……有点儿受不了，胀肚子。

飞狐：呵呵，你们说的话我都听不太懂。

S：问她们啊，你说十分满了就怎么了。

大日：就死了。

S：嗯，胀死了。

飞狐：呵呵呵呵。

大日：就回到我这儿来了。

飞狐：又见一只白龟身上盘着一条白蛇，白蛇慢慢朝空中往上盘，渐渐又像成了一只白鸟。这白鸟……看起来又像是小白龙，形状有些像海马，长了一双蝙蝠型翅膀。又见一头大黑熊，头上有只小金鸟，单脚站立……它说它是金乌。图像：心月狐飘了过去，金鸟站在她的手心，跟她显得特别亲近。心月狐喂它吃东西，它则用鸟喙在心月狐的脸上、额上不断地碰擦，表示亲热。

图像：金鸟的嘴和心月狐的嘴互相对着张开，之间是颗光球，在鸟嘴和心月狐嘴之间渡过来渡过去。这颗光球的中心像是有两个珠子滚来滚去……总的看起来就像个双黄蛋。

S：你问心月狐是什么意思？

心月狐：金珠送蛋。

飞狐：是不是又是谁的什么机缘？

S：接着问吧。

飞狐：是的，金鸟在望着我点头。请问金鸟你是谁？

答曰：金凤。

飞狐：本来那鸟特别小，就像个小翠鸟那么大。现在显的就是一只金凤凰。

S：嗯，接着问。

飞狐：金凤又是谁呢？

答曰：西王母。

S：嗯，对，金凤是西王母。

飞狐：先前说“金珠送蛋”时我有点领悟……心月狐下的那串蛋并不都是她怀出来的蛋，是十二宫或其他仙佛渡给她……

S：下的机缘。

飞狐：嗯，她就下个机缘。

S：嗯，接着问。

飞狐：再不会问了？

S：西王母的什么机缘呢？

西王母：子女缘。

飞狐：南狄和微微……不都是西王母的人吗？

S：你问西王母是不是。

飞狐：是的，西王母在点头。

西王母：他们也都跟过观音，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

飞狐：再怎么说呢？

S：你请西王母说话吧。

西王母：说什么呢？我都老了……

飞狐：她显的是身着宫服的华贵像，红色的宫服外还罩着一层金纱，坐在那儿喝茶……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西王母：我只盼望着孩子早点回去。

S：嗯，老了就盼子啊。

飞狐：哦……也是。不知道是谁说——年轻的媳妇不想孩子。

S：对。

飞狐：是玄女说的。

S：年轻媳妇光想着自己怎么乐呢。

飞狐：那玄女老没老？

玄女：半老徐娘。

飞狐：呵呵呵呵……我看心月狐不老？

玄女：她比我还老！

S：嗯。

飞狐：因为我现在看心月狐都是快乐、开朗的样子，所以我说我看心月狐不老……

心月狐：人老心不老。

飞狐：玄女在一旁“哼”了一声……青娘笑了……我请青娘说话。

S：嗯。

飞狐：青娘张嘴想说话……又见我们好像都晒得快睡着了……

S：没事儿，说吧，青娘不老。



飞狐：青娘乐得脸都红了。

S：青娘年轻。

青娘：我最年轻。

飞狐：我看她们没一个不老的，呵呵。有人说——都是老不死的鬼！好像也是玄女说的。

青娘：花开三季我为先，哪个娘不想子？顺水流回玉琼天，万马奔腾兵河回。图像：很多的白马在向前奔腾。

青娘：青娘也是历尽人世哀难，悟得莲儿心，还是回来好。情缘难了尽，快刀斩乱麻。玉琼骏马万芳天，同回大日心……

白娘：同归大日佛。

七仙女：彩云飘飘凤儿飞，霓裳衣裙罩天下。

图像：横着飞的七仙女把身上的纱往空中一平撒，下面是现代的高楼大厦。

七仙女：招摇部众何时归？明鼓响绝天下回。不求不争不贪不我，一味思乡情……

飞狐：又见碧霞飘来，我请碧霞说话。

图像：碧霞默默不语，她的面上戴着露出双眼的面纱。

飞狐：过节嘛，都高兴，把面纱摘下来吧？图像：她摘下面纱……其实在笑！飞狐：碧霞也是个玉美人……那么白净的面颊……没有一点瑕疵。

碧霞：多谢你了……

飞狐：谢什么？

碧霞：谢你的大日心。

飞狐：到底什么是大日心啊？？？

S：不是像那个冰镜（心）吗？

飞狐：哦哦哦！哎呀我真笨！确实笨！说了半天自己都不懂，说白了都不懂！

S：想着把这段也写上啊。

飞狐：嗯。碧霞也显得高兴，一直在笑……她是笑不露齿，动作非常优雅。我不是总分不清她和玄女吗？玄女这时显了个像给我看，跟碧霞的气质不一样，有股傲劲，表情生动灵活，微微侧仰着头……

飞狐：你做什么呢？

玄女：我最美！

S：碧霞呢就是有些含蓄。

飞狐：对对。玄女指着心月狐……她俩好像同时说了话——

玄女：你（心月狐）最冰。

心月狐：我最冰。

图像：心月狐面无表情垂目静立。

玄女：白娘最妖。

飞狐：那谁最骚呢？

玄女小声嘀咕：最骚的还是狐狸精……

飞狐：现在看见……心月狐像是主人似的，在这儿张罗，招待她们。她从侍女手上端的托盘里给她们端上一小碟一小碟的很精致的菜品。她们不是像传统中国酒席围着圆桌坐，而是各人坐各人的位子，心月狐一盘盘的把菜品放在她们位子旁的小茶几上。盘子像是白瓷的，我看盘子里是什么菜……其实也不是菜。

S：就是夜宵。

飞狐：有个东西雕得像朵花，有个东西像是……黄瓜？就是形状像黄瓜。整体看起来像是日月。那星星呢？图像：盘子里有很浅的黄色的碎末。飞狐：意思是这就像是星星。接着呢？

S：接着你问玄女吧。

飞狐：怎么问呢？

S：你问接着还有什么？

玄女：接着你就睡觉吧！

S：就是，这不就完了吗？睡觉……

图像：仙佛陆续走了，前面有白衣小童拿着灯笼送行引路。心月狐站在门口一位一位的送。

图像：心月狐显闭目打坐像，眉心有一轮圆月，背后也有一个大光团。

S：就是昆仑。

飞狐：嗯，完了。2009-3-2 整理

镜如意 45

2009-2-26（阴历二月初二）早上 09：42——

飞狐：起床后我去香台上拿茶杯，准备洗干净了给她们换茶。刚一伸手拿就是哈欠连天，看见很大的观音像在我头顶。

观音：二月二龙抬头，喜上眉梢春意到。红娘白娘齐飞天，一根龙尾震三响。龙王太子回三川……

飞狐：看见龙王他们都在这儿，就好像昨天晚上来的仙佛都还没走。

S：嗯。

飞狐：她们说，先去收拾吧，要开一天的戏！准备好。

飞狐：做饭的时候也是不停的哈欠，看见各位仙佛陆续入座了。又见一条很粗的大黑蛇缠在我身上……我问它是谁？它说——我是玄龙，我是玄女。

S：嗯。

飞狐：我赶紧拿录音笔记录下这段，接着做饭。心里想着她们这几天说的话……又想还是别想算了，一想她们又要讲话，我现在又不能录音，那她们不是白讲了？应该把自己静下来。这时观音道，心如止烟……

S：嗯。

飞狐：做饭时想到刚发出去的玉青观记里好像有她跟虚空的对诗，她给我们发的短信也是诗。我就想，所谓的自己写的诗——是不是人自己写的呢？虚空给的感觉说不是——人的艺术细胞大多是来自自己的音魂。这时我突然有些理解方迪教授以前研究时说……他越研究越发现，没有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就好像……除了音、色，我们自己就只是一堆肉……

S：嗯。

飞狐：我当时又想到，入观后的人不总是会想哪些是我说的，哪些是虚空说的吗？我那时领悟到方迪教授的这句话，就突然觉得……这些都像是无用功。比如……我本来就不源属于我，又有什么是我说出来的呢？又有什么是我想的呢？然后又想到从我入观后她们是怎样解我这个结的。我入观后也想过这个问题，每次我问她们是我想的还是她们说的，她们每次都回答——都是你说的。她们给的意思是，我们说的也是从你嘴里说的，你自己想的也是从你嘴里说的，都是你说的。不管我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虚空她们就只回答这一句，别的也不答。渐渐的我就不问这个问题了，再到后来就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了。

S：嗯。

飞狐：现在看见盘古来了……

盘古：人的我源于虚空万物，生于色空万尘。

S：对，没错。

盘古：所谓修行找到原始的本我，就是让人放下自身的小我。这才是真正的寻回了往日之光，否则就永远寻不回。圣观音说的清净心指的就是这个心。寻不回这个心就永远不可能有清净心。人间（对清净心）的理解都是方便法门。

飞狐：就是她们常对学人说的一些话，比如清净心，把心静下来……都是方便法门，是方便这个修行人现在的层次，可以让他按照人间的意义去理解。而实际上这些话的原意则是刚才盘古所说。

盘古：可是你说他（学人）不懂清净心吧，他还会暴跳三尺！

飞狐：是说的人的自以为是。

盘古：不说现代人，古代的那些高僧大德……在那儿修善、修德、修平静，把这些等同于圣观音说的清净心，好像是很有修为了，其实根本连边都还没沾到。

飞狐：就是说那些高僧大德跟他们的往日之光……根本连接触都还没接触到，所以她们说观是第一步。

盘古：今天我来开讲。

S：好。

盘古：也轮到我耀祖光辉了。图像：小玉兔跳到盘古头上蹲着。

飞狐：一直是这个图，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我问问盘古。

盘古：回古心，亲玉洁，莲上顶日来……回来吧！我想你……

S：嗯，盘古头上顶个玉兔，这个图像语言也表示是月下行。

飞狐：哦。

S：兔的图像是月的意思。

飞狐：盘古说把你说的加上——月下行，回古心，亲玉洁……他说你讲的就是回古心怎么回。好多学人不是不懂什么是月下行吗？搬家的前几天我翻看神曲，里面其实写得很清楚，天姐就是月。

虚空道：学人们还是急功近利，总是在外求，而没有把书看懂。

虚空又道：抓机……不是说要你（学人）增加贪求心，（通过见师、请教师）去找条捷径。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个的缘分。学人自己还是应该趁着有师在的时候，按照师说的一步一步去做。要学人好好看书一直在反复的说，从过去的修行者到现在……任何时候都在强调。但是学人中看了至少四五遍的，比如你们见过的一些学人，却连基本的隐语都不懂，例如打坐……就像 S 昨天说你的，以为自己相应得很好，相应来相应去，相应的是自己那个我。这些反复看书的学人以为自己看得很好，来看去看都是他那个我。

S：嗯。

虚空：师父死了后面的人还修不修呢？

飞狐：意思是还是得修。

虚空：怎么修呢？

飞狐：意思是还是得以书为师，自己去摸索，去探索。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赶不上师在这班船了，没有这个机缘了。

虚空：路还是要自己走……

飞狐：这些可能都是小玉兔说的。

S：嗯。

飞狐：它这些话是接着你昨天说的相应得靠自己。

S：对。

玉兔：师父只是一个点火、领航的人，只能牵线、指点、引路。但是怎么走……还是要你自己用脚一步一步去行！师父不能代替你们走。

S：对，就是船漏了得自己补。

飞狐：玉兔又提到那次跟玉青的对话，就是镜如意 38 里我跟玉青的对话，我删掉了一些内容。当时玉青想让我们住在她那儿，说是可以补一补她那条漏船。后来玉青的家仙跟她说，等你把自己的破船补好再说吧！

玉兔：如果你对玉青说你根本就不懂你家仙说的这句话，她那个我又要一蹦三尺高，她又要说——我怎么自以为是了？我怎么自以为聪明了？我怎么没有懂？！但实际上她并没有理解这位家仙说的话。

飞狐：玉青家仙说的这句话，在搬家之前虚空的她们跟我讲解了。她们当时说，以玉青现在的情况，就是把师父留在一个屋子里天天坐着也没用，现在要靠她自己走，靠她自己去磨、去补。

S：嗯。

飞狐：其实我也是慢慢去理解她们说的话，她们说的话我也有很多不懂。比如玉青家仙跟她说的自己补船的话，后来她们告诉了我这句话的一些意思，就是把师父留在那儿也没用，还得她自己走。再到现在我经过一些体悟以后，就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比如她们让我放下我，你也帮不了我，还是得靠我自己放下。或者说是你帮我也解决不了我放下我的问题。这么说更合适。就是你始终还是在帮我，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靠自己。

S：对。比如我说你要把你那个我放下，你呢拒绝放下，那就没办法了。

飞狐：嗯。

S：所以放下还得靠你自己。

飞狐：我这样一边行观一边吃饭……吃得可真不少。

玉兔：你一边行观一边吃，以后吃得像头猪！

飞狐：它这些话都是站在盘古头上说的。现在又看见飞过去……就像睡觉前看到的那个古生灵，又像龙，又像蛇，长着蝙蝠型翅膀的青黑色动物。它从玉兔的左边飞过去用翅膀把盘古头上的玉兔罩着。又见玉兔右边又飞过去一条这种动物，也用翅膀把它罩着……玉兔就像变成了翅膀里的一团白光。请问这整个图像的意思是什么？

玉兔：在孵蛋。

飞狐：孵什么蛋？

玉兔：孵光蛋。

又一人接着说：穷光蛋！

飞狐：给的意……就像大颠说的，要穷到锥也无？才能有这个光蛋。

S：对，就是把这个我给磨穷了。

飞狐：又见爬来一条很大的蜥蜴，青黑色，是玄龙。变成人形了，喝茶、抽烟、翘着二郎腿。

玄龙：我的妹子呢？

图像：白衣心月狐显十几岁的女孩像，走过去坐在他腿上，歪在他身上。她的显像是披肩长髮，然后头的左右两边用很多细细的麻花辫团成了两个发髻。

图像：心月狐给玄龙抽的烟斗点烟，给他倒茶，给他捏脚、捶腿。

S：对，就像小催巴儿似的。

图像：玄龙美死了，对她上下其手……

S：嗯，捏脚、捶腿的意思就是我小。

2009-3-2 整理-未完

附-资料参考-湖南微观记 2

2009-2-26 下午 S 从家里拿了土和香，跟飞狐一起来到微微家，微微给虚空的她们上了茶和三支香。【杏子注：S 让微微准备一个小碗，土放在碗里以便插香。2009-3-2】

S：你先请观音说话。

微微：观音好像挺高兴……在笑。

S：嗯，你有什么感觉就说。

微微：我看到还是我们家香台那儿有个像，有个观音的像。（注：微微还没来得及去请观音和弥勒像，这次只是摆了个碗，在碗里上香。）

S：嗯，对。你记住那个像的样子，将来最好碰上那尊像。

微微：嗯。是不是我需要静一静？

S：哦，说让你静一静？

微微：观音说……忙活得有点乱。

S：把心静一静，你看看都谁在这？谁在你那个位上，堂上？

微微：我爷爷（弥勒）在呢。

S：嗯。

微微：我们家那些万缘也都挺高兴都在呢。

S：嗯，看你那两个姐。

微微：我姐姐好像只有一个，只有那个灵秀姐姐在呢。

S：那一个……你请请她，今天头一天立位。

微微：过来了。

S：嗯。你请那个灵秀帮着在位上招呼招呼各路的缘。

微微：帮着给她们倒茶呢。

S：你看还有没有没报名的，没进来的缘，请她们往里进。

微微：门口都陆续往里进呢，我刚让他们都进来。

S：嗯。

微微：我爸爸（先行王）过来了。

S：嗯。

微微：他也挺高兴的，在笑。

S：你看进来的这些缘里面有没有狐仙。你说哪位是狐仙，请显个像。

微微：没看到。

S：没看到啊。那你问问你那个天姐，你说得找一个在这个位上管事的啊。让你天姐帮着找一个，就是平常照顾这些万缘的。

微微：她低头指了指自己。

S：哦，那就是说她管，那就不用另找了。那就是你们家天姐管这个了，管这个位上的事。

微微：嗯。

S：就是谁管事，你呢要多跟谁沟通。

微微：嗯。

S：她像总管似的。

微微：今天怎么没昨天感觉那么强烈。

S：哦，那没关系。

微微：是因为在你家的关系吗？【杏子注：微微在 S 处的感觉较强。2009-3-2】

S：也可能，那你问问你天姐是怎么回事。

微微：她摇摇头。

S：嗯，那就不是，你问她怎么回事呢。

微微：她看了看你们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S：哦……去给上支香！（指飞狐）上一支就行。

微微：是这个意思呀！

S：嗯。她意思就是说，光你上香没劲儿！

微微：哈哈哈哈……

（飞狐去上了一支香坐回来，哈欠连天。）

S：行，你跟她天姐说说话，你说香给你们上了。

飞狐：是的，我是在心里想着香给她们上了，她在这儿做万福。

S：嗯。

飞狐：也是显得特别高兴。她在这儿跳舞呢，一边唱一边跳，不是，也不是唱，是在哼曲子，一边哼一边自己在那跳。

S：嗯。

飞狐：我看见她周围还有好多花姐花妹的，就显得个子比她小一些。她是穿着浅黄色的衣裙，那些都穿着白色的衣裙，就跟着她一块儿跳，在她后边。然后再往外就是动物仙，有不少。然后看见玄龙在她天姐的上方，在半空中吧。弥勒在玄龙的边上，是坐着飘在半空的。

S：嗯。

飞狐：还看见观音在玄龙的左边，她是站着的，她说都到堂了。

S：哦。

飞狐：我刚才在（香台）那儿全请了，我说天公妈祖、十二宫……全在那儿请了，呵呵。

S：嗯嗯。

飞狐：玄龙说，要微微自己抓机、行观，不要错失良机。要学会从别人看自己，从别人的一次次错机，转变为自己的一次次抓机，否则看也是白看。

飞狐：就是说看这些 S 的书。

S: 就是看写的观记。

飞狐: 就说这些, 观音还拿杨柳枝点了净瓶水往 (微微) 那边撒。

S: 嗯嗯。

微微: 什么意思?

S: 那好, 让你清净啊。

微微: 嗯。

飞狐: 我心想, 那弥勒呢? 也得表示一下啊。

S: 嗯。

飞狐: 我看见弥勒头上有一个像天使头上的那种光圈。

S: 嗯。

飞狐: 现在他那个光圈就移到微微的头上。

S: 嗯嗯。那是给她份重礼。

微微: 呵呵, 谢谢谢谢。

S: 嗯, 那弥勒的光环都舍得给了, 哎呀, 弥勒。

飞狐: 你 (微微) 天姐就飘到你身边, 靠着坐着。然后朝她们这些天尊伸了伸手, 就是要你赶紧和她们沟通。你就赶紧试着请她们说话啊。

S: 请弥勒说话, 弥勒好说话。

(微微的电话响了, 她去接完电话回来。)

微微: 我姐姐刚才过来点了点我的头, 拿手指头。

S: 那意思是呆瓜, 不知道问, 不知道抓紧, 就是这个意思。

微微: 哦……

S: 你感应到谁你就请谁说话。

微微: 弥勒佛祖过来了。

S: 嗯, 那你请他说话, 他过来你就请他说话。

微微: 他转了个圈, 问他什么意思他也没说。

S: 转了个圈就是让你观, 让你记录, 就是曲。

微微: 嗯。我说问他什么意思, 他也没说, 就看了看你。

S: 你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微微: 他点了点头。

S: 在林花曲里边, 那个九宫跟何君也是在地上画了个圈。画个圈, 或者是转个圈, 就是让你写记录。

微微: 嗯。

S: 就是行观, 写记录。

微微: 我爸爸 (先行王) 过来了, 还是穿昨天的衣服, 他瞪了我一眼。

S: 嗯。你请他说话。

微微: 他说我还是懒!

S: 嗯。

微微: 手里拿着个鞭子好像是要打我!

S: 呵呵……

飞狐: 那是好事, 他管你多好。

S: 嗯。你问问他你怎么懒了, 让他给你开导开导, 说一说。

微微: 显了一下我那个书桌电脑什么的。

S: 嗯, 记录。

微微: 我问他是不是我没记, 没有及时记, 他点了点头。

S: 原则上就是你当天的事, 尽可能当天给记下来, 因为一过日子细节就忘了。

微微：嗯。我姐姐又过来抱了抱我。

S：嗯。抱抱你的意思就是让你听话，好好儿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微微：看到我家万缘过来了。

S：嗯。

微微：它跑到我边上蹭了蹭，碰碰我。

S：嗯，是昨天那些还是有新的？

微微：现在都是昨天那些。

S：昨天那些，嗯。完了你请它们帮着你照顾那些还没报名的，让它们帮着你安排。

2009-3-2 根据录音打字-未完

## 镜如意 46

飞狐：又见爬来一条很大的蜥蜴，青黑色，是玄龙。变成人形了，喝茶、抽烟、翘着二郎腿。玄龙：我的妹子呢？

图像：白衣心月狐显十几岁的女孩像，走过去坐在他腿上，歪在他身上。她的显像是披肩长髮，然后头的左右两边用很多细细的麻花辫团成了两个发髻。图像：心月狐给玄龙抽的烟斗点烟，给他倒茶，给他捏脚、捶腿。S：对，就像小催巴儿似的。图像：玄龙美死了，对她上下其手……S：嗯，捏脚、捶腿的意思就是我小。

飞狐：嗯。又见走来一位……说是荷花公主，穿着一身淡粉色的衣裙，头上顶着一朵很大的荷花。做了个万福……站到玄龙身边了。她双手在身前交握，微低着头，站在玄龙的椅子边等着，也是个听候使唤的样子。

S：嗯。

飞狐：她没有说话……又走来一群宫娥彩妃，服色各异，笑笑闹闹。你这儿和天上的大厅堂好像是一个地方，她们走到这堂上来就不笑不闹了，全都行万福跪礼。我的这个镜头是在主位，所以她们都是朝着我这个方向做的万福，接着各自站到各自的位上去了。

S：嗯。

飞狐：接着是西王圣母驾到，坐着金红相间的华贵凤鸾。轿子到达大堂外停住了，侍女将西王母扶了出来，西王母的身后有两位侍女打着大羽扇……西王母在大堂的一侧坐下了。

S：嗯。

飞狐：主位上是盘古她们。西王母是坐在大堂的右侧，盘古的左侧那一边。

S：嗯。

飞狐：又看到那条鳄鱼爬上了大堂，它变小了许多，爬进了西王母的裙子里，然后顺着西王母的腿向上爬，钻进她两腿之间，爬进她的身体里去了。

S：嗯。

飞狐：我暗思这是西王母吗？

答曰：是个（十二宫的）合体。

S：嗯。

图像：小鳄鱼钻进她合体的身体里以后，她中脉那儿呈现出一颗颗各种颜色的光珠，又亮又美。鳄鱼钻进去后将光珠一颗颗吞了进去……整条中脉最后都被鳄鱼占据了，鳄鱼腹中则是一颗颗成串的光珠。

S：嗯。

图像：渐渐鳄鱼变成了太极图黑的那一边，中脉的其他地方变成了白的那边，光珠变成了两只阴阳眼。这时十二宫的合体显得很大很透明，她的身体中间就是这个太极图。实际上整个太极图就是玄龙跟所有的光球合成的。

S：嗯。

众宫：这就是真太极。

S：嗯。

飞狐：给的意……人间说的太极，比如太极拳、阴阳……都是小儿科。

S：只是借用太极这个名词。

飞狐：这时我想起……吕洞宾有一次来，我看见你身体里有一个太极球，他当时跟你说，光太极只有回去了才能形成。

S：嗯。

飞狐：她们刚才说，这个就是光太极。就是全是她们的光构成的。

S：嗯。

飞狐：那吕洞宾不也在打太极吗？

玄女：吕洞宾的太极是八字太极。

飞狐：什么叫八字太极？

玄女：八字差一撇！

S：嗯，就是其他的太极都是借用太极这个名词，然后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飞狐：哦……

玄女：光太极不做别的事。

飞狐：是接着你的应用来说的。就说光太极是不应用的，只是……

玄女：顺天演。

飞狐：给的意……该往外旋时它就往外生，该往回收的时候，太极就慢慢再聚光，回大日宫。

S：嗯。

飞狐：不是说等我放下我了就可以容合回去吗？那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呢？

光太极曰：你就是我了。

飞狐：是那个光太极图对我说的话。

S：嗯。

光太极：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玄龙、玄女、心月狐……都是狗屁！

S：嗯，都是太极的演化。

飞狐：对。

光太极：你放不下我……就总在变之中，就不能定太极。你放下我就是要修定，定到一定的时候就死了。

S：嗯。

飞狐：我现在逐渐觉得……我以前那个我确实很大。过年的时候我问你，为什么你不在的时候她们不给我演什么戏。现在我体会到，可能还是因为我心里有抗拒她们的潜意识。因为我觉得她们总说不完，心里可能就会不想她们说，这样自己就可以玩一会儿。她们可能知道我这种潜意识，所以你不在的时候她们也就不说什么。而她们不说呢，我就又想她们说了。这可能就是玄女当时给的图的意思，你不是说闷骚吗？

S：嗯嗯。

飞狐：她的意思可能是，反正你也不想我们说，那就把你闷着。等把你闷得想我们说了我们再说。

S：嗯。她们有的是时间，没时间的是人。

飞狐：哦哦……也是。

玄女道：整天闲着没事干。

S：嗯。

飞狐：玄女看起来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像是没什么可玩儿的。

S：嗯。人类自古以来说的所谓神仙，就是闲着没事。闲得太难受了就下凡找事了。

飞狐：哦……那她们不是要修行吗？修行不也是事吗？

S：她们闲着就是修行。

【飞狐：整理到此玄女道——修行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修行之中。2009-3-3】

飞狐：哦……来了一只像黑豹，比黑豹个子大一些，头上长了一对鹿角的动物。它走到躺在沙发的我这儿，歪倒在我身体里了。不是在我身体上，是身体里，我的身体像是透明的。

S：嗯。



飞狐：请问你是谁？

答曰：我是赵公明。

S：嗯。

飞狐：呵呵呵呵，我在摸它，它在闭目享受。

S：唉……看你美得都闭不上嘴了，笑出声来——没关系。

飞狐：呵呵，是因为赵公明过去来都是财神爷的身份，从没像今天这么贴心……

赵公明：你放下，我们就都放下了。

飞狐：意思是，不演那些相了。

S：嗯。

赵公明：客随主愿。

飞狐：意思是，她们演戏是因为我们想她们演这些戏。

S：嗯，是因为你在那儿端着，所以她们也只好端着。你那个我放下了，不端着了，她们巴不得也清闲点儿，端个大盆干什么。

飞狐：嗯，累死了……

赵公明：这就是我的原相。

S：嗯。

飞狐：接着飞来……可能是三宵娘娘中的一位，显的像好似雉，就是又像凤凰，但是比凤凰小，尾羽没有凤凰那么多、那么长，色彩很鲜艳。

S：嗯。

图像：它飞跳到赵公明显的黑豹身上啄他。

S：哦，鸾凤。

飞狐：她对赵公明说——别在这儿懒着，起来干活！

赵公明道：唉……我都不想起来呀……太舒服了……就想在这儿做窝啦！

S：嗯。

飞狐：再说怎么说啊？

S：请那个雉说话啊。

飞狐：哦。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在那儿捂着嘴笑。我请她说话，她不停的笑，而且越笑越厉害，捂着肚子弯着腰。请你说话吧？

她道：姐姐你也演得不累啊？早点儿放下不就早轻松啦？

S：嗯。

飞狐：又来了一头大白象，它的装饰像印度、泰国那边的。象头上罩着红色的大帕，周边是小金片做成的坠子。它的身上披着大红帕，缀着金片。象身上有个简易轿子，里面歪着位白衣女子，是心月狐。她是闭目侧躺着，像在养神……有只很小的老鼠叼着象尾巴。

S：嗯。

飞狐：这组图是什么意思呢？

S：放下你那个我……才能成就大象。

飞狐：哦，对。还看见一头金狮，头上戴着一个金冠，是大日佛王。

S：嗯。

飞狐：但是现在大日佛王好久都没显石榴红的像了，一直都是显的金身佛王像，就像是雕的金刚。

S：嗯。

图像：她站在狮背上的一座大莲台上，双手持薄伽梵印放在身侧，穿的像是古代修行人穿的那种金色袈裟，就是释佛那个时候穿的那种，露出了一边肩膀。她也是菠萝头。

S：嗯。

大日道：好好把基础打好，打好了我好教你更深层次的瑜伽。

S：嗯。

飞狐：她又显了一个图，以前也总是显这个图。就是单腿站立，左腿向外侧弯曲蜷起，脚跟紧紧顶着会阴，双手合十。

S：嗯。

飞狐：这也太难了吧，我这辈子只怕也做不成？

大日骂道：你就是懒！屁股沉得像大象！要像早起的小鸟那么勤快。

2009-3-3 整理-未完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41-1 玉青观记

（哪天？当时没记）晚上，正在网上看八卦，忽觉得双腿热得发烫。虽是冬天可暖气足，我当时只穿短衣裤。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看见伯堂（仙医）满头大汗的给我腿上缠白布，一层又一层的，包的像个粽子。还拿着听诊似的东西往布里塞——听腿？隐态，见他把我抱进温泉里，他在后面拥着我。我腿被包着，只见脚烫的通红。

画中的我热的满头大汗，伯堂也是满头大汗，不过一脸严肃。

我从画中回过眼来，见小雅（家仙）吃着桂圆坐我边上，我就问：这是在干嘛？

小雅：四四会，通下盘经。

我：以前不通？

小雅：不是人身体的经络，是天生气，地灵火。——我真的觉得腿越来越热，向臀部蔓延。我：这要热多长时间？

伯堂：给你治你还嫌时间长？

我：不不不，谢谢，谢你都来不及。——这时感到脚冰凉、膝盖很热。

我：脚怎么感觉是凉的？

伯堂：不通啊。

我：怎么能通？

伯堂：慢慢调，把这些教给我就行了，你别管了。

我：那我现在干什么？——这时我见很多黑汁从画中我的膝盖里渗出来，画中我的腿布都红了，好像流了很多黑血。

伯堂：大换血。

我：谢谢，虽然我不明白……但谢谢。

伯堂：除病血生新血。——这时左脚热了，右脚还凉。

小雅一丢瓜子皮：郎情妾意的，看你怎么还的了他的情？——我：我……谢谢他。小雅摇摇头就走了。

这时右脚心热了。

我看伯堂脸都白了。我想——这是不是什么武侠小说里的以命换命吧？就大叫——伯堂我可还不起！

伯堂“啪”的把我丢下，自己跳出温泉，又是那副傲样子说：谁舍什么命？我是在按柳姐的方法治你，四四会——就是下盘经、上躯经、脉路、内调都要通，有利于你下一步修行，要不是阿意求我，我才懒得管你！

就见天姐红着眼睛出来了，朝伯堂一下拜：朝鹤，我……

伯堂赶紧扶住天姐，一拜到底昂着头就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我就看着天姐——她宽衣解带的下了温泉从后面托着我……我一直看着她，她越是不说话我越心里没底，

我：姐！

她猛地揪着我的小辫子：惯着要识惯！

我：我真不知道怎么了！

她松了手，怔怔的说：我们来帮你，感恩的接受就行了，有不懂的可以虚心求教。

我心想我没有不虚心啊，没有不感谢啊！

她：朝鹤……就是你的伯堂是个高傲的人，你以后对他说话更上点心，说不上趟别把他惹毛了。你刚才想武侠小说什么的——开玩笑？这是早就跟你说的了——不要开玩笑的，可以问是怎么回事，别自己在想，要记住什么叫“虚心”。

我：我明白了。——她抱着我，这时腿还热但不烫了，可能习惯了。

她：小小人，爱窝窝，爱姐姐，爱枕头……最爱窝窝，窝窝就是你自己。

我：姐，你别生气了，我一定好好体会虚心。

姐：虚就是空，把心空了，你什么都能听的进去了，听的进去，才好走啊。（3月2日整理到这里时，心里一叹，她真的是什么都说了，我是什么都忘了……）

我：姐，知道了，那伯堂？他生气了？

天姐低头很妩媚的一笑：他不会生我们的气，只会生自己的气吧。他也苦在五行中，要不何来生气一说！好好待他，也好好对待自己。

我：嗯。

她：再过一刻就可以了，然后来静室。

我：哦。

她：怎么不问来干什么了？

我：嘿嘿，不是都听你的嘛。

她拍拍我的肩膀就把“我”抱出水，她自己还是裸着的，又重回温泉中说到：你先去忙。——就消失在雾气里。当天初次整理完上段后，想写一些话给姐姐：

明明正对面，相隔亿光年。

闭上我的凡眼，嗅着你的发丝上点点清香，迷醉的是我，痛苦的是你。

你说我们就是一体，但是你，却不是我。是爱而不是占有，是顿悟而不是啰嗦。（这时看到姐姐的背影，就接着写到——）

这篇写给姐姐，虽然她背对着我。姐姐、姐姐是不是不愿让我看见你嘴角的微笑？

她转过脸来——一张凶神恶煞脸……

我又做错了？唉……（她的背影又消失了……）

2009-3-3-S 阅-未完

#### 镜如意 47

大日道：好好把基础打好，打好了我好教你更深层次的瑜伽。

飞狐：她又显了一个图，以前也总是显这个图。就是单腿站立，左腿向外侧弯曲蜷起，脚跟紧紧顶着会阴，双手合十。

S：嗯，九阳一套里原本有这个动作，类似瑜伽的“山势”，可以 墙做，很简单。当初教学时大家靠墙不方便，所以就方便法门了……

飞狐：这也太难了吧，我这辈子只怕也做不成？

大日骂道：你就是懒！屁股沉得像大象！要像早起的小鸟那么勤快。

飞狐：要是这样的话……好累啊……我觉得睡觉都睡不够……

大日：刚开始是很累，等你慢慢身体好了就不累了。那时候你就有使不完的劲，上不完的心，漾不完的情……每天都生活在天堂之中。

飞狐：多谢大日吉言。

图像：心月狐走上前对大日行万福礼。图像：大日显金日像在我面前对着我笑，离我越来越近，跟我的身体重合了。

大日道：没有大日行（情）……又怎么得大日心呢？

S：行就是情，行的就是情。

飞狐：哦，她给的意是，让我按照她说的这么去走，这么去做，这么去跟她们容合……要不然怎么成就大日心呢？

大日道：明明大日心，明明百草头。明明春水眼，明明我心知。漾漾青山千层浪，轻飞落日圆。

图像：很多古生灵走上大堂。不少古生灵是显的古动物像，还有一些显的人像，都是衣衫褴褛、步履蹒跚，大部分都是男将士。他们在大堂上像小九拜朝天一拜那样跪伏在地上。白衣大日在大堂空中将身子一旋，万道金光照射在

古生灵上。那些古生灵马上显得健康、强壮，穿着整齐的盔甲在底下齐呼——谢日恩！

S：嗯，你使用天堂这个宗教名词……容易让人误解。

图像：古生灵走了一批又来一批，黑压压的很多。

飞狐：古灵回完了吗？

古灵道：还没有……图像：这些得照后恢复健康的士兵当中，有些是当时的将领。他们站出来开始点花名册整队。

飞狐：整队到哪儿去？

答曰：青潭。

又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九天……

S：别着急，回去了就会不来了。

古灵：下来容易上去难。

飞狐：给我的意……在上面待够了就想下来，下来了……又想回去。总是难得完美。

大日道：只有静定才是完美。

飞狐：给的意，除了定态……总是要不断的变动。

S：嗯，就是今天凌晨她们说的大羊。修的就是这个——大美。所谓大美就是完美，完美就是静定。

飞狐：哦……好聪明啊。白衣大日在喝茶，她问我——二月二……为什么龙抬头呢？又好像是问——二月二……龙为什么要抬头呢？

S：因为春来了。

飞狐：大日在笑。

S：春就是情，有情才能抬头。没情就……死了，抬不起头来了。情就是水，不是说龙喜水吗？

飞狐：哦……对。

S：你让大日再讲讲。

飞狐：大日在点头，你说说得对。大日显得很开心，脸颊泛出淡淡的红晕，微笑着看着你。

S：嗯，二月二算早春啊。

飞狐：她的双眼……含情脉脉。我要是有大日这么漂亮就好了？

大日道：在人间长那么漂亮干什么？又遇不到有情人……在人间还是平凡一些好，好过日子。不平凡的（人）就不平凡在无情。

S：嗯。

大日：高挂日头……你们该休息了吧？

S：唉呀……我们在沐浴大日光……那就歇会儿再来？

飞狐：大日点点头，她们各自去办各自的事了。

中午 11：53——飞狐：刚才想着大日说的静定、大日心……

大日接着道：静定法门。图像：一个人，是我在瑜伽打坐，像是入定了。

大日道：无我相，无众生相。空空空，心空，灵空，我空。

盘古到：有我相，有万物、万生、万法，心中不留痕。

飞狐：这瑜伽坐……我虽然总坐不到位，也算是个瑜伽坐吧？

小仙孩道：你那是瑜伽散吧？还瑜伽坐呢！

飞狐：知道了……我会好好练习坐到位。

飞狐：做饭时想到玉青说明天要来，不禁回想起你搬家前她最后去你那儿的一次。当时好像是她问天凤为什么想待在你那儿，天凤跟她说是帮着搬家。然后你说天凤是长女么，总要费点心。玉青说还不知道是不是长女呢。你说的是，我们这儿也说是长女。我当时想到我们这儿没有明确跟虚空交流过这个问题，不过她观到天凤是心月狐长女是你在场的时候，所以没说话。刚才又想到这件事，心月狐就说——她要是长……那当然就是长女了，要是不长……

S：那就不是长女了。

飞狐：心月狐在点头，你说说得对。

跟 S 闲聊，说到很多人喜欢在外面搜购东西，喜欢看，喜欢逛，逛着逛着就心动了。S：反正我们不去逛，也不

买。飞狐：也是，眼不见心不烦。

S：眼不见心不动。

飞狐：按照盘古先前开示的话，应该是……眼见了心也不动？我突然领悟到，盘古当时是接着大日的话说的，好像是修到大日说的话之后的一种心法。可能是先修空，然后再达到盘古所说的。

S：嗯。眼见也心不动，那就是最后的不动佛了。

飞狐：哦……

S：就是不动佛王，也叫大明王。

飞狐：盘古在一边点头一边捋胡子。

飞狐：我把电脑打开，叹了口气……唉，又要开始干活了。

紧接着一个女子狠狠对我道：不干活就去死！

飞狐：她的意思好像就是她们以前说的死路一条，就是说只有这是活路，要不然你就是死路。

S：嗯。

飞狐：刚才是柳玉说的。

S：哦，我们家柳玉不错。

2009-3-4 整理-未完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41-2 玉青观记（2月8号下午）

S要搬家了，就想着过去帮帮忙，到地儿一看都收拾的七七八八了，大家闲聊起来，S说我天姐这两天一直在他这儿，还说了很多话，如下记录：

S：……飞狐跟她（玉青的天姐天凤）交流，说得很深，是以前我们跟虚空还没有研讨的课题，就是最后到底怎么回去……灵与灵的容合，显的是个金光佛，发着金光。

飞狐：金身佛……（玉青注：没有及时开录音机，一些话没录下来。）

S：嗯，就是金身佛，发着金光……后来她（飞狐）就问，她说即使容合不了，你们不是也可以带回去吗？她说灵与灵的容和是个活。就是显示一个金身佛，发金光。我就让她接着问，如果是带回去呢？带回去……她没说死，但是显示的图像呢好像就是一个石雕的佛，前面还有一个……

飞狐：是一个石碑上面雕着一个佛，然后那个……就像一个牌位，拱形的（石碑），前面就是一只龟，这龟呢也是像个石头一样的龟。

玉青：嗯嗯。

S：就是佛前面有个龟在那儿趴着，好像是个牌位似的。

玉青：是石龟上立着一个碑是这个意思嘛？（碑林常见的）

飞狐：不是，在前面，是碑的前面。

玉青：嗯嗯。

S：我说那这个表示什么呢？她说这个表示位。

玉青：嗯。

飞狐：表示归位。

S：对，表示归位……那我就差不多知道了。就是说金身佛的话，她在上面就是大自在，那么归位的话呢就是定在那儿了，就是……

玉青：还不自在？

S：就是动不了，不自在，在那儿得接着修。

玉青：哦。

S：再修，可能还有很漫长的一个修……讲了一个这个问题，还讲了好些，我都忘了。

飞狐：忘了？你都忘了？

S：我就记住这个了。

飞狐：我也忘了……

玉青：不行不行不行……记着记着记着。

S：不是，因为灵与灵的容合，和带回去的这个差异……因为以前没跟她们探讨过，所以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飞狐：当时就说呢，带回去的相当于……当时是你（S）提出来的一个名词，是个“物”，相当于一种物与灵的容合。后来我们就接着问“物与灵的容合”跟“灵与灵的容合”有什么不一样？不是，是问“物与灵的容合”又是什么样子？她说，就像身上一根毛……

S：嗯。

飞狐：比如说身上这根毛……它有你的细胞，比如说克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人。但是不能说……这根毛是这个人……哦，她当时说“灵与灵的容合”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S：嗯，对对对。

飞狐：带回去的这个呢，她说还是“你不是我，我不是你”。

S：嗯，是个物。

飞狐：嗯，就还是一个物，就是这么说的。

S：嗯，她说是这个差异。因为以前没探讨这个课题，这次就是跟她探讨。

玉青：那怎么修……

S：所谓灵与灵结合的话……比方说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和你的天凤从相应开始，从瑜伽相应开始，最后你的这个心灵跟她的这个天灵容和在一起，就是灵与灵的容合。但是灵与灵的容合很难。她讲了……我忘了谁讲的，说你们还得玩一阵子，得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飞狐：天凤说的。

S：嗯，天凤说的。

玉青：说我是吧？

飞狐：说你们，说你们整个……

S：说着急。

飞狐：嗯。

S：她还给个图像，就像一个立交桥，在立交桥上回来回转，是吧？

飞狐：嗯，给个图像，迪安在上面开着他那个车转悠。

S：嗯，就是跑生意。

飞狐：你（玉青）呢，是给了个图像，是一个晚上，就像霓虹灯下的小店，你在路上……

S：逛着，就是灯红酒绿还在那儿玩着呢，得玩一阵子。

飞狐：嗯，然后给的青霞呢就是挎着菜篮子在街上……

S：挎着包买菜，哈哈。

飞狐：那个立交桥的图是一圈一圈的，就是说你们现在还在外边圈，要慢慢的慢慢的，自己圈到里面来。

S：她说还得玩一阵子，才能慢慢、慢慢的转到她这个圈子里。

玉青：嗯嗯。

S：你（飞狐）跟心月狐闹别扭，你给讲讲？

迪安：嘿嘿。

飞狐：没闹别扭！就是先在那儿说，就说上次你（玉青）不是说我生气吗？

玉青：呵呵。

飞狐：不是关于你说的那个“误会了”，就是把师父的话理解错了。

玉青：嗯。

飞狐：就是那次（飞狐与玉青在网上）聊天呢，本来当时谈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要我整记录了就不聊了。后来我就说，我得把她们讲的玉青的问题再点一下让她更明白，我就打那个“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还打了几个感叹号……后来（我们俩）不就起矛盾了吗？后来他（S）就跟我讲，我生气还是我把我的那个“我”掺进去了才会生气，如果是站在一个旁人的角度就跟我没有任何联系，我就不会生气了。再后来又跟她们探讨了这个问题，后来她们跟我说不用管这么多，就说……嗯，怎么说呢？反正讲了很多，到时候会整理出来，不是说你一个人，就是说一个普遍的学者的心理的情况。另外按照天凤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对你有点儿急于求成了，就是对你的要求过高了。就说按

照她的说法你还得慢慢转好多年，才能够体悟才能够理解。另外就说你这个看书，看的还不够，就是对 X 书，还有心月狐要你看的曲，以及我们发的这些文章，就很多看的还没有理解，没有看到心里去。就不着急，得慢慢让你自己去看、去理解，然后你才会懂。她就说我现在跟你强调这个讲了，你也还没到那个时候，也就是不会明白……他（S）就说我——你就像个妈似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拔苗助长了。后来我心里想……还是怪心月狐！我就跟他（S）说还是怪心月狐。因为我不是跟你（玉青）讲了，就是心月狐那天认你的时候，她专门跟我说……她说我不够关心你，说要我多关心你一下，说你有什么问题要我及时给你指出来。我说那还是怪心月狐，是她跟我讲要我多关心她（玉青）的，要不然我也不会管……呵呵，然后心月狐就撅着个小嘴不太高兴……就在你来之前没多久，就这段，没事儿了。你就还得看书，就别急，慢慢的来。

玉青：我我……反正……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我还得……就是她们不说，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心理，我觉得就是长路漫漫的事儿。

S：就是放轻松。

玉青：对，放轻松。

S：你问问天凤还在我这儿待着啊？问问她？呵呵。

飞狐：在，就站在这儿。

S：要不然……你（天凤）也得回去啊？你就是随时来都行，两边跑着。

飞狐：嗯，她说飘来飘去。

S：嗯，飘来飘去。

玉青：她这什么意思，怎么老过来？

S：白天晚上都在这儿，呵呵，都在这儿。就是总看见她在这儿，在这儿玩。

玉青：她经常跟那个小玉兔两个在那儿混，小玉兔经常跑我们那边去，柳玉姐还跑到我那儿去，给我扎过一次针。

S：哦哦。

玉青：然后又回来了。

S：嗯。

玉青：小玉兔也经常去玩。

飞狐：玉兔……玉兔最那个，呵呵。

S：玉兔净到处跑别人的位上去冒充大日如来，在那儿唬人，显个大日如来像，呵呵，蒙人去。

飞狐：呵呵。

玉青：那可能……我这两天经常看到大日如来，那就是她……

S：嗨，哈哈，那除了她没有别人。

飞狐：呵呵。

玉青：大日一般不会跑到别人那儿去……？

S：嗯，一般请都请不去，很难请。

玉青：有可能！我给你们发观记了，发过来了。

飞狐：还没看呢，还没来得及。

玉青：嗯，你们这两天比较忙。

飞狐：过去了还没有网络，弄好了才行。

玉青：我刚才走在楼底下还看了看，这儿生活还挺方便，不知道你们那儿（新地）生活怎么样？

飞狐：还没调查，呵呵，还可以吧。

S：上次柳玉（S 的家仙）说个事儿，说——省着自己的不用，用我们家的！呵呵呵呵。

玉青：她说的什么（意思）？

S：上次我不是让柳玉给你看看吗？

玉青：嗯嗯。

S：你们走了以后，柳玉跟我嘟囔——省着自己的不用，用我们家的！

迪安：呵呵。

S: 她的意思是说, 你家里的仙也有能管事的, 就是省着自己的不用用我们家的……

玉青: 嗨, 这不是亲吗? 亲近。

S: 柳玉现在架子大着呢, 现在……呵呵。

玉青: 她去我那儿, 教了我们家那个……我们家能治病的(仙)叫伯堂嘛,(她)跟他说了半天。

S: 嗯。

玉青: 说了一会话就回去了。

S: 嗯。

玉青: 然后就看到小玉兔在我们台上捣乱。

S: 哦, 小玉兔到处去捣乱。她去了都是装大爷, 要不然装太上老君、要不然装大日如来, 反正都是她。

玉青: 嗯, 够逗的。

S: 有的学人喜欢听什么开示, 她就跑去开示去。一会儿装大日如来开示, 一会儿装观音开示, 装那个太上老君开示。

(关了会儿机, 聊了聊 S 他们要搬去的地儿, 接着 S 让玉青请她的天姐聊聊。)

S: 没关系, 天凤请了没有?

玉青: 天凤一直就坐在这儿。

S: 嗯。

玉青: 她就拍拍我的大腿, 说……慢慢来吧, 前段时间把你逼得有点儿那个什么……她没说逼我, 就是说……看我有点儿像那个……

S: 脱劲?(没听清)

玉青: 兔子短了尾巴似的, 乱追似的。

S: 嗯。

玉青: 我就看见玉兔跑过来站在这儿, 哈哈的看着乐。她(天凤)说都是为你好。她说自己……她说她在这儿, 主要是您要走了, 给您护驾, 就是到时候跟您一块走……

S: 哦, 送过去。

玉青: 嗯, 送过去, 她是这个意思。

S: 嗯。

玉青: 她说招呼招呼这些来来往往的, 因为您台上这些人也得去, 她就帮着您的管带招呼招呼台上的人。

S: 嗯。

玉青: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不要让我多心。我说那那挺好的,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师父那儿安定了你就再回我那儿去。

S: 嗯。

玉青: 哈哈, 她说不行, 她说她在您那儿待着, 等到我再走的时候再跟我回来。我说那怎么着都行。

S: 嗯。

玉青: 我就说我这两天怎么做功时空空没感觉呢。

S: 哦, 呵呵。

玉青: 她说家里都有人(家仙就是家人), 安什么的都在。我就看见我们家的家仙挺高兴的围着她。

S: 嗯, 天凤去帮着她们那边张罗, 不管怎么说她是老大啊, 她是管事儿的。

玉青: 她是不是老大啊? 她跟我是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充大啊? 呵呵。

S: 是老大, 在这儿她也说是老大。

玉青: 嗯嗯, 她说老大不好当。

S: 嗯, 对。老大不好当, 老大上上下下都得……

玉青: 她指着, 她那意思就是说, 以后要是跟她合了, 就是说还有段距离, 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像还有这个意思。

S: 老大就是什么事儿都得管, 什么事都得担着。



玉青：对，她说我的性格……不过，我在家里都是老大。她说那都是让着你，说我奶奶什么的都让着我。她说不要自己想的太着急，慢慢来，顺其自然。所谓的顺其自然就是今天不用想明天，她这么说——今天不用想明天，但是这路还是得一步步的走。

S：嗯。

玉青：我刚才问她了，我说那天不是让我做 49 天九拜吗，我停了好几天了。她说当时在师父这儿跟我说走那么一段，也就是看我有没有那个心。她说看我有那个心就行，她说你坚持就行。她说得也不要欢意、失也不要伤心，这才叫顺其自然。

S：嗯。

玉青：我说你刚才给他们的那个图像说我在霓虹灯那儿走是什么意思？

S：嗯。逛街，呵呵。

玉青：嗯，她说你爱被新奇的事情所吸引，爱被美好的事物所迷幻。就说你还是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美好，什么是真正的永恒，这样你就会……这也有利有弊，她说如果你真的能认识到她们那边的美好和永恒，也一样会被她们那儿去吸引，也就会执着于那边了。但这是一个过程。

S：嗯。

玉青：她说今天来虽然都在跟你说不要着急，然而我也不会放松你的。她说知道你这段时间还在兴头上，还那个……说要我努力，她说还要在您这儿多待段时间，说让我放心，她说她走之前都跟管带都说好了，叮嘱她多盯着我点做功。她说你不要放羊了！

S：嗯。

玉青：呵呵，她说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这样怎么行？

S：嗯。

玉青：我说你（天凤）的口气……呵呵，越来越像妈了似的，呵呵。她说对你就得管着点。她说好在还在听，要是不听就不说了。

S：嗯，不，天姐一般都相当凶。

玉青：嗯，对。

飞狐：你这天姐温柔得不得了了。

S：嗯，还算……跟所有的天姐平衡来看，她算是最温柔的。

飞狐：我那次就问她，我说别人的天姐对自己的……

S：那凶的不得了。

飞狐：……对自己的人身，有话就直说，有问题就直点，特别那个。我说怎么我看你从来也不怎么说玉青。她就说得慢慢来，说现在说你（玉青）你也不会明白，还会起逆反心理，所以就是先哄着来，后边慢慢等你圈进来了，真正成为修行人的时候，她再来……

S：再来调教。

玉青：她说她说——我也不会手软的。

S：哦，呵呵。

飞狐：就是真正管你的就是你天姐。她那个意思，她在咱们这儿说的有个意思就说你跟她相应的还不够。

玉青：哦……

飞狐：就说你没把她放在心上。你一方面要认为你的天姐就是天上的你，另外一方面你不要认为她是你。比方你刚才说——我觉得她现在越来越像我妈了……她就是你的天，她就是你原来的那个佛。

S：嗯，天姐就是你的天。

玉青：嗯。

飞狐：就是她最关心你。

S：就是说管你一辈子的就是她。

玉青：嗯。

S：别的人，别的任何人都隔着层呢。

玉青：她是最直接的。

S：嗯。

玉青：当然她最关心我回不回去了。

S、飞狐：嗯。

S：另外她也给一个图像，就是你所有的缘……都得靠她收。她说靠你收你收不了，完全最后都得靠她才能收的回来。

玉青：哦。妈祖不在我那儿了？

S：我不知道。

飞狐：嗯？

玉青：因为以前说妈祖帮我收缘。

飞狐：她们是站在上边的帮你聚……

S：帮你照着，帮你聚。

飞狐：但是最后真正实实在在的把你这个缘往回收的就是你天姐。

S：嗯。

飞狐：这些缘之所以过来，就是看在妈祖她们在你这儿……关键是你的天姐在那儿。她们就往回，往你天姐那儿……因为你人身没有办法收回她们。

S：嗯。

飞狐：当时是在别人那儿，他（S）说别人，教育别的学者的时候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天姐在那儿她才能帮你收缘。

S：嗯。

飞狐：后来才转到你这儿。就是说你跟你天姐如果相应得更好的话，她就能更多的帮你收缘，是这个意思。

S：等到其他那些呢，属于老辈的，她能帮你照着，就是好像召集。但是最后能够收到手，还得靠你的天姐。

玉青：给我感觉就是长城上放狼烟，老辈的给你点一把火，但是在那儿站岗的，放人进来的就是天姐。

S：对。

玉青：给了这个图，说我呢就是什么呢，还在那周围玩呢。捡个小石子啊、看看小花啊。然后看见我那个天姐杵着那个……就站在门口站岗，回头看了我两眼……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还在她那个视线范围之内，她能管得着就行。

S：嗯。展示你的这个图像呢，在我们这儿给的一个图像，就是你呢就像个什么呢？图像就是从沙发底下拱出来一只小耗子……

飞狐：不是，那是之前……不是。最近给的图像就是一只小耗子在地上到处嗅，就是想找地方打洞吧，但是又总是不打，到处看……哪个地方好啊？找哪个地方？结果就找来找去，就是没破这个地，就是没打下去。

S：哦哦哦。

飞狐：就是没打下去，就给了这么个图。

S：嗯，在这之前给的图就是在这儿沙发底下拱出来一只小耗子，好像看什么都新鲜，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呵呵。

飞狐：嗯嗯。

S：别的学人的天姐凶得不得了，她们都怕她们自己的天姐。

玉青：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天凤对我还真是……呵呵。

S：嗯嗯。

玉青：天凤就笑的很贼，嘿嘿。

飞狐：她心里都有数的。

S：她有数。

飞狐：只要是你跟她相应，她带你回去，她都会尽心尽力的管你。

S：嗯。而且比方说吧，她现在给你演的戏，到十年后给你演的戏，都能串到一起，都是有联系的。

玉青：嗯。那我就是想问……我们写观记出来给别人看，什么意思呢？让别人帮助咱们还是？

S: 不是, 这个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 TW 的、还有很多大陆的学人心理不平衡。你比方说头两天我们见到的三个……两个快 80 岁的老婆婆, 一个老头。他们的意思, 他们都苦练了十一年, 我去了以后她们才刚刚找到天姐。他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TW 那帮呢也是心理上不平衡, 就是他找不到自己的天姐, 找不到自己天妈。后来她们说, 说勾眉的想法是属于分别心。谁说的? 我忘了。

飞狐: 没说是谁说, 当时没问。

S: 嗯, 当时没问是谁说的。勾眉发来的信就是说……实际上她代表了 TW 的他们整个的心态, 就是不平衡的那种心态。就觉得好像玉青什么劲没费, 天妈也有了, 天姐也有了, 还成天玩。他们都多少多少年的刻苦, 就是心理上不平衡。

玉青: 那我们写观记给别人看是为什么呢?

S: 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们, 就是现在 TW 的和大陆的很多人就要、就应该借着这个劲儿都通灵。

玉青: 哦。

S: 通灵了一大批。就是原来他们法障太深, 就是找不着感觉, 不知道怎么去通。

玉青: 哦, 是不是看我通的这么容易, 他们就更有信心了?

S: 嗯, 更有信心了。就说这“二把刀”这一下子通了, 我们这十多年了怎么就通不了呢? 是吧? 而且尤其是兴达的通灵对他们的震动最大。就说玉青还有关系, 年轻啊容易通, 这兴达一通、青霞一通, 尤其是兴达一通对他们刺激太大了。

玉青: 我倒是希望大家都能通, 佛嘛, 人人都在修佛, 自己修自己的, 何必看着别人呢。反正我是这么觉着的。

S: 嗯, 但是地盘上的一些人不希望别人通灵。

玉青: 哦……

S: 因为谁通灵谁是王呀!

玉青: 这就是人的思想。

S: 哎, 对, 就是把人道的思想裹到这里面去了。

玉青: 刚我在车里还跟迪安说呢, 我说希望师父的……当时他说师父到了新地儿, 空气又好, 场子又大, 到时候学人肯定都多多的。我说那才好呢, 我说师父多些学人, 大家都修佛嘛。你是佛我是佛, 本来就是人身(本源)都是佛, 自己修自己的, 就没有别的想法。

S: 但是主要是有很多人呢, 他总是把人道的东西给搅和进去, 就恨不得你什么也不是, 就我行。很多练气功的人啊, 他都有这个心态。所以为什么《修行者》里面总是成天骂他们? 就是让他们克制这个心态。

玉青: 嗯, 这个心态不好。

S: 嗯, 就是说人各有各的缘, 各有各的跑道, 你自己修你自己的, 你老掺和别人去干什么?

玉青: 对呀! 就是!

S: 但是有些呢……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欲望在修行里边的反应, 容易让自己控制一些人。怎么控制呢, 就是我行、我能量高, 我能够看, 你不能看, 你就得听我的……

玉青: 天凤刚才又说——人的欲望是各种各样的, 你可能没有这种欲望你可能有别的欲望, 都在修中磨, 不要说别人! 呵呵, 说我不要说别人。

S: 哈哈, 嗯, 对, 你还没到那个份儿呢, 是吧?

玉青: 嗯, 呵呵。(嘟囔……)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可能你没有这种欲望你就会有那种欲望……

S: 还有一个, 她(飞狐)跟我说——就是(聊天中你玉青)说是因为我没说明白, 所以你(玉青)才没能悟。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悟这个问题永远说不明白……

玉青: 哪个“wu”啊?

S: 就是觉悟的悟。

玉青: 哦, 嗯。

S: 嗯, 因为什么呢? 所说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去说, 但是她们不是理论。所以就得借用这个说法、借用那个说法就是让你感觉……你忽然感觉到了这就叫悟。

玉青: 嗯。

S：就是需要悟的东西是永远说不明白的，要能说明白了，那就不叫悟了。

玉青：嗯。

S：只能是……比如说你有这个事情你没懂是吧？我从这个角度讲或者是换一个角度讲，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忽然感觉到了，一下子……哦！悟了！顿悟，或者开窍了。这个事情是永远说不明白的。最后就是你怎么明白的，你自己也说不清。就是你向别人讲的话你也说不清。就是它不是用语言文字……达摩为什么不立文字呢，就是这个东西是永远说不清的。它就是一种感觉。你比方说有好多事情……比方她（飞狐）问我，意思好像是我没给她讲，或者是我怎么就知道了？她让我说，我说我说不明白，是吧？呵呵。这个事情根本就说不明白。

玉青：天凤刚才又说达摩面壁不是一潭死水。他是波动起伏了多长……他最后找到了那一碗平。

S：嗯，对对。

玉青：她是这个意思。她说不要看打坐……因为我刚才在想达摩打坐我也打坐呗，她说打坐是个形式。

S：嗯，形式。

玉青：波动心是像潮水一样，只有自己去平。

S：他为什么打坐十年啊？因为他悟不出来！他要是一天能悟出来他就打坐一天就完事了。就是在那儿波动波动……从这儿感觉、从那儿感觉，最后到十年才搞明白了，马上站起来不打了，不受那个罪了。释佛也是的，一悟了就立马爬起来了……

玉青：因为这两天老打坐嘛，我就想打坐是怎么回事？打坐是不是就什么都不想啊，因为你做不到，凡人都做不到……（玉青注：一直以来的一个法障，怎么来的就不说了，破了就行）

S：不是不是不是，打坐就是跟她们沟通。

玉青：嗯，对对。

S：定在她们那儿。比方妈祖啊、九宫啊什么的，这个叫定向。你去想她们，跟她们交流，这叫定向。跟你的天姐交流直至相容——这叫定位。

玉青：哦，刚才天凤又说了一个事儿，就是说你为什么（跟她们）交流从来都不深入。她说你为什么交流不深入？你还不愿意去面对！她说我还是不想去面对虚空（玉青注：自己的天）。所以她说你就像打猪草似的，搂一把就走了，不愿去深入。一方面自己也浅，深入不下去（玉青注：这个浅不是指程度或能量低，那是人道的思想，是指“我”放不下）；第二个还是自己的心情上不愿去直面。（玉青注：对不起我的天，那个我耽误了你）

S：嗯嗯。

飞狐：那个老鼠的图就是那个意思。

S：嗯，这嗅嗅那嗅嗅……

飞狐：嗯。就始终不破这个……

S：就是不往地里深。

飞狐：嗯。

S：打坐呢，如果不能观，原则上来说打坐没有用。

玉青：对对。

S：打坐就是观，就是跟她们沟通。

玉青：那打坐的时候还要录音吗？

S：如果有的话，还是要给录，说一说。为什么采取打坐这个形式呢？就是这个形式对于人来说最容易专注。专注干什么？就是观她们。但是你打坐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顶多四十分钟，不要太长。

玉青：嗯，会受不了吧？

S：嗯。

玉青：呵呵，我一般坐二十分钟就（躺下）睡着了。我有时候的确是像你说的，比较新奇，我比较喜欢观好看的东西……好看的景啊、好看的人，我觉得看那个有意思。有时候让我五分钟，但是现在经常，我经常看着上面全是水啊，山啊什么的，就让我在那儿看，一个人也没有，一只鸟也没飞过……这个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我自己去破，还是找人来啊，还是什么……

S：不不不不，这个就让你静下来。就是说你心乱，让你静下来。

玉青：经常看这种景的时候我就……睡过去了。

S：嗯，就是让你的心能够沉下来，放下来，慢慢的静下来。因为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这个思维减慢的时候，她们才能够介入来收拾你。

玉青：前两天做梦……因为我睡觉之前看了档电视节目，马未都，北京收藏界的第一号人物，就是眼睛识别古玩特厉害的一个人。我就看了会儿节目然后睡觉，做了一晚上的梦，跟马未都后面学怎么鉴别古董。哎，我特兴奋耶！因为他一般都不收弟子的。他说我是他的关门大弟子，然后跟他后面学，到了早上了还在跟他后面学，带我一会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教我这个怎么认，那个怎么认！那天晚上的梦特清楚！马未都脸什么的都特清楚。第二天早上醒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想是不是因为像您说的电视机什么都干扰太大？睡觉之前看了那个节目之后……或者也是反应了你自己的心理……

飞狐：你看你这些就可以去问你的天姐。

S：哎哎，我也刚想说。

飞狐：你的天姐就是你最亲密的！

玉青：嗯，马未都……她说我潜意识里喜欢这个。她说这个呢……她怎么说？嗯，她说你还是喜欢一个过程不喜欢一个结果。就跟那个小耗子图是一样的，特别喜欢新奇的东西。比方说今天鉴一个古董，明天再让你鉴一幅字画，你就觉得挺有意思，跟别人讲讲你又觉得挺有面子，啊，马未都是我老师！呵呵，她说第一个还是电视机少看，说我还是容易被它控制，一遇到你最喜欢的人和最喜欢的事，你的思维啊……因为你跟虚空搭上线了，你的思维已经就很活跃了，就很容易把思维调整到这些事情上来，没用在跟她们沟通上。她说——你为什么跟我沟通的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怎么没去跟我去沟通？她是这个意思。

S：嗯。

玉青：还有我昨晚做梦也是，做一晚上就蹲在厕所里，呵呵，没完没了的上厕所，呵呵，然后早上起来我就问家仙什么意思？她说——去秽物。我说我去秽物，我这两天也没干什么啊。然后刚才天凤就说这是好事，你不知不觉你身上就有很多的秽物，在帮你去。表示一个是你自己想去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帮你去了。

S：嗯，就是你在你睡眠的时候，她们能伸手，就是收拾你。就是你的逻辑思维太强的时候，她们没办法伸手。

玉青：我就跟我天姐说是不是最近老想着那些俗事啊，就是那些事。以前没有做过梦，自从通灵到现在很少晚上做梦。她说这是一个进步。她说这是好事，不是说你以前怎么样，现在你做梦做到反而退步了，她说不是那个意思。她说一段一段的，说我们的事儿你不用管，意思就是说她们怎么收拾我的，就不用管她怎么收拾了。

S：嗯，她（飞狐）前天还是昨天就说过，就是说这些事我连想都不想，就是说到时候她就给安排了，就给收拾了。我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今天不想明天。我说我写书的时候，我写头一句不知道我第二句要写什么，我说我想都不想，我头一句写完了第二句它自然就出来了，这就是顺其自然。

玉青：对，刚才天凤说这才是顺其自然，然后您接着说了句顺其自然，呵呵，特逗。她说我就愿意想，恨不得文章刚开个头呢，就想结尾怎么写了。她说这样不对，不顺其自然了。

S：我写东西没结尾。因为什么呢？也没有事先结构的搭配。比方说想到第一句，我就写上第一句。第二句怎么写不想，完了呢，第一句写完了写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接着写。至于这个能写到哪儿？我自己也不知道。整个《修行者》全是这么写出来的。没有什么组织啊，这些东西，就是按日子啊按时序啊这么写。

玉青：天姐还给您送了一杯茶过来，她说请您喝喝茶。

S：哎，好好。宝贝，天姐是宝贝。呵呵，天凤。

玉青：呵呵。

S：她不管怎么她懂事儿啊，是吧？

玉青：哎呦，我又看见乌祖来了……

S：嗯。好好，呵呵，请乌祖喝茶。让天姐给送茶。

玉青：她怎么指着天凤的鼻子骂？不指着我了，就好像眼里没我了，就指着天凤。

S：哦，她们骂就是骂天姐。就是你的任何事儿，她们这老的就骂天姐。有的还……

玉青：小糊涂心！就骂——说你就听着，又在那儿说三道四，说我，哦，说天凤，呵呵，天凤就低着头不说话，瞭了我一眼，看见乌祖就笑，赶紧过去把乌祖搀到那儿去了，乌祖就把她手一挥说——管好你的人！呵呵，指着，

然后就坐那儿去了。

S：哦，呵呵。

玉青：我就说姥姥怎么那么生气啊？

S：嗯。对，你问问她她到底气在哪儿。

玉青：嗯，乌祖说——不要把自己捧着，让你赶紧看书赶紧修行你就赶紧抓紧，不要以为大家都说你可以慢着，你就慢着了。刚才还看见你在窃喜，她说这都不对！而且还说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说我掺和我自己的意识有点多。说你有时候听别人说的那些事听着就行了。说——不要说三道四，说我说三道四，管那么多干什么？然后又骂了我一句。哈哈。

S：嗯。

玉青：然后又坐在那儿喝茶了。

S：对，就是说时刻提醒自己，不把自己那个我掺和进去。

玉青：她可能说那天，青霞跟美心——她天姐交流……青霞不是老让我看吗，观。我就有时候帮她观一观，问题是这个“意思”。她（乌祖）说我不要转述别人的意思，她天姐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青霞能不能理解是她的事，你不要帮她去理解，这也不是你的事儿。她指着我说。

S：嗯，对对对。是这样的。（说到这儿，何君来了。不再观了……）

2009-3-4-S 阅

附-资料参考-湖南微观记 3

微微：看到我家万缘过来了。S：嗯。微微：它跑到我边上蹭了蹭，碰碰我。

S：嗯，是昨天那些还是有新的？微微：现在都是昨天那些。S：昨天那些，嗯。完了你请它们帮着你照顾那些还没报名的，让它们帮着你安排。

微微：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个老太过来了。

S：你问她是谁。

微微：头发都是白的，但是很模糊。S：嗯。微微：感觉她拄了个拐杖。她怎么说她是我奶奶呀？

S：嗯。你问问她，你请她报个名，你问问她这个奶奶是天上的奶奶，还是人世的奶奶。微微：她摇头没说。S：哦。你让她说，让她报个什么，有没有名。

微微：她说我瞎问！S：哦，瞎问，你请她说话现在。微微：她说我现在跟你还没什么可说的。S：哦，也就是还远。

飞狐：她先那个瞎问好像就有这个意思，就是像个睁眼瞎似的，看也看不清，好像有这么个意思。S：嗯。

微微：她好像想走了。

S：你让她喝杯茶，请她喝杯茶。飞狐：哎，请她喝杯茶，吃点东西。

微微：她过去了。S：嗯，让你那天姐，看看你那天姐怎么照顾她的。

微微：她给她那倒茶呢。S：嗯。微微：这个奶奶是谁呢？

S：那你得自己去问才行呢，你让你那天姐替你问问。

微微：她说她是我们的老祖母，以后你就知道了。

S：嗯，那就是说——老祖宗。行了，你请你天姐好好照顾她。你能看清她那拐杖什么样吗？

微微：就好像是那种龙头拐杖，有些那种弯的，颜色好像是有点那种黄色的那种。S：嗯。微微：头发是那种白的，梳了个髻。

S：那你就好好供着她吧，等到时候她就告诉你她是谁了。你再接着看她们，感觉到谁你就请谁说话。

微微：弥勒又过来了，他好像拿着拐杖戳了戳地。

S：哦，拿拐杖戳了戳地，哦，你问他是不是让你给磕头？

微微：嗯，问完以后他让我在（刚立的香台）那儿给他磕个头。

飞狐：是，肯定是在那儿呀，怎么会让你在这儿（沙发上）磕呢，呵呵。

S：在那儿，你把你那瑜伽垫垫上，垫软点。是让你给那个老奶奶磕头。

微微：是吗？S：嗯。微微：哦，可能是这样。

S：嗯，你磕仨头。微微：看来是个老祖宗。S：对，弥勒都得给她磕头，你看是不是老祖宗吧。

微微：弥勒好像意思是说你这么做就对了。他也去跟她们在一起，去照顾她的那种感觉。

S：嗯。得在旁边伺候着。

微微：小鹿过来了，头拱了拱我的膝盖。飞狐：又让她磕头？

S：嗯，拱拱她膝盖，是不是让她（飞狐）教你小九拜啊。

飞狐：哦哦哦哦……S：你（飞狐）接着就教她小九拜，这不就行了吗？飞狐：现在就教还是等它说完再教？S：等它说完了。飞狐：嗯，说完再教。

微微：以前咱们做的那个（九阳基训）不是吗？飞狐：不是。

S：不是。让你教个新的。微微：哦……它点了点头，走了。S：行，就让你赶紧教她。（飞狐去教微微做了小九拜，然后S让微微当时就在香台那儿给她们朝天拜了九下。）

S：再看看她们都什么样，干什么呢。

微微：都挺高兴的，还有在那拍手的。S：嗯嗯。微微：我家那些万缘就在那儿拍手，挺高兴的。

S：跟你家那小鹿说，再有什么事提醒点你。九拜不就是小鹿提醒你的吗，碰了你的膝盖。微微：它点了点头，冲我笑笑，回去了。S：嗯。

微微：小刺猬爬过来又拱了拱我脚，什么意思？

S：拱拱你的脚啊，你问问它。

微微：我问它是不是说再让我拜拜，它说不是，然后又摇摇头，然后它看了看你们。

S：就是让你行，让你坚持下去，就走这条路。微微：嗯。S：脚就是要走要行的意思。就是让你这条路自己要走下去，要行的深，你问它是不是这意思。

微微：嗯，它点点头走了。我那奶奶又过来了。S：嗯，请她说话。微微：她刚才还是摸了摸我的头，她说——要谨记师言，要往前学。还拿那个拐杖敲了我旁边的地三下。

S：嗯，那意思是让你记着点，要牢记。

微微：我问她是不是这个意思，她点了点头。S：嗯。微微：她看了看飞狐，我说是不是让飞狐给我说说或者怎么样。S：嗯。微微：她说嗯，还点头。

S：嗯。（飞狐茫然的看着微微，不懂是什么意思。）

微微：我理解那意思是让你（飞狐）再教导教导我还是什么意思。

S：哦，你（飞狐）再请那个老太太说说话。

飞狐：她冲我笑，咧着嘴，我还看见她缺了几颗牙。

S：嗯，请她说。

飞狐：我在请她说呢，她还是在那儿一个劲的笑。还说——黄毛丫头，知道我们对你的好了吧？她对我说。S：嗯。飞狐：她说，也没要你跪，也没要你拜。她就说我。S：嗯。飞狐：她接着对我说——不过你也是争气，毕竟是走到了现在。我们还看着你以后的路呢。把后面的都带来，一起走在大道上，共回青天！S：嗯。飞狐：她又跟我说——你走到现在呢，算是修行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二。

S：嗯。呵呵，头一句挺高兴，后面来个三分之二。

飞狐：我怎么了？她就说我走完了多少，就一起说的。

S：嗯，你大喘气。

飞狐：呵呵，不是我大喘气，是她后面还没给我说。

S：哦，她大喘气。

飞狐：嗯，她大喘气。她说三分之二，同时给的图像就是一座高山，我已经爬到差不多一半再往上点。S：嗯。飞狐：她说，后边三分之一要好好走。她说你把这后边三分之一走完了呢，后边的人就可以把前边的三分之一走完。

S：嗯。飞狐：然后我就在心里问她，我说我走不走完这三分之一跟别人能不能走最开始的三分之一有什么关系呢？她就说，那就是我们天的事了。S：嗯，有关系。飞狐：她跟我说，你要是能成为天……你走的这三分之一，就是我们天走的这三分之一。S：嗯。

飞狐：她说，只有天才能带着学人前行。S：嗯。飞狐：然后给了个图就是……像那个剥香蕉皮，但显的不是香

蕉。显的图就是……我这个人是在里面的核，外边是像硬壳，里面是软的这么一个东西。整个形状看起来像个杏仁。然后这个像杏仁的东西就一层层剥开了。

S：嗯。飞狐：我刚才心里想，我也是从一身的毛病，从这个我很重，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她说，这就是脱壳去鞘。S：嗯。

飞狐：同时给的图就是像个杏仁似的那个剥开了，里边剩个我。

S：嗯。这就是大颠说的剥芭蕉。

飞狐：然后她又接着跟我讲。因为我还是——不是特别懂得透，心里边还在想她说的话。她接着跟我讲，她说，S已经讲过——五层次以下人可以指导人；五层次以上的只有天——才能指导人。她说，现在学人都要入观……她还在解释为什么要我走后面三分之一的事……

S：嗯。飞狐：她说，现在学人要入观，你如果还是以人的意识掺杂在里面，你又怎么去指导学人呢？只有你把你那个我放下，你成为天，你才能够去指导学人以后的路。S：嗯，对，就是你背负青天，不要背负你那个我，才能够天道行。

飞狐：我看到她额头中间有个很亮的像钢一样的光球，她现在显了一个很漂亮的像。S：嗯。飞狐：就是一二十岁的，韶华女子。她说上来一块儿玩吧，到上边来就没事儿了。

S：嗯，那你问问她是谁呀。飞狐：她说她是黎山。S：哦，黎山哪，黎山圣母啊？飞狐：嗯。S：黎山圣母是白娘，青娘的师父。

飞狐：她又成了老太太的像，然后一边笑一边慢慢走到那个沙发那儿坐着，拿拐杖指了指微微这边。

S：嗯。飞狐：又说继续观，跟微微说。我说话的时候你有感觉你也可以说没关系。S：嗯，你可以插话，你感觉到什么你就说什么。

微微：你说的时候，我就全是在想你说的这些话。

飞狐：哦，那也行，那行，没关系。

微微：就好像在读书一样，感觉。

S：那就是说他们让你看书，就是看那些观记……就是十九渡，镜如意呀这些东西。微微：嗯。

2009-3-4 整理-未完

## 镜如意 48

2月26日（阴历二月初二）的下午和晚上，是微微和飞狐一起的行观内容，待微微整理出来后再发送。

湖南微观记1中，也就是2月25日微微第一次在S处与虚空沟通的记录，在飞狐还未校对之前就被小草发出去了，这里补充一些当时未录音的现场内容：

S让飞狐请微微在她自己家时观到的那只鹰——鹰说他叫先行王，并显了人形，一身黑袍。

S：问问他跟微微是什么关系？

飞狐：他说是她爸爸。

S：哦，是她爸爸。那你再问问他，弥勒跟微微又是什么关系呢？

飞狐：他说弥勒是她爷爷。

飞狐请先行王对微微说几句话，先行王说——点睛开目。

飞狐让微微自己抓机行观，请她的爸爸先行王跟她说话。微微闭目使劲观了一会儿，说看不到很清楚的图像，就觉得是一片雾茫茫。S说这是雾里看花，让微微去香台上支香。

微微去上香的时候，飞狐问S是不是该让微微接自己的万缘？S说是的。

微微上完香回来，飞狐让她在心里念叨念叨自己的万缘，请她们报名。微微正在观，飞狐就看见过来一只小白羊，说是微微的缘。

微微：那它叫什么名字呢？

飞狐：你自己问它啊？我是给你搭个桥，桥搭给你了你得自己走啊。

S：嗯，你就自己在心里问它，请它报个名。



微微又在努力观……

飞狐：它说它叫花花心？但是它好像不是报的它的名字，而是说的微微现在的状态。

微微：嗯，是这样，我就是觉得我心里很乱，没办法静下来。

飞狐：你不用使劲观，放轻松，越轻松越好。也不用非要自己什么都不想，就在心里不断地念叨弥勒、观音或者先行王，你念叨她们的时候自然就减少其他杂念了。

微微：嗯，我是在心里念叨呢……我好像也看见那只小白羊了，它的角是黑的。还看见一座山，那只羊在往山上爬呢，它还回头看看我？

S：它是让你跟上去，你说让它等等你，你就来。

微微：嗯……然后又看不见什么图像了。

飞狐：不一定非要看到图像，你心里有感觉也是一样的，你就说出来。你爸爸先行王在这儿喝茶呢，你请他说说话？

微微又观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没看见什么。

飞狐：那你心里有没有感觉呢？你在请你爸爸跟你说话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什么反映？

微微：心里有感觉……但我觉得像是我自己想的？

飞狐：S不是跟你说过最开始要假亦当真吗？何况现在有S在这儿你怕什么呢？你一定要有感觉就说！千万不要憋着！你要是一直憋着你就一直通不了，只有你说出来了她们才会接着说。

微微：哦……这样啊……我先前请我爸爸说话，好像觉得他要我好好学习……

S：嗯，请他接着说。

微微：他又说要我少想，好好跟着你们。

飞狐：这不是一下子就通了吗？不就沟通上了吗？你还总是不跟你说话？

微微：哦哦，原来是这样啊！要是飞狐不跟我说要我讲我还真不敢说！我觉得好像就是跟她们隔着一层纱，你们这一下就帮我挑开了！我开始觉得通灵是很难的事呢，没想到就这么简单。

S：对，其实就是这一层纱，你要是不说，那就永远挑不开。

飞狐：你现在可以请那只小羊报报名？

微微：它说它叫小鹿……然后我看见它后面跟来一只小鹿？

飞狐：小羊说的小鹿会不会就是这后面跟来的小鹿？

微微：小羊摇摇头，它说它就叫小鹿。小鹿说它叫白云。

飞狐：哦，那就是我理解错了。

微微：我也是觉得虚空的话很难理解，很容易理解错。

飞狐：对，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可以多请教S或者多问问虚空。

微微：嗯，是的。我其实是因为看见书里何君他们说观一定要是像看彩色电影那样，所以不敢说……

飞狐：他说的也没错，是可以像看电影似的。但是这种看的感觉只是人的所有感觉中的一种。比如玉青当初是先心里感觉到然后看到的，你是一开始看到很清楚的弥勒像，然后是看和心里感觉的混容，别人可能还有跟你们不一样的。何君他们不应该用自己的这一种感觉概括所有的感觉，更不应该只宣扬自己的这一种感觉对而说别人的感觉就不对。

微微：嗯，我家小羊说你说得对，它在不停的点头。

飞狐：唉！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你比玉青还快，看书的当天就通了。九几年的时候虚空的她们就说过，后面的人会越来越快。年前她们也说，今年是女巫年……你跟南狄就算是今年的开苞了……（以下内容见湖南微观记1。）

2009-2-27 记录

飞狐：昨晚睡觉时心想……每天行观、打记录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练瑜伽呢？

虚空中一人道：边行观边练功，别总躺着（观）。

飞狐：好的，谢谢。请问您是哪位？

图像：一位白发白胡子老头，说是我的天外公。

天外公又道：龙船三尺深，何时会有尽头……

飞狐：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天外公给的意：行观是永久的事，必须要有个好的身体。你现在观的那些，也就是龙船走的路程……才是刚起步呢，后面的旅途是没有尽头的……

S：嗯，无底洞。

飞狐：今天下午我陪微微去古董店请观音和弥勒像。这是我第一次进古董店，被里面的珍宝吸引得两眼放光。心中记起……搬家之前问玄女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好去买——玄女当时给了个花瓶的图。于是想在古董店给玄女选个又便宜又漂亮的花瓶，但看来看去没有合适的，于是在心中问：请问玄女这里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玄女有些不高兴的说：都不喜欢！

飞狐：可是之前问你喜欢什么，你不是显了个花瓶吗？

玄女：我显的花瓶又不是这个花瓶，说的是回归。

飞狐：原来如此……不买花瓶也好，我看看有没有其他值得买的，比如密宗观音？S 那儿不是没有观音像吗？

这时不知是玄女还是释佛还是西王母……反正是许多佛祖都不赞同，她们都认为这些东西没有值得买的。她们说：这些东西你买回去有什么用呢？花白钱……吃惯了肉的又想去喝粥？

我一听她们这样说马上收心醒悟了，什么东西都没买去了 S 那儿，把她们批评我的事如实告诉了 S。

S：玄女给的花瓶的那个图像还有个解。你问她喜欢什么东西好去买，她显个花瓶，就是说买这些东西只是个摆设罢了。影视界不是把那些长得漂亮但没演技的女演员叫花瓶吗？玄女的意思就是那些摆设没用。

飞狐：我突然悟到……虽说我先前是说想给玄女买个什么东西，其实还是因为我自己想买，不过是借用一下为玄女服务的名号……

飞狐：晚上，见 S 在文中呵护学人舍不得打，深感心理不平衡。因为 S 总是“打”我！而且还是乐呵呵的！好像我越痛苦他越高兴？！

柳玉：你那个我要是痛苦死了，他可就乐翻天了！

我当时对 S 说：我看观音昨天晚上说的那出戏只可能在我身上发生！

S：你可以问问观音……

飞狐：观音在点头！

S：那你问问她——为什么只打你？

飞狐：观音说只有我是花……

S：是啊，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飞狐：……我觉得我的这种不平衡心理也是因为有我那个我……

S：是的。

飞狐：因为我如实的把虚空说的话说出来，学人们都恨死我了！可是我不想招人恨，也想做好人讨人喜欢……

S：虚空这段时间都是唱的红脸，她们说什么你就如实说。

飞狐：我会如实说的……我觉得我也挺不容易的……

S：是不容易……

大日曰：极冰出净水。

飞狐：她的意思……可能只有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才能帮助我去我？不过我以前觉得我很少有我那个我的……怎么现在发现处处都是我那个我？

心月狐道：我快死了，还在挣扎……

图像：一个黑衣像鬼的人快被水冲走淹没了，他拼命伸长手臂挣扎着大喊救命。

玄龙：处处有我就觉不到我了，无处有我就觉得处处有我。

小仙孩：屋子太脏就觉不到脏了，屋子干净才容易发现脏。

2009-3-5 整理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41-3 玉青观记

21 点 30 分，天姐忽然显像让我到静室，我去上香问做什么呢？她说先打坐半个小时，然后再做功。我说好，见她穿着大红的衣服，黑色刺绣，额前吊着个金色额坠，表情是不怒而威的。

我：是坐着还是躺着？（哈欠不断）

姐：坐、持印。

到了静室，习惯性的去放功带，就打个哈欠，见天姐在天上怒目而视：不是让你先打坐嘛！

我：对不起，我忘了。

姐：这是一种漫不经心，也是对我的一种漫不经心。

我坐好，开始打哈欠流眼泪……看见一片岛，我就坐在岛上，四面环水。头顶有棵树，桃花树？开着粉红色的小花。

我：这是什么花？

姐：燕尾蝶。

我：可不像啊，

姐：燕尾不是朝北就是朝南，永远都是一个循环，此花也叫丹花。在此树下修炼丹珠。

我：哦！（大哈欠）——见天姐坐在半空，心月狐坐在后面显个很大很远的虚像。我们遥遥相对……

姐：松头倾，松（大哈欠）……松肩、松腰（她说的很慢，我全身麻麻，哈欠不断，涕泪横流，见家仙坐空中好几层都和我一样听着打坐。我抬手擦眼泪，天姐瞪着我。）

我：怎么眼泪鼻涕这么多啊？我也没办法。

姐：无情之人不泪流。——我想那我流泪是不是有情人？

姐：你脸上流的都是我的泪！——我吸吸鼻子心想天姐很少显哭的像，原来你难过就让我流泪。（此后有四分钟录音，只听见我哈欠和吸鼻子的声音，还有重复姐说的几个口令：松、翻转手、搭指、吸气、吐气……）

2月10号晚上上香时，见一戴牛角头盔的武士——正是蚩尤啊。

我拜了拜问：您好啊，有何指教？

蚩尤喘了一大口气，硬邦邦的说：我以后到这儿修炼。——我感到意外，急找天姐，见她淡淡的立一旁。

蚩尤指着我鼻子说：我以后看着你，省的你又捅篓子。

天姐一指台上一角：好啊，请吧！

我笑着表示欢迎，拜拜就去做功了。功中经常麻痹，见天姐合着身体做虚无掌。

功后打坐，涕泪不止。观到从背后黑压压的来了很多将士，都穿着蓝色铠甲，戴着蓝色帽缨。见天姐和安管带出来迎接，为首的女将领自称“天英”，属珠王部海族，来者十万。我第一次见到来这么多仙……天姐她们和天英她们一一见礼。

天英对天姐：交各部，集结成行，开伐过来。

天姐：请台上休整！

天英走前还蹲在我面前（我打坐中）眼睛对着我眼睛说：以眼对眼，以心对心，以手牵手，共度难关，朝天歌。

我：谢谢。

这十万众上台去了，为首的打了一个旗子上面写个“木”字。台上筑起了一个个蒙古包似的军营，看着台上的小厨房乱了一阵，很快家人捧出一份份饭菜招待大军。管带忙前忙后的张罗。

我：天姐，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姐：S那儿的。大军前行，台前整顿，先来一部分到我们这儿休整。

我：哦！S搬个家动静太大。她们是等到那边安顿了一块过去？

姐：需一批一批的进那儿的大渡堂，需重新验碟正式统编。

我：看来进大渡堂要重新统编了？

姐：是的，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嘟囔）：我没有操心啊，就是问问。

姐：总得有一个新的气象。

我：总得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大哈欠，见一绿袍飞天女，说是玉灵。

我：哦，原来是我们家的九千岁。（在S那儿观到的她，玉灵来的时候说她是修了九千年的狐仙）

玉灵：等你回来，加入我们。

我：好的，唉，怎么回去呢？——见天姐飞了过去，和玉灵在一起。

我忽然不再打哈欠了：是不是因为收了缘？——见天姐点点头。

我：那接着呢？

姐：持印躺下。——我心想是不是又让我做“游息”，偶然间体验过一次，以后刻意想做时再也体会不到了！S说那是道家最高的功法，你天姐是让你体验一下。

姐：不要求。求了就永远做不到了，要自自然然的。——我打着哈欠一会儿就睡着了。

11号晚上回家的路上，路过一水果摊，看见草莓和橘子，心里刚想是草莓好吃还是橘子好吃？天姐答：草莓。

我：你一直跟着我？

天姐：自然是跟着你。

我：为什么你说是草莓？

天姐：草莓没心。——我知道她指修行的事。

我：修行也要修心，为什么没心好？

天姐：你的心全是自己的主意，还是没的好。

我：现在我事事都问你的意见，有时候不理解也照做啦。

天姐：别想是非，先听话。

我：哦。

这时，看到一些画面：一个刚会爬的小孩（为叙述方便，以下叫他小路）去摸电插座，他妈妈一打手说：不可以！小路扁扁嘴哇哇大哭。妈妈瞪着眼睛也不哄……

天姐旁白：不通就不讲。

画面接着——小路刚会说话时去摸电插座，妈妈一打手……

小路刚要扁嘴，想了想就忍住问：为什么不可以？

妈妈：有电。

小路：电是什么？

妈妈面露难色。小路想——妈妈也是不懂就会吓唬人，哼！然后继续淘气。

天姐旁白：有智有疑似懂非懂。

接着——小路大了些，从幼儿园带了小朋友回来，那小朋友去摸电插座……

小路大叫：不可以。

小朋友：为什么？

小路：我妈妈说有电！

小朋友：什么是电？

小路理直气壮：电就是电！

小朋友不听还要去摸——这时小路急着大叫：我要去告诉你妈妈！

天姐旁白：明了意解不出，只能找妈。

我：对，让他自己的妈管，也就是自己只能找自己的天管。

接着——小路长大了上了中学，邻居小儿刚会说话，来玩时摸电插座……

小路急劝：不能摸。

邻居小儿：为什么？

小路：有电，打到会死的。

邻居小儿不解：什么是死啊？

小路苦笑着想了会：死就是……嗯……怎么解释呢？

旁边小儿妈妈接了小儿过去，笑着说：就是你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哦！——邻居小儿哇的大哭，但也不敢再碰了。

天姐旁白：不懂不通，懂了也不通。对不通的只能勾。

接着——当小路自己成妈妈了，看见自己孩子去摸电插座时，条件反射般的伸手一打……

我：姐，我明白了。

天姐：明白什么了？

我：修到哪步用哪种方法。我应该是刚会说话的小孩，常似懂非懂的乱想，还说不出口。

天姐：跟着我们，行就是你的路，至于怎么带你，那是我们的事了。

我：我就是听话？

天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呵呵，谢谢姐姐。——话聊着，家也到了。过了会儿……

我：姐姐晚上想吃什么？

天姐披着头发坐在台上，面无表情。我想我又错了？

天姐：少想吃的，待会练功为要。——我想我是想表示亲密，妈祖在台上笑着说：又在仰着角了，听话才能行深。

我：行深？我是观行了？妈祖笑而不语，天姐看我一眼：就看你走不走了。

我：哦！知道了。

2009-3-5-S 阅

镜如意 49

2009-2-28 记录——凌晨四点半……飞狐跟 S 闲聊时——

S：你偷着笑什么呢？

飞狐：刚才想起神曲里的有一段，是仙孩跟秋云的对话。当时你批评了一下秋云，秋云不高兴。你让她去问自己家的小仙孩，结果小仙孩说的话的意思跟你的差不多，也是批评她。仙孩的话还没说完，秋云一下子就生气了，骂小仙孩。你当时跟秋云说，应该让仙孩把话说完。结果仙孩突然转成好话了。秋云说那小仙孩变得也真快！

S：嗯，要是人不高兴，她们就变戏了。要是我大，她们变戏，那就得走个大弯道。要是我总大，那就只有原地打转，原地转圈。

飞狐：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先睡觉时观音说的话了，她的话跟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我先躺在床上准备睡觉，记起明天玉青他们要来，把闹钟上好。眼前浮现出他们明天来了的图像……你 S 让我看看——我看见观音在。你说请观音说几句。观音说——来的好，心不好。当时都不懂是什么意思，请观音讲解。观音给的意思是，玉青的心病就像她的障碍，若是改不掉则总在原地打转。她说玉青——别忘了白娘说的二十年。（杏子注：观音这句话的背景是，之前白娘曾经说玉青要先磨二十几年再说。）

S：嗯。

飞狐：现在她们给了个图像——一条很浅很透明的小溪，水浅得就快到水底的石头了。我想描述一下这水有多浅，给了个图像，水没能没过我平着放的食指。S：嗯。

图像：一块跟小溪一般宽的木板立着搁在溪水里，溪水浅而少，冲不动这块木板。S：这块木板太重了，搁浅在那儿了。

图像：还是这条很浅的小溪，溪上漂浮着一只白纸叠成的很小的船，它一下子就顺着溪水流走了。虚空中说：轻舟横过万重山，一舟系千里。

图像：高山上大瀑布在往下流……高山顶上有个很大的太阳照着。飞狐：给了个意，这个地方水最多。是跟前面给的图像的对比。S：嗯。

图像：玉青的天姐穿着一身白衣，在瀑布下形成的河流边蹲着，右手轻轻拂着河水。她的手伸进水里很深，袖子都湿了她也不在意。她显得怅然若失……她抬头问我：你何时拉我一把？S：嗯。

飞狐：我心想我现在不敢拉了，呵呵呵呵。S：嗯。飞狐：我说我怕，她（玉青）像个……刺猬似的，我一伸手会被扎伤。S：嗯。飞狐：她（天姐）似是了然于心，知道是这样的情况，于是轻轻叹了口气，又低头拂水。

S：嗯。飞狐：而且刚才说玉青像刺猬……是说到那儿时虚空中先给我显了个刺猬图，然后我才说的。S：嗯。

又给图像：刺猬的刺服服帖帖，突然一下全竖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又平下去了，突然一下又竖起来了。S：嗯。

飞狐：龙王又来了，抱拳打招呼，我请他坐下来喝茶说话。他看着我们两人对你说，你还是得拉一把。（杏子注：背景是，玉青看了镜如意 38 情绪波动很大，给飞狐发短信说不去 S 那儿了。后来又给 S 发短信说不在乎飞狐怎么看

她，她还是准备过来。27号白天飞狐和S说到明天玉青她们要来时——飞狐对S说，她来了你还是给她开导开导吧？我现在说话可能不太方便……S说没什么好说的，得让她自己去想。）S：嗯。

飞狐：他看看我又看看你，然后说，反正你们两个当中不管是谁，还是要拉一把。龙王：我们龙宫还有一群等着呢！S：嗯。

龙王：借力打力，能借多少力是多少力。

图像：龙王显出龙像，嘴里含着颗大光珠在海里游。游过去很多小鱼小虾，从它嘴里的光珠那儿衔一口光再游走。

龙王：龙王衔珠送佳人（此处指玉青），得不到半点（片）芳心……S：嗯。

【杏子：为什么那个老龙王对玉青如此上心、伤心呢。2009-3-6】

图像：深海中游着很多生物，各种各样的鱼游来游去。

飞狐：它们可能都是等着的吧？S：嗯。飞狐：虚空中一个声音说——等着收秋！像是个小男仙孩说的。S：嗯。

飞狐：观音又来了，她垂目静立，左手捧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柳枝。她也轻轻叹了口气……

观音：怎么办呢？再等二十年就不是她（玉青）的天下了。S：嗯。观音：别说二十年，就是二年……也不是她（玉青）的天下了。

S：嗯。她（玉青）的天下……指的可能是机缘？飞狐：嗯，像是指的这个得势。S：嗯。

飞狐：观音又点了点微微……微微的头上有个小金冠。S：嗯。图像：微微坐在S家的沙发上，喜滋滋的笑。飞狐：你笑什么？答曰：笑美！又道：熊还有三颗心呢？我就不能有？图像：一头直立的棕色大笨熊。

S：嗯，三心就是二意啊。飞狐：二意是什么呢？S：二意……不光是天意，那另一个意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观音：色心的我。S：对。那个意就是色心的我。

飞狐：那怎么办呢？我也不好说什么……图像：观音指了指你（S）……道：还得靠你点化。观音：但是她（玉青）很难改掉……白娘说的二十年，并不是说她的观力有什么提高，而是说的她的心意的提高，她的自我的信仰的消灭。

S：嗯。飞狐：这个自我的信仰是指人自己的人生哲理、人生规划、“我认为”等等，她得自己在行观中，在世上慢慢的磨，等她这些慢慢消掉的时候，她的色心的这个我才能逐渐解决问题。她（观音）说白娘指的是这个。S：嗯。

观音：她观力上没有什么可提高的，就是差在相应上。

飞狐：她的意思是，观力……学人走到这一步就行了，关键是相应的问题没能解决。S：嗯。图像：空中飞着一条青黑色的蟒蛇，它从空中飞下去，使劲咬玉青的头。图像：一朵单瓣的五彩琉璃花……裂了。花瓣与花心脱落，摔在地上……碎了。花心还在，花瓣摔碎了……花心上还留着一瓣朝上的花瓣。

图像：下着丝丝的小雨……飞狐：不知是白娘还是青娘说，天也在落泪……

S：嗯。飞狐：白娘摸摸我的头对我说——你不该太娇惯她（玉青）了。

图像：一头巨大的黑熊趴在地上，白娘坐在它身上，显得很小时。黑熊驮着白娘走了。白娘是坐在黑熊身上的扁担轿子（就是两根竹木上搭着把椅子）上，打着把伞，在蒙蒙的雨雾中逐渐走远。

飞狐：给的感觉特别像西湖断桥下小雨时云烟氤氲的景象，带着淡淡的哀愁……白娘的背影在雨雾中渐渐消失……完了。S：那你也抓紧时间睡觉吧，天快亮了……一会儿玉青他们来了你还要过来呢。

睡在床上我心想……明天玉青来了，要是虚空又说什么她不喜欢听的话那我怎么办？不传虚空的话是不可能的，传出来吧又更惹人恨……这时见一小男仙孩边摆手边说——明天就说她什么都好！你别说话……

2009-3-6 整理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41-4 玉青观记

2月12日晚上心不静，看看书……9点多看见天姐来了，坐我旁边的沙发上。我：姐，我心还不静，看看书再做功，行吧？天姐：看吧，能看到静也是进步。

书中有一段“你用耳根去觅寻时间流动的唵音，并逆流追寻而上，当追寻至宙心边缘时，你就会听见巨大的海潮音，那是宙心性海所发之音。但是，当你追寻进入宙心时，却是寂然无声，动静二相一齐消失……”我就想到师父总是说——她们都不想去那儿。

我：那这不是有个自我嘛？（指她们“不愿”回宙心）

天姐青筋爆了爆，忍了忍开口说：你这个自我困住了天。你的“我”能等于我的“我”嘛？

我：哦。对，要修到和你容合。姐，你是什么样的你？

天姐：观！

我：哦，嗯嗯……

天姐飘到台上去了，妈祖拍拍她的手，笑着摇摇头说：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货。天姐冷着脸在台上打坐。妈祖去了静室，坐在半空。我赶紧连滚带爬的去做功了。

上香，我最近请了两种香，刚要拿一种，天姐就要我换另一种。我心想最近无论我干啥她都让我反着来，也不敢说什么，照做就是了。

今天做功很痛苦，每拜都“爆”几次，还有一次头撞到沙发腿上——疼！我就赌气盘腿不做了，这时天姐教我行几个闭锁，做几个“大虚无”，又命令我接着做。接着我连呼吸都省了，可还是倒地。（我以前被电打过——自己修台灯忘了拔电源……差点去见佛祖，那种麻和疼是很生硬的疼，所以坐电椅是很痛苦的死法，）这种麻是晕的、软的、持久的。头就像装在一个大铁皮桶里，有人在外面“当”的一敲——这是一种酷刑，我在哪本书上看过？哦！林语堂写的书里——我就像 TOM 猫一样倒下了（出自动画片“TOM AND JEERY”猫和老鼠）……所以到最后我又烦又燥的装哭，呵呵，就是没有眼泪。

我：是对刚才的惩罚嘛？

天姐：该加九阳了，九阴也照旧。

我：是不是也因为我晚上没吃？

天姐：知道少食的意思了？不过只是一个方面。

我：哦……我苦着脸：那什么时候加做九阳啊？

天姐：到时候我就会告诉你。

我心想：好险没说现在做。想了又立马后悔——我最近想什么她都反着来。

天姐笑了一下：我不会不在乎你的身体。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做（事事和你反着来）？

我：知道！训练我听话。

天姐：唉，做的也这么快就好了，就是个我放不下啊。

我：呵呵，日日放、夜夜放，这一秒比上一秒多放一点。

天姐：悟在一顿中，慢慢来吧。你出去接着看书吧。

我：哦。

补记：上面对话中光顾着抱怨了，后来想起了，收功的时候我“看了看”自己眉心，一面小圆镜闪了闪光，然后那个位置睁开了一只小眼睛（隐态），我就看到：楼下路灯下一只淋湿的猫；快到西山的路边有个乞丐；青霞正在看电视……一会儿画面就都没了。

整理时我记到这儿，就问天姐怎么回事？天姐让我看一些画面——刚才，功中闭锁时，我忍不住“麻”，就“啊”的叫出来，本来该上升的能量从嘴里出去了，周围的一些鬼仙得到了……我：这么说是他们给我的报答？

天姐：你这没出息的，有了眼功不向上看，向下看。你现在还不能有（这个功）！我就给收了！（S也说过我天姐一直把我护的死死的，什么功能也不给我显！我就那么容易走“邪”道嘛我！？旁边的小雅一个劲的点头！唉……）

刚出静室的时候，“感觉”到迪安正从他公司出来，就给他一短信：出门了吧？过会他来了电话说刚出门，问我要不要汉堡当宵夜，我说不要，他就说待会在旁边的 KFC 买自己的。过五分钟他又来短信说：堵车了。

这时我感觉他没吃汉堡，就问是不是没吃？ he 说是！我一乐，刚要发信：你看我“观”的多准啊！——天姐立马立眉说：观到什么都无所谓！可你以这个为乐为显就是个求了，就有所谓了！

我立马就把那条短信删了，重发——过五分钟就通车了。迪安回信：谢谢神仙。我又乐了。妈祖对天姐说：这个万花筒还得晕一阵！

2009-3-6-S 阅

附-资料参考-湖南微观记 4

飞狐：她又成了老太太的像，然后一边笑一边慢慢走到那个沙发那儿坐着，拿拐杖指了指微微这边。又说继续观——跟微微说。我说话的时候你有感觉你也可以说没关系。S：嗯，你可以插话，你感觉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微微：你说的时候，我就全是在想你说的这些话。飞狐：哦，那也行，那行，没关系。微微：就好像在读书一样，感觉。S：

那就说她们让你看书，就是看那些观记……就是这些。微微：嗯。

S：就是十九渡呀，镜如意呀这些东西。

微微：她告诉我也别看太快。

S：嗯，得慢慢看，看快了没用，看快了不明白。一边看，一边观，一边问才行。哪段看不懂的，就问你天姐，问你家小鹿，小刺猬，问她们，你能感觉到谁在旁边就问谁。

微微：她说我看快了也没用，她说得记下来。好像是我姐姐说的。还告诉我别跟人家比。

S：嗯，就是各走各的路。

微微：说比也没用，得自己修。说你别想着自己会比别人高，你还差得早呢。S：嗯。微微：看到我奶奶拿着拐杖在我头顶画了个圈。S：画了个圈就是让你继续观，继续记。微微：小鹿过来绕着我的茶几走了一圈。S：嗯，也是一个圈。飞狐：我还喂它吃了一颗巧克力，呵呵呵，它走到我这儿我给它喂了一颗巧克力。S：嗯。

微微：小刺猬也爬到我这看了看我……好像有一只野鸡似的动物看了看我，挺长的尾巴上有很长的那个翎毛，也昂着头进来了。

S：哦，那可能是鸾凤，你请她说话。

微微：她现在显的是个女子，挺漂亮的，在半空当中悬着，淡紫色的那种衣服。S：嗯。微微：她说让我好好学，到时候我们好能在一起。S：你问问她是谁。微微：然后她就扭头看了看你。S：哦，扭头看了看我。嗨，说吧，没事儿，告诉她你是谁。微微：她说我就是刚才说的鸾凤。

S：鸾凤啊。微微：说我下来看看你。S：嗯，请她下来坐，喝杯茶。

微微：她跑到我那个位上去了，好像说也是我姐姐。S：嗯。微微：感觉是这个。S：嗯，你让她跟你说个名。微微：说叫秀珠。S：秀珠啊。微微：我问她是不是叫秀珠，她点了点头。

S：你问她是什么时候的姐姐，那可能是很早以前的。微微：她笑了笑，摆了摆手。S：哦。飞狐：你再问她，接着问是什么意思。

微微：她说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S：你请她说说其二。微微：我问她其一是什么，她说你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她说其二是没看到你心里在想什么，没看到你的心。S：她说的这个心就是相应，就是瑜伽相应。微微：她说以后让我多拜拜。

S：嗯，你刚才那个九拜……你要每天做一遍，就是每天……比如说晚上没事了，你上一支香，你就做一遍。

微微：嗯。她说希望我早日升天。好像显的是我跟她一块儿玩的那个场景，就是在一块儿追逐打闹嬉戏的那种感觉。S：嗯，那就是过去……微微：好像是在那个挺高的城墙的外边，看着是个墙边上，穿的衣服好像是那种唱戏的水袖似的，挺长的袖子，挺飘亮的。S：那就是你们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呢。微微：她说你看你都不知道了吧，不记得了吧？她说你赶紧回来吧。

S：呵呵呵呵……微微：又看到一只眼睛。S：嗯。

微微：怎么老看见一只眼睛……这次这眼睛中间好像是黑色的眯成了一条线似的那种感觉。S：嗯，你就问这个眼睛是谁，请她说说话。微微：这个眼睛现在睁开了，睁开以后好像是一个圈一个圈的那种，一个环套一个环的那种光，发光的那种圈。S：嗯。微微：我问她你是谁。她说你现在还是不知道呢，得等以后。S：嗯，那得等大以后，你才能知道她是谁。

微微：嗯，现在显的是我在那个垫子上做小九拜的那个图……

S：她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要经常做，就是每天最少做一次。

微微：好像突然有个大太阳似的，圆圆的球。

S：嗯，那个意思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才能够见到她。

飞狐：你说她做小九拜要不要听音乐做？S：嗯，听音乐也行。飞狐：听音乐做可能相应的力度大一些。S：对不对。

微微：也不知是谁说让我别贪玩。S：哦，你赶紧问是谁说的。微微：还是显的那个小鹿。S：嗯，小鹿。行，小鹿不错，小鹿挺管事。微微：它过来蹭我，还拿那个蹄子伸上来搭在我那个腿上，它的前腿搭在我腿上。S：嗯。微微：把头搁在我那个腿上，特亲。我让她以后多帮帮我，它说那是一定。S：嗯。

飞狐：然后刚才她说那小鹿，就那组图像，头搭在她腿上呀什么。我这边就有个感觉就说，虚空对人是这样的一



种情，人要是能以这样的一种情去对她们就好了。S：对，就近了。飞狐：同时给了个图像就是……一位女子坐在一个大椅子上，可能是她妈，然后微微的天姐就坐在地上，也是把头就……

S：就像小鹿那样。飞狐：嗯，对，就倚在她妈的腿边，把头搭在她妈的腿上。给这么个图。S：意思就是你（微微）跟她们的相应关系应该像这样，应该像小鹿对你这样。

微微：嗯，有个声音说，你现在做的很好——就是得坚持。S：嗯。微微：她说，否则前功尽弃。S：嗯。微微：她说我就是有这个毛病。S：嗯。微微：好像是我奶奶。S：嗯。微微：好像告诉我说今天就跟我说这么多了，她回去……回到她那个位上去了。S：嗯，好。

飞狐：是谁呀？你奶奶？微微：嗯。S：就是黎山圣母是吧？微微：嗯。

S：行，你说谢谢老祖了，黎山圣母可是老祖宗。

微微：她说今天是个好日子。S：嗯，今天二月二啊，要不怎么抢在今天。微微：我看到一个好像那种锣鼓欢腾的那种场面，好像敲着鼓还有甩着那种红红的红绸子似的那种，在跳舞的那种感觉。S：嗯。微微：感觉特热闹。

S：对对对，那就是她们隐界的、虚空的，天上的她们的一个热闹的大日子。

微微：好多好多。S：对，包括天上的，地上的，还有海里的都是，这是个大日子。微微：她说让我以后别忘了这一天。S：嗯，就是二月二跟她们接上了，正式接上了。微微：我爸爸过来了，站在我面前，手里还是拿着他那个鞭子，黑色的。S：嗯。微微：他说我别那么小心眼是什么意思？

S：哦，别那么小心眼，就是让你大度一些。所谓大度就是能包容，能容人，能容事，你问问他还有什么意思。

微微：他给我感觉是说你别往小了看，要往大了看。S：嗯。微微：他说小了看只能看到你自己，往大了看才能看到天地万物。让我记住这句话。

S：嗯。微微：他说我永远都是他的孩子，一定会让我早点回去。叹了口气，走了。S：嗯。微微：弥勒佛过来，他把身子横过来了，他就这样横过来了在这个空中。S：嗯。微微：那样低着头，好像那感觉是趴在那儿那种感觉似的。

【杏子：呵呵，天上低昂似旧，人间儿女成狂……2009-3-6】

S：嗯，那意思就是说他看着你呢，盯着你呢。微微：他手里拿着蒲扇不停的在那甩。S：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让你把心放平。微微：他点了点头，也是让我别着急。S：嗯，就是稳着来，因为平了以后是最稳的。

微微：他立直了以后就飘到一边去了。我那些万缘在我这还挺闹腾的，在玩，高兴。S：行，挺好的，没事了，都请到了。

飞狐：还没请观音吧？S：哦，请观音。微微：又把观音忘了，呵呵。她来了以后就冲我翻白眼。S：嗯。微微：好像有点生气。她说你怎么能老把我忘了呢，我老想着你。S：嗯。微微：还是看到她把她那个净瓶里的水洒到我头上一点。S：嗯。

微微：她说你呀你别太乖张！什么意思不知道，不太理解这句话。

S：意思就是不要猖狂，要把自己放小，别眼里没她，呵呵……

微微：我怎么改呢？她说，好了，今天就到这，你以后按照师父说的做。

S：嗯。你说都请她们一块儿坐着车到我们那儿吃饭去。

微微：都挺高兴的。S：请你那些万缘都一块儿去。微微：我这儿太多了，我觉得。满了。飞狐：那好啊，行，那就去吧。

2009-3-6-S 阅

附-资料参考-水滴石穿-续 41-5 玉青观记

玉青写给 S/飞狐的信：今晚，一直在整理那天去您那儿的记录，整理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仔细接着听……录音快结束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些想法想要告诉您，问了天姐，她竟然很高兴我要把这些写出来给您，她第一次同意我给您写信——我以前把观当玩，似懂非懂、似通非通。

人的“我”是和自身各种欲望相对的，我相信您已经看我这个人看的很清楚了。我以前不明白您为什么就是自行了，飞狐为什么就是观照了……现在我好像明白一点了，但说不出，相信您通过我以后的观记就能知道。

那个小老鼠到处嗅，就是不打洞的图像……我现在还做不到像大颠说的“无物也能应”。天姐说要我守节而进，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感觉，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烦恼郁闷，抱着“空气”怎么守？还老被说是错。我不是怕被说做

错了，只是怕不知道自己错在那儿。

听着录音，我忽然想到您说的话——你天姐是老大、长女，老大不好当，什么都要管（照顾到）什么都要担着——忽然“悟”到这就是我的点。

说实话，对天姐的身份我从2月15日开始有点疑惑（见观记，水滴42，我会尽快发），我不愿面对……但现在不管她是彩珠还是天凤以及是谁的女儿、她以前是谁……这些都不重要……对应我此生修行的这个阶段，我要从“什么都能担着”入手破自己的我，做别人的磨石，更让别人来磨我。宿命也好、机缘也罢，我想我终于找到了这阶段的立点了。

【杏子：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背负青天相……好、好、好；难、难、难。2009-3-6】

误闯蓬莱也好，无心插柳也罢，这片风光对我不曾吝啬。我来了，看见了，也不打算走了……谢谢，真心的。此刻心里很轻松，无语描述……可能以后在事中，在生活中，我还会有起伏，但至少我抓住了一个把手。

天姐含着眼泪，笑的很美。我爱她也爱你们。天凤

2009-3-6-S 阅

附-学者小红花的信——親愛的 S 與各位姐姐們：剛剛看了鏡如意-38 真的是感觸很深，原來人總是自找麻煩，誠如像玉青這麼好的緣，也是因為聽了別人講的話就對 S 產生懷疑，到最後不僅不信 S 也不信自己所觀的虛空，那又是何苦要一頭栽入呢？小紅花感覺走上這條路只有順其自然，不刻意去做些什麼也不想些什麼，但是小紅花還是有唯一想的事，還是希望有機會能見 S 一面就好，這時感覺似乎是 S 音說了一句：但去觀、無所求。總有相見日，何苦自煩心。嗯 小紅花知道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覺的好苦？就像思念一個所愛的人，但卻不知道今生是否能再見一面，感覺有人說：不須擔憂，總有相會時。嗯，知道 S 與各位姐姐們一切都好就好了，心裡也放心一些，總希望 S 與各位姐姐都能過的好好的，期待最初相遇時，點點秋心盡是情……

鏡如意 50

阴历二月十九那天杨柳来电话说为什么她的心里静不下来，后背有东西总是动，令其烦躁不安……

杨柳：飞狐你给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飞狐：你自己不是也能看吗？再说我也不懂……你问 S 吧？

S：是谁心烦？

杨柳：我呀！

S：那就把你的那个我放下呀？给观音上香了吗？

杨柳：上了……

飞狐：观音骂微微……上了香扭屁股就走，也不知道念叨念叨，心里就是那点俗事，忙着看电视……

微微：我得看看每天的新闻呀，不然见了同事都没得吹了，只能像个傻子似的听别人掰活……

S：杨柳你上了香……在观音那儿呆会儿，别扭屁股就走！

过了一会儿，杨柳来电话……

杨柳：我打了会儿坐，静下来了……是我的万缘着急，没事了。

S：像玉青、微微她们这些新手……没有修行理念，仅仅是好奇误入蓬莱。可是像杨柳这些老修行怎么也是四六不懂呢？

2009. 3.16

鏡如意-51-1

2009-2-28 记录——晚上 10:04……

S、飞狐、霏霏一起练九阳第二套，S 让飞狐和霏霏边练边观。最开始没有录音，只能追记一小部分了……

飞狐：看见一条由近到远逐渐缩小的黑色圆柱形通道，通道尽头是……一个白色的鸡蛋？！鸡蛋说……（注：当时没有录音，原话忘了，大意就是它是源头。）

S: 嗯。

飞狐: 这个图像持续了一会儿……白鸡蛋里飞腾出一只白虎, 扑到我身上……不见了。空中坐着素女和玄女, 今天西王圣母也来了……八妖圣母也来了, 她性感无比, 全身裹着紧身似闪缎的黑色鱼尾长裙, 她说是来看看霏霏。

S: 哦, 好。霏霏才刚刚入观……你也观吧?

霏霏: 好, 我刚才都听飞狐说话去了。

飞狐: 我看见观音在霏霏那儿。

霏霏: 嗯, 我正好是看见观音站在我面前, 好像是站在一个粉色的莲台上看着我。

飞狐: 我怎么看见心月狐的像跟观音的像在不断变换?

S: 心月狐是让你拜观音。

飞狐: 可是我们现在不正在做下拜观音这一式吗?

S: 你那是形拜, 她是让你心拜。

飞狐: 哦, 是这样! 我刚才心里刚一念观音, 观音就飘到我面前了。她坐在莲台上, 从头顶生出一朵粉色莲花……这枝莲花一下子分出许多莲花, 呈扇形展开去, 就像庙里雕的千手观音像。接着从观音背后的千莲中放射出万道金光……我问观音这是什么意思? 观音说是金光莲花照。

S: 嗯。

飞狐: 我看观音只给我照, 不给你(S)和霏霏照。于是问观音, 为什么不给S和霏霏也照一照呢? 观音说阶段不同。同时给的意是, 霏霏才刚起步, 还没到这个阶段, 而你(S)已经超过这个阶段了。我又接着问观音她说的这个阶段是个什么阶段。观音说——观度就是要……(注: 有些长的一句话, 记不清了。三月三号中午想到这里时, 观音接着说——观照尽穷。以下内容是按照录音整理的记录。)

飞狐: 正在做九拜九宫, 见玄女拿一根小金棍, 把我们三人的头都敲了一下。她说, 敲木鱼, 赚金钱。看天花, 撒玉币。玉琼骏马朝天来, 乌龟王八孙满堂。

S: 嗯。

飞狐: 玄女坐在霏霏面前, 等着她喊妈。

霏霏: 我喊了她了, 她很开心。

飞狐: 请她说话呀, 别喊了就完了?

霏霏: 她说是早该认了。

S: 嗯, 好。

飞狐: 我看见她坐在霏霏面前翘着腿抽烟……她好像在等着霏霏?

S: 霏霏跟她说话呀?

霏霏: 敲着我脑袋呢……

飞狐: 玄女说什么啦?

霏霏: 忘了(跟她说话)……

飞狐: 呵呵, 别忘, 跟她说话, 玄女是最难伺候的。你要是把她得罪了你可就……呵呵……请她多跟你说说。

S: 玄女最刁。

霏霏: 她让我以后练功多想着她。

S: 那你以后一天不想她都不行。

飞狐: 西王母到霏霏面前去了……她身着宫装, 头上戴着很大的凤冠。

S: 嗯, 霏霏向西王母问好。做最后的大十字了(注: 大虚无式), 十字花开。

飞狐: 佛王在半空中, 坐在莲台上。西王母和玄女都用手朝上指了指佛王, 像是让霏霏赶紧抓住机会跟佛王把线连上。

S: 霏霏向佛王请安, 玄女给你搭桥呢。

飞狐: 玄女和西王母都给她搭桥。

霏霏: 嗯, 她(佛王)好像刚才从我的上方用手挥了一个圈, 但是她还是高高在上不下来, 但不是那种很严肃的

样子。

飞狐：（她们）要你拜佛王……跪拜佛王。

霏霏：画个圈就是这个意思？

飞狐：不是，是刚才玄女她们说的。

霏霏：哦，刚才说的。那回去我就（把佛王）请回去上炷香吧。

飞狐：上香……就在这儿上不好吗？

霏霏：哦。

S：赶紧去上支香。

（瑜伽功练完了，霏霏去上了香磕了头。）

飞狐：看来她们有戏。

S：嗯，有什么就接着说。

飞狐：现在看见佛王穿着一身白衣裙，她先显出菠萝头，又变成梯几头。那意思可能是表示这是她跟心月狐的合身。她站在半空中，手点着霏霏没说话。

S：点着霏霏，那就跟霏霏说说话吧。

霏霏：谁来了啊？

飞狐：佛王啊。

S：佛王。请佛王说话。飞狐你看看佛王说什么。

飞狐：佛王说——观。她说你（霏霏）现在不观花难道等着下马？！

霏霏：我好像看到有个佛拿着盘子似的，但又像是面镜子照着我。那人把它举起来，举到空中照着我。

S：嗯，那就是观。

霏霏：然后她又把镜子摔到地上，好像是个镜子还是个盘子？不是我们现在那种镜子。我觉得那镜子好像碎了似的……

S：要观，最后给它观破。

飞狐：S说话之前，佛王说——观破我。

S：嗯，对，就是破我。

霏霏：我问是不是佛王，她说是。

飞狐：她跟霏霏说——你怕什么呢？你怕的都是个我。她指的是霏霏先前聊天时说怕以后怎么怎么样。

霏霏：我觉得她从地上拿了一支像是枪似的那种，就像古代的那种花枪。用脚提起来拿在手里面握着，用两只手斜握着。

飞狐：我这边说抢关。

霏霏：我觉得她是说……我看见她拿着枪上了马。

S：上了马的意思是冲关，就是冲关破阵。这个阵就是你那个我。

霏霏：好像骑着马到了一个很大的城门前，她拿枪挑那个门。

S：那是冲关。

霏霏：门开了，进去。城门上好像有兵，像是在那儿镇守。

飞狐：有人说，武人大忌。

S：嗯，忌讳的忌。

霏霏：观音好像特别着急的跑到我面前，然后说，趁此机缘早日破关。

飞狐：这边说，破你的第一我关。

S：就是我的第一关。

霏霏：她说，观到此，情才开。

S：嗯，那门破开了，就是表示情开了，第一道情门开了。

霏霏：我怎么听到说——有心无佛是佛也。是什么意思啊？

S：你可以问她——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霏霏：我问是不是佛王说的，说是，是佛王说的。

S：能不能看见佛王什么样子？

霏霏：我觉得是显得是一个那种衣服是比较短的那种打扮。我说不好那是什么样的，就好像头上有个髻。

S：头上一卷一卷的？

霏霏：对对对对对。

S：哦，那叫菠萝头。

霏霏：好像手腕上还带着那种金色的什么东西。

S：环。

霏霏：比较宽。

S：嗯，手环。她们好手环、臂环、脚环……

霏霏：她光着脚。身上穿的是有点泛黄色的那种……就像金黄色。有一只肩膀露出来，斜着的。

S：哦，露着一个肩。

飞狐：她说半臂袈裟。

S：嗯，半臂袈裟。

霏霏：我觉得她给我那个感觉就是说，什么叫有心无佛是佛也？就是说心中无求，到那种有点儿忘我的程度的时候。

飞狐：（她说）就是心在无佛心在天。

S：嗯。

霏霏：刚才第一道城门好像关上了，我看见又去了第二道门。

飞狐：我看见好多道城门，一层一层蜿蜒很远。一共有多少门呢？

霏霏：我只看到第二道。我看到还是佛王骑着战马拿着枪，在第二道门的门口骑着马在转圈。

S：你问问佛王在那儿转圈干什么。转圈就是观？哦，环城。

霏霏：她没给我正脸，也没让我看。还是在马上待着……不转了，原地待着。给我的是后背的，从后面看的图。

S：嗯，那意思就是等着你破第一道门以后得跟上来，跟上来破第二道门。

霏霏：她好像转过来以后往天上走，那匹马还在那儿。

S：给你留下马，可能让你上马——让你马上观。

霏霏：我觉得我骑着那匹马进了第二道门，碰上好多的兵。感觉那些兵是拦着我的障碍似的，都拥在那儿，我往前走不了了。我问他们都是谁，说是我的障。

S：嗯，就是你心里的一些障碍。

霏霏：我说怎么破这些障？有个声音说，唯心行——还是佛王说的。

S：嗯。

霏霏：现在图像变成一个像宇宙似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圈一圈的光圈似的。我觉得我在这一圈圈光圈里，感觉脚踩不实，总害怕往下掉的感觉，很害怕！

S：那你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霏霏：我还没来得及问，我好像在往下掉似的！感觉就是不受控制的往下掉！光圈往下陷，好像是一个洞一样，往下掉。

S：漩涡。你问怎么才能上来？

霏霏：她说不行则陷。

S：哦，就是你不往前行就会陷下去，只有继续向前行才不会陷。停下就会陷下去。

霏霏：现在觉得好像一下子就跟天亮了似的那种感觉，舒服多了。刚才特别恐惧！现在的这种感觉是特别的踏实，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天亮了，回来了的那种感觉。

S：那表示继续向着光明行。

霏霏：嗯，刚才我觉得特别害怕！

S：就是一路向前行。你要是不行，就会顺着漩涡沉下去了。

（注：整理到此虚空曰：逆天而行……顺天则生，逆天则死。2009-5-3）

飞狐：刚才我心想，霏霏的缘分真好，佛王跟她讲这么多话。玉青观了这么久佛王都没跟她讲几句话。S：嗯。  
飞狐：我心里还想，今天她们给霏霏连了好几位天尊了，不知道还要连谁来？接着就感觉说是青娘，接着就看见青娘从天上飘过来了。这儿的心月狐微笑着伸手把青娘拉过来。青娘一过来就把霏霏的头点了一下——你呀！然后就坐在霏霏对面喝茶。

S：霏霏赶紧向青娘请安。

飞狐：白娘也来了。

S：哦，白娘也来了，好，向白娘请安。

飞狐：她坐在青娘身边。还看见天公妈祖也来了，七仙女也来了。我问这都是谁叫的？心月狐说——我叫的。八妖先前就来了，刚才她又显了个像。碧霞元君也来了。我心里想还差谁，想到碧霞，她也来了，比较冷的站在那儿。还有谁没来呢？

S：先请碧霞元君坐，喝茶。

飞狐：嗯嗯，请坐，喝茶。

S：请珠王……

飞狐：哦，珠王来了来了！你一说就来了。

S：还有西洋女王。

飞狐：嗯，西洋女王来了来了。我还没来得及描述——珠王穿得比较……女人？桃红色的衣裙像是唐装，胸脯显得很丰满，露出了一些。西洋女王（大势至菩萨）身着银色战甲，扎着马尾，金色波浪卷发。她骑着一匹大白马，右手拿着一杆银枪，肩上停着一只白鸽。我赶紧请她们坐下来喝茶。

S：嗯。

飞狐：有人感叹道——花开四季呀！好像是妈祖说的，她很高兴。

S：花开四季就是应时、抓机。

飞狐：霏霏快请她们？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一个劲儿的给她们磕头。

霏霏：是，你说谁来了我一直在请她们。

飞狐：那小女孩穿着灰布衣服，很乖巧，不停的站起身又伏下去磕头，一个一个磕……然后她把衣服兜着讨钱？就像古代大街上的艺人表演完了收费似的。天尊她们都给她丢去金币、花、珠宝……每个人都往她的小衣兜里丢一点儿。

霏霏：谢谢谢谢谢谢！

飞狐：玄女跟心月狐一起拿了一束花给了那个小女孩。她把花捧在手里，站在她们身边笑得像朵花儿！

S：嗯，也就是磕头不白磕。

飞狐：心月狐摸着她的头说——乖才有赏，不乖就打！好了，你（霏霏）自己看吧。我看见西王母显像在喝茶，霏霏先请西王母吧。

霏霏：西王母摸了摸我的腿，觉得是膝盖这一块儿。她递给我一枝花，我收了，说谢谢。她笑了笑在喝茶。

飞狐：我刚才心想请西王母多给霏霏说点话，看见西王母微笑着摆摆手。

S：那意思就是说先不说啦。

霏霏：我看见——观音姐姐过来，去跟西王母打招呼似的聊天。

S：就是她们在说话是吧？

霏霏：嗯，又看见我爸爸骑着他那匹黑色的战马过来了，这次手里没拿鞭子，换了个枪，也是黑色的。

S：换了杆枪就是要你以后还要往前冲。枪就是通关、破关的意思。

霏霏：他转了一圈儿，然后我看见那匹马倒着走。

S：转圈就是让你行观，你问他为什么倒着走呢？

霏霏：（他说）不进则退。

S：哦，不进则退。

霏霏：（他）走了。

S：好了，谢谢她们。回家想着再上香拜她们，九拜。

附-参考资料

?水滴石穿-续 42-玉青观记

镜如意-51-2

附-参考资料-?水滴石穿-续 42-玉青观记

妈妈 17 号来看我……住了有十天。

这期间我没有主动行观也没有做功……15 号的晚上功前静静打坐，忽然看见一座大殿空荡荡的没有人，轻纱围幔在空殿里飘荡，奢华的整条木地板泛着月光……有个穿着宽大袍裙黑色背影站在殿门口，我还在看是男是女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急切的呼唤“媚儿”，就见那个背影跑了起来——好像要从画面里扑出来。我心口一紧一下子睁开眼睛，黑暗房间里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我：媚儿？请问是新来的花仙嘛？——没人回答。我忽然想到前几日观到的那支插在尼姑头上的香……武媚娘？又想到以前观到的一些画面（整理时问过天姐，她说可以记下）：曾观到黑暗的海边，一道紫色的闪电照亮沙滩上一个婴儿（弃婴）……第二天有几位女仙路过，其中一位抱起这个婴儿——当时看是妈祖；自从通灵我经常看到一些血淋淋的行刑场面，印象深的是有次见一个女的被吊起来鞭打、还有年轻貌美的女子被砍断双手；留着小胡子的酷吏来俊臣……很多画面当时是一闪而过，现在——当一个人“心里有鬼”的时候，他们就冒出来了、无处不在——我立刻就出了静室。

以后几天陆续有些画面：一上香就见一梳高髻的女子，裸着后背状似卧佛，背对着我躺着，左手搭在身侧；还看见她和那个蚩尤总云雨。天姐冰冷的盯着我的眼睛……

16 晚上看修书，因为蚩尤在台上，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在电子修书上搜索“蚩尤”。见到有句话：“蚩尤总是会帮着小王母……”，我没想到他们还有关系，那蚩尤在这儿……我拿起手机想给 S 和飞狐发条短信“我也不能免俗的加入了小王母幻想俱乐部了”，想了想又觉得无聊，可能招来一顿“骂”就删了。还是自己问吧——姐，你是谁？

天姐没有回应，我想她应该生气了，可能因为都是海里的，让我相应她吧，以后观到小王母再问问吧。我想问问蚩尤，他总是显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相，冷冷的说：最近我兄弟们会陆续过来，来一拨你要好好接待一拨。记住，你欠我的！我嘴上答好的，心里想你一会对我凶，一会跟天姐那个……

那十天不行观也不做功的日子，开头几天挺惬意的，后来心里想着她们是不是走了，有时候感觉一下都还在，就急急退出来不行观了……迪安咳嗽，我买了瓶枇杷露，想了想又供在了台上，还放了支小勺在旁边。我：这两天温差大，很多人感冒了……我知道你们是虚空，但如果有人需要就拿去用。我看见她们都在，或在客厅、或在餐厅……都双盘打坐不理我。

2 月 25 日送走妈妈，就给飞狐短信约后天去拜访“西居”。26 日晚上在网上看到《镜如意》38，断章取义的让人很伤心也很生气。就给飞狐短信“很累，不想去了”。她回“行”。正想着这条路走下去太累了——无论做什么都被管着、无论做什么都被横眉以对，我何必呢？何必呢，我放着舒服日子不过？索性就算了吧。天姐就出现了，穿着黑袍子一身的寒气，脸隐在黑暗里，一言不发……良久，她说：既然如此，你把所有的观记都删了吧。

我重回电脑，一篇篇看过，心里很难过。这一路姐姐和家人一直陪着、自己也常常通宵达旦的……天姐背对我，一直一直在那儿，不走也不说话。迪安回来后去上香，我只远远的看着……

一夜相对无语，寒从心经漫步。——我

少不更事一心横，吾自坠暗无天日。——天姐

还是舍不得姐姐……但这一夜让我真的感受到了我对她的感情，无所倚又有所依。周六还是去吧，给 S 发了短信，很快他就回了“来吧”……（玉青注：短信内容有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包括飞狐——指的是别人和她的“我”；也只在家人和 S 您的看法——指虚空和现实的家人、S）

【杏子注：玉青收到的回复短信“行”和“来吧”，都是飞狐请示 S 后，S 让飞狐发出的。学人的所有信件、电

话和短信的回复，都是经过 S 的允许后我们才回复的。另外，镜如意 38 中截取的聊天记录是属于原聊天记录中与修行有关、对学人有所帮助的部分。所有发出的镜如意 38 中的内容，即飞狐指出的玉青的问题，并没有掺杂飞狐的我进去，而是虚空真实意。若是飞狐所说有误，S 会让我们进行更正。S 所说的当时飞狐掺杂进去的我，是指聊天最后飞狐的发火，即情绪的不稳定。

小草\*\*//众宫她们对飞狐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 S 不说、不打学人了吧？因为说了也是白说，打了也是白打，他（学人）那个我还是他那个我……你看玉青不就是这样吗？刚刚跟她说完，她当时好像是放下了、心胸开阔了，明白自己的问题了。可是转眼就是过去愁、今日忧……过去她把自己对问题的不理解推到 S 没说清楚，现在把我们对她的指引推到你的那个我……千变万变都是那个我，千戏万戏还是那个我，这就是她无法前进的原因。因为她心里的我太重，就容不下……2009-3-8】

2 月 28 日去 S 新租住的西居（以前租住的房因 G 要求换个离城再远的地方——退了），宽敞整洁、阳光明媚。S 早上五点才睡，因为虚空一直在说话……我们到时不过十点多——飞狐忙着张罗，S 有点疲惫的从房间出来……青霞忙着参观，S 笑着让我坐他旁边问我近况。随后，大家闲聊起来……

青霞：早上兴达上香，我上香。昨天晚上我就通知她们（家仙），我说今天看师父去，让她们都早点休息。

S：嗯，行。这一段儿挺好，这一段她们正给飞狐上弦呢，呵呵，收拾她呢。

青霞：哦！呵呵……飞狐漂亮了啊。S：她们每收拾一次，这个人就能上一层。她不收拾的话，人总是在原地转。青霞：对，她收拾等于就是关照你，等于就是……管你呗。S：嗯，因为她自己有的时候觉不出来。青霞：对，那怎么收拾飞狐啊？飞狐：都打出去了，观记都发出去了。青霞：哦哦！三十几啊？S：四十二了。青霞：四十二啦？哦！我看到三十九了。S：嗯。现在四十二了。玉青看看……

玉青：我只看见妈祖在这儿，别的都没让我看见。S：哦哦，妈祖，你看见妈祖你就请妈祖说说。玉青：妈祖就给了个字“磨”，还让我磨。S：嗯，磨。以前白娘不是说让你磨二十年吗？玉青：对呀。S：这才几天啊？玉青：对，我看见大日也在这儿。

S：嗯，你看见谁就请谁说话，她让你看见就是说你可以跟她交流。玉青：嗯，她说一个“心下成汤”。不知道什么意思？S：心下成汤啊？哪个汤啊？玉青：就是汤水的汤。嗯，心在静中磨。因为刚才妈祖说完“磨”之后，我就说“磨”怎么磨啊？她就说心在静中磨。S：心在静中磨，那就是说在观中磨。玉青：嗯，对。不观是不行的。S：对，不观没办法磨。

玉青：给了图——我撑了一把伞走在雨里，雨噼里啪啦下得很大。然后就看见我撑个伞挺费力的。她（妈祖）说让我顶风冒雨而前进。观就是那把伞，擎的住你就能走得更远，擎不住……就不好说了。S：嗯。玉青：然后不知道是玄女还是谁说了一句——大梦不会醒，心在糊涂中过，还早着呢。她说我们不想再说你了，你自己勤着点观吧！

S：嗯。玉青：我看见天凤就站在这儿低着头……这两天没怎么跟她交流，她就一直就在这儿。嗯，看了我一眼叹口气，然后就坐我边上去了。她说——心不静，谁都帮不了你，一点火就炸。呵呵，她说先把心静下来再说吧。S：嗯。

玉青：她们都挺淡淡的样子。S：嗯嗯。玉青：我看见一个女的穿着粉色长裙，戴着一朵蓝紫色的大牡丹花吧，她是从卫生间那边的那个门走过来的，身上裙子上还坠着珍珠什么的。她过来之后给您稍微做一万福就坐到这边了，（说）心缘静水，狄星下凡尘。哪个狄啊？哦，是那个犬字旁的狄。（玉青注：查《辞海》，“狄”有不少解释，天姐说在这里意为两种：一是古族名；二是雉的尾羽，即我小。）

S：哦哦。玉青：嗯，狄星下凡尘。双眼被雾迷，心在惑中，一惑过了又一惑，一山过了又一山，自己攀山去吧。S：嗯。玉青：我说我这两天师父说让我少想，那天看《镜如意》38 一看就炸了，其实也没看完就发一短信，就觉得特别累……就是那种感觉，不想再走了。后来第二天给您发短信的时候，其实开始短信不是那个内容，正好那个时候青霞给我打一电话说要给我拿一套《词源》（玉青注：翻《词源》，当时心里想她们想告诉我什么就让我翻到那个字，一翻就看见“恒”字，王安石：君子不可以不知恒。）我觉得家人（隐中和现实的）都那么支持，这条路应该走下去。然后就把短信给改了，给您发了过来，嗯。S：嗯。你问问刚才那位是谁啊？

玉青：她说是……珍珠仙子，呵呵。S：珍珠仙子啊？以前没露过面。玉青：是吧？嗯。S：那你请她多说说？这是个新人。玉青：嗯，她说她来自东海，东海深处有明珠，花繁景簇舍家人。前瞻后顾不思量，无言无心静守天。前程有万舸，路有千流漂，小筏过境难，团聚抱心……不惑往。给了个“无言”。



S：你问问她跟你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关系？这以前没露过面。玉青：她说她不想告诉我。S：她不想告诉你，那以后再说。呵呵，那你记住她，她就叫珍珠仙子啊？玉青：嗯。S：昨天……你天姐在这儿显相，在山边瀑布那儿撩水，完了，龙王什么的、东海龙王什么的都出来了……

玉青：唉，他是蚩尤老爹是吧？东海龙王。S：东海龙王啊？玉青：嗯。S：东海龙王也不……实际上蚩尤呢，在最早呢，我们就是我呢就是认为他是东海龙王的长子。玉青：嗯嗯，大太子。S：那个东海龙王呢，好像衔了一颗特别大的珠，好像龙珠是吧？就跟你讲，给你龙珠还是珍珠，说你不要，不，说给你龙珠也换不来你一点心……还是一片心。玉青：我这两天很难过。

S：她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来，说你。还大部分都是海里的，东海龙王那儿的。玉青：嗯。我就是特别有抵触情绪这两天，不想观。S：你这个抵触情绪在什么地方呢，是人的毛病。你什么时候能从这个误区跳出来，你就能洒脱。

玉青：特别……特别累。S：嗯，怎么才能洒脱呢？比方你在单位也是，比方说要是你同事一叨咕你，你可能心里就会觉得不满，是吧？你要是能把自己……就是……你自己从你自己身体里出来……能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玉青：嗯，就是玉青是个角色。

S：就是你在看她演戏。就是她这个人间的戏路怎么走，或者是其他环境的戏路怎么走……就是你别把你的心也掺和进去——那时候你就洒脱了。这就是瑜伽身心分离的一个方面。你只有这样你那个心才能不动，不然的话你这个总受环境的左右，所谓环境就是周围的社会啊什么的。

玉青：天姐说……你这关很难过，但是必须得过。S：嗯，对，必须得过这关。这关过不了的话，你的情绪——那一天不知得变多少变。因为环境因素总在变，所以你这个情绪也随着环境在变。玉青：不知道谁啊？好像玄女说了一句——狗改不了吃屎。

S：哦，呵呵。实际上修行最难的就是这块儿，你不把你这个我弄出去，那不行。玉青：我刚才就觉得很难，因为人的本性，真的很难很难。S：嗯，那个谁？是郑板桥是谁说的“难得糊涂”是吧？他实际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呢他也不能把他那个我摘出去。所以他采取的方法——唉，干脆糊涂！谁说的我也装听不见，我这心不就不乱了吗？

玉青：把自己锁起来。S：嗯，实际上这个也不好。心不糊涂，但是我的心跳出来在一个高处往下看，就把下边当作是一个戏路就完事了，都是一走一过的事儿。你这样才能够洒脱。就是——说我不是我，说你也不是你。你比方你哪天说谁一句谁发火了，你可能跟着一个反情绪就出来了。你就不当回事，呵呵，你要不就走，是吧？就什么都不当一回事。玉青：迪安那天回家，就是看《镜如意》38 发短信那个晚上，我就坐沙发上灯也没开，然后迪安回来了，他也……迪安其实挺有灵性的，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就说你陪我坐会吧。S：嗯。玉青：他就说现在这个世上能惹你生气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飞狐、一个是师父。他说不是我那就是飞狐和师父，说他们写什么了？我说没写什么，我也不是说那个……我只是说感觉到特别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了一句修行还是在个人，然后开导了我一番，后来我觉得他还是挺有灵性的。S：嗯，他毕竟在青霞熏陶下多少年了，哈哈。玉青：哈哈。

青霞：呵呵，还是他，迪安他自悟挺强的。我有时候说话还没有他说的精辟，没他那个……S：他看问题比你客观。青霞：对对，我是比较简单。S：就是我从他一句话我就看出来，就是他看问题比你客观。青霞：对对。S：比方你那天说何君，他就说人家何君当时没那么说……青霞：嗯嗯，对对。迪安是比较客观，他也总是想着别人的好。就是说，我是什么呀，记着别人的好是好，但是我呢——就是揪着人家的一点小错误不放，呵呵，我是有点不饶人似的，得理……

玉青：好像天姐说了一句——女人的通病，呵呵。S：哦，女人的通病。呵呵。青霞：我这最近去何君那边的一家牙医看牙……我说我周末可能要到师父这儿来……他说最近还是别去，他说 G 老找他谈话。我说我就是去看看老朋友，也没有什么。他就没说什么了，他说 G 找我谈话，我有时间我去跟师父汇报。他说你不用跟师父说。

S：何君前些日子带些外省人来了，两个男的中医，一个女的也是中医。青霞：对对！S：那个女的是个巫。那个女的呢原来是协和医院的中医，后来到河南去了教点书，现在自己不干了。她一来……我一看是个巫，她没怎么接触过我们这摊儿（昆仑瑜伽），我一看她的那些手法呢还是过去那些老气功的手法。

青霞：哦。S：你不是哪儿不好吗？拿点儿东西——你把这个吃了！别人不许摸，就许你自己摸。青霞：何君以前也是这样。S：嗯，对对，何君老是说（这个巫）跟他过去一样，哈哈。青霞：没错。说你后背疼吗？你把这杯水喝了，说一口喝干什么的就一口喝干。说你以后天天你就倒点水，完了一口喝干就好了。不过他（何君）这招吧还真灵……有个人后背老疼，就让他给喝好了。

玉青：这是什么意思啊？S：这个也有效果，你现在就……青霞：它这是什么道理啊？它为什么……S：你（玉青）现在问问你家天姐，你说让你天姐给你讲讲，你说这段是怎么回事儿这个？玉青：她说借什么灵之手啊？借灵之手显你之灵，呵呵。

S：嗯，对，就是借助身边的鬼仙、动物仙。当时那个女巫她自己没说，实际上她自己认为自己就是观世音。青霞：哦。S：实际上她来了（我）一看，哦，是黄仙，就是她的那个本事都是黄仙给的。

【杏子注：当时那个何君带来的说是很厉害的女巫提出给S和飞狐治病，让S和飞狐吃下她“发了功”的食物，说是吃了就好。S和飞狐一概照办……第二天飞狐问S，怎么我身上的病还没好呢？我还真希望那人能治好我们身上的病呢。S让飞狐问问她们。虚空说，她那点儿小本事在这儿施展不开。】

青霞：就是附体。S：嗯，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她身上一个黄仙一个狐仙。实际上就是说你（玉青）要想掌握这套也很容易，但是呢你天姐她是死活不让你走这条路。玉青：嗯嗯。S：她死活会看着你，不让你走这条路。青霞：嗯，没有用、没有用。

玉青：嗯，我天姐特奇怪（这两天），她现在不跟我交流了，每次她就……看着我，就盯着我……S：嗯，呵呵。玉青：然后我说你跟我说话？她就把背转过去，她也不走，就那天晚上（玉青注：看38的那天）就一直就在那儿……

青霞：她看着你呢。玉青：然后搞到后来，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她也不给我看她的表情……然后我越看我心里也觉得挺难过的。

S：嗯，她们的一种习惯……也是个语言，好些学者他就说他找到他自己天姐了，她天姐就是不理她，像开始你（青霞）那个天姐也是远远的，也不理你……

青霞：对，也不说话。S：这本身就是个图像语言，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跟她的情没到。青霞：嗯，太远了。

S：嗯，你（玉青）那个天姐是那样的话就表示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心绪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了，使她没办法跟你说话。当你心绪平静的时候，心绪转好的时候，她就会又是一种情况了。（未完）

### 镜如意-51-3

S：嗯，你（玉青）那个天姐是那样的话就表示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心绪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了，使她没办法跟你说话。当你心绪平静的时候，心绪转好的时候，她就会又是一种情况了。

玉青：她忽然掐我胳膊。

S：她意思就是你明白没有？呵呵。

青霞：那些天恐怕因为你（玉青）没练功，也没跟她们交流，这不是她妈妈来了嘛，好几天也没打坐，可能她们也生气了呗。

S：嗯，也不一定，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心绪，她们要的就是心。

青霞：嗯，后来我就说练不练功可能也不是主要的。

玉青：我天姐说——你台上堆了再多的供品，我连看都不看……嗯，我这两天堆了很多东西在台上，她说她看不看。她说你的心离我有十万八千里远，说你还让我赶着你啊，说自己滚过来。

S：嗯，不是有句话叫山不过来，我们过去吗？她就是你的山，你得过去。你得过去去贴她，去贴近她。你别让她去贴近你。

玉青：她说你怕个什么啊？跟你说了自然行，只知道意思不知道怎么做。我说什么是自然行？她说就是什么也别往心里去，我说什么你就听着就行了。

S：嗯。就像什么呢？大大咧咧的，乐乐呵呵的，成天高高兴兴的。

玉青：她说你还把自己给捧着，太在乎自己的感受了。

S：对对，修行不能像上海女人那样那么精明。呵呵，不能那样，就是大大咧咧的。这几天她们也在一直收拾她（飞狐），她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她们也在跟她讲，就说你（飞狐）……她走到这一步了，你这个我什么时候能够放下。整个修行路上实际上全是这个“我”。就是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这个“我”放下多少，到这个层次“我”必须得放下多少。你这个逐渐的放就跟她们逐渐的近。

玉青：你一说这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昨晚观到了没记……昨晚打坐了一会儿，好像应该是天姐说的，说比如像第一次就是我刚写第一篇观记，你们不是问我为什么不跟你们联系吗，有一个星期，她说你怒了一个星期，

就是生气生了一个星期，不理解不理解了一个星期。但是这一次呢你也是因为这个三十八生气，但是你生气了十二个小时，她说这个呢就是不断的缩小一个过程。昨晚天姐跟我是这么说的，她说你什么时候呢把你这个过程缩短了，把你这个下意识“我”变得没有了，变得没有人的下意识，她说凡是下意识都是人的意识，只要你没有那种下意识，你完全按照她的思路走，你就把我放下了。她是这么说的。

S：嗯，“我”需要不断的碰击、磨。要不然这个“我”总有，你自己还觉不着。

玉青：蚩尤现在在我的台上，他总是显个外国男子相，蓝眼睛黄头发。

S：嗯，行，你好好供他，蚩尤找不着自己的地方。

玉青：他以前那些兄弟来了一些在我台上。

S：嗯嗯。

玉青：他说我欠他的，呵呵，欠他的就得还。

S：嗯。这个“我”……观、磨这个“我”都得是通过事情磨。没有事情的话，它磨不到。

玉青：天姐说，你要相信我们，相信师父也相信飞狐，也相信自己。别把自己想得伟大，好像别人都欠你的。她说你在修，别人也在修。你在磨，别人也都在磨。

S：嗯，对，都是在磨。所谓快和慢就是你磨的快和磨的慢的问题。

玉青：就看你愿不愿意……呵呵，给了图就是把裤子趴下来，坐在那儿让人打。她说不管你嚎的多厉害，你让人打就行了。

S：哈哈，释佛打了顿屁股，打她（飞狐）板子。是昨天吧？

飞狐：嗯……是二月二那天。

S：嗯，二月二把她好顿收拾，哈哈哈哈哈。

飞狐：就打了一板子……

玉青：然后观音还是谁说了句……

青霞：释佛很少打人，释佛一直挺……

S：嗯嗯，呵呵，观音说什么？

玉青：就得打，不打不明。

S：嗯，不打不明。

飞狐：以前不是大颠那时候就是讲……哦，就是释佛说的，说是越打越亲……还是个什么话……当时杏子……就是雪山曲续里边，杏子在底下加了个小批，就说这个打就是棒打的意思。

S：嗯，棒打的意思，对。

玉青：我天姐说，别人求都求不来呢，棒打你一顿你还……给了个图像，有人拉着我去要棒打我，要打我屁股，我还“啪啪啪”给那人几个嘴巴。

S：呵呵，嗯。一般的她们到一些（能观的）学人那儿，那些学人看天尊总是跟他们说拜年话，说好话。昨天她们也讲了，她说跟自己人不用说那些官话，跟自己人就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你的问题。

飞狐：就是二月二她们讲的。

S：嗯嗯，二月二讲的。

飞狐：记录她们可能还没看。

玉青：嗯，没看。

S：嗯，她的意思就是，跟她们远的人才说那些好像官面上的话。

飞狐：说是官面话。

玉青：就是衙门话。

S：嗯，对，衙门话。就是说——哎呀，你好啊，过年发财啊……意思就是说说这些话。她的意思就是对自己人没有那些客套话，没有那些官话。就是你什么问题，你怎么回事，你下一步该怎么做，简简单单。你比方说你跟你周围那些人也是，你跟那些跟你关系不近的人你都是客客气气的。

玉青：对。

S：你发火你只能跟迪安发去，就是这么个关系。她（飞狐）总是跟我说，说我为什么对任何人都特别好，就对

她总那么凶，没有一天不吵、不说她的。我说那是把你当自己人。开始她不理解，成天跟我怄气，一肚子气……现在逐渐越来越这个气拉的时间越长，是吧？

飞狐：什么叫拉的时间越长……这是什么话？！呵呵呵呵。

众笑！

青霞：就是很长（时间）才生一点。

飞狐：哦哦哦，我懂了，这话有语病。

S：嗯，就像说她（玉青）似的，间隔从多少天到十二个小时，是吧。

青霞：对对。还真是呢，巴不得天天棒打呢。

飞狐：这次二月二就全是说我的，不过我这次觉得特别好。因为她们不说我就没办法走了，只有说了……

青霞：对。不知道自己还存在什么差距。

飞狐：对。

S：她们也讲究方法。在这之前，去年，我说她（飞狐）、吵她的时候，她们护着她不让说。那就是说什么呢？她还没到那个机缘……

飞狐：没到那个时候。

S：嗯，说的话呢，可能那时候跟你（玉青）似的，要一说反而起抵触情绪，跟你顶着干、顶牛。一直到今年二月二……

飞狐：不，一直到过年。

S：哦，过年。

飞狐：从过年开始，她们就明说了。

S：哦，她们开始让我说……

青霞：知道你能接受了，知道你到一定能接受的程度了。

飞狐：到这个时候了。

S：到了自尊心能接受了，她们才开始说，她（飞狐）才悟。

飞狐：对。

S：你（玉青）这个也是，还没敢跟你使劲说呢，呵呵呵呵。（玉青注：我觉得她们对飞狐说的话“比较温柔”呢？她们直接或通过飞狐说我的都很冲呢？不知道S这个“使劲”切在哪儿的？花仙说：位置不同、路也不同。）

【杏子：众宫她们说，正所谓杀鸡焉用牛刀……没有可比性。她们又问，玉青的这种想法……反映出一种什么心态呢？

小草\*\*//争、斗、比。

杏子：她们说，你（玉青）把这些人生哲学用到我们虚空和S这边了，注定是个虚空、我实。

小草\*\*//前几天飞狐在看玉青发来的观记41时对S说：玉青家的仙对她可真是好！随时注意引导她，而且从她的观记上来看她也很听话。可玉青为什么还是现在这样呢？玉青家的一位家仙代表答道：因为她心里不服……S：嗯，不服小。才刚众宫又说，（玉青）总以为比仙佛还强，自己能够想得清楚？

杏子：玉青看了镜如意49资料参考里附上的她的信以后，发短信问飞狐，她明明在信里写的是龙彩珠，为什么给改成彩珠了？可这信不是飞狐改的，是S改的。飞狐去问S。S说，是为了让玉青免受其他学人的攻击，唉……她怎么也入了小王母的戏，自称小王母的人不知有多少，她要是也自称小王母，那不知该有多少学人针对她。S让飞狐给玉青回短信说，是为了保护你。

小草\*\*//众宫她们说，你（玉青）那点儿破东西S和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还非得事事处处向你请示，跟你解释，并且要解释得你满意才行？你以为你记的、写的那些破东西就是天了？只有S这边才是天！是让天顺着你，还是你顺着天？是天大还是你大？没有我们、S……能有你玉青的今天吗？你一定要等自己的天姐弃你而去……才能醒悟吗？

杏子：众宫她们接着说，你（玉青）现在还只是处于观自的初级阶段，还迷在自己的我戏之中。S看你的观记只是对你有好处，对S没有丝毫好处……S很累很辛苦……若是他连改一个字都要对你解释，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观记发来给他和我们看了，你就自己留在自己的牢笼里自喜吧！因为S与我们、与天是一体的，而你总归是个不信……

小草\*\*//这些话都是谁说的？

杏子：是十二宫的合体……显的实相是心月狐，她的身后有一串众宫的虚影。

小草\*\*//心月狐不是玉青她妈吗？怎么舍得这样说她？虽说玉青心里一直不太认这个妈？

杏子：应该是……谁的人谁说吧？心月狐说，天是平的……这里是我的大堂，自然该我来持平。她又转头对你小草说，以后看见玉青的来信只管点删除就是了，不用再转给 S 跟飞狐看……白费我们的天时！

小草\*\*//我明白她的意思，S 看等于是天看，飞狐看等于是她们通过飞狐看，全都是消耗的天时。

杏子：我想起那个天姐是小红花的养狗的学人……她原本是每天在家练五套功，练得自己躺着都不能翻身。她第一次见到 S 时，S 告诉她每天只练一套功就可以了，重点放到相应和行观上。S 当时话还没说话，这位学人立马质问——为什么啊？！只练一套功怎么行呢？！这时她的天姐对她说，急着、盼着想见师，见着师了又不信师……那学人赶紧说，我信！我信！我怎么会不信呢？她的天姐又对她说，如果你真信师，真心认为师是为你好，那么师说什么你就只管去听、去做就是了，又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还非要师对你解释明白？你看古时候小僧入寺，首先就是担柴烧水……难道他还能像你这样——为什么要我担柴？你给我解释清楚我才去做！若是这样，则连庙门都进不了了。

小草\*\*//天是不需要向人解释的……比如弥勒不是就让霏霏先给师做饭、打下手吗？霏霏就没问弥勒为什么要她这样做？

杏子：虽说没有问，但是她也不做。实质上跟玉青和刚才说的那位学人一样，不信天让她这样做会是为她好。S 心里是明白的，弥勒对霏霏说完这话没多久他就对飞狐说，弥勒说了也是白说……正是——天上低昂似旧，人间儿女成狂。谁主沉浮谁自定，不动青天天地行……

小草\*\*//最后这两句是谁说的？

杏子：心月狐和盘古一起说的。

小草\*\*//请问她们……为什么说玉青发来的是破东西呢？不给解释清楚一点儿，玉青又要说她们说话冲了？

杏子：她们说，她（玉青）本身就是条破船，她的东西当然就是破东西了。话已说完，就到此处吧……2009-3-9】

S：她们也是看什么……就是说这个人不经说，她们干脆就说点好的，就给你演戏，哄着你来。真正她觉得你是自己人了，能够经得住说了，她这个棒子才下去。

青霞：这佛祖也是费煞苦心。

S：嗯嗯。

青霞：他又怕说重了，把你说跑了。又怕不说吧，你又不精进。所以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S：嗯。

青霞：她就掌握尺度，她们也真是……根据每个学人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待。

S：对。所以每个人观的戏路都不同。就是每个人观的……为什么这个人观那些，那个人……

玉青：她（天姐）老掐我，呵呵。

S：哦，掐你，就是让你听着点儿！呵呵。

青霞：说你（玉青）呢，那意思。

玉青：她就在我这儿左一掐右一拧，就坐我旁边。

青霞：和你和好了。

S：嗯，掐你就是好了。

#### 镜如意-51-4

玉青：她就在我这儿左一掐右一拧，就坐我旁边。S：嗯，掐你就是好了。青霞：要是不和好根本不理你。S：一扭屁股就走了，呵呵。那次到你（玉青）那儿，就问能不能住在你那儿，我说你问问心月狐，心月狐好像说了个“随缘”，是不是啊？青霞：对。

S：我一听随缘……那就说暂时还不能住你这儿。她这个随缘的意思就是还得等，等这个机遇成熟才行。

青霞：有机会，将来肯定有机会。

玉青：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说了？

S：嗯，说吧，没事儿。

玉青：我那天其实有心，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怎么回事儿，直觉不想介入，所以我就……那个什么了。

S：实际上什么事儿没有，就是个误会。怎么是个误会呢？春节前何君跑我那儿去了……

青霞：何君老说一个意思，唉呀，他那个意思说得……把我们也误导了。

S：他（何君）跟我说……

玉青：唉……他跟青霞说，青霞再跟我说。

S：嗯，他跟我说，要是飞狐老在你这儿，那以后……学人不都得听她的了？就是好像都得听飞狐的了。

青霞：而且还说飞狐周围的一些人要是知道了……更不好。

S：不，你听着，那是他（何君）自己发挥的。

青霞：嗯。

S：他（何君）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怕飞狐成为这一摊的权威。她一成为权威的话，那何君的权威不就没了吗？

青霞：嗯，没了。

S：他主要是担心这个。

青霞：就是！这个是主要的。

S：但是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当时脑子里考虑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怎么让她（飞狐）有一个比较妥当的、安全的，身边还有比较熟的人的地方。我就跟何君说，能不能给她找个地方？可能何君就误认为我同意他的话了。

青霞：对！何君说您不想让飞狐跟在您身边了，想让她走。

S：后来你这边一说我就想，肯定何君误解我的意思了。何君可能认为我一说这个话就好像是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让飞狐离开。

青霞、玉青：对对对。

玉青：他说你同意了。

S：何君可能误解了。因为何君跟我说，如果飞狐老在我旁边……那不是以后学人都听她的了。我就没把他的话当回事，我当时想的是另外一个事——飞狐的安全问题，所以跟他说的也是另外一件事。

青霞：对，等于不是他那个意思。

S：嗯，不是他那个意思。

青霞：他可能理解你同意他的意思了，所以就跟我们说。

S：嗯。另外呢，我那时候也有个想法，想让飞狐在你们那儿住一段。她在你们那儿住一段的话呢，你们俩（玉青）搭着伴往前再深一些，从观上再深一些。

青霞：那效果可好了。

S：因为住在一起的这一段……哪怕住三天，那这个效果……

青霞：不一样。

S：嗯，那就是不一样的。我当时也有一个那个想法。所以我就没理会何君说的那些，而且事后我就把这事儿忘了，也没跟她（飞狐）讲。我就忘了这段事了，我只说何君来了，但是我忘了这段事，也没跟她说何君说的是这个意思。

青霞：嗯，也没必要跟飞狐说。

S：飞狐（知道何君跟你们说的话以后）跟我说，她说她怎么烦何君？我跟她讲，我说各路学者我都见过，何君算好的。我说等以后，你出去以后再见其他人，你就会发现，何君在这里面算是好的。

青霞：嗯，何君唯一的就老想当权威，老想当个好像众星捧月的人物。

S：对对。

青霞：他就老想是你的大弟子。

玉青：他说话都是明着说。

青霞：嗯，而且他老说林花曲就是最好的行观记录，那意思……没有再比林花曲再什么的了。而且在林花曲里他就是老大呀。

S：因为这个是正常的，不是有一句话吗？叫“空名惑道人”。

青霞：哦……

S：所谓道人就是修行人，就是被这个名所迷惑了，就是空名惑道人。就是他（何君）现在还卡在这一层呢，就是还没能跳出这一层呢，他也还得慢慢磨。

青霞：他窝就窝在那儿了。

S：也就是他也得慢慢磨，但是他比外面的大多数的那些人，那还算是好的。

青霞：对，除了有这个想法以外，他别的都还什么的……

S：嗯，算是好的，他就是这一点。

青霞：唯一的就是这一点，特别大的一点。

S：嗯，但是这一点来说……

青霞：这一点……还有一个点就是……老出去愿意显示自己的那个……其实也是在这一点带动下。

S：嗯，就是名的问题。

青霞：找着机会就去给人家观呀，给人家看呀。

S：林花曲里面西王母、九宫她们老说他、老骂他，就是骂他这一点。但是也得慢慢磨，得他这个瘾过去才行。他这是个瘾，就像抽大烟似的，他必须把这个大烟瘾过去才行。

青霞：嗯，他就是上瘾，憋不住的，说着说着就说到那儿去了。

S：嗯，这都没关系。实际上何君就这点毛病，别的哪儿都还可以。这个你应该表示可以理解，比他在这个上面严重得多的人，甚至到了恶劣地步的人多的是。

青霞：知道他有这点儿以后，你看他前面观的那些——我怎么办啊？我手下那些怎么办啊？想起他以前说的那些话，全是这些思想引导之下。那意思就是说他领导的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我怎么领导他们？他其实就是想这么问，但是他就是拐弯抹角的问。问来问去还是觉得我作为……起码这个地区我怎么领导。当然了，他在这个地区想做领导，飞狐来了也在这儿待着呢，那哪有他的份儿啊？当然他……

S：嗯嗯，他觉得别扭。

青霞：嗯，别扭。说难听了，他就是想把飞狐弄走，他就是——你走吧！就昨天他还说呢，他说飞狐在这儿对师父是最不好了，将来万一她周围的人怎么样，那对师父影响多不好啊？！我说有什么不好？我说从法律角度抓不着什么，顶多师父……我说说难听了吧，不管别人怎么说吧，谈恋爱都行！我说杨振宁他结婚那个女孩儿才多大啊？我说这个法律上管不着。何君说反正不好，什么的……这啊那啊的。他老想要我也跟他是一条战线。

S：嗯嗯，最早秋云跑到我这儿（乌鸦窝）的时候……

青霞：他也不愿意！

S：他也跟我讲，他说秋云不适合在你身边。

青霞：对！跟我说好几回了！

S：他也跟我说了好几次。

青霞：那次说什么呀？文化不够，说秋云文化太不行了。

S：呵呵，对，跟我说了。他说文化不够，脾气不好……

青霞：他说（秋云）脾气、接人待物……都不适合做师父的助手。他说做师父身边的人得有文化，得有涵养……这个、那个，说出四五条来。这回飞狐来了，文化行了，又不行别的了。

S：秋云到我这儿的时候，何君、林芳他们不是也都在一块儿观吗？结果九宫让秋云说的那些话都是骂何君的——你怎么又下道了！你怎么……全是。所谓“脾气不好”呢，他就是说秋云一直是不给他留面子，当着这么多人就说。实际上不是秋云说的，是她们让说的。

青霞：是天。是的，就跟飞狐观的一样，不是飞狐说的。

S：嗯。

青霞：他就不高兴嘛，其实他还是那个私心，就是您说的那点，占据他整个的行为。

S：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那么一点儿小勾勾心，呵呵呵呵。

青霞：对对。他老提醒我们——别人你们千万不要认识。他觉得我们不是认识您了吗？老怕我们再勾引一些人来见您。我说何君您放心，我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弟子啊，行观啊。我说我就是学人，跟着学习阶段。我说我为了师父的安全，我也不会再引诱任何人见他。他那意思就是这个地区的人见您都得通过他，没有他的带领你不要带人去见师

父。他就嘱咐我好几回。后来我说何君这个你放心，时机不到我不适合带人去见师父。而且我也看不出哪个人怎么样，我说对师父不安全我不会做的（因为 G 一直是找麻烦的）。

S：他这点小勾勾心……他就怕你要是一带人来见我，他这个饭碗就没了。他就是这么个想法，呵呵呵呵。

青霞：对对对！

S：实际上说开了，他就这点小毛病，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问题。

青霞：反正现在我老觉得他就因为这个问题他停止不前，还退后。问题太重了。

S：他还得慢慢的磨，慢慢的经历。

青霞：而且那天我说，我说看这边的观记，飞狐、大日等于就是都合在一块儿了，我说那个是心月狐啊。他说心月狐？根本进不了……他说咱们这个昆仑神宫，坛主观音，教主释迦牟尼，完了就是九宫娘娘各位。他那意思就是没有心月狐的事儿！根本就。他不知道飞狐……其实他跟我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他说你就记住！你就相应的是坛主观音，教主释迦牟尼，九宫。他说就行了！他说其他的你就……那意思，别听那么多，别看那么多。那观记写的那些他不承认。

S：他的这个小勾勾心呢，不仅误了他了，也误了他身边的一些人。

青霞：对对，所以我就说还是完全应该把他先救出来，他身边的人才能……那个什么呢。

S：不不，这个没关系，让他慢慢磨。在我这儿看……这个不算事儿。谁都有点儿小毛病，不可能没毛病。他没这个毛病他可能又有别的毛病。

青霞：他反复的说——我现在从来不上网，我也不看观记。他说我从来不看。他说我就自己在家练我自己的。

S：他也有些害怕，林花曲的时候他上网，后来局子给他打电话问他，说这个网络是你的吗？他说是他的。从那以后他害怕了，不上网了。

青霞：哦，那可能 G 监视着他，不让他参与这些事。

S：嗯，可能是死盯着他。

青霞：哦……所以他跟我说，尽量不上网，也不看那些……

S：但是网上的东西他都有，他让别人给他下载，印出来再给他。

青霞：他怕那些 G 再找他。

S：对，所以他也有难处，你应该这样去理解。

青霞：对，也有难处。

玉青：我前段时间观——G 拿着我的资料在看，呵呵。

S：这些文章……G 都有，都是专人给下载，而且何君也知道。

青霞：他们（G）也找人，一看玉青是谁啊？他们可能都找。

S：他们（G）拿着所有网上出现的资料去找何君——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要不然怎么白请何君喝茶啊？

青霞：对啊，时不时 G 还给何君送礼。

S：嗯，有时候还提两瓶酒，问何君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何君跟我说，他有的时候就装糊涂。我说行，我说那是你的戏，无所谓。我说你就是告诉他们也没关系，无所谓的事儿。

青霞：对呀，没事儿。

S：他（何君）要带来的人还有很多，我都说那些先暂时别过来，我说尤其是你们过去那些头儿，你别往我这儿带。我说对他们影响不好。

青霞：当初还是我告诉何君您住在哪儿的，要不然他还不知道。完了他还不承认我告诉他，他说什么……我知道师父住哪儿！我说那次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S：哈哈哈哈哈，他可能是忘了。

青霞：特逗，他跟他那帮人——我都想像得到他怎么说——师父到哪儿去都通知我了，我都知道，就是为了安全那段时间我没去。他不说是我告诉他的，他不会那么说的。所以他当我面儿他都不，他说我一直知道师父……师父到哪儿我都知道。我说你知道什么啊？我说你问我好几次我都不告诉你，后来我让迪安带你来的。他说反正他都知道，他说其实他都知道。

玉青：他观到的，呵呵。



青霞：嗯，他的意思就是他是观到了，他看见了。

S：你跟何君不要有这种隔阂，不要把这个当个事。就是看他大的方向，他起码跟着西王母走，这就是百分之百好，那其他小毛病谁都有。

青霞：是，对对对。

玉青：西王母特逗，看她（青霞）一直在说，（西王母就说）青霞想当何君的妈。

青霞：什么？

镜如意-51-5

玉青：西王母特逗，看她（青霞）一直在说，（西王母就说）青霞想当何君的妈。青霞：什么？S：哦哦哦，西王母都有点儿醋了，我是她妈，你怎么……我的孩子我自己管。她们挺有意思，谁的孩子别人要说就不高兴。

青霞：哦，对，对不起对不起，哈哈哈哈哈。我倒是希望人人都说我，省得我什么都不明白。

S：嗯，都是各顾着各的。

青霞：对对，自己的孩子……母不嫌儿丑嘛。是这么回事儿，人家老说我儿子、女儿我也不愿意，那都是我们家人，你们凭什么老说啊？

S：嗯。

青霞：我这两天……我老觉得我们家去了好多花仙。有一天我就观到一个说是花王，还是花神呢，戴着……第一次去戴着花冠，后来又戴了一个……她说她是花王的时候，又戴了一个王冠，穿着缀满玫瑰花的那个披风，唉，特漂亮，跟花神似的，完了带着好多花仙到我们家去……

S：嗯，那你应该跟她交流。

青霞：嗯，那会儿玉青也说——说你应该问她是谁啊，是什么人啊。

S：嗯，对对。多跟她交流。

青霞：反正这两天，我老把我们家买的几盆小花天天在那儿给它们弄弄啊，浇浇水啊。特别巧，我也没说因为看到花仙了我去买花，就是无意识的弄花，就特别……

S：嗯。

青霞：前几天，我也是有段时间也没怎么修，就也没怎么练，每天就忙忙叨叨的……就是玉青她妈来的那段我也没练。

S：嗯，你就别忘了每天上一炷香。

青霞：对，每天上香。现在我是早晨上班走之前我上一炷，完了下班回来上一炷。

S：你上班前不要上，你就下班回来上就行。

青霞：哦，我上班前上一炷我说什么呀，我说我上班了，你们要是谁愿意跟我到班儿上聊聊天去就跟我走。我说去我们那儿可以去聊天，中午可以吃吃自助餐什么的。

S：你上班的时候啊，你就说愿意跟你一块去的就一块去，但是香不要上，晚上回来上。

青霞：哦，晚上回来上，哦。

S：嗯，你别上一支香，插一支香，关门走了……

玉青：那我经常干这事。

青霞：对对。

S：嗯，别这样，她们说了多少次，有的学人就是上了香，完了扭头就走了，就出门了。那不就是个形式吗？就好像是应付差事似的。就是回来有时间了你再上，没时间了就别上。另外再一个呢，那样不安全。你这个香立着，万一香倒了呢？或者是香着了，把下面给着了？上香必须得人在家，反正得让香着完为止，这样又安全对她们又好。

青霞：对对。反正我有一段时间了，我只要在家香就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上……

S：也不用也不用，你那么上她们也烦死了。

青霞：也烦死了，哦，那就是上一支就行了。

S：嗯，就是你有心的时候上一支。

青霞：练功之前我都上一支。

S：嗯嗯，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这儿就是早上起来，我泡上茶，给她们换上茶上一支香，一天就这一支。

青霞：哦。就是告诉她们我在家里呢，我给你们敬个茶就行了。

S：早上起来首先想的是她们。就是先给她们上上茶，上了一支香就完事了。但是你们不能，因为你们不在家，你们晚上回来可以再上。

青霞：嗯，回来上。

S：你们回来再给她们上水啊、上茶啊。

青霞：反正我们家三人上香，我不在家的时候，老太太上。奶奶是上一支，兴达是一支接着一支上，上完了该睡觉睡觉去了，该看电视看电视去了。他反正认为他上了香了，跟她们什么了……

S：这你不用管他，他有他的路。

青霞：嗯，对，兴达就是念叨一大通，念叨一大通，上了香就走了。

S：嗯嗯。就像她们……就是各顾各的，他几个念叨就顾他那摊儿，呵呵。

青霞：呵呵，刚才来的时候，我（跟兴达）说黑丽娘又在这儿呢，他说是吗？嗨，他还来个动作，哈哈，把黑丽娘搂到他那儿去了……

S：哦，呵呵，这回他……

青霞：他说……哼，天上有黑丽娘，地上有妙青霞，呵呵。他可是美的，呵！自言自语在那儿……呵呵，我说瞧你……呵呵。

S：呵呵，美死了。

玉青：自从飞狐给他观到那个黑丽娘，天天念着黑丽娘。

青霞：嗯，天天黑丽娘，天天黑丽娘。

S：嗯嗯。实际上他念叨黑丽娘对他有好处。

青霞：对对。

S：就是他这个心啊，就潜移默化的跟她们就近了。

青霞：黑丽娘还跟玉青说，说有一天我们家要来一个招摇战团的一队过路的人，让上上香，我那天也上了。

玉青：就是好像二月二前后吧，感觉天上大换兵还是大阅兵，来往的比较频繁，经常会有人说要路过一下，然后我就上香、上东西供给她们。就是听见了……不管真假吧就去上。

S：嗯，对。

青霞：青娘的队伍……

S：嗯，她们有的时候就是借你们的香位，完了一走一过、一走一过。就是落个脚。

玉青：就是包括 G 让你搬家去西街那两天啊，我晚上坐在那儿打坐，莫名其妙的涕泪不止，眼泪哗哗的，然后我就没法打坐了（玉青注：打坐不是形式，当时理解错了），开了录音笔，就看见天凤，说你们台上大概有一两万人吧（玉青注：十万，记错了），就先……你们搬家动静比较大嘛，先分散在一些学者的香台上，从你们那儿就来了一万人就暂住个几天，等你们这边安顿好了，她们就再过来。

S：嗯嗯。

玉青：就是天凤带了一些人在……就是这样。

S：对，反正只要有香台的，她们认为可靠的，她们有变动的話都是这样。

玉青：对，就是暂时驻一下。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她们就又走了，我就烧两支，哦，三支香送她们走的。

S：嗯嗯。

玉青：天凤那两天（搬家西街）忙的哟……脚不沾地的，满地撒欢跑，呵呵。

青霞：天凤挺活跃的。

S：嗯。

青霞：我天姐美芯最近两天……可能是（我）相应的挺好的吧，就来了……这一说就能感觉到。也跟我说话了，说的少吧，但是不像原来一言不发了。

S：嗯嗯，自己的天姐呢就像晴雨计似的，就是她对你的态度就表示你跟天的远近。所以一定要跟天姐……

青霞：长相应啊？

S：嗯，长相应。

青霞：嗯嗯，再一个，我有时候叫大日妈妈吧，经常就好像白衣裙的观音过来了。我还以为是大日呢，坐在粉色的荷花上，白色的衣裙长发披肩，后来玉青说你看看是大日吗？完了仔细一看，哦，是观音，拿着杨柳瓶……

S：嗯嗯，我跟你讲，观音也是大日。

S、飞狐：九宫她们都是大日。

青霞：哦。

S：大日为怀，其他为化。

青霞：就是她们怀化出……

S：嗯，对，就是她们所谓到最后要同归大日宫，就是都聚到一起了，就是大日。

青霞：哦。反正经常是白色衣裙，就是观音的形象。完了仔细一看，哦，是观音。

S：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她们说的不要有分别心嘛。她们现在就是为了引渡的方便，所以各有各的角色。就是分化出来，各有各的角色。等最后最后，到了九天以后，完了再去大日宫的时候，就都带着一块儿就回大日那儿了。那就叫怀，也叫蜜。分化出来的叫多。

青霞：哦！蜜多。蜜就是……

S：嗯，一个，多就是她们化开了。

青霞：等于光就是射出去了，蜜就是缩回去了。

S：嗯，对。就是这个意思。

青霞：我倒很少见到九宫别人，老是觉得好像就是观音。

S：那没关系。实际上就是你以为是大日，但是是观音。这里面是她们的一个安排，就是说等于大日又给你搭个桥，让你亲近观音。可能过一阶段她又给你搭个桥让你接近青娘或者什么，她就是搭桥。

玉青：她们（青霞家）有……刚请了座南海观音，滴水观音。

S：哦哦。

青霞：就是到朋友家去了，她不信佛，她就送一座观音……哦，特别好，特别漂亮。

S：你说这也是巧，正好观音……

青霞：啊！她老来啊……所以我说特巧合呢。抱回来了以后，在佛台上这么高，到释佛那画的手那儿，就不成比例啊。

S：哦，那没关系。

青霞：我就给她摆在我们家的餐桌正中间了，餐桌上都收拾干净了，就是一套水晶的碗，其他什么也没有……

飞狐：观音说还是正位好。

青霞：哦！还是回去？行行行。那那个呢？我就想问问师父，就是我佛台上不是有一彩色的瓷的观音嘛？

S：嗯，都摆在那儿没关系。

青霞：就摆一块？就不把那瓷的拿下来？两个观音了那上面？

S：那没事没事。

青霞：哦，行，那我摆过去。

S：嗯，你（玉青）家里有观音吗？

玉青摇头。

飞狐：那你就拿给她啊。

青霞：哦，那行那行。那你看你喜欢哪尊你就……

玉青：小的。

S：嗯，就小的，她那个地方小。

青霞：那行行行啊。我说那小的……我说让她选呢，她喜欢那个滴水（观音）就可以拿走。

玉青：我那儿不够高。

S：嗯，她那个地方小。你（玉青）看有一次，让你问心月狐，心月狐说你问青娘，记得吗？有一次。

玉青：哦，对。

S：实际上这就是心月狐给你搭桥，搭到青娘那儿去。就是她想办法什么呢……比方说你是心月狐的人，心月狐想办法让你还得借助其他的力，她就想法给你搭桥。

玉青：今儿早上不知道谁说的一句，说我妈是洛母。

S：嗯嗯，呵呵，那就给你搭桥搭到洛母。那你就请洛母跟洛母说话，就这么说。

玉青：嗯，是这个意思。

S：嗯。

青霞：她们是觉得……让这些天尊们都帮助你才力量大，而且呢就跟做生意似的，把这个网络搭好了，你这个就活了。

S：嗯嗯，对。你看过去西方——她女儿长成人时，她都要开一个什么会，是吧……

青霞：对对，成人会，对对。

S：让女儿唱唱歌，弹弹钢琴，介绍一下这些名流。实际上就是给她搭桥，让她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活动。

青霞：对，让她在那个社会上能够认识好多这些达人贵人的，她能往上走。这个平台上人越多越好，搭建平台的人越多越好。

飞狐：刚才（虚空她们）还给了一个（例子），就像是把自己孩子领去认这个是干爹、这个是干妈……就跟这个一样。说什么这个是你妈、这个是你姐姐、妹妹……就是这样。

青霞：对对对，这样好，这样也是……

S：而且她们这个搭桥啊，不是像人世间这么明着搭。她们就是很巧妙的就给你借一个机，就给你把桥搭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比方你想大日，一看观音来了，实际上是大日给你搭桥搭到观音了。你别想哎呀这是观音不是我妈，那么你这个机就挂了，呵呵。

青霞：是是，以前我就是问玉青我怎么叫天妈，叫大日妈妈怎么老是看见观音……玉青她知道是观音，她就说你再看看是大日吗？我再仔细一看，给我那个杨柳宝瓶了，杨柳宝瓶不就是代表着观音吗？好几次，有两三次。

S：嗯嗯。

玉青：她问我，我说不管真的假的，你问问她有什么跟你说的。

青霞：她没说就是给了一个图像，就是杨柳宝瓶拿着……

S：嗯，实际上就是你那个大日……她的苦心就是给你搭桥。

镜如意-51-6

S：嗯，实际上就是你那个大日……她的苦心就是给你搭桥。

青霞：搭桥啊，哦，让观音也帮着我。

S：嗯，对对。

青霞：对对对。那挺好的，挺幸福的。而且特别巧啊，我这到人家去了，哎，人家就送给我一个观音，我就……当时我就说你送给我这个我收了，我说一定请回去，我当时就抱着回家了……

玉青：大日说了句“物相应”。

S：哦哦，物相应，哈哈……

青霞：那意思就是我还是看中那个……

S：慢慢升华，不着急。

飞狐：就是借助这个物相应往上和她们亲近。

S：嗯，借这个物来新的升华——心相应。

青霞：对，我有时候就是相应的时候，我得看见一尊佛，一支香或者是看见一个……反正我认为这个是我得特别喜欢、特别可爱的东西什么的，我才能进入那个状态。

S：就是按照大颠的说法呢，就是大颠一千年前的说法呢，就是得有个抓手，有个抓手呢就好应。

青霞：对对，而且呢……

S：最后要修到什么呢？无依无倚。就是没有抓手的时候，我也能够应。

青霞：那是最……

S：唉，就要修到那个层次。

青霞：等于那个我看飞狐和她（玉青），她们俩就不用了。

玉青：不行不行。

青霞：我看飞狐就是随便一弄就是全能看见，全能说出来。我就不行，还得闭上眼，还得想着那个……才能进入那个呢。你要让我……

玉青：观音说这跟物相应是两回事。

青霞：哦。

S：那没关系，那慢慢来。

青霞：现在我一看那个滴水观音，都收拾好了，家里也没事儿了，老太太也睡觉了，兴达也不在家了，我往那儿一坐只要一想就有感觉，头发麻呀，打哈欠流眼泪。

S：嗯。

青霞：就是那个滴水观音那儿，一坐那儿就有感觉。

S：嗯。

青霞：那刚才我说那观音放在那儿，您马上就说还是归上位上好……

S：不是，是她……

青霞：哦，你（飞狐）说的？

飞狐：观音说的，还是正位好。

青霞：哦，观音说还是放在位上好？哦哦哦。

S：这个位呢就是你的心位，你摆在那个饭桌那儿，客厅那儿，把她当摆设了。

青霞：对，当摆设了，是是！

玉青：但是我看的时候，她不是放在餐桌上吗？我看见很多小花仙喜欢在上面玩，没看到观音。呵呵。

S：嗯，去玩是吧。

玉青：但是那是很早之前了，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她这段时间又相应上了。

青霞：估计这尊观音好像是开过光吧？师父……？

S：我跟你讲啊，以后你们再请佛像不要让人开光。

青霞：哦。

S：你往你那位上一摆就开光了。

青霞：哦哦。

S：因为这个开光是她们开。就是你们的位她们已经开了光了，摆什么活什么。

青霞：哦哦，呵呵，知道了。

S：嗯，就不要去找人去开光了。

飞狐：刚才有句话我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她（青霞）不是问是不是开过光吗？虚空就说——谁能给你开光？问了这么一句。

青霞：哦！

S：嗯，就是说任何凡人都不能给你开光。因为你现在应的是大日，谁开开得起你的光？

青霞：哦。

S：就是你放到位上去，它就自然开了。

青霞：哦，它就自然就是有光了。

S：嗯，就像你（玉青）也是，就是任何人也没有办法给你（位上）开光了。你那边什么妈祖呀、心月狐呀什么……

青霞：唉，十二点多了，咱们出去随便……吃点什么？

S、飞狐：不用……

飞狐：昨天我们专门出去买了那个馄饨。

S：港湾馄饨……香港牌子。

青霞：哦，那我……（起身）

S：不不，你坐着说话，厨房你也不熟。

飞狐：饿了是吧？我是想你们多说点，咱们晚点吃。

青霞：去外面吃方便，省得你麻烦，咱们随便……

飞狐：不用，在家吃多好，我昨天刚出去买的湾仔虾皇。

青霞：是吗？怕你累。

飞狐：煮那个方便，不过我确实没煮过，呵呵呵呵。

玉青：呵呵，我来我来。

S：她（飞狐）昨天还专门打电话去问别人，煮馄饨怎么煮，呵呵呵。

玉青：我这次来觉得她（飞狐）……柔多了……嗯，不知道怎么说。

青霞：特别静……坐在那儿……

飞狐：昨天小仙孩就跟我讲，明天你什么都别说，你就说什么都好。

S：哈哈哈哈哈。

【杏子评论：由此可见人是如何衡量人的……都是从自己那个我的角度。其实想讨人喜欢很容易，就像小仙孩说的，什么话不说，要说就说好的。可是虚空的她们说飞狐没有这个命！飞狐有时也希望虚空的她们别扮红脸了……让S去说说学人多好。飞狐问S，为什么你从来不说那些学人呢？S说，因为他们还远远没到值得我说的层次。2009-3-10】

青霞：哦！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飞狐……我挺喜欢她说一些犀利的话的。而且从她的话里你就能分析别的了。你光说什么都好不行，你拿我们得当亲人，得指出我们的那些问题，我特爱听啊。

飞狐：其实不是说要我别说，就是她们不跟我说，不跟我说你们的问题。她们不说。小仙孩就跟我摆摆手……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说好，嗯，别说话，呵呵呵。

S：那个……她们是分阶段，就是在二月二以前哪，就是她们很多说的话通过她（飞狐）说出来，就说很多学人的这些问题，就是为了帮助她们九天呢，解决学人的这些问题。从二月二开始呢，就是她们开始收拾她了……

飞狐：过年！

S：哦，从过年……

青霞：就是春节。

飞狐：春节……嗯。

S：唉，嗯，就开始收拾她的那个“我”了，就说你这个“我”别掺和。意思就是你没那个掺和的本事，就是这个。

青霞：那段时间等于引子做完了？该自己往上走了。

S：嗯，该自己往上走。

青霞：要不，你老管我们，你那个问题老解决不了。

S：现在就是……另外呢，她们也是这样，通过“我”和“我”的碰撞来互相磨，她是互相磨。就是通过她（飞狐）说（虚空九天的话），磨你的同时，也磨她。

青霞：对对对。

飞狐：就是经常她们说话说别的学人的时候，我经常就反观自己。就是我心里想我可能有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改。

S：嗯嗯。

青霞：对对，我就是通过来师父这些次啊，每一次来我回去都觉得我的主要问题也是我。

飞狐：是，每个人都是。

青霞：对对。

飞狐：就是这个，修就是修这个。

青霞：所以尤其今天完了，我心里就想我今后都不用问别人我有什么问题了，就是我。

S：嗯，对，呵呵。

青霞：呵呵，不用问了，就是把我去掉，什么问题都一步一步就能解决了。所以今后我注意的就是去我。去我才能存真、存明。这些都是我自己想的，到也没……

S：所谓的“我”就是什么呢，就是……渐渐的就是不掺和，就是别让情绪影响自己。

青霞：对，我是最难解决的就是这点，我最情绪化了。

S：不，你现在改进不少，我看那个兴达搂着那个黑狐黑丽娘，你都可以什么了……呵呵。

青霞：哦哦，我这点……我一直是……

S：开始你不行，开始我看你醋的不得了。这就表示什么呢，你的心宽了。

青霞：呵呵呵，对。

S：就是把你的我摘出来了，就必须得练成这样才行。

青霞：今后我还得特别注意：一个我、一个贪。我有时候也特贪，什么事儿都做一点儿不行，得做得特别的……哎呦，反正都得我满意才行呢。所以因为这些也生气，也什么……其实都是没必要的。还是就是说平静、自然、包容。我现在每次就……

S：按照她们话就是把心放开。你老有“我”的话，这个心老是……

青霞：揪揪着。

S：嗯，揪揪着。

青霞：包括脑子里也揪揪着。

S：就是把心一放开……

青霞：脑子和心都不豁达、都不豁然。

S：所谓把心放开就是把我放开。

青霞：对，就有空间装她们了，要不没空间。揪揪着哪有空间啊，还是少管闲事。

S：就是你要能做到什么呢。别人说你好你也不当回事，别人说你不好也不当回事。

青霞：对对，就像那个什么……好像“薄伽梵歌”里说的吧，就是遇喜吧……谁说的……遇喜不喜、遇忧不忧、遇怒不怒，平静如水……反正就是说遇着气也不生气、遇着好也不乐，遇着坏也不苦……

S：就是你心放开以后，任何事情不影响它了，它不动了。

青霞：这点儿太难了。

S：慢慢来。

青霞：太难了，反正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了。我这人是特情绪化，而且感情化。唉，逮着一个特漂亮的观音我能喜欢好多日子。

S：嗯，呵呵。

青霞：哈哈。你看我在商店里逮着一个……比方说这小杯子真好看，我也不管多少钱……我就……价钱看看反正能接受我就买回家，其实有时候没什么用。

S：嗯嗯。就是……

青霞：就是喜欢。

S：就是非得要过那个瘾……

青霞：对对对，就是过那个喜欢的瘾。

S：这个，你还说何君过那个瘾，你也是……

青霞：我这也是啊！

S：各有各的瘾，呵呵。

青霞：对，我的瘾在这儿呢。

S：好多女的都是，不把这个钱抖出去，她这瘾过不了。

青霞：就过不了瘾，对对，而且一点不实用。

玉青：就有一个方法，你看一眼（喜欢）不买，你看三次，第四次你还想买你再买。

青霞：我不是，我有时候看一次就想买。

玉青：说的忍的就是第一次。

青霞：我就是冲动，特别冲动，控制不住就想过瘾。这个还真跟何君似的，控制不住就想说……

飞狐：刚才你们说瘾给个图像，玉青的图像，穿的那个……像个男的，穿着那个马褂，马褂长袍，躺在那儿抽大烟。然后一人伸手给她把烟打下去了。可能是说这次这个事儿（即镜如意 38 所记内容）就是帮她去戒一次这个瘾。

S：哦哦哦。

飞狐：其实在 38 里面我把所有跟青霞与何君有关的内容都给删了，而且我跟他（S）讲，我说怕发出去，玉青……对玉青情绪有影响，就是怕引起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什么，但是后来他还是让杏子她们加了（注解）上去，因为得给个背景，要不然别人不懂。

S：嗯，我给加的，因为得交代一个历史背景。

玉青：我……那天短信（在文章）没看完（时）就发了。后来我反思自己……嗯，你（飞狐）说。（玉青注：飞狐当时要说话。）

飞狐：嗯，然后呢，其实后边，紧接着后边……为什么从你那次开始发呢？其实前面还有好多记录还没打，为什么从那儿开始打呢？因为你这个正好就是接着师父开始写见到自己天姐、天妈以后……开始不是说了个定嘛。

玉青：嗯嗯。

飞狐：守和定是吧？守……

S：守望。

飞狐：嗯，守望。这其实就是后边讲的，后边要讲的一个就是容。就是一个守，一个容。这正好是师父后边要讲的内容，就先接着师父写的那个，准备把这一段讲容的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从你这儿开始的，所以正好整个 38 出来，38 后边的内容就是开始讲容了。就是他（S）讲杨柳……就不是你（玉青）了，就是讲杨柳应该怎么在生活中修行。今天你（玉青）观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师父跟你说的，必须在事的碰撞当中，“我”来慢慢的磨。这个事呢就是指生活，就是发生在生活当中……

玉青：你说的太对了，我后来反观自己为什么生气，我就是觉得这（是生活中的事）没有必要登出来，这就是我生气的第一点火；第二点火就是说，我觉得把何君和青霞说出来……

飞狐：嗯嗯。

玉青：这是我第二点火，第三点火就是我觉得太累了，这三点火一下把我给……

飞狐：其实三点火都是因为有我，才有这三点火。

玉青：对。

飞狐：其实后来我跟他（S）说，因为正好赶上二月二了，把你那个一发完就赶上二月二了。我当时问他，是接着玉青后边把讲容的内容发出来呢，还是先发二月二？我当时想如果把讲容的内容发出来，可能你看了火气就消了，就可以过这一关。但是正好赶上二月二，他说那还是先发二月二。

玉青：天姐说这样对我有好处。（玉青注：两个好处：一是在“我”上棒了一下让我戒了一次瘾；二是这件事能让情绪大到想放弃，却正好让我认清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人身的我是匹野马，不愿被任何人、任何事套住，所以我强势、我主观、我总要保护自己。天情是“绕指柔”早已化了我的“百炼钢”，虽不是全部，但是不知不觉中早已深入。所以我的天——就是天姐，她不管是怎么样的，我都能面对了。写到这儿……

“天机神妙，非人力所能企及，还是顺着点吧，呵呵。”——这句好像是张果老说的，就见他倒骑驴从眼前过。

我：果老慢走，请再说两句。

他越走越远，慢悠悠的说：花非花，烟扫尘，小小柔柔满乾坤，柔到若水美如玉，天下自由行，哈哈！

我说：谢谢果老。

果老远远的摆手：不谢不谢，一个个说着客气话，不见心哦！

蓝采和飘到眼前，把一个花篮放在我头上让我顶着，不许我掉下来。

见“八仙过海图”，何仙姑出现，手持一朵大荷花，说：八仙过的什么海？心海。我做你的师父吧。

天姐素衣长发近前跪下，何仙姑插了朵荷花在她头上，天姐微笑着下拜。我远远的看见观音在荷花池边打坐笑看这边，有个穿金色华服的女子，很漂亮，是玄女，坐在观音的下首，也看着这边，笑着，一脸的感慨！何仙姑朝她万福，天姐也跟在后面万福。观音和玄女都站起来颌首示意，观音一甩浮尘说了句——好自为之，她和玄女也不见了。那把浮尘到了天姐的手上。何仙姑也不见了，天姐把浮尘放在一旁，闭目打坐。）



玉青：天姐说这样对我有好处。

飞狐：是，就是刚才那个图。

S：为什么她（飞狐）给删掉了，我又给加上去了呢？加上一段儿？就是修行就是借助生活上的事儿……

玉青：对，就是没有理解这一点才会生气。（玉青注：天姐立眉：以后师父说话不许插嘴。）

S：嗯。你不然的话这个“我”老暴不出来，只有暴出来了你才能够去收拾。

玉青：她给了图像，我在云中飘着就四脚不落地，还飘着挺美的，一旦落了地了就不会走路了。

S：嗯嗯，出世法不离世间法。就是你必须得借助生活上的事来磨“我”。

青霞：给我的图像是一片特浓的大雾，我在这儿扒呢，扒也扒不出去。扒出去还是雾，扒出去还是雾。（玉青注：家仙说：方法错了，雾哪需扒呢？找盏灯，顺着慢慢走就出来了。）就那意思“我”太多了，还有的扒呢。

S：嗯嗯，对。就是在雾中行。

玉青：我天姐说——你太伟大了，你把你的“我”凌驾在师父之上，你应该想清楚师父为什么要发，他发肯定是有用意的，你没有想清楚就把你自己那个“我”凌驾在他们之上，觉得他们不应该发，你就突然的怒了。

飞狐：那个小仙孩为什么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都要我只说好的呢？是接着昨天……今天凌晨四点多，她们就来讲你（玉青）的事，我们五点钟才睡。

S：嗯，就是昨天一夜到五点才把42什么的发出去……

飞狐：嗯，四点钟把四十二那些发出去了，然后正准备睡觉就开始讲玉青的事，因为想着今天你们要过来，她们就顺带着又讲了一段这个。然后后来当时你那个天姐当时望着我就是说要我拉你，我就说我现在不敢伸手。

S：嗯。

飞狐：我说我不敢碰，一碰（玉青）就火冒了。后来就说还是要师父先点化。我就想……那明天见了面你们又说她（玉青）不好，我又要讲，又要得罪人。那个小仙孩就给我做手势就说，明天（我们）都说好！不说（不好）。就这样来的。

S：呵呵，嗯嗯。

飞狐：他（小仙孩）这个话是这样来的，所以今天你们来了以后，之前她们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小仙孩就总是这个（摆手）的手势。然后就是师父一点化，你（玉青）自己心放开了，能理解了，她们就又开始讲了，又开始给图像了。

玉青：你是说她们昨天晚上开始说我的问题？

飞狐：今天凌晨（四点半）。

玉青：我就是昨天晚上才开始后悔，呵呵。可能时间上真的是有点（巧）……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我说他们发这个肯定是有他们的用意……我太伟大了，呵呵。

S：你发个信说你不跟青霞来了，飞狐跟我说完以后呢，我根本没当回事儿，而且我心里有数，肯定来，呵呵呵呵。

青霞：上星期本来想来的，结果上星期就是……她妈妈来……

玉青：我还真想带我妈妈来，但是呢她来之前我得给她疏通疏通，别她那忽然那个……，通不了啊，我就算了。

S：嗯，通不了无所谓，就来玩玩，认识认识。

青霞：其实来了以后可能在这儿一下子就通了呢。

玉青：对对对，下次吧。

青霞：因为你的能量、你的疏通力差点，哈哈。

玉青：嗯嗯。

青霞：她妈妈人特好。

玉青：因为我妈妈把我当小孩，呵呵。

青霞：她妈妈要修行比我能进步快。为什么呢，她妈妈是那种特别静，挺理智的。

玉青：我妈妈（天姐）还真是玄女的人，她老是喜欢香水啊什么花香这个、花香那个，我从小就讨厌香水，一喷就打（喷嚏）过敏。

S: 哈哈。那个二月十三号我们文章里面就牵涉到了 J 和霏霏，那个 J 从上海过来二月十三号，还有一个霏霏……

飞狐：等一会儿，（她们让）我把她（玉青）那个事儿先说完。比如说你（玉青）发短信，后来你不是给师父发短信吗？其实我们俩短信都互相说的。然后呢今天凌晨睡得太晚，他的手机就放这儿，又没拿进去。我们又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只能猜你们可能九点多钟来。五点钟才睡……九点多我一下子就醒了，我就赶紧看，我看这太阳都出来了……我闹钟闹到八点，结果呢又睡过了，我又把闹钟给摁了，又睡了，睡到九点四十八，我一起来一看完了，就赶紧起来到 S 这儿……收拾收拾收拾……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来。我心想就怪了，我说以前不总是先说吗？“我们马上出发了”或者什么的，怎么今天也没个信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S）还不行，他睡得晚还没缓过来，还在继续睡。后来等我擦这个桌子，我才想，说不定玉青发短信发在师父这儿了，我才看到——说九点半出发。我想可能快到了。

青霞：哦哦……

玉青：我为什么这么呢，就是还是看了 38 的后遗症。

飞狐：是。

玉青：我觉得跟飞狐说完了之后她还得跟师父说，还不如直接发给师父得了，呵呵。

飞狐：他眼睛不好。

青霞：还是得给飞狐发。

飞狐：（发来的短信）都是我看的，给你（玉青）的短信都是我发的。

S：可能这个短信来了声音没听见。

青霞：对。

飞狐：他（S）睡死了，根本都没听见。九点半他还没醒呢。

青霞：对，师父他毕竟还是……眼睛啊什么的……还得让她（飞狐）看。

飞狐：给我发一样的，我所有的东西都跟师父说……包括我们聊天，我跟任何学人聊天的记录我全都跟他如实汇报的。

S：嗯嗯。

青霞：对对。

飞狐：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例子呢？今天早上（我看见玉青发在 S 那儿的短信时）她们就说——这就是“我”坏事儿。

S：嗯。

飞狐：就是人的那个“我”坏事。刚才就是要把我这个说出来，没了。

玉青：是，是 38 的后遗症。因为总觉得跟飞狐说完之后，师父说你们俩说完就碰了，呵呵，就炸了。然后她每次她也请你（S）嘛，我说那还不如直接跟师父发呢，呵呵。

【杏子评论：以一概全！飞狐因为你的事就只发过 38 里记录的那一次火，S 说的也就只是这么一次。人什么时候才能直面自己的那个我，而不是找种种借口去掩饰呢？因为人的这个我……不仅害己，而且害人！2009-3-10】

青霞：她（玉青）还是跟你（飞狐）有点儿那个……

飞狐：是是，这正常的……

青霞：嗯，根里头还是有点那个。行，今天都说开了，玉青也就雨后天晴了，呵呵。

玉青：对，都说开了。我跟飞狐个人上没有什么。

飞狐：是。

玉青：就是我不太理解的时候我的“我”就会跳出来大喊大闹了，呵呵。

S：以后不要把这些当回事儿，以后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东西，都不要当回事儿。因为我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儿。因为一过去就完了、一过去就完了。

镜如意-51-7

S：以后不要把这些当回事儿，以后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东西，都不要当回事儿。因为我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儿。

因为一过去就完了、一过去就完了。

飞狐：哦，还说了一点，（她们）说要你记住。就是她们跟你讲的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总归是个不信。看到这句没有？

青霞：38里边的。

玉青：嗯。

飞狐：就是昨天我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就说你首先有信的一面，否则你不可能有这些观记，而且内容还这么多。但是所有你的这些问题的存在，这么多这么多这个……就所有这些问题吧，就总归在这个不信，而且她们一样一样指出来了，就是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你以后就是在这个（不信的）方面下点儿功夫。

S：嗯，昨天是半夜吧，我打字……

飞狐：昨天九点多钟。

S：嗯，我打字的时候打一篇……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玉青是嘴上不信心里信。

玉青：嗯。

S：后来我发出去了……

飞狐：没发没发，正在看，我看了以后才发。

S：嗯，才发。哦……我过来喝茶，她跑去看我打的什么东西。她就说——你说的这个怎么跟她们说的不一样？

飞狐：嗯，我就问他，是不是她们说错了？

S：嗯，她说那难道九宫说错了吗？我说九宫说的没错，我说我说的也没错。我说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中啊，任何人都是信和不信混杂的，都是混杂的。就说只要做个人他就不存在绝对的信或者是绝对的不信。我说她玉青要是嘴上说不信，如果她心里真不信的话，我说她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飞狐：对，你还说她就不会有观的内容了。

S：嗯，就不会有观的内容了。

玉青：昨天我看了你们那封信（即观记）最后一句，还挺诧异的……因为飞狐刚说完我不信，然后你又说我信。我正好进静室打坐去了……我就问天凤了，天凤说的有的人……她说的意思和你（S）说的差不多。她说信和信是对立的两面，你信的时候你不前进，你不信的时候你可能就愿意去找这个答案，找答案的时候你就跟你的这个“我”碰撞，创造一个个机会，她就这么说的，那我说我就知道了。

S：嗯，对。

玉青：呵呵，我还挺诧异的，我说师父和飞狐怎么说的不一样？

飞狐：不是我说的。

玉青：嗯，对对，跟她们说的不一样。

飞狐：嗯，我当时也是问他。

玉青：因为你（飞狐）跟我说过嘛，信即为不信，就是说都是……

飞狐：不是，好像说的是有信就有不信吧？

玉青：嗯，对，有信就有不信。

飞狐：这其实是我套的修书上的，是他写的，呵呵。

玉青：嗯，对对，我觉得有道理。（玉青注：妈祖说——你还远没有到“有信即为不信”的境地，无几人能做到，要放下我才行。）

S：那个，说那个J和霏霏，他俩从来没有接触过修行者，也没接触过气功人，也没看过《修行者》。

玉青：跟我差不多。

S：尤其是霏霏，根本就没听说过修行这个事儿。他们二月十三号来了，J就问，就说……意思就是我在搞些什么？我说虚空。他意思是能不能验证？后来我说验证呢，你们自己验证。我说你看点儿资料，我说网上有，她（飞狐）在帮他们下载……我说你就看那个什么《九九金秋风回天》、《观音十九渡》，我说那是一个叫玉青的就是她怎么涉入虚空的这一段，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弄到手机上去看……

飞狐：那是J，霏霏那时候还没看。

S：后来，大概十七号他（J）就回上海了，回上海当天就发个短信说他怎么看见妈祖了？我说那你跟她说话，他

说她不理我。这边霏霏一听说他看见妈祖了，霏霏她也赶紧看……看那个《九九金秋凤回天》。

飞狐：那时她也没开始看，就开始练九阳瑜伽功……她想减肥。

S：嗯，她想学这个，她想减肥。

飞狐：她说效果特别好，练了几次就明显减掉了。

S：就练了六天。

青霞：她练得什么呀？

飞狐：九阳三套。

S：嗯，就是一、二、三套。我说你一天练一套。她说这大腿也瘦了，赘肉也没了，真有效！呵呵。

青霞：得有毅力，练九阳得有毅力。

飞狐：一天练一次，而且还是简单的，就是先把动作让她自己先做做。就一二十分钟就完了。

青霞：哦哦哦。

S：呵呵呵，她高兴死了，就想减肥找不着方法。

青霞：她也胖啊？

飞狐：她觉得她胖。

青霞：哦，女孩儿。

飞狐：女孩儿总觉得自己胖。

青霞：对对对对。

S：可能也就比你（玉青）大一、二岁吧？

玉青：大三岁。

S：后来是二十号吧，她也开始看，结果她一看你的这个《九九金秋》、《观音十九渡》……

飞狐：《观音十九渡》她看完了后面一部分。

S：完了，她说她看见弥勒佛了，金光闪闪的弥勒佛。我说哟，你怎么跟弥勒佛有缘啊。我说这样——你请他说话……一下子通灵了。然后就开始交流了，实际上很简单。

飞狐：嗯，她也是说开始觉得好像特别难。

S：嗯，我说你把你的感觉说出来，她说感觉心里边在说话，我说你把心里说的话说出来，就是弥勒跟她说什么……完了她天爸也来了，跟他说。

玉青：她天妈是谁啊？

S：嗯，她天爸……

飞狐：先行王。

S：嗯，显示的是先行王。她天妈还没出现，她天姐来了。

飞狐：天姐一开始就来了，十三号就来了。

S：嗯，就开始交流说话。我说你赶紧记录，她说这东西真累啊，哈哈。

飞狐：就想玩。

S：嗯，她就想玩，她说她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哈哈。

玉青：呵呵，第一次都是这样。

S：嗯，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几天的事儿。就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到你们那儿去的这段的记录，很多人看了这段以后就迅速通灵。

青霞：这样看的话，就是天尊们让通灵的一段记录。

S：嗯。

青霞：谁看对谁有利。

玉青：有人说——你欠众花的，你欠众人的，呵呵，就该你做这一波（的基石）。

【杏子评论：还真是自作多情，非要往小王母的圈子里跳！想让你远离虎口，你却偏朝虎口跳。正是你不迷虚空，虚空又怎会迷你？谁不是后人的铺路石？你玉青不以为有这样的机缘去感恩天地，反而是自认为自己的角色有多重要？就如同何君以为林花曲是他何君的，玉青同样以为观音十九渡等等是她玉青的，只不过表达得没有何君那么直接

罢了……戏都是自己的那个我找的，又是何日能见天戏呢？

小草\*\*//时刻应该谨记以 S 书为航标，虚空对学人讲解的深度永远不可能赶超 S 这边虚空讲解的深度，因为学人的我太重、太大，以至情浅、情无……难见天日。2009-3-10】

S：哦哦。我看“如梦如幻”好些 TW 的在底下回复什么“感谢玉青的观记”什么的，就是他们都借了不少劲。

玉青：我也是借着飞狐和师父的劲，要不然也不可能……

青霞：对对，要没有飞狐……

S：因为你的观记呢，可能你没当回事，对他们（TW）来说就破了他们很多年的法障。

飞狐：包括你那个 38……他们很多人看了都是特别有帮助。

S：嗯。

玉青：对，后来我为什么不生气了，就是看了他们的回复，我觉得我太狭隘了，还没有他们（TW）那个、那个什么（豁达）……（玉青注：S 和虚空考虑的是全局。“磨与被磨”从来都是一体两面。同修不用感谢玉青，玉青也不说感谢或对不起，因为都是家人。）

飞狐：其实就是……旁边看戏的都没事儿，就是演戏的有事儿。

玉青：嗯。

S：嗯，因为看戏的呢他的“我”没掺进去，所以他容易看明白。演戏的他的“我”进去了，所以他就糊涂了，就戏中迷了。

玉青：嗯，我说我还没他们豁达，太不应该了。

S：嗯。那天，我在“如梦如幻”上看个回复，说他们五月要去丽江，她（飞狐）说——哎呀，我们能不能去？我说——哪有时间？我说要是看看玉青要是去呢也差不多。后来她们就说了……她们的意思，释佛的意思不让你（玉青）去！好好在家。

青霞：哦，静心。

S：好好在家静心。后来我一想，就是你去了跟他们见面也帮不了他们，因为相应还得靠他们自己。

青霞：对对。

（青霞说起请 S 一起去安徽宿县老家看看玩玩。）

S：现在还说不好，到时候看她们的……现在就可以问问。

飞狐：她们在摇头。

S：嗯，可能动不了（G 守望的紧）。

青霞：等机会吧，有机会将来咱们就彻底的可以……随缘分。

S：嗯嗯，以后会有机会的。

玉青：嗯，以后有机会。总觉得 2012 年、10 年、11 年是个机会。

青霞：哦，2011、2012 年？

玉青：嗯。

S：她们好像也给过个话？大概是 11 年、12 年大概可以到 TW 去旅游去？

飞狐：嗯，那是给她（玉青观）的……

玉青：是我说的。

S：哦，给她说的……

青霞：TW 现在都特开放了，一般人过去 TW 一点都没事了，只要有钱都能去。嗯，TW 的学人也都挺……

玉青：关键是 TW 当局比较敏感……

青霞：对。

玉青：特别是跟大陆的关系比较敏感……钱不是问题，谁都能资助您一趟，呵呵。

飞狐：那煮馄饨去了？

S：嗯，那行行。

玉青：我跟你一块去，熟悉一下厨房。

（饭后闲聊家常，霏霏也过来了，大家互相认识。又过了会儿，迪安和兴达在银杏山庄办完事也赶过来了……青

霞拿黑丽娘打趣兴达，接着开始录音。）

青霞：……黑丽娘说来看 S 来了，那意思不是跟你（兴达）来的。

兴达：我们家的管带，黑丽娘……我一上香就……

青霞：黑丽娘给（S）做万福。

兴达：哦……（大家等着他行观）还有啥？……嗯，你说？（看着青霞）

众笑！

玉青：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你肯定有想法。

S：嗯，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她们说她们的，你说你的。

青霞：快说吧！

兴达：你说……你能看到……废话……刚坐车上，（她）不是坐我怀里吗？呵呵呵呵……坐在我的旁边……

玉青：呵呵，怎么想的怎么说，心里怎么美也可以说。

兴达：呵呵呵呵……玉青笑了，呵呵，（我说）黑丽娘坐我这儿……

青霞：我说黑丽娘在这儿呢，他马上……在这儿呢？还……还这儿呢！（做个“搂”的手势）说啊……问问黑丽娘。

兴达：她说关心我呗！

青霞：黑丽娘说……嗨，我这管带也不好当，反正那意思……跟她……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跟她对话都少……那意思，闲来无事，反正……没什么事儿可干。上回好像跟玉青说过这话啊？

玉青：她就是说……你不观她，她可不就……

青霞：没事儿干。

S：嗯，你们得跟她多说话。

青霞：对。

S：是吧，跟她叨咕叨咕比方说你们在外面做什么事了是吧，你们那个乡下银杏山庄的事儿啊，都跟她叨咕叨咕。

青霞：你回来跟她说说、跟她……让她指导指导。

S：嗯，你就跟她叨咕……慢慢慢慢的，她就跟你交流了。

青霞：对，亲人似的，就跟跟我说话似的。

兴达：对，你比如说我今天去哪儿了……干什么事……

青霞：对，我干什么了……什么事儿我拿不准的，你（黑）什么意见。

S：你就跟她叨咕……我今天干什么事儿了、干什么事儿了，长了就通了。

青霞：黑丽娘今儿头上还戴花呢，

兴达：美！

青霞：挺美的。（玉青注：花，观？美。）也是……也是……那头发挺长的，发辫挺高的……有花。

S：你们每一个都必须找一个特别贴心的，就得经常交流，比方说你有那个天姐……

青霞：就是美心。

S：嗯，就是天天跟她沟通，就天天什么事儿，跟她念叨念叨。

青霞：美心也来了，也给你们做万福，穿着粉纱衣服挺美的。

玉青：嗯，看见一梳着长辫的穿着朝鲜服的（小姑娘）。

S：嗯，你问她是谁？

玉青：她说她叫小薰。

S：小新啊？

玉青：薰，薰衣草的薰。

S：小薰啊，你让她说说。

玉青：她说她是个小花仙，是不是你刚才要搬的那盆薄荷？（青霞跟 S 要了一小盆魁北克薄荷。）

S：哦。

青霞：哦！小薰跟我走吧！

玉青：（她说）东渡南洋，北漂西海，走一站看一站，心靠在岸，手搭在肩，并肩前行。她好像给你（S）做一万福，好像跟您告辞似的。

S：哦哦。

玉青：然后我跟她说昆仑香台都是通的嘛，常来常往。

青霞：嗯，她刚才说来去自由嘛。

S：嗯，你记着她的名儿，回去多跟她交流。

青霞：小薰，朝鲜族的姑娘，梳着大辫子啊。我不是上次去北朝鲜去，我在那儿买的小姑娘的画，就跟她长的一样。大辫子……穿的是……月白色的长裙……白裙子似的，下边。

玉青：穿的是淡紫色的，外面是层白纱。

S：哦，白纱。

青霞：对，那花（要是）开也是紫色的。你给我的花，就是这个薄荷。那花是紫红色的。就是我买的……

玉青：她是舍不得，一直眼泪汪汪的。

S：哦哦。

青霞：呦，我刚才拿那盆花的时候我还在想花仙要是有，她肯定不愿意走。我还这么想的。

S：嗯嗯。

玉青：没事，常来常往。

玉青等这时也告辞了，青霞捧着“小薰”走了，呵呵！

#### 镜如意-51-8

2009年3月2日调休，早起，可迪安已经走了——去青岛出差。我泡了咖啡在网上看八卦，看见有个视频链接“子午书简之武则天”，我就点进去了……（注：“子午书简”是央视一个读书节目）主持人介绍的是一个女作家写的《武则天》，主要写情感史。说到武则天不受李世民宠爱是因为有个道士告诉皇帝一个预言“唐三代后，女主武氏”。

这时有个女声说：“荒唐，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他只喜欢柔弱的小绵羊，像那个什么徐才人。”我想看看是谁说的，有个模糊的白影在我书房里转悠……

接着看到节目中说武媚要被赶到寺中出家，她哭着求李治时，那个声音说：“我才没求他！哭……叹零落身世恨不能自主。”

节目中作者说小女儿是被王皇后杀死的，不可能是武杀的……我就看着那个白影问：“这千古悬案？到底怎么回事？”

白影答：多少人乐此不疲啊！

我：真是你亲自动的手？

白影：是我！虽不是我亲自动手但等于我亲手杀了她。李治要封小女为公主，这只有皇后之女才能配得起……急怒下的王皇后让她身边最亲近的人来下毒，小女已经无救……我扣下那人，打发人称小女急病去找李治，因为太医院的都是那些贵族的心腹……王氏前来，她怕人多口杂，支开我和侍女们，愚蠢的一个人近前察看……小女嘴唇发紫，看上去或像窒息或像中毒……她在探手以试的时候，正好我和李治进来了……小女当时还有一丝气息嘛？呜……赶来的太医是王氏心腹，他当然不会说是中毒而至，推说是被窒息的，可能想推给我的侍女“看护不力”的罪过……我也昏了头，想着刚进门时王氏那只伸出的手，一下子就跪在李治脚下，看着皇后泪千流……李治应该也想起当时的场景，死盯着王氏，我聪明的侍女们也拼命的证明……是啊，谁想去死呢？那个太医有苦说不出，这时怎么能改口说中毒？……而我，是我杀的她……她小小的身子忍受着剧毒的痛苦，在我虚伪的哭声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本可说她中毒，求的医治，也许、也许还有希望？可是当时说她被掐死已经能扳倒王氏，不愿节外生枝……

她说的断断续续，语气飘忽，无哀声却更显得刻骨的悔恨。我也默然无语……这时节目还在继续，说她残杀姐侄、虐杀王皇后、和李治的真假感情……身边的白影无声无息，我也不想再问了。（整理时，武媚说——无字碑不留妄言，呈花裸心几人看？无语泪先流。）

我见有个高大的身影拥着这个白影，一看又是黄头发的蚩尤，看他满眼悲伤……我叹了一口气，去上香念叨：小

王母，你哥哥蚩尤在这儿，欢迎你常来玩。就是说的故事太可怜了，下次说个高兴的。——刚说完，就见一个旋风卷着海滩的沙子。

中午，刚咬一口面包就见迪安来了短信，说他到了青岛，“好累！看到海了，下次带你一起来。”我就回：“哼！你每次都说下次。”——忽然感到心里难过。他回：“北海道一定兑现！（蜜月）”我忽然眼泪下来了，眼前“哗”的展开一片海，波光粼粼的，很亮。有个龙头人形的穿着龙袍的人朝我这个方向摊开双手：“孩子，回家吧。我们都想你。”

我有点发怔，眼泪一个劲的流。龙王很焦急围着一个白影直打转，那个影子就是直挺挺的站着。龙王一个劲的说：“孩子，孩子，好孩子，别再犟了，以前都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不该为了自己的私心拆散你们，把你送到天上。你听我一句劝行不？别再犟了，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这个傻孩子！回来吧！爸爸对不起你。”白影也开始耸动肩膀……

我看着感动的稀里哗啦的，想着上上香，到香台看到十一宫都在，围着妈祖呈扇形坐，妈祖很沉默的表情，我首先看到西王母盯着前方若有所思；七仙女、珠王、碧霞、白娘霏霏笑；青娘有点欲言又止的点点头；八妖眼睛通红；观音垂着眼帘；西洋笑的很高兴；玄女……脸有点涨红似的，有点别扭；最后，心月狐深深的看着我满脸泪水。我伸手拿香，刚要点，就见西王母说：“这一点火，将燃尽你与天地间所有的恩怨。”

我见天姐站在面前，我问：你是小王母？

她：是也不是。

我：怎么说？

她：以前是，以后天地间再无此人。点吧。

打火机点燃，一件缀满宝石的华服在火光中化为灰烬。天姐穿着白色单衣跪在观音面前，观音拿着一把剃刀象征性在她头顶上空剃了三次，说：断凡尘，静空明，重新生。

天姐拜了三拜，盘腿打坐在荷花上。

镜如意-51-9

霏霏观记

20090226 二月初二-背景：霏霏觉得行观后还要记录太累了，不太愿意行观。可是晚上八点飞狐看见观音来了，想跟霏霏说话——飞狐：请观音说话。

霏霏：她戳我脑门呢。S：嗯，意思就是让你开窍，让你观你还不观。

霏霏：好像挺生气的。

S：嗯，你赶紧说观观观，赶紧观。

霏霏：跑到我身边摸了摸我头顶，就是这样平着摸了摸。

S：那意思就是听话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听话。

霏霏：她跑到您对面那儿去看着您。

S：哦，那就是观音有话说了？

霏霏：她也不看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S：你（飞狐）问问观音说什么？

飞狐：说要给你（S）戴花。

S：给我戴花啊？哦，好。我就等着观音给我戴花呢。

飞狐：你还得观啊，霏霏。

S：嗯，你问问观音给我戴什么花？

飞狐：紫花。

S：紫花，接着问她什么意思呀。

飞狐：（她说）红得发紫呀。

S：红得发紫……呵呵，你问她什么意思呀，我知道是红得发紫。

飞狐：我也不知道呀，她不说。



S：你问她们呀。

飞狐：我是在问呢，她们有的说喜上眉梢，有的说喜上加喜，有的说娶个老婆回娘家。有的说坐轿子上炕门，就是东北大炕的那个炕。

S：哦哦，就是送到家了。坐轿子上炕门就是送到家了，就是送上门的。还说什么了？让她们多说说。反正一综合就能把意思搞明白。

飞狐：还看见观音端了一盆花放在你面前。

S：好。

飞狐：是那种紫蓝色的大花钵。

S：哦。

飞狐：上面开着怒放的像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重重叠叠很多花瓣的那种。

S：哦，牡丹。

飞狐：粉色的、红色的、紫色的……一大盆。

S：哦，大牡丹花。你问问观音为什么这么高兴？

飞狐：她说她没说她高兴。

S：哦，那观音给上花，那谁都没那福份呀。

飞狐：她还给那花浇水，还给它除叶子，捡虫子、施肥，就是特别精心照顾。不过她没显出很开心的表情，很平静、很平常的那种表情。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玄龙拿了个大板子，像个铁锹似的，黑色的。“啪”的给它一铲，板子往花上一打，花全蔫了。

S：嗯。

飞狐：观音就在一边哭。

S：哦。

飞狐：她就指着花说，你快点给我把花养起来！快把花种起来！就是那个意思。玄龙好像特别生气，插着腰，一手拿着铲子，在那儿站着，气鼓鼓的。他还对观音说，整天就是些花花草草的，也不让我休息休息。然后扭头就走了，观音就在那儿哭啊。然后上来一些宫娥吧，就是她周围的那些女子，都上来劝她，给她拿手绢擦眼泪，给她拍背。

S：你赶紧问问小花仙，你说她们这演的是哪出戏？

飞狐：说是去年的那出戏。也不知道是哪出戏。我没明白，你呢。

S：嗯，有点明白。

飞狐：那你不能说说？方不方便说呀？

S：方便说。

飞狐：那你说。

S：这花呢就是你，花就是观的意思，就是观花的意思。

飞狐：嗯。

S：就是要精心培养，不能大板子一下就给砸下去了。

飞狐：呵呵……

S：长得怎么……又长歪了？“啪”一板子打了……这意思。

飞狐：嗯。

S：你问观音是不是这意思。

飞狐：是的。她在那儿挺委屈的，一手拿着手绢擦着眼泪，泪痕未干就在使劲儿点头。

S：哦，那行那行，那观音别演戏了，明白了。

飞狐：呵呵呵呵，唉哟笑死我了！观音又恢复常态了，又坐在霏霏的旁边喝茶了。

S：嗯。她那意思就是霏霏刚入观了，别像去年我对你似的，使劲一大板子拍下去。

飞狐：哎哟，我看你还没大板子拍过谁，我看你倒挺心疼的，就是打我……

S：那拍你是让你往好了长。

飞狐：嗯，你正在说“拍你”，后边还没说完，就看见那被打蔫的花“倏”一下立起来了，比原先更高、更大……

S：嗯，更壮。

飞狐：然后玄龙得意了，站那花顶上插着腰——还是老子的办法有效果吧！

S：呵呵……

飞狐：然后显出他胸前很大一轮像明月似的光盘，就好像他在照着这个花似的。S：嗯嗯。飞狐：我看见观音看玄龙这么说，在一旁偷着乐，就像贼笑似的。S：嗯，看看还有谁在那儿。

飞狐：我正准备说话呢，又看见好多太阳。

S：那她们又都来了。

飞狐：嗯，最开始是个大黄太阳，后面金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还有那个灰黑色的，哎呀，挺多，一串一串的。这些是显的最大的，其他的就小一些，屋子里到处都是。

S：请她们说说话。

飞狐：慢慢的每个太阳前面站了个人，看见盘古他们都过来了，紫光夫人、妈祖、天公……都在那儿像道喜似的作揖，也不是作揖，是抱拳贺喜。

S：对，就是过节了，她们二月二过节了。

飞狐：还有小仙孩儿在放鞭炮。两大串，特别粗的大鞭炮。还有的在敲锣打鼓，我看都是小仙孩儿。那些花仙、仙女都在那儿吹奏乐器呀，跳舞呀，撒花呀，就像是我们过节的时候外边游行的那些队伍似的。小仙孩在前边，然后是仙女，后边拥着一艘大龙船，那龙船就好像浮在地面上跟着她们走，金色的龙船，里边是那些仙佛。龙船两边有人跳舞，龙船里面也有人表演。

S：那这不就像过三月三似的。

飞狐：嗯。然后看见快到龙船尾巴那个地方有很大一个椅子，坐着一个很大的穿黑衣服的人，玄龙。他也没说话，就显了个像在那儿坐着，好像在看她们表演。特别大的一个人，一只手还撑着头，很平静的样子，看不出他的情绪。

S：嗯。

飞狐：我看见后边还有一只金凤，就像个龙船一样雕的一个金凤，凤背上凿得像船一样，里面也是仙佛，都是女的，像是十二宫的。

S：嗯，一个龙船，一个凤船。

飞狐：十二宫那些姐妹在里面坐着喝茶聊天，跳舞的唱歌的都没有，就只有一两个小婢女给她们端茶倒水。我心想这玄龙一个人看这么多戏招待这么多人不错呀，玄龙在那啐了一下——都是演戏……他又点了点霏霏，意思就是说还不抓紧观，还在那坐着闲着等到什么时候？

S：嗯，霏霏观你自己的。

霏霏：我在听戏呢。

S：你得去感觉，去观你的。

飞狐：我还看见一个白衣老头，胡子挺长的，白胡子，也是抱拳像道喜似的。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我外公。我说我外公是谁？他说他是天山老祖。

S：嗯，让他说话呀，那是桂花夫人她爸呀。

飞狐：我请他说话。他说她们打仗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然后就给了那时候打仗的一个场景，好像都是山，山地。两边的人都是骑在马上在那儿冲。我是从高空俯瞰地下，人显得很小，特别多，打得特别激烈，尘土都卷起来了。他说他是神枪手。不过不是我们那个枪，是像杨家将的那个红缨枪。他说三面无敌。给的枪的图像……那个枪头像是蛇形的，枪头的两边还有朝上的那种钩，就像三叉戟的左右叉，但是很短，是小钩。枪头上还有红缨。接着他显了个穿着盔甲的像，盔甲战袍。他底下穿的裤子外面是个袍子，盔甲战袍的一个中年将领。他说——什么将领啊？我就是王！

S：嗯。

飞狐：我问刚才显示的战争场面是在哪儿发生的？他说——天山一战……唐古拉山脉……玉龙雪山的终点。他还给我介绍他的马，他的银霄马。是一匹大白马，它怎么看起来特别高大？！他这个人就已经很高大了，但这匹马在他旁边看起来更显高大。马上有鞍，它也是穿着盔甲，额前还吊着一小撮红缨子，在他面前显得很乖。

S：嗯。

飞狐：我就问我妈呢？他说那时候我妈……给了个图，可能十岁左右吧，就那么小，跟着他骑着上战场的马就跑，像是舍不得他走。一边在他后面跑一边伸着手喊爹，他则是头也不回往前冲！

S：嗯。

飞狐：我心里正暗思好狠心啊！头也不回……然后看见他回头看了看就往前冲。还看见一些熊和史前的那种鳄，跟现在的鳄鱼长的形状有些不一样，又像龙又像鳄鱼。观音说让霏霏看一看，让我停一下。她说你这一观就没完没了了。

霏霏：刚才飞狐说到玄龙的时候，我觉得他点了我脑门几下，戳得我有点酸的那种感觉，说我孺子不可教。说先不管我了，让我爸先管着我吧。

S：他就是让你观。

霏霏：我爸爸过来叹了口气，瞅着我，拍了拍肩膀，坐在一边喝茶去了。小鹿又来了，跑到我身边抬头看着我，它安慰我说别泄气，呵呵。

飞狐：你说你这挺好的，泄什么气呀？

霏霏：就是因为刚才受批评了呗。

飞狐：哦，呵呵。

霏霏：我说对了它就点点头。我发现我们家的万缘小鹿和小刺猬对我最好，这小刺猬又来了，蹲在我沙发这边上，就在这呆着。

S：等着给你出主意呢。

霏霏：我说你说说话吧，小刺猬说你先多听听人家说吧。

飞狐：你问问那人家是谁呀。

霏霏：它说那人家可能是让你们先多那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我看到什么了，然后你们就……让 S 在旁边能帮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呀那种感觉。

飞狐：那你得先看。

霏霏：嗯，是。我那个奶奶又来了。

飞狐：多好，干紧请她说，请她喝茶。

S：黎山圣母肯定得来，这场面她肯定得来。

霏霏：还是今天那个打扮，不过这会儿挺高兴的，悬在我这正面的空中对着我。这次是拿着她那个拐杖伸着够着摸了摸我的肩膀，拂了一下。她跟我说，孩子，今天是个开始，不错的开始，慢慢来。她说，以后多叫你爸爸管管你，别总想着玩儿，收收心。我心里想什么她都知道，呵呵。她去你们家这位上去了。我这爷爷过来了，弥勒。他特高兴，今天拿了个芭蕉扇，一边走一边扇着，特别高兴。他说，你呀，今天这是你的福气。还冲你们扇了一下。

S：谁扇了一下？

霏霏：就是弥勒拿这扇子呀……

S：哦，冲你扇了一下？

霏霏：不是，冲你们俩扇了一下，一下子扇过了。就是他把扇子朝飞狐和您这个位置这块儿扇了一下。

飞狐：是横着这样？

霏霏：横着这样，对。扇了一大下。

S：他那意思……让这边对你这事上上心、上上情，就这个意思。就是多关心关心。

霏霏：他点了点头。坐我边上喝茶呢，还一边拉着我的手抚摩着，好像特疼我的那种感觉。

S：嗯，飞狐都吃醋了。

飞狐：呵呵呵呵，是呀，从来没人对我那么那个……

霏霏：呵呵，我说谢谢他，他就冲我笑。他递给我一个金链子，让我收着。

S：嗯，意思就是你要像这个链子一样，跟他们牵系在一起，锁在一起。像链子一样不要松开，就是你跟他们的关系。

霏霏：他点点头，他又把那个链子给我戴在脚腕子上了。

S：嗯，戴在你脚腕子上意思就是说你跑不了了。

霏霏：扇了我一下，对着我扇了我一下。

S：嗯，意思就是你跑不了了。

霏霏：他好像去黎山圣母那服侍她去了。看来我这爷爷对我真好，特疼我那感觉。他们去聊天去了。我们家小鹿扭头瞅着我笑了。

S：那你问小鹿你笑什么。

霏霏：它说它替我高兴。小刺猬也看着我笑，它说今天这机缘你得抓住了。观音又过来了，她一见着我就怪我不想着她！

S：嗯，就是啊，你老想你爷爷，你把她给扔一边去了，你请她跟你说话。

霏霏：她拿她那个净瓶里的那个……

S：杨柳枝？

霏霏：对，她冲我画了个叉子！

S：哦，叉子，画了个叉子就是不让你胡思乱想，像贴封条似的。让你收心，别胡思乱想。

霏霏：然后从上到下竖着那么甩了一下。

S：哦，那就是给你从上到下通一通，通一通就观得更好。

霏霏：然后我感觉好像有那个水滴似的的东西掉到我身上。她说帮我洗一洗。

S：哦，帮你洗一洗。

霏霏：她说让我多看看书，说我不懂的还多着呢。她说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得跟她们去……她那意思就是还得去位上去找她们那些聊去了。

S：嗯，聊去了。

霏霏：我谢了谢她。

S：嗯，飞狐正好去教霏霏和音乐配套的小九拜的动作。（未完）

#### 镜如意-51-10

20：36——霏霏：之前我自己观了一点内容，拿不准，想问问你们。S：你说吧。霏霏：我觉得观音跟我特别亲，于是想问观音我跟她是什么关系，就是她是我什么人。S：嗯。霏霏：然后就马上就反映说我是她的妹妹。然后我又确认一下，我说是吗？她又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的。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是我心里瞎想的呀还是怎么着，所以我不敢确定。

S：哦，没事儿，你问问你们家小鹿。霏霏：我们家小鹿把头搭在我膝盖这块儿，然后点点头。我觉得它点头这意思好像是说……就是告诉（我）——你别瞎想。S：嗯。霏霏：我就想让飞狐帮我看看。S：不，你再问问你天姐，你现在就问，问你天姐。

霏霏：她打了我两下！S：嗯，打了你两下。霏霏：好像也是告诉我集中精神。S：嗯，她们说的什么姐妹呀，姐姐也好，妹妹也好……意思就是说关系很亲，是这个意思，不像人世的这种亲缘关系。霏霏：哦。S：她们说的姐妹就是曾经在一起呆过，就叫姐妹。霏霏：那我会跟她曾经一起呆过吗？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太确认，但是当时确实是反映的那感觉就是说我是她妹妹。

S：那你让你天姐好好说说，请她给你好好说。霏霏：好像是说我曾经跟她一起，服侍过她。但关系特别好，就像是姐妹那样的。S：哦，就是跟过她。霏霏：哦。飞狐：所以你那小鹿它们要你别瞎想，不是说观音说的是假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没理解，自己在那儿总想。霏霏：哦，是这个意思。

飞狐：可能是这个意思，你问问。霏霏：它点点头。S：嗯，她们的姐妹就是说关系好，曾经在一起呆过。霏霏：对，我不理解我就不敢说，我还以为是我瞎想的。飞狐：你就是要说，没关系。你要是不说呢，你看S就不能给你讲解这个了。你就总不懂，总在心里想——哎呀，我是不是观音妹妹？到底什么意思，到底是不是我想的……S：嗯。

霏霏：对，我理解的这个姐妹还是说人的这种亲缘关系这种姐妹。飞狐：嗯，这都很正常，这很正常。霏霏：所以我总琢磨着，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老是有这种感觉。S：就是她们所说的一些话，你不能按照人的这个去理解。霏霏：哦，所以有点含糊，我看到观音在笑话我呢，呵呵呵呵。S：嗯。

飞狐：我觉得观音对霏霏挺好的。S：嗯，那就是亲近啊，关系近她才这样呢。飞狐：哦，是。S：你（霏霏）请观音再跟你说说，要不观音说你老不想着她呢？她那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过去跟她怎么怎么亲热、亲密，好像是死粘着她似的，现在想都不想她。

霏霏：是有一图像，我真的是搭在她身上的那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女儿特别的赖着母亲的那种感觉，粘在她身上的那种感觉。好像告诉我以前我就这样。

S：嗯，要不然她现在就说你老不想她。她这话是有个对比的，她说你不想她，那就是说她是跟以前比。

霏霏：哦。还感觉好像我们以前手牵着手，有点像手牵手逛街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是去哪儿。好像是姐妹那种感觉。她拿了一个小竹板敲着我，一边敲一边说我——快开窍！然后抱抱我，让我多想想她。

S：嗯。霏霏：然后显的是我们家的那个位，还有就是我那个小瑜伽垫，好像我在那拜她那样。S：她这个图像的意思就是让你别忘了每天要做。那些老太太，她们恨不得一天都做三、四遍，就是这个九拜。霏霏：嗯。S：早上起来忙完了做一遍，中午吃饭忙完了又做一遍，晚上吃完饭睡觉前又做一遍。

霏霏：哦，她们不是没事吗？S：对，她让你就是闲着没事、闲着难受的时候想着做这个。霏霏：我现在感觉是我那个奶奶坐在我们家的那个位上面，然后上面还有一把龙椅。好像就那种太师椅似的，那种木头那样的，挺漂亮的那把椅子。放在那儿，她坐在正中间。S：嗯，她那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每次做的时候都在拜她。霏霏：哦。观音也在，悬在她旁边。然后她那个边上还有我爷爷，她脚下和其他地方还有我们家那些万缘……好像都蹲在她那个脚底下那种感觉。有的是趴在那儿有的是蹲在那儿。就跟那个四世同堂那个老太太坐在高的那个位置那种感觉似的。

S：嗯。霏霏：好像显了杯茶，好像让我每天还得给她上茶。S：嗯，上茶。她那意思就是说你每次拜的时候，她们这些人都在那儿。霏霏：嗯。现在就是我在那儿不停的拜。然后拜着拜着我得她们就好像……就是那个动作是都在升天的那种感觉，一点一点离我们家那位越来越高，有点浮起来的那种感觉。S：对。她这个意思就表示，你越拜她们，你呢就离天越近。

霏霏：嗯。往起升的时候小鹿看着我就笑。S：那你问小鹿你这么拜的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霏霏：显的也是我浮起来往上升的那种感觉，好像是要飞上去的那种感觉。S：对对对，就是离天越来越近了，就是离她们越来越近了。霏霏：好像有个声音说她们挺想我的，让我别在人世间受苦了。

S：嗯。你说过完这一辈子就回去，就不再转世了。霏霏：点了点头。S：只要回到她们那儿就不再转世了，就是不下来了。霏霏：哦。她们好像觉得我在人世间挺苦的。S：当然她们那儿美了。

霏霏：呵呵，什么都不用想是吧。我奶奶好像伸出拐杖想让我拿手拽着她那个拐杖往上走。S：嗯，对。她那意思就是说，她拉你一把，让你紧紧的抓住她。霏霏：我发现我抓住她那个拐杖的时候，我身上的衣服都变了，变得特漂亮。就好像有那个丝绸的那种感觉，肩上还有那种飘带，粉色的特好看！

S：对，那就是天衣。霏霏：抓住她拐杖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整个都变了，头发也变了，衣服也都变了，特漂亮。S：那就是只要是抓住她们，紧紧的抓住她们，就变成天女了。你就不是凡女，就变成天女了。

霏霏：上去以后我看见有一个位子，有一把椅子放在那儿。S：嗯，那意思就是那个位子就是你的，就是过去的地方。你好好看看，周围都有什么？霏霏：周围好像有一个特别大的牌楼似的那种。

S：嗯，就是楼台庭阁似的。霏霏：还有一个挺大的池子，好像南方园林的那种挺大的一个池子，修得很漂亮。S：那个图像就是你过去待的地方，现在空的只剩个位子，就是没人，等着你回去呢。

霏霏：池子里好像还有很多金鱼，是那种锦鲤那样的。S：你周围走走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霏霏：还有好多……哎，有个小白兔！S：让那白兔跟你说说话。

霏霏：小白兔跟我说，姐姐你早点回来吧，我们盼着你呢。S：嗯。霏霏：我刚才看见牌楼上好像是一个金匾。

S：写什么字？霏霏：感觉好像是什么“金宫”还是什么。S：嗯。霏霏：怎么好像又回来了？S：哦，就是你抓住她那拐杖，黎山圣母带着你到你原来那个地方去转一圈。霏霏：嗯，看看我以前生活的那个地方。S：嗯，生活的那个地方。霏霏：还挺漂亮的。S：嗯。

霏霏：感觉又回到咱们这儿了。黎山圣母跟我说，你只有好好的修行然后才能回得来。像嘱咐我一样。S：嗯。实际上修行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后回到自己原来的那个地方。修行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修原来的地方，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要不修行呢就或者是轮回转世，或者就散掉了，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飞狐：你（霏霏）可以问问你不修行是什么样。霏霏：完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儿马上就显出有头猪。飞狐：呵呵

呵呵……S：哦，那就是下次转世就变成个猪。霏霏：特惨吧？！你美成这样。飞狐：呵呵呵呵，笑死我了，谁告诉你的你问问？S：又是你家小鹿？霏霏：不是，好像还是我奶奶。S：你奶奶告诉你的，哦。霏霏：马上是一头猪，还黑黑的。S：哦。霏霏：呵呵，看来不好，要当猪肉了！天呐，这可不好。

飞狐：其实做人挺难的，所以从古就说人生难得嘛。霏霏：哦。飞狐：好多生灵都想转人呢。S：嗯，就是人这一世再想转成个人都相当难。霏霏：是吗？

S：嗯，一般都是什么动物，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霏霏：嗯，那我们所说的“天姐”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以前的那一世？或者是说在天上的那一个？S：在天上的。霏霏：嗯，那个我？S：嗯。因为对人来说，有过去的时间，还有现在的时间，还有未来的时间。对于她们来说没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她们都可以体现。霏霏：哦。唉……你（飞狐）有没有问过你要是不转世会怎样……

飞狐：没有。S：你试着问问？现在就问问。飞狐：我问了，看见个小波斯猫，身上长着一双翅膀。S：你问问是怎么回事儿……哦，神农架的飞虎！飞狐：是吗？S：嗯，神农架就有这玩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飞狐：像一只小波斯猫，长着一双翅膀。S：嗯，对。神农架就有这个东西，当年叫飞虎，小飞虎，现在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霏霏：长翅膀了吗？飞狐：嗯，有翅膀。S：对，就是像猫似的，但是有翅膀。飞狐：呵呵……是白色的。S：嗯。现在是很难遇到了，所以国家定为国家保护动物。飞狐：哎呀，那还行，起码是个国家保护的。霏霏：那你自由自在的不用那什么呀，比我强多了！

飞狐：她们先还说了个话，S不是让我问怎么回事吗？她们说的话……好像逻辑上有毛病？她说不转世也能回去。S：嗯……就是不转世啊？飞狐：是呀，我觉得逻辑上面有毛病，不转世也能回去。S：就是不需要转世就直接回去就是了。飞狐：哦哦。又看见那个小飞虎，好精神！额头上还有光珠，像是那个小森林里的王，飞过来看看，飞过去看看……就像是在巡视它的地盘。有个人……是玄女在那儿闲磕瓜子，她说——找不到公的！

S：哦，呵呵呵呵。飞狐：就是说你再神气就你一个，一个母的。在那儿到处飞，找不到公的，呵呵呵呵。她那意思就是说也不好，你再神气也不好。

S：它绝种了。飞狐：嗯嗯，对。S：因为这个品种马上就要绝种。飞狐：她说找不到公的。霏霏：真的？S：是，要绝种了这个品种。霏霏：这个物种是吗？S：嗯，现在都见不着了。飞狐：然后我心里想，要是S不回去呢？她说没有这种可能性。S：哦哦。飞狐：然后给了一个图，那种古代的又像蜥蜴又像龙又像蛇的生物，长了一双翅膀向上冲，乌黑色的。S：嗯。

飞狐：（霏霏）接着跟她们聊吧，多有意思，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只管问没事儿，放轻松点。S：嗯，这都问清楚了，回去是什么样，如果不回去下一世什么样。呵呵呵呵……霏霏：呵呵……飞狐：呵呵……霏霏：问问小J！小J要是不转世什么样？飞狐：你问你问，在这儿谁问是一样的，你问吧。霏霏：嗯，好像是一头小水牛……耕地呢。S：哦。飞狐：唉，那比你惨。S：那就变成在南方水田里的水牛了。霏霏：呵呵呵呵。飞狐：还得干活，还得被抽。

S：在泥里边。飞狐：你（霏霏）这多好。S：小J正好属牛。飞狐：那你还可以问，要是小J回去呢？你问她们，你让她们说说小J。S：嗯。回去是什么呢？在什么地方？你问小J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霏霏：小J回去马上就穿了一身盔甲，拿一个枪，骑了个战马。S：嗯，让你看看就是说他那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

霏霏：哦，好像有竹子扎成的很高很高的围墙似的那种地方，好像是那种寨子似的，有好多的兵！S：你问问你们家小鹿，你说那是什么地方？霏霏：说是什么黑龙寨，但是我没看到有门。S：那你问问你们家小鹿，你说那黑龙寨是在什么地方？霏霏：它就说是天宫。S：天宫，哦，天宫的一个兵寨，是黑龙寨。霏霏：他骑的那个马也是黑色的……好像有个女的过来了。

S：你问那女的是谁？霏霏：她飞过去看着他（小J）。她说是我姐姐。S：你问她，你说你到黑龙寨去干什么去？霏霏：她说她去看望看望他。S：哦，串串门。霏霏：那那儿怎么没有门呢？小J好像很威风，在那寨子上面空中骑着马转了一大圈。S：嗯，巡视呢。你那姐姐找进去没有？

霏霏：她一直就没从门进，她一直就在上面。S：哦，从空中走的。霏霏：嗯。S：哦，她们不需要门，她们都会飘。霏霏：我看小J在上海的桌子那儿坐着，趴在那儿，回来了。哎，能不能看看小J的缘？飞狐：可以吧？

S：嗯，可以，你现在请他的缘过来。飞狐：哎，多好，我们霏霏对小J倒真是有情有意的，唉……霏霏：好像有一条大蛇过来了，大蟒蛇，立着身子。感觉又像是蛇又像是龙。S：那是黑龙吧，黑龙寨的。霏霏：它冲我吐了吐舌头。S：你让它说话。霏霏：它说，他（小J）呀！糟心！S：就是乱糟糟的意思。

霏霏：（它说）不静。S：嗯，就是心乱糟糟的，不静。霏霏：让我多安慰他，显的是让小J多给您打打电话通气那感觉。S：哦。霏霏：感觉小J好像在桥上走，那个又像龙又像蛇的那个在前边引着他。

飞狐：是不是应该请它报个名啊？S：那个黑龙就是帮着小J搭个桥，就是引他过这个桥。霏霏：还是说要靠他（小J）自己。S：嗯，你可以请它说个名，叫什么？霏霏：它说它是玄龙。我再请它确认一下。我说是吗，是不是？它还是点了点头。S：嗯，黑就是玄。霏霏：它长了对翅膀飞起来了。S：嗯。

霏霏：小J好像拉着它那个小尾巴尖，好像感觉很吃力的样子。S：嗯，就必须得抓住才行。霏霏：感觉小J好像挺费劲！我怎么总觉得……后来感觉就是他有点没抓住往下掉的那种感觉，在空中。S：嗯。霏霏：好像掉过了桥以后，桥底下那边有一只象，他正好掉在那象背上，坐在那上面。我说请观音帮我看看，观音扭头说，不是我的人！S：嗯。霏霏：哎，小J这是怎么回事呢？

S：你问问小鹿，你说怎么帮他？让小鹿给你出出主意。霏霏：小鹿给我感觉就是我拿竹子给他搭了个桥。拿了根竹子，横在河上面给他搭了个桥。然后拽着他，跟他说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走。然后那个又像是蛇又像是龙的那个玄龙出现了，在空中。它对着我们俩说，一切还得看造化，看缘。就到这儿了。S：嗯。你看那个黎山圣母出现，这就是缘。你要是能抓住她那个拐杖，抓住不放，那就是有这个造化。

霏霏：是不是小J现在离得太远了？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S：他还得有一个过程。霏霏：我觉得小J好像变成了一只小黑龙，冲我笑。S：你现在就是九拜，就是紧紧的抓住你的这些缘，先把你这个能力搞上去。霏霏：昨天晚上我给小J发短信安慰他半天，说你好好看看书呀什么的。然后小J还说……他书看了不少了，他看得还挺快的，但是他那边没有人能指导他嘛。

S：嗯。霏霏：他看了书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那种……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他在看书，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用情，就是没有那么入那个情。好像还仅仅停留在那个……S：字面上。霏霏：字面上那个东西，那个文字的那些东西。而且他总怀疑自己所感觉到的那些，又没有人给他一个肯定的或者说是让他怎么去做啊之类的。S：行，不错，休息休息。

## 《镜如意》52-1

2009-2-28 夜里 23:35 记录

飞狐：你说心月狐、玄女她们这段时间总是说的渡人行、观度……到底是个什么意思？S：你问她们啊。飞狐：可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请你先给我讲解一下，明天再跟她们一起探讨好吗？S：瑜伽行、月下行……现在渡人行，就是你现在是个渡人，要过河、涉大川了，叫渡人。飞狐：那瑜伽行、月下行的那些学者难道都还没过河吗？

S：还在往大渡河边走呢。飞狐：哦，那我们明天再请她们探讨吧……我看见心月狐手拿茶杯坐在我面前摇头，对我表示不满。她说我还是应该抓机，请教、问。S：嗯，就看你是以什么为主了，比如说以你的懒堕为主——那就不问啦，何必自找麻烦呢？飞狐：那我现在就请她们跟我讲一讲。

玄女道：利涉大川往回走，渡人之后再渡己，渡尽天下苍生不为我。狗头马面月下行，情在三心中。图像：一个我在渡河，划着一只小舟。渡完后上了对岸的岸。飞狐：那涉大川以后呢？

心月狐道：回头望，搭把手。图像：已经过河的人转身朝对岸的人挥手。

S：嗯。飞狐：这也叫搭把手啊？心月狐：行船靠自己。

飞狐：给的意是——只能是隔着河告诉其他人该注意什么，喊喊话，指点方向——到这儿！至于学人走不走到河边，船破不破，那就是自己的事了。S：嗯。飞狐：涉大川以后我再干什么呢……我是不是问重复了？刚才就是问的这个问题吧？S：嗯，不是说让你回头吗？飞狐：哦，对对对，晕了……那涉大川之前呢？她们给我一个从人背后看的图像，一个人在不停的划船。意思就是往前走。S：嗯。飞狐：可是以前S说在自在以后还有自行、自照、自度……

心月狐：那你就别管了，后面就是顺其自然了。飞狐：给的意，到了自在就是天道，天道上就是天做主了。

S：嗯，观——实际上是在人道上观天道，自——方为天道行。接着说。

图像：西王母放了一个很高的王冠在我头上。西王母：这是你的，还给你。

图像：王冠上镂着花，镶嵌着宝石。每个王冠尖上还有一个宝石雕刻的星形装饰，周边缀满了钻石。

图像：俯视王冠，王冠里是个大光球。

有人说心月狐——面如镜（静、净、尽、仅）水月。又道：水月观音。

飞狐：“水月观音”听起来好熟悉啊，以前 X 书里好像说心月狐是水……

S：水月白娘。飞狐：水月到底是个什么呢？

心月狐：情月。无情不成月，有月情自来。情月的圆满就是水月，就像那十五的月亮中秋的饼……

飞狐：我发现以前的自己真笨！不知道这样追着问。现在才知道问什么她们就说什么。S：以前你不问——端着三八架子。水月——水中月，青潭表水，青潭观月情……飞狐：以前根本不知道问。S：不知道问就是自以为是。飞狐：嗯，也是自以为是。我那时候以为她们说多少我才该记多少，不该多问。你也没跟我说过，可能你觉得这是基础？

S：嗯，学校教学里有一种说法——自以为懂的学生不会提问题。

飞狐：但是我又没怎么看书，之前看了看神曲，里面的 S 让秋云要追着问，那时才知道应该追着问。唉，我以前真笨！S：你刚才把录音关上了？飞狐：没关。S：嗯，对。飞狐：我都会如实打出来的。S：嗯。

飞狐：心月狐在笑，她现在显得比较满意了。

心月狐：你（飞狐）早这样就好，那你就穷究天下了，现在还要穷尽天上。

飞狐：心月狐说的话好像是接着先前练瑜伽功时观音的话说的，当时观音在金光莲花照之后说观度就是要……唉，记不清了，没有录音。但是记得当时我自己理解的观音说的话是要一直观，观到最深，观得穷尽。

S：嗯，也叫深般若。飞狐：哦……那得观到死了去？

心月狐：观死。S：嗯。飞狐：你说天上天下有多大啊？！怎么可能观尽呢？那只有直观到死。心月狐：观死你愿不愿意？飞狐：愿意。心月狐：你（S）愿不愿意呢？S：观死拉倒。飞狐：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S：就是不存在什么愿意不愿意，就是一直观下去，观死拉倒。心月狐怎么表示呢？飞狐：她说你是个傻心汉子！还像以前那么莽莽撞撞，无天无地的。不知道挨过多少打就是改不掉！整天顶着个金乌到处跑，招惹是非，没一个姑娘不被你勾！勾到头还要我帮你擦屁股，你也有脸回来见我？你（回来以后）到屁股堆里去算了！

图像：玄龙走过去，先是给她捏了两把肩，接着又轻轻捶着，像是在哄她。他对心月狐道：你先忙着你自己吧，就先别管我了……心月狐回头瞪他，玄龙还是一脸笑。S：嗯。

图像：一位老人，是盘古，走过来笑着用手点点他们道——你们呀！我看你们不闹到天河尽是不会收场的。S：嗯。

飞狐：哦！还有个事完了说，刚才突然想起来。最近柳玉总是帮我、指导我。那天我暗思，柳玉这段时间，特别是来了西居后真管事儿，挺认真的！她说，你是大小妈，我是小小妈。S：嗯。飞狐：她当时说完还扭扭捏捏不好意思，红着脸又说——你是大管家，我是小管家。S：嗯嗯。飞狐：我当时还请她多指教……才刚她接着我这话说——就是有时候不敢指教呀！飞狐：哎呀，没关系，你只管说。

柳玉：就怕指教了你不听。飞狐：柳玉指教的我可样样都听了。柳玉：就是让你每天行瑜伽没听……飞狐：我没话说了，呵呵。S：嗯，最重要的不听。

飞狐：她说我不练瑜伽，说我的瑜伽总是不达标。

S：借霏霏这个外因，你也好好练练瑜伽。养成了习惯了，以后不练还不舒服。

飞狐：嗯。她还说我现在（练瑜伽的）这个力度远远不够。S：对。

柳玉：你（飞狐）要下狠心！断慧根！

飞狐：这是什么意思？S：问她呀，怎么那么笨呢？问她什么叫断慧根？

柳玉：断了你（飞狐）人间的智慧。S：嗯。柳玉：舍小智慧追求大美（我）！

S：小智慧就是人我。柳玉：你（飞狐）之所以没有好好练瑜伽的种种……也是客观原因，比如没有时间。但是在你有条件，有时间练的时候，偷懒、屁股沉……其实都是人我的表现，因为是那个我想偷懒。行动起来，机不待时时自走，不要往后拖。等到身体垮的时候再练就快来不及了。S：来不及了，嗯。

飞狐：柳玉说得对。S：那你得赶紧补课。飞狐：嗯。给了个图像，是说我补课补上去以后——我的整个脑袋像是一个光团，心月狐在我这个脑袋里面打坐。我问是什么意思，她说静、定。还是给的这两个字。S：嗯。

心月狐：到时候你打坐就是我打坐，你行事就是我行事，你说话就是我说话。飞狐：有这么神啊？S：那个就叫



——合。心月狐：现在你这个身体太差，我没有办法跟你……S：不能合。心月狐：真正的合。你承受不了。S：嗯。

图像：心月狐紧贴在我周身，但就是不敢进。S：嗯。心月狐：当我进入你的时候，你的瑜伽智慧就断了。飞狐：为什么说瑜伽智慧就断了呢？心月狐：因为那时候就不需要线了，你就跟瑜伽智慧合为一体了。S：嗯。

图像：心月狐跟我的身体重叠着在打坐。心月狐：那时也没有什么佛，什么光团了。飞狐：不是说不定相就是个光团吗？

心月狐：我是指你们现在观的这种性质的光团。飞狐：给的意，到时是一种光与光的沟通和接触，而现在我们所观的这个是一种图像语言，是一种——光音。

飞狐：到时候我都打坐去了，谁做饭呢？

图像：S走到厨房。又看到霏霏在厨房很忙碌的样子。

图像：我坐在电脑前。我在练瑜伽功。

飞狐：意思是我要么打记录，要么练功。S：嗯。飞狐：我又想到柳玉了，觉得她真好真能干。柳玉头一仰，得意地说——我是伺候皇上的，当然也伺候娘娘啊。S：嗯。飞狐：我看见旁边有些花姐都嘟着小嘴。又看见像是舞台，柳玉站在舞台中间，其他的花仙都是站在边上，噤着嘴，显得不太高兴。我请这些花姐都说说话，她们一下子喜笑颜开。

花仙道：你别怕，但去行。没有走不完的天，行不完的路，过不去的河。月亮在上面挂着，还有星星和太阳。满天的星斗为你照明，太阳带给你光明和温暖。应该大踏步的往前行，冲破自己的断魂关，回归九天母亲的怀抱，走向大自明宫！

飞狐：这里说的大自明宫指的是大日宫，同时给的图像是一座金色的宫殿，屋顶是像泰姬陵那样的圆顶。S：嗯，你问问是谁说的？飞狐：怎么又说是柳玉？S：嗯。飞狐：那别的花仙还是没说上话啊？S：那你再请她们说呀。

花仙：柳玉姐姐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心声跟柳玉姐姐的心声是连在一起的。只要让我们表演一下就行了，我们也想穿花裙子跳舞。总是管着不让人玩儿，没劲儿！

S：你问她是谁管着不让她们玩啊？飞狐：说是玄女。S：哦。

飞狐：我问这说话的是谁？她说她是小红枣。她显得有些怕，时不时抬眼看看玄女有没有发火。玄女则是在上面抽烟，不搭理她们。S：嗯。飞狐：玄女又对那些小花仙说——说吧，说完了再收拾你们！

S：唉，玄女别收拾了……飞狐：玄女会怎么收拾她们呀？

图像：小花仙们穿着预备队训练时穿的简易战服，手里拿的不是真剑，是小木棍做的剑，在那儿很辛苦的训练。有的小花仙心里不高兴也不敢表现出来。她们练的是基本功，一些很简单的招式，比如拿着木头假剑“嗨、嗨”的往前刺——也可能是说我要练基本功。S：嗯。

心月狐：没有基本功怎么升华呢？基础要稳固如山，心要轻如袅烟。光有空中楼阁还不够，还要有地基。

图像：一座像埃菲尔铁塔那样的塔，超出云上的部分都建好了，现在就是打塔基。悬着的塔就像空中花园，被各位仙佛扶着、拉着，下面的部分就得我……

S：筑基。

图像：把塔的下部和上部连接上，这座塔就成了。

S：嗯。还是反复说的你要打基础、补课、瑜伽行。

飞狐：对。我问她们塔完成了以后呢？

图像：塔顶上一轮大太阳，仙佛都消失了。就是一轮红色的太阳，又像夕阳又像朝阳。

S：嗯。飞狐：是不是都说完了？该休息了吧……还有图像……又有个人说，只要你愿意观，有精力观，没完没了……S：嗯。

飞狐：刚才看到的图像是一头大黑熊，巨大无比，就像一头象。它四肢着地行走着，背上驮着一位白衣女子，那女子还是像上次那样坐在一顶像竹椅的轿子里。她的显像跟黑熊相反，显得特别特别小。黑熊又显出人像，是玄龙。那位白衣女子是心月狐。S：嗯。

图像：轿子变成了小舟，又变成了一只大白龟。那头熊是在宇宙间凌空行走，不是在地球上。它穿梭于宇宙中各行星之间。

画外音：无穷无尽。

飞狐：他们走到哪儿去了呢？

图像：越远的地方越窄，就像一个圆圆的小黑洞。黑熊虽然在宇宙中各个不同的立点走着，但是都在这个宇宙通道之中，而且总的方向就是朝这个小洞的方向前进。

飞狐：又看见心月狐吹着横笛。她好像戴了一顶软帽，帽檐有轻纱垂下遮着她的脸。笛声悠扬，在整个宇宙中环绕着。笛子也是白色的，又像青色的。唉……是那种很悠扬很悠扬的笛声，静静的、淡淡的、轻轻的……让人感觉非常轻松，听着听着就找不到自己，像灵魂出窍了……好了，睡觉吧。

S：好。飞狐：最后结束时出现的画面是一颗很大的红心从那个小黑洞里蹦出来。

飞狐：才刚 S 说观度也是深般若，我还以为只有观行才用得着深般若呢。

小花仙：真笨！一个马桶两个坐（座），从观行到观照不是深吗？从观照到观度不是深吗？从观度到自在不是深吗？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你脑子里长虫啦？飞狐：脑子里长虫是什么意思？小花仙给的意……要我勤练瑜伽！她是接着大日二月二的话说的，大日说要我像早起的小鸟那样勤快……早起的小鸟有虫吃……

飞狐：以前你说过不论是观自、观行、观照、观度，只要是观，就是虚的，都是在教人该怎样做，只有到了自才是实在的。是不是人与天的实质意义上的容合只有在第七层入定时才可能实现？

S：是的。飞狐：嗯，我刚才在心里问了她们，她们也是这样说。

（飞狐：2009-5-6 整理这段记录时我在心里问，咱们还要活几十年呢，等我以后修好了，她们把修行的事都讲完了，再讲什么呢？她们说：讲故事啊！天南地北，你想听哪段儿我们就给你讲哪段儿。S：呵呵呵，把这段话也记下来。）

## 镜如意 52-2

附-资料参考-霏霏观记-20090302 下午

霏霏：不知道我现在修行到什么阶段了、什么状态了？飞狐帮我看看吧？（飞狐扭头看 S。）S：你就帮她看看吧。

飞狐：图像是……一个模特样穿着黑色长大衣的高挑女子在夜间逛街。我看到的是她的背影。S：呵呵，以前她们说玉青也是在街上逛，青霞是挎着菜篮买菜，迪安是开着车在路上到处跑。

霏霏：那是不是不好啊？你（飞狐）问过你现在修行到什么阶段了吗？

飞狐：没有啊……霏霏：你快问问你的啊！飞狐：这有什么好问的？S：飞狐问一问也可以。飞狐：图像是——一片浓密的竹林，我穿着一身白衣裤在里面打坐。霏霏：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也应该多打坐？

S：她们给的这些图是说明你的心，并不是指一个形式。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心态还处于逛街的状态，飞狐是处于在竹林打坐的状态。

霏霏：哦……我抓紧时间去打自己的记录。我在打字的时候总是不停的打哈欠。想到飞狐刚才跟我说我在大街上逛的那个，然后我就心里问，我这老打哈欠，我想他们肯定有话跟我说，我就停下（打字）了，躺在那儿，我就在心里问，我说是谁在呀，请跟我说说话。然后我就看见观音飘过来了，然后就跟我说，你呀总得走开始这一遭，总得有这个阶段先别着急。

飞狐：嗯。霏霏：观音跟我说了说，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打哈欠，就看见弥勒过来了——我那个爷爷过来了。特逗，他拿肚子撞了我一下！我就问他是不是让我别跟人家比呀，大度一点呀什么的。我看他那个意思是这样，然后我就在那儿还是一直打哈欠。飞狐：嗯。

霏霏：然后我就问还有谁在，我姐姐就飘过来了，今天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身白色的衣服，上边很多小蝴蝶，特漂亮。我说你今天的衣服特漂亮，然后她就特高兴，走过来跟我亲热，用脸贴贴我。然后就对我说，你现在挺好的，别着急慢慢来。然后我就心想，我得打字了，再说下去我今天完成不了工作了。

飞狐：只要她们说你就放下一切。霏霏：哦，我在这儿不停的打哈欠，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呀，然后一会儿我爸爸过来了。我爸爸过来我就请他喝茶，喝点茶什么的。然后他就坐在我边上的沙发这边看了我一会儿也没说话。我说你是不是想鼓励鼓励我呀？看那意思是默认了。飞狐：嗯。

霏霏：我说那一会儿晚上的时候我再好好的跟你们聊一聊说说话什么的，然后就看他往——那意思就像是去我们家了那感觉。飞狐：嗯。霏霏：然后就停了，去我们家了。看见我们家小鹿又跑过来了，在我面前刨呀刨的。

飞狐：你问它什么意思。霏霏：让我再多努努力。飞狐（喊 S）：小鹿在她面前刨呀刨的是什么意思？霏霏：是打基础或耕耘的意思。S：你（霏霏）问它什么意思。霏霏：它挺高兴，撒了欢的在那蹦蹦跳跳的。

S：那就是抓紧耕耘，意思是抓紧耕耘。霏霏：嗯。

飞狐：（她们说）这个抓紧耕耘，除了你要练瑜伽之外，就是要抓紧行观。S：嗯，行观。霏霏：哦，这个意思，好吧。过来一个老太太，好像是那天过来的那个黎山圣母。飞狐：嗯，好。

霏霏：还拄的她那个拐杖，还显的是个老太太……她一下子变得特漂亮！

S：黎山圣母是个大美人。霏霏：是个少女，特别漂亮，穿的是那种古代女子的衣服，特飘逸的那种感觉。好像她在跳舞似的。我说请她说说话，她摇了摇头。飞狐：嗯。

霏霏：现在又显了一把椅子，就是原来坐在我们家的那种椅子。还是又显回她那个老太太的像，坐在那个椅子上，特威严的看着我。她刚才给我一个字——勤。勤奋的勤。

飞狐：哦，勤，是不是说你行观还不够勤啊。

霏霏：这字好像是扔过来一个大字打到我脑门上那种感觉，就那样过来了。

飞狐：哦。那就是让你多观。

霏霏：现在感觉黎山圣母脚下好像有条河，河里好像有很多浪花。河不是特别大，哗哗的流水声都能听到，河里跃出了很多鱼，一蹦一蹦的那种，就好像那种鲤鱼往上跃似的那种感觉。她说什么顺流而下，一跃而起。

飞狐：你是不是这条河里的一条鱼呀？霏霏：嗯，她说是。飞狐：你现在赶紧顺着这条河，这样才能鲤鱼跳龙门。

霏霏：看到那个河的尽头是个海，海里有很大扬帆大船，船上好像坐了很多很多人。飞狐：你看看船上都有什么人。

霏霏：好像都是那种穿着古代衣服的……有一只船我看到很多古代跳舞的仙女似的女子，特漂亮的，都挺高兴的。

飞狐：对，问她们高兴什么。霏霏：她们说可以坐船回去了。飞狐：那你以后是不是也要坐这船回去呀。

霏霏：我就在心里问她，我什么时候坐这个船回去呀，然后就好像我是一条特别小的鱼。飞狐：哦。霏霏：那船特别的高，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船帮的线，特高。飞狐：那是不是说鲤鱼跳龙门就是跳到这个船上去了？

霏霏：嗯……看我那样子暂时还跳不上去，哈哈哈哈……飞狐：呵呵呵呵……霏霏：跟我比太高了，得听她们的，勤观。有个仙女好像低下头来，伸着手好像要把我捞上来这种感觉。飞狐：哦。霏霏：开始是个仙女，现在显的是观音，她好像是一捧把我捧上去的那种感觉，连水带鱼一起捧到手里。

飞狐：就是要你相应观音，多观。霏霏：然后捧起来以后捧到船上举起来，这条船就一直往前走。飞狐：嗯。霏霏：观音说为我指路。飞狐：是，观音对你特好。霏霏：那边好像是个宫殿，很漂亮的那种红色的墙，宫殿的那种建筑，亭台楼阁的。飞狐：嗯。

霏霏：宫殿里住了很多的仙女呀，还有很多其他的仙童啊，还有我的爸爸、弥勒佛爷……也在半空中。然后那里就敲锣打鼓的样子，感觉就像过去解放完了以后扭秧歌的那种特高兴的场面，甩着那像水袖似的那种……好像感觉宫殿在往下沉，我问观音是什么意思，她说这个路还是得自己走。

飞狐：就是让你看看整个过程。霏霏：嗯，是。说早日带我回去。然后显的还是带我回去那个金宫的那种感觉。

飞狐：哦。霏霏：观音说你还是好好打字吧，那意思是勤点干活。飞狐：嗯。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左部的脾的位置有点疼，等吃完饭就更疼，然后告诉 S。S：你问问你们家小鹿，看看你们家小鹿怎么说。霏霏：小鹿说我一会儿就好，没事。S：你把手心放在疼的位置，然后深呼吸，呼气的时候慢慢的呼，感觉呼出的气顺着胳膊到了手心，到了疼的位置。这样三次后，就正常呼吸。慢慢走一走。霏霏：还是疼。

S：飞狐问问柳玉——你把手放到霏霏那儿有没有作用？飞狐：柳玉在点头。S：那你就去试试，把手放在霏霏疼的那儿，照刚才的做。

霏霏：飞狐过来放在我的痛处，大约几秒钟的时间，顿觉痛处十分凉爽，疼痛感全部消失，不疼了，太厉害了!!!太神奇了!!!

S：你问问你们家小鹿为什么你把手放在那儿就不行呢？

霏霏：我看见一只小燕子飞到我的痛处，一口一口的往外衔什么东西。

S：它在给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摘出来。你再问问你们家小鹿为什么你的手就不行呢？

霏霏：它说让我用心去体会。S：哦，就是说你心还不到。这就是古时候讲的手到病除。小鹿为什么说你心不行

呢？过去玄女说过得心应于手。霏霏：也就是得心应手。S：嗯，你这个心不行，所以还不行。

今天想起前天晚上睡觉前，问我家仙，给我讲讲我姑父的病以后怎么样，就见一个骷髅出现了，我很害怕，忙问，还有多少年？伸出一个手掌。又问是还有五年吗？天姐没说。今天问S是否有破解的办法，S让我自己问，我一看，所有的缘都扭头不看我，S说那就是——你相应的还没到时候……

### 《镜如意》53

2009-3-1 记录-凌晨一点零七分，原本是准备上床睡觉，但是肚子饿了，于是煮了点东西大家一起吃——以下是吃东西时与虚空交流的记录。

飞狐：以前看到神曲里说的“月亮河边等”、“玉清河边等”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看来这个“河边等”是不是说还在往河边走，没有渡河？

S：是的。飞狐：玄女先前说的“利涉大川”中的“利”是什么意思呢？

佛王曰：利有攸往泽天行。飞狐：什么又叫“利有攸往泽天行”呢？佛王：回来就是了！S：嗯。飞狐：开始我想佛王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耐烦，懒得回答我？后来再想……这句话好像就是回答？我问什么是……她答“回来就是”。

S：嗯，对，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也是懒得给你回答。因为你的基础知识太差。飞狐：哦……S：她说的这句话是易经里的语言。飞狐：哦，那你给讲讲呀……S：先听她们的。

飞狐：佛王指着你S，她先让你说……她不是指着你，她是掌心朝上的对着你，请你说。S：易经里面反复重复的就是这个——利涉大川，利有攸往。你随便翻开一本易经都是反复出现这些字，好了。飞狐：啊？这就就……说完了？！S：嗯，更深的还得佛王讲。飞狐：可是不是说我还不知道浅的吗？你能不能先把浅的……S：浅的跟你说了。飞狐：那是什么意思呢？

S：自己看易经去。飞狐：好吧，我以后自己看书！S：嗯。

飞狐：都不给我讲……佛王也不讲！她摆了摆手，意思是——他S不说那我也不说……然后有个小花仙说，就是戴着高帽子回！

S：嗯，你呢还自以为是，应该接着问啊，什么叫高帽子啊？

飞狐：哦，高帽子我知道，就是佛帽子。S：嗯嗯。

又一个小花仙说：头上顶着大花回！图像：一个人的头顶开出一朵像牡丹那样重重叠叠花瓣的艳红色大花。那花像是被一根针钉在那人的脑袋上。S：嗯。

还有一个花仙说：扭着屁股回！又一个说：我们说的都是浅层次的，深的还要佛王讲。S：对。现在请佛王讲吧。

飞狐：她不理我，在那儿闭目打坐。打坐的姿势……瑜伽坐，一手放在丹田，一手合十。S：以前不是总说，要是有个小朋友问教授……飞狐：对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感受还没来得及讲，现在觉得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了。基础的都不懂，1+1都不会写，她们又怎么往深了去跟我讲呢？S：嗯。飞狐：哎呀，那我要补充的知识可多了。现在觉得我前面十几年都是白过了……佛王在笑着点头。

佛王道：过去了的不要再去回想，没有来的也不要再去担忧。把每阶段的事情做好……就是飞黄腾达。你这段时间的任务就是——打基础，去我心。问是可以追着问，也不用好高骛远。飞狐：意为，有些东西她们现在还无法给我讲解我也不应强求，但是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应该自己下去好好学。也就是她们说我哪个地方差我就赶紧去补。佛王：自然会再往深处行。

有人道：佛王宣法待情人。飞狐：给我的感觉——这个情好像是没有尽头，怎么怎么有情好像都是不够，就是好像你那个情怎么多都不嫌多。

佛王：也是因为学人无情。飞狐：那看来我也无情……佛王：无情又有情，有情又无情。飞狐：她给的意为交替。其实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这样。佛王：若有情又能无情，又怎叫有情？

S：嗯，有我无情，有情无我。一阵儿有我，一阵儿没我。飞狐：对，还是在这个我字那儿。佛王摸摸我的头，好像对我现在的表现还比较满意。

佛王：照此前行，与我相合。我们共创天下，启迪万物的生灭，沐浴佛光的智慧。飞狐：佛王说这段话时也是在

宇宙之中，一身白衣，双臂朝两侧展开，显出很大的相，就像她大如宇宙一样。又见她变成一只白狐，也是显得很大。

S：嗯，白狐就是白月。飞狐：哦。好了，佛王说这一段就到这儿，谢谢……怎么又看见涌过来一群小仙孩，可能是因为大个的走了……仙孩们一拥而上，围在我这儿，有的在我身上歪着坐，有的扯着我的袖子，还有的拿着手绢给我擦擦吃东西的嘴，又有几个仙孩坐在我腿上自己玩着什么东西……就像是小孩跑到妈妈身边亲热亲热。S：嗯。

飞狐：以前在生活中我认为……我对你好，你就应该对我好。S：什么是对你好？飞狐：虚空中有人接着你的话说——就是满足你（飞狐）那个我的需要。

S：她们之前不是说——放下我是个苦。飞狐：她们又接着说——丢下我是个乐。S：嗯。飞狐：我现在突然有点领悟了！我对你好，你是天，我是在对天好。但是我对天的这种好，不应该建立在天要对我好的基础之上。如果这样就是个我，是个求。S：嗯，索求。而且有这个求的话，那么你对天好……

飞狐：是假的。S：嗯，是假的。飞狐：我刚才才领悟，确实是这样。

S：你对天好是为了你那个我的需要。飞狐：对，是为了我的需要，我刚才突然领悟到了!!! 以前总是想不通，现在有些释然了。S：嗯。

飞狐：我也就是刚才一下子明白了她们为什么总说学者相应的都是自己，为什么总说学者对她们无情。我以前虽然懂这个话……S：懂那个字。

飞狐：嗯，懂那个字，但并不理解那个意思。今天再看，如果按照她们说的这个标准来衡量，确实天下人都是为自己。

S：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背负青天。飞狐：嗯。唉……我以前觉得背负青天很容易。S：实际上背负的是自己。飞狐：自己，对。我刚才突然觉得——背负青天……太难太难太难了。以前我把“背负青天朝下看”只是理解为一种超然、洒脱、不落凡尘的态度，但如今在我突然有些理解它的真实涵义以后，我觉得——太难太难了。以前听她们说“学人都是为了我”这句话时，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疑惑。虽然我知道她们说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我并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也在想——她们这不是一棒子把学者都打死了？会不会把那些真心相应的人也给算进去了……

S：什么叫真心相应？你说哪个是真心相应？飞狐：是啊……就是刚才经过她们说的这段我才发现她们确实说得对。S：你想，就连你都不是真心相应，又何谈其他学人呢……飞狐：要是以前说我不是真心相应我还不能接受，会觉得是冤枉我，今天我发现确实是这样。S：嗯。

飞狐：大日还在这儿。她在静静的喝茶，微微笑着，用比较满意的眼色看着我。她说，看着你一步一步走。S：嗯。飞狐：又看见在坐着的大日面前，我是个小婴儿，刚学会走路了，一步、两步……乐呵呵的往前走。她就像是我妈，看着小孩能走了也感到很欣慰。S：嗯，这就是前一段我跟你说的，不要老觉得自己大，了不起，连最基本的概念都还没有转变呢。

飞狐：嗯。大日说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是个衡量的标尺。S：对。大日：把你（飞狐）一衡量，其他学人就不用说了。S：嗯。飞狐：我现在开始明白，她们在文中点名的种种学人，比如这个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是显君、蓝蓝、玉青等等，其实是……是个方便。就像是得有一个形式，一个抓手。也就是得拿一个人出来。S：对，拿的这个人就叫形式。飞狐：对对对，就是形式。

S：借助这个物来说一件事情，而不是针对这个具体的人，因为任何具体的人都是不值得她们去针对。飞狐：对！所以任何学者都应该透过这些物去理解其中的意。S：对，而不是跟某一个物过不去或者是如何。她们就是借这个物说这个事来启迪大多数学者。

飞狐：唉……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观了这么久，现在她们才教给我真东西。S：嗯，以前没法教。飞狐：我大了。

S：嗯，因为你了不起啊，怎么教？在你逐渐的认识到你那个我的基础上，她们才能够跟你讲这些。飞狐：嗯。她们以前也跟我讲过一些，只是没这段时间的分量大。她们一直在渐渐的跟我讲，但是以前我没当回事。可能因为她们也知道我这个心态，看我自己不重视，没认识到，也就不讲了。S：因为讲也没用，没到时候。

飞狐：对，是的。我觉得听了这段时间她们跟我讲的——唉！真的就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种感受了。S：前一段是让你看别人的我，就是别的学人的我，让你去识别这些东西。在你去识别，去说的过程中，你就对什么是我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现在就让你反观自己的那个我。你终于找到你那个我的存在了，然后她们才跟你讲这个问题。飞狐：嗯。

大日道：其实从任何学人一开始步入修行，我们都在不断的去讲这个我。只是根据学人的具体情况——层次的不同，领悟的不同，我的大小的不同——讲的深浅，下的力度，展现的方式有所不同。S：嗯。大日：如果学人的行观中没有类似于灭他那个我的虚空交流，他这个虚空交流就全是花架子。

S：嗯，那顶多就是观个热闹，都是一走一过，甚至是人我心态的幻象以及动物仙为了迎合人我意志的编戏。

大日：反过来说，如果学人通过与虚空的交流不是为了去逐渐磨灭这个我，那你这个学人也是个花架子。S：嗯。大日：我这次已经说得通透，学人的很多问题不需要再去问了。比如学人找天夫天妻，比如去寻求虚空地位——白虎令、青龙令等等，现在应该知道那些全是花架子。所谓的修行就是去这个我，续情、去我。不续情无以去我，不去我无以续情。

S：对，为什么她们重在这个情字呢？因为在最后决断的时候，你的天平的两端，一端是你那个我，一端是情，你要哪头？你有情，这个情大，你就会舍去你那个我那头要这个情。你要是没情，那当然要那个我了。

大日：其实我这也是告诉学人修行的捷径——你行观、修持的整个过程，谨记一条——我这个我有没有逐渐的变小。如果你的这个我没有逐渐变小，你的这个心没有逐渐的放大，不能够容，你就知道你修行的层次没有进步。而不要去想能量多少，在天上是谁……那些都是虚的。S：嗯。

大日：不管是谁都可以用此法去衡量自己。例如何君，他也用不着去想谁领导谁，谁带谁的头。他只需要用刚才说的那一条去衡量自己。如果他现在还在想这些，那就不需要别人去判断他，他自己就能够判断自己的水平和层次。

S：对。飞狐：我觉得收获真大！以前很难解的一个个的心结，就这两天的功夫，在她们和你的帮助下全都给我解得无影无踪了！现在想再找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去问都没有了，就是生活中引起我情绪变动的那些问题。S：这就叫破。

飞狐：哦。这就是破……她们说破了以后赶紧建。不过这个建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建，是按照她们的说法再去建。S：对。

大日：不建就白破了。S：嗯，建她们的情。当你的这个我无影无踪的时候，自然背负的就是青天。飞狐：哦……刚才你一说完“建她们的情”，我看见一只小猴子顺着——一根冲天竿爬爬爬……爬到最上面……抓月亮？它又爬到月亮上把月亮一口一口的吃了。画外音——天猴（龙）吞月。

飞狐：为什么这时给这么一组图？哦，大日说——这个月亮被你拿到了，你还得把它消化掉。S：嗯。飞狐：这个整个行动就像是这个猴子去吃那个月亮。

S：嗯，消化。飞狐：就是说的行动起来，在实际行动中去消化它。S：嗯，爬那个竿子就是行动，就是行，上行。飞狐：哦。S：行，行什么呢？就是去接近，去消化。飞狐：哦……S：吞月，这个月就是天。所谓吞月就是能够容。

飞狐：哦！S：吞就是容，就是容合、容化。飞狐：对。

飞狐：最开始她们就跟我说，通过我去观学人的我来破我自己那个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懂了，现在看来并不懂。到今天为止我才开始明白最开始她们说的这些话。S：嗯。飞狐：大日又对我说——展示你的美好是为了去掉你的丑恶。她指的是之前雪山曲续中讲的心月狐作为天的美好。

S：嗯，实际上当你的我体现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丑恶。飞狐：对，是的。没了，现在就是一轮大红日挂在这儿。S：好。飞狐：谢谢各位，合十拜佛……S：这可是你第一次（在她们讲完后）合十。飞狐：我以前总觉得不上香的时候合十只是个形式。佛王：合十是无上乘大法。只是有心合十则有十，无心合十则是我。S：嗯。

飞狐：我去给她们上香，打火机没燃料了，打了几次没打着。心想是不是我又有什么不好，她们又对我有什么意见？心惊胆颤的……再一想，唉！转头就是个我！因为这个患得患失就是个我。S：嗯。飞狐：她们当时马上接了句话——转身就是个情。但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过去她们说回头望月也才是个回头啊？现在为什么要转身呢？

虚空中有人道：转身面日（圣）。以前说的回头望月只是回头看看，你到底朝不朝月那儿走呢？你要是朝月那儿走，你就得……S：转身。飞狐：嗯，转身。

S：回头望月是最起码的、最低水平的要求。虚空她们说：就像玉青看 38 的案例，她本来是不想走了，但是她看了看她的天姐，看了看周围的人对她的支持，又回心转意了。S：嗯。

飞狐：她们还在接着给我解释“转身就是个情”。是因为我刚才有点灰心，觉得转头就是个我，这个我简直是防不胜防，去掉它又是难上加难。她们就告诉我转身就是个情，意思是我现在是面对着她们在走，而我的那个我已经像

学人最初的回头望月的那个层次。S：嗯，已经是回头望我了。飞狐：对。说我现在是回头望我。她们告诉我只要是我还在转身朝前走就要有信心，因为已经是在进步，已经是在向前了，起码是坚定的朝向她们的方向。

S：嗯，开始的时候会有一阵子回头望我，最后要渐渐的做到回头忘我。这个忘是忘掉的忘，而不是渴望、舍不得我那个望。就是你即使回头，也看不见你的我了。飞狐：哦！懂了！S：就是我没了我了。飞狐：就是寻我我不在。这是她们刚才接的话。我想起了那个天女……

S：觅女身，就是那个天女觅身 12 年找不到她的那个我了。飞狐：嗯，觅女身。S：找不着了。飞狐：嗯。谢谢谢谢！我看见佛王双手手指朝上一击掌，合十。她的身后是个月白色的大昆仑，将整个打坐的佛王包在里面。好了，暂告一段落。2009.5.12 整理

#### 《镜如意》54

2009-3-1-记录

11:08 吃早餐时——飞狐：今天凌晨谈到通灵的麻木型和敏感型，S 你说因为我的我大了所以不敏感。我说一些学者的我也大，怎么就敏感呢？还有比如民间女巫，很多都能感到虚空给她的疼和痒，难道民间女巫那个我就最小吗？S 你当时说，我说的这个敏感跟你说的不一样。后面因为太晚了就没有讨论了。S：嗯。飞狐：先前起床洗脸的时候想到这个。虚空的她们说，那是弱的敏感，这是强的敏感。S：嗯。

飞狐：给我的意是，类似于民间女巫的是有一种先天体质。S：是属于弱的。飞狐：对，弱的，整个场的弱。她们说：另外因为没有防备心，也就是放松，不抵抗虚空，所以民间女巫类对虚空生灵的接触会非常敏感。你（飞狐）现在是一种心的放松和与我们（高级生灵）的接触，这是属于一种强的敏感。

S：嗯。飞狐：我发现以前我对她们确实有抗拒心理，一种自然的抗拒心理。就像是我自己这个感觉的一种防御，比如说我允许你虚空生灵靠近我多少，侵入我多少，但是我得保留一点儿我自己，不能让你全部给我占去了。S：嗯。

飞狐：她们当时说完后还给了感觉——我的身体四周笼罩着厚厚一层乳白色的……像是雾气，有一股淡淡的酸奶味儿。S：是不是能闻到发出奶味儿？飞狐：是的，那个奶香味儿是有些清香的奶香味，奶香中夹杂着一种……像是花香的那种清香带酸的味儿，就像是月季的香味。现在又在我面前显出一朵盛开的花，它的花瓣上带着露珠，我能感觉到这朵花的香味儿和潮湿的程度。S：嗯。

虚空的她们又说：强的敏感弱的不起作用。飞狐：可能是说虚空中弱的生灵如果想要侵入我或者指使我，她说不起作用，除非是我愿意去感触它。S：嗯。

飞狐：好像都是柳玉说的……又有一个小仙孩嚷着——还有我！请问你是谁呢？答曰：我是红枣！S：嗯，你问她，发出奶味儿是什么现象？飞狐：她说感觉的回归？

S：哦。这个问题在 99 年以前就发现了，是秋云发现的。有一次她突然说能感觉到我身上发出奶味儿，但不是你说的那种花香酸的奶味儿，她说就是奶味儿，我自己觉不出来。以后又有几次她说能感到我身上发出奶味儿。

飞狐：你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到你周身也是有一层很厚的类似乳白色的东西，但你的颜色是白中偏金色，发出的奶味儿非常香浓，就像那个黄油的浓香。

S：嗯，奶油。飞狐：对对对对，就是那样。我的那个颜色比你的淡多了，如果说我的是乳白，你的就是奶白。就像牛奶的质量不一样，你的浓稠一些，我的稀薄一些。S：嗯。

飞狐：还看见你笼罩的这层金白厚层之外有一圈非常亮的金环！我看看我的……我的还只是一圈灰白色的线呢。一个小仙孩说：还没镀金呢！S：嗯嗯，镀金就成佛了。飞狐：哦……那条灰白色的线就好像是说，架子有了，形状有了，还没往里面灌金子呢，就是镀金。S：嗯。

小仙孩：刚才给你（飞狐）的那朵花就是说的——好花开在眉山上。S：眉山就是指天目。图像：一池很静的水……空中滴下一滴水到水池里，泛出很小的微波。小仙孩：心池静水。图像：水面上什么波纹都没有了，就像一面光可鉴人的大镜子。

飞狐：我觉得今天观的这些很新鲜，很有意思！小仙孩：你还没观到点子上呢！飞狐：给的意是，好玩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你都还没有……S：尝试过。飞狐：对，呵呵呵呵……S：呵呵，那你说请小仙孩介绍几个点子。飞狐：嗯嗯，我正在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花花狗，是个小男仙孩。

S：花花狗……飞狐：我请他介绍几个点子。那小仙孩原本是没穿鞋的，但是他刚才显了个图——他把自己脚上

的鞋脱下来往我鼻子上一凑！然后说——你闻臭不臭？我说臭。呵呵呵呵。他没把脚收回去，还竖着放在我面前，显的图很大，好像是要我看他的脚。S：嗯。

图像：他的脚骨……就像是一串串的小花串成的，五个脚趾头就有五串花。

飞狐：请问你到底是谁啊？答曰：佛王。S：嗯。飞狐：这个小男仙孩这段时间总管我！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的……这整组图像是什么意思呢？S：你问问她是什么意思。飞狐：给的意，要我观到……就像她的这一只脚。S：嗯。飞狐：我看看我现在观到哪儿了……还只观到……从她的脚跟往上走，还没过她的脚跟那么一点儿花，才观到那儿呢。S：嗯，这就是观花。

佛王：观无穷尽的花，收无穷尽的花，撒无穷尽的花。佛王：足行天下，花中行。飞狐：有一层意是说，我们的脚原本是在地上走的，但是我们这双绝对对在地上的脚都要是花中行。好像还是说没有人道了，全走她的天道。

S：嗯，走天道就是花中行。飞狐：哦。S：所谓花中行就是观花。佛王：不观不为天道，观了也不为天道。S：嗯。飞狐：她说她说此话是怕学人理解错误，以为只要一观，自己就走了天道。S：对。是看你的心是不是天道，就是你这个心背负的是什么。飞狐：佛王在点头，说是正解。

佛王：还是要从心上下功夫，不要动不动就把我们说的话套到形式上去。

S：嗯，就是说你这边一看见花了，好些人说，我也看见花了！他那个花就不知道是什么花了。要生出心花来。佛王：我们就是心花。S：对。

图像：大十字，开出一朵非常大的……像是白玉兰，中间是金色的花蕊。

图像：一条龙蛇朝那朵花飞过去……龙蛇没有翅膀，应该说是游过去，开始吃那朵花。

S：嗯，你问它为什么吃那朵花呢？飞狐：它给的意——狗吃花，生出一个一个小狗崽。S：什么意思呢？飞狐：好像是讲的宇宙的最开始……变成阴阳了。S：哦哦，变成阴阳。飞狐：阴阳生万物的这么一个意思。S：哦哦，狗吃花，天狗吞月。飞狐：嗯嗯嗯，对对对，它先也说了这么个意思，天狗吞月，对。现在的图像是那条龙蛇在不停的吞花……我看它吞完了没有，给的图像是花瓣全被吞掉了，花心中的光球还在那儿，像个大太阳，但不是红色的，是月白色。

光球道：如如不动，镇守天方。S：嗯。

图像：盘古和紫光夫人她们，还有她们后面的好多仙佛都对着这个大光团行拜礼。就像是我们人间的祭祖，显得非常虔诚。S：虔诚，隆重。

飞狐：嗯！只不过不像我们祭祖的时候天在很远的上方，我们站在地上。盘古她们就像是站在大光团面前。S：站在面前，就像我们站在香位前，在香位上上香那样。飞狐：今天凌晨上床后她们还说了一些话。当时我正回想她们刚说过的话——修行人看自己修行的程度就看自己的我有没有逐渐的小。正想到这儿，好像是个小仙孩说——这就是为什么以前说诗词什么都只是个形式，不要去追求。我当时说，但是她们唱的那些诗词不都是法吗？他说，她们唱的法又不是你的法。意思就是，你不从诗词中……S：悟。

飞狐：去透过形式寻求法，去减小自己这个我，去续情的话，她们唱了也就是白唱了，她们说的这个法还是她们的。你自己没有改变，照样是没办法修。

S：对。就是她们唱的词曲是为了要破你那个我。飞狐：对！你把她们的意思表达得很准确，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不是学人想的诗词看起来很美或者摆出来怎么漂亮。S：嗯，如果自己不去破自己那个我，她们唱的那个曲就白唱了。

小仙孩：所以为什么说有的学人记了那么多的词曲没用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没用。他们把词曲当成一个摆设，当成一种男女情（天夫、天妻）的传递，为了拿去给别人看或者是显示自己的水平，却没有在我上和心上下功夫，只是在形式上去追求了，就像是追求上什么香一样。

S：嗯，就是追求上什么牌子的香好。

图像：心月狐头戴白鸟羽冠。心月狐道：万佛归一，心心相连，心心相系，串串心回天堂。S：她这个串串心是不是就指的那个花串串？飞狐：嗯，她在点头，同时显出一串串的花来。S：就是心花。

心月狐：所谓让学人续情、去我，就是修这个心花。学人把立点放在别处了，放在争斗，放在你好还是我好，谁的水平高，谁的能量大……那就不知把这个心串到哪儿去了。S：嗯，就是放在谁厉害上。

飞狐：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她们还表扬了一下青霞。说她昨天说的那个话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她昨天说她发现修



行就是修的那个我，她的问题还是在我上面。她们说她这些话是说到点子上去了。但是我不记得这虚空中表扬她的是谁说的了。S：你问问吧，你问是不是大日。飞狐：说是大日的小跟班。是那个跟她回去的……

S：哦，花仙。飞狐：是叫小薰吧？S：哦哦，从我们这儿跟她回去的花仙，我记不清叫什么了。飞狐：好像是叫小薰，她说她是大日的狗屁串串。S：哦，青霞从我这儿要了一盆花走了，结果那花上的小花仙就跟她一块儿回去了。

图像：天狗（龙蛇）把小薰给吞了。S：哦哦，再看看小薰哪儿去了？

飞狐：在它肚子里。S：哦，肚子里。

图像：天狗的小腹那儿有一颗金丹，小薰她们被吞进去后就进到金丹里去了。那个金丹其实也就是个光球。

S：那你问问那个小花仙，她被吞进去以后在那个金丹里是什么感觉？

花仙：没（容）了。图像：被吞进去的一个个花仙原本的人形身体变成像蛇一样柔软，就像成了水那样的液体，全部搅和在一起，像个小漩涡。

S：哦，就跟这个龙蛇整个相容在一起了。飞狐：嗯。S：那就是说实际上容合以后，小薰就是龙蛇了，这龙蛇也就是小薰了。飞狐：她在点头。S：对对对，这时候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小薰：要是怕被吞，就怎么都容不了。S：嗯。飞狐：她这个“怕被吞”好像是指舍弃、放下这方面。S：嗯，就是舍不下那个我。飞狐：她先被吞进去在那个狗嘴巴里的时候还伸着手喊救命，使劲儿哭。我心想，你还不愿被吞啊？其实实际上不是她不愿意，她是给了个图像，可能是说学者的心态。S：嗯嗯。

小薰：（学人）说是要相应大日，相应九天，但实际上……S：容不到一块儿去。小薰：容不到一块儿去。就是大日、九天想带他走，他可能还死撑着不愿放手。S：嗯。

小薰：你（飞狐）还不是一样。飞狐：她是说我那次快睡着的时候，看见光的海洋要把我吞没进去，我当时哭死了，大喊救命！然后一个你出现，把我从光海里拉出来。她的意思就是，到最后关头，最后这一步的时候，人总是会有恐惧感，害怕、舍不得。S：嗯。

小薰：入泥犁。飞狐：意思是，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入泥犁。S：好像佛经上有这种类似的话，就是说只需一念，必入泥犁。这一念是什么呢？舍不掉这个我的时候。必入泥犁。飞狐：哦。我问她什么是泥犁。S：地狱。

飞狐：对，她给了个图，是在泥巴地下面。本来我们人是活在地上，地下是黑的。图像显示——不断下沉的黑暗，显得很脏乱。她说是用“泥”来形容这个时空的特点。S：嗯嗯，就是黑暗世界。

飞狐：又看见飞来一只七彩小鸟，头上有那种……先是横着，然后往上一卷的……S：哦，凤头。飞狐：哦哦哦。我问她是谁。她先说，我是天姐呀。又说，我是七仙女。又说，我是西王母啊。又说，我是大日呀，我是玄女呀，我是青娘呀，我是白娘呀，我是珠王呀，我是碧霞呀……她一个一个这样说，这样念。然后就没有鸟了，就是一个光团。这个光团不是很大，但是亮度很高！就像这个光的质量很密很密！

S：嗯，那就是她们容合在一起，这个就叫密。她们分开就叫多。

光团：你（飞狐）头上顶的就应该是密，而不要去分别。

飞狐：好的。我又想到有的学者喜欢测能量，说自己或好友的能量至少已经有四级了。这时虚空的她们说——心中有月月自来，心中有鬼鬼自到。我问那测能量的这些学者是有月呢还是有鬼呢？她就反问我，那难道是月吗？

S：嗯，接着说。她又道：能量和月有什么关系？飞狐：不是有能量才有月吗？她道：有了月才有能量。S：嗯。

她道：为什么要学人现在放下能量概念呢？因为人心里总想的这个能量……想的是谁的能量呢？关注的是谁的能量呢？还是他那个我的能量。

S：嗯，对，而不是天的能量。她道：就是关心也是关心的我的那个天的能量。而且还是在一种对比的状态之下，你比我，我比你……S：心里的攀比、争斗。她道：心里争斗的一种形式。S：嗯。

下午记录——飞狐：昨天她们说我的命是水火相容，冰雪之心。那S是什么命呢？她们说：跟你是一个命——水火之命，兼有柔情。飞狐：什么是“柔情”呢？她们：柔情蜜意。

S：什么是“蜜意”知道吗？飞狐：是天吧？S：“蜜”就是大日。飞狐：哦。S：“蜜意”就是如来。所谓这个“情”，就是她们这个九天情。“柔”就是多，就是九宫、十二宫。你的记录里有个“怀柔女子”是吧？

飞狐：嗯嗯。S：“怀”就是大日的意思，“柔”就是多，就是九宫、十二宫她们。“柔情”就是天情。有这个天情才能获得如来意，就是这个意思。

2009.5.17 整理

镜如意 55

2009-3-3 记录——飞狐：凌晨重新看小草发来的镜如意 45，看到玉兔说我“一边行观一边吃，以后吃得像头猪”时，想起 S 以前说过虚空她们说的每句话都不是白说的。于是问了问玉兔为什么说这句话。玉兔说它是接着那天凌晨 S 说的“十分满就胀死了”这句话的意来说的，是说我非常勤奋，一边吃还一边在观，慢慢的磨炼自己，最后就吃得像头猪，大肚子，胀死了。

飞狐：现在懂了，谢谢玉兔。以前我怎么就那么笨呢？！不知道追问，错失了那么多向她们学习的良机。

S：嗯，要深般若，就是追着问。

飞狐：以前说观行时是加深，是不是这个“深”是一直延续到所有观？

S：对。飞狐：深无止尽？S：对，无底洞。飞狐：哦，这就是无底洞啊……玉兔在点头。S：请她们再说两句。

玉兔咧着兔嘴笑道：我美死啦！飞狐：你美什么？玉兔：我美你能够放下。

S：哦，就是把你的架子放下了，知道追问了。不追问就是你那个我的架子端着。图像：玉兔边走边哼歌。S：还一边扭。飞狐：对，是边走边扭边哼歌，特别……S：洋洋得意的样子。飞狐：对。S：就是洋洋才能得意呢。洋洋就是轻松行。飞狐：哦哦！唉！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跟你的差距很大。我觉得你就像是……怎么说呢？她们给了图，一个圆，中间一个圆心。你就像是这个圆的圆心，或者说你就对上了、连上了这个圆的圆心，所以你马上就能体悟到她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心是什么。S：还有她们那些动作是什么意思。

飞狐：对对对对。但是我在表述她们的意思时就只能绕着这个圆心跟它慢慢的接近。给的图是，越绕越往里靠近圆心，但始终还没绕到这个心上，还在围着这个心绕圈子，还在不断的往里绕。S：这就叫曲。飞狐：哦。

S：这就叫曲步行。如果是不“行”的话，这个曲就是原地转。

飞狐：哦。对。我常觉得我对虚空意的表达没有你那么一针见血，以前总认为是我表达上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是相应上、心上的问题。你刚才说曲行，我问她们以前说我的“单刀直入”是什么意思。图像：一个圆，一条直线从外破到圆内大概离圆心 1/3 的地方，然后再在这个地方开始绕着圆心转。

她们说：一般给的画圆的图和所说的曲步行，是让学人从这个大圆的最外面破进去绕圈。S：嗯。飞狐：小玉兔跑来亲我一下！啊！美死了我！

中午回想这几天跟她们的交流，觉得自己以前真的是端着个大盆，没把她们当回事。以前是她们说我就记，她们不说我也不问……可是……那不也是因为我对她们无求，没把修行的种种层次放在心上吗？她们当时不也说过这是我的优点？

盘古道：阶段不同了，现在已经不是我求不求，而是天要不要了。我求不求始终是在下三道绕，天要不要才是在上三道走。飞狐：请问什么是下三道，什么又是上三道？盘古：下三道为人道，为观自、观行、观照；上三道为天道，为自在、自行、自照。

飞狐：那观度呢？盘古：正是搭桥过线时。飞狐：谢谢。

盘古：以前虽是端着个大盆，好在盆里的水都倒出去了。

飞狐：盘古给的意……一是说我刚在 S 那儿上香通灵时虽也疑惑从我嘴里说出的话是不是九天的她们说的，但每次问她们，她们总回答“都是你说的”，并给意思——都是从你嘴巴里说出来的，你就看说不说吧。我心想我应该坚信她们和 S，于是把所有她们说的话全都传达了出来，交给 S 分析处理；二是说，现在我开始把端着的大盆放下了……

盘古：端着就是个重，放下就是个轻。飞狐：我现在才开始明白你们说的轻松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谢谢盘古，请坐下喝茶？图像：盘古乐呵呵的坐下喝茶了……他才刚入座，小玉兔就蹿到他身上去头顶那儿蹲着。

飞狐：请问这个图像又是什么意思？玉兔：与天相应才能得天道、天助、天行……此又称为天情。飞狐：又有些明白什么是天情了，谢谢。

玉兔：所谓的有没有天情，就是去不去人我。

飞狐：嗯，就是你们以前说的——有情无我，无我有情？

玉兔：对……

2009-3-4 记录——一觉才睡四五个小时，起来刚吃完早饭 S 就催着我干活，S 说：快点干活！你看大日都瞪着你

呢！S 说话的同时我真看见白衣大日瞪我，心想……S 怎么不说心月狐瞪我，而说大日瞪我呢？

虚空中一位白衣女子，实在分不清是心月狐还是大日，她道：过去是多，现在是密。S：嗯，昆仑曲三十万字基本上全是大日的戏。从大日一出来，其他的戏就没有了。

校对、整理霏霏和玉青录入的有 S 在场的行观记录时——飞狐：你觉得她们两人的观记有区别吗？S：有很大、很明显的区别。飞狐：你说说这个区别是什么？S：霏霏的显得……

飞狐：等等，我先说说我的想法，然后你再看看我说得对不对？S：好。飞狐：霏霏的观记显得简单、直接，玉青的显得……

飞狐：现在——虚空给了我图像，霏霏的观记是一碗很清淡的白粥，玉青的观记是一盆汤料很多的浓汤。S：嗯，霏霏的观记质朴，玉青的花哨。

飞狐：给的图像，玉青在原地转圈，不住的看着身边的五颜六色的花……她好像是转得有些晕了？她们说应该告诉霏霏她这样是好的，要不然她还会以为别人的好。S：对，不然她还费心思去学别人呢。

飞狐：我觉得你看人真是很准，你怎么老早就说玉青是个逻辑性重的人呢？我是今天校对玉青 2 月 8 日在你那儿的记录才觉得她是一个逻辑重的人。

S：嗯，（玉青）总是想来点儿总结，加点儿小批，理论理论。但是也不能完全让她不理论，否则会把她憋坏了。

飞狐：虚空中给出图像，一个小婴儿在学写字。画外音——连人字都还不会写呢，就开始理论人是什么……

2009-3-5 记录——小草转来一封玉青的信，说是写给我和 S 的。我草草看了一遍，留给 S 去详细看。看到她说她的天姐第一次同意她写信，不禁想到昨天 S 说的不能完全让她不理论的话。又看到她提到她不知道她的天是小王母还是天凤。于是心里问，玉青的天是不是小王母呢？

见心月狐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道：她觉得她是……那她就是吧，等她觉得她不是的时候……那她就不是了。

一个男仙孩站出来说：心月狐这句话的深意……恐怕全天下只有 S 全懂，你半懂，再没有一个人能懂了……

飞狐：能不能请你讲解讲解，让天下人都能懂一懂？

仙孩摇头摆手道：只可悟，不可讲……

2009-3-6 记录——凌晨不到一点，想到这段时间先行王总来教导霏霏，虚空还总给霏霏打向前冲关的图。并且对于一个连玄龙、大日、玄女……这些名词都没接触过的新人一上来就是棒打……会不会霏霏的天是冲关的呢？

虚空中没有给明确答案，只有一人道：冲关敢死队！（飞狐注：记录时又有人接声道——飞天一枝花！2009-3-6）

## 《镜如意》56-1

### 《如何是好》1-38 里的评论——入观指南

杏子：没有背景？从繁体字上看——海外华人。小小：从以前收到的信……以前收到过一封香港的信，这个辉信的内容与那封香港信——相似？说的是群体参与行观时如何对待通灵者说的“开示”？以前香港信反映——他们群体参与行观，对于开示——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小草回复说——通灵人不能主持群体，须是有个头脑“清醒”的人主持，香港还是处于动物仙报名阶段——不要“开示”。

杏子：这位辉——是不是香港的呀？小小：上面的信——没有说？姑且当做是香港吧……可能是从另一个立点反映同样的问题吧？说的是——当群体参与行观时，通灵人应该如何是好？

杏子：如果我们研讨——如何是不好，剩下的就是——如何是好啦！

小小：那就——众学者都参与一下吧，大家说说——如何是不好呀？

2009/4/14

小小：首先，我们应该换位思维……就是如果你是通灵人，你应该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

杏子：比如我是通灵人——我看见一位学者的前面是个大粪坑……是告诉他呢，还是不说呢？如果我说了——他反而不领情，反而说我开示他、小看他，侵犯了他的自尊……等等。

小小：自是尊的，但是己是卑的。所谓的人我就是“己”，所谓的观就是找到“自”。可是不论是通灵人还是正常人——都是己尊自卑。你如何是好？

杏子：我就对他说——哈哈，你要是敢再向前跨一步……那你就肥透腔了！他若是听了——曲步行；他若是不听——上肥。2009/4/14

杏子：人我的组成——自+己，其中自为隐，己为显。所以说人我的表现就是己，也就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观就是开发右脑，让那个自浮出水面……是为“观自”。

小小：何为“观行”？

杏子：此行不是行为……此行是心性，是心行。可以理解为“思行”。那个“为”……属于照——“观照”，是照见“为”空。所谓的五蕴皆空就是为空。观度——度一切苦厄……度量谁的一切苦厄呢？己……亦即，所谓的观度就是度己。

小小：度己以后就是度人啦？

杏子：不是去度别人，这个人就是你的那个人我！2009/4/14

小小：为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难道说人若为己——天不诛地不灭吗？

杏子：为——是什么？这里的为是空为、无为……是照为。所谓的人不为己——人若是不能观照那个己之所为……为空的话，也就是空为己——天也说你，地（万缘）也灭你。如果你能够空为你的人我的己——天就不说你了，地也就助你啦。2009/4/14

小小：通灵以后怎样才能自主、自在呢？

杏子：大粪坑……2009/4/14

飞狐：早上起来给她们上了香和茶……才刚听见妈祖道——

花好月圆待故人，水上梁消走眉梢。望江流，望海入，青山回（倒），流遍千江入海流。梅雨枝头雨纷纷，含苞待放未开芽，待得何时归？图像：妈祖流泪哽咽。

又道——泪涟涟，语无声，问儿可知慈母心（意）？庭院悄悄入梦来，把花送枝上梁山。金钱梦何时圆？苦待儿归娘山意……图像：妈祖身边一女子扶着坐着的妈祖起身走了。那女子自称为妾，似是妈祖的儿媳妇。她身着淡黄衣裙，身材修长高挑。

S：妈祖这段说的是……学者。

飞狐：又见白衣女心月狐立于面前，她道——

前山无尾，妙行无疆，山途老马归人路。

玉识故人千纱衣，筇路蓝缕征程回。

炎夏几许风轻拂，归扇入城长情天。

稍许，飞狐：我的右手臂那儿有个毛乎乎的东西在蹭着我，一看是只小松鼠……它说它是蓝蓝家的。

S：我忙一下厨房，你去跟它说说话，记录下来。

飞狐：可我正准备做饭？能不能把饭做好了再记录？那只小松鼠看起来不着急……

S：你去记录吧，我来做饭。

飞狐：好的。请小松鼠说说话吧。

松鼠：我既是来告状，又是来表扬蓝蓝的！蓝蓝现在比以往有进步，心不是那么傲了，不过也放不下来。

飞狐：请再详细说说？请您坐下长谈，吃点东西。

图像：松鼠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点着烟。它慢悠悠的道——

蓝蓝现在记住要不断的聚万缘报名了，但就是忘不了过去的黄粱梦。毕竟美梦难醒，都过不惯穷酸日子，总惦记着自己在天上的那个空位子。

飞狐：亲爱的小松鼠……我怎么觉得你就是玄女？

图像：沙发上的松鼠显出玄女像。

玄女道：我们算不算是学人的缘呢？如果学人都只是惦记着自己的那个位子，心中又何来安放我们的位置呢？一路行应该是轻松愉快，背负着我就会感觉沉重、疲累。修行不是赶死拼命，不是（人间所谓的）争光耀祖。修行成就的是自己，自己的原始。修行追溯的是本源，光灵的家。

玄女道：蓝蓝怕错、怕假，总是缩着心过日子。除了她的那个我，还有谁会去怕？每个人的身前都是一个个大粪坑，（学人）若是真想跟着向前走，或是听话曲行，或是执着上肥——曲上加曲，总归是在前行。曲行或上肥都是正常的，用不着觉得欣喜、丢人或害怕。因为这个“觉得”是“我”“觉得”。若是因为欣喜而若狂，或是因为丢人、害怕而止步不前，都是耽误在一个“我”和一个“重”上。重不随风，风不带重，孤风落雁苦吟吟……

（这时，在一旁的“娓娓”学者在网上查生孩子的好处与坏处。玄女偏头看了看她道：照她这样下去，就是生个孩子也是个死胎！）

玄女接着前面的话道：修行是没有尽头的……长途跋涉应轻装上阵，带上必须之物品即可，金条、金冠之类……你（学人）不应背负也背负不起。沙漠之中没有水……金条、金冠又有何用？它们只会拖累你——在你的整个旅途之中……

玄女又道：焦炎烈烈，归程途上人渺渺。寒沙凛凛，人间难寻真情心。古人伸手牵故人，故人不应古人心。心，心何寻；情，情何轻。我，何其重；私，何其深……叹叹叹，难中再觅难，苦中再求苦。情留桃源深又深，总归有个落脚处……

飞狐：谢谢玄女……请您先稍事歇息，我去上个厕所……2009-4-15

小小：这里有个四种人（主持人、拐杖、非拐杖通灵人、未通灵学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当然，关系可能是变动的。

杏子：问题就是如何和谐这些关系？如果都是心在虚空——问题就是……如何都是好，如果都是心在人我……如何都是个不好。我们的现状是——心在人我，所以就有个如何和谐关系的问题。2009.4.15

小小：和谐关系……是个“模式”问题，比如我们国家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模式就是必须以承认并接受党的领导为前提。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和谐……是不是也必须有个前提呢？

杏子：没有前提就不可能和谐……比如美国的和谐前提是不能反国家，否则就会定位为反国家罪；佛教、基督教、高尔夫球协会等等的和谐前提是反佛教、反基督教、反高尔夫球……所以我们的圈子和谐的前提——应该是不能反虚空——反虚空也没用，因为我们探索研究的就是虚空，如果反虚空的话——那就不要参与好了，那就喜欢什么就去参与什么好了。

小小：我们大陆与海外存在地域法规的差异，所以和谐的条件可能不尽相同吧？

杏子：比如主持人这个角色……在我们大陆就会是属于非法，就会被视为组织行为，因为几个人以上就会涉嫌非法集会。所以我们大陆不能采用港台的主持人的模式，应该采用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模式——这样当局才能多少放心一些。

小小：没有主持人……也就没有拐杖啦？

杏子：拐杖——仅仅是相对于 S 而言，除了 S 以外——无论是所谓的主持人、所谓的拐杖等等……皆为同路人，皆为相互搭把手的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此即是——在探索虚空的这个领域里——没有权威。以前 tw 的显君他们的问题就是模仿 S，问题是——显君不是 S，所以设立拐杖以后——形成了群龙有首，有首就是人道的东西，因为天道无首——老子的道德经早有此言——迎之不见其首……是为天道。

小小：显君多少已经认识到了……

杏子：认识了——“过去”就变成了经验。现在香港的学者面临 TW 的同样的问题，所以小草就让显君向香港介绍他的经验，以免香港重蹈覆辙。2009.4.16

小小：当初香港学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群体行观中通灵人的开示，由于他们没有主持人——所以存在是否对“开示”惟命是从？

杏子：以往……S 认为这种状况比主持人现象更严重！比如说，如果所谓的开示是集体跳楼……那么参与者是否应该惟命是从呢？这里是否有——说开示的那个通灵人的错误理解呢？大陆这边的“老乾坤”现象……就是案例——这比主持人造成的问题要严重百倍！因为这种现象会发展为“极端宗教”，而极端宗教会给社会造成极大地危害……而主持人的不当所造成的影响是局部的，可能仅仅是局限于参与者，不波及社会。但是也不是绝对……比如说如果主

持人号召集体跳楼呢？

小小：这就是民主的重要了……所以说不能独裁。2009.4.16

小小：通灵人的命运……

杏子：中世纪的女巫，契科夫笔下的羊脂球……

小小：S当初提出“主持人模式”的用意是两个方向——其一是主持人要保护通灵人免受伤害；其二是提醒参与者不要盲目使用通灵人传达的虚空信息。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就是不称职。

杏子：身在人道中的主持人——只有克己才能称职。

小小：克己复礼——这是孔子提出的……

杏子：后人——儒家篡改了孔子的原意。孔子所说的“礼”是礼神，孔子主张以神道设教，这个礼是设教于神道的礼。以后的儒家把礼篡改为等级观念了。只有克己才能礼神，这个神就是“自”。

小小：TW的显君以前就没有注重克己，这样就会使得通灵人产生幻像——音魂游戏——把人我吹捧的无上的高大，直至高过了天。

杏子：所以主持人应该借鉴显君过去的经验……主持人千万不要端着大架子——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通灵人以及参与者。也就是说主持人必须放弃私欲、放弃名利……要学会与通灵人以及参与者共同研究讨论问题，要大公无私。当然，这是很难的……但是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是因为自己处理不当，应该有勇气向参与者道歉。

小小：但是不要解释……因为解释就是替人我开脱。主持人必须学会把自己的人我放小，放低位——当然，这是一切主持人最大的难题。2009.4.17

小小：茶馆、茶社、茶庄……等等，比所谓的道场好一些，因为道场没有茶座自由自在，因为道场就要有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而我们的修行应该是轻松愉快——比如，你去礼敬妈祖——应该高兴愉快轻松呢，还是身心背负着清规戒律呢？

杏子：玄女早就说过——应该是一笑三点头！所以呀，不要把修行搞成八股式的呆板，要有仙气、灵气，但是不能俗气。2009.4.17

小小：使命感的问题……以前已经研讨过了，我记得S说过——不要有什么使命感！虚空不需要使命，修行也不需要什么使命……

杏子：当时S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针对TW显君那边的……因为S认为显君那样做是会出问题的。

小小：其实S并不注重有的人会利用使命感获得利益，S认为极端宗教以及纳粹就是利用使命感迫使别人——冲锋队、敢死队、自杀队。

杏子：实际上涉入这个领域的人都有使命感，而且这个使命感与所谓的初发菩提心混杂在一起……包括通灵人，包括众学者。使命感使人变得自负，而且容易被利用……但是随着修行的深入，随着与虚空交流的深入——应该渐渐的淡化使命感，因为所谓的使命感依然是个“人我”的问题。表面看是背负着使命，实质背负的是人我。

小小：而不是——背负青天朝下看。2009.4.17

小小：我们继续研讨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这个如何……

杏子：这个问题的实质还是立点于人道，对于虚空而言“如”就是如，没有“何”的分别。虚空无得无失，人道有得有失。人道的任何事物都存在得失问题，人道的如何是好与如何是不好实质也是个得失问题。所以说人道永远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以前S说过——不可能两头都要，只能选一头，或者是得，或者是弃。而得的同时就会失，弃的同时也有得。不论是选择得还是选择弃——对于当事者而言都是个……也仅仅是个“因”，这种种的因的集成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果。

小小：我们这个话题——如何是好，就是研讨人道行，而且仅仅限于众学者在探索虚空的过程中——如何交流的问题。也就是众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等的问题。以往大多是采用“气功道场”的模式，但是我们的政府反对这种模式，所以大陆这边就不能再采用“道场”模式了，因为不能与政府对立，那样就不和谐了。现在我们……

没有模式，现在一些学者反映的问题都是港台地区的模式问题，他们也仅仅是在摸索、研讨之中。

杏子：S 仅仅是希望众学者在交流中要防止两个问题——通灵人假借虚空，或者是主持人利用通灵人……以虚空的名义胁迫其他学者。

小小：我想……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众学者如何交流都是个好；如果存在这个问题——那就需要调整改正啦？  
2009.4.18

小小：我们探讨另一个问题……虚空她们说——如果真的能够把我放下，方可谓道心所坚，在放下我之前……不可能是坚定瑜伽，不可能是信佛，不可能是信，不可能是坚信 S……因为在你的所谓的信的背后依然是你的那个人我。

杏子：修行者不可能真正的放下人我，所以距离道心所坚、坚定瑜伽等等，始终会阻隔着差距……这个差距就决定了众学者之间只存在相互搭把手的人际关系，只存在相互交流、互鉴、帮助等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众学者在虚空面前是平等的……大家都在以虚空为师。

小小：由于众学者人我的存在，尽管都是以虚空为师，但是有人我就有立点，就有角度——如果人我意识较重，就会固执己见……所以就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意”之所见。

杏子：要学会放下己见，倾听意见。当然，这个意就是大颠说的祖师意，也就是如意……

小小：那天小草问天女——如何是对 S 好？天女曰，瑜伽。

杏子：瑜伽可以健康自己的身体……

小草：天女说，真正想为对方好，自己就应该有个好身体。否则为对方好是个假的……2009.4.18

小小：前面说的众学者在交流中应该学会放下己见，去倾听别人的意见，也就是大颠说的祖师意，交流就是会其意……

小草问 S，动物仙……算不算意？S 说动物仙也是虚空——虚空意。小草又问，如意是何意？S 说，如意就是佛之意。

小草问天女，如意与虚空意区别何在？

天女曰：虚空意是即……如意是若即若离。

小小：如何理解？

杏子：这里有几个问题……分别如下——首先，我们以及众学者的课题是唯一的，就是虚空。我们的小圈子就是虚空，也就是说虚空是我们研讨、研究的主题……但是由于人我意识形成的差距，众学者观中所见——皆为虚空意，而并非如意。这里又有两个问题——所谓的己见就是人我之见，所以在研讨虚空时就要尽可能的放下……在交流中深会其意。

杏子：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会其意？比如虚空中有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就是虚空意，但是对于人我意识的众学者来说——必须要会其意！也就是必须要领会其意。比如意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会、领会、悟、参悟——就是要分析研究研讨这个意到底说的是什么？

小小：意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会意、会——就是“是什么”。这个“是”就是即……

杏子：众学者行观所得之意——都是有背景、有前提，针对性较单一，也就是说特定性较强……这就是天女说的“即”。

小小：即时性、即是性、即事性……是。S 在场的观记——由于是面对众学者，所以就不是单纯的“是”，而是——如是。也就是说“即”具有特定性；如意具有若即若离的普遍性。

杏子：所以众学者在交流研讨各自的观记时应注意其特定性，重在领会其意。领会其意就叫做——得意忘形。这个形就是虚空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小小：观中虚空给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叫做意；通灵人卮以及参与者得到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形啦！必须通过会——才能忘其形而得其意。

杏子：这个会——就是众学者之间的交流体悟。2009.4.19

小小：如何看——雪山、朝、宝女……天狼等等？

杏子：各贴各的……只要写出来，就要允许别人评说。如果没有评说——那就没劲了。如果能够把心放下——就会有“大家风度”；如果把心紧紧地抓在手里——小家子气，那就活受罪了。

小小：观——就是磨，磨成大家……虚空一大家。

杏子：好一大户人家！就像是以前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个二奶奶……S说，大家闺秀！

小小：为什么？

杏子：二奶奶容得下唐伯虎呀。也就是说只要是写出来，就要容得下唐伯虎点秋香……

小小：那个天狼的假面人呢？

杏子：只要是身在人道，就必须是假面人！昨天你不是看了美剧“撒谎”九集连续剧——剧中的经典台词是什么？

小小：混得好的人都是会撒谎的……2009.4.19

小小：安全是最重要的……火候要小，不能急于求成。杏子：场地的主持人必须保护参与者的安全！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2009.4.19

【杏子：用你的专业研究虚空——很好！2009.4.24】

【杏子评论：不论是修行者还是通灵者——切忌使命感!!! 只有放下所谓的使命——你才能自在。2009.4.24】

【杏子：你可以与玉青交流……因为我们这里的马路上测速监控。2009.4.24】

【杏子评论：你说的前面人——指的就是你们那里的先行者吧，应该理解他们的顾忌……他们想的也是“如何是好”。你不仅要学会容得下“前面人”，将来也要学会容得下“后来人”。要学会把牢骚放下——一笑而过，若即若离。2009.4.25】

【评论——杏子：你现在明白了吧，知道S为什么强调不能有使命感了吧？

小小：我是记住了三点——简单、听话、照办。

杏子：这三点是为了方便涉入通灵的……使命感是涉入通灵以后必须要注意的。

小小：使命感就是只即不离……而且是一即就邪。

杏子：但凡是有使命感的人——都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高人一等。

小小：但凡是有使命感——就会失去平常心、平等心，就会妄自为大。

杏子：S以前说过——使命感是很害人的……2009.4.25】

小小：下一步如何走？

杏子：虚空她们说——水到山头自然流……

小小：才刚学者发信问询——打算研读易经并准备向易学家请教……S说，丢了西瓜捡芝麻。

杏子：这个学者是刚刚涉入虚空，已经可以与虚空进行简单的交流了，但是这位学者总是疑神疑鬼——总是不信……不相信自己，徘徊在真假之间。学者认为不如向社会上的易学家请教学习来的真实可靠。

小小：S说，学者的那点易学知识还不如“汉阳造”，难与易学家的三八式对阵，为什么不使用自己手里的“激光枪”呢？为什么不向虚空请教学习易学呢？tw的那个显君可谓是个易学通，玄女还骂他死抱着僵尸……

杏子：昆仑瑜伽的特征就是涉入虚空，也就是说与虚空交流，向虚空请教学习是昆仑瑜伽的优势……为什么不凭借自己的优势呢？

小小：S对那个学者说，你可以选择易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但是跟着社会上的那些易学家的屁股跑……不如下功夫通灵——远远地站在易学家的前面。另外，这些天不少学者关心我们的安危……她们问——为什么见不到了？

杏子：因为——鸟在天上飞，毛狗地上追呀。2009.5.1

【评论-小小：芳香就是以前写“飞天曲”的那几个人吧，如何落到这步田地呢？杏子：我们只看了飞天曲观记的前面的一些文字，后来因为环境的原因——众学者的观记就没有再看了。飞天曲的开始还是轻松的，但是透着对虚空的“不恭”。小小：那是不知道虚空的“厉害”吧，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杏子：芳香的几个问题是——我持、使命感、我所……

小小：她的我所是什么呢？



杏子：能量……

小小：S早就说过——把能量放下，不要再纠缠所谓的能量了！为什么芳香放不下呢？

杏子：很多的老学者都是在纠缠能量上，比如江南的彭老……实际上就是在纠缠自己的那个我。如果是把我放下，把能量放下——一无所有，如贼入空室……你还有什么怕失去的，你还有什么所谓的能量怕丢失的呢？2009.5.3】

【评论-杏子：当初芳香的飞天曲……初始时也是这样轻松，我重了曲就会随之而沉重。小小：万法惟心，JJ与霏霏——切忌我大、我持、我所、我慢哟？】

回复-遭遇虚空的女人——小小：能够入观是很不容易的……

- 1、多交流；
- 2、淡化我；
- 3、轻松行——不要有什么使命感，但凡是有所谓的使命感就不能轻松行了。
- 4、心诚虔敬——不能妄自为大；
- 5、记住，空名惑道人。什么是空名惑道人？2009.5.3

杏子：何为空名惑道人？所谓道人——涉入虚空以及间接涉入虚空的修行者。何为“惑”——几多飞鸟尽迷巢；为什么惑——空名。何为空名？比如观世音……对你的那个“我”而言，观世音仅仅是个空名而已。有的学者虚荣自负——认为自己在与观世音交流，而你呢……却是同动物仙打交道。其实观世音与动物仙都是空名……如果一味的追求空名——妄自为大。表面上是观世音大，实际上是想显示自己的那个我大。犹如一些人吹嘘自己所在的部门、城市、地区、国家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伟大一样，实质是在企图显示自己的那个我伟大。如果狂妄迷惑到极点——就会把空名变成自己的我，比如我就是观世音的化身等等，其结果——害人害己。

小小：所谓的天魂也仅仅是个空名……一些学者总是企图使自己的所谓的天魂的名号越大越好！就怕——比如说自己的天魂是个无名小卒……尤其是一些有头有脸，有些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影响的人。实质都是想以空名抬高人我，这就是虚空她们为什么总是说众学者对她们无情……

杏子：很多学者追求空名是真，归心是假。追求人我的价值是真，放下对人我的追求是假。入观或者是修行中存在的种种负面问题、心理障碍、同修矛盾、情绪起落……惑于空名。

小小：如何不是空名？

杏子：有情方能——空不空。空的是名，不空是情。2009.5.4

【杏子评论：修行与私欲——真是不可分割！修行是空名，私欲是真实。玄女在十年前的《昆仑曲》里早就讲了——修行人并不知道……在修行这个空名的背后，真实的仅仅是人我的私欲。2009.5.4】

【杏子评论：当你凝视虚空，虚空也在凝视着你……2009.5.4】

【杏子评论：乱套了……忘了观音说的——于心无求！2009.5.4】

【杏子评论：切忌妄自为大；切记战战兢兢……2009.5.4】

【杏子评论：通灵可以透过物与物的阻隔……2009.5.4】

【杏子评论：放下所谓的使命感吧……使命感会使你痛苦不堪。2009.5.5】

【杏子评论：何为若即若离？何为只即不离？何为只离不即？何为不即不离？2009.5.5】

小小：面对虚空……四种形态。虚空的她们让我们若即若离……但是很多学者是另外三种心态——只即不离、只离不即、不即不离。上述这四种——差异何在呢？

杏子：为了突破入观——战术上可以采用只即不离，一旦入观——若即若离。犹如求婚……只即不离就是穷追不舍，若即若离是一种持久的缠缠绵绵，当然应该是放在婚后啦。很多女人在婚后也是穷追不舍——男人深感压抑，没有自己的空间——跑了。但是与虚空的接触并不是与婚相同，

小小：所谓的走火入魔——就是只即不离！犹如猫钻鼠洞——回不过身。思维陷入虚空而不能返回现实社会。尤其是为空名所惑……很多学者空的是情，求的是名；应该是空其名付之以情。

杏子：只离不即——难入观。

小小：所谓的“即”，就是即之以情……而不是即名。“离”就是移情——心理学上平息情绪的一种重要方法。如果不会使用移情，就会情绪化……就会深陷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

杏子：不即不离……冷眼。犹如社科院里的宗教学家——并不信什么宗教，接触宗教仅仅是工作的需要，研究的需要。

小小：在很多地方的小群体里的学者——大多是只即不离或者是只离不即。若即若离的少，不即不离的也少。

杏子：一个小群体——最好是这四种形态的混合……这样就可以互补短长，相互搭把手。如果都是只即不离——一群疯子！如果都是只离不即——一群呆子。如果都是不即不离——相互端着。如果都是若即若离——不可能的……

2009.5.5

【小草\*\*//青娘在这封信上批语说——不要怕犯错误，这样才能轻松。犯错是人的天性，曲行是天的自然，直曲不相异……生在迷中又如何能不迷？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所以只能迷中曲悟，雾中观花，方能自在安然……加油吧我的孩子，天国的花朵在为你开放！

杏子：青娘，简直是认不出来了，显像是瑶池仙女样，笑吟吟的，一二十岁。2009.5.5】

【杏子：简直是一塌糊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小小：学者们过于注重自己的所谓的天魂的名字了，以所谓的天名为重，以所谓的能量为重，实质就是以人我为重，正是——万法惟心。2009.5.5】

【杏子评论：晒——是正常现象。不要陷入所谓的能量误区……人的能量怎能与虚空相比？犹如滴水与汪洋。此事已经讲了多次——把所谓的能量放下！】

【杏子评论：此即一切的问题所在——利用观记，展现的是人我。这也正是众学者必须如履薄冰的地方……】

【杏子：S看了，叮嘱你们千万不要有什么使命感!!! 切记、切忌。不仅是要放下使命感，还要放下所谓的昆仑扇，放下所谓的能量……记住，唯情为天。你们的昆仑经常是上千万的战团报名——切忌激发你们的使命感!!! 2009.5.5】

【小小：一路轻松行是她们对入观学者的希望，可是为什么很多学者会越来越沉重了呢？

杏子：我的膨胀，人我心理上的种种欲望的需求……表现为使命感——就是他的那个人我在虚空的重要——渐渐的，观记就不是晴雨虚空，而是通过虚空去展现人我。

小小：为什么很多学者的昆仑位——经常是千万、百万战队的报名呢？

杏子：一般是在学者初入观时较易发生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给学者人我的感觉就是——你的昆仑很重要！此时学者的人我就会潜移默化的膨胀，内心充满喜悦与满足感以及攀比。

小小：如果学者真的是情在虚空……那就是自然而然，如果是欲在人我——那就会导向反面啦。

杏子：S说，把什么使命感、能量、昆仑扇等等的都放下，因为那是人我的展现。如果其他学者对自己的记录有评说等等，记住——不要把自己的人我掺乎进去……比如说，你的社会名字叫“莫愁”，你的记录、观记里的名字叫“莫西”，不要把你当作就是莫西，其他学者评论的是莫西，你莫愁不要掺乎莫西，在人我的心理上——莫愁与莫西要分离。如果你去解释——实际上就是你在替自己的人我莫愁开脱，给人我找退路，给人我找出路……你的精力与情绪就会消耗、波动在沉闷之中——犹如八面风吹水中船。2009.5.6】

【小小：孤寂、无助……是通灵者正常的心理反映，这就是相互搭把手、相互交流的重要了。但是很多学者却是相互攻击……无非就是企图展现自己的人我伟大。所以众学者之间的交流应该有个平和、正常的心态，不要利用交流去展现自己的人我。2009.5.6】

【杏子：初入观——如果有条件，可以请通灵者带一带。2009.5.6】

《镜如意》56-2

《如何是好》39-59 里的评论——入观指南

【小小：如果有问题，我们会提醒的。对于初入观的你——要走出自己的路。“观”是没有特定的方法与特定的模式。不要与别人的观记攀比，其他学者最好也不要用人我的观记去评说另一人的观记。不要模仿，不要攀比；要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虚空。众学者本应相互观照，不去充当丑小鸭……另外，通灵者一定不要使用虚空去开示其他学者！

通灵者也不要主持什么活动，可以参与，切记不要主持。通灵者不要向其他学者宣称自己是与 S 相通——拉大旗作虎皮，因为那种做法无非是想控制其他学者。2009.5.7】

小小：一些学者回复说——看到镜如意又出来了心里就踏实了……

杏子：因为探索者是孤独的，尤其是探索虚空——就像是看那个能够左右旋转的舞女……自己看的别人看不见，别人看到的自己看不见。

2009-5-7 记录——晚上虚空她们说：学人没有深刻理解她们过去说的行观记录应该像日记的话语。很多学人把观记一贴出去给人家看——观记就走样了，潜在的就是去展示他那个人我。

她们接着说——人们都想看他人的日记，为什么？因为从别人的日记里能看出这个人真实的一面。如果这个人写的日记原本就是公开的，就是要给人看的，那其中必然带了修饰的成分——表白人我、展现自我（杏子注：与节相反的饰卦。虚空的她们希望众学者持节、守节，不希望文饰自我、表白自我）。这些展示观记的学人就是为了别人去记写观记而不是在观记中去展现真实的自我和虚空了。（为了别人的评论，恶意、善意，嘲讽、赞扬……观记中都是解释、说明以及自己的那个人我多么伟大，多么重要。）所以很多的学人一把观记贴出来让人评论——观记就变了质。

飞狐：那学人可不可以不把观记贴出来给别人看呢？

众宫：贴出来只是个形式，关键是必须要交流、沟通。比如直接拿给别人看，念给别人听……

飞狐：为什么学人间必须要沟通呢？只是自己记录不行吗？

众宫：因为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学人在交流自己的观记时，应持的心态是欢迎大家提出建议、批评，互相交流，共同前进。而建议的一方则不应采取嘲讽、挖苦、打击的语言，也不应该自持为正确，而应是学习、互助、共同前进的心态。别人从学人的观记中能不能有所获益，这个连想都不用想。如果这个学人将自己的观记公布出来的目的就是给人看一个作品，让人学习、让人欣赏的——初始点就是个我，接着就只可能是我的膨胀。

虚空她们说——很多人都是把虚空与人混为一谈，比如几个人同时行观，说出来的观点各不相同——学人之间就会产生间隙，因为他们想的是——我说的对不对，而不是真的通过虚空所说去请教虚空、研究虚空。

通灵的学人之间互相转达虚空对对方的意见时，也会产生种种矛盾，因为存在一个传达虚空的人我的问题。所谓的能容下别人的虚空，就是将别人虚空所传达的信息当作一种建议，透过虚空信息表现的种种不同的形式，去领悟、去反观。因为学人所观不能作为指导，只能作为建议。学人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观记对他人产生帮助而沾沾自喜，因为那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虚空的功劳。学人与学人之间的种种情绪纠纷的根源都是个人我，根源不断，现象也不会断，只能靠各人去磨炼各人。——玄女、素女、西王母

小小：虚空提出观记要像日记那样写……

杏子：不是说必须采用日记的形式，而是要像隐私那样——不是为了展现，而是为了记录的真实。

小小：人我的日记——实际上都是为了表白自我、解释自我。S 说记录——首先就是不要进行自我欺骗，所谓的走火入魔就是因为自我欺骗。其余都是次要的……记录就像是“分析化学”里的实验记录——真实的记录点滴。

杏子：分析化学的记录就是——一瓶样品，但是不知道这个样品里到底含有什么元素……所以就要对样品进行化学分析、测试并记录分析测试的数据以最终确定样品的成分。所以记录就必须真实——不然你就无法确定。

小小：入观记录就是为了自己最终的确定，确定了才能——入定。

杏子：真实记录仅仅是个手段，目的就是确定。如果记录不真实——那就无法自我确定，也就总是会漂移不定，犹如八面风……

小小：这里还有个学风的问题……众学者之间的交流——学风？

杏子：真诚……缺的是真诚。为了对方才能真诚，为了显示自己那就失去了诚挚。没有真诚没有诚挚的交流只能是一堆狗屎……人们走在路上只好躲着狗屎行。2009.5.8

【杏子评论：以前有过这样的案例，S 说一切交给大颠和尚就行了。2009.5.8】

【杏子：急什么，慢慢来……2009.5.8】

【杏子：加强九阳基础——尽量避免“灵动”，尤其是不要在公众场合!!! 灵动时要问讯——是谁在让我动？请

下来说说话吧。要请它说话，与之交朋友并请她报名上位。这样的“仙”能迅速帮人通灵，而且一般都是能够查事、看病的。以往的民间女巫都是把这样的仙当作看家宝——帮着挣钱。2009.5.8】

【杏子：又疑神疑鬼啦……2009.5.8】

【杏子：对于入观的众学者，只要 S 发现了就会棒示的——因为入观是比较危险的（心灵上的以及心理上的），一旦入偏就会误己误人。S 对入观的学者不会留情，因为留情等于害了这个人……但是对于没有入观的学者——S 是一般不会过问的，因为没有什么危险。2009.5.8】

【杏子：通灵的危险在于你无法左右虚空，而虚空又是无限的大……大的可怕!!! 情的重要在于始终对准昊天一脉……因为较低层次的灵体都是千方百计的寻找通灵人，尤其是较易舞动的人。因此初入观者一定要对准九宫大日，先不要采集路边的花……否则极易沦为民间巫而不能自拔（民间巫都是受控于灵体，自己做不了主，只能即而不能离）。对于你来说（较敏感型）应该敞开胸怀与同道交流……因为同道有个抑制作用。可以参与你们的交流——以平凡心去参与，但不要当主角，要心甘情愿的当配角。另外就是在众人中不要舞动，要控制所谓的灵动。2009.5.9】

【杏子：真是没救了，到了现在还不知道镜子？苏三来到洪洞县——哪位好心人给她说说吧？2009.5.9】

【小小：宝女说的……杏子：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因为大环境——整个社会……就是个假面，如果没有假面就无法在人类社会生存。我们希望开辟一个没有假面的小环境……但是这个小乌托邦环境——无法存在于假面的汪洋。问题并不在于小乌托邦孤岛外面的压力，而是孤岛内部人我的争斗，以及为了争斗所持的假面……小小：谁袒露真面——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靶子，就会遭受不断的冷箭——尤其是熟人之间，冷箭、暗箭多是来自熟人与朋友。2009.5.9】

小小：如何是好 46-47……是怎么回事呢？

杏子：详细——说不清了，是个叫做“玉儿”或者是“小玉”的人……连续发了十几封邮件。内容大概是说她是“小王母”、“武媚娘”等等的转世，是九宫她们让 S 找的人……小草一看——立即删除!!! 待 S 发现时只余下如何是好的 46、47——这两封了。S 说，先别删掉，等以后有时间我看看再说。直至昨天 S 有空——打开看了，然后说——上贴吧。

小小：小草为什么看都不看就删掉呢？

杏子：因为以前 S 对小草说过——在三月三以前，但凡是涉及小王母、武媚娘的邮件都删掉，时机未到——三月三以后再说……

小小：为什么 S 比较警觉武媚娘、小王母呢？

杏子：自 1993 年以来，S 已经直接、间接的接触过很多小王母了，大量的民间巫婆都说自己是小王母……比如《玄女记》里的那个女巫小青就是小王母。

小小：S 为什么把“玉青观记”里的“龙彩珠”改为“彩珠”呢，为什么还说是为了保护玉青呢？

杏子：因为小王母太多了……谁挑头说自己是小王母——谁就会身受其她的众小王母的攻击！

小小：为什么 S 让小草把那个玉儿小王母的邮件也都删掉呢？

杏子：当时 S 也是想保护那个玉儿……2009.5.9

小小：与 S 讨论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小王母？S 说不仅是个社会心理问题，可能也是个较特殊的虚空现象，可以问问她们？

杏子：昨天问了……图像是那个小王母的原图光团碎了，无数的光点碎碎落落的渗入无数的虚空层面——出现了一个手掌，然后那个光团就粉碎了……只显示是一个高贵的黑衣女人出的掌。也不是黑衣，是个黑色的女人影。

小草：然后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罗地呀，心月狐呀等等没有粉碎呢？

杏子：一是他们不是被动的被打下界的，虚空她们说罗地有花仙护持，散落的光都被花仙采集了；心月狐是雪山女护持、采集。小王母因为没有帮手，就是说没有“势”。

小小：那就是说，天下不论是有多少小王母——都可能是有着同样的渊源？

杏子：S 说难点就是这个……以哪个为主？

小草：不是人为的以哪个，虚空她们说——逢机，有个机遇的问题。

小小：S 说，小王母的难点还在于——人我，这些人我是明争暗斗呢，还是真能犹如亲姐妹？否则小王母的“势”无成。

杏子：S 告诫的不仅仅是这个，S 还说——哪个人我放不下“使命感”、妄自为大，哪个就会败落！2009.5.10

【杏子：又是吃粥!!! 不要吃什么咒。2009.5.10】

【杏子：有个宝女，希望你们联系一下看看——她喜欢失去假面的人。2009.5.10】

小小：S 顾及“东海”的面子，所以成全小王母是必须的，难就难在那众多的人我上了？虚空的事好办，人我难全。小王母的那些众多的人我——各有各的私欲，凑在一起——可谓欲海无边。每个想的都是自己人我——小王母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是为了虚空小王母，而是为了现实中的人我。

杏子：天下的王母加起来——一个战队……一盘散沙，难以成势——因为每个都是自认为了不起。

小小：不如搞个王母帮，这些人我互通记录，大家在一起去成就小王母的势。但是成就了以后——算是谁的？就会有人暗留一手……

杏子：对于每一个人我来说——其她的人我都是自己的缘。如果缘在虚空——好办，因为有个我所、我持。可是缘在人我之间……满足不了人我的我所、我持的占有欲望？还是 S 说的——顺其自然吧。2009.5.10

【小小：记得以前这个川平学者来信说——有人说她就是武媚娘，后来 S 说，你把武媚娘放下!!! 杏子：现在到时候啦……但是她行观差一些。小小：看来行观是个关键——因为别人说你是武媚娘那是没有用的……2009.5.10】

小小：小王母现象之所以让 S 关注是因为其对应的人我往往出现权力欲的膨胀，并以所谓的使命进行开示——妄图对周边人控制，更以接什么所谓的大法迷惑周边人……

杏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人就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并呈现疯狂。

小小：其人我一定要切记——如果你产生了使命感，那就是说你已经接近了疯狂的边缘，你将会误己误人、害人害人，尤其是你的人我又接到了什么所谓的大法，而你又是承担重任……此时你的人我将失去轻松愉快的曲步行，而成为——唯我独尊……你的人我就会膨胀的不可一世。同时，你也就完了，了戏了。2009.5.10

【小小：法——自然，轻松。说得好!!! 说出了法的真谛……修行有内外之分，所谓内就是入情——家珍自流；所谓外，就是以法论真——入理。但是内外皆会走偏，内本应入情，却是入了欲；外本是入理，却是入了文字八股而失之自然与轻松。何为道法——自然，自然而然……2009.5.11】

【小小：吃粥可能就是持咒吧……观着图像或者是跟着感觉舞动……不属于所谓的自发动、灵动。S 说自发动过于低，还是主动比被动好。不过，自发动较易通灵，但是一旦通灵就应该相应九天情，不然极易沦为民间巫。那个宝女——我们没有接触过。小草问 S，宝女是谁？S 说，不知道，可能个头不小。2009.5.11】

【小小：说个题外话……关于所谓的修庙——庙在一心禅语意为“身”，谁在庙中坐？自。这个自为体，庙为用。一些通灵者接到所谓的修庙——并不是让你四处化缘筹款，而是让你好好修修你的人我“己”，也就是“私”。这里所谓的修就是“克”，克己……过去有句老话——宁拆十庙，不拆一婚。在一心禅语里——婚为新生、新人，是指与虚空的相应。2009.5.11】

【杏子：今天隐中有个自称是“花香柳玉”的小女子对 S 说——她知道写此文的那个小玉……后来 S 有请东海过来喝茶，东海讲了一些往世（收在以后的镜如意）。2009.5.11】

【亲爱的，你的 qq 邮箱不接受我这里发出的的邮件，你可以再办一个 gmail.com 的邮箱，并用 gmail 邮箱给我这里发个邮件——这样，以后就可以给你发去有关资料了。另外，你在海边的难受——可能是你的缘着急找你报名……但是通灵会是很辛苦的，会有大量的记录。危险就是——你心理上的潜伏的种种欲望就会膨胀，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伟大，甚至不可一世……所以必须“我小”，我小——才能保护自己。小小 2009.5.11】

【小小：天佑学者，你可以与马来西亚的小和尚联系一下。】

【杏子：正是无心插柳……东海说——通灵人对虚空而言是个宝。2009.5.12】

【杏子：又不得了吧？等了你万千年的你的姐妹万缘——你对她们叱道，三天以后不认亲!!! 2009.5.12】

【杏子：人道的东西与天道是两回事，人道的祠堂一般都是与民间神汉、巫婆、端王等等有联系……那又是一个领域。2009.5.12】

小小：昨天东海的那段戏已经收入镜如意……只是镜如意压下了很多内容正在打字中。杏子：因为前一段 G 的干扰——不是这儿不让住就是那儿不让租房，居无定所，而且还不准离开这个地区，只好搬来搬去。江南的一些学者还抱怨为什么 S 不见他们？！因为没有见面的地方呀？

小小：为什么一些所谓的老学者——还经常让港台学者捐款修什么九宫庙呢？杏子：大多都是骗子!!! 因为 S 根本不可能去那些庙。如果有人再让你出钱修什么庙——你要问一问，修庙做什么？

小草：昨天东海说了很多……下边是摘录。

S：（东海来）那可能还是因为小王母的事。飞狐：是的……我请她说说小王母的事。东海：唉……还没到时候，还得等，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飞狐：那天虚空给图像，说小王母的光球被打散了，为什么以前她们还说小王母的光魂在天呢？

东海：留了一部分……天上那些与海里有关的，暗中留情收了一点儿。她从小就娇蛮，谁说的话都不听。图像：她七八岁的时候，像个娇蛮的公主，把那些海族将领当马骑，让他们在地上爬。S：嗯，也是那些将领喜欢她，哄她玩儿，在地上爬着让她骑着玩儿。飞狐：有的将领像是喜欢她，有的好像是被她逼的。

东海：跟她好的……关系也好，其他的就对她有些意见。海里面也分四五六派，十有八九跟她都不好。

飞狐：东海说他自然得费心。因为跟小王母关系不好的多，所以他得多把自己这边的人拉起来，得去助他这一族的人。S：嗯，对。

飞狐：他说可乐不好喝……S：嗯，可乐是洋货，还是喝茶吧。飞狐：呵呵，是的，他刚才就接着可乐说还是茶好喝。S：再跟龙王多说点话。飞狐：我刚才心里想，不知他跟玄龙哪个辈分大？他说，这些辈分都说不清楚。

飞狐：我问他——他这几个孩子当中他最喜欢第几个。 he 说是第九个。图像：他捶了捶自己的腿，像是说自己没用，就偏偏最喜欢第九个。S：那就是让他给宠的啊，越喜欢就越宠，将来就越费心呀……

东海：我现在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没有人身，就在这儿干着急。S：唉，有人身……要是那人身是个二五郎当的，那不就更麻烦了！东海：想把我们那一支的弄起来……我不管也不行，我管多了……那些学人又要瞎想。

S：嗯，就像那个芳香，东海龙王老照顾她，老去，结果那个芳香观记里出了毛病了。东海：我其实也就去了一两次。S：哦，他去了一两次。

飞狐：他说其他的“东海龙王”可能就是根据这个人（芳香）的渴望，其他的仙给她显的像，编的戏。S：嗯，动物仙。

东海：其实这些通灵的学人都是不错的。飞狐：他说的可能是这次这几个自称是小王母的。东海：她们要在心性上自己能够调节。她们这一世能够跟虚空说上话，能够找到回去的路……已经就很难得了。要是心性上能够平和，能够放下……我也觉得很欣慰……

S：嗯，他这一族。东海：可就是放下难，当学人的我膨胀，有一种疯狂的倾向时……我们这些真身就不去了。S：真身不去的话，那她们这些通灵人所观的就变成了幻象。东海：其实能通灵的都算是宝贝，都算是有可能回归的，有希望能够带回来的。本来就是宝贝了，就不要再去——还想要怎么样宝贝……

S：嗯，个个还想当宝贝中的宝贝，正是——情到深处也攀高！

飞狐：对对对。就是她们在自己能通灵后就应该……S：安分守己。这个守己——就是不让这个己变得狂妄。己一狂妄，自就大——自大就会生成幻象，变成小王母、九宫、大日……飞狐：对！就是这个意思。

东海：既然能通灵了，就应该什么都放下。这么多世代回归的心愿已经是起码走了半步了，应该不着急，不去有大的情绪波动……就像 S 说的，应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过完这辈子，好好按照 S 讲的去做就行了。其他的那些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的法障。

东海：你们这些通灵的学人，虚空对你们都是公平的，都把你们当宝贝。只要你自己的心态是正常的，你的这些缘，你的这一族都会想方设法的把你往上拉。不会因为你在天上名号小就不亲热你，不理你。

S：对。飞狐：就像先前那位花香柳玉说小玉——人是个善良的人，就不知道怎么成了这样，姐妹们都不认识了……

东海：现在都不敢往学人那儿去……一去就会引发小王母现象。

图像：小王母跟她老爸亲热，歪在他身上撒娇。

飞狐：又看见海里有一条鱼，说是叫鲭鱼，在海里穿梭着游得很快。这个图像语言可能是说小王母很机灵。S：嗯，像鲭鱼似的。飞狐：还可能是说小王母在海里的原形。S：嗯，对，鱼就是龙。

东海：别说你们这些不是小王母充小王母的，就算你是小王母也不能把自己当小王母。S：对，对。比如一个学人观到他的天是谁了，你不能把自己去当作天。东海：要不然就成了疯子了，你的命运就会很坎坷。你要是陷在这个里面拔不出来，越陷越深，自己不能控制了……你的整个生活都会被破坏掉——你的家庭、事业，你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就都毁掉了。你最后恨来恨去，恨天上天下所有人，也挽救不了你的生活了。不应该怪你那些仙去给你幻化，是因为你的心里去逼它们幻化。

东海：所以不劝人修行，也不劝人通灵。鱼还没喂猫呢，就惹得一身腥。

飞狐：是说以后可能会招人怨恨，招人嫉恨。

东海：就像是教你怎么拉屎。你自己拉肚子了，去怨教你拉屎的人。

飞狐：可是拉屎不用教啊？

东海：是啊，通灵也不是靠人教的，是这个通灵人自己的命，自己原有的本能。S顺其自然的想法是对的，学人该怎样就怎样……因为这个世上能放下的人有几个呢？修行以后，入观以后，他或多或少的总会出现真假交替的这个阶段。

飞狐：他说的真假交替是指幻象和真相的交替。S：嗯，对。

东海：而且学人的我很容易就顺着好的这边去膨胀了。就算是天上这些有名的都被学人自居完了，他自己还能编新的。因为这个名……编之不尽，用之不完。

东海：跑江湖也不一定非要物质跑，也不在跑一时，还久长着呢，慢慢来……不要打破你们自己这个和谐的生活圈。

飞狐：我去做饭了，做饭请东海龙王吃。S：好，谢谢东海。让他在这儿随便坐坐，玩玩。飞狐：我刚才请他吃饭，他摆摆手，说他还要回去赴宴，是他的家宴，东海龙母摆的宴。S：好，让他自便。飞狐：他抱了抱拳，腾云而去。

飞狐：做饭的时候青娘说——凡是自我膨胀想去充大个的学人，家庭都容易破裂。这样的男学人容易再去找女人，这样的女学人会让男人受不了。

2009.5.12

[杏子：如果有条件，可以在若比邻自己上贴。2009.5.13]

[杏子：川平学者听了S的话——放下了武媚娘……2009.5.14]

虚空与空虚——小小：人类是空虚的，尤其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后，人的空虚感就会愈加强烈……杏子：人类解决空虚的方法就是移情——亦即所谓的精神寄托，比如理想、主义、思想……等等。小小：幼儿空虚吗？杏子：其实成年人解决空虚使用的移情（寄托）——与幼儿是一样的……奶瓶、奶嘴、糖果、玩具；成年人仅仅是把幼儿的那些移情寄托——变通为口香糖、香烟、毒品、电视、电子游戏、桥牌、麻将、交际舞、旅游、探险、读书看报以及各种社交活动，实在无聊——哪怕是看斗狗、斗鸡、斗牛、斗鹤鹑、斗蝈蝈，或者是在大街上围观看人吵架。

小小：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特征——空虚感。杏子：人类可以用使命感移情以填补空虚。使命感就是作为，用作为（自慰）填补不作为的空虚。小小：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空虚的特征——寻找虚空就成了自然而然……这也就是宗教信仰产生的必然。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所谓的精神寄托、移情……仅仅是一种自欺、自弃——本源的模糊印象就会驱使你探索虚空。2009.5.14

虚空与空虚——小小：哲学就是人类解决空虚的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说哲学是空虚的产物……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心灵不是空虚的，否则他成不了哲学家。杏子：所谓的工作狂——是因为心灵极度的空虚，科学家也是利用使命感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小小：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空虚病……杏子：战争学家利用战争

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更多的人是用性来填补空虚。小小：争斗不是因为自己太充实了，争斗是心灵空虚的发泄。杏子：人就是因为心灵空虚——所以无法平静。为什么没有平静心？空虚……

小小：空虚是无限的……所以“有限的物质”无法填满空虚的灵魂。杏子：所谓的精神文明——就是试图借助精神寄托把空虚移情为某种精神或者是某种作为、使命，或者是某种物……但是这些精神、作为、物——本身就是空虚的产物。2009.5.14

虚空与空虚——小小：虚空的无限（现实的人类受制于时空，但是真正的主宰是“时”，人类受制于时。虚空与时空的差异在于虚空没有时，时在虚空成了“虚”），当然，主要是时的无限以及随意变幻的无限……可以促使涉入这个领域的人——欲望的无限膨胀，亦即可以在虚空构筑自己的金色的牢笼以发泄欲望。

杏子：比如在虚空获得什么大法、阵法……阿森案例。所以 S 说，把所谓的大法、阵法放下！真正的法只有一个——自然。

小小：这里有两个问题——1、如实记录是不是体现虚空的自然？

杏子：是自然……又不是自然。人我欲望的渗入造成了不自然。比如种种的大法、阵法——其实并没有什么大法、阵法，那仅仅是个“勾”，是利用众学者人我的求……本应是哈哈一笑了之的事——法法无法，法自然。

小小：可是应该让一些学者在虚空东南西北到处闯——充分的发泄呀？S 为什么要干预呢？

杏子：仅仅是发泄……并没有什么，人类发泄是正常的，是为了心理上的平衡。S 干预的不是发泄，是发疯。因为一旦发疯就会误己误人……更有甚者——利用所谓的大法、阵法以及什么修庙……欺骗其他学者。S 看到的是这个——玷污虚空。有 S 在——一些人不好行骗……比如以前那个“老乾坤”说是接到什么大法了，S 已经过时了，今后由她主持超度……并责令江南的锦老接旨印她的书等等。这实际是很危险的……会误导一大批人。

小小：2、那应该如何如实记录呢？

杏子：若即若离……不要有什么使命感，不要利用虚空去开示别人，去控制别人。可以交流，以平等心去交流，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不要认为自己对应的天比别人高……是天高，不是人高！2009.5.14

【杏子：是感觉，不是眼光!!! 2009.5.14】

小小：如果说如实记录……也是并非自然，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杏子：记录的确是个十分麻烦的事，如实记录——仅是个相对的如实，就是精确的分析化学试验的记录也不是绝对的如实，因为实验有误差。我们所谓的如实记录也是有误差的。科学实验的误差是靠不断的修正，虚空记录的误差是依靠大量的记录的积累——形成了所谓的曲步行。之所以曲——就是因为误差的存在。只要是情系九天……无论是如何个曲，总会曲回来。但是，如果是欲在人我……麻烦得很——因为那时的人我已经膨胀得比天大，S 说什么也是不会听，反而会认为心灵受到了压抑。

小小：轻松行……就是若即若离，如果你产生了情绪——那就表示你没有若即若离。昨天小王母跑来哭什么？

杏子：她说飞狐看她的笑话……当时 S 在讲为什么 60 年代会出现大饥荒，S 说土地的公有化使得农民出工不出力，当时的政局过高的估计了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以后的改革就是还其农民的本来——私有观念，一下子市场就活了。飞狐说，就像是小王母的众缘——各自为主成不了势，使得她借不上劲。S 对小王母说，慢慢来，戏还早得很，终归是人算不如天算。2009.5.14

【杏子：老毛病又犯了……1、非把记录交流的文字名之为“开示”？2、本是你与空虚对话——为何又不交代清楚？3、张嘴就是老太太……叫个老大姐不行吗，最好老字号也不要！人在虚空谁为老？再说，众学者之间不是现实年龄的关系，而是心理年龄的交流。修行修的是心，是心交流不是身交流。2009.5.15】

《镜如意》56-3

《如何是好》60-99 里的评论——入观指南

【杏子：很好……也许八个与之相应的通灵者可以成就她？还要平稳……有一个不平——翻轿了。起脚八人走遍天下。2009.5.15】



【杏子：空虚与空虚的交流会很麻烦的……因为基础是私欲。比如，有的老学者宣说——S 对应的是九宫大日，我们不能相应 S——层次太低了，我对应的是宙心，你们众学者应该相应我!!!

小小：这种人有个特点——就是玩弄权术，目的是操控别人、役使别人。有的甚至谎编什么开示、信息——比如说他接到什么开示、接到什么信息了——某年某月必须到某某山上去打坐，甚至让别人必须从山上跳下去等等。

杏子：空虚与空虚的交流——为了宣扬自己，就把自己对应最大的……老十八辈比九宫大日的辈分大，于是扬言他对应的是老乾坤、老十八辈等等。目的还是企图操控别人……

小小：其实是很笑话的，犹如一个人宣说他认识奥巴马的爷爷……

杏子：表面看是很笑话，其实性质恶劣——因为极易发展为极端宗教行为。把平等变成了等级统治，把轻松变成了沉重的使命枷锁。2009.5.15】

【杏子：有些人入观轻而易举，但是大多人就难了。所以通灵者将是未来人的特权……可以在网上或者是 QQ——与一些入观者聊聊天，请他们帮你带一带。2009.5.15】

【小小：把通灵的危险讲清楚……把所谓的修行界里的问题摆出来，是为了让心地善良淳朴的学者少吃点亏。杏子：背着 S 去周游——希望。2009.5.15】

【杏子：有小王母的气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2009.5.15】

【杏子：一切皆是感觉……有了感觉就可以问讯——比如-是谁来到我身边？你是谁？请说话……反复问讯。2009.5.16】

【杏子：显态关系就是小环境……退一步海阔天空。同修之间没有必要去争个你死我活、我对你错。2009.5.16】  
一说对不起，就说明自己做的不好或者做错了，等什么时候自己不说对不起了，那就进步了，有成了。顺巫得道，女巫天成。

【杏子：与虚空交流是不限姿势的，可以摆一个你自己感觉轻松自如的随意姿势呀？2009.5.18】

【杏子：沿着自己的路走，不要受别人的干扰。2009.5.18】

【杏子：不劝人修行，不劝人通灵；来者不拒，若即若离，顺其自然。2009.5.18】

小小：前面蓝蓝记录里的“入观门”是个新的说法吧？

杏子：老道郎中了……还是应该会其意，比如那个香雪记录里的“探花”。

小小：探花——就是虚空榜上有名啦？

杏子：从广义上讲，哈欠一起——就是榜上有名。昆仑瑜伽通灵就是探花、观花、顶上花……有哈欠但是未入感觉——进士。东海说的通灵者都是个宝，指的是昊天昆仑瑜伽。

小小：那个香雪也是挺快的了，也就是几天功夫。

杏子：只要是有心……当下通灵是家常便饭。香雪是小草在“花儿在月光下”捡来的美人……前些天小草去月光下闲逛——看到香雪回复说喜欢这里的文章，小草就把若比邻网址贴给她了，也是那个香雪有心——跟过来了，在若比邻回复说想学……

小小：是呀，我就回复说——去找玉青吧！然后看到玉青开了个贴要昆仑瑜伽的资料并说——你看谁有资料你就与谁联系吧！大概是香雪要到了薄伽梵歌和小九拜的资料，并做了四次记录……哈哈，一下子就是探花了!!! 可是那个蓝蓝……早就是探花啦，为何虚空的她们说她才是方入观门呢？

杏子：大观门……入观与入相（入想）是同时发生的，但凡是一有“我想”，也就是心理活动——就会扭曲入观而入想。所以释佛说——少想才有明天。释佛说的“明天”就是昊天，亦即九天。比如一旦追求所谓的名号——入相了。一旦有了使命感——入想了。此即是名利惑道人。之所以是“曲”就是因为观想同步发生……只有把名号、使命感放下，淡化人我意识对虚空的干扰，方能涉入大观园。没有名号的追求，没有使命感的压迫——轻松行。何为轻松行？

小小：花儿在月光下……2009.5.18

【杏子：每天一起来就念叨——啊，是个光明的大太阳天!!! 啊，是个多情的雨天……啊，是个含情脉脉的阴天，等等。2009.5.18】

【杏子：你说的这些事——麻烦得很，只能是大家一起探讨个究竟。现在看——你与一些同路人（比如文中说的卓学者等）有了矛盾……产生于对虚空信息来源以及理解的差异。虚空的信息来源因人而异，对信息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是没有统一……这是正常的。因为虚空信息受人的“想”亦即心理意识而千变万化在眼前……而每个人的理解也总是偏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所以 S 认为——可以交流，交流的目的是借鉴、是借镜。但是切忌让别人去服从自己的或者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信息“开示”。也就是说各走各的路……无对无错。

我们这里说的对错是指——相互交流、搭把手是对的；用自己的信息去开示别人是错的，即便是行观者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用于开示别人的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因为交流是平等的，开示就变成了等级制。交流就是信息共享、互补；开示就是控制、役使。

交流应该是犹如大陆这边的“广场舞”——晚饭后四面八方的人云集广场，看谁顺眼就与谁一起跳……没有领导，没有等级，发泄完了就回家。

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借体传言”——我们不提倡……因为这个问题有待于大家深入研究。大陆这边也有一些观者说“S 音像”去对他开示等等……比如那个“乌狗学者”的记录就是小小、杏子等等的出现与开示。总之是一条，我们对虚空了知的太少太少……俗话说——千变万化皆天机。但是，无论是什么天机——不能用于开示别人!!! 这是原则，只能作为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参考。另外就是希望你与卓学者等能够友好相处……谁的年龄大谁就应该“容”。2009.5.19】

【杏子：现在你就可以问讯——亲我的女仙是谁呀？反复问，反复请她说话，犹如夸父逐日……穷追不舍。2009.5.19】

门打开了就不要关上……一个不小心就落入深渊。

【小小：观与想——释佛说的是少想，而不是说不想才有明天，为什么？

杏子：她们说——如果学者没有想也就没有求也就没有勾了……想就是学者（人类）的希望，如果没有想——绝望。小小：得到了才能绝望，为什么？杏子：因为真正的得到是个空……2009.5.19】

【杏子：应得其意忘其形……看的是形，应会其意。如果仅仅是形——激发使命感，一有使命感——激发我大。我一大——图像扭曲千变万化在眼前。要学会若即若离……2009.5.19】

小小：TW 比较成熟了，HK 才刚刚起步……这时的关注——有利于少走弯路。杏子：曲步行是个必然，关注可以多少避免一些等级势力的形成，这样他们走起来可能会比大陆以及 TW 的学者轻松一些，仅此而已。小小：她们可能会借鉴这边的以及 TW 那边的经验……杏子：千万别学条条框框，别学什么规矩之类的。只须记住——轻松自然……如果感觉不轻松、不自然了——应该检点一下是什么问题？2009.5.19

【杏子：攸着点好……如果龙再来——出掌看看？小小：速度放慢——慢的快。2009.5.20】

心願小小情長長……

【杏子：这就是所谓的“光爆”现象啦，可以通过呼吸控制。另外就是——注意安全啦，九拜的现场——下面要柔软，周围不要有坚硬易碎的东西啦!!! 2009.5.20】

【杏子：应该问讯那个红人呀？】

小小：上几篇的如何是好里有小和尚与 AC 的 QQ 记录……文中小和尚还作了一些“不是什么天尊呀释佛呀”的说明？

杏子：画蛇添足——人我的体现。信与疑的问题……形成了法障。违反了物来则映，物去则空的原则。

小小：物来——疑，就是不应、不映……不能跟进就无法深入。物去又是个想——之所以想，依然是个疑；之所以想就是不能物去则空。原本已经讲的很清楚了——真真假假演大法，所谓的大法——真亦是；假亦是。此即千变万化皆天机……可是你为什么让那个“九晴”悠着点呢？

杏子：她的心还不平静……犹如不平静的海洋。所以需要冷一下、静一下。比如才刚虚空的她们说——对一些学

者需要等。她们说比如蓝蓝、玉青等等……

小小：等什么？

杏子：放下呀……她们说，人在我中不知我，只能等——长倚大门外。2009.5.21

【杏子：悠着点!!! 那样收功会把人“爆死”——打昏在地。2009.5.21】

【杏子：悠着点劲，收功不是为了过瘾……2009.5.21】

【杏子：你缺少理解与关怀……首先要静下来，然后学着尊敬别人——哪怕是假装的。2009.5.21】

【杏子：少想……多观。2009.5.21】

【杏子：与虚空交流是个漫长的——情（与其说是事情不如说是心情）。与社会环境的交流叫做事情，看的是事物的变化；与虚空的交流叫做系情，看的是心境的状态……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但是你可以变化一下自己的小环境。比如每周清理一下……放慢你的节奏。2009.5.21】

小小：何为“千变万化皆天机”？

杏子：理论上是基于佛佛万千一，佛佛一条心。以及虚空绝对的一体与虚空层次相对的独立。如果说修行者（众学者）是鱼……所谓的千变万化就是个勾，问题是咬钩以后如何？如果是顺其自然、一顺千里随风动，我小而轻松——上行。如果是我大（我慢）而沉重（使命感、我持、我所）——下行（深渊）。2009.5.22

杏子：虚空她们还说了一些玉青与霏霏的相同之处……

小小：她们说的重点并不是比较两人的相同与不同，虚空她们才刚说的是玉青与霏霏应该如何相互借鉴。是说要学会以别人的记录为镜反照自己，又说众学者也要学会以玉青、霏霏等人在 S 临场时的记录为镜……

杏子：下面是玉青刚传过来的记录，其中有一段战队报名……我们还是在文章的后面评说吧？

【杏子：玉青对战队报名不感兴趣了……是不是使命感的放下？

小小：不是，依然是个我……仅仅是从我的一端跳到了另一端。

杏子：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通病……总是落二边见而非中道行。

小小：情的微妙……众学者都有这个问题——有利于我，我有情；无利与我，我无情。那个小和尚也是同样……他对 AC 中出现释佛的评说——显示自己的我。

杏子：报名是系情……但是为了迎合学者的我大——报名变得多、变得大。如果仅仅是在理论上——当然就会像玉青那样无兴趣了，但是，无兴趣并不是人我的淡化——而是人我强化的另一端。

小小：如果真的是把我人淡化——应该是静观其变……顺其自然，而不投入自己的情绪变化。

杏子：这个“其”是谁？静观其变的其……

小小：当然是“人我”啦!!! 何为镜观——镜中的一切变化都是人我的变化。2009.5.22】

小小：借助如何是好——展示了一下一些学者的观记……目的是为了相互借鉴。其中对一些学者的记录做了“跟进”——比如香雪、九晴、笑雪、玉青、乌狗、丽娜的 S 女、玉儿等等……犹如小妹早赶集——跟进的这些各有特点：

1、香雪是个刚接触的人，目前仅仅是在若比邻网上接触了“喀喇昆仑”，仅仅是做了几天的“小九拜”——开始行观记录了!!! 估计香雪与玉青、飞狐、霏霏、毛鹰、九晴等等可能是同龄人……她的特点是——谁也不认识，仅仅是简单、照做。

2、九晴是通灵以后传来的记录……HK 那边参与喀喇昆仑的人很少——以前几乎没有接触，她有点像以前枣庄的罗刹女——激进。其实，通灵了就不要急了……因为难的是涉入虚空，而一旦涉入——稳。但是但凡涉入虚空的通灵人为什么反而急呢？心里没底……正是因为心里没底——所以交流是必要的。另外就是——急，是急于了知——我是谁、谁是我？（空名感道人）如果能够把我淡化，把我先放下……就可以化急为稳了。

3、笑雪说，没有当下的观记了，就把以前的记录发给你们吧……亲爱的，我们不是闲的难受——不少学者总是想把以前的发过来……理解，是希望这边有个评估。但是，比如说，我们跟进笑雪了——连续跟进几篇以后，笑雪说

——怎么感觉少了，怎么没有记录了？为什么——因为跟进就是 S 参与了……所谓的参与就是看了你的记录。如果你把以前的一些发过来——那些都是没有 S 参与的。抓机——就是当下的记录！就是看看在 S 关注你时——你观的是什么？要抓住这个机……如果这时你把大量的以前的东西发过来——S 没有时间看，那就只好跟进另一个学者啦？

4、玉青……独立记录——因为环境不能像九九金秋那个时间段可以与 S 接触了，所以有一段没有跟进……但是为什么 S 重点要消弱她的人我呢？因为很多学者会效法……会使一些学者以为人我的膨胀就是记录的自然。切记，人我不是自然，人我仅仅是自然的产物……人我是己，是克己的那个己。然的是自，如果是己不克，自就不能自然而然了。不能把越吃越胖叫做自然而然，不能把因为练瑜伽有个好身材叫做不是自然而然。要静下来——静观其变，物来则映，物去则空。

5、乌狗——切记，对虚空要忠诚，如果你戏弄虚空，你就会为深渊戏弄。切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6、S 女……犹如 S 的女儿——轻松的记录。当初芳香与女儿的飞天曲——开始也是十分的轻松，后来因为环境——没有跟进，可能是芳香的人我膨胀而没有人帮助其刹车？关键是丽娜一定要把心放下——不求、不急。2009.5.23

【杏子：哈哈，又是个小王母!!! 亲爱的，别怕——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2009.5.23】注：香雪去了北戴河——她说可能是个误会，她说她以前接触过喀喇昆仑……是这次又在网上找到了。

【杏子：要平静的切磋研讨，不慌不急方是。2009.5.23】

【杏子：不好……人有两个极端都不好——1、狂妄；2、绝望。观就是要无妄加希望……但是希望不能膨胀——狂妄；无妄不能——绝望。佛曰——中道行。想不想见见呀？须是有个好身体……2009.5.23】

【杏子：以前 S 对飞狐说——只要你的那个我的情绪一冒头，随之就会是不愉快!!! 2009.5.23】

有心花开，无心月来。

【杏子：你的这种状况大概有很多年了吧？试试看能不能突破“顺口溜”？比如那个虎仙王——不能总是这样一走一过……请它显个像让你看看？2009.5.24】

【杏子：与老城学人一样——一走一过。一走一过是浅出而不能深入。浅处无情，情在深处。比如，玉青的记录——投之以情，有情才有戏；有戏才能短兵相接。戏就是曲……无戏不成曲步行，在戏中理红妆。大多入观学者的记录与上述两位相似——一走一过。不要空喊“情口号”，犹如高喊口号游行——一走一过。2009.5.24】

【杏子：九天十二宫，宫宫空不空。深潭映明月，心在太虚中。2009.5.24】

天尊是個勾，萬緣是個情。情到浓时凉亦汤

【杏子：那就尽快与虚空交流呀？2009.5.24】

一遇到事還是又高興又生氣的，這樣只是表面人。無心成就真心，有心成就多情。重要的是你的情歸何處，其它的都不用多想。

無情不成觀，無觀不系情。傻記、傻觀、少條筋、少肚腸，自然快樂行。

小小：昨天飞狐看神曲……她对 S 说——我以后的记录也要学神曲的写法。S 说，你不要刻意……要重在真实的记录。飞狐说，我觉得你写的非常简洁，用极少的文字却能交待的很清楚。S：你说的是陈述与过渡段的那些……那些内容是交待背景与环境，但是对于行观者以及行观内容——一定要如实的记写。飞狐说——我总是觉得我写的东西与神曲相比……差距很大，到底是差在哪儿呢？S 说，你最好是问问她们——应该如何是好？

杏子：详细的问句——收入镜如意，这里说一下当时虚空她们的回答。她们说——总是要行船渡江的，一步一步的走向大日宫。又道：不分你我，不理文辞，展现自然之美。给的意是——记录的关键在于真实的展现她们，而不去局限于形式。她们还说——

天地无穷，欲把心星换旧曲，摘得满目情。

问君几时回九天，天天比翼飞，君情妾意郎情回。

马上有佳人，桂花树下月成全，归无语之山河。

静心语梦，山穷水尽，回上天梁来。

小小：意在目前，又是不能刻……须是摘得满目情。如何得意？  
杏子：君情妾意……以情得意。关键是——静心？要静心语梦。  
小小：禅就是静心语梦——待到山穷水尽时，回上天梁！须是……  
杏子：须是马上有佳人……如何是马上有佳人？  
小小：临终——山穷水尽。马——乘。佳人——家人，风火家人归。须是……  
杏子：须是月成全……成全的是什么？  
小小：回……  
杏子：回的是什么？  
小小：情……郎情回。夕阳说——感觉回归。回归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杏子：情……心如青风袅袅归。2009.5.25

【杏子：为什么心乱心不安？放下，把所谓的布施也放下……2009.5.25】

### 《镜如意》57

【杏子注：镜如意的录音积压了很多，有三个时间段的内容，现在将陆续打字，就是三个部分各打一篇——平推。背景是春节前 S 开始找地方搬迁。2009.6.12】

2009 年 2 月 3 日飞狐第一次见到霏霏，方知她曾跟着别人见过 S 一次，刚见面 S 就说她名字不好，等问清她叫什么名字一算，总数 34 画。S 当时告诉她如何改名……几年后她说改过名——身体健康多了。自那次与 S 见面之后霏霏再未联系 S，也根本不知 S 是干什么的。

这次见面——霏霏说她的一个刚上初中的妹妹死活不肯读书，谁劝都不听！整天在家里听音乐、画画，还跑到图书馆去借宗教书看！霏霏说，我们家可没一个人是对宗教感兴趣的。S 对霏霏说，你的那个妹妹是个右脑思维者，你们跟她讲道理她听不进去，这样的人容易对宗教产生兴趣。我（飞狐）悄悄告诉 S，在霏霏说她妹妹时——飘过来一位小花仙。

霏霏又说，我去香港玩儿的时候，看见那儿有专门的黄大仙庙，好多人去还愿！不知道黄大仙是什么仙，难道真的存在神仙吗？S 告诉她黄大仙就是黄鼠狼仙，很多人到庙里上香上供得偿所愿，说是菩萨显灵，其实基本都是黄仙帮的忙。霏霏说，我倒是亲眼见过一位远房亲人被仙上身，上身后她的说话、举止明显看出不是本人，就是一个动物。那位亲人家总是出事，她身上的仙说她欠它的，告诉她必须得帮它做一些事才能化解恩怨。S 说，像这样的家里常常得有一个人通灵出马才能解决问题。霏霏又说她身边的一些亲人情况也不好，有的得了重病，有的多次离婚……

路上，S 让我问问霏霏家的事该如何解决。虚空的她们说——仙缘重，命难改，还是像河水那样——顺水流吧……

2009 年 2 月 5 日，杨柳来见 S（杨柳住的地方距 S 住的地方——走路只有 5 分钟），问 S 为什么她家没什么万缘报名。S 让她问自己的天姐。她说她的天姐说她的心太大了！但是杨柳不明白她的心到底大在哪里？后来她跟 S 说她生活中的事，她说她平时不愿意搭理别人，觉得没意思，也不喜欢家里亲戚在家说话，她家里人都躲她远远的。S 说，你这就是我大，看不上别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别人都躲你远远的，你家的万缘也躲你远远的。杨柳又说她当初看了 X 书后特别想抛弃家里的一切远走高飞，什么东西、什么人她都不留恋了，看见他们就觉得烦。S 说，你说的这种现象——很多人初看书时都会有，这只是属于初层次的心理状态，你应该把自己的心境提高上去——容。S 说，之前给你讲了定向，在定向之后就是这个容。

2009 年 2 月 3-7 日之间追记的部分记录：飞狐：一只老鼠——说是玉青，沿着墙角跑到 S 的沙发下……把沙发由下至上打了个洞钻了出来。S：钻出来就不错的……飞狐：老鼠蹲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空中出现一只白色波斯猫，叼起老鼠转身走了。问那猫是谁，答曰青霞……又说，罗地的波斯大罗刹女都是从大日宫拐下来的。可是……玉青的观力不是比青霞强吗？怎么反而是青霞带走玉青呢？S：谁知道呢？风水轮流转……

一天晚上看到玉青的天姐天凤来了……她说想跟着准备搬家的 S 一块儿走……S 说，就让她一块儿跟着吧。天凤一面流泪一面行个万福道——还是龙君有情……S：问问她为什么要跟着走？天凤曰：玉青的戏（青潭观月情）到这儿也就完了，正好你们也该走了……

又是一天，大家谈起大灵的回归——杏子：从以前与虚空的交流得知，大灵的回归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者放下

了自己那个我，与天灵容合，飘升回去；一种是学者难以完全放下，但始终保持相应九天之心，最后被“打包”带走。

小草：S 说在林花曲里天尊的意是——拐杖（通灵人）易寻，同路人难找。

飞狐：天凤这几天一直在这儿，现在她又立于空中。

S：可以跟她讨论讨论这个问题，飘升回去和被带回去……有什么区别？

飞狐：天凤她说飘升回去是个活，是灵与灵的容合，显出一尊金光万道的佛像——金身佛。S：金身佛就是大自在……倘若是被带回去呢？飞狐：图像是一块拱形石碑，石碑上雕刻着佛像……看起来就像个牌位，也像墓碑……石碑前则是趴卧着一只石龟。天凤她说……归位。

S：归位就是回去还得接着修——带回去了再慢慢去合，那又是一段漫长的时间……飞狐：被带回去的那团能量……在天上也是归于天魂，这团能量以怎样的形式与天魂共存呢？天凤：就像身上一根毛。S：是个物……

天凤：带回去是“物与灵的容合”；飘回去……灵与灵的容合——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对被带回去再容合的这团能量来说，则是——你不是我，我不是你。S：如同头发属于人，但头发不是人。

飞狐：可是玉青的天姐是飘花女呀！释佛以前说……被他印记的飘花女们……回去即是佛？S：带回去——石碑上的佛，是个佛位……让天凤说说以后玉青该如何修……

天凤：让她相应于九天，相应于我……她如今心里还瞧不起我！不把我放在眼里……以为我和她一样无用？也不知道是谁带谁？图像：一只小老鼠在地上跑着到处嗅，就是不打洞。天凤：她要这样下去……始终是在观自的万花筒里围着自己转，破不了那个我，难以前行……S：打洞——深入下去。先是破、出；然后就是洞入。难怪虚空总是出现入洞房的图像……还是天凤画得明白。

金兰子约我们去了她家，见到了另外四位学者。一位是快八十岁的学者 A，曾经饱受淋巴瘤的折磨，坚持练瑜伽小九拜后，不仅治好了病，还使白发变黑，并长了三颗新牙。又一位快八十的学者 B 长年受严重辐射病困扰，几次路经鬼门关。后来十一年如一日一天未断坚持行昆仑瑜伽，如今身板硬朗，背影看来也就六十多岁的样子，今天她和她的老伴 C 一起前来。还有一位快六十岁的学者 D，是今天见到的众位学者中最年轻的……

A、B 学者老早就对金兰子说想见 S 一面。S 说，让她们先看看初入观的观音十九渡等资料，自己试着行观，否则见面无用。若是自己能观，见面时可以帮忙连上线，往上带一带，那才对她们真的有帮助。

A、B 学者听后马上自己看曲入观……正因为看了曲，众位学者这次见了 S，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能等到虚空把话说完后再说自己。只是 S 怕大家因为行观时录音而拘谨，这次便没有录音，以下是追记的部分内容……

第一次见金兰子时，她提到学者 A 想见 S……之后虚空说：A 是极好的机缘，大丽女……玄龙亲渡。接着飘来众位女仙，为 A 能连上线欢喜非常，商议着等 A 通灵了她们一定多去看看姐妹。

今天见面后，S 让我看看各位学者的身后都站的是谁？每位背后都有一位天尊……现在只记得——B 的身后是西王母，C 的身后是吕洞宾。B 说，今天总算是找到根了！以前我就隐隐觉得我是西王母的人……因为小时候一次突遇巨蛇，差点吓死过去！魂魄正在飘散……被一只巨大的黑鸟拦住，让我那魂赶紧回去！并说到了时候她来接我……后来偶遇 X 书，每每看到痴羞女处……伤感莫名。看着看着才明白，痴羞女正是死神……我不解的问，痴羞女跟西王母又有何关系？S 说，痴羞女正是西王圣母部下。

S 还让我看了看各位学者的天姐、天兄，记得的有如下一些内容——A 的天姐以戎装显像，一股傲气，自称红彤。又给出图像……她当初作战时属于冲锋队。S 说，大丽女属于七十二飘花女中最厉害的，一般都是她们打头阵。

B 的天姐以水蓝色古式裙装显像，自称水中月。S 说是让 B 平时多观，多念叨她，应之以情。D 的天姐是之前观到并记入镜如意的那个……张嘴就喊我妈，实际是观音之女的小红花。她说她之前跑去 S 那儿串戏，就是为了 D 如今的机缘……也是巧合，原本金兰子并没有约 D 来与 S 见面，D 这两天偏偏是一个又一个电话的联系金兰子……金兰子心念一动，问她想不想见 S……更巧的是，D 住的地方离 S 将要搬去的西居——走路只须五分钟……

D 的天姐小红花一直以幼女相显现，对 D 张口就骂！说她见了 S 又不信 S……D 问她的天姐，别人的天都以妙龄显相，你为什么就不能显出女子相来让我看看？总是显个小孩像……小红花道，你大了我就小了!!! 又显出图像，像小孩骑马那样骑在 D 的脖颈处，手拿一串糖葫芦吃着。S 说，意为……希望 D 能背负她，以便入观后把自己的情缘一个个像糖葫芦那样串起来。

待众位学者都与自己的主缘、天姐连上线后，金兰子坐不住了……她问：怎么我的天姐从来没出现过？飞狐：我

也是一直纳闷……前几天还想怎么金兰子从来不念念她的天姐呢？本来想就此问问虚空，虚空却让我少管闲事——她们说……金兰子自己不念，你操哪门子心啊？金兰子：我确实是……一直没怎么想到天姐，行观时也根本没请……S：现在赶紧请呀？

后来金兰子请来了她的天姐，演了一段戏，但就是不肯留名……最后千请万求才留下芳名——小红娘……

镜如意 58

2009-3-4 记录……S 带着霏霏行观，我在一旁整理过去的记录……

霏霏：昨天忘了是什么时候……我们家小鹿叼了一支红色的花给我，我收下了。紧接着就从天上飘下几片花瓣落在了我的身上和四周。我忙问是何意，却无人应答。当时心想……送我花是不是帮助我的意思呢？小鹿没说话……

S：送你花就是让你赶紧观，别在那儿闲着，东游游、西荡荡。花是表示观的意思。古代传统上把观叫观花（释佛秘传拈花一笑），把女巫叫观花婆。

飞狐：你问问小鹿……能不能让你先把 S 这儿最近的行观记录快速看看，以后有时间了再仔细看？因为你观的一些内容——比如刚才说的花——在以前的记录中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若是先看一看就能更好的跟她们沟通。S：可以从《观音十九渡》看到《镜如意》。

霏霏：好，我问了小鹿，它很高兴的蹦蹦跳跳。又看见小鹿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跑。S：往前跑就是让你赶紧往前行。往前行就要观，就是让你赶紧观。霏霏：它跑到前面停了停，回头看看我……我姐姐飞过来了，手里拿了个小花篮，在不停的撒着花瓣。S：问问她给你撒花是什么意思。霏霏：她叫我多看。

S：多看就是多观。霏霏：又看见弥勒朝我这边走过来……用大扇子扇扇我。

飞狐：扇情……S：就是说你霏霏对她们的情还不够深，情深的话就会老想着她们，你现在还欠把火，给你扇扇情，加加油。

霏霏：谢谢……谢谢爷爷，弥勒他坐到沙发上喝茶去了……又看到黎山圣母来了，还是老太太的装束。她在这儿站了一会儿，然后说子孙太多，让我们自己应该学会自立，自己把自己管着。

S：子孙太多了顾不过来，想让你这儿……能让她们少操点心，自己能够自立、自觉一些……你问问她是不是这个意思。霏霏：她笑了笑，是这个意思。S：你跟她说说，你才刚上道，让她多提点提点你。霏霏：她看着 S 您……无可奈何的笑。意思是……真是没办法，您 S 说的话太周全，让她不得不管……S：有她们管你才能走得快，她们要是管别人而把你扔了，那你就慢了。

霏霏：她一拐一拐的走到沙发那儿去了。S：请她喝茶、抽烟。霏霏：她在抽烟。S：黎山圣母抽烟。霏霏：我姐姐不停的在那儿撒花，还在那儿撒呢。S：你请她说说话。霏霏：她飞到我面前抱着我……她说，你命就是这样，认命吧！她可能是知道到我心里有左右挣扎的感觉，所以给我定定心。她说，只有你自己行了，你才能帮助别人。她说的帮助别人是指我心里一直想的……帮助我家里那些过得不太顺的亲戚们。

S：一开始……就是这次刚和你见面的时候，她们就说你的这个家族有仙缘……是怎么说的？飞狐：仙缘重，命难改。S：就是说你家里非得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出头了才能帮助你这个家族。

霏霏：嗯……现在看到一个古式烛台上点了一支红蜡烛。S：红蜡烛是表示喜事，你问问天姐。霏霏：她在那儿笑，就是那种……S：贼笑？霏霏：对对对，贼笑！S：点红蜡烛的意思就是要添喜，做新人。霏霏：什么叫“要添喜，做新人”呀？S：对她们来说……你在这个领域上一个台阶，跨过一个关卡、一个门槛，她们就叫——旧人换新人，你就会有一个新的面貌。她们给的图像常常是像结婚那样。人间把结婚叫做新人，她们用民俗的这种图像来表示你又进了一步。飞狐自己的行观记录里面……没过几天就结婚一次……

飞狐：没有!!! 总共才两次！

S：哦哦……最后问怎么总结婚个没完？才弄清意思是……结婚的图像是她们表示的做新人了，就是她又进了一个层次，又近了一点儿。

霏霏：刚才我姐姐还跟我说，几时到，不自知。S：就是你几时到了你自己都不知道。飞狐：还在玩，还不上花轿赶紧走。霏霏：我是看到一顶轿子，心里想着赶紧上去！S：你问你天姐……那抬轿子的是谁？

【杏子评论：今天飞狐把曹雪芹请来聊红楼梦……最后曹雪芹指着一顶轿子说——轿子来了你上不上？2009.6.19】

霏霏：第一个感觉是弥勒佛……还有我爸爸。S：弥勒佛她们……抬着我们走。霏霏：但是又给了图像……抬轿子的是我们家香台上的那些万缘？S：对，她们一起抬着你上去。霏霏：那么多人怎么抬这顶轿子？S：古时候抬轿子……比如八抬大轿，都是好多人抬一顶轿子。就是你的天缘和地缘来抬着你走。天缘就是弥勒佛她们，地缘就是你的那些万缘。霏霏：就是我的天姐吗？S：不，就是到你那儿报名的小鹿她们。一个天，一个地，天地在抬着你往前走。

霏霏：又看见一座桥，她们抬着轿子从桥上过。S：就是她们给你搭桥过了一条河，要不然这条河你过不去。霏霏：过了这条河以后感觉就不是路了，就像是在空中，速度快了很多，好像在往前飞那样。S：那就是说，不是走人道，是要你入观走天道。让你尽快的从人道情变为天道情。

霏霏：感觉到像结婚那种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场景。S：是迎亲的，那些也都是你的缘。霏霏：迎亲的那些人把我送到了我的那座宫殿，然后看到太空中类似银河系的图。S：所谓修、行、回归……就是回到你那个原来的地方去，就是你天姐待的那个地方。

霏霏：那就是说她们每天给我演戏……就是告诉我一段一段的情况，该做什么……S：对，她们演所有戏的全部目的就是让你抓紧行，跟她们相溶，容合，之后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

霏霏：刚才又看到一位樵夫样打扮的人，还看到一条蛇……那条蛇把头高高的扬起，与樵夫并列前行。S：现在就问那个樵夫是谁。霏霏：他说他也是我的缘……可能是我前世的缘。S：那条蛇是谁呢？霏霏：它不说话……S：慢慢请它说话。霏霏：那条蛇变成一位很漂亮的女子在飞。S：那蛇是渡樵夫的。

霏霏：还是没明白……S：这段图像给你引了一段典故——白娘渡许仙。意思就是她们在引渡你往前走。为什么又给你显个樵夫像呢？就是说一路上你要披荆斩棘……你问问那蛇是不是此意？霏霏：那蛇点了头，还甩了甩它的尾巴尖。我刚才确实看见那个樵夫打扮的人手里还拿了把砍柴刀。S：是要你自己给自己开路。

霏霏：刚才有人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我问是谁说的，看到是先行王，我那个爸爸。S：那你接着问啊，你说哪儿不太好，应该注意什么？霏霏：他说我比较虚。S：是比较虚，做摇首红尘你还没做几下就晕了，还有神龙拜佛你也是站不住。霏霏：对，转的时候头就懵了，还不敢闭眼，越闭眼越觉得晕，有些站不住的感觉。在家里我自己做神龙拜佛，把腿向前伸半步弯身时总是站不住。S：掌握不了平衡……人体衰老有很多指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平衡感。你问问他应该怎样做才能让身体好些呢？霏霏：他给我显了一个我在爬山的图。S：让你活动。霏霏：我问他户外是不是也得多加强一下锻炼？他点了点头。S：有时间可以去爬山。

霏霏：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就看见我躺在我们家那沙发上不动。S：意思就是那样不行。因为躺在沙发上是最伤身体的。霏霏：又一个图像是我躺在我们家的瑜伽垫上，在做昨天您教我的那些活动腰的动作。S：意思就是，不要总躺在沙发上，有时间就去做那些基本的瑜伽动作。

霏霏：我问他我是怎么个虚。他说我还是那天飞狐传达的柳玉说的——肾有点虚。S：肾是人的身体中最根本的部分。霏霏：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或者是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他说让我多吃红枣，还说我青菜吃得不够……显出一棵大白菜。又看到我们家门前的大马路，我穿着一身运动服在跑步。我问他是不是让我去跑步锻炼，他说不是。S：问他是什么意思。霏霏：好像是让我少开车，多走路。S：意思就是能走就走，能跑就跑，少开车。是让你以步代车，不要以车代步。霏霏：他坐到沙发那儿喝茶去了。S：那就是他说完了……你去和飞狐一起做瑜伽吧。（2009.6.17 整理）

## 镜如意 59

2008-12-14 记录……

众宫又道：再说入魔……入魔有两解，本意为动相。

飞狐：她们说——也就是你们（飞狐、玉青、青霞）昨天入观观到的所有……都是魔相。众宫：入魔的第二解，即是人们的普遍理解——下道，人我膨胀，我大。飞狐：意思是——昨天这三个行观人（青霞、玉青、飞狐）都入了第一层魔，因为看到的都是动相。她们说又入第二层魔的是行观人玉青。因为昨天的动相对飞狐的心理没有影响，她没有把她的我掺入观中；青霞则觉得自己观力不行，无法跟别人比，有我小的谨慎意识，所以昨天她的行观中，我没有明显的膨胀。

飞狐：她们的意思是——之所以入第二层魔，是玉青的我的膨胀。她的较劲和把天对人的评点认为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误会……而引起心中的不愉快。这种心态使虚空不以本尊相来教导。但不管是入了哪一层魔，因为S的在场，



虚空都是——虽是换相（心月狐显白娘以及观音相）却说真法……没有这种 S 在场的其他学人所观则会是——不说真法，而是顺着他的那个人我的意识、情绪去说假话……

飞狐：她们的意思是——虽说昨天为了避免玉青情绪的膨胀，心月狐不示相，而以白娘相和观音相显现去满足她的心理平衡，但说的是她的真问题，也就是讲的是真法。如果是在其他场合下，戏可能就会顺着她那个我去发展了。

飞狐：众宫说——对玉青来说，观到真法后若能我小，真心依法去改变自己，继续前行……总能在第二层魔中慢慢去减少这个魔，而成就第一层动相魔。对于其他学人来说，时刻应该了知——自己那个我的潜意识很有可能渗入图像语言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以 S 在场的观记为指导去帮助其他学人行路。

众宫又道：哪怕是学人自己的观记波动厉害，只要你一定以 S 在场的观记指导为标准、为轴心，一步步往前走……慢慢的波幅会越来越小……要努力从第二层我魔进入第一层动魔，如玉青、青霞一样，勾你们上道。

杏子：所谓的动魔就是演摩诃；所谓的 S 在场并不是一些学者观的“S 音”的出现，也就是说音的出现并不是其本人的在场。因为音会伴随观者人我的心态、意识、情绪等等而变化……更要警惕有的人假借 S 音去控制其他人——比如所谓的“妙师自述”的那篇文章，因为音是不会长篇大套的说什么的，只有人我才会编写大套文字。

昨天下午玉青问 S，是不是先能容人才能容天？飞狐：当时玄女在我这儿悄悄问——不知道她到底容不下谁？心月狐在一旁答，容不下我……

飞狐：玄女现在又说，当初给玉青点了三个问题——我大、不容、不真。早就告诫过她应该经常回头去翻阅那几篇她与 S 有关的观记，她应该时时用这三个标准去检验自己。心月狐当时定论的不只是她，其他学人也是——成也是成在这三点，败也是败在这三点。

飞狐：前几天虚空她们说，玉青应该看看修书里的秋云的观记。现在她们又接着说——秋云跟玉青有个相同的特点——总在人道上转。

S：思想的人道化、社会化。飞狐：众宫说——秋云跟她又有两个极为不同的特点——秋云虽说是问人道的事……但都是天说的话；玉青精明、文化，反而成了她的弱项。飞狐：她们说……玉青在忠实方面不及秋云，秋云的忠实也是源自她的信。

众宫：差距只存在于修行的学人之间，人是永远无法与天比的。心月狐的隐……也是为了减少学人的波动心和攀比心，因为学人总把天跟人对应起来。

当时 S 让玉青行观，玉青说没感觉？众宫：我大……端着像个大爷，等着人送钱！她还远远未到与我们亲密无间的程度。杏子：应该是主动抓住 S 在场这个难得的机去请教。

飞狐：当时她们观到白娘舞剑时，我这边众宫说——还是心月狐在舞剑助威，就跟当初她给双鱼舞剑一样……这些关白娘什么事？

飞狐：如此说来……白娘到底断不断后呢？S：也断也不断，活……

众宫：白娘的断就在不断上，以显代隐。

飞狐：玉青昨天说——觉得白娘乐于助人……玄女骂道，白娘是个刁婆子！什么时候见过她管人闲事乐于助人？还不是心月狐在助你……

飞狐：昨天转告玉青她们以前说的“轻松并不等于……”时，西王母边喝茶边接道——没规矩……杏子：轻松并不等于没规矩。

飞狐：当时还有一段行观没有表达完全，当时说到虚空给玉青显出人字形的两条道，人字的左边一划是窄短的黑道，右边一划是宽长的白道。在黑道上快接近白道的入口处立着一面镜子……类似于当时观音对玉青说的万花筒之镜，还没进入筒中。现在她们又接着说，学者应如一张白纸任天自勾，走出自己的路；尽量减少人我之戏勾，增加弯路。

S：顺着她们走才能上道。

飞狐：她们说——今天讲的魔是在解释 S 之前说的“入观即入魔，但入观未必入魔”。第一句指动魔，就是所有入观看到的诗词、图像、戏……第二句的魔是指第二层的魔，又可以称为我魔、人魔，是由人我的膨胀引起的，又可以叫魔中魔，即——不是原本的虚空变化，而是因为你人我的膨胀，潜意识的需求而进行的变化中的再变化，就像万花筒一样，或者说是哈哈镜一样。S 在场的观记之所以能够进行指导，是因为 S 的在场使这个场只存在于第一层魔，在动中讲法以求静，第二层魔——观者的人我魔受到了 S 在场的抑制难以变化。而学人自己记的观记之所以要交流而

不进行指导，也不参与评点别人，因为他们往往是一、二层魔混在一起，不一定是真法，而是魔我。

飞狐：另外就是，虚空说那位叫“思妙”的学者是白娘的人。问是哪位白娘，曰——心月白娘，又说她是雪山女。先前还观见一只猴子进入我身体里掏我的心，那心看似一颗桃。画外音说，孙猴子偷的桃就是心。S：什么心？曰：大日心。S：大日心是什么？曰：法和情。（2009.6.26 整理）

【杏子：入观即是入魔。所谓的魔相就是佛的动相，佛的静相呢？如如不动，无观可观了。若是到了无观可观时……又如何呢？以前在修书以及昆仑曲里秋云问过这个问题——当时夕阳女王说——等死！

小小：学者入观并不是让你去警惕这个入观的必由之路的魔相，很多我大得不得了学者自以为是认为虚空在演假戏，认为他的那个人我能够看穿，能够明察秋毫之末……这个就是端着人我——或者是无法入观，或者是入观以后停留在一走一过而无法深般若，无法水流风动演摩诃——因为不能入戏。玉青的记录之所以能够逐渐深入——关键在于入戏了。以前S之所以不大提入戏是因为很多学者一入就疯！S想——呆比疯好，起码能够行人道；如果是疯了的话，人道都走不了了。

飞狐：我现在都不喜欢虚空她们说别人了。杏子：为什么？飞狐：都便宜别人了……要是说我就好了！杏子：说别人就是说你，若是直接说你的话……2009.7.7】

### 镜如意 60

2009-2-5 记录：正趴在沙发上……来了一位白髯老者，显出他身穿黄袍的中年男子相。问是何人，答曰：你爹。之后出现他从身后与我交合的图像……此时他看来又似玄龙，也是一身黄袍，两人的身影不断交替重叠。

我问他——是不是虚空中谁都可以与我交合？盘古称是。又见一个趴着的我……很多身着黑盔甲的将士一个个轮流上前与她交合。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呢？S让我问问心月狐——她道：你要逐步的容合……跟天容，跟地容；跟阳容，跟阴容……直容到没有你我，没有分别，没有男女，没有色空……无我无我无我……她边说边面对着我向后徐徐飘去，显得很轻很轻……越飘越远……渐渐与她身处的宇宙背景容合消失了，但又确实还存在于宇宙之中——一个虚影。

2009-2-8 记录：这几天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S凌晨两三点才睡。一大早……杨柳来电要S去她家坐坐，S让杨柳等他电话再安排。一个小花仙在一旁说：去什么去？跑花啊？

上次杨柳来，S就告诉她要搬家，没空去她家了，也没有那个必要。前两天杨柳来电话又说到此事时，S也说了不用去她家。上午十点多……杨柳再次来电要S去，S说正在赶着收拾东西，而且一般事先没联系好的都会拒绝。可是杨柳硬要S马上去，S说这种事不是求的问题，而要随缘……

通话后，虚空中一女子曰：随叫随到，随走随散……太阳怎么红啊？月亮都还差半边呢！S：问问是谁说的？飞狐：柳玉……又一位花仙说，（杨柳）腿上的毛都没长全呢，把大鹏拴在家里……扯死？图像是：大鹏鸟飞于高空，地上一人用绳子的一端套住它的脚，另一端圈在自己腰上……可是腿功不够，跑不快，跟不上，被绳子扯得够呛。

众宫曰：……学人看来是情，我们看来是欲——人的贪、求，立点都在我，而不顾S。

下午玉青、青霞她们来了，之后何君也来了。他们走后跟S谈起观。我问S，第六层次的天人合一相当于观中的哪一步？S让我先问她们。她们给出“观照”二字，又出现一个淡淡的“行”字。给的意思是……须是行到照方可入六。S：应该是观照。只有在她们的照下才能够进行天人合一。

飞狐：天凤来了，她说要跟玉青说话……S：请她说吧。天凤：飞狐是从观照……第六层次起修的，她当时的色空观尚还有力所不及之处，显其浅漏；而你（玉青）是从观自起修，你之色空观又要低漏许多……应该明白自己所观之局限性巨大，更不可能完全理解虚空……自以为是，自以为明……急着赶自己的层次。不要与人比，放下……

飞狐：S又是从何处起修呢？之前看到X书中一开始阿森行观时玄女所唱，说S写X书时早已过了天人双修的阶段了。天凤：从接近观度的层次起修。

晚上包裹香台上的三尊佛像……包完妈祖和释佛，轮到包玄女时，没有金黄色的布了，只能找到深红色透紫的布。S四处翻找金黄色的布，玄女曰：找不到就算了，用红色的也一样，跟着陪嫁！唉……反正只有陪嫁的份，跟谁嫁都是陪嫁，因为我是最小的……

又收了一会儿东西，S突然发现自己放在佛台上的那只小白狐狸忘了收……这时一位女子在一旁笑弯了腰，可能是白娘，她说玄女狡猾，会动心思——嫁的还没上轿，陪嫁的就上轿了！S：玄女不是狡猾，是铁了心了。飞狐：也是表现出她情深意重，心情急切——不管别人嫁没嫁，反正我是跳到轿子上跟着去！S：先上轿子先入洞房……

接着飘过来满脸喜色的心月狐，头上戴着一个“U”形略微向外弯的黄金头饰，U形头饰的中间是颗大光珠。她飘至与我的身体重叠，喝了几口茶，方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天天盼着这一天。青潭的绿水荡轻舟，莲莲荷叶莲莲田。望君心，待君飞，比翼齐飞大日宫，合上喜欢楼。

随后是紫光夫人、桂花夫人与盘古大帝临场，后面陆续飘来玄龙、太上老君、释佛、通天教主，紫光夫人的几位姐妹……乌祖和海祖，洛母、东海龙王之子小白龙，后面跟着东海龙王与其他三位海龙王以及他们各位的龙后——四位海娘娘，说说笑笑的飘来了。又有哪吒过来，自称善财童子。猪八戒也跑了来，后面有玉兔追着……玉青家的小雅也来了。柳玉、大宝、二姐……一位位纷纷显像。

我请她们随便坐，只是屋子里乱得快没有立足之地了……但她们均不在意，纷纷就坐，物质好像对她们没有影响，她们还是坐在床上、沙发上……喝茶谈笑，吃着瓜果……吕洞宾来了，先是给盘古行礼，又依次给紫光夫人、乌祖、海祖行礼，然后给玄女及各位海娘娘行礼……荷仙姑也来了……八仙一一上来行礼，之后立于一旁，不敢就座。已经就座的各位，一边是老辈的，一边是玄女、观音等众宫。我请大家说说话……

观音道：喜上荷花天，碧玉莲叶开。金珠耀天日，何时归上来？

心月狐笑答道：快了。只见一位侍女手捧一顶缀满珠翠的新娘凤冠，凤冠前垂着红色似锦缎的细纱。她将凤冠戴到心月狐头上。此时心月狐的形象与我重叠，看起来那凤冠就像戴在我的头上。之后心月狐身上的白纱裙变成了红色喜服。这时同是身穿红喜服的玄龙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条大红绸缎，缎子中间扎着朵大红花。他将绸缎的一端递与心月狐（此时心月狐凤冠前的红盖头已经垂了下来），牵着她走到一根大柱子前站住。这柱子的外形不断变换，时而像一把剑，时而像树干；有时像西洋雅典神庙的石柱，有时又像东方的红漆金蟠龙柱……飞狐：请问这是什么柱？答曰：慧天柱。

玄龙与心月狐站在柱前向上望着，柱子很高很高，穿过层层天际……它的顶端是一轮金红色的大日。他二人仰望着大日，似拜非拜……大日射下一道金红色的光柱将她们罩住，然后沿着柱子从顶端降下来，形成一个大光团，将她们包于其中。渐渐的不见二人身影，合为一只黑色金乌……单足而立，另一只脚缩起，第三只脚贴于小腹，头上戴着一顶王冠。它随着大日的光团沿着柱子向上升去，直至顶端。此时又似整个大日上罩着一个巨大的王冠，王冠又变为一朵大莲花，先呈粉红色，接着是金色、青色、白色、黑色、紫色、红色……各种颜色不断变换，最后变成一轮黑色大日……但不是死黑，而是半透明的玄黑。

在这朵半透明的莲花中，隐隐透出七彩色的光芒。莲花的中心有许多很小很小的童子和童女，数也数不清……都像在睡觉。其中有一个……用小手揉着眼睛，像是刚睡醒。他（她）眨着眼睛到处看，在还未睡醒的娃娃身上爬着，爬到花瓣的边沿，掉了下去……掉到半空时长出一双翅膀，在无际的空中飞翔。这小娃娃粉粉嫩嫩，不是很胖，头上两个小抓髻，却不知是男是女……？他露出小小的男性器官给我看，原来是个男娃娃。

他飞呀飞呀……看到一颗白色的星球，于是朝那星球飞去……飞进星球时，整颗星球突然放出白色的光芒，然后又恢复了原样。

那小孩飞进星球时就像在上面打了个洞，之后一块块冰晶组成的光束朝这个洞里急速冲去。离洞越远光束越粗，到星球上的洞那儿时，看上去就像个黑点了，整道光束像个三角形……

我一看屋里还有好些东西没收拾呢，就问她们能不能明天再继续庆祝，明天是十五的正日子……只见一轮巨大的金红色太阳挂于面前，渐渐缩小，最后什么都没有……

S：可知这说的是什么？这就是楞严经上讲的，觉了以后从性海出来，飘流到星球（浮台）等各个立所，宇宙生命就是这么形成的。

飞狐：她们以前说玉青跟她天姐相应得不太好时，说她看不上她天姐。当时给的感觉……一是说她跟她天姐离得还远，没相应好；另外是说她没把她天姐当回事，去挑大个的相应。

今天下午她在S这里行观，与天凤对话后说：我发现天凤怎么越来越像我妈了！现在她们又给意，说玉青有种意识，把天凤当成她自己了。自己应该我小，所以天凤也不算个什么。将天与人同一化，没有去重视自己的天姐，也没

有多向天姐请教的心。别人怕天姐说少了，她怕天姐说多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她怕虚空说她，怕交流。也是她今天下午自己在这儿观的，天凤说她对虚空还是有抵抗、排斥的情绪。

前两天她们还给了个意：玉青相对于这波跑江湖的学人来说，最先接到自己的天缘，天姐也是一开始就出现了。但是她没有把握好跟自己天姐的……

S：衔接。飞狐：对。她们说，所以她的观记从一开始的报名到能与天尊对话……一直到现在一个多月，没有进展，始终停在这个阶段。而且因为她有抵触虚空的情绪，人也不敢说她，虚空也不敢直说她，总是要绕着弯给她演戏。使她……虚的多，实的少。此话的一个意是，虚空演的虚的戏多，实在的助她修行的戏少；另一意是……她跟所谓的天尊们、神仙们说的话多，而对她自己的天姐，从定位的角度说，这个实的交流少……所以目前没有进步，她怕说就更难进步。

玉青下午跟天凤对话时，这边也给了个意：虚空说她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想的多……她如果能及早的认识并去改变，就是破了自己的这道心关。但她不仅是半信半疑，而且还想方设法去反驳虚空和师这边对她的评论，把力都下在这些上面……使她的法障越来越深，也越发难破。

天凤还说，如果玉青不是对虚空有排斥，不是自己理论多，想的多的话，她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跟别的天姐比起来……她天凤算是耐性十足了。对那些看了 X 书，又愿意走这条路的学者，天姐第一次见面就马上把他们的问题指出来，比如那天金兰子和学者 D（画风）的天姐说她们——不信，不坚定，而且指的是最致命的地方。如果学者是诚心修行，把天姐说的这些问题一一解决……给出图像……就像是翻过了一座山，后面的路虽然坎坷不平，但也少有那么大的山了。

夜里快十二点，S 去香台给她们上了一炷香。玄女显得很高兴——有些显摆的说：他就是对我们好！飞狐：我对你们不好呀？玄女曰：也好，比起 S 来还差一点儿。飞狐：还差哪一点儿？玄女：还差心里面那一点儿。同时图像显出心字中间那一点。S：心字已经有两点了，也就只差一点了。

飞狐：那一点是什么？S：问她们……飞狐：马上给意说，这个点是立点。我这个我还没去掉，所以这个立点还不是完全在她们身上。

S：任何时候自己的我掺合得越少，就显得我越小，小小小……小成一个点，再小就小没了，这时的点就是原始的你，就是你原来的自己。

飞狐：玄女对你伸出大拇指……（2009-7-11 整理）

### 《镜如意 61》

2009-3-5 记录：白天霏霏就过来了，聊着聊不完的闲话，我提醒她抓紧整理记录并和她们沟通，可她就是不愿行观……晚上，我在整理记录，霏霏闲着没事，S 在一旁喝茶……观音飘到我这儿硬是要我催霏霏行观，以下是当晚霏霏自己录的录音，效果不太好……霏霏：现在突然有感觉——像是看到了孙悟空，他在那儿一个劲儿的耍。S：耍棒子？霏霏：倒没看到他手里有什么棒子，像是耍一套拳。S：他是行者，意思是让你要行，像他那样一路行。你的行就是观，观就是行。霏霏：我看他给自己戴了个帽子。S：你问他带帽子干什么。

霏霏：他说戴帽子好观呀。S：你问他为什么戴帽子好观，是不是说……（听不清）扣个帽子。霏霏：感觉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S：你让他说。霏霏：他说也是因为我还小。S：帽子也是紧箍咒。霏霏：他说给你戴个帽子你才能记得住。飞狐：你问问帽子是谁。霏霏：没说是谁呀，就是一顶帽子。S：是他戴上了还是给你戴上了？霏霏：现在是把他的帽子给我戴上了。

S：就是给你戴上紧箍咒，不听话就紧你，让你规规矩矩的。霏霏：戴上帽子后他还用金箍棒敲了我脑袋一下，是让我记住了。S：记住了……（录音不清楚）霏霏：然后往远处飞走了……观音好像过来了，她站在莲花座上，穿了一件很漂亮的七彩衣服。S：孙悟空的帽子就是观音给戴的。霏霏：感觉她好像在唱歌，就是感觉她的嘴在像唱歌那样动，但是没有声音。S：你问她在唱什么。

霏霏：她说在唱我的歌呢。飞狐：我这边说是情曲。S：问问她什么意思。霏霏：她说好让我快快长大。S：让你唱情曲，唱歌，让你……（听不清）往前走。有情才能行，……（听不清）有情人。霏霏：她站在莲花座上不停的在晃，一会儿飘向左边，一会儿飘向右边。S：问她这是什么意思。霏霏：她说就像是飘忽不定的一盏灯，她说是照着我。现在她手里提了一个灯笼，像是在给我引路。

S：还是说的行，行才有她们给引路。霏霏：观音变得特别特别大，我变得相对特别特别小，像是融到了观音的身体里。就像是她的身体把我包围了，罩住了。她变得无限大，我变得无限小。S：你那个我小了，就可以跟她融合；你那个我小了，她们才可以变大。霏霏：我一点点变小往里面钻，她一点点的变大，感觉好像延续了很长时间……现在到处是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好像一下子周围变得空了，有好多星星。我像是在空中飘，好像出不来了。

S：无限大就是空。霏霏：我觉得就像一个空洞一样，有点害怕，赶紧睁开眼睛，怕那种像是陷进去了的感觉……又觉得眼前有一个大耳朵，耳朵边上还有小金边。我问是谁的耳朵，然后耳朵慢慢的转过来，好像是佛王的耳朵，转过来就像是我以前看到的佛王。S：哪个佛王？霏霏：就是上次我看到的，你说是佛王的那个。S：大日。霏霏：哦，大日。S：请她说话。

霏霏：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你也要多听。我问她听什么，她说听百家之言……我现在又像是坐空了……大日好像坐在我对面，然后面对我不停的转……她在空中不停的往下转，一点点降下去，现在看不到她了。

S：三人行，两耳听，声声入耳。霏霏：什么意思呀？S：是说你耳朵竖起来多听一听，也就是多学习学习，多向她们请教。霏霏：她说我听百家言是什么意思呀？S：百家言就是你不光要听弥勒的，还要听观音的，还有孙悟空，九宫还有好多呢，都要挨个请她们跟你说一说。

飞狐：那次十二宫一个个全来了，当时我就赶紧让你请她们一个一个讲话，刚请了一位说话你就说要回家了，可能是你怕我太累，想让我睡觉。后来S还跟你说，让你记得回去了再请她们沟通，但是也没听你讲沟通没沟通。现在这么多天了，你也一直没想着请她们说话……我今天白天还念叨，霏霏可惜了，今天白天没请她们讲话。

霏霏：十二宫都是谁呀？飞狐：十二宫就是那天我跟你念的谁谁谁，你到时慢慢整理录音吧，录音里都有。霏霏：哦……飞狐：她们来了你也不请她们说话。别人呢是请不来，你是观音、心月狐给你牵线，牵过来了你也没想着去请她们。她们说……万缘……沟通……（录音听不清）你们继续吧。

S：你感觉到什么就赶紧说出来。听百家言就是让你全方位相应。像你今天听了弥勒、佛王、观音的……还有好多呢。霏霏：可是我都不知道呀。S：慢慢来。霏霏：今天来了个孙行者，我还在那儿想，犹豫半天，难道孙悟空也是吗？S：你就别犹豫了，大日说了要听百家言，孙悟空也是百家之一。

飞狐：另外你要知道她们给的都是图像语言，不要总把它对应到物质。比如你看到个杯子，是真的有个杯子吗？其实它本来就是虚的，就是个语言。那么你就得讲出来，因为你不懂它是个语言。你若是讲出来，S在这儿或许能帮助你去解悟，不讲呢就完了，过了。

霏霏：我说的虚的还是……不是虚的，意思是说虚空当中是不是真的有孙悟空这个角色，是不是有他这个行者。S：你不要管他真的假的，他说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行，他是行者，他们的像以及语言是属于图像语言。

飞狐：就比如我们人写书，写了个孙悟空，他又有个名字叫孙行者，这我们人都知道。那么虚空就通过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个意思，行者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走。是说的这个意思。S：……（听不清）飞狐：先说到紧箍咒……就是说那个帽子，我这边说我就是她（霏霏）的帽子。

霏霏：所以你就天天的一天到晚的念咒！飞狐：我当时就想——你们虚空不自己跟她说，非要我说？让我招人恨！她们说，跟你（霏霏）说没用，你感知不到。就是说她们来跟你讲话你感知不到，就跟我说，然后我再跟你说。

霏霏：好多我还感觉不到呢。S：孙悟空今天给你戴帽子，就是让你念紧箍咒。霏霏：是不是我今天嚷嚷半天，说她（飞狐）总是催命似的，虚空她们就赶紧过来跟我解释这个问题。飞狐：当时观音在这儿非要你观。霏霏：明白了……飞狐：另外你别忘了，她们要你快点看书。霏霏：我回去看书去了……

2009-3-6 中午记录：霏霏来了……霏霏：我们家的万缘都跟过来了，在这儿玩。我早上出门时特意跟她们说，你们愿意过来的都坐车跟着过来吧！

飞狐：你们家去了新万缘吗？霏霏：还没……飞狐：问问她们为什么不报名呢？你立位那天观到自家门口挤了很多仙？霏霏：那些都进来了。飞狐：进来了……还要想着经常与她们沟通才好。

霏霏：佛王过来了……她今天头上戴着一个像莲花那样的冠，盘着腿打坐……她向前伸手指了指我。飞狐：请她说话，问问是什么意思。霏霏：她对我说，你要顺水漂。飞狐：就是让你不要等。霏霏：看见一朵小花浮在水上顺着水流。飞狐：花就是观，怎么才能不等在原地而是往前走呢？就是得跟着天上的她们观。

霏霏：看见一座小竹桥，有个小牧童很开心的从桥上过。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他手里拿了一支钓鱼竿，

竿上有很长的钓鱼线，他拿着一甩一甩的。S：你问他钩什么的？霏霏：钩心的……他下桥到了空中，空中飘了许多云……过来一只鹤，嘴里叼着一枝花。它把花放到我手里，昂首叫了两声。

S：还是让你观，往上观。

霏霏：又有昨天那种空的感觉。S：越往上越空。霏霏：是一种周围什么都没有了的空洞的感觉。S：空让人产生两种感觉，一种是恐惧，一种是静。当你心在凡尘的时候，会产生恐惧的感觉；当你的心逐渐脱离凡尘时，是一种静的感觉。霏霏：我现在还是恐惧的感觉，一觉得空就害怕！S：红尘未了，没关系。

霏霏：就像是恐高症的感觉，总觉得无依无托的。S：无依无倚……你就随着这个走，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再看看还有什么。霏霏：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感觉这种情况是不是告诉我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点？这几次到您这儿来都出现这种情况，观到最后就感觉进入一个空洞，像您说的那样无依无倚，感到害怕，不敢继续观了。

S：又到了一个新的门槛，看能不能再跨过这个门槛。很多老的学者都有过这种恐惧感，过了这个恐惧感就会好一些。飞狐：心月狐说，跨过了就是碧海云天样样新。是说霏霏到那时与她们的沟通就能更加方便、自如，观到的内容更加丰富。霏霏：那怎么才能过这一关，突破这种恐惧呢？S：多跟她们接触，多观，慢慢的自然就过去了。飞狐：观音说，以观破关。霏霏：就是一点点慢慢观就过去了？S：你坚持不断的观，就能破那个山海关。

霏霏扭头问我：还有谁在这儿吗？我现在没感觉了。飞狐：我看她们都在这儿……妈祖显得很突出。霏霏：我一空就害怕。飞狐：别怕，你人在我们这儿呢，观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虚空。霏霏：是的，但是那种感觉就是像有恐高症，我就特别害怕！总觉得被黑暗或被那种无依无倚的感觉吞噬了一样，心里就发慌。S：秋云也是卡在这一块，进入空的时候她也不行了，死活不进。就是有种恐惧的感觉。

飞狐：妈祖一直在霏霏面前……S：霏霏请妈祖说说。霏霏：她说有什么可怕的？！S：按理说是没什么可怕的。你现在是个角色，比如让你演冲锋，冲锋的时候中了一枪倒地下了……那是个角色，是个戏。你怕的就是——不行，我不能演这个角色，我要是一中枪倒地地下怎么办呢？

霏霏：我就怕出不来了……妈祖给我图，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小童在我感觉特别空的那个空中……很高兴的蹦蹦跳跳。S：就是他没有物的束缚，无拘无束，自由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心，心自由了。之前不是有个图是他甩钩钩心吗？心在空中……自由了。

飞狐：我面前出现一朵很大的粉红色重瓣莲花，心月狐在其中打坐。她道，七地莲台。S：进入空以后可以到七地莲台，七地莲台就是金罗汉或者是罗刹女的层次。霏霏：为什么要先经过这个空呢？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阶段吗？

S：要进入七地莲台必须得入空，不入空……进不了这个七地莲台。

飞狐：七地莲台就是出三界回去的最低一层。霏霏：就是我如果想出三界的最基本的层次。S：那个秋云就是卡在这儿。霏霏：秋云到现在也没有过去吗？

S：就是这一关她一直过不了。你观到的这些是演示你的路子，最后要突破这一关。霏霏：那我心里要加强一些……S：不用，把它放开，若即若离，什么也不要管，一直观，跟她们多接触，自然些，心放松。

飞狐：心月狐还用手指轻轻点着霏霏道，我这么帮你……你都不请我说一句话？霏霏：我总是不能清楚的感觉到她。S：没关系，你就说请心月狐说话。

霏霏：她说我……总是要别人说了才知道，你在这儿有什么可怕的？S：昨天她们说让你应百家，也叫全方位相应，都要请她们。霏霏：她用手摸摸我的肩膀和胳膊让我别怕。S：别怕，慢慢来，自然行。霏霏：她说，有朝一日总会突破的。S：行到山前自有路，行到天边有人接……她是这个意思。

霏霏：她在我身边踏着小碎步走圈儿。S：意思是，这就是行，一圈一圈一圈的行，像螺旋上升似的。这也是曲，也叫曲步行，逐渐就和她们接近了。霏霏：看到一个莲台在慢慢上升。S：这个莲台就是你的莲台，这样一圈一圈的就会逐渐的往上升了，升到她说的那个七地莲台。

飞狐：刚才心月狐去跟霏霏说话的时候，又看见观音坐在那莲台上，曰——九地佛台。S：九地佛台……那就是要更上几层楼，从七地莲台再突破八，一直到九地莲台。九地莲台就是佛了，弥勒就在九地莲台。飞狐：她刚才不是说的九地莲台，就是说的九地佛台。S：嗯，就是九地佛台，弥勒就在九地佛台。

霏霏：刚说到弥勒……就觉得他在那摇着头笑看着我。S：等你上来……霏霏：刚才飞狐说话的时候，我看到妈祖过来了，她好像对我有话说。我刚才又请她说话，她看起来很庄严的样子，坐在我对面。S：你请她说话。她这意思就是你到了九地佛台以后，再往上就可以见到妈祖了。霏霏：哦。

飞狐：先前说完九地佛台以后这边没戏了，我就在那儿想别的，心月狐就骂我——别忘了你的大日心！于是我就接着观音她们给的图问，八地呢？观音说，八地无因。S：八地无因是不是说霏霏在八地没有缘，要从七地直接往九地走呢？飞狐：她们说让霏霏自己问。S：那你就自己问，问问妈祖为什么没有八地，没显示八地莲台呢。霏霏：她说，这就是你的路。

S：就是每人有每人自己的特殊的路，你的路就是要渐渐的破空，入七地莲台，七地莲台再破就到九地莲台。霏霏：我看到妈祖手里挥着一把扇子。S：扇子表示情，就是对妈祖她们要在情上下功夫，最后你才能够见妈祖。

霏霏：妈祖挥完扇子以后一点点的往空中升。S：往空中升那就是从九地莲台再继续往上走。霏霏：她往空中升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句话，说要看空一切。我问是不是教我怎么破这个空，她好像在点头……我们家的小刺猬她们都在客厅这块儿蹦蹦跳跳的玩呢。

飞狐：达摩来了……S：哦，好。飞狐：他要跟霏霏讲话。显像是一个一身黑袍的大胡子，手里拿着禅杖。S：霏霏赶紧请达摩佛说话。

霏霏：他说，你缘分不浅。S：达摩说这句话的含义深了，意思就是……我达摩能认识到空——费了十来年的劲，十来年的面壁打坐，打坐行观……赶紧请达摩说说。霏霏：他好像在那给我耍拳似的，就像是武术的套路。

S：他是少林祖师，你问他是不是想教你拳呀。霏霏：哦，他是少林的祖师呀！我说怎么好像在那不停的打拳……是，他点了点头，是想教教我。S：那你赶紧谢谢他。他教你拳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想收你当徒弟。你赶紧拜他，拜师。这种事就得顺杆爬，蹬鼻子上脸，往上贴才行。

霏霏：我给他磕了三个头……他教完拳以后，站在那儿给我说了六个字——总有成，要心系。S：只要用心，下功夫，总有成。

飞狐：我看见霏霏的天姐……穿着淡粉色的衣裙，有些高兴的对我说，哎，送她一枝花吧！就又拿了一枝花给霏霏了。霏霏：谢谢姐姐……我看到达摩祖师还在不停的打拳。S：你问他你学这个拳干什么呀？

霏霏：他说，强身健体，与用于新。S：人说十年磨一拳，得有韧性。有韧性、下苦功夫才能学拳，没有韧性下不了苦功夫学不了拳。霏霏：他叹了口气说，想收你这个徒弟也是不容易呀。S：你问他怎么不容易，是不是因为你笨还是怎么样。霏霏：他没说我笨，他那意思是说我这个徒弟是属于那种后边总得有小鞭子抽着、催着的那种徒弟。S：那就让达摩准备个鞭子。

霏霏：他手里拿着鞭子在抽陀螺，陀螺不停的转。S：不抽不转。飞狐：在她说陀螺之前，我看见图像……一人骑着匹马一边抽一边往前跑，不抽那马就不走，还回头看看怎么不抽了？那人说：你自己往前跑啊！怎么不疼就不跑呢？给的意是……抽得疼它才跑。

S：玉青也是这个毛病，不疼不往前跑。霏霏：他说今天就教你这些吧，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还得靠你自己。S：好，赶紧谢谢她们，给她们上支香。

飞狐：我看见观音还在这儿呢。

霏霏：还在这儿呀？

S：观音可能还有话，赶紧请观音再点化点化你（霏霏）。飞狐：她们那些想和霏霏说话的都是先在我这儿打个照面，站在我面前，意思就是让我跟霏霏讲。S：意思就是……还有呢！霏霏别光顾着想吃炸酱面。

霏霏：观音站在一个莲台上，很高兴的说，今天你得了这么多的缘分是你的福气，你得好好把握，不能错失机缘。她编了一个花环给我戴在了头上。

S：她给你一个花环就是让你聚万缘，想着把你的万缘像花环一样聚在你的心周围，聚在你心上。霏霏：然后又给了我一双绣花鞋，还给我穿在脚上。S：让你这一路行的时候绣你自己这朵花。刚才你天姐不是给你一朵花吗？就是让你绣你自己这朵花。霏霏：我请教她怎样才能破我这个空，她说要因缘而行。S：因缘而行就是随机而动。

霏霏：我看见一条小鱼在河里游，河是一条流向大海的河，然后鱼就游到海里去了。S：入海就空了，所谓的空就是无限的大。由于进入了一个无限大的境界，所以才感觉到空。实际上这个空并不空，像大海一样并不空，但是它无限的大，所以就感觉是一种空，也就是说所谓的空就是感觉。

霏霏：小鱼在海里游得很欢快，很高兴。S：这就是海阔天空。霏霏：观音说我就是那条小鱼，她说让我记住她们跟我说的话。S：赶紧谢谢，谢谢完了好吃炸酱面。

飞狐：这儿还有好多等着呢……S：那就接着来。飞狐：还有小J的白虎星在这儿，白虎星后边还有一条大鳄鱼。

霏霏：白虎星怎么都跑来了？S：赶紧请白虎星说话。霏霏：还有一条大鳄鱼？飞狐：大鳄鱼后边还有一只小兔子。

霏霏：小白兔吗？飞狐：小兔子后边还有一只小黄鸭子。S：都在这儿排着呢。飞狐：小黄鸭子后边还有一条蛇。

霏霏：天啦！她们都是小J的吗？

飞狐：不知道……S：你（霏霏）先问，挨个儿来，先请白虎星说话。

霏霏：它是小J的缘，还说我不是一直都想和它说话吗？S：想跟它说它就来了，那个白虎星就是小J的天兄，就相当于你的天姐。霏霏：它说我没命的问小J的事也是瞎问！到了时候它自然会告诉我的。S：你以后想问的时候就问它，最直接。霏霏：我觉得它变成了一个尾巴像蛇那样……晃来晃去，游来游去的动物，不知道是什么。S：它那是给你表示一个意思。霏霏：它跟我说，有情自会相聚。S：它这个摇尾巴就是说小J现在还心神不定，晃来晃去呢。你问它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还没定心呢。霏霏：它说是。S：等他入了这个门，走上这条路，这心最后才能定下来，因为这条路必须得定情定心才能走。

霏霏：我让它去我们家的那个位上，它抱了抱拳。S：它的意思就是谢谢。等以后你在家上香的时候可以念叨念叨。霏霏：请我们家姐姐照顾照顾它。

S：你看你们家天姐愿意照顾它吗？霏霏：我们家天姐不是特别愿意。S：那你问问你们家天姐……是烦它呀还是嫌它麻烦呀？

霏霏：好像是白虎星以前给她的印象有些油嘴滑舌，虚头八脑的，所以我那个姐姐在那儿撇了撇嘴，但还是耐着性子给它倒了杯茶……后边是条大鳄鱼，一边爬一边把尾巴甩来甩去的。S：你请它跟你说说话。霏霏：它说它不是小J的缘。S：你问它能不能上你的位。霏霏：它愿意，它说它是我的缘。S：那你让你天姐招呼招呼它。霏霏：它临走的时候丢给我一块白手绢，还给我留了一句话，它说，白纸一张好写字……你（飞狐）点什么头啊？

飞狐：好，我是觉得白纸一张好。S：白纸一张才快呢。霏霏：我让我姐姐去招呼它。S：白纸一张好写字，白绸一幅好绣花。飞狐：就是它给你丢的白手绢。S：就是让你往上绣你自己的花。

霏霏：小鸭子一边叫着一边走过来。S：你问问它叫什么名。

飞狐：小兔子在那边举起爪子叫——我在它前面的！

霏霏：但是这小鸭子先走过来的。S：请小鸭子说话吧。霏霏：小鸭子没说话，只是用脚不停的踩小虫子。S：它是不是让你修行要脚踏实地的？霏霏：有这一层意思，还有就是……虫子就像是我的凡心杂念，要我尽量摒弃。S：那你让小鸭子平常多提醒你，多帮助你。它叫什么名字？你得记住它的名字。

霏霏：它一直没说它叫什么名，我问了它半天它也没说。S：那你跟它说以后就叫你小黄鸭子。霏霏：您刚才没说之前，我对它说，如果你总不说名字，以后就叫你小三儿了！也不知我是怎么想出来的？飞狐：小三儿什么意思？

S：排行老三就叫小三儿。你问问它同意不同意。霏霏：它同意了。S：那以后就叫它小三鸭子就行。

霏霏：小兔子上来抓了我脸一下。S：它的意思就是该它了。霏霏：它不是纯白的，脸上有一点棕色的地方……它到我这儿蹦蹦跳跳的，然后拉了几个粪球！S：是说你这地方还行，不好的地方兔子都不拉屎。

霏霏：兔子拉屎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看到有只小麻雀飞过来了，叽叽喳喳的落到我面前的茶几上，和小兔子在一起玩儿，啄啄它。S：你请这小鸟说话。霏霏：它说它先给我报个喜。我问它报什么喜。它说我这一关快破了，就是破空这一关……突然小麻雀变成了小老鼠……但它还是一只麻雀，只是动作感觉像只老鼠，好像在挖洞往地里钻。S：是让你还要深入下去。霏霏：它到了一定的深度就从地里蹿上来飞到空中去了。S：再进一步深入下去，才能够真正的入空。

霏霏：飞来一只小鸽子，它说它叫莺莺，嘴上有红色的喙，从一个笼子里刚飞出来。S：意思就是……不入空就像在笼子里，为物所困；入了空就像是从笼子里飞出来，海阔天空，不为物所困……牢笼就是物。霏霏：它又从空中飞到海里，好像在海里飞。S：这就是空，海阔天空。霏霏：它的飞行已经不受物的限制了？S：不受物与物的阻隔，可以穿透任何物与物的阻隔，一切皆空。

霏霏：它说，总有一天海阔天空。S：你不断深入下去就会入空，就会海阔天空。霏霏：我谢了谢它，然后让它回我们家的位上去，让我姐姐去招呼它。

飞狐：别忘了那条蛇，就是小鸭子后面跟着的那条蛇，它很安静的等着，不争不抢特别乖，我一直在摸着它。S：那你请这条蛇说话。霏霏：感觉这条蛇变成了两个头，一个是蛇头，一个是人头。人头显的是个女子，头上还戴了一个帽子，帽子是平顶的，说不好是什么帽子。S：老道的帽子？



霏霏：有点像。S：你请它说话。霏霏：它说它叫雨烟，它说它本是个苦命的人。它给我留了句话说，情难断，泪两行，游游走走。它说今日到了姐姐这儿，希望我收留它。S：那你请它上位。霏霏：它一边说话一边哭。

S：它以前有一世是烟花女。霏霏：嗯，好像挺不幸的样子……跑过来一头小黑猪，说是小J的缘，它说让我管它叫哥哥。S：那你管它叫猪哥吧。

霏霏：我请它到我们家位上休息。S：你请它说两句话。霏霏：我觉得它走的时候不太高兴。S：你不请它说话，看它是猪就不愿意理它。霏霏：我心里想我下一世如果投胎的话也是猪……S：它的意思就是你以前也当过猪，要不你怎么有个猪兄呢？赶紧请它说话。霏霏：是小J以前当过猪，是他的缘。S：哦，他的缘，那说不定以前小J是猪，你也是猪，你们俩那时候的缘。

霏霏：您刚刚说这句话之前它已经说了，说以前我们……那个原话我给忘了，意思是说以前我们俩都是一样的都是猪，还是那种被宰杀的猪，你现在怎么把我给忘了呢？我让它回到我们家的位上去，它临走的时候不高兴，还掉了两滴眼泪，还用舌头舔了舔我。S：可能那世你们就是猪兄猪妹。霏霏：它用前面的两个蹄子在刨地。S：刨地属于破，破地，是说修行还要打基础。

霏霏：它刨了一会儿，地里出现一个珠子，像是珍珠。S：破了这个地以后才能修这个珠，这个珠也叫摩尼珠。霏霏：它刨出珠子以后，身上好像缠了彩带，而且彩带在飘。它缠着彩带回到我们家的位上，我们家天姐好像很喜欢它，抱着它。S：比那个白虎星强。霏霏：猪可能都比较憨厚老实吧。

S：它的意思是……只有破了地，打了基础，才能获得摩尼珠。有了摩尼珠……彩带的意思是才能飘，才能归位，整个这个图像是告诉你这个意思。

霏霏：一头黑猪系着彩带，看起来真是不协调。S：不管你哪个万缘来了，它给你展示的图像都是多重意思。一个是说你们之间的缘，再一个它就告诉你怎么修行，就是怎么才能归位。霏霏：都会帮帮我……我们家位上热闹非凡。飞狐：观音点了点头，说可以了。那就休息吧，看见什么随时再记、再说。（2009-7-23 整理）

## 《镜如意 62》

2009-7-20 记录：霏霏因为S让她改名字而对姓名学产生了兴趣，总拿着家人的姓名让S算命，并让S教她如何算。她说她的朋友请人看名字算命改名花了上万元，以为是很难的事。S说其实简单得不得了，地摊上几块钱一本的算命小册子买一本……谁都会算。我（飞狐）受霏霏感染，也想把家人的名字写下来让S给看看。随手抽出一支红笔正欲写时，虚空中一人断然喝止——不要用红笔写他们的名字！那样就给他们封上了……又给意说，以前画符都是用血或朱砂等红色画。我听了赶紧换上一支蓝色的笔写，S则立即让我追问此人是谁，并说这位肯定是通晓五行、命数之人……

飞狐：请问你是谁？曰：花香香。出现一位十岁左右的女孩，身上穿着古式蓝色撒花的衣裤……花香香：我是小仙童……乩仙。S：专会测字、算命。

花香香：飞狐只需问我们给图像就行了。S：就不用再一个字一个字的算了。飞狐：她给出我家人一幅幅不同时期的图像。

花香香：笔画、数字都是从玄女那时传下来的，龟（归）易（出现乌龟的图），八卦……二十三、三十三画女子不可用，唯天凤（指命贵之女子，或能与天相应之女子）可用。（女子用此二数）命贵而命薄，登极望远而孤清秋凉。（意为孤独命。同时给出类似女皇的图像，神情显得萧索异常……）平淡是福，懂得五行密码之运的……都不求大富大贵。（意为有得必有失……只有不懂这些或没有参透其中玄理的人才会去争大富大贵，并想把名字改得大富大贵。）一人富贵全家皆失（意为，一定要争要改为富贵的，可能他这一脉的气数就会大损）……说完做了个万福转身走了……

S：以后遇到这样的事直接请她就行了。飞狐：她在空无一物的香台上显出一朵花的脸，微笑着。S：问问她是什么时候过来的？一直没露面……

飞狐：说是五年前……从南陵香山跟过来的。S：是跟你过来的还是跟着我过来的？飞狐：跟S你。S：那就是从南京跟过来的。飞狐：看来跟过来不少，显出一群花，像是你的小尾巴……花香香说：你（飞狐）从你们那边也带来一群灵仙（她说时虚空中特别显出一只银灰色的蹲着的狐狸），通地道，不过你们都没有用过……都在这儿养着……养肥。还有柳仙……飞狐：我们位上不知有多少柳仙？！显出江河堤旁一排排的柳树，有大有小……又显出人形，小柳树是她们的孩子。

吃早饭时花香又说：五行的顺难以抵消命数的厄运……我问她，霏霏对这些感兴趣，能不能让她也直接去问自己的仙呢？曰：她还差……欠火，心还不在于天上。若是她心在于天上，那些仙就可以随她而用。但她如今心不在天，她的仙又希望她能上正道，所以不愿在这些方面助她。若是助了她……就只能成个大仙堂，上方的仙就都走了。

S：别忘了也请她们吃东西。飞狐：请大家喝牛奶吧……又看见先前显相的那只银灰色狐狸，它正舔着牛奶喝……我想它多次显相定是有话要说，于是向它请教……

飞狐：请问你是谁？曰：五阳真人。随后显出一男道士相，又显出一女道士相……可能几世为道。他拿出一颗光亮的丹珠，说是“真阳散”。

五阳真人：曾为天师……说着给出宫殿的图像……很老了，可能还是殷商时期，是用土石砌的宫殿，不像后来的木结构有色彩的宫殿。他立于一位坐着的君王身旁，显出眉心中竖着的第三只眼睛。

五阳真人：玄女门下……洞宾仙师之徒孙。久居山野修炼，不问世事，等着日成月明……有五到六级能量。S：请他跟你讲讲。

飞狐：他说，八卦由太极而来。图像：先是铁锈红的太极图，之后图上出现各种格子，像是八卦。又道：五行步五生，克阴阳二相。象生万物，无里乾坤。象皆由相生，万物同一而化圆，守丹而归心，须是功到自然成……最后这句是说我功还不行……又显出他打坐、练功的图像，然后给我看他额上的珠子，很亮。

五阳真人：人的一举一动、一心一念都是因，要有失才能有得，要放下才能有收获，要敞开才能有胸怀，要摒弃俗心俗念，人的种种意识。要时刻容入我们的环境。飞狐：给的意为，我还是因凡心凡念而没总想到她们，应是容入她们虚空的那个环境里去，任何事首先想的是虚空，把她们作为我的环境，而不把人的以及社会的环境作为我的环境。S：就是不把你的那个我作为心的环境。

五阳真人：倚天行。飞狐：给的意为，她们就像是我的拐杖，我这一路走只能依靠她们，应该把她们当我的天。S：对。

五阳真人：道术二用皆为成天，不成天则为落地。落地为浊，成天为轻。轻而飘，飘而升。飞狐：给的意为，这就是为什么人有我就为重……因为有我则为浊，不能轻。不能轻就更提不上飘升，不可能回去。他又给意说，当我什么时候都想着她们的时候，我的那个我就少了，就用她们的“思想”……姑且用思想这个词吧，去代替我这个人的思想了。如果是没有东西去代替，怎么去填补人的空虚呢？就好像人脑壳里有个大脑，脑壳里不能是空的，总得有个东西。只能用一种东西放进去换另一种东西，不可能让它全空了，那就像把人的大脑挖出来，人就死了。

五阳真人：这就是相应从念叨开始的原理。（意为，通过念叨，心里想着她们，以此来让她们进入学人的思想。）要是连想都想不起来……谈不上什么情。（意为我还有点放不下，患得患失……应把最后的顾忌除掉。）当你完全敞开以后，你会发现你没有失去什么。

飞狐：什么是“没有失去什么”？曰：因为人不归属于人，人归属于天地情。人是天地情的一种映像。又曰：化日为圆。图像：他头部的后方有一个光团，像一面大镜子那样的红太阳。他说这句话时，太阳中间出现一根太极弦，变成日月。之后给我一个意说，这个圆就是日月合明的意思。还有个意是，日指的是性火、三昧真火，让我把这个炼起来成阴阳。月是指情，指观。

五阳真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看你吃的这个苦是为谁吃。（意为，若没有相应一味练功也是不行。）曰：如果那样……聚不来天地精华，顶多最后落个烧死。（其意似是因为没有月，只有火。）曰：天地大观，缺一不可……先说这些……他鞠了个躬，退回去了。

近两日总有些胃痛，又不知是怎么回事。想到刚才五阳真人所说，赶紧问了问虚空……一人道：胃窦中合。飞狐：什么是胃窦中合？S：可能是指的食道与胃接口的地方。飞狐：给出图像，那个地方有些灰白色的黏液。S：有炎症，问问该怎么处理？飞狐：说没什么大碍，生活习惯上调整调整就可以了……让我少空腹喝牛奶。我想看看S你的胃怎样，给的图像……还算健康。说S你的各个器官都还不错，就按照现在这样饮食即可，主要还是寒湿和热毒的均衡与排除。还让我们饭前吃维生素；吃饭不要吃得饱……从给的图像来看，最多吃个八分饱；饭后一是少喝水，二是最好一个半小时后再睡觉……说完显出一头黑熊，这位黑熊仙自称无山力士。

吃午饭时，S让我特别请今天露面说话的几位仙。别的仙都还好，唯独花香香抱怨说——第一次专门请我吃饭又不给点好吃的！S：问问她想吃什么？

飞狐：鸡……给出的图像是盘子里盛着一只鸡。S：想着明天买点鸡翅做给她吃。飞狐：我先前做饭时，那位花

香香小姐背着手跟着去视察厨房，她说：（厨房）太简陋了！若是我的厨房……图像：雕梁画栋的一座古式楼阁，赭黄色，里面穿梭着忙忙碌碌的厨师，做着各式各样的佳肴。花香香现在表现得就像个大爷，好像是众多仙神中轮到她露脸了……

S：你天道走稳了，这些仙就一个个出来教你了。天道没走稳时，怎么请她们都没人理你。飞狐：为什么一些学者刚一通灵就是这些仙神出来教应用呢？

S：有的是因为他的那些仙知道他上不了道，所以干脆教一些东西好过日子，了缘。民间巫婆都是这种情况……飞狐：可我看 S 你引导各位学者入观时，也让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事去问家中仙？S：那是因为他们只对这些人道上的事感兴趣……他们的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求心，另一方面也是在给他们助道，引导他们上道。

飞狐：吃完饭，记着无山力士说的话，不敢马上躺下休息，于是在屋子里边走边看“神曲”……心想快点把神曲看完了好看其他社会上的书，因为 S 强调让我必须先看神曲。这时虚空说：把神曲背下来了才准看其他的书！S 也应该这样。我问 S，为什么我自己看社会上的书学习就不行呢？

S：要看你是为谁学。飞狐：就像先前五阳真人说的，吃得苦中苦……要看是为谁吃苦。S：你看社会上的书、学习……是为了你的那个我而学。飞狐：她们之前教过我怎样学习，包括社会上的知识……我按照她们说的去学应该就是为她们而学吧？S：对。飞狐：她们又教导我说——弄懂神曲，就像是给花施的底肥。S：打好基础。飞狐：把底肥打好后，再给花施其他的任何肥……都能与底肥溶合，也就是真的为了她们。没有底肥，其他的肥施得再多也无法溶合，还是为了自己……我又问她们，等我把神曲背下来了，是不是还要背……你怎么一脸无趣的样子？S：你说远了就无趣了……给你一个蛋你就吃一个蛋，先把当下的这一步走好。不要给你一个蛋你马上想到鸡，又想到鸡再下蛋，蛋又变成鸡……飞狐：哪里能想到那么远……一个蛋还没想完就被你打破了……

S：记住释佛说的——少想……飞狐：烧香？（2009-7-27 整理）

### 镜如意 63

2009-8-17 部分记录-做饭时看见菜篮底下有一条红色的东西，原本没在意，可是小花仙说那是红线虫……我又赶紧看了一眼，并不是虫。这时见三个十五六岁的小花仙捂着肚子笑成一团。

我对花仙们说：我那么信你们——还逗我？你们随便说点什么我就信以为真了……花仙说：问题就在信以为真……应是既不信以为真，亦不信以为假。

又看见释佛在一旁轻轻摇头叹了口气，似是对花仙们的教导方式表示不满。

我心想前几日大日评说了庙里的和尚，不知道释佛怎么看，会不会有不同的见解……于是说：请问释佛如何看大日佛王前几日对庙里和尚以及在家人修行的评说呢？释佛曰：应把佛王所说的三昧得全，仔细思量，而不是以凡心凡想……仅仅去得个凡人意识。

飞狐：释佛给意说，佛王那日所言……并非简单的说只要是在家人就比庙里的和尚好；也并非是说在家人可以不用持戒，沉迷于虚空按自己欲望所建的金色牢笼即可；更不是说在家人必须要经历种种人生历练才能修出去，或者说有钱、有权、有爱人的在家人一定要让自己一无所有才算放下……

释佛曰：佛王所言是强调戒——非戒条文、戒物境，而是戒心、戒我。戒不可强求，须是让学者在自己欲望满足的同时……通过阅 S 书，先在理上明白自己的境地，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无限膨胀，并在虚空万缘的帮助下渐渐领悟其欲望本质，继而破牢、破我，自然而然的放下。经历了不是放下，经过了才算放下。历而不过则总在牢笼之中。

飞狐：请问……那天大日说我修到头，证得空……可是 S 之前说过我现在是修照见，修明，还是看五蕴哪儿都不空呢，怎么又是证得空呢？

释佛曰：证得是指你现下去证去得，而不是说你已经修到了……

听释佛说完后我们开始吃饭，我请先前逗弄我的那几位小花仙一起吃……她们此时却显得无比严肃，正襟危坐，一动不动。我问坐在餐椅上的她们为什么这么严肃。她们抬头看看上面……原来是等大日先吃。可是大日开始吃后，这几位小花仙还是没动筷子，只见她们每人胸前出现一支点燃的约四根筷子粗的高香……她们凝视了香烟一会儿才开始吃饭。那些动物仙则早就自顾自得的开始吃了。

我问她们关于香的这一段图像是什么意思。她们说是召唤战友……又显出行军的身着黑色盔甲的战士，将兵器放在身旁就地找个地方端着碗吃饭。

今天是 2009 年 8 月 19 日，我想——那天释佛为什么对那三个花仙的教法表示不满呢？释佛说：正道后应正面教导为好……不如后面交给老衲……？只见白衣大日抬起左手拒绝说：不劳费心，本宫自主。

我觉得事态有些严重，心想是不是我犯了什么大错，众宫不要我了，没用的甩货才留给释佛？我虽说是犯懒不爱练瑜伽，也懒的追打以前积压下来的记录——可现在正准备开始练啊；而且这几日 S 在教导我让我自己的情绪不受物境影响……我也在尽力去做……正想开口说几句话，大日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我一个字也不敢说了……

释佛曰：正道后应以平和为主，依你们之法行，易浮胸燥气……

大日曰：未闭关前总是种种私欲未了，不泻完浊气又如何灌注清气？

这时观音来了，她温柔的笑道：不如就让释佛教导一段吧？正史留名……

S：释佛该高兴了……飞狐：原本慈祥的释佛一脸严肃的对我说：你先去磕一百零八个头吧，算是拜师……S：应当如此……

飞狐：又听见释佛在心里悄悄的说：唉……也是从没收过这么差的徒弟……

S：确实如此……

我想问问虚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天上那些大的都不理我，只是闭目打坐……只有那三个小花仙又在屋里笑成一团。我请她们说说，她们中的一位伸出大拇指朝空中指了指。我抬头一看，空中出现一个白亮色的大光团，接着在她左下角和右下角分别出现一个淡绿色和艳红色的大光团。

飞狐：这三个光团是什么意思？花仙：三日飞升，又叫三光聚顶。你就好好跟着学吧，不要波动自己的心境。这个老和尚可比我们厉害……有你受的！

S：释佛会带徒弟，玄龙就是他带出来的……先是在通天教主那儿被带得一身邪气，然后就被释佛接过去自己带了……你应该高兴死了。

飞狐：虚空中有人……是碧霞，她说大日她们都是自己修回去，没带徒弟？

S：对，她们不管这摊事。飞狐：可是玄女带过徒弟呀，八仙……

那三个小花仙悄声道：还不是都在三界里混……

2009-7-13 记录：晚上看神曲时在心中暗思——观可以聚集散失的能量，不知能否不用行瑜珈功啦？这时见空中出现一位极美的白纱衣女子，额上的根根乌发齐整整的向后梳去，用一个精巧的二指宽黄金发箍箍住，余下的长发披在身后……她笑曰：观如是如同观圆，观之可得？得之可观。得星而无明尽，尽之可得如是观也。飞狐：何为如是？

曰：如是非如是，如是亦如是。心如是是为如是，物如是非如是。无心则无如是，无星亦无如是。若非如是，何以有是，何以无是，何以无明尽？

我又问：虚空是一体的……可是三界的众仙也都有个我？比如一些鬼仙、动物仙为了维护自己对学者的支配权而阻道？

曰：虚空的国度，大而为上，小而为乎，无止境……飞狐：请问你是圣观音吗？你可真美！曰：雪山王……

2009-7-15 记录：上午准备看神曲时心想，X 书里的戏可真是多而广！为什么虚空她们不给我教演那许多呢？我看她们……那时是话多成河，如今是惜言如金？可是 S 以前也说过，色空观时的戏是最多的，进入意观之后戏就渐渐少了……可我一直不懂是个什么缘故……？

只听虚空中一人道：勾情，勾心，勾魂……那时是勾情，如今是勾心，过往是勾魂……戏之以情，如之以心，定之以魂。说完显出一位慈祥的老者相，瘦瘦的——是释佛。

杏子：释佛的教法与九宫……差异何在？

S：要看是从哪个角度说，以释佛的立点看——释佛所教是为正法，小名叫做佛法，当然，对立的教法就谓之末法（魔法）啦；以九宫的立点看呢，当然是三娘教子是为正法，对方的教法就叫做“清法”。不过，释佛示教是最怕花仙介入，搅得乱七八糟……

杏子：老去不知花有态，那是他的弟子经不住风骚，所以只能是窝在庙里背经文。观音呢？S：观音是怎么都是个方便……

小草：我问释佛，你把九宫的教法叫个什么呢？释佛：魔法——佛法。

2009.8.19

镜如意 64

2009-9-15 记录

小小：前几天大日佛王教飞狐如何学习社会知识……事后飞狐问 S，这部分内容记不记？S 说必须如实记下！这样旁人或后人才能继续学习、探索、研究。

杏子：S 这里没有什么秘而不宣的私传秘法，一切的一切都记写在书（观记）中，见书如同见 S，如同见九宫大日。

小小：为何不说十二宫？

杏子：嘴上的习惯……心里有则有，心中无则无……心里有——虽说的是九宫大日，但相应十方三世一切佛；心中无——虽说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佛，但相应的是自己那个我。不过……相应不够时还是一发心念叨为好。

小草：不发心……一念叨也是没用，嘴上念的是佛爷，心里想的是人鬼道……心系何处归何处。

小小：昨天一位学者发邮件过来，说自己以前很不喜欢看玉青的观记，但现在看起来比较舒服了……这位学者在信中还对丽娜和她女儿的观记产生了质疑——说自从丽娜认为自己是小王母的抬轿人后，也学着玉青开始点评、指导其他学人的观记。这位学者说，为什么她们的观记中虚空大多都是在教导别人，却很少教导她们行观人或当事人自己呢？

杏子：抬轿人跟指导别人有什么关系吗？

小草：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可能又是学者们自行发挥的想象力？

小小：飞狐听说玉青观记有了进步，心中高兴，马上点开玉青贴在漫漫虚空上的观记看……边看边笑边点头，直说确实有进步。小草：进步在哪里？小小：比她过去的观记实在，行文中减少了很多展示自我文学艺术细胞的词句。

杏子：过去玉青在 S 处行观时，她的虚空缘教导她少些小女儿的娇态……其中的一层意思可能就是指这种人道的、惺惺作态的、自怜自娇自傲的情态。

小小：飞狐接下去看玉青的第二篇观记，玉青在此篇观记的最后让小王母赶紧把最后两个抬轿人确定下来，这样自己就算完成任务了……而且玉青观记中还出现了一个名为梦人的新人，其实梦人是玉青给自己起的另外一个名字。之后虚空的她们说——讲讲这两个问题。

杏子：今天是 2009 年 9 月 21 日，前几天都在忙网上鄢学者假 S 的骗款事件……S 很重视——若不狠点就会愈演愈烈！一个一个来吧，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点灯小童和抬轿人？

小小：过去 S 说点灯小童就是探路的……问题是如何探路，为谁探路？

飞狐：她们说，是为玉青她自己探路，通过观记去探路。是虚空希望玉青借小王母此时的天机能行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而不是小王母非要靠玉青去帮忙做什么。她们说当初点灯小童的那组图像展示的——需要走出迷雾，需要放低自己……指的正是玉青。是借当时玉青求高、求名的小王母心态引她上道。她们还说，那次的图像中根本没提过让玉青找什么抬轿人？

S：玉青应是自己观记前行，如果有使命感，去指定别人干什么，并指点、评论别人……那就偏了。至于那四个抬轿人……该出现时自然就会出现。

小小：为什么之前不告诫玉青呢？已经有很多学者陷进了这个抬轿人圈子。

杏子：因为人的我必须在自己的经历中去展示、认识、消磨……只有这样玉青和其他学者们才有可能在逐渐认识我的过程中去真正的淡化我、放下我，以后才能少走类似的弯路……爱迪生发明电灯时放下了 1600 多种不成功的实验材料，他一一的尝试了，失败了——也就是经历了，认识了——然后放下了，最后成功了。只是像爱迪生这种有主见、有想法的人，就算一开始就告诉他用何种材料能够成功，他也会不服小的再去实验他自己认定的材料，直到失败为止……玉青以及很多学者都是如同爱迪生那样——有自己的主见，而对于虚空这个领域来说……越是有主见，曲的弯度就会越大。比如显君就有主见……双鱼学者也有主见。

小草：现在学者们大多都认识到了人我的问题，知道了我小的童蒙理论。但如何真正的淡化我、放下我……则还

须在实际的生活中、观记中去慢慢体悟……

飞狐：她们说，玉青有个矛盾的心理……她一方面因缘际会见到了 S，接触了昆仑女神，很感兴趣、很投入、很入戏；另一方面，她又是误入蓬莱，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走到想要修行的心态，而且从未涉足过修行领域，因此不明白 S 书写的珍贵，不明白为何以 S 书为师、为航标，心中总存在对 S 的疑惑、不满，想要表达自己的见解与看法。又正因为玉青心里的这种争斗，使她难以看懂 S 书，难以静下心来领会虚空的图像语言。

杏子：比如她的观记中出现的她的天姐让她听昆曲《游园惊梦》，她观到她的天姐听得如痴如醉，并称赞昆曲的那一段记录……正是虚空对她的点化，是告诉玉青——你如今正痴迷于人梦中，应是游园惊梦。让你记住纵然姹紫嫣红开遍，也都会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不要去采路边花……那样会离主道越来越远。若是玉青能够理解这段虚空图像语言——那天天风说的话她就能一一自解了。比如为何天风对她说——我爱你……

小草：这么久了……天风还在对玉青示爱……表示的是什么呢？单相思。天风是在告诉玉青：你也应该爱我……但是你爱的不是我，你爱的是你自己。若是爱自己……虚空对你而言就始终是天风变的那团雾，你就始终在迷雾中找不到方向，走不出去……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点灯小童，朝着光明的方向帮自己走出迷雾。

杏子：天风显的那团雾还有一解，是告诉玉青去悟这些虚空图像，不要停留在人道的、字面上的理解。

S：迷中雾，雾中迷。虚空对于人类而言就是迷，由于迷——犹如身处雾中；因为身处雾中……所以更迷——迷中迷。迷雾中行——仅有那一点点星灯为自己导航，而这点灯的小童又不是别人……就是自己。众学者之间的交流——迷雾中谁也看不见谁……相互吆喝着、呼喊——雾中行。恰似大颠说的——迷雾封谷口，飞鸟尽迷巢。

小小：上次一位学者碰到飞狐，她说她观到一位天尊歪在沙发上看修书，修书又变成了娱乐杂志，那位天尊很快的翻着杂志，看了一本又一本……学者说，原来天尊也喜欢看娱乐杂志啊——跟我的爱好一样！可是这位天尊却让飞狐告诉这位学者说，这些图像的意思说的是——此位学者看修书就像看娱乐杂志一样，心不在焉，随便翻翻，根本就没有用心去看！

杏子：很多学者都会犯跟玉青一样的毛病——不注重领会虚空的花雨，不从天道、修行的角度去试着体悟，而是从自己的立点去理解——这些行为图像本身就代表了人道行。

飞狐：她们说，在社会上玉青是胸有大志而事无成竹，于是这种成功成名的欲望被投射到她行观的旅程之中。可以说，她的之所以投入、入戏是因为她人我的欲求……但她又从理论上知道应该相应九天，应该放下人我，这样才能上层次……于是在她自己克制人我的同时，虚空也尽力拉她上道。

S：实际上……涉入虚空的都是胸有大志而事无成竹的人，不然就不会涉入这个领域。问题是一旦在心理上还没有放下那个在社会上尚待成功的大志，就会在虚空为自己建立金色的牢笼，使得自己的牢关无法破除。蚩尤说——建了破（见了破），破了见（破了建）。观就是见，就是建；悟就是不断的破。虚空她们为什么让玉青做点灯小童？为什么不让蓝蓝、小红花、丽娜、天狼星、杨杨等等去做点灯小童呢？

小草：因为对玉青打着方便……打蓝蓝她们不方便，而且担心一打就趴下了？上次玉青发件说——她现在知道 S 把她视为众学者之一，意思是没有特别关照她……其实，虚空选定玉青做点灯小童——就是对她的特别关照，只是……虚空的关注就是大棒！当然，有时也给点胡萝卜……虚空打的就是排头兵。

杏子：排头若是打顺了，后面的就自然而然了……

飞狐：她们说，现在的玉青就像过去的蓝蓝和显君……过去的蓝蓝和显君就是通过自己和虚空的交流来指定人、教导人……将自己立于高位。而之后……站得越高，摔得越疼。蓝蓝和显君亲身体会了这种疼，才能有现在的如履薄冰；亲身体会了失败痛苦，才能越来越加深对真正修行的理解。她们说——你玉青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一直是被 S 保护着，还没有真正体会过摔下来的痛苦、失败痛苦，所以你始终有着不服——不服 S 天道行的无我，不服飞狐，不服小小和杏子……你也能观，你要试与青天一比拼？！要在修行上闯出一个玉青的牌子？！社会不成功，虚空定成名？！她们说……何须落花始知空……

她们又说，你玉青可以与蓝蓝和显君深入的交流……他们过去拥有了你想拥有的这一切……你问问他们——他们的心是过去轻松还是如今放下了轻松？当然……你不屑与他们交流，你与众学者之间一直不存在交流，存在的只是自以为高的指导和自以为师的傲慢。正因为你的这种自大，你难以找到指出你问题所在真心交流之人，你就难以踩在

别人的肩膀上少走弯路，难以前进……

她们说，你急于再见 S……因为始终有学者质疑你自己观记的指导性，质疑你学着 S 处的观记——评论学者的正确性……你希望得到 S 的证法，你需要有 S 在场的你自己行观的观记去定你的心，安你的位。

她们说，其实 S 和我们一直在书中点化你，只不过你是……

飞狐：这时见玄女按捺不住的现身了，她觉得前面众娘娘说的过于温和缓慢，于是张嘴斥道：点化不开的顽石！过去是个飞花女，现在也只是个落头货！

杏子：她们说的点化……比如《罪在大颠》中说的“入进去（入禁区）的倒一片”，“入观的情系人我”，应该多交流各自的经验；比如玄女在学者信件中对蓝蓝和 Q 学者、行学者等等的点评，说到玉青也只是一般学者，希望玉青借小王母走出自己的路，希望蓝蓝和 Q 学者等等紧系 S 书灯塔……还有之前观音说的学者观记是浅近、深远。观记中天地万缘对别人过多的干涉、教导……其实是展示修者自己的人我……这些话是对众学者说的，但她们说话总有明确的针对性，不像人间领导讲话总是个大而空。她们是在对出现上述情况的学者旁敲侧击，而这些学者中——玉青的症状最为严重。她们说蓝蓝、Q 学者等等的同时，也就是在告诉玉青：你只是一个普通学人，不要把自己摆高了……你的观记不具备指导性，你观到的虚空说别的学人如何如何……其实是对你自己人我欲求的展现……你应该以 S 书为师，不要自以为师……

小小：虚空她们为什么总说——让玉青的行观走出自己的路来？

小草：这个问题从玉青行观初始她们就开始说了，一直说到现在。因为玉青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关键还是个低位求仙的问题，玉青属于高位求仙，所以总卡在这里上不去。

杏子：比如飞狐初始行观时对秋云的观记几乎没有印象，S 那时也坚决不让她看过去的 S 书，因为飞狐一入就是六，是众宫在沿着过去的东西（秋云观记）往深里讲，是新东西……若是让初入观的飞狐去看过去的观记，恐怕她会产生法障、识障，难以前行……最关键的是，飞狐那时从来没想过要跟秋云一较高下，她根本不关心、也不知道有关修行层次的问题……糊里糊涂的反而走出了自己的路。

小草：后来……S 就让飞狐重点阅读胜利回归以及神曲，体悟秋云的观记——补课。

小小：我看玉青的问题就在这里，她把行观中走出自己的路跟我大划了等号，认为跟着 S 的航标走可能就是观记中要出现跟飞狐所观相同的内容……所以飞狐的观记中出现什么，玉青的观记中必定也要出现些什么。从最开始玉青行观时观到的光珠、莲花……到现在的无语门……

小草：以前的蓝蓝也是这样……不地道了。

小小：你说的什么不地道——众学者看不懂？

小草：地道就是特色，不地道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杏子：这就叫高位求仙。玉青无意中把自己摆到了高位，使虚空不得不敷衍的去讲那些完全跟她现在的修行无关的话题……玉青就只好不停的绕圈观，始终冲不破这种争斗意识去上——自己的路。那些陷进玉青观记中，梦想高位的学者，也就只好和她一样圈起来观。

小小：所以上次观音才下了定论——学者的观记是浅近深远！过去她们也告诫飞狐——说，如果你仿照秋云色空观的观记内容去行观，我们也可以给你演戏，但是你这条弯路可就不知要走多少年了……

杏子：所以行天道的关键是——低位求仙！让你的虚空万缘带着你走，而不要逼迫她们去迁就你的人我……天道是大同小异的，不论你如何观，观中如何变，只要按照 S 书中记写的天道方向去走，你的万缘就会把你带上那条最适合你的路……最后则是——殊途同归。

小草：低位——就是地道；高位就不地道了……之所以殊途是因为地道（环境）的差异。女人的脸若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失去了特色。

小小：殊途——比如有的人一练功就通灵，有的人先出了月才通灵，有的人通灵后才见月，有的人稍微一接触就通灵……有的人是空观，有的人是色观；同归——观音门，带月而归。有学者原本通灵了，可是看见别人是见月后通灵，于是不观了，非要先修出那轮月来……一晃十年过去了，月仍旧不见……殊不知此学者的特点可能就是要先通灵聚缘而后才能出月……这条弯路一走就是十年。

杏子：还有的学者是空观通灵，可是一看别的学者是色观通灵，立刻自以为错不敢观了，一定要自己观到图像才肯交流。其实只要把握住天道的大方向，把握住我小、系情，把握住低位、少想，把握住浅近、深远……就应该大胆的前行。

小草：显君的问题、玉青的问题……是个普遍的问题，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处于指导人的位置而非被指导的位置。为何一些学者那么关心玉青观记中自己是不是小王母的抬轿人呢？都是心理上有个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

飞狐：她们说，不自以为指导的才能真正的指导他人，S 对学者的指导是站在天的立点，站在对学者的修行真正有好处、有实效的立点。而其他的这一位位修行指导人……自己还陷在名欲之中，对他人的指导是站在展示自我权力欲的立点……自己还不明理，不明道……又如何知道怎样才是对学者修行好？又是怎样去进行指导呢？

杏子：交流不等于指导，指导不是交流。交流是相互得到，指导是付出却不能得道。能够相互指导——也是交流。

S：玉青以及蓝蓝等等的一些人……是众学者中通灵行观的排头，后面的就不用说了……有些学者仅仅是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人我。更有极端的学者，比如那个老乾坤——自以为是天的代言人（强烈的对他人的控制欲），她封妙 S 为第一路接她的指令的领军；如果妙 S 拒绝的话——她就封江南的高老为第二路领军……并威胁高老说，如果不接她的指令——她还有第七路领军小说家金庸!!! 那个高老——到老到老还是放不下……为了接老乾坤的指令去搞钱——不惜豁出命去东北搞传销（未遂）——正是空名惑道人……

杏子：接下来请虚空的她们说说第二个问题吧，为什么她们一看见玉青的观记中多了个梦人，就立刻出面阻止呢？

飞狐：她们说，玉青又在动心思学形式，学着小小、杏子等讨论的形式去记观记。可是写进书中的小小等的讨论是在天、师的指导下进行的探索、研究。她们说——你玉青多写个梦人……是从多角度去表现你那个我的想法，也是设法掩饰你玉青的人我。

小草：立点不一样……多角度表现天，还是多角度表现人我？

飞狐：她们说，人我只靠克制是行不通的，庙里的和尚走的就是这条道……当初修行有成的释佛、达摩、大颠等等，都是在一心修道的放下的心态上去修行。而不是像现在的修行人是打着修行的幌子去得到，又因为想要得到就必须装出放下的样子而去克制、去戒，之后又费尽心思另寻蹊径去满足被克制的人我……

她们说，记观记就要像记日记那样去记……已经说过多次，玉青的心里是有我们还是有她自己的那个想……由此可知。

杏子：她们强调观记的记法，是希望玉青不要重蹈过去……那个大树学者，也就是八戒学者等等人的覆辙；是希望玉青走出困住自己的圈子，再向前行……因为行为反映了人的思想……

小草：大树学者的观力与玉青相当，文笔不在玉青之下。大树学者从未与 S 见过面，是自己通过看书、练功然后进入通灵行观的。当时有很多学人将自己的观记发来请 S 评判，其中有一份网上聊天记录，记录中有大树学者行观的一支虚空曲令，大树只观到是一位白衣女子所吟，但不知是谁……我将这份记录拿给 S 看后，S 说此曲令是心月狐的风格，这个行观人（大树学者）的水平……与阿森相当！

后来这位大树学者就把自己几年前记写的虚空词曲发了过来，记录的吟曲人大多是天尊，S 取名为《梦幻曲》。那时大树不知道观记要如实记下行观的背景、对话，他只记了词曲，所以 S 不予置评，只强调观记——必须要如实场记。再后来就有不少学者联系大树学者，希望大树学者帮助自己联系虚空或是带自己入观。这位大树学者很有耐心，也很乐于助人……只是渐渐的助人行观变成了指导人行观。与此同时，他发来的当时的观记也是想学 S 的笔法去写，不过渲染过多，写得像小说。他也迷上了虚空词曲，在生活中与别人交流时也常常写些故作高深的词句或是故弄玄虚的话语，目的是表现自己的人我。

飞狐：玄女斥道——都是一股子穷儒的酸腐味！是人不说人话！利用自己的万缘、音魂去展示自己，姻缘散尽了也就了了！若是为了天……则是得道多助。

杏子：那个鄙学者在 QQ 上与其他学者对话——也是人不说人话！

小草：大树行观时也总想观一些像 S 书中写的那种长篇天史故事，观一些 S 书中没写过的修行理论，然后就是天妻美眷、卿卿我我……观到自己要么是天上一员大将！要么天魂就是女的……美梦一个接一个……被花仙们哄得团团



转！

杏子：后来虚空的她们……其实主要是心月狐——拉了他一把——给了他一闷棍！让他不要为自己构筑虚空的金色牢笼……原来这位大树学者是八戒转世，在天曾为天蓬武士……后来又得知此人曾是小王母嫡系双鱼部的正统领。这就是为什么大树学者观到自己身边有很多花仙，而且常常戏弄他的原因……

小草：其实他记写的许多曲令——的的确确都是花仙所吟，那许多天妻……也是花仙幻化……S曾让我们转告大树，让他紧系自己的主缘——小王母、妈祖。大树学者也不愧曾为统领，没有过多的为破碎的美梦伤感，立刻扭转心态，写信说一定相应主缘……只是不知相应得怎样了？因为再没看到他的新观记，也没收到来信——无观记则不为前行。

小小：那个大树学者——还是应该把观记发过来看看，不要嘴里喊自己是童蒙，脸上又放不下，行动上又正相反。修行是自己的事，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S。为了虚空的她们……真正发心修行，应该位卑而主动，应该巴结着她们不放……

S：低位求仙求的是什么？修行回归的祖师意。如何求？瑜伽，观。从求之不得到有求必应到无求不求——空。大颠说空生日月……日月合明为空，为罍、为照——照见五蕴皆空。虚空为什么让小王母领军——就是让众学者得那个罍。

飞狐：她们说，学人就是不懂——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此次天门大开，虚空生灵的大回归，人只不过是附属品。只能是大浪淘沙，各显神通。到时候学人的虚空万缘会尽可能的相应九天而回，至于你自己的那点色魂是沉是浮，则全看你生前所行、所系……对于你的天来说，那只不过是海里的一滴水，带不回去也就算了……现在是天对人有情，趁此千载难逢之机想拉你们上去。如今人上去的关键不在能量，而在情系……人间的货色，基本上都是靠打包带走的，没有相应就打不了包，也就只好放手了……

小草：如果虚空对你说——我爱你……

杏子：那你就玄了……因为你并不爱她，你只爱你自己。

飞狐：她们说，棒打是虚空对众学者最大的情，最大的关照……但也是最大的了缘……

杏子：不改就了缘，缘了即放手。

小草：所以呀，大树你听着——素手纤腰，笙歌处处飘。灯红酒妖，茫然街头俏。虚空茫茫，昂首有几人？溪头碧水，女子前行绕。花开无色，闹里才觉好。黯然伤神，有情无君要。好山好水，好人把家还。振翅高飞，有月梦好圆。行行重重，大日印虚空。有情无情，醉归花正红。

2009-9-24 整理

镜如意-65

2009-9-16 飞狐记录-晚上旋胯后练了半小时的大九拜，行拜前小草来电说收到了网上诈骗的鄢的信，并准备给他回信……于是行拜时我开始走神，想知道网上诈骗事件的最新进展。释佛见我走神，手拿一根二指粗的玄黑色教鞭狠敲我的头部，打得我的脑袋像橡皮泥那样陷下去。

他严厉的问我：你拜的是谁？！

我说：释佛……

然后赶紧收心再拜。行拜时目前的明光团依然巨大，充满半个房间，但是没有那次跟S一起练时那么亮，柔柔的光就像天上的月亮……我心想，还是和S一起练功好，以后要是总能跟S一起练……正想着，释佛突然现身斥道：贪心！求心！要靠自己……

没拜几下又一不小心走神到诈骗案上，玄女像是泄愤似的朝我冲来，极猛烈的扇了我一个耳光！打完还仰首挑眉的得意一笑……

我被玄女这一巴掌打懵了，心想就是天塌下来也不关我的事了，老老实实拜大拜！

拜着拜着，巨光团的中心出现一个极明亮的光球，耀眼的亮光让人不敢逼视……我问此图何意，答曰：我就是全部的你……说完抽身而去，只留下一个乒乓球大小发着微光的小光球……隐中曰：这就是你……

大拜后向S汇报情况，我说以后争取一天拜两小时，分四次拜……这时看见薄薄的云层中铺设着朝天的阶梯，一位白衣天女一手提着裙摆行到云层之上……三清都高兴的站在台阶上，通天教主带着一脸谄媚的笑，向天女伸出右

手……天女将左手搭在通天教主的手中步上阶梯。她抬头望了望朝天而上的更高的阶梯，继续向上攀登，好像根本没感到三清的存在，目中无人……

S：好，慢慢适应了就分两次拜，一次一小时。再以后就争取两小时一次拜完。两小时就是古时候的一个时辰。

飞狐：记得以前心月狐对我说……打坐至少要一个时辰才有用。

S：对，因为连续两小时的单一动作能让人进入一种空的状态，两小时以内则无效——依然沉浸在欲望中。仅仅是连续的静静的走两小时的路也会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飞狐：我看见玄女在一座宫殿的大门前焦急的来回走着，时不时停步轻咬红唇期盼着往下看……她可能是在等待那位“无能”学者？嘴上虽说不认，心里却还是牵挂着。她说她们总是长倚大门外……她还让我把这几年自己的观记从头再阅——重阅旧曲，她说现在的我再去看她们当初对我说的话，会有更深的新的领悟。

以下是 2009-9-17 的记录——

杏子：昨天有学者联系我们，说是怕鄢因不愿退钱而波及其他学者及 S 而准备将其告发。这时虚空的她们说——静待佳音……于是 S 让我们劝止了这位想要报警告发的学者。到今天中午，鄢已将第一笔款打回女学者，此事件基本完结，只等武汉老居士给出安全的账号，女学者将两笔款项打回老居士即可。

小草：虚空她们说——此事一过，S 这儿的缘与武汉那处就差不多——了尽了。因为若是鄢被告，势必会翻出他（老居士）的旧账，他们两人是连轴线……这次救了鄢也就是相当于救了他（老居士）。

虚空她们又说：再说几句话了缘吧……

她们对老居士说：嘴上是天，心里是人……放下自己的假象，放下自以为师的架子，好好的安度余生，阅书、行功……在沉默的夜晚，凝神于月光女神的光辉……如此还有望以回炉法将你带回……若非如此，则又是一颗石沉大海……你原是白族中人，西洋女王旧部。女王说，因与你相去甚远，将你交托于月神……

月神曰：愿最后携手重温旧梦……

杏子：为何不强调让这位老居士入观？

小草：她们说——法障……他过去以不能入观为荣、为高，又以三界内的应用为重，就是入观也难以天道行，还易于落入指导人的旧穴，不仅害己更是害人，死后就更是扯不尽的地缘纠缠……他已 72 岁定命，入不入观已对他无甚作用，又何必末世覆盆呢……玄女也道：何必末日遭劫呢？丢了老脸……

小小：这几天收到一些学者来信，均与此位老学者有关，信文内容有的较为激动、主观，有的较为冷静、客观。由于老居士身边的人——自由狗居士曾说最好删除一些学者对老居士的议论内容，不要公开，以免伤害老人的身心。因此我们已将这些信件删除，但综合了众学者信件中一些共性的内容，作为虚空对其评论的背景资料。

杏子：这些学者信件中的主要内容是——此位老居士确实曾帮人治病、算命……一些药方是当地的隐仙帮忙开的。学者说，此位老居士确实接受了其他人的供养……这些学者说他们本人就自愿给过老居士钱，他们不明白为何老居士和乌狗学者均说其没收过供养，但乌狗学者的信中又明明写了有学者给老居士钱……

小草：说没接受供养，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对当局来说何为接受供养。在当局的眼里，只要家里摆了宗教器具，再接受非工资以外的钱就是接受供养。如果接受供养的人不是宗教人士，那就属于违法犯罪。当然，就是真的是宗教人士，当局也可以给你扣个帽子——邪教！同样可以抓人！

杏子：这些学者的信件中还说——此位老居士多年前就对我们暗示自己是大日佛王下凡，并暗示自己是跟 MS 一样平起平坐的人物。他说他跟 MS 一样不能通灵，身高差不多，脚的大小也差不多（因为他能穿 S 留下的罗汉鞋）。他的座椅、饭碗等等都是不许人碰的，以免别人玷污，显得神圣无比。他还有个专门用来讲法的坐垫，也是不许别人坐，也不许移动，说是那个坐垫摆放的方向有利于他。

小草：凡是讲什么方向、时辰之类的全是三界内之法术……

杏子：这些学者还说——当地的一些隐仙也迎合此位老居士的心理，说他只要告诉 S 两句话，S 就立刻能知道他是谁，还说他就是 S 要找的人。可是我们在网上看到 S 让你们给老居士的回信，说是根本就不认识此人！而且我们通过自己看书，在第一本书中就看到 S 写过，十妙不下凡，三清不下凡，只有道家有天尊下凡……可见此位老居士根本就没仔细看书，否则不可能编出自己是大日佛王下凡的荒谬说法。

小草：与此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虚空她们说——财迷色人……我看见西王圣母喝了口茶，冷冷的说：东方的情

少，西方的情也不圆呀……

站在一旁的西洋女王左手按剑，微微一笑曰：灵猫出鼠子……

西王母听了脸色微沉，表情复杂的深深看着——乌狗？！

小草：原来乌狗是西王母的儿子……西王母怎么总生儿子？不如说说那位被蒙骗——帮助转账的女学者？

西王母：她是白娘的女儿……

小草：应老居士的请求，网上与此有关的帖子全都删掉了，这期间通信的内容收入文中吗？

西王母：一个不漏，全部印上！

西王母又说：S 留下的那双鞋……谁愿穿谁穿，也可埋在山顶，让在山之灵有个聚落之地。

飞狐问 S：鞋和袈裟都不要了吗？

S 曰：……走过去了就不回头，明日隔山越，世事两茫茫。

小草：她们说——再续缘……就看十年后的造化了……2009-10-23 整理

附-通信-利用修行诈骗的人-续 2

2009/9/16 /0:5 落地红尘 香草-发件 小草，我明天在和你写信说清楚。焉

（注：落地红尘 香草/是鄢学者的邮箱名。）

9.16.7：55 小草回复：你越快说清楚就越好!!! 不然有的学者就会报警了，一旦报警，我们就无法帮你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了。

杏子：鄢，你不要有侥幸心理——我们已经提醒那位女学者取得警方以及当地同修的保护……另外，你现在已经构成了 7777 元的诈骗，如果第二笔 10 万元进入你的账户的话——你就构成了 10 万元以上的诈骗罪事实！希望你以前的那些师兄弟能够看在你们的那个佛教徒老居士师父的情分上——尽快的拉你一把吧？已经过了中午，你还没有给小草讲清楚……2009.9.16

小小：那个鄢在 QQ 上对很多学者说——师的一双鞋和袈裟在鄢的手里，并说当年师在武汉写修行者时住的地方就是鄢现在的住址。

杏子：鄢在诈骗众学者——1995 年师住在武汉的一位老太婆家里（老太婆与一个老头两口子），师离开时放下了一双罗汉鞋（此罗汉鞋是台北制造，与我们大陆庙里的罗汉鞋不一样。是一个台湾僧人到大陆来看他的弟弟——这个台湾僧人以及他的弟弟都无法穿上这双新罗汉鞋……于是就送给了南京的高老，高老非常喜欢，可就是穿不上去。于是高老就把罗汉鞋给了师——师一穿……恰好，就像是给他订做的一样）。以后，佛教徒老居士从修行者书里看到了鞋在老太婆那里——就与鄢等人向老太婆要下了那双罗汉鞋。如果鄢说鞋在他的手里的话——那就是他偷老居士的！

小小：当年师去武汉时根本就没带袈裟——袈裟留在了南京的小五台山（学者家）。

杏子：所以说鄢是故意行骗——希望有人出高价向他购买鞋与袈裟……鄢可以卖出去 100 双鞋和一百件袈裟——因为庙里有的是卖的。就像是鸡足山那边的人，以及青海的韩先生卖什么假造的师的信息物一样。

小小：估计——那个鄢可能诈骗了那个老太婆的女儿……因为从鄢与大树学者的 QQ 记录上看——鄢说妙能够接受徐女士的钱，我鄢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徐女士就是老太婆的女儿）

杏子：当年师离开武汉老太婆家时，她的女儿徐女士来送行……师上了江船以后，发现包里有 1 千元钱……师认定是那个徐女士悄悄地放的。可是那个徐女士从来未说此事，是师把这段写进了修行者……2009.9.16

乌狗在去年的下半年，与鄢有过一次 QQ 聊天。鄢说他的师傅（老居士）给了一笔钱给他，他现在已经离开师傅了。鄢在 QQ 里还说，他恨死他的师傅了，这辈子一定要报复他的师傅。乌狗还劝鄢，不要这样！下线后乌狗感叹：几年不见，人心咋变的这样？就再也没有和鄢联系了。今天上午，乌狗试着拨通了鄢去年留的手机号码，对方是关机状态。

乌狗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做了一些了解……乌狗已经把漫漫虚空的网址，和小小的邮箱，委托其他人传给鄢的武汉

佛教徒师傅了（也是乌狗原来的修行老师）。如果这个老人愿意直接通过网络跟 S 联系的话，鄢的事有望得到彻底的解决！ 乌狗学者 敬上 9 月 16

鄢在 09 年 9 月 16 日下午发给小草的邮件。鄢是用两个名头、一个邮箱发的，这两个名头分别是——

☐° 忘丌了/~\bb 痒 o. ms.yanyuliang24108@gmail.com

落地红尘 香草 ms.yanyuliang24108@gmail.com

鄢的信文如下：你好 S。我没有诈骗，真的没有。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说是诈骗也没什么好说的。现在的 107777 钱是陈先生[陈玉棚]发心供养 S 的，现如今在小草和杏子的手里。先的一笔 7777 钱，这钱我来还给别人。

出了这样的事也不想搞大，对女神功的发展也不好，对 S 和众多的学员都不好。我愿意担起一切责认，要我坐牢也行。

1. 在这里我得伸鸣我没到广东做传销，现在网上说我在做传销是在毁谤。是在诬蔑我。

2. 陈玉棚是自愿拿钱出来的，陈和胡大居士（武汉佛教徒）也认识。在 07 年胡居士听陈说广西的生意很好做也来钱，只要在那里搞上一两年就可赚上白万。后胡叫陈再去广西考察。陈考察回汉后给胡大居士再一次讲了后，胡觉得来菜，就开始安排下线。之后一年多时间——陈做出来了，也赚了些钱。【陈的钱是给胡大居士，胡大居士和我要杏子的号，由胡大居士把钱打出的】

3. 陈拿钱出来原因：

1. 在前一个月我在路上遇见徐大姐的妹妹，她和我说是大姐现在病得很厉害，病了两年多了已病入膏肓了。叫我能否给 S 写信看下有救吗。后隐界的大颠来说话——说了句【侑伏[负]万千】，不太理解——问是什么意思。大颠就解了听。侑，表大吃大喝也表供养表主人，伏，表地名表伏虎山、表潜伏也表 S 在 95 年潜伏在伏虎山写书修行，[负]表辜负也表负有责任。万千，表虚空的仙家表生灵。说徐爱华没有好好修行辜负了万千的虚空仙家。问为什么这样讲，说是因徐大姐把 S 住的房子重做了，没有让它们上昆仑位修行。这里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陈怕对自己不好就把钱给了胡大居士。

2. 本人不太会用电脑，打字很慢。现在的钱你们可以给 S 也可以还给寄款人。第一笔钱我现在会想一切办法还给别人。

我是真的错了，真的错了……

以上是鄢发的邮件内容。

小草回复：你说你错了，可是你在这份邮件里依然是写假话!!! 你必须对我讲真话——你家的仙说的!!! 你家的仙说——天随人愿，因为你的动机就是想坐牢，所以就导向你进牢房!!!

从你的这份文字上看——10 万元是陈交给你的师父（武汉佛教徒胡大居士）的，陈以及你的师父打算用这 10 万元供养 S……

你说胡大居士向你要杏子的账号……（你根本就不认识杏子，再说，杏子也没有账号!!! 杏子是武当派的搏击手，是个狠角色——她不与人交往。）你向你的师父胡大居士提供了那个圆女学者的账号，让你的师父把 10 万元打到女学者的账号上，然后你再让女学者把 10 万元打到你自己的账号去!!! 你必须承认，你诈骗了你的师父与那位陈先生……你以前在你的师父那里白吃白喝白住，是你的师父收养的你!!! ——但是，这是第二笔款——10 万元。

第一笔款呢？7777 元——是怎么回事？？？

7777 元是以两笔现金从武汉打到你鄢指定的那个女学者的账户上，那个女学者根据你的指令已经把 7777 元转到了你的账户上!!! 可是你对女学者说——你已经从你的账户上转给了 S 或者是杏子。杏子就在我的身边，她说——放屁都不响!!!

你是怎么把 7777 元从你的账户上转给杏子的呢？或者是转给 S 的呢？又在诈骗了吧？？？因为 S 根本就不认识你……记住，你对我必须讲真话，否则吃大亏的是你!!! 那个 10 万元——是我与杏子救了你一把——让女学者坚决扣住不转给你，因为一旦进入了你的账户，你就构成了诈骗 10 万元的犯罪事实——10 年大牢!!! 你应该感谢那个女学者，她使你犯罪未遂……

但是那笔 7777 元已经构成了你的诈骗罪的既成事实。所以你必须把 7777 元是从武汉的哪里来的讲清楚，同时讲

清楚 7777 元进入你的账户以后,你是怎么处理的?你说是转给 S 或者是杏子了……杏子就那么听话?到银行一查——你就露馅了!!!老实交代——7777 元是不是还在你的账户上,还是你已经转移了!!!现在的问题是——你先把女学者打到你的账户上的那笔 7777 元交代清楚!

2009.9.16

因为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电脑,但今天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找到了这个邮箱,请您把事情解决掉。2009/9/16 (老居士身边的人)自由狗居士——请问是妙师吗?我是对 10777 汇款很清楚的人,有人想跟您说一下事情的原因。请回复!

小草回复:谢谢,请讲……(注:自由狗那边没有下文)2009.9.16

小小你好!现在我给你发这个邮件,主要有几件事情想澄清:1.关于 107777 钱的问题,等一下老人会单独的讲。(我再发给你)2.网上有很多人议论的,说老人的一些事情都是歪曲事实,因为我现在就在老人身边,对很多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包括汇钱的人我都认识,还有什么原因汇,我都很清楚。3.帖子里 S 的鞋在老人这里,袈裟(金黄的类似海青)是老人自己做的,当时准备给 S 的,而且差点汇到青海去了。后来有变,就放在昆仑位房了。4.老人没有收弟子,也从没有收供养,做房子也不是建行宫等的幌子,因为 S 说过,修行就是生活,老人也要生活呀。5.老人曾在 96, 97 年左右去半壁山,重庆万江楼,到过黄家去还一笔钱给 S……后来看到 S 的文稿从青海发过来,多次寄过钱到青海昆仑山——收款人韩。6.帖子上的学者小狐今年到老人这里,老人不让进门,因为老人多次听多个人说他到处骗钱。(我对此人也认识,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说的师兄弟我都认识)——老居士身边的人-自由狗居士 2009/9/17

小小回复:看到了,谢谢。后面我们将把鄢给小草发的邮件以及小草的回复意见转给你以及老居士先生过目。至于网上的种种说法——都是依据以前在老居士身边的一些弟子以及鄢冒充 S 在博客以及 QQ 里与众学者交谈的记录……

小草回复:我们有个想法,第二笔款比较好办——在你们打款的江苏学者的账户上(这个账号现在是杏子在女学者身边守着),这个账号是鄢提供给你们打款的——这位女学者我们以前也不认识,是鄢企图诈骗——让那个女学者接到款以后再打到鄢自己的账户上。鄢根本就不认识 S,我们都不认识鄢,是因为鄢在 QQ 里以及他的一些博客里冒充 S,并让人给他的 QQ 打款……我们认为,先处理第一笔款——是两笔现金共计 7777 元,是从武汉打到江苏学者的账户上的,鄢已经收到了这笔款 7777 元。我们要求鄢必须交出这笔款!!!这是前提……

具体交出的方法是——我们希望老居士与武汉的徐女士主持解决,问清楚这笔款 7777 元的来路,并退还给原主。我们不介入此事。等到徐女士与老居士通知我们——第一笔款已经全部归还原主以后,我们将安排第二笔款的归还问题,但是老居士与徐女士要先认定一下——打到女学者账户上的 107777 这第二笔款的原主的账号——是不是就是打这笔款的那个账户?以免又被鄢从中骗走!因为鄢对女学者说——款的来源是转了多个账号,鄢还说这样做是为了保障 S 的安全,其实质是为了鄢自己能够得到款而不被别人知道……

我们自扫门前雪……你们与鄢的事——我们不介入,就是因为鄢欺骗女学者说——鄢已经把第一笔款给了 S 或者是杏子了……所以我们才跟进打到底!让鄢诈骗不能得逞——必须吐出来!!!另外,我们信任武汉的徐女士。2009.9.17

鄢上贴说:现以将 7777 元还进了园的卡号了。鄢 ms.yanyulian

小草:哈哈,好样的!!!终于悬崖勒马了……大难不死。

杏子:我们在核实……放下了就是朋友!!! 2009.9.17 中午 1:00

请转 S:关于 107777 的钱是这样的,7777 元是老人去重庆准备还 S 的,另外的 10W 是陈玉棚请老人帮忙转的,因为陈原来身体有病,老人用瑜伽食疗法帮他调整好了,(陈的妈妈和姨妈都在练昆仑瑜伽功),陈听说可以供养虚空,自己提出来要拿 10W 做这个虚空供养,请老人帮忙寄这笔钱。鄢说可以找到账号转到杏子可以给 S,老人就要了账户,自己亲自把钱汇到叫毛志红的户头上。(老人不懂电脑,没有把事情想的很复杂)【注、毛志红可能又是鄢安排的人?】

关于广东陈先生的款的事情，他是老人的学生，要给钱老人，老人不要，他一定要给，老人就准备寄出去，因为前面的款金额比较大，老人没有得到回信，就没有寄，钱还在老人手里。

这就是钱的来龙去脉，事情已经清楚了，所以请小小帮忙协助把钱转到 S 那里，谢谢！

还有这个老人绝对不会欺骗别人，也不会害人，更不会帮助别人去害人，相信 S 比任何人都清楚。

另外请小小帮忙把帖子解决掉，因为帖子会让鄢还有老人，另外还有很多人受到伤害，很多人不清楚事情也不了解这个老人，会有很多不利的话，可是以后大家还有要见面的。我们不能让鄢一个人的错，（一时的贪婪）而让其他的人受到连累。

老人已经 70 多岁了，我们不想看到他很困扰，而且是别人的事情，最后很操心。请体谅我们的心情，谢谢！！老居士身边的人-自由狗居士

我们在等江苏女学者的邮件，如果她证实了收到了 7777 元——我们安排删掉有关的帖子。请你们提供账号——我们好通知江苏女学者把两笔款转给你们……S 说老居士年事已高，让他自己留着吧!!! 小草 2009.9.17

罗小小 发送至 自由狗

请提供账号……是否可以让女学者——按照原账号打回？女学者要破费了……

紧急邮件：不要打回来，原来的账号收不到的，谢谢！！自由狗居士【注、原来的账户可能又是鄢的？】

女学者发件说：原来那个打款的帐号是鄢自己的，不能转过去。另外，老居士如果有帐号的话，我转过去，手续费可以让收款方付的。谢谢小小为我考虑。感恩。女学者

杏子：鄢的手脚不少呀!!!

因这样做我也是打一下他们借着修行做传销，现还又做世界通等一些非经商的活动，另外也想 S 能帮下徐大姐——现病很严重。钱我以（已）还了，请将你把照片（上贴在群组里的鄢的照片）删了。这样做是我的错，我只能说对不起。落地红尘 香草（鄢） 发送至小草 14:02 (5 分钟前)

我说句真心话；宁可骗一个害人害社会的人，也不会去骗一个修行、善良的人。因他们害得很多人把养老和一被子积蓄还有房子卖了去做传销，所以我恨做传销的，这就是我目的。我也恨自己不应这样做——一念之差助成大错。

落地红尘 香草（鄢） 发送至小草

杏子：你应该知足——没有我们的干预，你这次就是 10 年大牢!!! 希望你真心实意的改过自新——以后不要在 QQ 假装是 S……那样我们会盯着你的！要光明正大，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你应该把嫉恨放下，放下报复心理。你的照片——我们会马上删掉的……另外你的武汉师父老居士也要求把有关的帖子都删掉——我们尊重老居士的意见，因为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

众学者共议贴

小小：鄢的事情解决了，鄢已经交出了 7777¥——打到了女学者的账户，我们与女学者已经核实了。第二笔款 10-¥——由于女学者的警觉通知了小草与杏子而没有转到鄢的账户上——未遂。但是鄢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 7777¥ 的诈骗以及对 10-¥ 的诈骗未遂。在鄢的逐渐醒悟下以及他以前的师兄弟的帮助下——悬崖勒马了，终结了自己的诈骗行为。

我们也不能过分的指责鄢……因为在当今——遍地都是骗子!!! 对于任何人而言——犯罪仅仅是一念之差。而且我们的社会环境就是骗子天下——官方 2009-09-16 报道：中国四千外逃贪官携走资金五百亿美元——来源：中国新闻网(北京)核心提示：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召开，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为其重要议题之一。据商务部早些时候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三十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合作追

捕外逃贪官。中新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召开，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为其重要议题之一。而进行怎样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防止贪官外逃，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小小：对比 4000 个外逃的政府官员——我们对鄢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反对!!! 尤其是鄢是假冒 S 或者是假冒 S 的名义……不能容忍!!! 我们决定放鄢一马——总要给人改过的机会。但是我们面临一个司法问题——就是一些卑鄙的王八蛋会指控我们知情不举、知情不报，甚至让我们负法律的连带责任——这种事那些王八蛋干过!!!

杏子：鄢——你小子听着，你的行为危及着你周边的一切人!!!

小小：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终结此事——夜长梦多。但是，老居士以及他的代言人自由狗居士——拒绝提供他们的账号，并说一切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要求我们把两笔款从女学者的账户上直接转给 S……

小草：我当下就拒绝了……因为事情没有这么干的!!! 必须是从女学者的账户上直接退回老居士的账户上——鄢的案子方为圆满终结——方能形成鄢涉嫌诈骗的终结。不然，这个案子随时可翻——造成鄢的入狱，并以追诈骗款的理由涉及到了 S。

小小：自由狗居士代表武汉老居士发件说——老居士是真心供养 S，请 S 收下!!! 小草回复说——S 说了，老居士年事已高，还是自己留着吧!!!

小草：因为尽管是老居士以前去山城找过……但是 S 不见，因为当时 S 知道——见谁就会让王八蛋盯上谁。S 与老居士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信件来往。

杏子：所以我们请自由狗居士转告老居士，也请鄢转告你的师父老居士，请尽快终结鄢这个案子。2009.9.18

最后的邮件……（待续）2009/10/26